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五冊目次

歐陽修撰集八卷（原缺卷八）（宋）歐陽澈撰　清鈔本	〇〇一
岳集五卷（宋）岳飛撰（明）徐階輯　明嘉靖十五年焦煜刻本	〇八五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宋）呂本中撰　宋刻本	一七二
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宋）陳淵撰　沈度輯　清影宋鈔本	三〇五
范香溪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宋）范浚撰　范蒙齋先生遺文一卷（宋）范端臣撰	
范楊溪先生遺文一卷（宋）范端杲撰　清乾隆刻本	四八四

歐陽修撰集八卷（原缺卷八）

（宋）歐陽澈撰

清鈔本

歐陽修撰集七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歐陽澈撰。澈字德明、崇仁人。建炎初徒步走行在、伏闕上書、請誅黃潛善汪伯彥、與陳東俱論死。後高宗悔之、追贈祕閣修撰。事蹟具宋史忠義傳。紹興二十六年、吳沆次其詩爲飄然集三卷、併爲作序。至嘉定甲申、會稽胡衍又取其所上三書、並序而刻之、釐爲六卷。元季版燬於兵。明永樂丙申、澈十世孫永康縣丞齊重刊之。金華唐光祖跋稱其書編爲三卷、詩文事蹟爲四卷。當時陳東所同上之書、亦爲掇拾、無所失墜、並取附爲一卷。合爲八卷。所稱貲府主莊甫、卽齊字也。而永樂丁酉崇仁知縣王克義序、乃稱齊錄前後奏議、次繼飄然集、分爲六卷。與光祖跋不同。蓋詞有詳略、實卽一本。萬曆甲寅、澈二十世孫鉞再新其版、吳道南爲序。此本卽從鉞刻傳寫、而闕第八卷陳東之書。然東已有別集單行、可不必附錄於此。今亦仍從此本、定爲七卷焉。

予為兒時聞德明歐陽公日記數千言落筆便有可觀雖生客十輩隨事泛應捷若發機意其胷奇氣逸必有異于人者比於其弟國平家得其遺文一編大抵咳唾揮斥之餘十百不存一二讀之飄然皆有不羣之思迹其盛氣憤薔如萬鈞强弩引滿向敵雖未能保其必中勢必一發而後已揞諸前人抑太白之流乎白遇明皇妃子間逸氣少舒故得以文配杜而為一代詞人公遭靖康横决之變忘身拯溺不暇規行故得以忠配陳而為中朝義士皆不世才也至所存緩急之殊宜所造淺深之異趣以此易彼後世必有能辨予姑取其文之近似而可喜得古律詩詞書語八十有七次而編之名曰飄然集觀者得此亦足想公為人矣公諱徹派自盧陵郡世家崇仁西耆死于京師時年三十一追贈朝奉郎祕閣脩撰事詳國史自公以忠言沒天下痛惜迨今不衰思其人猶及於其業況于其文於是環溪吳流為之序葢紹興二十六年也

夫子有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人稟天地之靈則與生俱生者直而已矣反之而縮養之而無害浩然之氣無所往而不自得焉至其疾邪忿世殺身成仁謂非同歸一揆不可也世道有隆汙風俗有根靡惟天地之正氣未嘗不流通于人心於是可以見天地之心矣崇觀政宣以來直氣衰絕則至靖康而陳歐二君奮焉而興今觀其策所賴行者皆天下之共欲也所賴去者皆天下之共惡也夫然後知直氣之在天地間故未始衰且絕也其幸而祥風慶雲充塞宇宙其不幸而嚴霜凍雹摧拉草木抑亦偶其所遭而於元氣之初果何尤哉二君之生雖罹酷濫于誤國之奸臣二君之死旋被優褒榮于悔過之聖主名節凜、又將與天地相為終始矣陳君言論風旨調攝當時傳于故府足以不朽歐陽君慷慨激烈孤讜豪邁而其遺文獨未概見余來佐郡實君之鄉得其請康所上三書及詩文百餘首輯為一編釐為六卷刻而布之俾與陳君並駕齊驅以不孤中興偕命之詔蓋聞南都之禍陳君從容區處泰若平日人或以為二君優劣之辨嗟夫陳君處六館知朝廷之政詳故其言雖深切而皆中時務伏闕紛紜分死久矣歐陽君僻在江右起于疎賤不勝忠憤故其言尤峭直而容有未審忽斧鉞不能歸塋尚忍以優劣議哉昔張循回

首雖陽以敵江淮厥功茂矣豪家子弟猶不相知由
今觀之巡信忠矣遠將不得為忠臣乎論二君者盍
有質于斯㫖　嘉定甲申歲重午日會稽胡衍序
崇仁縣西耆歐陽生齊持宋告二道其一乃仁宗慶
曆三年賜其十五世祖文忠公之舊物也其一乃高
宗建炎三年賜其十世祖脩撰公之舊物也今翰林
學士解公縉紳王公景彰史官胡儼曽棨已為具述
顛末余無容喙矣竊惟夜光之珠物之至珍者也狐
白之裘服之至美者也然有千金之資皆可而得之
而故家舊族能存先世所遺雖片言隻字尚可珍重

矧乎膺兩朝寵命之榮表二世忠節之懿至千百餘
言當國運之再新流風之已遠受之守之而弗失墜
蓋累萬金不可致也然世之人知重彼而不知重此
往、皆然齊也可謂賢子孫矣遂書以歸之于後時
永樂丁亥秋前一日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天
臺李至剛書
士生天地間而能與之並立為三才者惟其至貴至
靈稟四端備萬善存忠君孝親之道愛民澤物之德
也苟為不然生無為于時死無聞于後焉足取哉宋
秘閣脩撰公徽文忠公之雲孫也靖康間憫國勢陵
遲夷狄跋扈處于草茅之中三上萬言奏議其言皆
忠君愛國之膏梁經邦理亂之藥石惜乎天不祚宋
猶不見行沒不全首可勝嘆哉厥後追封勅語有通
階美職不足為恩官子壻賜食田真所謂生有為而
死有聞矣公平生所作詩詞曰飃然集沖澹俊逸抑
揚頓挫有唐人氣味非留連光景者也十世孫永康
丞齊錄公前後奏議次繼飃然集分為六卷重鋟諸
梓以廣其傳可謂不忘厥祖矣吁脩撰公盡忠于君
永康丞致孝于祖忠孝相繼果何道而然哉蓋亦
本于文忠公之餘澤也文忠公四世而脩撰公繼之

脩撰十世而永康丞繼之永康之後而繼之者又不
知幾百世也忠孝相傳綿、不絶余詎得不為歐陽
氏賀哉遂為之序書　永樂十五年歲在丁酉夏六
月朔賜進士出身文林郎撫州府崇仁縣知縣古瓊
王克義書
宋中興有豪傑之士二　一曰崇仁歐陽君徽一曰鎮
江陳君東俱以言事忤權臣死天下悲之事載宋史
歐陽君三上高宗書及所著詩詞八十七首會稽胡
衍及邑儒吳沅嘗為之序當元末之亂舊刻既燬于
兵今其十世孫齊復手自謄寫鋟梓以傳間屬予識

其末凡人之生孰無言也君之言為天下而言亦孰無死也君之死為天下而死君死適三百年矣天下之人讀君之書談君之事莫不心許誠服以豪傑稱之仰慕慨歎不能自已君之死可無憾矣君之言足以傳信萬世矣愚奚庸贊哉其詩詞亦皆飄逸可愛故以飄然集名之昔洪熙元年五月端陽日承德郎國子監司業同邑吳溥再拜書于金陵官舍

嘗觀世之氣運代有升降迺賢人君子之道數所為耿、不磨者真振古如茲顧世亂識忠臣至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猶析圭儋爵迫于義命之無辭無逃若夫躬耕畎畝名不登于天朝分無闗于憂國獨感時憤激以急君父之難以軫宗社之計不難觸犯權奸竟以言死如我邑之歐陽德明公者茲其忠烈可與守土守官之臣同日而語哉公丰神秀特志宇軒昂蓋自弱冠之時固已博極群書隱然負匡時之志宋室不綱遭時養晦屬金 大寇應詔上書州將為選有力者肩三巨軸以往直赴行在且欲口伐金 請以子女為質忘論所上三十餘事皆并、石畫即如下親征之詔未且擅動陽與之和陰擠其不倚此雖良平智計無能踰此奏其中多忤權奸黃潛善竟以禍中遂與陳少陽東同日棄市已而建炎南渡旰食八年乃晉贈秘閣修撰官其弟衛子飛黃婿黃怙君其母雖氏夫人賜田十頃以贍祭養今讀其制詞若曰使爾徹不得為良臣猶得為忠臣如天下後世將謂朕何此朕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聊籍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云爾三復斯語意當時公之正氣作山河而壯本朝游魂為變亦必廷于天庭告于上帝不然以高宗之昏柔其始也孰奪其鑒其終也又孰牖其衷哉且其時氣運雖當陽九之厄而所稱道數猶然未盡許公翰時在政府以不與聞其事亟請罷位以去更為哀詞以章之李公獻曉公冤而痛之已而追卹進呈則趙公鼎奏劄則韓公世忠草制則王公居正已又胡公衍為公刻飄然之集周公必大為公紀遺事范公應鈴為祠公于學中則雖亡而有不亡者存故去之三百餘年有十世孫曰齊者以貢薦大廷手寫其萬言書上之于 文皇帝之朝今有廿世孫曰鉞者與其子仕獨力成 公之集蓋鉞能好德歆誼為里閈所推重仕能割股療母為臺使者所獎 固其天性不失為

忠烈之後亦以公能令孝子慈孫食忠烈之報綿、
延、無紀極也屬刻成仕以弁端致請余方有內閣
之召控辭具疏未暇濡毫第思公而不得見讀公集
如見其人栩、心神究若公之對晤而命余以言也
于是乎序耆 皇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歲正月同
邑後學吳道南拜撰

崇仁人名徹年少美鬚眉善慷慨靖康初應詔言五
十餘事為三臣軸郡選力士肩行會 大入徹曰我
能口伐金戎強于百萬師請質子女于朝身使穹廬
人笑其狂止之不可乃走行在所伏闕呼曰李綱所

謂大臣不可罷黃潛善汪伯彥兩人不可用陛下亦
宜親總六師迎還二帝忠為人臣子弟之義上怒潛
善等譖殺之年三十三後上悟下詔哀悼曰徹乎忠
臣也由朕不德使不幸不為良臣雖不幸猶為忠臣
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
不能自禁也命官其弟子塔賜田十頃卜宅招魂塋
衣冠為徹所著飄然集若干卷
哀哉德明為善近刑肉食端居布衣靡寧魂游故土
人歌百身彼忘生父猶褒臣死 臨川湯顯祖

歐陽脩撰集目録

卷第一
奏議上
卷第二
奏議中
卷第三、
奏議下
卷第四
飄然集上
集序

醉中飲鶴歌
重遊寒陽洞有感
古詩寄游良臣等
游岐原有感
曇仙操并序
讀揭伯微舊詩軸
秋試下即事有感
朝宗和復次韵荅之
春日即事
臨溪弱柳
七夕寄陳巨齋 并引
和達德秀長句
良臣會飲于仙庄
送吳教授古詩
朝宗以詩贈作古詩謝之
寄周居安
戲促朝宗酒約
約吳公美等同赴會
春霽
過般若寺納涼

原上晚步聞笛有感　遣興示子賢
傳岳居士挽詞　遊盤龍寺涉傳岳有感
陳欽若寫盤龍作詩寄之　良臣聚飮梅仙庄
讀傳岳稿詩軸有感　諸友乘興謁吳朝宗
朝宗見和復次韻謝之　歸途遣興簡敦仁
白鵠橋復用前韻　游華嚴寺題誠齋
和顯道筠軒有作　和顯道借韻書懷
借前韻書懷呈顯道　和世弼醉題顯道筠軒
和世弼蓼花　和世弼雞冠花
宿世弼書館　謝人惠紫竹杖

卷第五

飄然集中

招顯道世弼飮
顯道以詩示敎和韻復之　重九日與世弼游華嚴寺
和前韻紀登高　世弼再和見贈次韻復之
世弼和酬繼韻二首　是日天氣乍晴快韻二首
和子賢對景有感　建中覓菊于希喆四韻
和韻戲索建中和詩　傳岳小酌二首
世弼讀白樂天放言詩放其體作詩見寄和韻四首
世弼原上晚望和韻見寄因復之二首

明堂赦降改名者例許入學世弼和韻賀余次韻答之二首
顯道和前韻見贈因復之二首
顯道庭中有白雞冠花爛熳作雲容狀贈庭中瑞氣詩以寄余次韻和二首
夜讀元容良臣登雲閣上舊軸作詩以寄二公
寄良臣一篇　州學貴中庭上作
顯道世弼過樊廬小酌醉身以詩見贈和謝
寄題章澤民快軒二首　讀余逢辰舊唱和詩
謁希哲不遇軒上走筆　贈良臣登雲閣二首

和希哲軒上韻與友遊華嚴五雲峯
和人題會仙樓　秋日山居八事
和友人擂卷　寄良臣
子賢同游岐源　和友人春日山中即事
和友人同遊普安　拉友人游普安追和前韻
皆德秀還酒會　德秀和詩有激次韻復之
朝宗雨中醉歸為倡女窃哭作兩絶因繼其韻
臨川戲留友人　小人生日醉中走筆二首
夜過謝池小酌戲繼前韻　德秀和韻見酬因復之
繼前韻皆敦仁和詩　朝宗久不見教次韻求和

八月二十夜建中二三友過我清集因共把盞賞月徙容笑談不覺雲容朦朧桂影淡泊端其衆夕聚首滕池再話佳會遂成四韻
軒前菊蕊將綻因書四韻示希喆約九日聚飲于此
述懷寄仲寶
過巴川
和子賢倍韻書懷
和前韻勉子賢學詩
子賢和韻見酬次答之
和子賢秋日晚望
夏日郊亭和晏尚書韻
朝宗以詩贈行和酬二篇一以留別二以謝詩
憶朝宗
寄敢仁

卷第六

飄然集下

建中索子賢酒債戲作
秋香
瓊上人留意學詩惑于多岐未明厥趣作四韻贈之了此一話則能詩三昧不出箇中矣
秋雪
秋竹
待月
秋月
金風卷
秋悲
喜雨八絕寄顥道作
醉吟
重九前一日對菊戲書
讀蕭防遇仙傳戲書一絕
覽丁遜異亭記戲書一絕
和元詩末篇之意二絕
德秀和朝宗絕句意似有不平者依韻作三絕以代其解嘲
歸自臨川途中感物八絕
有寄二絕
和子賢途中十絕
寄陳國鎮五絕
和答國鎮五絕
寄游良臣五絕
飲中示子賢諸友七絕
春意五絕
夢覺足東野四絕
游春八詠并引
聖節致子八隊致語
長短句七首
上蔣提舉書

卷第七

歐陽脩撰附錄
上書始末
贈承事郎
贈秘閣脩撰
誥詞
脩撰列傳
墓表
臣僚劄子
哀詞
招魂歸葬祭文
立祠學宮祭文
跋歐陽君遺筆
書行實後
儒學二賢祠堂記
跋脩撰誥詞

卷第八

附歐陽卓軒事蹟

歐陽脩撰集卷第一
奏議上　宋崇仁縣西耆歐陽徹德明著

上
皇帝萬言書

江西撫州崇仁縣布衣臣歐陽徹謹昧死百拜望北
上書獻于
皇帝陛下臣聞履大寶之尊位而能從諫如流樂取
于人以為善者人君之德也當國家危急之際而能
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人臣之義也忘布衣之賤
而盡忠竭節以干斧鉞之誅者知死有輕于鴻毛也

臣伏覩　太上皇禪位之初金人渝盟犯我京城太
學諸生忠義奮發伏闕上書首建誅六賊之議姦臣
怙勢妬賢嫉能欲塞言路以寘之死諸生惺、股慄
性命垂于虎口賴　陛下剛明果斷速降
詔旨嚴行止絕遣中使宣諭脫諸生于死地尋復諸
生數奏　朝廷得失薦上用賢之請伏　闕上書于
再于三　陛下俯加容察斷知外侮憑陵元、被害
王師敗績國勢不振者皆緣六賊姦謀誤我
上皇于是悉正典刑以謝天下黜白時中等而不用
復李綱而相之臣以是知　陛下非特能聽又能行
正所謂從諫如流樂取于人以為善而備人君之德
者也臣伏讀正月一日　聖詔許士庶實封直言得
失臣又知　陛下卓然能以堯舜為己任欲開言者
之路以來天下之策欲却夷狄之侮以安天下之勢
正忠臣義士赤心事上之秋凡紀綱法度有不利于
時不便于民者恨不知耳知而不言豈不負
明天子勤求之意哉臣比者恭讀　聖詔曰敵勢未
已動起無端必欲割我土地殘我人民擾我宗社忠
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為戰臣讀至此不覺涕
泗交頤重念我　宋隆興四方無虞人物滋富自古

未有倫擬一旦為金人侵侮攻陷井邑焚害良民凡
厥士庶豈不寒心臣恨無傑出之勇鼓行而前唱天
下慕義之徒使或頭持一戟或頭操一戈搗其巢穴復
其河北措京城于莫枕之安也臣曉夜以思蒙被國
家教育為日滋久雖不敢奮股肱之力而從事于鋒
鏑之下然謀猷籌畫或有可採未必不能立尺寸功
以報國家平昔之恩于是博採于古參酌方今利害
之大者條陳十策以獻　朝廷皆保邦御俗之方安
邊禦戎之術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
焉臣雖狂斐然上以應　天子求言之詔下以攄寒

士報國之誠非敢自謂其策之可用亦庶幾所謂當
國家危急之際能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也臣生
三十年矣幼失所怙猥紹箕裘之業頗以忠孝自立
而臣有子可繼先人嗣故臣每覽前史見忠臣義士
奮身報國者未嘗不掩卷浩歎恨不能睎其踪臣今
日適丁國家多難敢以草茅書生妄議　朝廷得失
臣故知干犯天威罪必無赦然臣所以甘心于此者
實願以一身而安天下也臣故曰知死有輕于鴻毛
者此也臣以芻蕘之言上瀆　冕旒之聽伏願
陛下留神省察無以萬衆之尊而勝之無以一介之

微而忽之則天下幸甚臣聞三代而下帝祚綿遠莫
如漢唐然當其內外之患未夷蜂屯蟻聚攻城破邑
兵端四起師出無功則為之君者曷嘗坐視其困哉
蓋亦躬行之矣天錫勇智絶類離倫神戈一揮無不
從順攣夷猾夏寇賊姦宄固將褫魂破膽望風懾服
若漢高祖伐陳豨于邯鄲唐太宗敗建德于虎牢以
至高麗賊亂親駕六師一舉而遼東平凡此之類皆
欲出于塗炭故決策親征奮張天威選擢神武遣將
出師仗義問罪所至克捷而後戎心沮喪恐懼遠遁
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蹂幽薊北鄙之境殆無寧

歲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當是
時京師之地危于累卵真宗　皇帝憂勤日加夜
分不昧晝計無所從判　朝廷大臣持祿保位動為
身謀居于江南者勸　上幸金陵居于西蜀者勸
上幸成都曾無為社稷計者惟寇準鯁峭不回
奮忠義心以破群議獨以親征為獻　天子可其奏于
是銳然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　既震動援其
驍將順國王撻覽　惧遂請和于時萬一非
天子乾剛決斷用寇準計必不能成其功古語有之
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惧之正此之

謂也臣為　陛下今日計莫若以虎符起天下之兵
而決策親征殲夷醜　絶其根本使無遺類則國威
復振而後患不作矣臣切覩　陛下即位之初金
犯順侮慢中國其勢可謂迫矣當時大臣亦有勸
上他幸者然賴　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
聖志下詔親征醜　聞風而心破兵戈未接敵已退
師深自悔過此雖宗廟之靈社稷之福然親征之詔
不下未必爾也澶淵之役既驗之于前而此尤可以
為近證臣區區所以不避罪責敢以親征為獻伏願
陛下奮獨見之明援決勝之略命將帥遣戍役而必

行之天下幸甚然慮善以動、惟厥時莫而後發、
必中矣萬一　陛下聽臣之計則親征未可輕動必
也以當國為先而選將練兵次之蓋兵家之策當先
為不可勝以俟其必勝要之得人為用則可施不可
借使當國強兵內無動搖民安如故有如大夫種之
能轉輸供餽外無勞民擾擾之役有如范蠡之知臨
機果斷折衝千里有如周瑜之勇度長慮遠收功于
必成有如趙充國之守嚴細柳之軍有如周亞夫者
奔項羽之營有如樊噲者孜孜奉國知無不為有如
房玄齡者兼資文武出將入相有如李靖者則雖愚

夫愚婦亦知其可以必勝矣方今朝廷之上士庶之
間不無其人在　陛下擢而用之夫以中國全盛之
富甲兵之衆加之得人以任將帥之職親征以挫虜
夷之威則掃蕩絶滅可指日而待也此臣所獻
陛下一策也臣又聞禦戎之術以戰勝為上割地講
和皆其下策臣聞　朝廷為金所迫有議割地講
和者臣深為　陛下不取也以臣管見為今日計莫
若遣詞命之使陽為之講和虛為之割地俟其有怠
心乃掩其不備會諸道精兵以殲滅之此萬全之策
昔田横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于歷城

若非酈生先說齊王使為漢而稱藩及罷歷下兵守
戰備日與之縱酒則韓信雖有百萬之師未能以歲
月破也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太
宗遣唐儉慰撫之李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
必自安若以萬騎齎糧而襲之必得所欲公謹謂上
已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
齊也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于是擒之當時使
韓信李靖惜酈生之烹、憐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
必不能成大功也臣今日之計正合于此伏願
陛下無為猶豫而不決也臣復為陳　祖宗守土之

艱難使　陛下讀之寒心則尺寸之地不可與人群
臣以割地為請　陛下必不輕化也臣聞昔者趙元
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貪而喜功
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留
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中聚重兵壓境遣其臣蕭
英等來聘　仁宗皇帝命宰相擇報聘者時　情不
可測群臣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富弼即入對便殿
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為動色乃以
弼為接伴英等入境弼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
等亦不復隱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

且曰可從、之不可從使以一事塞之弼且以開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歲增幣
且命弼報聘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
主抗辭不屈既陳利害而說之復宣皇帝之命以
感之人感悟遂欲求婚然亦終為弼善詞以却之
不過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復其後累年契丹君臣
守其約而不敢敗者雖本于祖宗德化之所感然
亦富弼之功也嗚呼使地而可割則祖宗之朝已割
之矣如其不可割而群臣勸陛下為此計者得無
愧于富弼歟又況朝廷之根本正在于河北河北

之要害又在于三關四鎮割三關四鎮而與之則自
河以北皆非我有河北之地陛下既不得而有之其
能久都大梁乎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于
京師名掛于籍者號八百萬而衣食之給一毫皆取
足于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于農非都四通五達
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其所以都大梁以據
天下之衝要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且不
贍今若割河北之地則陛下未免遷都長安長安
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憑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
洪河之水其地利守而不利于運漕將何以給天下

之兵哉夫太原一郡控扼二之咽喉今棄太原
則下瞰長安纔數百里陛下其能久都長安乎大梁
長安既不可都又將遷之金陵則自北而南非常者
所居而又邊患未寧國本搖動安知無姦雄窺伺金
陵者哉臣以是知割地之請特可紓目前之患非萬
世長久之策陛下當亦如石之不安也臣又聞昔之
所是今或為非前之所用後或棄之乃所以趨時而
應變故孟子亦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在漢文帝之
時固嘗與單于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之民而議和
親矣至我國家澶淵之戰醜請和諸將皆欲以精

兵會界河上而殲之懼求哀既切真宗皇帝詔諸
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
者累年則講和之術非不善臣輒敢以為不可者時
不同故也何則我狄服叛無常乍臣乍驕徒視中國
之勢強弱如何而已在祖宗之朝國威素震醜慴
服而不敢猖獗故與之講和則守約而不違前日國
勢委靡邊隙創開武久不講士氣隳怯醜所以深
入既而與之講和徒費金帛億萬適以資寇師退未
踰數月兵端又復蠭起臣以是知講和反墮計中
也且如前日金賊敗北种師道請以精兵臨河滅其

餘黨儒臣介僻堅執・祖宗故事而不許職戰故有
今日之禍宜乎种師道飲恨而死也國家若定與之
講和則外示怯弱內費金資盟血未乾臣必知醜
又乘勢而攻矣孰若用臣之策使　反墮我計中也
伏願　陛下採孟子用權之深旨破金人反間之機
謀下令召四方之兵使奉詞伐罪揚威絕漠盡殺而
後已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
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者此也若謂用臣之計
則失大國之信者又未足以語權變也昔者孔子許
陽貨仕而終不仕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則大

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變所適彼既渝盟而犯
我　京闕違也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
閭我以機而滅之固其宜也況以小事大畏天者也
以大事小樂天者也彼不能畏天而事我反貪暴殘
滅而自干誅夷則天亦討其有罪矣夫復何疑此臣
願獻・陛下二策也臣又聞西戎之患太于金賊
祖宗之朝羌人入寇固嘗弥年而不能解一方今金
賊入寇殘害滋甚西戎雖安堵未動然夷狄犬羊之
性敢肆淩侮苟有以挫其威則垂頭棹尾去不復顧
徒有譊譊之聲終無哇人之齒僕無以挫之則群起

而為人害矣臣以是知西戎雖未動亦當預為之防
無使二　令併為患則雖于夫悟也且如今年春賴
天之靈俾敵悔過而斂順朔方無虞天下同慶其後
朝廷若能會兵要地控扼邊陲奮張　國威以震醜
　則禍不萌于今日矣揚雄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
亦晚乎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夫宅于山者必設陷
穽以防猛獸之為害宅乎都者必峻墻仞以防穿窬
之為盜此鄙夫野人之所共知也況西戎自熙寧犯
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
歲至四百餘萬則其費可謂厚矣帶甲荷戈者不可

以數計朝夕引領奉辭伺　中國之便以逞其殘暴
肆其姦雄者殆有甚于猛獸穿窬也太平之時尚當
為之備況金人已為患于中國安可不早為之計無
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于戎狄乎賁育之
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彼怯勇
小大之勢不同非委正以待之猶且不能勝況二
動欲與中國抗衡耶為今之計者莫若
明詔守土之臣使嚴為之備而又專委兵馬司使修
車馬備器械以固患于未然則西戎不能入寇矣此
臣願獻　陛下三策也臣又聞天下之大猶人身夷

狄者股肱也中國者腹心也股肱之疾既作于外腹心之疾復攻于內則不間人之肥瘠其亡也可跬而待矣昔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郤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于是遣將軍蒙恬築萬里長城以防胡人自謂關中之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不知禍起于蕭墻之內一旦陳涉以甿隸繩樞之子無萬衆之尊無彊土之大身非王公大臣名族之後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智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振起阡陌之內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山東豪傑于是並起而亡

秦矣臣以是知腹心之疾尤甚于夷狄也國家治平日久冗食游手之徒觸處有之敗軍亡卒流離散徙者紛如也日則博奕飲酒于市夜則結而為盜賊椎牛發塚于墟落之間非禮非義無不為也萬一有豪傑者為之唱嘯聚山林劫掠閭里驅 良民以至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縱橫自肆而不可制則為腹心之患亦不淺矣頃者方寇竊發血流通衢江浙郡邑多為煨燼兵挐不解所費巨萬始能致其顛于 闕下誠可為後來鑑也況今兵戈四起安知無方寇之流欲乘隙而作亂者耶以臣觀之守令得人

北無足慮益州得一賢刺史則千里蒙其庇縣得一賢令尹則百里受其賜德化足以格人心威風足以挫狡寇鉏姦雄猾獪辟慝手則頑民悍俗亦且惶懼恐伏逡巡斂縮而莫敢動矣臣聞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犯乃能使下令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二千石能自重其威權以使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故尹賞之治長安使吏民雜舉輕薄少年惡子鮮衣凶服持兵弓者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之虎穴中由是盜賊頓止張敞之治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斬捕除罪吏追捕有

功而止名尚書調捕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趙廣漢之治京兆精于吏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銖兩之姦皆不能逃朱博之治琅琊嘗令屬縣各用豪傑為大吏一旦有發縣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盡力有效必加厚賞以是豪強懾服韓延壽之治穎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悌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奸人莫敢入界而吏無追捕之苦龔遂之治渤海移書勑屬縣罷捕逐之吏渠單獨行務以德化于是盜賊悉平此數子者可謂善治郡者矣方今之時其術亦有可用亦有

可去者盖彼時此時故也臣為　陛下今日之
計莫若明詔誓責監司郡守使勤于王事當行舉察
無以酒色昏其精神無以賄賂易其心志夙興夜寐
當斬伐御死義盡忠犯難以報國恩仍乞　明詔郡
縣有驕兵暨卒窮困亡命者有累負重罪常赦不原
者有閭巷惡少不齒于人者有困迫飢寒剽奪衣食
者並許自陳革過遷新不念舊惡仍仰州縣給賞居
募有膽奮力勤王捍寇立功者集官詣射圃試閱擇
有股肱勇力之人收錄麾下當行禁約應副至期差
使夫如是則舊染污俗咸與維新人人自奮願以身
報國況以此籠絡天下之豪傑皆為我用則情狀為
盜者無有也臣竊見　聖詔盡詔天下之兵臣知州
縣之兵本不足以禦寇今又起而之它則其勢愈殺
矣若不早用臣計一旦有豪傑奮發而起為之應者
羸糧影從轉集瓦合攻城犯邑則守令不過提携妻
孥遁戢草莽為自全計而已誰肯為　陛下守土者
不若用臣之計則盜賊不作而國兵不乏守土者又
得以安其身而盡忠竭節矣此臣願獻　陛下四策也
臣又聞當一方之重寄百里之命所以保守土地全
活生靈紓之治亂民之存亡寔有賴焉當其平居無
事無梓妓之虞無征伐之役享高爵享祿處則華屋
衣則錦繡躍駿馬而羅紅顏坐重茵而食列鼎高談
濶視手揮指顧號令吏民則屬人懦夫亦可勝其任
洎其邊有變故回惶失措不過嬰城拱手坐待其斃
甚者望風而竄伏矣曾不聞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
與之勍敵効死而不去者夫如是則生民何賴焉然
則忠義之士卓然名節與秋霜烈日爭嚴使之當公
家之任而能提孤兵守偏城臨大難而不奪其守者
信難其人臣觀唐明皇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
平得人不為不盛一旦祿山叛逆嘷嗟無前河北二
十四州之吏為賊誘引委靡從順者幾半逆為之計
不陷于賊者獨顏真卿一人而已故元宗喜謂左右
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使王師有進征
之援者平原之守也繼而張巡許遠與城父令姚闇
以數千疲卒之兵而抗百萬難制之　孤守一隅日
戰數十挫賊之鋒鯁其喉牙使不得進而搏食江淮
之地轉輸不絕其民不為塗炭者良以睢陽未下也
此在當時亦未至于揚芳飛英角立傑出然一旦遇
變乃能忠義奮發激昂天下之吏雖赴湯火冒矢石
而有不可屈之大節載在方冊章章不可掩使後世

姦臣賊子尸位素飡者聞其風莫不慙汗脫戒太守
縣令人人皆顏真卿張巡許遠姚誾輩則國勢何患
乎不振也夫以方今人材之盛而臣乃敢昌言謂難
其人者臣竊見曩者清溪寇起郡縣之吏懷印綬挈
妻子而先去者比比皆是當時士庶咸謂不能守土
之臣必遭誅戮以激貪懦既而交結權貴互相汲引
巧為詞說文過飾非非特不正典刑又且悉與叙復
故忠義之風不振而臣子無所矜式遂使夷狄交侵
幾危　社稷而河北守令罕與為敵者循前弊而已
假使當時方寇既擒不能守土者悉與誅戮則稍夫

庸懦夫有立志醜　未必能深入若蹈無人之境也
臣為今日計莫若明詔丁寧誥戒天下郡縣宜思忠
而預防之過此以往或有內陵外侮攻犯城邑而能
捍寇自全者許擢用于朝而推恩于子孫如或不能
保守復循舊風即与斬首以戒後來仍流竄其子孫
于遠惡之地縱累經赦不許原罪則人人思效死而
莫肯為逃遁自安之計矣此臣願獻　陛下五策也
臣又聞有常產者有常心無常產者無常心無常產
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苟
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矣臣伏覩　聖詔許餘路

忠義之士率衆勤王甚盛舉也然天下之民不能保
其常心以臣觀之河北河東京畿不幸為夷狄侵陵
自當躰國令家人自為戰聖詔許其聚徒結衆捍寇
立功可也若施之于餘路則不可也何則民無常情
約之以法劫之以威則規規然不敢自肆無以制之
則若寘猿于木投魚于淵安能保其不恣哉臣觀今日
應募而起者多豪横之民浮家泛宅而無所歸一日
雲集則號令貴乎有威統御貴乎有法左右前後不
紊其常旌旗行伍不汨其序然後擊之無敵敵之不
亂而可以立武功也如使擒縱不得其人則變心生

而禍患作本以治亂反以致亂本以禦寇反以助寇
安知無奸雄投隙假勤王之名為叛逆之賊哉此無
他餘路安堵如故人物繁富倉廩實而府庫充豪横
之人制之不得其術則見所可欲而爭端起矣臣近
覩福建路發募兵經過臨川統御無術遂尒作亂殺
掠婦女　奪衣物破人家產而人人莫敢誰何不過吞
聲飲恨無所從訴臣始聞之不勝太息竊慮炎炎不已
則遂為大患也幸而州府訪聞即嚴行禁約使後來
者少挫其氣而不復肆陵侮臣為今日計莫若速降
詔音止絕餘路不許聚徒結衆所有已應募者仰同

心協力共立邊功當有厚賞如復欲召募勇敢之人
即仰州縣給賞自募閱試擇其堪用者録之仍即繩
之以軍法無使俀槩前獎臣觀孫武一斬隊長之首
而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患約束之不明
申令之不熟也若以為　天子已下之令而不可中
輟則又非所以安邦也臣觀兩漢英斷之主無出高
祖酈生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
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
以罵銷印刻印有同兒戲然其計足以安社稷無傷
乎高祖知人之明也此臣猶獻　陛下六策也臣又

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以臣觀之則天
下安危將相皆在所注意況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
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權不分乃所以為社稷
計也是以宣王承周衰之後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
時北有玁狁之難伐之不可後時必有嚴翼之人以
供武服然後能勝雖有嚴翼之人無將以率之則勝
亦未可必也故必有文武吉甫以為之將然後勝可
必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是也吉甫為將于外
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
志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

甫者其身之不救何暇議勝敵哉故必有張仲孝友
者在內然後吉甫得以致力于外以有功然則宣王
所恃以收功者張仲孝友而已詩曰侯誰在矣張仲
孝友是也萬一今日金賊之患殆有過于宣王之時
陛下欲成中興之大業則伐之尤不可後時
朝廷大臣如張仲孝友者想不乏人然未識宣威沙
漠以統王師者有文武之吉甫耶借使有之則為宰
相不識同心同德以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志有如宣
王之時耶臣觀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
氏丞相陳平患之陸賈為平畫計曰社稷安危在兩

君掌握之間爾君何不交驩太尉陳平于是與絳侯
深相交結卒誅諸呂而漢祚不絕者陳平能用陸賈
之計故也臣為今日計尤在選將擇相無輕付此柄
而使之內外相和以濟國難則醜　無足慮以臣觀
之如李綱者本無大過惡不宜置之閒散之地況綱
之功業卓偉忠義奮發真社稷之臣天下之所樂從
海內之所推稱者也聞其譴謫雖閭里庸夫野老莫
不咨嗟感憤以謂國家不能用人也夫處之以將相
之任則當取其大功而畧其小過臣聞綱在
上皇朝京師暴水泛漲文武百僚皆備船筏為避水

計獨綱奮然爲　上皇數陳災異忠言苦鯁雖旋被
譴責而甘心無怨既而後忠累符其語陛下明斷擢
綱于卿監之中而屢之以樞要之職天下知朝廷得
人矣既而金賊勢迫群臣有宅幸之請獨綱毅然斷
其不可于時朝廷大臣姻屬皆徽而之四方甚若蔡
京父子蒙被渥恩莫共比除一旦變起舉族逃遁無
毫髮爲社稷計者惟綱全室不動仍肯以身當戰之
先故天下皆知此時微綱爲之宰制則京師已爲丘
墟生民皆爲魚肉矣其功豈小補哉今日豈可以用
軍之小過而黜之于外是失天下之望也臣聞漢高

祖奮布衣提三尺劍起于豐沛六年而成帝業者蓋
以其能知人而善用爾故嘗告于群臣曰吾所以有
天下者以其能用三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吾不如
子房鎮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戰必勝攻必取吾
不如韓信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
擒也臣以是知人各有所長用人者當量能授任使
蕭何而爲戰勝攻取之事必不能矣昔房琯自負天
下爲己任然一舉喪師遂不復振房琯以忠義自奮
片言悟主以取宰相必有大過人者用違所長卒無
成功後世所以惜之至謂若綱者可鎮國家撫百姓

安四夷者也至于用兵恐非所長然則今日之失非
綱之罪也用綱者之罪也　陛下謫之于散籍是棄
蕭何房琯也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得無爲金賊
快其私忿耶臣又慮朝廷之上六賊死黨尚有存者
不然則白時中李邦彥之姻屬尚有大用者故陰爲
之陷穽吹毛求疵洗垢索瘢中含沙之射影而
陛下未之察也使無是輩則幸甚脫或有之尤今日
之所急去也臣聞王珪進見唐太宗有美人在側本
廬江王姬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
有不亡者乎珪因以郭公善、惡、之事而諷之曰

知廬江之亡而姬尚在正所謂知惡而不去也臣即
此以見　陛下知綱而不能用是亦郭公之善、也
知六賊之朋黨而不能去是亦太宗納廬江王姬也
朝廷進見之臣不識有能如王珪之諷諫者耶臣爲
今日計莫若速降　詔旨復綱舊職則朝野同歡矣
此臣納獻　陛下七策也臣又聞安邊禦戎之術在
于擇良將選精兵求群士尊謀主四者並用而不偏
廢然後可以興大事也穰苴斬莊賈而晉師罷去燕
師渡水而解韓信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
泜水上者得良將也孫臏伏萬弩于馬陵之下魏軍

至而伏發雁消死馬李請將輕兵至丹陽而輔公祐擒者得精兵也陸賈使南越尉它箕踞能使之去黃屋而稱臣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請圍而去王廷湊不追者得辯士也釋李左軍之縛而師之遂收燕齊用廣君集之策而攻之遂降智略者得謀主也臣嘗患世之論兵者徒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鍊修器械觀形勢推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法而已至于辯士謀主則略而不論正所謂知用兵而未知所以用之、術也臣伏觀臣寮上言謂今日邊患方熾殊乏虎臣天下之大未必無其人欲乞明詔州縣有拳勇股肱之力傑出于衆者及有兵謀武藝才堪為將者俾以名聞擢而用之甚盛舉也然以臣觀之未甚盡善何則自將而言之固不以一槩論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又豈特有拳勇股肱之力兵謀之人然後可以為將哉斬敵長橋刺虎南山走有追風之速射有貫虱之妙破堅執銳所向無前攻城破陣所至先服者特可以將一軍而已千變萬化神出鬼沒或縱之而後擒或以負而為勝測之而益深運之而無方若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若泥處埏惟陶者之所埴所攻輙破所擊輙取無往而不利者一國之將也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拯民于水火之中躋民于仁壽之域致壺漿以迎王師而人惟恐居後者天下之將也又豈特恃其股肱之力武藝之精而然哉古人固有不持尺刃不操寸戈而能却百萬之師以至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鑿者在于臨機果料敵明運以籌策而已又況用人以安天下不専以文辭取不可以家世論當考其行實究其才能如何耳故季布遺髡鉗而有名將之稱婁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固蕭曹起于刀筆吏英衛起于罪亡之餘酈食其乃監門狂生樊噲特鼓刀僕御班超一腐儒耳薛仁貴特田家子耳一旦依日月之末光皆能勤功帝籍振名後世借使漢唐之君不能用之則數子者亦湮沒于无聞矣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要趣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使人能收其長而棄其短則將帥何患乎乏人也以臣觀今日募兵之衆則精兵不患乏人然臣竊疑良將辯士謀主未必多、益辯也且如仁宗皇帝時富弼却契丹割地之請是亦辯士之功也臣竊意金賊雖暴悍如此然為之主者又豈木偶人哉亦必知世道之安危識人理之盛衰萬一得辯士如儀秦

之流圖櫟不礙能掉寸舌縱橫議論俾獨馳一介之
使喻之以禍福之機陳之以利害之大講隣國之好
而啟之援信使之証而誘之使之動心駭聽彼未必
不一言悔悟復守舊約而不敢侵我彊土也至為今
日 廣詔京畿諸路士庶有學足以該古今識
足以 天人才足以供倚馬之求辯士足以破傾河
之論璧之以威而益進恐之以死而愈新一人而兼
得斯數者仰州縣審寔保明解發赴闕又乞詔天下
有雄才大略能盡安邊之策能知用兵之權守邊可
以賢于長城戰勝可謂國士無雙者並仰州縣審寔
解發 陛下親策于庭量才授職試其所長則良將
辯士謀主一舉而兼得之何憂乎虜臣之乏之方今
邊患日熾正廣收人物以備驅策之時無以臣言為
狂妄也此臣緺獻 陛下八策也臣又聞孟子曰桀
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
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矣
臣以是知民惟邦本、固邦寧國之所以廢興存亡
特在于得民與不得民之間耳傳所言桀紂以不仁
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天下者是也臣切觀天下之

民似有離心蓋自 太上皇館御之日奸臣擅權盡
賊滋甚假奉上之名而割民之脂膏託崇道之督而
奪民之產業因花石之徵而驅民于困厄之地緣名
字之諱而擠民于罪戾之餘天下士庶陰懷怨恨之
氣抑鬱而不敢吐上達天心下乖民和故頑者方冦
竊發民樂其禍而有何獨後我之嘆則民心之離也
久矣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幸賴
祖宗遺德餘烈尚有存者故紀綱未至于大壞去年
春金賊入冦國勢幾危若非 上皇明斷禪位
陛下使人心懷則天下已非國家有矣何則黎元赤
子皆知 陛下在儲宮時恭儉仁孝之名聞于遠近
故即位之初閭里相賀知天下可指日安也既而悉
誅六賊天下又復相賀慶謂 陛下能除民之害真
安邦定國之主是知民心固樂從也比者 聖詔起
兵國家太平日久頒白之老不聞金鼓之聲一旦干
戈擾攘黎元固已動心而駭日加之無識凶徒黃鼓
不根之語謂國家敗兵既數將下詔民間三丁選一
以為用智者知其流言 陛下必不為此奈流俗易
于搖惑雖家置長喙人為說終亦未能決其疑臣恐
此語一播民心不復搖動甚者預為生離之憂則求

其安堵不動不可得矣比盖流言者之罪然亦國家
募兵有以致其疑也臣愚欲乞　陛下速降
詔旨安撫天下明斷此意使解其惑以結民心廣施
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萬世无疆之休仍乞天下
所發遣募民見在京畿諸路屯聚捍禦者俟金賊掃
蕩之日命將帥出學賞以募有願住者乞留守京畿
以防後患仍約以歸期其不願留者悉遣之若抑而
留之又致變矣　陛下如其吝賞給措供餽不招軍
以控扼邊隘則臣心知邊境擾攘无時而已異時復
下詔募兵則東南之民其力疲矣其財耗矣豈能保

其必勝哉乃天下所發至募兵所以忘身而犯難者
不過希賞賜而已借使金戎已寧而遣之歸有功者
固當享賞无功者亦勞其來一則懷之使无異心二
則誘之可以再用寔良策也茲數者皆欲　陛下結
民心以長有天下而已此臣願獻　陛下九策也臣
又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不使之偏歸于公家
亦不使之偏入于私室惟其通平而已省賦斂輕傜
役者雖先王之善政然國家有夷狄之難將欲養兵
而禦戎則其寔不過以安百姓而已雖斂財于民為
募兵之費下亦无怨言也第不可以取傷廉而已臣

近覩　詔下募兵諸路多科於民使百姓所費不貲
而烏合之衆又不足以立事至于忠義之士能卒強
勇之人以狥國家之急則官府無錢以給餽餉聚而
後散者有之以臣愚計竊謂萬一邊患未寧再欲募
兵則不若以稅額量情均科錢以助國用應有官之
家並不蠲免則所斂薄而均百姓皆樂而從之取之
雖微而衆之即多州縣須貸官錢募勇敢之人以勤
王事則武足以禦寇矣所斂之錢存其三之一以募
兵而守城餘者悉為起兵之費甚盡善也臣嘗以是
徧詢于鄉老士庶皆善其計以是知民情之樂從也

臣又慮兵餽不給則臣有策于此可使不損于民不
害于公令下之日諸路軍儲渾然有餘矣所謂策者
何也臣謂天下所納米以造酒者不過欲市利而已
為今自計者莫若速降詔旨罷賣官酒許州縣之民
投狀召保均分酒課任自造賣仍委局務者日計其
利無使虧折應諸路所入米悉以充兵餽則榷酤不
勞而軍儲可給矣其策豈不良哉此臣願獻
陛下十策也臣于十策之外又有二事亦今日之不
可緩者試昧死為　陛下陳之闗之曰左不攻于左
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臣以是知古者王師之出有不用命而勝敵必戮而不赦況望風降伏者其罪宜如何哉臣切聞比者三軍臨陣將士或有用命逐爾降敵臣愚欲乞 陛下明詔撫懷軍情使各奮其勇仍有降敵者悉戮之則軍勢振矣此其一說也臣又聞明君賢相所以動而勝人成功于衆者多用間術故兵家之策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故三軍之事情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寔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臣竊意金賊強捍侻戍未可以力勝則不若用死間之術而滅之臣身雖不長六尺而智雄萬夫辯雖未足以方儀秦亦可謂圖機而不礙者也至以忠義自奮何惜一身爲 陛下用此術以掃蕩醜 而安我社稷耶方今將帥如其已有良策滅之則生民之幸也萬一未有其計則伏願 朝廷借臣一介之使遣臣見 主而說之臣自有策能使醜 倒戈卷甲不復侵侮如欲絕其種類則臣亦願以死間伏願 朝廷俟其有弛心而無備則遣良將領精兵以殲之臣雖遭罵鏤能以一身破狡悍之 而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使萬世之下奸臣賊子誦臣之名莫不掩卷而慚嘆則臣雖死猶生也伏願 陛下明斷而決行之死謂臣布韋之賤不能立此功也古語有之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毒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取其說必行之臣前所謂使韓信李靖惜酈生之烹憐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不能成大功者正此謂也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聞陰陽家流有三奇八門之術天子庶人之式足以自利足以厭人揚兵九天之上尸敵千里之遠天神地祇皆爲我用則取勝之大要也今何若而不用哉精此術者每有其人陛下求之未切爾臣願下明詔如求賢之急必得此輩以濟大事天下幸甚此臣所欲言者三也臣聞馬周以草茅一介之士爲唐條陳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愛而擢用以明佐聖不膠漆而固根柢得之晚非王佐才疇能及此蕭銑據江陵屢戰不克李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請行軍總管軍以委焉師明夷陵蕭銑遂行臣以鯫生恭誦 聖詔曰每聞邊報痛切朕心臣是感激自奮願以身報國故昧死獻十策臣無王佐之才非敢

望若馬周之擢用特顧用臣狂計以擒金賊之渠魁掃蕩邊塵復 祖宗之境土庶幾不愧李靖獻策以圖蕭銑則臣雖以直言犯逆鱗自取誅戮亦沒齒無怨言然臣所陳特今日之急務至于 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甚有可言者臣以 陛下方今有北顧之憂故且置而勿論臣又竊聞學古入官抉策登第者平居貪位慕祿惟恐居後切切然常有不滿意一旦 國家有變雖捐驅以報尚何所惜奈何風俗衰薄忠義陵遲故有官君子方且耐暢自適恬不以社稷為念甚至赴闕注調者纔聞變起不參部而歸者

有之及京畿而反者有之其間有能奮身為國者幾何人哉間或有之則群聚而咲指以為狂生臣聞其語怨氣拂膺恨與上方斬馬劍以斷其腰領臣恐此風一扇天下靡靡入于衰敗故願以死鬪之術為陛下安天下之民庶幾少直忠誼以振頹風仍不避斧鉞之誅敢獻此書于 朝廷也伏願 陛下函容之德天高地厚憐臣愚忠恕臣狂妄以來忠直之言以激衰敗之俗則萬世之幸也儻或以臣言無足採而又以草茅之賤上玷 聖聽下觸權臣心欲置之死則臣亦甘心焉臣無任瞻 天望

聖備伏待罪之至臣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昧死謹言

歐陽脩撰集卷之二

奏議中　宋崇仁縣西耆歐陽徹德明著

上

皇帝第二書

某年某月某日江西路撫州崇仁縣布衣臣歐陽徹謹昧死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聞唐太宗時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言得失辭旨切至上善之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臣以是知太宗除隋之亂致治之美貞觀之風高邁唐室者以其能聽藥石之言故

也臣伏讀　聖詔曰惟藥石是求窃知　陛下盛德函容廣求諫諍直欲明四目達四聰與虞舜異世而同軌天下忠臣誼士能以骨鯁之言上干　天聽必蒙其藥石之報矣臣以是狂妄昧死忘其微賤于聖詔起兵之日條陳安邊禦戎十策撰成萬言書一封陳乞所部為奏　朝廷臣之本意非有它望是欲奮身報國願效馬革裹尸以立忠誼之名于天下庶使保位持祿輩聞風而慙汗適丁遐角不通州府未許發奏臣于是退處逆旅棲遲无慘自恨胃中雖有忠誼之氣抑鬱而不達一旦餓死溝壑而名不聞則與草木俱腐與其飲恨而死于蓬蒿之間孰若抗直節而死于斧鉞之下于是復採　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可以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共十事再撰一書乞併為奏達臣言狂直然皆當世切要仍得于與議非恃一己之私見伏願陛下明斷而必行則天下風俗尚可進復　祖宗之時倘或以臣為無補于世則臣甘心就誅戮第恐天下衰敗而不復振矣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生民之幸也臣聞為天子者貴乎聰明神武決于聽斷見善明用心剛不牽制于權臣則天下雖大四海雖遠可

運用于股掌之上矣臣伏覩陛下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奸臣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民居以營燕游之地不竭民力以廣無用之費罷不急之務擢忠義之臣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則聖德高妙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倫擬觀其初即位慨然屬斷選用忠良志平僭叛悉誅六賊以謝天下則太平之治似可指日而待豈意金賊復称猖獗使黎元被害國本動搖辱莫甚于今日臣窃知其所自矣臣聞陛下自誅六賊之後英斷不及前日既而朝臣擅權言路復塞忠言嘉謨不聞于上故朝

方初寧恬不為備既失信于夷　知其必為患于中
國而不能為防禦之術宜乎兵端四起茫然失措始
寤天下之兵以禦之則後時矣　陛下若欲大有為
于天下以成中興之業則當效漢武帝以雄才大略
自任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共圖治功又當效漢宣帝
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使吏稱其職民安其生則功業
顯著　帝祚無窮矣今也徒能為文景之恭儉雖可
以為天下先然服三浣之衣不能却百萬之　可為
持盈守成之君非興衰撥亂之主臣願　陛下以古
為鑑乾剛果斷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庶使

祖宗社稷不危于夷　之手則萬世之幸也此臣所
啟言者一也臣又聞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材之為難
觀唐太宗委任大臣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
疑故人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撲成功致太平矣下逮
開元之間明皇勵精求治元老魁舊勳所尊憚故姚
崇宋璟亦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則將大有為
之君必委任股肱之臣然後能圖回天下之治臣竊
見　陛下擢用大臣任之雖重而委之不專故腹心
之寄耳目之說易於動搖難以成功讒言一投其隙
雖社稷之臣亦忌大功而譎不過則天下失望而國

威不立矣臣愚欲乞　陛下選用近侍必精鑑而博
採之如其可大用則任之勿二若成湯之于伊尹委
之阿衡而無疑若高宗之于傅說擢之版築而無間
言必從諫必聽都俞賡歌于一堂之上使風化行乎
萬里之遠則臣將見　帝堯在上夔龍為相炳然與
三代同風矣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聞諸葛亮之
為相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
怠慢者雖親必罰善無微而不取惡無纖而不貶則
天下平矣臣竊見朝廷大臣薦舉人材皆不取天下
之公議用之不過酬私恩譎之不過快私怨非謂爵

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也如是則賞
不以德而罰不以罪殆有甚于上皇之時將何以厭
民望哉臣愚欲乞　陛下嚴降詔旨革絕此弊凡大
臣有所升黜必詢于臺諫之臣決其可否宰相曰可
臺諫曰不可宰相曰是臺諫曰非則召館閣之臣而
問之僉曰可然後用僉曰否然後去庶幾用舍合天
下之公議則忠言日聞于朝民情不屈于下矣昔天
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情受賞以寵加綱紀于是大
壞可不戒哉此臣所欲言者三也臣又聞黃霸之材
長于治郡及其為丞相則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

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裴頠拙于用長荀勉工于
用短則人之才能各有所宜古之用人者論德而定
位量能而授職甚若蘧篨蒙璆戚施直鎛聾者司視
瞽者司聽雖小有所用尚且不違其所長矧夫欲任
之以經營天下者耶臣竊聞耿南仲特能作章句儒
貫綜墳典為書癡經醉而已至于臨機應變則智不
足每有明識不足與有斷其道德雖可尊而謀猷不
足採必不能度長慮遠以立大功其于謀王體斷國
論決非所長臣聞其妬賢嫉能損人之軌已則已非
社稷之臣者也　陛下不忘其師傅之恩則富貴之

可也眷予之可也使之擅天下之權而與　國家之
大計則不可也臣愚欲乞　陛下處之以講讀之職
使論道經邦迪王耳目而已無以　儲宮之私恩而
壞　祖宗之社稷臣嘗觀蕭望之堂〻折而不橈身
為儒宗真社稷臣也藉師傅之恩而歷位將相親昵
無間及其謀泄隙開讒邪逞之尚為石顯所譖竟飲
鴆自殺況南仲智謀不及望之遠甚徒以文墨而位
群臣之上臣恐　陛下本以報之反所以害之也此
臣所欲言者四也臣又聞忠臣者社稷之衛故魯以
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

存亡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而諸侯息兵
則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一賢而制千里之難在古固
有之方今朝廷之上亦不乏其人陛下尤不可輕用
慮失生民之望也觀夫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
金以疏亞父則輕用大臣是中其反間也是速我後
患也臣竊聞李綱首建征伐之議鼎昌多秉帷幄之
權則二公者元勳碩德文武兼備使常參廟堂之機
必能使醜虜畏威而銷伏然則社稷安危寔在二人
之掌握　人視之亦審譽敵觀其用心亦不過欲與
民共休戚與國同榮辱而已其去就豈不係天下之

輕重哉今也綱以小過而謫之散籍昌以奉使而寘
之虜庭是快金賊私怨也是墮金賊計中也臣恐鄰
國得以此窺　陛下矣臣聞之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退孔子家任冉子之計而囚墨
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于讒諛而二國已危則
衆口爍金積毀銷骨信有是理臣以是知李綱之黜
朝廷大臣必有陰為之譖者不然何遽至于是耶
陛下宜熟察之臣前書固嘗縷陳其詳于此又申言
之誠為國家惜此人故也臣願　陛下遏此以往無
輕用大臣方今濟〻多士百僚師〻豈无一人德望

之重智謀之多堪任遣使者何苦以蘇昌爲此行哉
尤爲　陛下惜也昔裴度逢時艱危而能奮命决策
横身討賊爲中興宗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
縮喪氣憚度之威稜時有使絶域者四夷君長必問
度之年齡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于遠
俗爲華夷畏服也如是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
爲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爲首臣
謂若昌若异今日之裴度也其出處繫國之安危則
醜　聞風而慴服　陛下當引置帷幄使諷議左右
震威華夷以定中國可也豈宜遣之于外哉此臣所

欲言者五也臣又聞昔蕭銑據江陵李靖爲行軍總
管軍攻夔爲武德四年八月大閲兵夔州時秋濤漲
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
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
是震霆不及掩耳豈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
也臣以是知三軍之出能掩其不備則萬全之策臣
聞金賊懼　必退師而請和臣料于此時乘其有急
心借　朝廷一介之使遣　主奉咫尺之書往見
而議和親臣必能口伐醜　使之弛嚴而不爲備伏
願　朝廷簡卒練兵遣良將統制乘其隙而襲滅之

必得所欲無謂華王爲質張邦昌未還遂猶豫而不
行小不忍則必致大亂無謂臣布韋之賤不能立此
功昔毛遂以三寸之舌強爲百萬之師定從于楚而
使趙重于九鼎當其未用亦若囊中之錐及其既用
則穎脱而出矣萬一用臣狂計必能却夷狄而安中
國則臣與邦昌同不惜一死以報　國恩雖蕭王亦
何足惜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歟此臣所欲言者六
也臣又聞古語有之曰嗟、者易慮默、者可防故
涓、不塞將成江河一葉不伐將尋斧柯千丈之堤
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白圭之行

堤也塞其穴則無水難丈人之謹火也塗其隙則無
大患皆貴其防之微而杜之漸也古語又曰欲斷不
斷反受其亂蓋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
隨所養之役者失萬衆之權守擔石之儲者無卿相
之位則計識知之而弗敢决行者百事之禍也臣切
覩六賊既誅其子孫雖以罪譴而竄留四方然寔爲
大患也臣觀比者金賊入寇童貫麾下當時勝捷兵
反乘勢作亂者數矣此亦將帥非人不能撫御使之
懷畏故至此禍然亦貫之黨類尚未夷滅而爲亂之
招也蓋六賊門人碁布星列于天下者皆強藩悍將

懷私恩而視國爲讐敵者有之幸災樂禍而欲快私
忿者有之反爲內應而與賊同謀者有之甚者陰懷
叛逆欲與子孫連衡而起以刷乃祖乃父之恥者有
之嗚呼當時六賊黨與之爵祿者皆　國家之賜予
今日反帰恩于私室而忘君父之大義臣子之心果
安在哉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殺之猶雀鼠可也尚何所
惜若不正典刑以行誅戮則國存亡未可保也臣愚
欲乞陛下睿斷應六賊子孫悉與殲滅仍乞籍記其
當時死黨如鄧珣范致虛薛昂之流不許與名著掌

兵權庶幾變不生也其暴惡已彰如前日蔡州之倅
帶番人入城者即與斬首以謝天下仍乞滅族以絕
後患臣覩頃者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爲范寥所告
開封府制勘懷素等供言蔡京亦嘗與謀是時開封
府尹林攄并御史中丞余深寔主其事二人乃京死
黨力爲掩覆凡文款及京者必盡焚毀京遂幸免其
後京擢攄深于宰執者皆報其恩也臣謂若攄深之
流亦國之賊懷私恩而背君父其罪莫大焉况不發
京之惡則是與之同謀也今日亦當明告其惡梟首
于市庶使奸臣賊子望風畏憚潛銷于冥冥之中也

臣又聞崇寧間蔡京專權跋扈壞亂綱紀而人莫敢
誰何于時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
等乃能抗章數十論列其罪惡瓘等即被罪謫飲恨
而死者多矣所存者惟何昌言一人也今日
陛下雖能用之不過處之工部而已非所以　旌忠
直之言而爲臺諫之表也臣愚欲乞　陛下擢之近
侍以賞其直庶使朝廷忠讜之臣肯抗章鯁切指摘
權臣之失也今夫聖人有先見之明故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皆能圖患于未然臺諫之章有議權臣之失
者彼必熟思審察然後敢聞　天聽其言必有益于

國家非爲身謀也臣覩　陛下每覽奏章曲加省察
無以臺諫之言爲輕也臣竊聞聶昌頃時亦嘗疏蔡
京之失知其必致大亂　上皇不加睿斷使行竄謫
及御製鳴鑾堂記反指昌爲小人意其離間君臣之
義既而京罪惡暴露窺伺神器動搖國本上皇悔悟
擢昌于謫籍者豈非思其言之當耶倚使上皇英斷
早從昌言竄謫京于散地委昌于樞要之職使振領
綱紀勵精威訓嚴敕邊備廣募熊羆之士以振虎賁
之旅則國必不辱于醜　矣臣言輕不足以取信于
陛下然臣所乞殲夷六賊之後乃乞誅蔡氏死黨林

據余深筆者蓋臣竊意梁師成王黼李彥蔡京童貫
朱勔當時勢傾天下陰結黨與誓生死不相背負不
滅其子孫則死黨尚有異謀死黨既有異謀則
朝廷不能無患 陛下為社稷計為生民憂則螻蟻
輩何足惜若不速于誅戮則朝臣萬一掣肘誰肯為
陛下奮身者也誰肯赤心以圖國家之大事即臣所
謂黙黙者可防正指此也又所謂欲斷不斷反受其
亂亦指此也臣願 陛下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無猶
豫而不決元濡滯而不行禍如已迫悔之何及然臣
書既達 天聽必有大臣為六賊子孫鑽皮出羽而

為之掩覆者衆短取長而為之引援者 陛下亦必
抵疑猶豫以臣之言為狂妄以大臣之計為可信臣
知此而心欲獻其說者忠義之氣不可遏也
陛下能用臣計悉與殲滅則祖宗有靈而社稷有福
為大臣誤不用臣言則誠恐他日禍起 陛下思臣
之言又復若思种師道勸滅金賊餘黨而不從其計
矣機不可失願 陛下裁之觀夫蝮之螫人也螫指
則斷指螫臂則斷臂所以去小而全大也 陛下若
欲長有天下宜取法于此此臣所欲言者七也臣又
聞諸路監司本以澄清天下之吏而為 天子耳目

之官其足欲革貪暴而進明良去姦雄而取忠義柰
何擢用非人比年以來奸贓狼藉自不廉潔者每每
有之凡所按踏因緣為奸賄賂公行以曲為直徒有
按察之名遂滋援據之患甚至其所奉保則關陞之
職朝廷法意本欲選用賢能分職率屬聯事合治良
法美意非不善也柰何積弊既久習以成風或以賂
進或以勢取挾親姻者有之公思倖者有之故其所
舉多不稱職真賢實能反沉沒下僚不與收錄臣愚
欲乞應選諸路監司宰相不得自專臺諫之臣許辯
論其當否必得剛明果斷之士以膺此職則天下無

患乎不平也應監司受職之日須 陛下呂而面遣叮
嚀告戒使無曠爾官則人人思效死以報國矣仍乞立
法禁絕其出接州縣無以頃時受官吏裒聚金銀求界
迎按先次交與謂之常例所有歲舉之官亦乞嚴行賞
罰令審覈其才能因其所長而舉之一不稱職則貶其
謬舉之罪而不恕如是則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以
公議取人而濫舉狀者無有也臣聞之書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古之賢君
其用人也升降有法功罪各得其實故為人所保為
人所保故帝祚綿遠也今陛下選舉之法非不善臣

輙以爲不公奉行者非其人也陛下若能大明賞罰以懲斯弊則天下幸甚今監司徒知舉官而已未聞其人因其罪而黜之縱有因而發擿者不過交結權貴致一言之助則又復遷緩而不行故使州縣之官不遵箴誡肆意貪暴恬不知恥者爲其無黜責之罪故也臣愚欲乞陛下嚴勑諸路監司嚴限發擿部下奸贓者幾員仍要事迹暴白僉議允當然後許奏若因釁隙而擠陷者反坐其罪仍乞遴選臺諫公直之官埋輪如張綱者每路以一人爲觀察使嚴令而行廵察監司守令有受賄挾私而舉官者有奸贓困民而枉法者有濫竊而不脩身撿者有怠惰而不勤王事者悉令密奏朝廷嚴行竄謫庶民有大屈抑許寃封投狀于觀察使付遞以聞仰禁約使臣所歷州縣除飲食之外不許受獻不許買物不許私謁如違禁令反挾勢而殘民若頃時廣訪之出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許監司糾察申奏亦當黜謫仍乞諸路嚴擇一人慮其久則奸生詐起有功而无過者別與推賞如是則有官君子莫不砥節礪行斬門標榜以救流俗矣此臣所欲言者八也臣竊覩守令非人民受荼若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學儒少斷無幹局之譽貪婪不廉贓民之脂膏者易地皆然甚者注調京關卽尋部下富商巨賈預貸金以爲費俟到任而償者有之養俠客于門以詶義方爲名陰令捜求賄賂于外者有之故或下車未逾數月收拾金帛製造器皿已擬象右酎湎嗜音夜以繼日性很腹臨而不能忠口于飲力憊而不能肆情于色至于聽訟理民則偃蹇而不暇故有屈抑冤所從訴或本欲許寬及受罪責者多矣良民士于周身術淺不幸羅于憲網讐敵者又從而賄賂有司下石傾擠或陰殺于獄或以枉爲直者比比皆是東南之民痛入骨髓遺怨无窮者良由守令不得其人也嗚呼燮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矣今日金賊之禍未必不原于此以臣觀之守令雖多求其能盡忠竭節宣布　詔令求民之瘼以聞于　上推君之澤以被于下者千百无一焉如是而欲郡縣之治不亦難乎　陛下久處東宮知民事之艱難守令之弊必稔聞而熟講之自卽位之日天下欣戴自謂前弊可以頓革夫何日甚一日守令姦贓殆有過于此時此亦　陛下不能明于聽斷以發擿伏姦故也臣愚欲乞　陛下厲精爲治躬覽萬機專委監司發擿諸路州縣之官有奸贓污辱之

甚者考覈其實誅戮數人以儆貪墨所謂懲一以戒
百者此也又乞戒勅吏部注差縣令不以資格必審
實其才能長于作邑者然後授之痛懲銓選受賂之
弊蓋比年吏部注差無非賄賂其源既不清則其流
必濁矣仍許臺閣之臣歲舉堪試縣令者幾人則令
尹無患乎匪人矣應拜刺史則許臺閣連章薦擢亦
不論資格第欲得廉潔明斷公直無私者以表率一
州而已仍乞 陛下每授千里之寄必召見試問觀
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者
罷之則太守可以得人矣昔漢宣帝嘗稱曰庶民所

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
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太守之職尤不可輕
臣愚又欲乞 陛下審察應太守功勤既著治聲卓
偉者宜加旌賞或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以封
侯公卿有闕則擢而用之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
出宰百里則行之固有素矣觀夫第五倫擢自蜀郡
而為司空虞延自南陽太守入而為太尉劉寵自會
稽太守徵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則郡守入而為三
公者有之朱邑守北海以治行第一入而為大司農
召信臣守河南數增秩賜金召為少府列于九卿韓

稜守南陽政號嚴平入而為太僕則郡守入而為九
卿者有之 陛下舉而用之其策豈不良哉縣既得
人則郡邑之佐無患乎不公也太守既得人則二郡
之倅無患乎不明也郡縣之治可睹而待矣此臣所欲
言者九也臣切觀入仕之源太濁故天下冗官散職
紛、籍、蠹國賊民莫此為甚 陛下若欲立太平
之基以復祖宗之治則當惜名器而清品流如任子
則世祿以賞有功鬻爵則輸財以濟國用二者皆欲
罷而不能至于流外奏名擢而三者皆非國家久長
之策何若而不罷耶今夫奸胥猾吏舞文玩法竊弄

威權欺逼良民當其平居運謀籌算不過欲枉尋直
尺以竊財利而已及其晚節反授之以職使蒞官臨
民則貪暴殘賊有過于平時矣豈能為民之利哉流
外胡為而不罷也布章之士當妙年取高第則欲致
君澤民立功名于當世故能自重其威權然一有所
溺尚且不惜名節而肆為不撿矧夫桑榆晚景淺薄
祿小官其志豈有遠大之望哉不過問舍求田規、
為子孫計而已志不出乎此則苟可以趨利者無不
為也故凡奏名之官歷任未久遽能致富者不可勝
數臣愚欲乞應奏名者例與文學之職以報稽古之

勤不許蒞官以去其蠹民之害見在任者並放罷及諸路官司有闕監司得授權局比亦不利于國家蓋一官纔闕紛然交爭或鬻爵而未補官者或授差而未交代者或世祿而閑居者延頸舉踵窺伺有闕則掃門求見望塵雅拜而乞憐者有之持金以賂監司而求者有之市書于權門而求者有之如是則所責已不貲矣設心措意宜何如哉非有志于為國而理民其寔欲借勢而殘賊耳臣愚欲乞　陛下嚴行止絕諸路權局應有官闕即急申部注差以補之如補官未到則許同僚兼管應見權局者並放罷則冗官

可去仕路可清奸贓之風亦于為熄矣此臣所欲言者九也臣又觀比者屢頒　詔音停罷諸般科需此足見　陛下憐憫編氓日淪凋瘵恩至渥也然近自軍興而安撫經制司每責辦于州縣勢亦不得不然故或金銀或紬絹或錢米或夫馬或起發應副或存留準備不一端而足切見諸州縣多以五等簿籍業之又類責辦于上三等人戶吏胥追呼動以軍期急速為言甚者半夜打門左手示引而右手索物曾不肯旋踵也假使上三等中皆富足溫裕之家則猶云可也其間困于供輸昔富而今貧不得脫去等第者

無慮三之一故方是時雖欲賣妻鬻子以應之而迫于期限不遑也况科目既繁且涼、而不絕計無所出遂至棄去屋廬逃亡離散可為流涕如東南土薄視他路為多貧夫金或為其遠賊兵初不能撓而民已不克安堵古語有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此類是也臣深究其弊皆緣產去而稅存者多故也或居城邑則有產業售盡戶措稅錢隨以除矣其所以不得脫去于等第者三歲推排營運錢之法行之者非其人故也且推排本法每三歲會人戶于州俾共指證之曰令某家富某家貧計其升降而增損之各

不許過分焉奈何比年奉行之官徒懼減失和買課額于是欲增可也欲損不可也覩夫甲實貧而無所營運矣猶未從銷退必待乙之富者樂與之承替而後可然法意初不尔今一州萬一可增者百人而可損者或倍之則半是虛存之人矣其或寡之之華直指一家民而訟之則被情賄賂公行請託勢要不可與為敵過此以往又遲三歲矣三歲之間其科需不知其幾端而三歲之後又安保其不復如是耶以是推均謂之上三等而無其寔者多矣至于四等五等有蓄財殷寔素無差役科組者乃恬不知憂使剩見

者不平之氣爲之拂膺臣伏覩　陛下連降詔旨俾
見今凡差役科需不得拘守譜籍可先勿集遂鄉坊
五等人戶于縣使衆議供析本界有寔富寔貧者而
籍之以備差科不限見存等次庶幾得其當而屈抑
流徙之民將鳩類集族還土著矣待其推排之年有
果可銷退者即與降等不必須有承替之人雖減少
舊額過分官吏無罪夫雖銷退無難則承受者亦不
憚矣臣伏覩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竊見曩者議臣
言事多以利國爲主而有害民者則畧而不卹臣獨
以爲非是大抵無利于國亦必未有害至于有害于

民則非徒無利爲書曰民爲邦本、固邦寧又曰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今犢目黥首乃胥流
鄭禹號呼騰蹈矣爲邦國何臣謂與其失人心孰若
失和買之爲少也此臣所欲言者十也臣聞之孔子
口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臣今日所論之事
其言雖荒唐繆悠不足以取重于世然捜羅天下利
病蓋過半矣可以蔵　朝廷之膏肓去國家之殘蠹以
全活生靈也　陛下若不從而不改則臣徒勞辭說
耳徒費紙札耳孰若鉗口結舌以全身遠害哉臣非
不知忠言若鯁必犯　天威罪不容誅然臣所以甘

心而爲此者誠恐　朝廷之官持祿保位畏憚權臣
而不敢言耳　陛下若能用臣狂計以安天下則臣
雖蒙市朝誅戮亦所願也千瀆　宸聰惶恐無地伏
惟　陛下矜憐之臣無任瞻　天望　聖俯伏待罪
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歐陽脩撰集卷第三

奏議下　宋崇仁縣西書歐陽徹德明著

上

皇帝萬言書

某年某月某日江西路崇仁縣布衣臣歐陽徹謹昧
死百拜上書獻于
皇帝陛下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當盡其忠有官
守者當脩其職臣布韋之賤身在畎畝無言責之寄
無官守之責然惓、不忘
君父之義輙盡忠竭節以報

國恩者臣竊見猾虜肆毒害及天下
陛下北顧垂涕頒詔起兵詞旨懇切讀之者莫不寒
心正宜忠臣義士感激自奮捐軀報國之時而州縣
之官尚且酣暢自適殊不以
國家為念臣以是知有言責者未必肯輸忠而陳謀
有官守者未必能修職而效事布衣者若復緘默則
民之困若無由聞于天聽矣臣于是忘其上干鈇鉞
之誅摘當世之利害撰成萬言書而封餘陳二十餘
事寔可以保邦御俗安邊禦戎一以投州府而遣丁
道塗之艱一欲投經制而慮有浮沉之失臣思
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臣身寄萬里之外雖有忠義
之氣骾諤之節可以扶翼委靡之國勢可以撫綏愁
歎之黎元然奸諛者忌其進權貴者嫉其直則臣言
何由聞于　上哉孰若拂衣而别故鄉擔簦而千
帝里併携三書投于　闕下則朝進而莫達矣何若
規、求人之保奏哉臣于是贏糧重趼而來願以所
陳干瀆　天聽臣思其間皆
國家急務不可後時遂先投于安撫司乞為速達
朝廷伏願　陛下俯加容察則天下幸甚然臣聞之
昔者齊萬年反朝臣畏忌周處強直乃使西征孫秀

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
道安得兩立臣以是知王陽欲為孝子則不能全于
忠王尊欲為忠臣則必不終于孝臣幼失所怙老母
垂白今既割慈忍愛擧臂而與慈母永訣則孝道毋
復全矣臣若復忌憚權臣而不敢言人之所難則是
釣虛名耳是猶畏死耳非推赤心以報國也不若披
肝瀝膽思盡底蘊敷奏利害而無隱情使
陛下讀之感動則生民受賜不淺臣所以妄冒自前
復敢以十事撰成此書上瀆
宸聰臣前後所進三書言雖訐直似失臣子之理然

法度可行而未行紀綱可羅而未羅者臣悉陳之矣
陛下若恕其狂直而少加睿斷則
社稷可以復存生民可以全活古語有之曰忠言逆
耳而利于行良藥苦口而利于病者其斯之謂歟臣
聞之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故唐有天下傳世二十所可稱者三君玄宗憲
宗皆不克其終惟太宗以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
英雄網羅俊彥故能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
庶幾成康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玄宗以功成治定無
有後艱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溺所愛
而忘可戒至于竄身失國而不悔憲宗晚節信用非
人怠于防微不終其身而變生肘腋悲夫臣嘗即是
而知人君之憂勤恭儉未足以為難惟終始不變所
守至于持盈守成反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者惟尤難
臣竊聞
陛下即位之初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禁玩好
務以恭儉為天下先以至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除
民害修舉法度疏剔衆弊雖古先哲王未易過此臣
固知去年春金賊悔過而效順者寔以天人之心歸
乎

陛下故感格如此既而金賊復爾深入燬焚侵侮無
所不至于是天下惶惶莫知所向無乃積弊既久邊
隙創開而難于支持歟抑亦將帥非人不能預為之
防歟不然則天意以此警
陛下使不變其初心歟三者必居一于此矣臣觀
陛下流涕而祈于皇天哀詔而告于衆庶夜分不寐
日進蔬食旰非不憂勤也非不恭儉也非不以生靈
為念也金賊尚爾者何耶臣遠方賤士妄意
國家法度綱紀必有未當天意者政事號令必有未
厭民望者百姓困苦必有未聞于上者官吏貪暴必
有愈甚于前者故
皇天以此警
陛下使明鑑而熟察之不然何遽至于是耶臣願
陛下奮乾剛果睿斷欽修明聖之德曲盡憂勤之心
飲食起居勅謹造次悉以天下為念法度廢而未修
者舉之使宜于民政事久而已弊者革之使便于俗
搜百姓之困苦而速降之鑑官吏之貪暴而亟誅之
如天之運無所牽制庶使上當天意下合民情則胡
賊無足慮而天下可從安矣臣觀觀
陛下即位以來立法頒詔非不善也柰何州縣之吏

尚襲前弊不克奉行者多矣可不哀哉且古之爲臣
者視儀而動聽唱而應文王勤勞則在位相率而爲
勤勞文王節儉則在位相率而爲節儉是則是做皆
得于觀感之間而已況其詔令頒告安得而不奉行
耶且如
陛下節儉之至誠可爲天下先矣宜乎百官士庶莫
不仰法于此今乃上自朝臣下及衆庶侈靡之風過
于前日故州縣之官有請三月之俸不足以償一會之
費者士庶之家有鬻二頃之田不足以充一女之聘
者胥吏之衣僭于公卿倡優之飾擬于妃后騶從與

士子無間伶倫與良民混殽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
人二人耕之衆而食者不啻十人如是而欲天下不
飢不寒可得乎飢寒既切于肌膚欲其不爲奸邪可
得乎亡等僭上之風陵弱暴寡之孽莫不基于此賈
誼所謂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而庶人孽妾緣其履者復見于今日
亦爲　陛下長太息者屢矣昔楊綰素性儉約未嘗
問生事祿廩分姻族造之者淸談終日而畧不及名
利欲干以私者必內媿止其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
城南別墅觀堂第一即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

騶馭百數省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
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宅閭靡然自化
者不可勝紀嗚呼綰特爲唐名臣躬化儉約一旦輔
政尚能風化于當時而使之畏憚莫敢僭侈矧夫一
人之本躬天下之風者實在于
陛下今也恭儉如此天下臣子反僭侈而不從其化
則是欲使我
宋天子不及唐一名臣耳臣以是知爲君者能盡君
道如堯之所以治民爲臣者反不能盡臣道若舜之
所以事堯矣　陛下萬一不然臣言試察在朝之臣

有儉約守御如楊綰者耶
朝廷既難其人則州縣之官不足道矣臣愚願
陛下憂勤日加而無已恭儉有隆而無替庶使四方
萬里日以變化而不見其迹則風俗無患乎不革也
臣又乞金賊掃蕩之後明詔頒告天下宜以儉約爲
尚應有官之家及士庶胥吏倡優服飾費用乞委所
司立爲定制各有差等不容僭侈有不遵令者並依
違制論無似　上皇時徒爲虛文而不能必行則貴
賤有別而混殽僭上者無有也蓋今日風俗委靡之
甚若非繩之以法則不能丕變天下之奢侈此臣所

願陳者一也臣又聞唐有天下絶而復續者屢矣德
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
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忌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
其道故関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于是幽辱
于奉天播遷于山南公卿拜于賊廷鋒鏑集于黃屋
尚賴陸贄盡心于内李晟渾瑊輸力于外故能誅夷
元兇還奉宗社不失舊物至于昭宗爲人明雋初亦
有志于興復而外患已成内無賢佐嘗亦慨然思得
非常之材而用非其人徒以益亂故唐之宗社遂不
復振臣以是知國家顚危之際若得將相以爲内外

之助則社稷尚可復保若將相之人則雖有欲治之
君而無輔翼之臣寢成其亂遂至于不可支持矣方
今邊寇蓬起欲危社稷殆有過于奉天之難乘輿雖
未播遷然生民塗地禍患並作幾不可救　陛下憂
勤軫念元、可謂至矣然臣竊念朝廷大臣未必人
人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勝敵而可使之出將入相也
臣何以知其然耶臣竊聞金賊退師之時朝廷大臣
有許其割三關租稅之約以秋半爲期當時可從、
之不可則知其至期無報必爲我患盍預起天下精
兵以機而殲滅之不爾亦盍預爲之防也反怡、自

如恬爲不慮朝夕數奏講論不過互相詆毁爭擢怙
勢辯詩賦經義之得失較王氏元祐之學術設春秋
之科崇講讀之職此皆太平之事非國家之急務當
時孰若思患預防運籌決策殲滅醜　以振國威則
無今日之禍矣遠其秋高馬肥金賊復入乃始爲備
則不若用智于未奔況之先臣即比知朝廷將相智
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徒能睹韋苟簡旅進旅
退以保爵祿可以爲天下太平之臣不知當務之爲
急也泊其變起不識所謂綈章繪句者可施于此耶
高談虛無者能畫安邊之策耶學春秋傳讀者肯奮

身而死國家之難耶臣知其必無有也臣願陛下以
德宗得人爲戒以昭宗失人爲鑑知其所以亂則我
斯治矣知其所以危則我斯安矣知其所以亡則我斯
存矣　陛下過此以往若能常以勵兵討賊爲念無
忘今日之恥無蹈覆車之轍搜羅俊秀延納虎臣兢
兢業、無敢荒寧則天下豪傑皆爲我用將相豈難
其人哉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舉
之不以次將相之才出矣故伊尹耕于有莘商湯聘
之以爲友太公釣于渭水文王立之以爲師漢用韓
信而舉軍驚咲蜀用魏延而群臣缺望　陛下時求

之末切尔禮之末學得無謂天下無其人也脫或令
日朝廷之上有曹參蕭何陳平周勃王陵輩圖治于
内有韓信張良周亞夫樊噲陸賈輩振威于外則醜
聞風而遠遁朝廷安枕而無虞　陛下可無北顧
之憂矣雖然萬一得人如漢之盛臣又恐　陛下未
能若高祖之用三傑也至觀諸李綱于散漫遺轟呂
于　庭則知　陛下知求將相而不知所以用之之
術矣此臣願陳者二也臣又聞得道者多助失道者
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
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所謂道者何孫武謂人和為道是也孟子亦曰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黃石公亦曰得道者昌失
道者亡臣觀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為一諸侯為
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者得道故也況方今天下之
大四海之遠生齒之衆反為醜　殘賊侵侮不能捍
却者臣原其所自來矣蓋夫夫人和之道無多助之
至故也何以驗之臣聞王師之出三軍多不同心而
醜　反能死敵先鋒一挫則後殿解散而不前故所
戰多不克所攻多不破使其同心協力犯難忘身急
敵人之死敵則彼未必敢深入也雖然三軍之不

同心者失人和也人和所以失者不能明賞罰也臣
竊　陛下王師凱旋之日有功當封者亟封之有勞
可賞者厚賞之仍于將帥之中擢其尤拔其銳者做
唐之制為凌煙閣命畫史圖形于其上第其功之高
下而次之又命詞臣贊美之仍乞　陛下親灑
宸翰重加褒美恩澤其子弟旌表其門閭使光耀于
世以為榮寵如是則群臣皆知　陛下明斷有功者
見知而說而又不吝爵賞以聳動積異時成有驗策
則人人思竭節以報矣臣愚又欲乞　陛下專委監
司郡守多方計會金穀于所部州縣出厚賞廣募強

勇果敢之人以足軍數預備不虞繕修屯營以安其
居處出給衣糧以禦其飢寒修車馬備器械訓練于
無事之時以防倉卒之變蓋諸路屯軍名存實亡較
之　祖宗之制十無其四五今又起而禦戎州縣為
之一空俟金賊誅夷遺孽所屬則死士散從又不知
數矣臣故願　陛下以招軍為先務況所有禁軍元
係保護王室為　所收其數亦甚減若不速募精兵
以補所闕則臣恐隣國得以窺其隙矣臣恐又欲乞
陛下滅賊之後遣良將于西北之邊控扼　入喉衿
做唐舊制開軍府以捍衛要同險地而置營田或易

民田而爲之復募其土著之民强勇有力者使之屯聚携子孫而家焉析其田而耕之每屯募兵百人與田五十頃又給粟食以爲耕種之資所收之粟悉令與之仍不毀其每月度支錢每屯以一右職掌之閑農隙而使之講武則人無不奮力矣與其殆隳于人之足孰若與吾民爲耕食之地　人知其爲農而不知其爲兵知其能耕而不知其能戰則苟有變起也田之兵退能家自爲戰人自爲鬪以護其營田而力加强捍矣又乞依發屯兵以爲邊備則覘　必不能入寇也此臣所頌陳者三也臣又聞馬者兵之强而國之富監牧所以蕃馬也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岸澤徙之隴右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正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議者謂漢唐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北虜臣聞祖宗之朝亦于秦隴諸處置坊以市馬其蕃養之法撫御之方亦盡善矣其後蔡京柄政玩弄綱紀徒崇尚安濟居養之虛名而罷廢折軍買馬之急務虛耗國用慮不能給反以市馬之費而易珍寶玩好之物故承平既久士不知戰馬不堪用一旦邊隙創開無以支梧中國素號甲兵之盛反不能却虜　狄騎之勇其禍寔係于蔡京三尺孺子知京之名者亦切齒憾之雖梟首暴骨以謝天下滅族削迹以快人意猶恐其不足也臣愚欲乞殲夷金賊安撫黎元即下詔委河北河東監司選擇近西北郡田野平夷可以興作牧養之地遵唐舊制創爲八坊每坊以右職兩員爲監牧于鄰近運漕茶貨收鈔鹽酒課利以充市馬之費仰監牧官多方收買西北良馬以多爲貴蓋馬生其地則習山川之險阻而可用仍乞重立賞罰不許受人私託買瘦馬總入境即委守邊吏具數申樞密院又令諸坊季終申奏所買到馬數滚以邊吏所申之數驗之則知其馬不耗散于人間矣或監牧受推責之私以駑駘之馬而易之則許自陳首又于其坊左右前後以官田易民田二百頃爲芻秣之地又依府兵之制寓兵于農而募民耕之如是則馬盛而兵不乏矣或民苦官田遠而不願借者給時價償之無奪民田也仍乞以此意諭于民曰國家以所廢田而養馬非奪民食也特欲捍侵侮之虞安　社稷之計使汝等全生樂業無擾攘之患耳則民心欣然而從

無復嗟怨矣監收宮嚴令一據使無怨心貲遇之禮
優于他職功勤既著蕃蓄有加則别議陞酧如是則
臣將見焉盛于唐西北之勢無患乎不弱也此臣所
願陳者四也臣又聞唐太宗斬張蘊古既而大悔因
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
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
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
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
之意臣以是知司獄者生民性命之所係常刑雖不
可廢恐弛民之禁而致亂然刑期于無刑則用刑者

亦宜以寬平為尚莅獄者亦當以鑑察為先雖罪至
于死尚當重審覆奏而慮其有失刻夫構陷非辜而
必寘之死則天氣不和地氣鬱結明為人非幽致神
怨毒流天下貽禍邦家矣臣竊見比年莅獄之官貪
污不廉受人之私而誣殺良民者不可勝數奸胥猾
吏從而挾律勢爲奠毒者又紛如也或受賂而欲脫
死囚則嚴拷連累之人而承之洵其奏成歛以毒藥
者有之或杞強盜僞印之類獄吏卽解衣、之推食
食之救其牽執富民因有訟一事而羅織數百人入
獄者有之或挾仇讐而遣鞭笞者有之或恃酒作狼

而暴虐者有之或為人陷穽吏援路而擠之者有之
故一富人入獄則獄吏所得多者數百千少者亦不
下四五十千富者重囚反輕貧者輕囚反重其或詞
人才士身在貧窶不幸罹于憲網籍手無金難以求
活則雖挾伊管之術懷儀秦之辯亦無以伸其喙不
過坐待其斃而已嗚呼天下司獄易地皆然聽訟者
本以理民之冤爲人尋禍反受困辱抽腸攝舌于呻
吟之間不至于死者幸免而已昔漢文帝專務以德
化民海内豐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史稱
其仁唐太宗以寬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四年天

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録囚徒閔死罪三百九
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
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臣以是知王政本于
仁恩所以愛民厚俗而使德澤流于无窮也今之獄
吏暴虐太甚一月之間死者十數而未止比年以來
東南獄死者不知其幾千人也父子兄弟生致离散
悲婦怨于　國家以謂不能選賢莅官故罹此禍夫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日之難豈不原于
怨氣所致歟臣愚欲乞　陛下嚴降詔音革絶此弊
專委憲使痛懲獄吏應州縣莅獄之官有受贓枉法

而防殺良民者並乞處斬應獄吏挾私而陰殺人或受賍一錢以上者亦乞斬首民受其屈而冤使不爲按察者許寔封投狀于觀察使仰附遞以聞臣前書每路乞置觀察使一人蓋自古致治之君以德化而誘民以刑法而繩吏然後能收威柄而立治功况今衰亂之後奸生詐起其風滋甚若非嚴刑峻法以懲獄吏則其弊未易頓革伏覩 陛下詔旨則視民如傷惟恐其失所獄吏之弊想未知耳伏願 陛下俯察臣言惻然矜閔大加惠愛速典革絶庶使無辜之民不死于獄卒之手則天下幸甚臣觀唐元宗即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臣以此知獄吏所以誣殺良民者守令奸賍不能奉行 君上之詔令也守令所以然者吏部受賂多以庸𦚧之人而爲之故也然則欲革其害寔在 陛下若能效元宗親選守令以布州縣則民不罹此苦矣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臣所夠陳者五也臣又聞唐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

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臣以是知明君賢主以仁化天下作爲刑書者俾民知所避而已不幸而犯于此則無可奈何又豈切切然擠民于死地哉今天下有犯至輕之刑而不免于死者多矣試舉其一二 陛下當以生靈爲念因類而推則天下之幸也臣竊見天下租稅不均富者以兼并而致豪橫貧者以賣之而受困苦皆緣蔡京在朝科率無度而州縣之官又從因此而歛財于己故庶民傾囊倒廩不足以充官府之欲又復藏價而鬻產甚至歛穫纏畢執契行貸富者摽劈而不顧遂其爲人背債又復減租稅而求售因有買一頃之田不能承一十畝之稅者以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故產去稅存者官租無由而賠有訴于官乞爲退割則吏復受賂不爲施行縱或退割未幾再爲富民計議暗退還之消其二稅不輸官吏催捕私爲囚獄知其衣食苟不如欲則羈係縲絏艱苦萬狀或時丁溽暑因被腥臊寢以成疾于是死者相枕不可以數計皆臣目擊之也有司雖知而恬不惆察惡潰雖或行空文覺察而終不能去其害嗚呼此乃產去稅存而致然也初未嘗有犯于國憲也臣愚欲乞

陛下選差臺諫之臣每路遣一人巡歷州縣暫借傳
寺為均稅司許百姓陳訴產去稅存者悉為均灘浮
產戶或有薄產而稅多者亦為量出外餘者均之及
天下富民多寄稅于有官之家以免差役亦乞立限
許自陳歸正限外不自陳而為人告首者除充賞外
並沒入官應有官之家以品數量出外餘者並同編
戶法又臣前書所論營運錢亦乞委均稅司召集人
戶依定措證重為推排如後有升需仰自推排籍日
為始無錢民無怨苦之聲或吏受賂而均稅不當者
亦許人陳訴仍均稅之後有過割稅租者要列官親

入退狀無免暗坐之弊如是則租稅均而輸納易無
辜而被囚者無有矣臣又嘗怨天下之民為螻蟻之
碓鼠竊狗盜即妄訴于官以為强劫或失火而論其
廬舍則挾讐欲而訟人以為放火有司不復體察即
行移捉巡捕官希覬爵賞不究虛實擒捕無辜囚于
狴犴又委獄吏痛加鞭笞勒其必承訟是而死于獄
者多矣或以案成慮有後言貪其賞而飲毒以殺者
有之或不與之食而餓死者有之故州縣巡捕之官
殺良民而取爵祿者恬不知恥至有監司郡守因民
陳訴而發摘者又受巡捕官賄賂而羅織此亦臣親

覩之也臣愚欲乞　陛下嘗責憲使常切覺察巡捕
官復循前軌獄殺良民妄冒功賞者即與先斬後奏
蓋今日之弊當以嚴致平而不可以寬守之也臣所
論二事皆民間屈抑之大者雖斬妄冒之人首領未
足以償天下之憤安有　仁君在上而肯疑無辜之
民耶堯舜為陽忍為此耶群臣知此而不言則不識
待　陛下作何主耶此臣所願陳者六也臣又聞漢
高祖初定天下將神武之材行寬仁之政總覽英雄
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聘陸酈之辯明
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兼收並蓄所以長有社稷也

臣竊聞比者朝廷得爪牙之將領熊羆之士埽蕩邊
虜捷音屢報于　天闕臣于是喜而不寐然臣伏覩
陛下明鑑高祖之用人使文武相配共圖治功則萬
世永賴臣愚欲乞國家優于武學廣收虎臣其法與
太學等無似二上皇時徒為文備不求實效伏乞
陛下明詔諸路有知兵書習武藝善謀斷籌畫通達
古今縱橫辯論者並許自陳所屬發遣詣武學補試
仍乞立法各因其長而收之無拘　律也又乞依三
舍之法而升黜之月書季考擢其才能者而官之臣
將見號飛將軍而稱智囊者多、益辯矣臣又聞以

蝸蚓之餌而垂海者不足以得吞舟之魚則選足以
旌儒林德足以救流俗廣聞強記而取為學問儒雄
才大畧而不試科目選者有之臣愚又欲乞國家設
德望科仰諸路有鄉閭孝友信義廉恥通經史有智
謀者許縣薦之州、試其所通之學而薦于省每三
年令一州舉一人仍乞重立法禁絕權貴交結私舉
之弊無以備時舉　行之人同有廬墓而生子者亦
有不從父母之命者如是則徒以恩望之科為仕路
捷徑而人材無益于國家其有州縣所薦至之人伏
乞　陛下親策于庭問以古今考以時務試以才斷
有卓然不群者拔而用之則有德有行多聞廣見者
譪然出矣臣又竊觀豪傑之士亦多結髮慣俗忍飢
讀書若九經庫若五技亀十吏洮筆而持千言占口
而成者有之然不羈之才高世之後非以大科不足
以搜羅天下英賢臣又欲乞依　祖宗舊法設賢良
方正科許有官君子及布衣之士同試其興陟句有
成法　陛下但舉而行之臣將見豪傑之士于于然
而來矣臣又嘗謂詩賦經義二者皆有弊彫篆相夸
組繪相侈苟以誇世而取寵不適于實用者詩賦之
弊也幼童而守一經句節而後能言說堯典二字而

有十餘萬言荒唐虛無不務根本者經義之弊也以
臣觀今日文章之弊而不足以得人則孰若去經義
而取詩賦蓋自舍談之行學者專守一經而不該古
今務為黃老之虛詞不究經史之定錄至于歷世興
亡治亂例以為恭餘之芻狗而後之主疑而畧不經
意其所以錫爵位而取榮權者不過竊古人緒餘
置窺牙間撮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較一日之長以
散艷有司耳目而已故平昔無經筍之譽一日有充
注之巧者紛如也問之以前世興亡則茫然夫措而
面頸發赤甚至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不能知者蓋
歲其所濫既不學則發為文章必不汪博所識既不
廣則處之事變必無特操故自革科以來朝廷大臣
抗節不回忠言蹇蹇赫然與秋霜烈日爭嚴者幾希
詞學兼茂使後進仰之猶泰山北斗者幾希奮不顧
身肯死國難者幾希占、小人奴顏婢膝叉手權門
以求速達者滿眼皆是自去年春金賊入寇
朝廷之上肯奮身而與國同難者惟李綱聶昌兩人
而已其次范訥單而已至于耿南仲吳敏李邦彥之
流徒能敗我　國事智謀何足取哉金賊再起
聖詔懇切搜求忠義臣以布韋之賤不食　國家寸

祿尚能懷忠感憤欲効柏耆乞　天子一節特入
廷掉舌下之願殺身以安社稷惜哉州府未能發奏
故使臣忠義之氣無由一吐至于以經義取高第而
享爵祿者反視國家之難如越人視秦人肥瘠而不
加喜戚于其中甚者差以運漕尚且畏懼而不前規
規為全身計況肯當鋒鏑以立忠誼耶臣以是知醜
為孽而未能風驅電掃者雖本于暗章策不足以
立大事抑亦經義科非所以得豪傑之才故也臣觀
祖宗朝以詩賦而取士則士無一經之專貫綜墳典
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往古之存亡用兵之得失

行事之成敗雖要寂亦能記錄況其嶇轢瑰偉則英
風銳氣無施不可故鎮撫國家則有司馬光寇準丁
謂韓琦策肅清邊境則有王韶鍾傳舒、亶种諤策決
策運謀則范仲淹章惇富弼呂惠卿之流是也抗章
直諫則唐介包拯董敦逸鄒浩之流是也歐陽脩及
宋郊兄弟則功業之外職于脩史者也楊億王安石
父子則政事之餘長于經術者也石曼卿梅堯臣之
徒則詩高于天下黃庭堅蘇軾則文冠于古今得人
之盛未易縷數然其間文足以拔英躔而驚翰苑武
足以奉　王命而拄　國持硬捍之節而敢言奮忠

直之志而犯難、不可拖者亦不下數百輩求其
所以致之者特詩賦之科而已蓋學詩賦者可以兼
經義而得之至其專于經義則其所學必不廣矣今
之學者必曰我能窮理盡性觀　祖宗時文章理何
嘗而不窮性何嘗而不盡況此特可為盡餙之虛名
而不可以為經邦之寔用則二者優劣較然明矣臣
切聞朝臣有好為虛無之言者曰唐以詩賦取士而
明皇幸蜀者何也臣以是知其特欲明一己之私見
而外天下之公議不過爭權怙勢互相詆毀不為
社稷計也殊不知明皇再清內難開元之初幾致太

平海內富庶四夷咸賓浸淫正觀之風者蓋以詩賦
而得人耳逮其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臣浸疎讒諛
並進溺于游燕耽于酒色以李林甫楊國忠為輔佐
以安祿山哥舒翰為爪牙禍生于心腹而不知禍起
于蕭墻而罔覺一旦豺狼為患尚且心醉宜乎有播
遷之難然則明皇幸蜀者乃以其不能用剛正之人
而近讒諛之賊故罹此禍豈詩賦之罪哉臣知為此
語者特腐儒不通變耳特背公而營私耳臣愚欲乞
陛下速降詔旨革經義科許天下之士習詩賦以應
選仍所問之策禁絶虛無惟求古今成敗可以為後

世鑑者及通于時務而有謀斷者則臣將見得人之
盛又復如祖宗之朝而致治之美高邁于熙寧之初
矣　陛下若能奮發廉斷用臣之策則武學足以得
虎臣德望足以搜遺逸制科設而不世之才出矣經
義革而博學之士至矣　朝廷之人臣未之信也
陛下今日縱爲權臣詆毀而不用其策然他時經義
不足以得偉才亦未免用臣計也與其進用于已事
孰若決行于未然幸願　陛下裁之然科舉之法又
有大不公者臣亦爲　陛下縷陳之蓋比年科舉多
爲富兒貴族于詔音未下之日預以金帛交結出身

之官又僕賂監司必差此官以赴本州考試固有得
門日宗旨以歸募文士而預爲之者有得成篇以歸
僕入場而寫之者有得一古字三場通用爲默記者
有與主文故舊以平昔所講之題而問之者有主文
受其賂自斷決得優賂才能之人而成其文庶使不
辱于選者甚至考官之來有求見于道周旋卽者有
受燕于舉子之家者有攜使客而來陰求賂賄者其
所差封彌謄錄之人又多受豪族之賂預錄才能之
士姓名與之處其軌已于封彌處陰爲之記或優尋
而竊者有之或投于井者有之或鄙其文詞使讀之

無叙者有之封彌謄錄官又徒偷負而不覺察故空
彌禮闈之嚴有司以歌酒自適殊不以考較爲慮洎
其及期則除私取之外不過妝拾文理合己意者足
其窮而已故前期十日而其名已達于外者有之臣
嘗求中程試之文而讀之其間未必皆無病也或昧
于古今而以漢爲唐者或不通經旨而誤引證者或
全錄前輩時文者或使故事而誤其姓名者或以神
祖而爲祖考者綴緝不根之語而不答所問者色色
有之致有士人指考官受賂之污揵舉子謬中之失
而訟于有司則上下互相掩覆不爲詳究故與其選

者人不以爲榮或書不知經而識字有數者有之或
誦能時文而不知經史者有之或壓垢齷齪而言語
無味者有之或屠沽博奕輩而誤墨成蠅者有之此
皆緣賄賂不公考較無術故也嗚呼　祖宗科舉之
法本欲網羅俊彥其弊至此不識得若輩可與圖治
耶至于孤寒之士棲遲于道藝之域休息乎編籍之
圃博覽強記好古有素談經可以重席下筆幾于有
神者反以空囊敗橐無爲先容遂不獲作者紛紛籍
籍甚至有知其必不與選不能與群輩較短量長于
是適戲高臥而不就試者有之此非科舉之法不公

也有司受賂之弊也亦以經義多荒唐之語而能為
空文者一人而兼數人故也故凡士人將就試則預
採時文膾炙人口者以經意分排門類每一門撰義
數道從其入場即以所問之題而參合辭意相類者
依本謄錄謂之迎題或預料有司所問之題而撰成
全篇至有五篇皆備略不措意者況此等科以來每
一義預兩學前後傳寫不啻數十篇者有之其辭意
不出乎此有識之士不欲襲蹈其迹或穿鑿而為曲
說後進無識者或全錄而不更一字有司亦不能悉
究至于糊名一判則濫進者悉皆無據信乎經義不

足以得人也若選以詩賦則前弊皆可革蓋詩賦不
可預成縱可料題而為之亦不過得其事寔而已其
聲律逆順非敢苟也如是則彼方為己猶且不暇何
暇及他人哉臣愚欲乞　陛下察臣所陳垂憫孤寒
之士無負其稽古之勤嚴降　詔旨痛懲此弊應今
後科舉有考試官受賂挾勢而私取人者許士人陳
訴監司考覈得寔者悉同受枉法贓坐罪仍乞關取
士一切法度乞行嚴察無襲前弊如是則孤寒者得
以進身矣此臣所願陳者七也臣切觀天下所以入
于衰亂者皆沿冗食之民衆而無補之費多故

國用乏而軍儲不給也臣愚欲乞　陛下明斷一切
冗食而無補者悉行罷廢以充軍餉則養兵有糧而
無匱乏之患矣臣竊見　上皇為奸臣誤　國壞亂
綱紀漸次陵遲欲去前非尚賴　陛下振而起之革
而新之則功業昭著而規模宏遠矣若規、于仍舊
貫而不能因革損益則天下何望于　陛下
上皇何急于禪位也蓋　上皇所以下罪己之詔而
禪大寶于　陛下者亦知其為奸臣誤謀法度隳廢
無以文持誠欲　陛下為振其頹綱而已或謂三年
無改于父之道然後為孝者又乃儒臣不知權變之

言也臣謂方今法度有不便于民不利于國者當一
切更張之正孟子所謂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
來年是也臣所謂冗食而無補者何也臣觀天下神
霄宮是國之大蠹也亦蔡京王甫誘致奸黨共以妖
術欺　君罔　上故創此宮脩飾華嚴所費不貲四
時祭醮又靡國用謂之知宮者不過挾勢欺民窺財
養婦飲酒茹葷不脩身撿持崇道之勢而動欲與士
大夫為等伍肆為奸贓溺于惡網者有之求其精虔
祝壽者蔑如也謂之冗食而無補信其然乎況天無
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之歸者本一也今立而君于宮

中者其意安在哉此蔡京欲為王莽之篡故陰令林
靈素以妖言亿 上皇而為之其意欲為分天下之
讖也又況 天子所都者大梁四海九州莫不賓貢
于此今遍滿中外州縣皆立王宮是亦蔡京欲兆各
據有一方之讖也 祖宗之朝有為此乎祖宗之臣
肯勸勉君父而為此乎然則今日所以亂者未必不
兆于此也臣願 陛下速降詔旨悉與羅去所有知
宮道衆各令還元觀仍給還其宮與元住僧改正寺
額所有儀像乞移于玉皇殿配享此亦臣慮
陛下不欲毀去恐傷父子之仁故也然 上皇英斷
能以理推今日之難如此欲安我宋二百年之
社稷則豈宜以一己而防天下之大計哉此特土偶
人耳毀之無毀乎 上皇之盛德而足以成
陛下之大功則毀之亦無害也所有神霄宮田多者
五十頃少者不下十頃所養之衆不過十數人而已
況不能與 國家之緩急徒使之斂財于己以為私
計臣愚欲乞 陛下悉委守令拘收其田立課召民
承佃所納税租及宮中見存養之糧悉充兵儲又籍
沒天下宮中供器亦可以為養軍之用寔良策也臣
又觀天下應僧寺多田者或至百頃而養僧不逾百

員者有之故凡諸路大禪刹多者為奸猾之僧賂賄
監司郡守而求住持酣酒嗜肉而不為梵脩者有之
營私匿財而不養僧衆者有之狂瑞優倡而不脩戒
行者有之故每住一刹則斂 國家之常住以為親
戚之私藏者比比皆是臣愚欲乞 陛下詔諸路專
委守令應律寺則契勘見存僧行數目禪刹則契勘
逐年所養僧行數目並無量數支給口食田外餘者
並沒入官所有税租即量出之其田亦募民耕以所
納租為軍儲與其為猾僧計會之餘則孰若為養兵
供餽之費所有道觀亦乞依此法仍天下諸州國忌
齋錢欲乞罷之國忌日令禪刹自備齋食則計天下
一歲之所省者亦不輕矣願 陛下無猶豫也臣又聞
祿者所以代其耕也方今有官君子養之既有常祿
其所任之處又或有職田之俸君人者一視而同仁
則均有之可也今又或有或無而不均或多或寡而
不一臣為 陛下今日計莫若下詔應有職田處悉
皆罷去所納租米乞充軍儲 陛下能用臣三計則
倉廩實府庫充招軍雖衆無患乎乏糧矣此臣所願
陳者八也臣又聞君以兼聽博攬為德臣以獻可替
否為忠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是

故立敢諫之鼓置誹謗之木開言者之路來天下之箴此堯舜禹湯所以昌也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比桀紂幽厲所以亡也臺諫雖卑實可與宰相等何則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發摘有過百僚震恐莫敢爲非義者實有賴于此蓋御史臺爲朝廷之綱紀臺諫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矣臣聞頃者蔡京專權俱人議己之失欲掩

上皇之聽于是所舉擢而進之者多其死黨阿諛順旨共成奸惡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諫官久虛而不除臺官取庸以充位故苛吏豨役民失

農桑之時獄官深刻民受誣殺之辜守令奸贓殘民害民滋甚而朝廷大臣方且愚弄綱紀有同兒戲陰懷叛逆欲分天下而有之無肯爲 上皇言者浸淫日久遂至大亂幸賴祖宗之靈六賊奸計屢敗未至篡國而已嗚呼臣聞去年春金賊初起邊臣告急奏章累至蔡京父子匿而不達乃收拾金寶恣自爲僞在朝大臣亦皆作去計略無一分捍禦之意直至寇漸逼乃始奏聞此臣得之于陳東書也臣始讀之不覺掩卷浩嘆國家何負于大臣乃爾耶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豈虛言哉既而忿氣沸膺恨不能仗

劍悉剖諸大臣肝膽而食之未足以快臣心也臣亦知其所自來矣蓋本于不能擢臺諫之臣使常言天下之得失故至此耳尋復竊聞 陛下優選忠讜之士以任臺諫之職臣未知黎民赤子之幸也于是洗心傾耳以俟其言天下之大利害試以觀 國家之得人想望風采爲日久矣今得其言不過紛紜細碎未有大過人者又豈太平而全無可言耶抑亦持祿保位而不肯言耶畏罪譴而不敢言耶爲權臣抑塞而不得言耶以謂太平而無可言則干戈正此紛擾營夷尚未賓從政事風俗浸已不振 祖宗法度廢而

未泰四海俱無歡聲黎民悉有憂色 天子未必皆善大臣豈能無過非可謂之太平也若欲保位持祿而不肯言則未得位者當脩其辭既居其位者當死其官如其爲身謀盍亦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乎豈可以爲一己之私而廢天下之大計耶若謂畏罪譴而不敢言則明主不惡切直以博觀忠言不避重誅以直諫折檻而呼頗得從龍逄比干于地下游者果何人哉身在諫職則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矣豈宜畏罪譴而緘口耶若謂權臣抑塞而不得言則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置

匐于地而求退者能使上斂容而謝者其誰敢言路既塞則高飛遠擧為赤松游可也不然則嬰逆鱗而干斧鉞之誅可也何苦畏權臣不敢直諫哉臺諫之臣知此而不言則是負　陛下也不識今日之所謂諫臣者果有面折庭諍如王陵者乎有守節死義如汲黯者乎有刎血汙車輪者歟有出行避驄馬者歟臣知其必有無也蓋天下之士多能載于空言不能見于行事往往在布衣時則能忠言直諫雖犯主之顏色而不辭及其處之以諫諍之職則保位持祿殆有過于阿諛者矣嗚呼此輩何足算哉使臣見之當唾其面而大辱之臣願　陛下優選直臣以任此職今　朝廷之上謫籍之中布衣之列豈無其人耶陛下第明鑑而博採之又乞立法應攝臺諫官雖宰相遴選　陛下必親策于庭試以十事五事詳往古之成敗于以觀其所學五事問擢臣之得失于以審其敢言如是則可以得人矣若復以柔顏軟語妥媚相者為比則臣將見大臣擅權綱紀大壞又甚于前日矣臣聞呂元膺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德宗問其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謂如何李箸袞將賀曰　陛下納諫超越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請留元膺給事左右臣以是知德宗所以能繼文奉天之難而復治者蓋能廣求諫諍之臣而已雖一人之直尚不遺棄必置之左右而不使外任臣愚欲乞　陛下每用諫臣悉以古為法大臣朝見議政事臺諫官得隨進與聞仍許臺官退而辯論可否以陳之或三月而不進諫者罷之又乞　陛下親灑宸翰榜于朝堂昭告臺諫各宜以忠讜自立應天下之利害朝臣之善惡政令之僻違紀綱之當否數陳彈奏不宜隱情庶使敢若遺逸之士知朝廷有進諫如流之美于是咸咸然動其心哉哉然纓其冠而來游于　闕下須進其謀謨以致君于堯舜納俗于成康矣此臣所願陳者九也臣又聞上言之以為命下稟之以為令故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者皆欲以盡臣子之禮而無敢怠慢也嗚呼士之委身而為臣者雖違之赴湯火冒矢石亦犯難而竭節況夫宣布詔令以告于民其用心不勞而用力不竭者其忍違上之命耶臣竊見比年以來州縣之官施為不法以受賂營私為良圖以奉詔卹民為餘事朝夕所以念念不過燕游而已酒色而已財帛而已為子孫計而已昌

嘗以理民為務哉至于　國家頒詔本欲使天下士
庶悉體　聖意以布德化柰何守令非人略不奉行
者有之甚至其言微有彼及于州縣之官則匿而不
示逐使　天子德意無由下達故人心攜貳事難艱
苦又歸怨于上蓋積民悍俗不知　天子本有恤民
之深意而守令不能奉行徒為殘賊耳歟　君罔上
莫此為甚臣觀　陛下即位以來寬大之詔屢下然
州縣官吏前弊未革亦不過排之屋壁徒為文具而
已初未嘗見其遵行也今夫周官正歲帥治官之屬
而觀治象之法徇于木鐸蓋將以禁人則宜使之皆

知不使之皆知及犯令而刑之則是罔民矣然則先
王號令必使家喻而戶曉之故曰鼓舞萬物者雷風
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臣竊觀方今詔旨之下則所
知者惟官吏而已或　詔下逾年而民未及見者何
其風俗衰薄不足以望古耶此非國家之罪郡縣無
良吏致然也臣又觀之抗　敕命者多矣特上下相
蔽而無肯發擿耳臣愚欲乞　陛下痛責守令應詔
書到日即頒于庭以示百姓仍不問緩急悉令于要
閙之地書壁曉諭庶使有目有趾者皆得以仰覩
聖詔之懇切而知　天子有矜恤之勤則人人思奮

忠誼矣仍乞嚴責守令應　朝廷有改更常憲禁絕
民害即令施行無致稽緩或尚循襲舊風有違御筆
者即與除名勒停如是則　詔旨無患乎不宣布民
情無由而不悅服矣此臣所願陳者十也臣所進三
書條陳當世利害三十餘事實為切要然其間觸犯
臣者有之忤　天聽者有之或結怨于富貴之門或
貽怒于臺諫之官臣非不知李雲以草茅之士露布
上書遂至誅死然臣區區不避于此而敢抗直言者
寔願以身而安天下也臣初則欲乞　朝廷以一介
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說　主而使之內附臣當時

若有此行亦必烹于虜鑊既而此志不遂今日敢以
三書干瀆　宸聽者臣知　天下大利害皆備載于此
而無少遺使其言得達于　陛下而萬民受賜則臣
雖死于朝不辭也臣願　陛下明斷必用臣計則非
徒　朝廷安天下之民乘安萬一權臣嫉忌指臣為
狂生則生　陛下集朝臣而問之試臨御樓呼行道
之人問之召京城耆老而問之必謂臣之計為可行
而大臣之言為忌進也昔顏世長進諫至切唐高祖
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
國計則忠臣今日亦請以此語為　陛下獻

陛下用臣之計則賜臣以死則臣死有光輝含咲入地無恨也若不用臣之計而免其罪則臣非所顧蓋臣以寡援之身必死于他人之手矣史有之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臣雖微賤能鯁啁而敢言朝廷有直臣則天下太平矣累辱 陛下恕其狂妄則臣尚有骨鯁之言當進 天聰豈不能裨補國家萬一幸 陛下裁之臣無任瞻 天望聖脩伏待罪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歐陽脩撰集卷第四

飄然集上　　宋崇仁縣丙書歐陽徹德明著

醉中食鱠歌

君不見秋風未發鱸正肥張翰思歸心欲飛又不見田丈有客歎彈鋏為歎無魚聲激烈水晶細鱠落金盤須信江南味中絕山谷曾名醒酒水一筯未嘗廷俗客助盤橙橘薦甘酸入口瓊瑤碎牙頰扶起嵇康頹玉山滌破樂天醉吟魄烹龍庖鳳未云珍羞熟終是愧霜鱗江湖散人興不淺為羨此品常乘綸有時舉竿獲錦鯉玉脣花中爛拼醉笑他大嚼市塵流涎說屠門能快意靈運池中畜鵝多揚鬐鼓鬣戲清波知我平生嗜此癖霜刀細縷紅玉搓典衣沽酒試轟欲然歛入面春風和男兒大抵皆忼慨功名未必常蹉跎醉來擊劍歌白雪闋愁萬斛俱消磨杯盤雖冷落風月輸吟哦逸氣射牛斗無人識太阿俗態翻雲仍覆雨世情炎手援張羅丈夫富貴當自致恥傍權門効女羅雄圖自許蓋脩仰請看毫端食鱠歌

七夕後一日寄陳巨濟 并引

去年七夕待試臨川二三友從遊于吳溪闊江山氣象如在冰壺玉鑑中汝川勝槩一日而盡酒酣

發興視脫塵埃如棄獘徙舒箋點翰爭賦新詩以
攄逸氣今年七夕憂患沮喪胸意結約強進談笑
會諸友飲于邁軒眼封景物約略昔時緬懷舊事
愴然驚怛黎明欲遣人間巨濟動靜戲作古詩以
供捧腹

高樓昨夜雨風轉耿、銀河雲葉卷擘空皎月美嬋
娟領畧溪山堪指點秋光次第磨清銅一味清涼襲
庭院遙知天外鵲橋成織女牛郎會佳燕凭高飄憶
鳳樓人慇懃乞巧陳芳奠可堪目斷心摧搖砌成幽
恨無人展促樽欲得莫逆交脉、閑愁憑理遣清狂
拳白話平生午夜香燃殘宵篆凄涼此際憶年時爛
熳瓊樓興不淺

重遊寥陽洞有感

尋真曾到寥陽殿小立廊腰花影轉飛瓊仙子下瑶
臺綽約雲鬟眼波剪水沉烟斷一簾秋醉睡海棠紅
玉軟武陵歸去採年華揚州一夢烟波遠重來風物
恰依然愛日融、烟素卷洞門寂歷頓長春異木搖
猗旆天半霞衣薄、媚東風綠鎖窓前重識面酒酣
筝理琵琶曲終依約含幽怨人間名利幾時休焉
不駐空留戀桃花沉水古猶今回首碧雲人不見

和荅德秀長句

摩雲標格儒林秀濯、美如春月柳毫顛文陣轟雷
槌字勢龍蛇翻夭矯才名藉甚燭景星卓然可獨尊
南斗絺交雲路許攀躋談我詩、不離口層樓長記
登詩肩吟苦任渠嘲太瘦驚人險語骨毛寒元白危
壇俱壓倒讀之真恐化雄虹按劍徘徊方敢造六丁
收拾富巾箱貪夫探得人間寶暗中輕擲道途人相
視班論瓊玖報殊慚斐句香慇懃當想人才有能否

古詩寄游良臣熏陶陳國鎮

蘼薀興淺知無策謝絕歸來事清白亂絲心緒尚紛
如時對風簷獨捫虱會稽指古稱前戀赤水遺珠不
難索仰公學問又日新磨礱幸偶謫仙人遙知緣論
到佳處眉間喜氣常津、我懶疏跎浸淬梗欲觀来
几嗟困循飛奴寥落絕問幅渴心依約生埃塵以膠
投漆貴耐久回光借燭期知貧情均骨肉非有素白
玉琢成心始固莫學紛、輕薄兒世情翻覆成雲雨
登雲依舊高嗟哦指掌江山勝槩多佳睡風物未入
豪疑泛靈槎游絳河揭來東興須一往飛觴爛醉横
秋波層門況有金閨彥筆題麗景森吟哦悠、此志
遂何日款跤相期踏雪過

良臣會飲于仙庄話次頗聞俗子訕訶次前韵自解兼呈國鎮

鴟夷載酒神仙宅面作斕紋拚卷白飲餘指掌話平生冷笑濡需同家風昆山片玉本無瑕洗垢癡痕任人索北中空洞貯天真何止容卿數百人但見妻公容嗾面未歷子路不知津會逢博物為鑒援大阿拂拭穿因循男兒強項不易屈剪、盍他拜望塵原門車轍多長者雖不事、非長貸意詳文瞻諸儒慕紛紛誰復師班固膏唇澤舌獵英華立涸究如溝澮雨纓冠門下謾譏、魯國真儒白不多何時解榻揮金掀陶然爛醉莫落河清狂浪語文字欲不須羅襪觀綾波芙蓉仙人酒量闊況有詩客相吟哦迎賓揮雪尚如何來興扁舟須二過

遊岐原有感

秋光淡寫磨青銅舞風霜葉點胭紅鷄冠參差與不淡結家楮節扣梵宮睽翻步躡孤烟隱朧上凄涼一當風穿雲裂石聲滿谷驚飛鴈陣標時空高僧擁衲卧雲久諸方勘破心玲瓏我來參户據禪榻堂、標格對總公旋烹冰液破我悶洗腸七碗進盧仝水沉烟斷香透頂津、喜氣生肩峯傳語真隱已先去誰與壯浪吟爭雄朱絃縱事奏流水俚耳知音亦罕逢不禁風物撩詩眼強作險語慙非工安得湯休占北景碧雲之句當奇鋒會沽村酒行蓮社忘歸一任夕陽春

送吳教授古詩

公不見先朝謫仙李太白晦迹嵩山稱詩客奇禽就掌食無猜藉、雄名振京國四明狂客素憐才解貂換酒稱奇特白衣他此步花塼秀拔儒林人所則煌煌文焰萬丈長散落人間伴明月又不見昌黎巨儒韓退之天才頗脫囊中錐反刓劉僞格以正取心注手了無疑橫經太學明師道質疑辨惑為蓍龜一言曲盡教育術業精于勤荒于嬉赫然千載眷愈尊太山北斗誰敢欺二公才德冠天下青史褒名卓難亞讀之每恨世不同榛莖無由漸德化延陵先生當盛時卓犖英姿獨繼之萬言倚馬亡何待晬晛謫仙當並馳敏排異端志不接真欲礪行參昌黎筆端綺靡追造化胷中浩氣增坟墻壯年唾手拾高第錦繡文章喧帝里飄、意氣凌碧雲回視塵蹤如脫屣龍坪承命來臨川絳帳談經歷數年微言奧義潛啟發殘膏賸馥多流傳摳衣章與諸生列飲聽緒言疑已決

自嗟曾見如臨難若非先生覆難徹惜哉虛往未還
帰洗心方擬叩精微夫何瓜代忽爾至征航欲解帰
王畿秋風未晩蓮吐香蓴美鱸肥正好嘗行尖景物
供吟興剩摘佳篇拔錦囊風月翰林能継連北去禁
庭當擢用傳聞紅葉滿階前久侯高才能吟珮文章
吏部既磨肩聲聞行當冠日邊碩為霖雨穌民望庶
使嶠頭壓衆賢敏生荷德識非淺别拜辭能無眷戀
惟斬爵過二唐賢乃副承恩多士領

夢仙謠

良臣拉僕醉于臨川吳溪閣江山勝槩一日殆盡
滿飲巨觴惟恐吿竭酒酣興發猖狂不知所如往
烟遊花柳適有奇遇洒然非塵土之境醒而思之
怳如夢覺噫浮生荏苒時一夢耳而于夢之中適
有好夢焉豈容于默默作夢仙謠以紀其盛事云
知其夢者按汝風藻以継韵否

寥陽洞口風烟好枯木槎牙雲島重重金鎖遶嬋
娟滿地落花常不掃蕭郎閑說已乘鸞空餘九轉燒
丹竈烟霞截斷絶非塵凡夫蹤跡無由到高陽有客
携佳侶訪異尋幽路襟抱瓊樓飲散忽歡遊誤入蓮
壺如夢覺雲關初叩聞無人松梢鶴淚如鶯報須臾

嗟户迎者誰吳宮女兒面凝脂指點蘭堂裊烟裊珠
箔玲瓏窣地垂高髻翠袖輕輕捲半露妖饒素蓮臉
嫣然一咲啟檀脣喚我躋堂語聲軟相隨環坐一軒
秋旋列杯盤供雅宴侍風仙藥似有情競吐芳苞噴
香遠朝雲一陂下陽臺綽約標容塵世鮮黛眉輕拂
遠山青明眸斜盻秋波剪蘭柔柳弱不禁風睞起笑
蓉香酥鵝櫻桃綏啟歌貫珠夕陽花外流鶯囀曲終
依語愈含情自許芳心由未展苞藏惟恐泄真香尋
常嬌怯羞鶯燕為憐坐客俱多才拚羞試許求相見
安然若有惜花情願丐錦章鏞琬琰溫柔惠性已無
雙更聽斯言真絶艶放懷卷白不暫停酩嬛鸚鵡杯
中淺醉玉頹山卧綺窓秋水一床凝角簟悠颺好夢
入巫峯淺淺海海興正濃遽然驚覺一何有點綴餘
霞散眼封依約餘香猶滿袂行雲縹緲已無蹤壺中
天地古來有默想風物逢應同我聞劉阮曾逢路武
陵避逅如花女靈丹咀嚼頓輕身晩洗紅塵已仙去
又聞仙去有蕭防曾耦雙成飲玉漿一朝誤入華陽
洞于飛終許學鸞凰仙凡異境無憑據每笑前聞但
虛語豈意親逢事偶符始信人間有奇遇帰來燈火
欲黄昏隱几無聊暗追慕濡毫試作夢仙謠瑞欲夢

褪重默想

朝宗以詩見贈叙從遊之樂展其意作古詩謝
之恵簡敦仁德秀

延陵有偉人遺我錦繡篇楽、蕩醉眼眸、筆春研
卷阿細考覈字、皆青錢知公大瘦生苦吟睎閬仙
冊擬後　錬落紙人爭傳亦常慕坡翁汗漫如湧泉
有時醉風　月健筆揮雲烟冷飲味古昔詩話珍盈編
味點寓深古讀之心灑然公才本現瑋那復加雕鐫
恥与俗吏偶杜門宗聖賢豈意闒茸輩辱公例屣延
傾盡頓忘形披霧呈青天襟懷未易測醉中頗逬禪
間亦不自揣効顰西子前驊騮趁逸足駑駘烏敢先
但欲偷格律引玉時抛磚每荷不鄙斥珠璣貽我偏
樽酒結詩社卓犖俱洪川風流王世子遠抱貞曜肴
食蘗腸亦苦志操不少遷季子金閨彥高吟常醉眠
四明有狂客解龜須見憐偉哉三二友才名足聯翩
休歌出無車休詠寒無氊得錢即相覓爛醉清平年
排悶强裁句攄眺塵中緣風雲會遇自有日驪珠不
到終沉淵公不見新豐旅人時未偶鳶肩沽酒流塵
培謀猷一旦重朝廷始信男兒暫奔走

讀揭伯徽舊詩軸

劍氣光芒射斗牛劍池風物占清幽天教間出英雄
士人獨推蒋翰墨流發爲詩魔生太瘦常因清聖肆
狂遊高吟逸軸成何事可惜升平謾白頭

寄周居安

周郎辭氣帶烟霞凜、秋霜嚼齒牙塵尾動思談吐
屑筆頭逸想夢生花三年幸獲從遊款一別那知歲
月除遠辱飛奴傳翰墨顏筋柳骨儼秋蛇

秋試下即事有感寄國鎮

籬角金英噴異香杜門吟絶獨持觴風掀脫葉橫斜
舞雲襯平林淺淡黄寒管有情增哽噎野花無緒伴
凄涼不禁景物撩秋眼剩与新篇付錦囊

戲促朝宗酒約

雨收雲海湧金盆簾捲香然破篆紋冥陸無心酬白
璧十千有約醉紅裙哦詩誤許聯師服載酒真當過
子雲待逭秋娘呈妙舞春衫乞把水沉熏

朝宗和復次韵答之

酷愛傾銀注瓦盆醉眠嶄蕈展波紋尋春倦躍青驄
馬訪異同拖白練裙漫記鶯腔塵几格要看象管埽
烟雲錦囊拾得詩無數一炷沉烟透甲熏

約吳公美裴李騰同赴會次前韵

伊誰汲井旋埋盆喜見荷錢點浪紋小立不妨人解佩閒眠應有客書裙未飽靈運吟春草端憶長康醉莫雲頑我從容尚無躁韓公何惜為三薰

春日書事

舜、園林照日遲花梢經雨浸臙脂輕烟薄縠籠深塢細草援苴醮小池暖力着人添醉聖韶華入眼通詩脾賞心不惜千金價冷笑閭閻數米炊

春霽

繡出園林霽色新長郊芳草綠無垠日籠瑞氣輕浮幌風掠花芬暗襲人蝶慕窃香爭趁暖鶯思求友鋭

啼春試將何物洗詩胆活火調湯潑玉塵

臨溪弱柳

柳美嬌黃暖律催臨溪約略䕺殘梅鴨頭春水回環綠鴛甲屏山掩映開媚日依、籠霧閣搖風裊、拂烟撓柔絲恨不同攀折獨立江臯首重回

過般若寺納涼

火雲亭午欲燒空避暑聯翩過梵宮磬韵喚回蝴蝶夢巾紗立破芰荷風竹林逍客欲云往河朔高人與未窮誰似湯休能處病索詩吟咲府相迸

原上晚步聞笛有感

一笛誰橫透晚空傷懷真作烏窺籠解貂換酒無知己拾穗行歌喜屢豐沐雨秋山迷眼碧舞風霜葉點溪紅老農直杖來相問藉草高談夕照中

遣興示子賢

安貧萬事秪隨緣囊篋空乏一錢濁酒難賒應有恨焦琴屡興已無絃飯盂抄雪唯求飽茗盌翻濤喜自煎錦里先生有詩卷破愁時誦兩三篇

傳盃居士挽詞

寄蹤江湖佳十年桑榆投老遁林泉知人襟抱藏英鑒奇我風標喚謫仙妙論禁花今已矣遺編夏玉尚

依然桐焦里巷知音少我對雲齋欲斷絃

遊盤龍涉傳盃有感蔿朝宗

招提清曠羯來游潑墨嵐光眼界幽黃絹碑亡思子禮碧雲詩好憶湯休風簷日送書空鴈烟塢愁聞喚雨鳩銷爍睡魔浇茗盌殘臘拾得一簷秋

陳欽若時寓盤龍作詩寄之因紀吟咏之美

凜、水霜嚙齒牙沉、清夜詠簷花摩雲氣逸千星斗落紙詞妍帶綺霞醉掃屏烘茶渴驥困紆豪管引秋蛇擬尋紅樹賡詩社却日揮戈不許斜

良臣聚飲梅仙庄和多字韵

牛羊茁處綠駢羅幾載鷗夷得趣多麈尾談清爭嚼
蘚筆頭草卜拚龍鶴杯行白卻紅裙飲詠罷人傳句
雪歌採摘溪山憑句法倚風拾得只長哦
讀傳盈居士舊詩軸有感
黃鶴凌雲不可尋遺音流落感人心未頹綠髩留難
駐明月清風古到今韞櫝有時驚卞璞絕絃無地置
牙琴傳盈蕭瑟傷心處一局文楸鎖竹林
諸友來與拉謁吳朝宗因次韻
扁舟乘興叩寒門閑户先生不讓孫白雪郢人親到
耳青天廣客迎披雲吟行牛渚載佳句坐對雞豚嗜

古文淡泊交情俱耐久幾多蒲酒奇琴樽
朝宗見和復自韻謝之
拾得佳篇李賀門驚變重錄教諸孫清于月夕瀟湘
水淡似清秋太華雲發藥例杜雲騰馥釣深雁宴與
玄文何時紅樹尋詩社琢句令傾瀲灩樽
歸途遺興借朝宗韻簡叙仁
緩著歸鞭水石鄉息鞍箕踞小橋傍烟滋竹葉叢叢
玉秋着蘆花一岸霜淡眼溪山增爽氣襲人蘭蕙破
幽香擬提吟筆杜洪爲反笑妃嬪不自量
白鶴橋復用前韻

旗亭解響詠江鄉屬玉雙飛綠潤傍水墨園林初過
雨青黃撥摘未經霜爲霓雲液洗腸與覺撥春醅破
鼻香回首還驚烟水遠向來清味法思量
遊華嚴寺題誠齋
欲進三伐叩禪關淨洗煩襟水石間識景碧雲俱掩
斷深藏綠竹頻招還龍涎一炷香清骨琥珀盈樽笑
解頤頻約高傳名逐日結茅來北伴長閑
和顯道筠軒有作
欲引秋声竹捷移吟烟時一啓柴扉了無俗
眼每有輕風襲客衣地僻不知炎暑老身閑潛覓道

心微芒、塵事俱藏殺蓋偶閑閑較是非
和顯道借韻書懷
投老歸休六逕溪杳無聞聲故敲扉紅藤舊策扶危
杖白苧新裁養素衣落紙詩才增綺麗揮犀禪語愈
玄微無心深得烟霞趣冷笑人間萬種非
借前韻書懷呈顯道
結茅高隱倦奔馳竭、無人叩竹扉快意未能榮駟
馬寧親且爾戲斑衣躡雲騰踏終當隱釣渭栖遲豈
久微洗垢索瘢何足卹爍金衆口任人非
和世弼醉贈顯道筠軒

北牎高隱傲羲皇旋種瑯玕列砌旁端許鸞風同逍
戠不容燕雀亂翱翔侵床綠蔭宜敧枕拂袂清風快
捧觴好是雨餘良夜午夢回添得數分涼

和世弼蓼花

粧點千叢照碧流穿廿淺汀對清秋白蘋許共採風
細黄菊斂同占景幽羞泄異香招舞蝶獨施繁艷伴
漁舟情膓醉眼牽情處贏得淒凉一段愁

和世弼雞冠花

芳名從古號雞冠赭艷醒然恰一般不語家牕何足
賞雞通西谷謾勞看倚風縱有如丹頂過敵應無似
錦翰空賞栽培汚庭砌到頭不若植芝蘭

宿世弼書館

暫向雲齋借榻眠窓風一線晚秋天淋浪樽酒狂摘
句照閃禁燈伴論禪盤角竹声時淅瀝廣庭桂影美
嬋娟話窮依約方成夢喬聽踈鍾到枕前

謝人惠紫竹杖

王獻琳重惠龍孫策嶮扶危價莫論爛醉懸錢遊洒
域狂吟步月打僧門虛心尚有凌雲操勁節元無染
淚痕寄語香山居士道朱滕從此未爲尊

招顯道世弼飲

桐去飄萬近重陽菊綻籬邊葉葉香雲破晴空書鴈
字雨餘沙磧列鴛行賞心擬結東山會巻白交飛杜
海觴爛醉眼封多勝槩一時收拾入詩囊

歐陽倚楼集卷第五

飄然集中・　宋崇仁西晋歐陽徹德明著

題道觧中以詩示教因和韵復之

枕磚覓句試相招遠屏高軒過寂寥教約荷公紙發訖功名漸我劲題橋詠霏玉屑驚人聽歌和陽春滿坐謡投轄苦留、不住歸時明月掛旋霄

重九日醉中與世弼遊華嚴

撥雲來謁野僧家剖暖秋光望裏賒檻菊凋零金蕊碎庭花裊娜玉冠斜（有白雞冠盛開）遣懷詩筆摛春錦破悶茶甌捧雪花却笑遠公延靖節何須把盞醉流霞

和前韵紀登高醉中景示世弼諸友

芳晨秋興浩無涯結客凭高酒旋賒送目書觀雲縹緲狂歌誰顧帽欹斜笑他子美看茱實要學樊川插菊花饒説今年幸逢閏再期携手躡烟霞

世弼再和見贈又次韵復之其詞皆闘其詩中之語

功業未能光史冊醉吟且爾會朋遊潜心深造詩書府摘句斬驚翰墨流華野耕烟須釋未蟠溪釣月暫乘舟風雲一旦逢知己直取三公位黑頭

三尺絲桐追古意一牀文史伴閑身寧甘岑寂配前哲羞逐紛華溷世人遵轄喜投延上客萊衣時戲奉偏親由来善惡如水炎記述于令動擇鄰

世弼和酬因继韵以贈之

快意不憂原憲病脩然常作子長遊胸中氣焰摩星斗筆下辭源倒峽流閱子家風惟啜水龜蒙活計在漁舟杜陵大厦多詩苦白雪無情已滿頭

擺除塵網紫纒累占得壺天放曠身世業文章俱拔華家傳清白耻求人鼓琴頗著賓和樂晨飯桑門淡以親閑説甑塵雖屢矣不甘貸粟向諸鄰

是日天氣乍晴頗快人意因和韵拉世弼謁傳岳

風剪梧圭欲晚秋溪光山色稱情遊聯翩雲水宜搜異使前闗闗耻涸流相視老皆投接夠無心誰復似虛舟紫芝眉宇人中瑞一日常思一聚頭

袍襟帽角走紅塵可咲崎嶇一病身試拉竹溪山裏侶去尋廬阜社中人（傳岳晚年學佛得趣）飽昭役逐離難獻吏甫風流幸許親雖忝尚為千里會況滋咫尺接墻鄰

和子賢對景有感次九日韵

醉撥春雲一甕香潜欣積雨破秋陽燈龕宜入詩書府錢杖嘯吟水石鄉忘慮不班潘岳輩養恬難斲廣

平腸賞音誰謂無蕭颯時綴雄文弔戰場
建中見菊于希喆因戲作四韻寄云
丐菊東籬帶晚煙持觴獨放竹溪仙擬携賡唱社中
侶來伴沉酣市上眠清狂能詩曹不速廣文嗜酒恨
無錢倘蒙閒户同轟飲一斛蒙頭也百篇
和韻戲索建中和詩
功名未許冠凌煙琢句投囊學閬仙璽王要令神物
護探珠豈待老龍眠賓王頻欠新詩債子美回償舊
酒錢自古逸才多添器醉來宜酒李袍篇
傳岩小酌于華堂因繼前韻紀贈岩叟

適截雲岩古景幽烟霞常伴赤松游陶、經醉霸千
古落、誤貫九流恭受猥蒙迎倒屐追尋常欲棹
扁舟終桐古調無人識每辱知音為點頭
磊落胸襟造道真江湖十載自由身雖無偉績留當
世恰有清名異衆人甪里先生常約友杏小居士每
求親枉衣殉我雖發數賴德詩翁誘善隣
世嶼讀白樂天放言詩放其餘依前韻作數首
見寄因和答之亦效樂天之體
如黃巧語何須聽似海侯門豈足游太華崇高無棄
土滄浪合并納纖流未要李子榮親卯已買陶朱佚

老舟藏器待時須大用恥爭蝸角與蠅頭
驅馬華軒終得志簞瓢捽茹且潛身隋珠莫彈排空
雀和璧休投按劍人畫史解衣須遇鑑齊門鼓瑟信
難親索瘢洗垢從教謗滌雪襟懷與道隣
搏鵬休笑蓬蒿邊燕雀豈知鴻鵠遊翺鵄賢愚終莫
域渭涇清濁自殊流綆長方可探深井水淺安能泛
大舟獨愛樂天吟着句輸贏待局終頭
言行樞機宜慎發利名韁鎖苦縈身無非入市攫金
客誰似臨岐抱璧人鴻雁弟兄猶列序虎狼父子尚
相親刀錐不用爭蝸角請學當時鬪覚隣

世嶼原上晚望和韻見寄因復之
綠消暑露滿空秋念遠凭高隴上游一片孤雲生遠
岫數聲斷雁落寒流風前無緒愁聞笛天際何人誤
識舟步月可尋岩下叟試將圖玉鎖神頭
鳩杖吟行咲撥雲我疑賈島是前身名高鄭谷耕烟
叟樂過嚴灘釣月人俯聽鳴蛩爭唧、潛窺宿鳥各
親、田家有秫俱篘酒衆與何妨過訪隣
明堂教降改名者例許入縣世嶼知前韻賀余
次韻答
勅書夜到釋幽囚朝野歡聲例快游霑、庶官咸被

澤噲〻多士起承流瑞雲思献安邦家豹月慵尋泛
宅舟寄語淮陰休咲我秉時指日跨龍頭
太平聖主訖如雲屢露冰思及此身聲類春雷滑起
艷光同秋月凑臨人網羅遺逸考求助旌表門閭奬
事親猥辱錦章慰参辞倩冠終不許卿隣
　顧道和前韻見贈因復之
咳唾珠璣世所侵執鞭殉我幸從游瓊枝不棄蒹葭
倚鯨海旅容満清洸月夜狂吟揮象管花時爛醉泛
蘭舟錦囊辱擲新詩格高壓唐朝李杜致
肯、藉甚伯夷倫抗志孤高不辱身術手懶陳尧殿

案拂衣帰作傳岩人荷公每許青雲器斬我帰栄白
髮親劳力會猶知所祝庶令雲耽見南郡
　顧道庭中有白雞冠花爛熳作雲容歌賦庭中
　瑞氣詩以寄余次韻
雲湧中庭萬異葩紛、郁、疊輕紗瓶光雖屢仕群
日薦瑞由來慶一家雨洗晶熒飄玉葉烟滋淡衍蔟
瓊苍多應縛竹東鄰女来伴仙翁唱伴霞
裊娜雲容献瑞葩暁璽軽翠認籠紗喜施繁艶迎詩
客羞寄清香入酒家姚質本能兼五德芳名令遐冠
群花可憐一種婵娟態醉倚秋風臉有霞

夜讀无容艮臣登雲閣上落軸因走筆作詩以
寄二公
登雲閣上二詩仙不共凭欄僅一年耳令高談增企
仰日驚健筆憶攀緣按藍環翠應依舊轉穀流光已
屢遷秪憶醉吟風月處数竿脩竹带軽烟
寄艮臣一篇
耐久交情古所難松筠高節實能攀弗思小怨心懷
恚惟嗜狂吟笑解顔捲口任教華似錦忠言列底臭
如蘭龝憩不識奇男子窺管徒知見一班
　顧道世獨過槳屢小酌醉中顧道以詩見教和

謝
鳩杖先生過草菜竹林結客笑對杯盤推冷炙非珍
饌樽貯香醪旋潑醅主屑揮犀談倚吐烟纹入面醉
頹閑日愁聞茸親餘論健笔時觀吐鳳才
　州學贵中庭上作
漠、陰凝水墨天雨絲成陣拂窓前千層疊巘籠輕
霧一带澄江鎖淡烟帰思似雲空散亂名縦如絮尚
留連當時錯笑悲風賦今日閑愁切與然
　寄賴章澤民快軒二首
寓意標名氣象雄快哉豈為一襟風瑞期騏子窮柱

敏早向蟾庭射策通奔逸佇當躋捷往接遲暫此寄
塵蹤過門大嚼徒虛語未若芝蘭志不同
快矣標名厥趣高端能教子振風騷塵揮捷辯重瀉
庸筆洒新詩奪宗袍冷笑三投方鑑玉雄圖一釣使
連鰲行、指點青雲步烜爀英聲雅譽覺
讀余達辰舊唱和詩
哲匠居蹐鉤水傍筆端疑化劍鋒鋩雕鏘麗景春工
巧煅煉佳詞武庫張字、淋澄清始月篇、耿介烈
含霜樓成白玉歸天府擲下珠璣滿錦囊
謁希哲不遇軒上走筆
一軒虛敞靜無塵笑揖逢李作主人與似子猷來訪
戴情同荀鶴誤尋真重披樂籙聊忘倦倒聽蟬吟試
爽神鞭得好風知我意幽香拂掠襲衣巾
和希喆軒上韻典友游華嚴五雲峯
劍戟峯攢迴絕塵搆羅宜謁社中人雖無持酒邀元
亮恰有清談敵季真漱玉泉聲清洗耳露雲香樓靜
頤神丈公況是忘形侶不詩林宗折角巾
題良臣登雲閣
翬飛高閣勢凌雲端擬雲衢致此身直躍魯梯千尺
峻高攀蟾窟一枝春廊然眼界同霞域快矣襟袍絕

點塵翳鬢麻姑學上景方平應約此相親
丹巖振起拂雲端平步危梯入廣寒敞庭佇當騰鶴
馭飛危終擬附鵬搏半天風雨凭欄詠萬里江山指
掌看十二樓臺多勝槪慚無詩思剪裁難
和人題會樓
朱甍飛峻勢凌烟叅白樓中悉謫仙枕地楨能逃外
果漱瓊瑤飲挂前賢雲屏環列蓮壺境花錦均鋪水
墨天滌濯吟魂強裁句詩成冷笑蒲囊錢
秋日居山八事
謝絕紅塵為種非杜門知掃下書幃聖賢若許同仁
傑子弟徒教詖實感反復始知往古遠沉潛愈覺道
心微自慚聞見多違闕何幸慈親屢斯機 右讀書
親灌疏畦幕漢陰不辭抱甕汲泉深擬為元亮蕭條
處豈有樊遲負販心剔去荊榛俱絕蔓栽培桃李已
成林光發燕麥元花辞劃地蘩華直萬金 右治圃
霜刀頻洗碧瑤玕中畝清陰透膽寒為去殘枝藏毒
虺端留密葉隱鳴鸞荒榛斷棘尤宜剔直節堅剛豈
忍殘擬倩蕭郎揮妙筆一時收拾畫圖看 右洗竹
同傳種法日東坡晉喜春來活者多不遣牛羊殘物
性更資雨露參天和氣枝終擬棲仙鶴雲葉行看施

女蘿縱與蔦茶暫同拉大夫封寵竟輸他　右孤松

振衣拂曉蹋松扃月淡風輕酒頓醒密竹含烟爭滴翠幽蘭浥露遠聞馨晴高潔蟬嘶柳閑美優游鹿食平試枕碧流端洗耳白雲深処誦黃庭　右早起

一抹輕烟鎖遠山眼封蕭洒脫塵寰投林宿鳥相呼喚出草飛螢白往還吟擬停杯邀月飲醉斬支枕伴雲關回風拾得新詩句獨倚高梧笑解顔　右晩望

洒落風軒枕簟涼高眠停午夢何長轉為蝴蝶徒虛語游過華胥秖妄狂喚覺始驚俱幻化勞生頓悟提乾忙撥頭斜倚屏山久孰較無如醉玉漿　右晝眠

星鋪萬竅絶紛華獨泛琼觴覿晩霞飲罷仰天歌白雪醉來攲匝拂青蛇伴邀佳客推明月樂奏清声打亂蛙欲學廣文事焉節恨無細雨落簷花　右夜飲

和友人摘花

薰風吹從絳香囊碧玉叢中巧剪裝剸對炎曦爭灼爍羞同凡卉競芬芳動人來把驪珠吐招眼潜將蜀錦張詩思為伊牽引熱暗隨蝴蝶夢池塘

寄良臣

耳冷清談倏半年渴心如憶類頭泉自慚託跡多南北無復從游學聖賢莫謂卑飛同斥鷃已全高潔慕鳴蟬荒涼不厭幽居趣假道何妨試著鞭

子賢同游岐原

扳関結客叩禪扃拾得林間一種清倚杖細聽黃鳥語捲簾遙指碧雲生清風麈尾驅塵態春露甌心破宿醒便擬躬耕傅岩下飄然沒世未留名

和友人春日山中即事

斂翅歸來口欲緘結茅遁跡寄於岩鞫鞠話耳弓弾蘚苔、閑笑寒蜂空採撲靜鵓鴣語呢喃倚然頓釋人間累設穽難防餓虎饞杜門却掃絶機緘旀節端如萬仞岩澗底無礬休擲釣路傍有草情誰芟杖標嫩竹敲風細支枕幽禽鬪語喃底事曉來無扶弾為娘屋上集烏饞

和友人同游普安

碧雲章句暴湯休結客來尋物外游茗椀翠濤能破悶碁枰飛雹共忘憂須泉況味恭師正愛竹標懷亞子猷好事不須沽酒引一溪風物自相留

拉友人游普安進和前韵

失手推門似可羞聯翩宜作赤松游巻達消恨本無限草對忘憂自不憂拂榻禪窓觀俗慮揮犀塵空論嘉猷支郎况頗能詩活滌澀吟覗為少留

習德秀還酒會
綠鎖窓前聚首時戲彈圓玉偶輸擲侑觴既欲携紅袖送酒何妨達白衣酩酊預期帰倒載從容瑞約話玄微揮戈直使頹陽却不計西風隠半帰
德秀和詩意似有激而云因次韵漫之
闺語紅塵未偶時醉吟風月且忘機囊空不羨千金璧道在何慙百結衣洗垢任他騰口謗養恬尤覚道心微孫陽一顧盬車驥趁逐方驚動中規
朝宗雨中醉帰為娼女所笑戲作兩絶因徙其韻
雨裏輕塵步武遅墊巾帰士武陵溪紛紛誰認神仙過揃掌瓊樓笑女兒
襟袂龍鍾破雨帰玉人驚咲若耶溪恨無款段馳春往故、遣難眄阿兒
臨川戲留友人
小童澤涸欲金流小雨簾纖陟變秋河翔欲徒方快意鱸魚帰興不如休歌殊況有飛瓊侶結客當為擲菓游一曲陽關腸断盡未應閑此不遅留
小人生日因與友人作文字飲醉中走筆
航艇無聊獨倚門誰憐跨下有王孫揭鞭特辱過涼

惡裁酒端來醉子雲寫景錦囊同摘句瑤風玉塵細論文共欣暖子當生日戲祝遐齡倒一樽
二妙烏軒肯過門共朝獻案李公孫因覩佳句題紅葉陡起帰心望白雲坐上揮犀驚險語醉中呆翰綴雄文相忘豈假投轄待月同傾北海樽
夜過謝池小酌戲繼前韵示諸友
為憶連娃夜叩門恐緣芳草怨王孫眉彎海嶠初生月髮蟬巫峯欲墜雲金粟花殘將委燼香煙篆破不成文朦朧月映人如玉尓汝忘形共一樽
德秀和韵見酬因復之
高才卓犖冠儒門知是延陵我世孫白雪歌詩凌鮑謝青銭事業壓機雲雄固未遂羞投筆賦分甘貧恥晝文已結忘形韓孟友醉吟常願共開樽
繼前韵賽仁和詩
摳衣幸每躡府門了、慙非孔氏孫麈尾既容開吐屑是端合許見摛雲羲皇况已徵彭澤屈宋安能過廣文白璧一双如見擲鮮船壯擬換融樽
朝宗久不以詩見教因次前韵求其光和
懦手蹲踏謁推門獨酒新詩示從孫之間己嘗吟奇錦相如宜共賦凌雲高懷素蘊知人鑑斐句慙非吊

古文抵鵲果蒙投下玉玖藏何當獲櫝搏

八月十四夜建中二三友過我清話因共把盞賞月從容笑談不覺更深朦朧桂影淡泊端知是夕聚首勝池再諧佳會遂成四韵

水輪初訝一分虧結客傳觴咲語遲雲漢無端藏兎影金波恨不蘸蟾枝佐樽痛憶飛瓊侶染翰栽成感鬼詩料得中秋月應朗習池端約捧瓊卮

軒前菊蕊將從因書四韻示布諾約九日聚飲于此

菊英叢點近芳辰風掠清香已襲人端的樊川携玉液來同靖節賞金塵藏閣戲賭杯中物投轄堅留座上賓悪客不容污我社搞雲要埽筆鋒神

述懷寄仲寶

雞窓俛聚謝塵囂叉手推門懶折腰節操剛持忠孝礪胷襟常以古今澆蕭條陋巷閑三徑牢落生涯寄一瓢何日高軒追我過竹林清集共逍遥

過巴川

凭高因賦遏雲篇叓踐狂歌效昔賢未遂相如榮駟馬且尋師正傚清泉悲吟玉未經三獻羞澁囊空乏一錢典却春衣常獨酌從教卿主笑髙肩

和子賢借韻書懷

白雪歌詩數百篇賡酬樂有父兄賢要聯靖節栽門柳須倣參寥夢石泉咳唾幸存三寸古文章可媿一囊錢會須重咏高軒過嘔出新攀李賀肩

和前韵勉子賢學詩

雕鎪風月摘佳篇落筆尤宜法古賢淬礪要如磨寶劍清新漸似冽寒泉會同白句吟投錦冷咲邑文賣得錢詩社藉公添一瑞苦思須拍閬仙肩

子賢和韵見酬次答之

詩名浪得在盧前器識慚非叔度賢捉月笑他吟釆石凌雲端欲賦甘泉發硎善淬衝牛劍畝畫羞談使鬼錢平世未應徒耳、行藏終與古人肩

夏日郊亭和臺尚書韵

閒、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禪初唱菱蔓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與共追尋

和子賢夏日晚望

溪山潑墨水雲秋似綺餘霞次第收爍、拒霜鋪蓼岸斐、偏王舞蘋州杳無錦字來憑雁擬滅機心試押鷗望眾碧雲還又合數峰江上思撞畔

朝宗以詩賂行和酬二篇一以留別二以謝詩
漱醪常共醉淋浪魚目暫游漲海傍琴聽雅音彈碧
玉鳥分靈劑煉玄霜經賜錦綉篇章麗入室芝蘭無
寢香以別未應徒耳、鵬程萬里事難量
鍛鍊新詩摘錦囊筆軀秀麗汝川傍氣橫阿劒疑干
斗韵逸豐鍾不待霜遒勁狂揮毛穎疾淋漓醉掃扇
煤香珠璣喜就鮫人乞收拾瑞期百斛量
憶朝宗
飲聆舌鋒向鷄窓深媿蔬黃倚玉傍妙論乍為人吐
屑渴心欣破橘合霜頗多好景換人咲獨賞幽叢撲
面香數筆江山吟未得何時對榻細商量
寄敦仁
高才松桂根芬芳桃李根莖媿托傍眩日文章舒麗
錦超群節㮣抗嚴霜快聲未卜聞談綺補剗期攀霧
德香時遣長牋致双鯉新詩無惜屢思量

歐陽脩撰集卷第六
飄然集下 宋崇仁西耆歐陽澈德明著
建中索子賢酒債戲作一絕
阿堵物無在然矣孔方兄有少陵盍一斗酒金償未
得速來相就典貂裘
堠上人留意學詩敘于多岐未明厥趣作四韻
寄之了此一話則餘詩三昧不出簡中矣
襟懷磊落富詩情琢句端明法須聲格健要除蔬笋
氣語工須帶雪霜肴碧雲矜式存風雅黃卷沉潛學
老成鍛鍊更能師島可禪林無患不知名
秋香
拂掠輕風破異香非蘭非麝味何長飛歸玉屑飛魚
含菊碎金塵點醉杏露裏本摩增馥郁煙滋茼蔄益
芬芳佳人惹得盈襟袖剗地慵拈錦綉囊
秋雲
數片偲揚出遠山擬為霖雨霈塵寰未乘風馭吹噓
使暮被峨輪照爍逐心在蒼生常欲起蹤歸深岫暫
投閑油然一作施膏澤始趂 烟入帝閑
秋竹
森然庭列碧琅玕瀟洒陰清透膽寒落落之成棲鳳

寔團、俱是化龍竿夜深飾月疑金碎曉色龍烟認
戟攢勁節刻持君子旒王猷休把等閒看

待月

停杯邀月宴華堂苦恨山高阻興狂海嶠豈能藏素
魄雲衢終日布寒光須臾簾捲銀蟾影次第擎浮桂
子香正好吹簫恰無月姮娥應見我恓惶

秋月

碧破鱗雲皓月輪銀蟾着意露精神十分素魄高低
仰一樣寒光遠近均觸目冰壺無點翳照人水鑑絕
纖塵擬攜玉斧乘風御折桂歸榮白髮親

金鳳花

巧剪金英似欲飛恍疑平世鳳來儀嘉名獨冠群花
首底事君王尚未知

秋愁

層樓夜午轉西風眉際新愁劃地濃怪得當時潘興
宋凄涼尤怯此時逢

喜雨八絕寄顧道作

陰雨蕭、夜接晨如雲禾稼一番新康衢擊壤歌声
沸樂歲應無歎窶塵

滌破驕陽變早秋烟光清照壯山幽五湖遙想增瀟
洒誰棹扁舟繼蠡遊

浮雲誰謂出無心甘雨相、潤澤深潭底老龍徒久
臥亢陽何事不為霖

雲岀蕭索雨初晴漱玉寒泉分外清可咲蝸蟻時扶
意也依濃蔭吐微声

畫圻田龜久望雲霈然膏澤幸盈津南隣來慶年豐
稔旋酌香醪共滋唇

北窓文枕夢初回風捲餘香特地來頓倒衣裳望地
上荷花無語為誰開

霜葯瑟、戛琅玕冷透紗幮一味涼破夢吟魂正瀟
洒纖、更捧雪花香

楊柳藏鴉菡萏香水亭風樹襲羅裳秋光正入詩人
眼剩得餘篇付錦囊

醉吟

酒酣逸氣射星斗自恨無人識馬周試拂清蛇歌易
水溪山應有鬼神愁

重九前一日對菊戲書

菊吐金英已滿籬持杯指准賞芳菲有巾可漉還無
釀栽酒何人是白衣

讀蕭防還仙傳戲書一絕

華陽宮闕杳難尋空有遺蹤古到今不識蕭郎仙去
後床頭花臨共誰斟
覽丁渥異夢記戲書一絶示內人
夢魂千里入巫峯況在鴛幃咫尺中筆洒新詩宜贈
我臨風幸免倩征鴻
德秀和朝宗絶句意似有不平者依韵作三絶
以代其解嘲、
琪管將揚世罕知不辭三美試臨溪少陵若也能精
鑑休戲嚴公有此兒
藏器韜光以待時扁舟且此釣璠溪等雲指日掀頭

角鷺破扶風押侮兒
東野臨流善賦詩一字採破碧雲溪汝非羸角休音
觸不是尋常非角兒
和元詩末篇之意二絶寄友人、
功名未許書麟閣吟醉何妨晦竹溪舌在自知非久
困且將詩禮教麵兒
酒聖會須中北海機鋒誰敢觸曹溪 釗宗坐名談禪 英雄自
有回天力造化都來只小兒
歸自臨川途中感物遇事得八絶句寄秀美
信馬沿堤懶着鞭不堪回首望臨川滿懷離恨如春
夢愁聽林梢斷續蟬
欲破閑愁瑞麥腸醉中行色轉凄涼眼封無物堪遣
遣望盡江城斷盡腸
簾纖小雨破炎蒸馬上襟懷頓覺清暫解征鞍訪村
叟一甌春露醒餘醒
一声啼鳥過殘陽髣髴流鶯促晚粧記得年時倭杭
裹瑒人和笑道天涼
寸碧遙岑隱半規冰輪吹笛破琉璃因追勝集瓊樓
抄笑倩纖、抹酒危
挑盡寒燈夜欲分襟懷岑寂向誰論香殘請徹闌歌

枕髣髴音容入夢魂
啾唧蛩吟旅況凄那堪孤枕酒醒時夢魂搦、知何
處依約幽軒話別離
窓含月影夢初回一枕凄涼眼懶開幽恨閑愁本無
種根苗不識是誰栽
有寄二絶
標格全歸笑靨中相逢無奈去匆、金釵若許重尋
約樽酒秦樓願共同
情勝醉眼漾嬌波心印潛通一捻多容寄斷腸嬰麗
曲邊雲須倩雪兒歌

和子賢途中十絶

憎勝醉眼未全醒欹聽卑鷄達旦鳴欵段踏穿揚柳
月快人拂面曉風輕　右離迷陂

暫停雙槳傍蘋洲磯上漁翁雪滿頭釣破烟波深得
趣生来不識世間愁　右過西厓

凉飈未奪火雲權爍石疑曦勢欲燃忘意擬尋河朔
飲狂歌爛醉太平年　右愁熱

旗亭貫酒醉淋浪贏得林間一味凉倒着接䍦還信
馬只憂溪徑似羊腸　右沽酒

巴陵崒律試躋攀勝槩全歸指顧間笑倚松風聊洗
耳隔雲好鳥語間關　右列船上

辭閒功名屬少年笑他皓首只脩然聞名雖未枚雲
霧勉力期攀魯仲連　右奇狭溪英

索寞襟懷不奈秋雕鎸佳句且忘憂行、恰過橋南
路一片蘆花映碧流　右過橋

黃粱餐罷倚危亭茗椀瓊花助解酲旅況吟魂正瀟
洒拂鞍延還又登程　右飯僕

桐圭柳帶正凋殘匹馬至、倦遠途腸斷不堪回首
處寒雲影裏雁声孤　右有寄

寄陳國鎮五絶

德香薰郁書銀筆句添清新奪錦袍卓举斗南推第
一才名籍甚継三豪

才華拔萃東南美氣焰凌空表裏清莫逆於心蒙許
友攀麟鴈塔要聯名

未覩健筆龍蛇走拾得殘編綺、新語帶烟霞含劲氣
解龜雖醉謫仙人

鼇頭龘捲溪山秀麈尾風生議論清鮮揖何時同一
咲容雲施煮破餘酲

令暖世情諳已熟雖黃與語厭常聞適因參傳來由
脫掃酒何曽與論

和答國鎮五絶

仙風入骨楚臣騷消得明皇賜綉袍哦就新篇神物
護未饒禹錫擅詩豪

年時煮茗共敲冰標雪襟懷一種清回首舊遊渾似
夢翻然用路未知名

拾困便暇臥還先笑傲羲皇訪昔賢詔下好須同奮
躍桃花香裏走連錢

學辨癡龍信博哉風流爽甫更多才擬聯石鼎彌明
句對燭詩肩夜拾煤

吟鬢輕撚對斜陽葉埽平林夜着霜忽領詩詞雲錦

陵夜光明月耀黌堂

寄游灵臣五絶

營燧頹我絶帝嫡砥節思齊叔度賢班念廣文窮到
骨傾囊時典杖頭錢

閣苴閭閻數米炊耳根輿議噪蛙翠那知别得琴中
趣五斗由甦為折枝

杜浪年来筆有神詩如開府頻清新暗中慎莫投珠
璧道路無非按劍人

登雲勝槩脱風埃頻費詩仙賦詠才憶得平時共輩
飲羅衣曾暗裛香煤

文會何時聚德星紫芝眉宇照人清錦鷄並控尋春
馬持酒憑花為解酲

飲子示子賢諸友七絶頗愧狂斐

時来一釣會連鼇舌在誰羞舊縕袍風骨句愁非太
白高吟大醉浪推豪

江陵素之橘千株貿卑唯收柿葉書擬叩富兒謀貸
粟及門無杰足趑趄

鍛鍊新詩數百篇郊寒島瘦慕前賢高山流水知音
少不及人間使鬼錢

飄飄逸氣薄雲霓功烈蓋該管仲畢業就凌烟終有
分桂林誰謂便無枝

袍襟慣角走紅塵知埽窮經務日新將相公侯本無
種未應不及貴獄人

功名端擬位三槐發策愁無八十才寂寞雲齋且稽
古披香掐日埽松煤

不作群兒浪謗傷致身靳處埭臺霜功成野服便蕭
散會見裴公綠野堂

春意五絶

濃雲漠漠雨毛空染出桃腮照眼紅著莫異香飄几
席多情拂掠謝東風

高情忽逐曉雲空喜見枝頭一點紅祇恐好花俱有
主擬為詞客伴春風

料峭餘寒透袂衣老眉休詩燕来遲多情若被春推
柳帶眼無端覺晏移

一犂烟雨霧江村亂醒衡門暗断魂驚鏡自憐空跌
宕誰知隆下有王孫

送墨層樓水墨天柳堤花塢漸天妍教童為控尋春
馬好事誰能乞酒錢

宣和四祀季冬夢與人環坐傑閣烹茶飲于左
右誰何诸物荼羅共讀詩集竟謂先賢所述首

篇題云永叔詩微之閑達然而覺特記一句云
東野龍鍾衣綠歸議者謂非吉兆因即東野遺
事反其言而足之爲四絶句云
東野龍鍾衣綠歸食虀腸苦竟接遅出門須我渾無
礙未肯俳佪只賦詩
東野龍鍾衣綠歸凍陽何足虞男兒徹生健有孤吟
癖尚擬朝端振羽儀
東野龍鍾衣綠歸平陵投老倦奔馳黑頭我欲功名
立冷哭馮唐白髮垂
東野龍鍾衣綠歸分甘假尉志何卑詩名藉甚徒爲
爾不及熟唐鼎盛時

游春八詠 并引

清明日與二三友袁與映袂選勝尋芳躡蹬卧翠眠紅松柏陰中溪山佳處即藉草飛觴藏鉤賭酒美花婿人好鳥勸飲聯、怡、蕩、然、醒者忽醉、者復醒如遨狂客泛一葉于鏡湖似對謫仙揮寸毫于雲夢狂吟怪石箭寬清節之優游長笑獨林自得子猷之標致吐西山之妙劑疑羽翼之借生煮北范之研胥覺風流之戰勝典衣換酒清歡不減于少陵賦屐登山偉迹可誇于靈運望芙蓉于日下逸氣飄揚指僕掌于罾罟煩襟灑釋于是留情聯景命意成詩不覺累成篇什洵堪採裒因得八首揔其目曰游春八詠言雖無叙聊記一時勝槩以資異時拊掌云耳

輕風破暖

單衣初試輕寒退娟、軟風襟袖袂層樓高捲酒旗
斜綺陌亂飄花錦碎多情故把惱人腸揚柳陰中美
暗香鮮結不惜換斗酒爛醉春光能幾場
濛、春鎖美晴雨花穠殘紅烟淡婷淡成濃黛遠山

色佳芹芳草布園林依約清且新滑唇好鳥相
和鳴輕寒　作幽花一笑游人醒

嬌鶯喚友

輕煙幕、寵芳樹上有黃鸝調巧語分明喚友慶柔
情似對東風欲撥舞嗟哉彼鳥非英靈猶能求友鳴
嚶、光初淶未輕薄子虎耳何妨聽此聲

杜宇啼紅

客胖香滿青春莫猻、空山聞杜宇啼紅泣綠怨東
風錦城舊恨懷千古可堪腸斷對搏前雄圖未遂愁
無邊賴有投壺勸我飲起舞從教落醉紅

狂吟紅樹

生涯隨分便蕭散闘草楞消心緒懶尚餘詩僻窮愈工醉吟跌宕揮金盃愛携佳客闌尋春殘紅枝下細論文搜羅萬象攢胃臆筆端掃出春空雲

醉眠芳草

洗愁沃恨、唯憑酒況值郊原滿錦綉傾囊結客踏青游競把鵑曳載醇酎為憐芳草襯殘紅猛拚醉玉眠春盡覺來游眼猶增明晚烟鎖暑撲踈柳

捫松長嘯

亭、十尺凌雲表鉄甲蒼髯材獨妙班斤即斷摘未

蓮霧慘烟淒人不要我來感激對殘霞獨倚樛枝發長嘯試憑匠石規品類棟梁合自登廊廟

步日晚歸

風煙觸處歡無限倒着接羅歸去晚林梢壁月吳清輝闘揷山花笑而莞華堂秉燭競飛觴浪語清狂勝絃管採囊爭出錦段新樣、珠璣光溢眼

聖節鼓子八隊致語

伏以一朝露湛仰瞻天子之餘光萬國山呼俯効封人之祝壽德風清玉宇愛日上珠簾纖腰舞而回雪輕皓齒歌而行雲駐金樽激灔珙管鏘揚雅容俱解榻之賓致曲盡絕纓之客冰霜論極塵揮夷甫之風流錦綉詩成筆掃鮑昭之俊逸藏閣睹忘憂宗若備觴列解語花枝揄揚四海之歡心鼓舞一人之有慶試憑鼓杖略助杯行未容橘代獻三過且聽韓娥謳一曲

踏莎行

雁字書空摘星垂攬江天水墨秋光晚香絲裊、祝堯年公庭錫宴揮金盞　醉索蠻牋狂吟象管珠璣燦、驚人眼遏雲更倩雪兒歌從教拍碎紅牙板

蝶戀花拟朝宋小

紅葉飄風秋欲暮送目層樓簾捲西山雨解榻很賓揮玉塵風流只欠王夷甫　賀鉚為公沽綠醑滌濯吟魂挺摘黃花句醉眼憎騰揭手處謝池風月誰分付

玉樓春

簡人風韻天然峭入鬓秋波常似笑、一彎月樣黛眉低四寸鞋兒蓮步小　絕纓當宴瓊樓杪軟語清歌無限妙歸時桂影射簾瓏沉水烟銷深院悄

又

年時醉倚溫、玉妬月精神疑可掬香絲裊裊一簾

秋澈灩十分浮蟻綠　興來笑把朱絃促切、含情聲斷續曲中依約斷人腸除知梨園無此曲

踏莎行

羅幙風輕水沉烟細杯行笑擁東山伎酹歌何惜錦纏頭清音暗繞梁塵起　銀甲彈箏碧桃薦味琴觴飛白拚沉醉荼䕷美月晩歸來門迎蠟炬笙簫沸

小重山

紅葉傷心月午樓襲人風細、遠烟浮憯騰醉眼不禁秋追舊事約寒一懷愁　心緒雨悠、東陽消瘦損甚風流擬憑仙枕夢中游無眠久通夕數更籌

虞美人

玉樓縹緲孤煙際徙倚愁如醉偶來人遠暗銷魂簾捲一鉤新月怯黃昏　那人音信全無箇幽恨誰憑破撲花蝴蝶若人知為我一場清夢去相親

上蔣提擧書

徹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方天下無事豈無長慮遠識之士為備豫不虞計然國多忌諱奸黨盤結萬一條陳之雖謗訕之誅為不足憚其如不能必其深信而早圖之徒胥斧鉞無益也嚼舌緘脣吞聲茹恨卒服之于今日無足怪者厥今天下何如哉王室之難未解醜　之師未退任用之臣未盡忠鯁黜黎之衆未盡寧謐其他蠹弊難以毛舉固不可謂太平極治之世也聖天子綸言懇切搜求若渴而慨然應詔奮不顧身以紓九重之憂者幾何人哉此而不言此而不為奚所待耶徹也盧陵賤士羈非讀書自舍法一史退蹴丘園謝意進取欲以孝養偏親比者憤氣作心為時迅發將欲移忠于國自去年冬十二月至今年春正月披進萬言書三封所陳數十餘事皆天下大利害輒自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安邊禦戎之策盡在是矣其間逆天聽觸權臣結怨卿相貽

怨疊謗己、有之志沮所激無復顧忌且乞假天子一節深入　庭候勅以說使之倒戈卷甲屈膝効順誓殄二聖迴鑾肅王歸國以息邊塵而後已此懷此約期盡餘喘殉徹一介書生挽弓提劍非所長也龍韜豹略非所長也風角鳥占雲祲孤虛又非所長也徒以平居暇時涉獵圖史其于興亡治亂之迹粗識大槩張膽一吐忠頗能中時病而剛腸無它一報君父視死如歸故口伐舌擊決保其折而不沮也已蒙本郡連進所獻三書及備錄徹頗盡忠奉使之意進奏于朝復保明遣徹前詣安撫麾下迭選赴闕然疾

昔之餘賓窖蕭蜜行李無光未獲馳邁京國一展忠誼之志獨奈何哉昔韓退之有言布衣之士不借勢于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竊聞一路秀衣惓惓大節搣人視聽者無出閣下試為閣下言之徹是行非為身計也為民計也非為民計也寔為社稷計也脫或成此計者徹之忠誼也所以成徹之忠誼者閣下之忠誼也不識閣下能動心否乎如欲軟語取媚縷數盛德為搖尾乞憐態不唯徹所未暇在閣下亦何取焉于冒台嚴無任戰栗之至不宣徹再拜

歐陽脩撰事蹟卷之七

明崇仁西耆廿世孫鉞輯錄
廿一世孫仕鋑梓

上書始末 出宋史

宋欽宗靖康二年丁未五月庚寅朔高宗即位南京今濉陽城改元建炎下詔求中外有文武才略出倫或淹布衣或沉下僚禁縱監司郡守廣行搜訪應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敘應于民間疾病並聽中外臣庶詳具利害陳述是年大學生陳東撫州布衣歐陽徹各月日不等凡三上萬言奏議八月廿五日壬午二人同斬于南京都市先是上聞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潛善等憾欲以伏闕事中東然未有間也會徹亦上書極詆用事者其間言宮禁燕樂事上諭輔臣以徹所言不當潛善乘是密啟誅徹併以及東皆坐誅東徹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行路之人有為之哭者上甚悔之至孝宗乾道四年復行撫州抄錄奏議呈進

贈承事郎指揮 出宋鑑

建炎三年己酉二月三日壬子高宗渡江七日丙辰至平江十三日壬戌次杭州十四日癸亥朝群臣于行宮降詔罪己求直言廿六日乙亥詔陳東歐陽澈並贈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迪功郎令所居州縣存卹其家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上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方今降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二十七日丙子復下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來事失當知人不明昨已寧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以見壅塞下情事出倉卒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已悔過責躬洗心改

事放斥宮嬪趣 服御罷黜宰輔收召俊良尚慮多方未知服志自今 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采擇施行擢其人庸示獎 勸五月四日辛巳

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上諭執政以東忠諫而死學恤其家焉

贈朝奉郎秘閣脩撰誥詞 出宋鑑

紹興四年甲寅

高宗幸臨安十月二十八日壬寅勅朕建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非人將布衣陳東歐陽澈寘於極典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并與有服親一人迪功郎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秘閣脩撰更與恩澤兩資如無兒男許女夫承受仍於所居州軍各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劄因論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寘二人於極典上曰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居正草制曰嗚呼 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爾東爾澈其始將有意於忠臣乎由朕不德使爾不

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爾藉不得已不失為忠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其有知享朕茲意

宋史列傳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髯局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弊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遣而復條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

蠧國殘民之賊者十事復爲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爲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逆天聽者有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貽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蓋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書爲三臣軸廐置卒辭不能率州將爲選力士荷之以行會金人犬入要盟城下而去徹聞赦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彊於百萬之師頼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人每咲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注陳東傳東鎮

江丹陽人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陳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達不知治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遂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尔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且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徹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死時年三十一許翰在政府罷朝問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徹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爲東徹著哀詞徹所著飄然集共六卷會稽胡衍既刻之豐城范應鈴爲之立祠學中

墓表　鄧校書　名世譔

紹興四年春　天子念陳東歐陽徹死非其罪詔俱贈承事郎且官其親屬未足以稱悔往之意於是加朝奉郎秘閣脩撰告于徹之第又錄其後二人賜田十頃以撫其家制書百餘言至謂爾不幸不失爲忠唯余八年于茲一食三嘆嗚呼禹湯罪己之辭何以加此是時名世方爲正字待罪史館同舍有熟陳君者　歐陽君獨昧平生且不詳何許人名世應之曰同郡　奇男子也年少美髯爲善談世事其胃中歟、果如此後半年名世丁內艱歸聞郡太守奉　詔擇美田畀歐陽氏明年　朝廷任其弟衡迪功郎子飛黃婿黃恬皆將仕郎衡調袁州司戶參軍母羅夫人

命爲君度葬地於邑之長安鄉龍源即賜田開塚塋
也九年二月壬申招魂葬衣冠墓而遣之使來乞言
以表君名世於君聞見實詳且久爲叙其事書之君
字德明七世祖伎仕南唐李氏開寶中謝病歸老于
家自吉州廬陵徙居撫州崇仁曾大父詔大父恕父
俞皆不仕君生于丁丑死於丁未享年三十一妻陳
氏長子飛英皆前卒君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
國憫時出于天性靖康初應制條弊政五十餘事、
數百言爲三臣軸廐置卒謝不能舉州將爲選力士
荷擔以行會虜大入要盟城下而去君聞輙語人曰

歐陽具叅　六

我能口伐金戎強於百萬之師願捉身以安社稷有
如上不見信請質二子一女於朝身使虜廬取親王
以婦鄉人每咲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間關走行在
所　上即位南都遂伏闕上封奏極論用事大臣時
上初臨御痛　兩宮蒙塵未甚親決庶政中外封奏
或委大臣裁處大臣惡其言以他事誣奏誅之蓋建
炎元年八月二十日也君既誅天下不以爲是
上深察其冤再加贈卹且正誤朝者罪人謂君身雖
不幸而殁享殊榮蓋前古未有厥初僅少徐之先以
忠義自結人主而後爲其所聞則　天子壽明猶將

旌君以躬狥於國前寧有是事耶雖然自古及今無
敢以生死發君臣之義昔卻公聞年有云君命天也
若死天命斯言誠可以垂法後世今君以危言觸權
近不淩元身而　天子進悼哀矜無所不至其子孫
復能仍　上賜以圖褒事彰人主不吝之名示後人
忠義之勸君可謂死而不朽者大書深刻以表於隧
夫誰曰不宜乃繫之以辭曰
　疇昔胡塵暗大梁　兩宮鑾輅征龍荒大明出海
升扶桑秋氣蓬勃猶飛揚賤臣懷憤輕死亡顱鏄
伏闕陳封章要極天步恢皇綱恥同汙俗隨低昂

歐陽具叅　七

云胡姦倖加斧鉞不容曳組朝明光　九重追悼
深不忘溫詔丁寧纔十行　天子罪己如禹湯使
蕃異禮襃忠良論譔華袞賁官郎賜田任子榮其
鄉龍源佳城新君堂儒官命服爰歸藏巴川洮、
山蒼、　上思山高與水長貽爾子孫後其昌昔
閩關氏今歐陽
　臣察劄子
臣察上言伏覩近降指揮追贈陳東歐陽澈官職
陛下悔往責躬極其哀痛道路之人聞者爲之感泣
臣竊惟宰輔非材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勝誅然

至極於鄙夫有患失之心廷臣無作威之戒使
人主蒙拒諫之謗 朝廷有殺士之名比而不誅何
以為政鄉者建炎之初 陛下以四海無奠祀之主
雖俯從人欲紹復 帝尊念 兩宮之遠狩憫宗社
之阽危禍故靡常 宸心震悼萬機之事實付之一
二大臣而黃潛善汪伯彥偶緣攀附同東 國鈞首
膺注意之求尊任仰成之寄固當開闢言路廣上聰
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過飾非惟用心固寵以
保身務徹處士之橫議故東與徹被此淫刑方其威
命之行實為初政之累遠近詢之無不歎感一自潛

八

善伯彥得罪去位于今六年而 陛下善聞蹇諤之
聲包容狂直之士崇獎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
吝爵賞使天下曉然恩民擿于咸知向者東徹之死
罪非 陛下之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怨甘心於潛
善伯彥之日久矣今 陛下尚矜洞衷痛自追咎使
潛善媿𢧵有知猶思廷頸詆戮而伯彥軀幹故不在
職何施面目仰覲 君親伏望 聖慈特賜睿斷

哀詞 襄陵許 翰撰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 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
李綱黃潛善同汪伯彥張慤在樞府翰察綱必為諸
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力章奏累上而綱得
罪翰固獨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
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徒無益也
上未納而特之故伯彥慤相繼留為 上泣及綱罷
相翰猶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
上顧潛善曰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徹書
論 朕宮禁罷樂無有此事陳東書欲必留李綱歸
曲 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朝問潛善
上所處者何人曰即後所指陳東歐陽徹也處之如
何豈已遂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

九

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
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是時伯彥慤皆不復問其本
末蓋素與聞者汪伯彥等供辭欸 主上威神睿斷
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關政
府而斬東等徹云愠色蓋潛善前留本定此議惡專
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
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跡廟堂者哉
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東徹我矣乃辭以同列事
不與聞章 上卒以罷去然世多擬此三人者言大
犯干故取禍深紹興三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

李綱之用傳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請去而方為汪
伯彥黄潛善所排根　書請　上大明誅賞前日諸
将提兵顧望不救都城外大元帥心宜正其罪而下
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　兩宮保據中原無為渡
江之計金陵之名猶有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
謫去則　朝廷必不能行前所陳因深論刺汪黄之
姦兇賊　國事須速去之至屬　上躬優游不迫也
則知東所以死坐㘗大臣非　天子意潛善等蓋慮
天子謂其以詆已故殺東故因歐陽澈書攻及
上躬而并殺之以盖其私且謂是皆謗誣無根均不

足信烏乎其可謂周於謀已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
天子感悟下詔追録二人之忠今各官其子而卹撫
其家爾當無臣誤國之曲折世或不寛知也則
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刪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繋以哀
詞使後之人有攷詞曰
紛冢纘兮迷　國俾言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謗興
言兮發兮身夷胡之塵兮　揚蒙兩宮兮壯之廟
祐震兮愬怒社鬼哭兮悽悲委墜褚兮　嗣聖基
申兮遺黎何鄙夫兮聞此盗威福兮逞施惟寵利
兮是圖遑卹　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罔故殘二
士兮不疑使賢祖兮智伏世體解兮心離謂闉城
兮伏闕幾變故兮弗走不及今兮誅鋤仔傒鼓衆
兮為奇秉新造兮易惕寧一忍兮衆是宜嗟仁聖
兮本心豈罰諫兮縱非當藉鍵兮擎、使寶慈兮
倘移知名愿兮委遠云　聖斷兮若斯彼蒼、兮
匪天乃詭誕兮敗欺臣則作慝兮　君蒙毀陰機
杳兮莫闚後執簡兮何人尚有攷兮予辭

招魂歸葬祭文　崇仁縣知縣韓所

惟靈情世捐軀疾邪隕己士之所存可謂難矣唯公
愛君忠義疊、以言獲罪寧惜其死殺身成仁光照

前執榮及後昆名揚遐邇魂兮來歸哀動閭里溥奠
将誠魂其歆止

立祠學宮祭文　郡守李察院庚

惟公身處草茅心馳魏闕特康建炎間以書生應
詔伏闕條陳弊政從上書詆時宰財達未議竟以賈
憤賫志以殞人咸痛之　太上皇惜其不幸於是有
通階美職以誥命之而錫之土田官其子孫公雖云
亡何其榮也其假守臨汝廼繪公于學宮以奉精忠
以賁英烈以風後世以勸來者拜瞻遺像凜焉如生
竊有遺文稀曰飄飄拱手讀之想見表裏肅將菲儀

展我心敬

跋歐陽君遺事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徹德明六飛南渡亟黜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秘閣脩撰玉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己緣孤賜田光于史册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叔老既為哀詞必大又抄少陽行狀授𡨴君世昌刻之世昌曰德明吾鄉人也其孫瑀嘗裒次事始里中文士鄧名世亦誌其葳將併刻之按唐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徹云嗚呼徹也世慕顏以行于揭揭也噫嘻以為生子猶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為國捐軀又同是真能睎顏慕藺者先是鄧庠偕晏元獻公曾子固江信民謝無逸詞于講堂德明預焉其視沒世名不稱或遺臭萬代者孰得孰失耶德明弟衡字飛黃婿黃估皆蒙　恩補官飛黃終建安尉瑀蓋其子也嘉泰壬戌臘月乙亥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書行實後

謹嘗伏讀　國史建炎元年　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歐陽徹李綱罷左僕射黃潛善為右僕射十月辛揚州二年十二月黃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為右僕射三年二月壬子　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己詔壬戌次杭州乙未陳東歐陽徹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迪功郎仍令有司常存恤其家兩子詔求直言考其年月　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為兵部侍郎自揚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賜　御札具存參知政事樓公嘗跋罪己詔有曰　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罪感悔不啻不救自文懲艾之深下視秦穆公又得文肅李公為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又跋云建炎罪己詔已恭題于後戶部侍郎臣李誠又示以　高宗皇帝御書求直言詔又知此詔為邴所草　高宗不以為諱以　宸翰宣布所謂宰臣非才謂黃潛善也為南渡益深悔繼揚之變言不激切不足以聳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前一詔則脩撰公未贈䘏之先後一語則贈䘏之翌日也罪己而勃興于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以成仁于以見脩撰公之所以忠嘉定六年中伏日朝議大夫敷文閣待制新知建寧府軍府事李誠書

儒學二賢祠堂記　　危和謨

崇仁之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二人焉其一秘閣
脩撰歐陽公澈其一環溪居士吳公沆也脩撰仕少
慷慨尚氣言不少屈靖康初應詔條奏攻五十餘事
為三巨軸庭置卒不能舉州為選力士負以行會虜
大入要盟城下而去公毅然以口伐可汗自任甘殺
身以安社稷恐上不之信則請質二子一女身使虜
廬敢覲王以歸不報建炎初黄潛善汪伯彥秉政公
伏闕上書力詆其短汪黄不勝憤以其及宫禁事遂
加公矯誣之罪與陳東俱死東市未幾 高宗皇帝
深悔之斥汪黄于散地贈公承事郎仍官其子繼又

痛念不已引咎責躬至有八年于茲一食三嘆之語
加贈朝奉郎秘閣脩撰且官其親屬二人賜田十頃
以卹其家居士少年結卷讀書已有高世志惟以母
故將求祿仕以為養迎就試有司且獻所著書于朝
既一再不遇而每卒即廬于環溪為終焉之計蓬戶
蔬食處之晏如動止語默皆可法象閨門千指雍、
以和而鄉閭之間薰其德而善良者蓋多也於書無
不通下至百家九流莫不貫穿其所著述殆數十萬
言易有璇璣語有發微禮有本志問論老子有解易
又有通解有文集有通言而通言尤其主教之書也

二公忠義隱逸制行不同而皆切於名教有關於風
俗天下之人聞而高之而況於其縣鄉乎然脩撰止
祠於郡庠縣則未舉環溪雖祠於縣學顧位偏而隘
於禮未宜嘉定十六年豐城范君應鈴縣攻告成乃
新學宮即講堂西偏為屋四楹翼以兩廡中肅二公
像而祠焉於丁祭明日則帥其僚與諸生陳三獻之
禮百年闕典一旦興行疇昔權宜今正厥位邑之人
士觸瞻咨嗟激厲奮發咸以記請君、辭不自為則
以命其同年生臨川危和、竊惟脩撰以布衣之賤
非官守于朝而憤世疾邪之死靡憾居士學成道存

宜以用世而謚光不耀自全其有死生大矣貴賤殊
矣而不足為之變何為其然哉安而生不若忠而死
有所虧而貴不若無所虧而賤方其引頸就戮老身
厄窮他人處之誠若未易由今以觀汪黄之惡人謂
斯何而脩撰被 國寵榮立節萬世同時華行仕官
者豈無顯官類多名隨身盡而環溪之學往、與河
汾並傳疇得疇失必有能辨之者范君為邑特出而
表之以風厲其民可謂知所先務矣和於二公實乘
擇後學雖其生晚不得執鞭晏子為御李君然誦讀
詩書不無尚友之志乃今得以無似之文厲公祠下

獨非榮耀乎又從而祭之詞曰
巴山兮青々巴水兮泠々鍾為偉人兮一世之英
出以死節兮處以道鳴無祿於國兮無列於庭有
關於宗社之安危兮有係於斯文之重輕身雖韋
布兮名躋公卿為行不同兮同歸于伯夷之清廉
頑立懦兮聞者為興社而稷尸而祝兮猶未足以
既邑人之誠嚴々宮兮有覺其楹乃正厥位兮乃
安厥靈若節春秋兮祀事孔明蕙蘭桂椒兮苾芬
其馨齊高嵩華兮爭光日星千秋萬歲兮尚其典
刑

跋宋朝奉郎秘閣修撰誥詞
右追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歐陽公誥詞一通方金戎
入寇國步斯艱高宗駐蹕錢塘復其舊物虜以和誤
國公三上萬言書乞欲以身捍北虜救國之語時黃
潛善用事忌公直遂加害高宗悔悞故有是命賜田
十頃嗟夫方風塵澒洞世亂忠臣何代無之而權臣
擅命皆不得其死高宗悔悟追贈賜田而文忠功業
久而益振忠臣義士有光于地下矣予在翰林公之
十世孫齊修書
文淵閣出以見示益嘆公之不幸而嘉孝陵有不遠

之復也
永樂五年龍集丁亥秋七月下澣翰林學士奉政大
夫兼修
國史括蒼王景譔
余閱宋史至黃潛善啟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
不太息流涕深為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告辭有八
年于茲一食三嘆不能自已之言則知東澈之死非
高宗本意實汪黃所為也至以飾非拒諫引咎商辛
之不如其悔悟之深亦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澈
雖誣死至今猶有榮耀汪黃雖苟生人到于今誅之

不已故雖以東澈之死豈易汪黃之生哉古人有言
生有輕于鴻毛死有重于泰山其斯之謂歟
大明史官胡儼書
宋高宗殺言事之臣陳東歐陽澈蓋為黃潛善汪伯
彥所蔽其后高宗悔之下罪己之詔贈東澈官祿其
子孫人能知過則無過矣高宗不亦賢乎哉嗚呼高
宗固賢矣至于李綱宗澤不能用皆惑于汪黃之譖
而其終甚至于殺岳飛則又為秦檜所制故論者謂
高宗可為中興而不能恢復中原者為姦邪所誤不
亦信然誠可慨歎也已澈之十世孫齊以澈贈官誥

命示英請識其后齋字士莊今為廣西按察司知事
微之有后人皆嘉之彼汪黄肇書足齒及云
宣德四年秋臨川王英識
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歐陽微誥辭
敕制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謂良
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以嬰禍誅君陷昏惡嗚
呼爾東爾微其殆將有意于忠臣乎由朕不德使尔
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爾藉不得已不失為忠顧天
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
不能自已也追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

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視
其有知享朕茲意
紹興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宋高宗赦陳東歐陽微後方追悔贈二人者以官此
歐陽微告辭抱其引咎自責有恨不已之意雖于事
無及而于任情飾過肆為暴戾畧無悔悟之心者相
去遠矣後之覽者又烏得不為一慨乎
宣德戊申秋永豐曹棨識

贊府士莊甫欲使況重利其十世祖秘閣修撰誥微
字德明者之集俾家子道佑持以見示予讀而壯之
曰有所為而為者利也無所為而為者義也宋當南
渡之後君改萎薾不振權臣擅命不可救藥亦何所
利乃能奮不顧身直氣噴薄以布衣犯無願隱達上
三書皆中時君之切病使當時能舉行之中原其有
不克復乎觀微欲之時未始不以和議誤國高宗又
踏前車之覆轍其書曰以臣之計先遣一介使與金
賊講和後乃發精兵躡其後以掩其不備此萬全策
只此一語雖至愚之人亦當猛省非義之所激其能

然乎高宗乃不能悟惜哉昔宋與楚戰公子目夷請
及其未陣擊之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阨遂為楚所敗
世笑以為宋襄之仁何以異于是蕭望之、自殺元
帝不誅恭顯史氏譏之今權臣矯命以殺忠良罪不
容于死其後底推迫之罪乃止于貶竄而已與恭顯
免冠謝相去能得幾何哉其所以異者猶能下哀痛
詔追贈其人重蒯爵家龜紹相襲以榮其子孫視聖
人邦無道危

右飄然集一帙宋布衣贈秘閣脩撰歐陽德明先生
所作也先生忠義出于天性是集一吟一咏無非傷
時感世之情當宋南渡以布衣三上書闢和議極言
汪黄不可相李綱不可去忤意中讒與丹陽陳少陽
俱被戮孤忠耿耿百世之下人皆仰之予始至崇仁
謁鄉賢祠觀其姓名得十三世孫歐道周持是集來
見予寶而閱之嘉靖六年請於　宋主簿鍾海陵趙伶改渠
詞西廟為公祠專祭以勵俗第是集刻板歲久字多
訛舛公暇旨其裔孫生員歐陽拯替其校正鋟諸新
梓庶幾傳之四方俾知先生之忠義學問可敬可恭

也已　嘉靖七年十月知崇仁縣事三衢王鐸孔振
跋

岳集五卷

（宋）岳飛撰　（明）徐階輯

明嘉靖十五年焦煜刻本

岳武穆遺文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岳飛撰。飛事蹟具宋史本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岳武穆集十卷。今已不傳。此遺文一卷。乃明徐階所編。凡上書一篇。劄十六篇。奏二篇。狀二篇。表一篇。檄一篇。跋一篇。盟文一篇。題識三篇。詩四篇。詞二篇。其辭鎭南軍承宣使僅有第三奏。辭開府僅有第四劄。辭男雲轉官僅有第二劄。辭男雲特轉恩命僅有第四劄。辭少保僅有第三劄第五劄。乞敘立王次翁下僅有第二劄。乞解樞柄僅有第三劄。辭除兩鎭僅有第三劄。則其佚篇蓋不可殫數。史稱万俟卨白秦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跡。則奏議文字同遭毀棄。固勢有所必然矣。然宋高宗御書聖賢像贊刻石太學。秦檜作記勒於後。明宣德中吳訥乃磨而去之。飛之零章斷句。後人乃掇拾於蠹蝕灰燼之餘。是非之公。千古不泯。固不以篇什之多少論矣。階所編本。附錄岳廟集後。前冠以後人詩文四卷。已爲倒置。其中明人惡札。如提學僉事蔡兗詩曰。千古人來笑會之。會之卻恐笑今時。若教似我當鈞軸。未必相知岳少師。尤爲頂上之穢。今併芟除。而獨以飛遺文著錄集部。用示

聖朝表章之義焉。

岳集序

階督學兩浙之三年始獲從黃山焦子請所輯武穆祠詩文而讀之蓋自宋以下作者數百家其於王忠義功業雖皆知所敬慕而迂儒曲士假經權之說以病朱仙之班師者亦間有焉則既不察王狥國之志與夫時勢之難處而其流弊或將啓人臣

僥倖不可必成之功而誇之專也因不自量謀於五山張子而去取之得其正且純者論議記序二十七首辭樂府詩古今體六十二篇釐為六類而次以為二卷又取王本傳及其遺事以為傳類王前後所被制詔誥劄稍加刪次以為制類類各為卷並列議類之前而王遺文別為一卷以附其後題之曰岳集云昔王之嗣孫珂嘗作金佗粹編

國朝徐武功有貞嘗作精忠錄然粹編意在訟王之冤其詞率繁複而精忠錄則疏陋已甚今是編雖不敢自謂精要乃若發明君臣之義表仁人烈士之為心以詔於後之人則竊有志焉爾

嘉靖丙申孟冬朔日華亭徐階序

岳集序

岳王行屐公有史私有集其紀述亦備矣既復刊岳集何史闊略而集繁駁夫唯闊略而繁駁也大者或不載細者不當載而載之至使王孤忠全節晦於輕靡黃山子為是懼謂少湖子與蓮曰王去今世未遠而死忠之地詎無完乘其何以操來者盍校之我將刊焉因取汪氏所輯抄本與少湖子迭復參校第為五卷首傳類凡王遺事遺文皆附焉昭其始末也次劄類凡一時詔誥書札皆附焉昭當時知王而不能用也又次議次序次記次辭而終以樂府雜詩昭古今好惡之無不同也制類以上則釐積故實刊落靡嫚取其峻潔而止議

類而下諸凡悖經病王之語則一切删之至乃有補大義雖零星小說亦必收焉其辭哀其事核其義則備於舊是足以誅姦雄於既往表忠義於將來矣嗟乎晚宋不競久矣而權姦竊命才賢為世大忌自渡江以來已如此士生其時見幾而不為之用可也食其祿竭其力而死之如王焉亦可也乃復議而班師欲其僥幸成功而反兵以逞是殺之學晋人矣如春秋之法何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誅曾謂天性忠孝學貫左氏之人而為之乎嗟乎讀是編者可以勸矣

嘉靖丙申冬日五兀子張蓮序

岳集目錄

卷一　傳類
卷二　制類
卷三　議類　序類　記類
卷四　辭類　樂府類　詩類
卷五
遺文

岳集目錄　終

岳集卷之一

浙江按察僉事華亭徐階　編
眉山張庭　校
宛陵焦煜　刊

傳類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狥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眞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

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
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
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
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卒至飛麾其徒曰敵雖
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
有驍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
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
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
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
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
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
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
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
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
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
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
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

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
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
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
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
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
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
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
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
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

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食
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
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
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
彥有隙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
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
從閭勍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
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
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

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敗曹成孔彦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黄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授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

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宗臣糧軍銀帛飛進兵擁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瓊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

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皐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鎭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

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為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鎭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

而後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
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墪爲楚援尋抵
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
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
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
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
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
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
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

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
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
大喜飛重鎧躍馬潜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
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
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
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
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
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
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

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
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
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
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
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
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
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
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
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

慶討擒之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
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
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
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
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
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
畧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
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
盡矣奈何飛佯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

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

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癘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

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

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横牛皋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幺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幺會帝命飛為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

朕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
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黄復州漢陽軍德安
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
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
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
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
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
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
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

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
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
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
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
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
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為厚臣
候粮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
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
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

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
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
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
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
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
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
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軍亦為襄陽府
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
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

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偽齊已
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
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
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
亡為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
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
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
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
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

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

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𤫊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兵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

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

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

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荊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

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令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

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

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

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
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
之畧又手䟽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
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
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
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
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
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
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

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
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
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
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
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
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
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
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
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

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
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
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
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帝
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
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
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
寢閤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
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

順為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
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
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
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
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
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
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
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

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㒟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

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

布野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术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

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其兵八百騎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菫兀术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术等皆令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

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皆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术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

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鎭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密受飛旗牓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

可回乃先詔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詔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

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

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

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逐糧

乏誅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
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
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
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
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
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
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
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
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

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
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
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
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
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
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
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
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
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

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
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
還兩鎮節乞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
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
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
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
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
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
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

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
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
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
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
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
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
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
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
劾去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

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

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常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

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

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禼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酋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

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
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
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賻錢百萬求其
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
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
曰嬴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
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
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

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
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
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
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
沾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
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
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
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
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

軍承宣使雲忠訓郎閤門祗候贈武畧郎霖朝
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
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
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
辯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
爲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朝奉
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閤門
祗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
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

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
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
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府真有諸葛
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
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
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
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
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宋史列傳

趙鼎謂韓張輩恃功自伐頗簡上之禮惟岳飛親邇儒士稟命朝廷爲將之職理固當然然諸將不能而飛獨能行正宜獎異以成其善宋末
州判官孫逵編鄂王事
飛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臨戎示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橫涕士卒皆歔欷聽命虛心謀客所至常端坐論究切直無所忤

楊么既死其衆乃降牛皐曰此寇逋誅罪不容戮人不殺何以示威王曰彼皆田里匹夫苴始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爲奸又沮於程吏部鄂州太守程昌寓欲盡誅雪恥之意故懼而不降苟全性命而已今楊么已誅餘皆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連呼謂官軍曰勿殺勿殺當時識者興嗟曰岳樞相可謂賢大將矣觀其答牛皐之言則正合老氏所謂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其不戰而勝之功固已雍容於胷中彼區區甲胄之流豈足以識之哉襄陽石刻及鄂豐逸民序

張所問曰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討之否飛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縣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固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可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間嘗思及童宣撫取燕雲事每發一笑何則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壘因其練習之人以爲鄉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宣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賂陽諾其請收其糧倉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土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國家以爲燕雲在我有矣則竭天下財力

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倏吾安眷
之後一呼而入復陷腥羶故取燕雲而不取諸
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
北正亦類此今朝廷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
河以往半爲胡虜之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爲
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
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醜虜既
得河北又侵河南險要既失莫可保守駸駸未
已吾江幸淮皆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
稟命天子提兵壓境使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嚮
惟招撫命耳一死烏足道哉

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轍不忍屢趣之
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高宗渡河河北陷淪
失盜區音問絕隔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
母所來者謂之曰而母寄余言爲我語五郎勉
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乃密遣人迎之阻
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母自歸有痼疾
飛身服王事軍旅應酬無虛刻皆莫必稱暇至親
所語欵行發未嘗有聲遇出師必嚴飭家人謹
侍養微有不至詈詰自妻始及母薨自與男雲
跣足扶櫬歸葬不避塗潦蒸暑刻木爲像行溫
清定省之禮如生時
刺繡爲袍有指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
見夫人李氏御繒帛則曰吾聞后宮妃嬪在北
方尚多窶乏汝既與吾同憂樂則不宜衣此命
易以布吾家人有掛綵者聞飛歸即止
過諸子尤嚴平居不得近酒爲學之暇使操畚
鍤治農圃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

奉身儉薄不貳截居家惟御布素
卒之日王會極力搜刮家無餘貲秦檜猶疑之
謂所藏不止是與大獄數年盡捕家吏逮治有
死者而卒不得錙銖云
御軍之術大端有六一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
背嵬所向一皆當百上初以韓京吳錫二軍付
飛皆不習戰鬬且多老弱飛擇其可用者不滿
千人餘皆罷歸不數月遂爲精卒二曰謹訓習

上兵休舍輙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時如有事如注坡跳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爲神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步卒郭進有功於莫耶關頻解金束帶及銀器以賞之其子雲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躓而踣飛怒曰前驅大敵亦如是耶遽命斬之諸將懇求猶杖之百乃釋之四曰明號令授兵指畫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五曰嚴紀律行師用衆秋毫無犯有踐民稼傷農

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償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民見他將捕亡藏影聞岳家軍過則相率共觀舉手加額感慕至泣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恩嘗與士卒同食樽酒臠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之以水人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甚備不獨入並岳珂編推行實

上語趙鼎喜飛尊朝廷誦司馬光資治通鑑名分之說以稱之

飛子霖帥廣州日道出章貢父老師其子弟迎之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

霖漕湖北武昌吏民設香案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尤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矣霖家人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嫗舍食哭曰不善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與壻皆然人以是知公之所感於人者深矣

霖淳熙陛對孝宗諭之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

冤

初樞密行府受王俊告言變俊與憲對辯王俊所告無一事實而棘寺始以淮西之事詰飛淮西雖非飛分地飛時在鄂渚首抗章欲備先驅擊寇得御札褒許又飛乞乘虛入京洛皆未奉詔之先當時臺諫亦不深考其事淮西之役飛受御札十有五時遞報踵至鄂渚去淮西千餘里上恐其後時故須趣詔爲多然出師之命雖在正月而二月九日詔始至飛亟飛即力疾出

師實奉詔三日而行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則可見矣自鄂入蘄黃自黃而舒廬飛又恐大軍行遲乃親率背嵬爲先驅其至也虜方在廬望風自遁飛還軍舒州則復來窺濠又次定遠虜聞飛蹤踰淮而去雖無大功張俊楊沂中當任其責况俊總全師八萬邀斂自可制勝而駐兵黃連鎮距濠六十里而不見救俊與沂中不用劉錡之言墮虜計中遇伏而敗非無飛之助以致敗也將

有詔札付沂中曰兀朮復窺濠州已降手詔與韓世忠張俊皆於濠州附近尅期同日出戰則是役也軍事專任世忠俊沂中而飛特助之耳况又非飛所分地分也臺諫至謂飛以糧乏爲辭則御札有曰卿聞命即往廬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蓋謂糧乏者乃俊也俊貽書以乏糧告飛而詔旨及是俊已疑飛漏其言於上而深憾之謂糧乏乃俊語非飛意也而反以此誣之方虜寇河南詔

飛助劉錡凡兩月而飛拜御札二十有三淮西時矣先是紹興四年兀朮劉豫兵七十萬寇淮西亦詔飛自鄂州以兵來會虜退飛遣牛皐追擊大破之又六年飛屯襄漢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吾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之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劉光世張俊同奏乞詔飛以兵東下飛至江州麟已敗詔止其行飛凡三赴淮西之急雖道里有遠近而未嘗踰期且十一年虜之入壽春也飛聞警即上奏乞出師繼又奏

乞出京洛以剛其敵又恐是時欲急退虜乞出蘄黃議攻却虜未始奉詔也其孫珂嘗以所藏御札并陛對月日及以被罪者劄下棘寺之文著辯誣五事謂建儲之議在軍前上奏而繇謀薛弼謂在陛對時且誣上有不樂語謂此非大將所宜言者弼之妄也弼本附檜所以言此者欲嫁怨於上而謂飛之死死自取非檜之罪王伯庠私記謂紹興辛酉虜入寇張俊韓世忠欲深入惟飛駐兵淮西不肯[illegible]從飛行凡十

有七最後有社稷存亡在鄉此舉實未嘗有此
詔又謂飛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者
亦彌說之類也且御札十有五言十有七亦非
也十一年八月九日臣僚言謂楚州爲不可守
爲沮士氣蓋飛嘗與張俊同察楚州城俊欲增
築飛謂當進取中原不當僅守于此謂飛欲專
保者亦誣也熊克中興小曆載寀執奏事聞聖
語及飛棄山陽事以爲附下要譽亦誣也諫議
大夫万俟卨論飛虜騎犯淮而飛固稽嚴詔至

舒蘄而還又謂飛執偏見欲棄山陽亦誣也建
炎四年十月丙申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奏淮
御筆承州殘虜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
蓋光世以兵駐鎮江不進而以會合王林郭仲
威之兵不至爲解謂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
機會是時楚州趙立告急而張俊不肯行乃改
命光世而令飛腹背掩擊時飛屯宜興辭有泰
州鎮撫之命未赴也飛有軍萬人合軍士之弩
計七萬以上須舟以濟須糧以食州郡皆坐視

必俟稟朝命而後從九月二日始入秦州十二
日飛始得九月六日之詔且光世益舟與飛等
會而飛以狀至光世皆不報飛乃夜飲士卒以
酒激厲而用之獨以一軍至承州轉戰彌月凡
三大捷獻俘行在所有詔俟[illegible]諸而光世在鎮江
雖承督詔無慮數十坐閱兩月未嘗渡江其事
皆可考也如飛之冤孰敢言之並宋章穎什將傳
紹興和議初成金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㒞
銜命道荆襄究洛祗謁鞏[illegible]原過南鄧岳飛止

之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俟以命有程辭去不
數舍烟塵四起軍聲囂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
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笑曰固謂君勿
行正恐此耳然巳遣莫帶御牛觀察在前與之
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以自
巳兵衛送君行數里兩將捷書至㒞未行前
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㒞極辯其無辜
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
故耳朝臣併論㒞身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曰

指爲飛黨遂罷宗司與祠云

岳鵬舉征群盗過廬陵託宿羅市貿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眞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齊東野語

宋孝宗追復岳飛官爵求其子孫給還原貲

緡主具當日所沒止九千緡物耳飛握重兵既久家無餘貲可謂貧矣其斃於獄也實請其浴回拉脇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最靈積在大理寺墻下順乃瘞之北山之瀕身素佩一玉環順亦以殉於要間塚樹雙橘志焉順將死謂其子曰異時朝廷必求屍不獲汝乃告官曰棺上一鉛筩有棘寺勒吾埋瘞之符也後果購屍不得乃懸一班行爲賞子始上告悉如所言時無珠玉爲斂容色如生可以更爲洽歛禮服也 朝野遺錄

紹興中金人遣秘書監劉裪來聘寓館中問岳飛何罪至死館伴無以爲對但云意欲謀反爲部將所告抵誅裪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無如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如飛者江南之范增乎秦檜聞之約束不許發聞仍以不職逐貶館伴 雞山叢錄

知鄂州羅頏以父汝楫爲御史時嘗附秦檜論

飛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再拜遽卒於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鄂州志

岳集卷之一

岳集卷之二

浙江按察僉事華亭徐階　編
眉山張庭　校
宛陵焦煜　刊

制類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

門下師直爲壯正天討有罪之刑戰功日多得仁人無敵之勇羽奏屢騰於戎捷輿圖亟復於圻封肆疇進律之庸寘告治朝之聽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精忠許國沉毅冠軍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變久宣勞于邊圉實捍難於邦家有公孫謙退不伐之風有叔子懷柔初附之衆屬兇渠之嘯亂乘襄漢之弛兵竊據一隅萃厥逋

逃之藪旁連六郡鞠爲盜賊之區命以徂征迄茲戡定振王旅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率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闢土慰我后雲霓之望拯斯民塗炭之中嘉乃成功懋茲信賞建旄融以彰分閫之專授鉞齋壇以示元戎之重全付西南之寄外當屏翰之雄開茅社於新封錫圭腴於眞食併加徽數式對異恩於戲我伐用張既收無競維人之烈惟辟作福敢後有功見知之圖尚肩衛社之忠益勵幹方之績欽予時訓其永有詞可特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加食邑制

岳飛才全果毅資兼沉雄說禮樂而厲廉隅德遜有君子之操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之躬自奮武以專征屢摧堅而深入于疆于理

威行江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屬逆鶵之挺亂導戎羯以窺邊萬騎鼓行震天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奮勇氣于方張力捍孤城繫俘群醜遂潛師而犇潰玆振旅以遄歸載疇郤敵之庸用錫相攸之社蕭壇授鉞節兼兩鎮之雄太社分茅爵列元侯之貴倍敦井賦衍食畬租爰示寵光併昭物采於戲觀萬夫之政爾惟屢敏於戎公宅九有之師致其克艱于王業祗若予訓永肩乃心往懋式辟之方勿替對揚之命

鎮寧崇信軍節使度充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加食邑制

岳飛策慮靖深器資沉毅有冠三軍之勇而計然後戰有長萬夫之才而謙以自持屢兵無前邁嫖姚之方畧襲敵知避疎飛將之威名治紀律以甚嚴嘉師徒之逾整既宜威於南紀亟奏凱於淝川載加齋鉞之崇增重元戎之寄方合宮之錢事乃大賚以疏封增衍爰田益陪真食用作爾祉庸示眷懷於戲良將以功名爲先期輔成於丕烈忠臣以社稷之衛宜勉卒於今圖朕方謹邊場之虞卿宜厲爪牙之用體茲訓告務克欽承

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加食邑制

岳飛忠力濟時忱誠徇國沉勇多算有馬燧制敵之機廉約小心得祭遵好禮之實自出陪於艱運久專總於戎軺鋒對無前以征必克師行有紀所至孔安成績著于邦家威名震於夷貉比飭鷹揚之旅往臨鼠盜之區乎以惠心開其善意得好生於朕志新舊染於吾民支黨內攜孳掀狡窟渠魁面縛自至和門箙矢弢弓盡散潢池之嘯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逋清湖湘累歲蕩汩之苗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時惟底績可後疇庸孤棘位朝其視儀於亞保戎驛導節仍疊組於中樞廛開公社之封益衍韭腴之賦於戲出車之勞還率所以知臣下之勤彤弓

之錫有功所以慶人君之賞往對揚於休命然
克勵於壯猷尚弼一人永清四海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河北京西路宣
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制

岳飛沉毅而閎中誠純而特立縱横奇正謀足
以應料敵之機險阻艱難器足以任扶危之責
志狥國家之急身居矢石之先薦亂寇凶所當
者破陳師鞠旅其衆無譁乃眷西南久勤經畧
將窺恢於遠馭宜增重於侯權草木知名諒威

聲之震響旌旗改色亦士勇之賈餘剗茲塗炭
之餘積有雲霓之望洛都甫邇王氣猶在於伊
瀍陵寢但存廟貌未移於鍾簴其先乃服以究
爾膚惟一德以定功並萬邦而爲憲往欽無斁
其永有辭

內翰起復制

門下考禮則衰無二事心獨致杯圈之思命將
而任重三軍義在先國家之急眷時閒制屬我
傑才方膺易鎮之榮奄及終堂之恤肆揚出綍
敷告在廷持服前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
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襄陽府
置司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
一千戶岳飛精深而善謀沉驚而孔武被威名
於草木昭勳績於旂常國爾忘家厲粟姚辭第
之志單以自牧復馮異不伐之謙本忱恂之確
誠形純篤之内行出從王事每切望雲之情入
慰母心初無黙肯之誓期永就養遽遭閔艱念
乃情重罹于至痛軫予心良增于深惻屬此幹

方之日豈曰居廬之時雖難忘顧復之厚恩可
少息憑陵之石憤朕嘗饋而歎中夜以興思有
指之士疆場圖上之方畧斯拱而俟趣起勿遲
仍視亞保之威儀載并兩藩之旄鉞用昭隆眷
佇奏膚公於戲魯侯即戎而誓師平徐夷之作
難晉人始墨而變衰絰以從戎若功名克
顯於君親則忠孝兼全於家國勉服成命益勵
壯猷

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

討使加食邑制

岳飛智合韜鈐靈鍾河岳氣吞彊虜壯哉漢將之威稜志靖中原奮若晉臣之志槩師屢臨於京洛名遠震於荒夷念國步之方艱顧戎心之未革詭謀行詐以爲賊盜之計阻兵怙亂以重塗炭之災信義俱忘讎情共惡殘虐不道神理靡容其遂甦于我師用奉行於天討默用萬全之計亟收克伐之功乃寵畀以使名斯示濯征之義仍進躋於孤棘特隆委寄之權於戲一弛一張文武乘時而致用百戰百勝方畧因敵以

爲師舉素定之成謀攄久懷之宿憤往底必擒之利丕昭不世之勲勉爾壯猷欽予時命

樞密副使加食邑制

岳飛果毅而明深沉以武奇謀秘計畨推韜畧之高英槩雄姿凜有威名之盛自服勤於邊圉實修捍於邦家作鎭上流屹若金湯之勢宣威遐俗震於犬羊之群功屢紀於旂常任實同於柱石念提兵百戰已深料敵制勝之方而授任一隅未究折衝消難之畧欝雄圖而弗展慨乎世之何時是用敭自朕心付以國柄參畀事樞之重仍班孤棘之榮近資發縱指示之奇遠輯摧陷廓清之績庶極用人之効亟成戡亂之圖於戲上下交而志同朕方深於注意將相和則士附爾益務於叶心其懋壯猷用服明訓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制

門下睠樞筦而贊廟謨式重股肱之寄擁節旄

而奉朝請益隆體貌之恩乃眷勲臣方居密席遽瀝退身之懇蓋推從欲之仁爰告大廷用孚爾衆少保樞密副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岳飛貞資肅毅挺質沉雄方畧得古良將之風忠勇有烈丈夫之操奮身許國慕趙王之曼纓勵志圖功撫臧宫之鳴劒自總幹方之任久專制閫之權惟績用之殊尤亦恩褒之備至戎驊導節旣疊組于大邦孤棘位朝遂進班于亞保茲圖戎閫俾翊洪

樞庶資籌帷之奇以輯平戎之畧歛煩言之荐至摘深釁以交攻有駭予聞良乖衆望朕方紀功掩過事將抑而不揚爾乃引咎自言章既卻而復上諒忱誠之已確雖敦諭而莫回是用崇使範于殊庭畀齋壇於舊服留以自近示不遐遺以全終始之宜以盡君臣之契於戲寵以寬科全祿光武所以保功臣之終曾無二色猶情鄧公所以得君子之致朕今監此而御下爾尚念茲而事君往哉惟欽服我明訓可特授武勝

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萬壽觀使仍奉朝請主者施行

不允辭免節度制置二使并食邑詔

勑具悉朕惟明主不吝賞所以求社稷之臣良將不言功所以恤國家之難上下相與古今一揆卿稟雄勁之姿蘊深湛之慮識通機變忠貫神明鼓勇無前服勞先於士卒執謙不伐行事合于詩書比總偏師克平叛寇坐復六州之故地用蘇千里之瘡痍[illegible]設施出于談笑既策勳之甚茂宜班爵之特優建大將之鼓旗往臨三路受元戎之鈇鉞增重六師奚為遜牘之陳猶避寵章之渥亟膺明命益勵遠圖庶見方隅綏靖之期乃稱朝廷崇獎之意所辭宜不允

不允再辭免詔

勑具悉卿忠義出於天資忱恂著于臣節志狥國家之急身先行陣之勞蓋嘗推功名而不居豈復私富貴以為吾心朕嘗國之典輕重稱功師不淹時役不再籍連克六城之聚復還千里之

疆振凱旋歸策勳可後謙以自牧卿雖必欲執三命之恭賞或出勞朕將何以為萬夫之勸勉服成命毋復費辭所辭宜不允

不允辭免使職并加食邑詔

勑具悉漢高帝一日得韓信齋戒築壇拜為大將授數萬之衆雖舉軍盡驚而高帝不以為過與待絳灌樊酈輩計級受賞者蓋有間矣豈非用人傑之才固自有體邪卿智勇兼資忠義允篤計無遺策動必有成勳伐之盛焜燿一時豈

與淮陰侯均遇高帝爲比哉朕之報功者優矣已厚爵位已崇今復修大使名用增重于閫寄所以示優異之寵不爲越而卿辭之何也往祇茂恩毋復有請所辭宜不允

不允辭起復詔

勑具悉委膺爲臣義無有已要經服事禮有從權雖陟岵之思恩莫隆于子世而抱薪之急身必先于國家矧三軍之耳目待其指縱一時之利害間不容髮豈可一念安危之大計謹苦塊之

私哀爾其擧由心孝之宜審輕重之勢亟視軍政往赴事機所請宜不允

不允再辭起復太尉加食邑詔

勑具悉凡賞無常輕重眎功爲之制也太尉古官昔在三公之右今同二府之列粵雖以來尤重茲任非有大功不以命之卿一時人傑董我戎旅百戰百勝厥功茂焉日者淮宗之戰王命將通於洛邑商虢之役威聲已振於秦川我圖爾功宜有重賞是用建爾久虛之位崇以輔臣之禮蓋將以勸天下之功者非以爲卿私也何爲固辭殊咈朕意其祇成命毋復重陳所辭宜不允

允辭男轉官詔

勑具悉朕以卿肅提師律進辟土疆功在必酬既舉策勳之典寵惟無斁用昭延賞之私卿乃力抗封章推先將士謂名器之虛授將磨礪以何繇朕思其言所見者遠蓋不特固執謙遜耻同濵將之舜功而使其自立勳勞復見西平之

有子載深嘉歎姑務勉從所請宜允

不允乞休就醫詔

勑具悉卿竭忠誠而衛社稷果毅以臨戎元勲既著於鼎彝餘暇尚閑於俎豆蓋資所賴體力方剛遽欲言歸殊非所望顧安危注意朕豈忘武備之可忘惟始終一心汝亦戎功之是念益敦此意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金人叛盟兀朮再犯河南令諸路進討詔

勑昨者金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爲
天子第當申孝悌之義爲民父母當興拯救之
恩是以不憚屈己連遣信使禮意備厚雖未盡
復故疆已許每歲銀絹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
拘留有遭拒却皆忍耻不問相繼再遣不謂狡
爲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興兵河南百姓休息未
久又遭侵擾朕盡然痛傷何以爲懷御諸路大
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慰遐邇不忘本
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不允再辭免少保招討使加食邑詔

勑具悉卿每拜官必力懇避誠知卿懷冲遜之
實非但爲禮文之虛也今復以將士方冒矢石
當鋒鏑而不欲獨先被厚賞爲言陳請甚高朕
所嘉歎第惟向時並拜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
卿欲終辭異乎蘧伯玉之用心矣尚體茲義勿
復有云所請不允

郾城大捷賜獎諭詔

勑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陳何啻百戰
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
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
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
懷盡敵之心脅陣摧堅計不反顧鏖鬬屢合醜
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痍之苦俾爾至
此時予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
效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
歎降關子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諭想
宜知悉

不允穎昌捷後請解兵柄致仕詔

勑具悉男畧冠時威名服衆分鎭一道使敵人
無侵侮之虞盡節本朝領將士有忠誠之効方
資長筭助予遂圖未有息肩之期而有告老之
請雖卿所志固常在於山林而臣之事君可遽
忘於王室所請宜不允

勑以樞密本職按閱御前軍馬措置戰
守詔

勑卿勲在社稷名震華戎謙退踵征西之風靡

約踐桑尊之節比從人望入覲樞庭方國步之多艱念寇讎之尚肆未反采薇之戍將觀細柳之軍諒匪忠賢孰膺寄委當今行陣之習有素戰守之策無遺伐彼姦謀成茲善計尚體眷注無憚勤勞故茲昭示想宜知悉

不允辭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詔

勑具悉卿登翊樞筦曾未淹時乃以人言遽求釋位惟去就之義卿之所款顧終始之恩朕安敢廢茲用寵以節旄之舊畀以祠祿之優君臣之間庶幾無愧今弗惟反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追復元官詔

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効不自矜夸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鎮南軍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誥

勑全師懋賞必首正中權之謀功師授方爰控制上流之重若時名將爲國虎臣屢列上於戰多式載圖於臨遣併頒命渙增重戎昭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秉誼忠純賦資沉毅自奮庸於行陣久宣力於方維料敵出奇洞識韜鈐之奧摧鋒決勝身先矢石之危荐率偏師往平巨寇屬江西之竊發連嶺表之繹騷命以專征迄茲底定殲蔑兇渠之惡蕩平嵌窟之姦千里師行見秋毫之無犯百城按堵聞犬吠之不驚嘉爾凱還趣其入覲念夙殫於忠節尚辰告於壯猷宜疏進律之恩俾正承流之任天設之險擇形勢於九江師克在和隱兵威於萬旅以作藩于屏輔以試遏於寇攘益申紀律之嚴用謹守攻之備往服朕命無忘爾成

追復少保兩鎮誥

勑仁皇在位親明利用之勳神祖御邦首祭狄
青之像蓋念舊者不忘於技拭而勸功者當思
於崇褒朕祗稟睿謀眷懷宿將茲仰承於素志
肆盡洗於丹書故前少保武勝定國御度使武
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
百戶岳飛拔自偏裨屢當方面志略不專於行
法沉雄殆得於天資奉上以忠至無嫌於辰作
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外攘孔熾之狂胡內
剿方張之劇盜名之難辨衆所共聞會中原方

議於纛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
莫然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亦褒忠之有漸
思其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俾爾子孫又復孤
悍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臨於眇躬是用
畯示孤棘之班疊昇亦增之組近鐵禮羞少酬
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懸轅門之望豈獨發幽
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嗟夫聞李牧之
爲人殆將撫髀關西亞而未錄敗綏旌賢如其
有知可以無憾可特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

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
一千六百戶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追封鄂王誥

勑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
非不待百年而定聽言名將夙號藎臣雖勳業
不究於生前而輿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槩申
畀懋章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
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

戶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材負冠軍之
勇方略如霍嫖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
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勳外憺威
靈內殫謀畫矯時方講好將歸焉華山之陽而
爾獨奮身欲撫翅伊吾之北遂致樊繩之集寢
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遂
陸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逮國論之既明果
邪誣之自辯中興之主愬念重華之君追褒特
序肆眇冲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

綸綍之王爵褒熊羆之故壤超徽德之舊封苴
特慰九原之心益以作六軍之氣於戲修車備
械適當閑暇之時顯忠遂良用闡幽冥之際諒
惟泉窆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賜諡忠武誥

勑主爾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諡以表行必稽
天下之公言申賜贊書追告幽窆故太師追封
鄂王諡武穆岳飛威名震於夷狄智畧根乎詩

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抗戈勵志誓清中原謂
恢復之義爲必伸謂忠憤之氣爲難遏上心密
契詔札俱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就凌烟之
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
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帝眷念
之不忘肆孝廟衮褒之備至還故官而禮塋須
祠額以旌褒遠於先帝之時襚以真王之爵既
辯誣於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
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

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
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
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
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策
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
英靈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
特與賜諡忠武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承州三大捷賜札

勑岳飛節義忠勇無愧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

有兵也所向必克寇始畏其威也朕甚嘉焉方
今國步艱難非卿等數輩朕孰與圖復中土者
耶柰何江表尚多餘寇卿可竭力措置擒獲必
其淨盡無使越境爲吾之憂姑賜卿金注一副
盞十隻聊以示眷懷也

破固石洞令赴行在賜札

具奏省卿殄滅群寇安靜一方應無遺類爲異
日之患也朕甚嘉之已詔卿赴行在可即日就
道勿憚暑行紀律嚴明秋毫不犯卿之所能也

朕不多及

奏請圖中原賜札

勑岳飛卿忠義之心通於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矣今朝廷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慎無出李横所守舊界卻猥引惹有誤大計雖立奇功必加爾罰務在遵禀號令而已收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措畫從可守禦不致班師之後復有跡虞始可回軍依舊

屯駐朕當重置賞典以旌爾功故茲筆諭無忘我言

虜偽合兵入寇趣提兵賜札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

提兵趨合肥賜札

卿義勇之氣憤怒無前長驅濟江戰豫逆賊宜奮揚於我武務深得[illegible]激情既得可乘之機即

爲擣虛之計眷茲忠畧豈俟訓言深念勤勞往加撫問

平湖寇楊么等賜札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悉已肅清紓朕顧憂良用欣慨非卿威名冠世忠畧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悉威兼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想規畫嘉歎不忘然恐招撫之初人懷反側更宜綏

輯以安衆情措置得宜彼自馴擾浚必已與卿計之熟矣或有陳請可具奏來

詔宰臣張浚出視師賜札

朕以寡昧之資屬艱難之運遜風宵自勵冀恢復於丕基而姦宄未銷尚馮陵於方夏殆欲覩豪矢石身爲寨壘報兩宮遷越之讐拯百姓流離之苦坐薪嘗膽疾首痛心十年于茲終食屢歎今委宰輔督護戎昭而卿以柱石之資總貔虎之衆君懷憤激期于蕩平然念王者之師本

於伐叛天下之將專以靖民俾號令之申嚴[illegible]
生靈之徯望無窺近効有害成功必使部伍無
譁田里不擾副我撫綏之意共成戡定之功舍
爵策勳朕不敢忽故兹親筆卿宜悉之

張浚既出視師復賜札

朕以父兄蒙塵中原陷沒痛心嘗膽不[illegible]
已命相臣往專經畫正賴爾等深體此[illegible]
精忠勉圖報效倘有機會可乘無或後[illegible]
二聖還歸故疆恢復用副朕平日眷待責成之
意

丁母夫人憂趣起復賜札

比聞軍中奏知卿奉諱內艱倚注之深良用震
怛然人臣大義國爾忘家移孝為忠斯為兩得
已降制命趣卿起復卿宜體事機之重畧常禮
之煩無用抗辭即祗舊服來吏士銳氣念家國
世讎建立殊勳以遂揚名顯親之美斯孝之至
也故兹親筆諒悉至懷

得逆豫等書賜札

古之人見無禮於君者必思有以殺之今劉豫
劉麟四出文榜指朕為尊屬首惡毀斥詬罵無
所不至朕固不德有以招致此言卿世家被國恩
尚忍聞之不動心乎備錄全文寄以示卿主辱
臣死卿其念之

淮西寇遁按兵九江賜札

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illegible]殉國竭節盡
忠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他警
卿更不須進發其[illegible]陳奏有機可乘即依
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故
兹親詔卿宜知悉

師至襄漢賜札

卿志在愛國義專報君式總兵戎再臨襄漢顧
霜露之冒犯想徒御之勤勞深副倚知自宜神
相朕嘗食而歎終夜以思非我忠臣莫雪大恥
所祁勉力用究遠圖卿目疾邇來更好安否故
兹親諭想宜悉之

寢閣宣諭後賜札令付王德等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久各宣勞朕所眷倚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恥拯海內之窮天意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心協力勉赴功名行賞答勳當從優厚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儻違斯言邦有常憲

懇奏乞持餘服賜札

再覽來奏欲持餘服良用愕然卿忠勇冠世志在國家朕方倚卿以恢復之事近者探報賊計狂狡將窺我兩淮正賴日夕措置有以待之卿乃欲求閑自便豈所望哉張浚已過淮西視師卿可亟往商議軍事勿復再有陳請今封還元奏故茲親筆宜體至懷

督府與張浚論不合連奏懇免賜札

比降親筆諭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淮堧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良深嘉嘆國家多事之際卿為大臣所當同恤見遣中使宣卿赴張浚處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卿其勿事形迹以濟功勳今再封還來奏勿復有請

既奉詔復述前志以贊恢復賜札

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卿嘉歎不忘至於數四自餘令相臣浚作書具道惟卿精忠有素朕所簡知謀議之間要須悉曲協濟戡定禍亂卿其旃邀來必好安故茲親諭所宜悉之

奏宜及時攻取豫賊賜札

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嚴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

奏請建都上游賜札

覽卿來奏備見愛君忠義之誠朕惟國家之大恥竭盡民力以養兵訓夜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忘于心但以近者張浚謀之不臧淮西兵叛事既異前未遑亟舉而議者謂朕當不常厥居使敵人莫測建康臨安以時往來固不害為恢復之圖也唯俟機會以決大策地遠不得與卿

向言卿其益勵壯猷副朕責成之意

虜人大舉入寇奏乞面陳機密削賜札

覽卿來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歎況以戎事之重極欲與卿相見但虜酋在近事機可乘已委卿發騎兵至陳許光蔡出奇制變因以應援劉錡及遣舟師至江州屯泊俟卿出軍在近輕騎一來應不廢事卿憂國康時謀深慮遠必有投機不可淹緩之策可親書密封急置來上朕所虛佇也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奏請正國本以安人心賜札畧

覽卿親書密奏深用嘉歎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也

蔡州賜札

覽卿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勞勤益見忠誠許國嘉歎無已朕意初欲擒取虜酋殄殲羣醜自濟兩國生民有息肩之期然賊情敵勢必已在卿目中遲速進退卿當以審所宜

復潁昌府賜札

覽卿奏克復潁昌已離蔡州向北措置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為計慮虜懷舊毒恐至秋高馬肥不測豕突當使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重緩急盡以委卿朕不從中御也

復鄭州潁州捷聞賜札

覽卿奏知已遣兵下鄭州白許陳蔡一帶形勢皆為我有卿大軍去賊寨止百餘里想卿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殄殲殘虜嘉歎無已然賊計素挾狙詐雖其姦謀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謹間諜乘機擇利必保萬全兵事難以喻度遲速進退朕專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勞卿一軍未到間卿有所欲前期奏來入覲無早晚但軍事可以委之僚屬即便就途還此親札想宜體悉

郾城屢勝兀术捷至賜札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

遣背嵬游奕迎破賊鋒戕其首領實為雋功然
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
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比已遣楊沂中全軍
自宿泗前去韓世忠亦出兵東向卿料敵素無
遺筴進退緩急之間可隨機審處仍與劉錡相
約同之屢已喻卿不從中御軍前凡有所須一
一奏來

奏不宜班師賜札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

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
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
可乘約期並進如且休止以觀敵釁亦須聲援
相及楊沂中已於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卿可照
知遣此親札諒宜體悉

奏乞合兵破敵身為先驅賜札

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誼許國之意
嘉歎不已今虜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
力與賊相拒卿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
大功以朕所見若卿兵從蘄黃繞出其後腹背
擊賊似為良策卿更審度兵貴神速不可失機
會也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朝廷得歸正人所報趣出兵賜札

比屢遣手札并面論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
前來共破虜賊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力踐所
言以攄素志今據歸正人備說金賊桀黠頭首
皆在淮西朕度破敵成功非卿不可若一舉奏
功朕去年宵容之詔不為虛言況朕素以社

稷之計專倚于卿今機會在此曉夕以佇出師
之報再遣此札卿宜體悉

出師援淮奏至賜札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州
界聞卿見苦嗽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
卿者覽奏再三嘉歎無斁春深寒暄不常卿宜
慎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

舒州奏至賜札

得卿奏知卿屬官自張俊處歸報虜已渡淮卿

只在舒州聽候朝廷指揮此可見卿小心恭慎不敢專輒進退深為得體朕所嘉歎據報兀朮用酈瓊計復來窺何濠州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糧起發前來廬州就糧直趨壽春與韓世忠等夾擊可冀勦殺兀朮以定大功此一機會不可失也急遣親札卿切體悉

發舒州奏至賜札

得卿奏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

據探報兀朮復窺濠州韓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張俊楊沂中劉錡先兩日盡統所部前去會合更得卿一軍同力此賊不足平也中興勳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覽奏再三嘉歎不已遣此獎諭卿宜悉之

復李氏楚國夫人誥 附

敕榮辱有時而不同忠邪既久而自判昔飛以纂軍締冕備大將之多儀而李以文駟雕軒正小君之顯號繄強宗之是盛何許禍之驟興殆茲天定之時宜爾邦誣之辯前楚國夫人李氏柔潔以為質儉勤而自修處安榮不聞驕妒之愆居患難不改幽閑之操閭門遠徙閱歲屢遷眷念前朝既下生還之命志伸今日再加甄叙之封錫以土田為其湯沐子孫並仕顧惟晚歲以何憂門戶再興尚識大恩之所自可特復楚國夫人

追復岳雲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誥 附

敕漢李將軍恥對刀筆之吏寧就死焉未幾子

敢亦羅非命良將數奇自古固然朕未嘗不撫卷而興嗟也故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岳雲慷慨忠勇頗有父風困於讒誣不究勳績茲懷遺烈盡復故官朕既白杜郵之冤爾或知輔氏之報可特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追贈岳雲武康軍節度使誥 附

敕絳侯左袒而為劉氏豈知書牘背之感李廣結髮而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邦誣之昭

白豈功今之懲忘故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才爲世傑稟名父之勝算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尸忠肝可見飊營集棘奇禍遂興早悲戰胄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慰忠魂於拱木新戎鉞於帥壇庶一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起噫引㗛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集卷之二

岳集卷之三

浙江按察僉事華亭徐階 編
眉山張庭 校
宛陵焦煜 刊

議類

嗚呼將相大臣勲在王室德在人心身沒而名垂不朽與日月爭光而乃褒贈未舉信史未書萬口一詞以爲闕典如是者凡二十餘年而聖天子一日赫然下明詔悼不辜崇恤典下之有司始請易名以慰忠魂以詔萬世於是前日萬口一詞歉焉不滿者舉欣然相告曰信乎三十年後議論自定爲紳之倫介胄之衆方且喜聞而樂道之而況司議臣者敢不整冠肅容特書其事以著春秋之大旨乎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岳飛奮于紹興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主上龍飛有詔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効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

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雖坐
事以没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
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已
而又更十有六載至淳熙四年禮官奏以公應
定謚乃下有司議其事嗚呼公之大名大節大
勲烈赫赫在人耳目青天白日其誰不知顧乃
閱歷三紀然後被哀榮之典其亦可憫也嗟乎
士患不遭時遇主旣遇而復不得其死命與李
廣材氣天下無雙孝文見之曰惜廣不逢時令

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以公視廣蚤遇太
上依乘風雲再造王室非不遇矣然卒斃於權
臣之手天下莫不冤之班固之贊李廣以為死
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忠誠信於
士大夫蓋公之遇主有李廣所不能及而死之
日天下為之流涕有甚於廣焉嗚呼命與茲主
上所以仰體太上皇帝聖意錄其後之象賢優
加寵擢意公生氣凜然尚存也按謚法危身奉
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公其有焉請謚以忠愍

謹議

紹興三十二年皇上嗣承大統緬想中興之盛
將帥之臣如故岳飛褒崇未及親諸孫猶在遠
有盡上心迺下詔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
後特與錄用嗚呼身可殁而名不可朽是非惑
於一時而議論定於來世自非有大勲力著在
人心何以上為聖天子追念如此抑可謂盛矣
又十六年而禮官請定公謚制可之其在司議
者所當大書特書盍諸簡策以詔天下後世迺

上公謚公之勇略忠蓋使得究盡其能北虜雖
彊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方以川陝宣
撫力圖進討而用事之臣力主和議公猶懇懇
奏列以為非計終莫之聽公亦進位樞府而兵
柄釋矣雋功未就偉志莫伸隨以殞滅焉嗚呼
為將而顧望畏避保安富貴養寇以自豐者多
矣公獨不然平居潔廉不殖貨產雖賜金己俸
散予莫嗇則不知有其家臨戰親冒矢石為士
卒先摧精擊銳不勝不止則不知有其身忠義

殉國史冊所載何以尚茲按諡法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公內平群盜外扞醜虜宗社再安遠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可謂折衝禦侮矣治軍甚嚴撫下有恩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可謂布德執義矣合茲二美以武穆諡公於是爲稱謹議（武穆諡議畧）

伏見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司啟前軍馬岳飛驍武備沉鷙有謀臨財廉與士信循循如書生動合禮法頃在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却胡虜萬人之軍又嘗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黃善張用二十萬　衆威震夷夏去冬江上之戰將士蜂屯飛獨爭先奮擊逼官軍不勝宅將皆鳥奔鼠竄飛獨置寨蔣山孤軍轉戰且行且擊虜金人徘徊于建康京口之間勢必留軍江南控扼險阻大爲東南之患飛能奮不顧身克復建康及境內縣鎮爲國家奪取形勝咽喉之地使逆虜掃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也竊謂如飛者朝廷宜優擢之假

事出于疑似之間而聖人難知者也昔者漢高
帝之治天下如日之高明矣蕭何爲相國得罪
下廷尉此何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
以自白於高帝之前也王衛尉一言而高祖聽之
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孝文之
治天下亦如天日之高明矣周勃爲太尉得罪
下廷尉此又勃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
無以自白於文帝之前也薄昭一言而文帝聽
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高祖

孝文之於蕭何周勃既摘之於前又釋之於後
世之人不以爲過者疑似之嫌既釋聖哲之道
愈明也今陛下摘縶岳飛是飛自處於幽暗隱
蔽之間也是非陛下不臨而照之也夫以其自
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不能自白於陛下
之前而陛下孰得照臨之哉況方當迅雷震霆
之怒勢不及於掩耳而天下之民蹂賤無知不
敢爲陛下言宰輔之臣媚虜急和又决不爲陛
下言是陛下卒不得一臨照之此臣布衣之士
所不敢不爲陛下言也大抵治軍者不能舉軍
皆愛治獄者不能舉世皆平何哉寬仁者不足
以得其死力而承風者不能無羅織之訊故得
士卒之心者必得罪于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
煅煉以成獄者也煅煉之獄雖成而萬一有疑
似之跡則臣不得而知然亦在陛下廣高明之
見而以情察之可也夫岳飛未過陛下十年之
前一匹夫耳陛下卵而翼之以至成功去宣撫
之權而與副樞之任陛下何負于飛而飛乃爾

也議者以韓信之事爲說是大不然彼韓信者
是漢高不可無之人也是漢高祖許之以眞王
者也既定天下遂奪齊楚而侯之是信之所以
快快也今宣撫之尊孰與樞密之重而陛下未
嘗先許之以此也彼飛以匹夫之心十年之間
取陛下三公于其志蓋亦足矣且身居陛下禁
城之中去荆襄數千里之遠而又無權以制之
彼偏裨者又豈能奉承其命如平昔者哉況胡
虜未滅飛之力尚能戡定陛下方鋭意于恢復

祖宗之業是豈可令將帥相㕘自爲逆賊報仇哉春秋之時子玉得罪於楚也屢矣成王殺之而後晉侯之喜可知也南北之時檀道濟有功于宋也亦屢矣文帝殺之而後魏人有飲馬長江之志也此皆前代之鑒戒不可不察故願陛下自尊其高明之德而照之又思漢高孝文之事而釋于疑似之嫌以全陛下高明之功此非獨臣私心之所言實天下公心之所言也臣之于飛素無半面之雅亦未嘗漫剌其門而受一

飯之德獨爲陛下重惜朝廷之體耳臣非不知陛下方震怒之初疑似未辨之際此言一聞必罰無赦大則身汚鼎鑊小則竄跡遐荒而輒敢攖逆鱗犯忌諱者誠懷愛君之心恐虧陛下之高明也伏望陛下重惜國體不憚改爲斷自宸衷特垂赦宥使君臣之義復全於今日而飛之餘忠尚得效於後來天下幸甚幸甚 宋范澄之上高宗書畧

殺飛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願備鍛鍊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誣告而得廉車姚政傅選之徒亦以阿附並沐累遷之寵附會其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三字世忠終以爲無以服天下飛死世忠罷中外大權盡歸于檜于是盡逐君子盡用小人矣 呂東萊讀史記

莫須有三字強以傅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之下每念岳武穆之寃直欲籲天而無從也 呂東萊宋史論評

岳飛不自晦作樞副便直要做然不做亦不免忠勇故也 南軒先生語錄

自建炎用兵以來我之諸將始皆精熟老者如百煉之鋼少者如發硎之刃縱橫捷出無不如意此正天人合一之機千載一時之會也其如和議之說行而班師之詔屢下何當諸將賀和而公表獨曰求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閫躓無補於涓埃口誦詔音面有慚於軍旅此公誓不與虜俱存之名言也夫朝廷欲議和而有一大帥

閭閻然不肯和言必與之俱斃而後已是其所
置而不問乎故爲當時計不去公則議和不成
一日召三大帥首相置酒逐之韓張已至而公
以道遠差後餉堂厨必待公至而後飲至則並
除樞密副使未幾言者至而祠命下矣外此何
說哉余嘗閱永嘉陳止齋云往見石天民言其
父嘗赴上江巡檢官夕投宿縣驛忽呵道岳少
保來急急般疊而少保已至問此何官是閒無
旅館可只就門房駐巡檢如言迨夜堂張燭諸

將會坐巡檢從壁隙窺之諸將起稟事密語公
正色而言曰只得前邁諸將退而起稟者三而
公三答之如初言嗚呼豈不知此行之必死哉
其咢鼻數千里而來者非赴秦召也直趨死如
歸耳故曰白刃可蹈其在是歟近有士夫得楊
武恭王之孫伯喦者言曰武恭一日蒙首相呼
召至則不出見但直省官持一堂牒來云委逮
岳飛赴大理又傳旨要活底岳飛來武恭袖牒
往見公公呵呵大聲而出曰十哥汝來何爲武

恭曰無事斗哥哥蓋當時諸將結爲兄弟行自
一至楊十也公曰我看汝今日來意思不好抽
身入武恭亦以牒傳進須之有小鬟出盃酒勸
武恭意公必於內引決要我同死遂飲飲竟公
出笑而言曰此酒無藥我今日方見汝是眞兄
弟我爲汝往遂肩輿赴對嗚呼公不肯爲兒女
之死久矣大義明如天地大忠著於無窮則公
之志也死生豈足爲公道哉金佗粹編
武穆之冤史以爲秦檜擅專殺而高宗不知也然

高宗豈不知哉迹其平日召至臥內有金盤之
賜有精忠之書有中興專委之托有手書數十
之與且在當時忠勳才傑如武穆者舉目能幾
而其存其亡不知問耶蓋高宗寧偏安事虜而
不願父兄之返者乃其素志也故其初立家族
盡遷而止一親弟信王榛起於河北尚不肯援
之爲助而竟令馬擴譏察之以坐視其敗滅其
樂使武穆復中原而奉迎欽宗以南還耶武穆
初起偏校歷著忠勇之蹟高宗故所深契也及

其咨疏請建宗室即以苗劉之事見疑而深忌之矣故後中興之事累請踐約而莫之許想當檜賊留身奏事之時探知此意建議迎合以爲祖宗家法素抑武臣爲社稷計也況才勇如飛天下無敵者使其縱兵滅金得奉淵聖而歸將置陛下於何地哉其或遂爲劉裕滅秦歸篡之事陛下亦焉得而制之也且金人得中原必不能有故始以封楚繼以封齊而不以遂歸我國者恐我得中原而遂令飛得長驅也若飛殺則彼無所忌必乎我事大之誠而中原母后必皆見歸矣就使中原終不可得而偏安江左亦不失爲帝王宗廟血食也使飛而得志陛下可得安枕而帝江南哉飛不可留而帝心之所深合也故今殺飛而檜以爲上意及後檜死而帝任和議之事以爲已意檜特贊之者蓋皆道其實也言者乃獨罪檜而諉高宗於不知何耶（明朝朝何書世寧庵遺稿書）

空同子曰岳武穆全人乎得其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與之曰閫以外將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驕劫代殺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鐲鏤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秋之義也（國朝李副使夢陽空同集）

序類

籲天辯誣通叙　宋岳珂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曖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甚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於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開霸府而先臣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閫

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
自信不疑勳名既高謗蕊橫出而先臣之跡始
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
一攖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下
額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而罷
士㒖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
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
升以布衣扣閽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
万俟卨則以願備鍜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

則以希旨誣告自選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
選之流亦以阿附而並沐累遷之寵矣夫賞者
人之所甚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豕顧
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祀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
不覩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
後不敢爲也蓋非特縉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
在乎怨之吏目擊冤抑之莫伸者之爲也而異
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衞茅之士不
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僇謂未足以

懲猶之可也朝上匭函暮枸天從風旨之下炎
虐可知詎不能追寸草之命僇及其身爲世大
耻而先臣既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
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佞悉殄而宏
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爲此望也然
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紹興更化遂議賞
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
之德意屬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
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旌以寵命而錄其子孫

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餒
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
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溉徧及死生聖
恩洋洋覈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
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
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闕
庭而暮四海老耋童稚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
之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
氣固有時而伸而殉國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

邁也盖於是而三軍比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
來蘇雲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少
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
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
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抑以其理之正
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荊襄周行舊壘見其
萬竈鱗比寂無讙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
然嘆曰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
牘訟先臣之寃澈遂喻之以當以奏知之意此

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效死力至有為岳公
爭氣之語澈慰諭久之而號泣者猶未止也故
先臣復官之旨亦畧叙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
嚴整雖小犯不貸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
也卽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
待臣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寃
而不知其所以爲寃請叙先臣之所以寃而後
他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而秦檜者
實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

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一戰
而捷俊則恥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
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與
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克復豈可為退
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彊虜大寇俊等不能制
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
臣於俊為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
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
全家南還已莫掩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

復汗醜於室撚寄聲之問以至二策之合不得
輒易大臣之盟稽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
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
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鄱會稽文惠王
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
之輙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
貶死甚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衆
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
忠謀切使者敗和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

陽以据摭世忠軍事且欲令信以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除樞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据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興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乎而以詰檜且促其著獄著得減死於其所然[illegible]三世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諂事於檜[illegible]之

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啓大獄况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鵰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助虐于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遛而死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與獄雖張俊極

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辯皆可復也嗚呼寃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籥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於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

爲信即皓之所奏而觀之一篇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寃而後述所以爲籲天辯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剪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賊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淸重湖戮李成以復六郡袐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淮堧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illegible]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穎陳數十郡獲[illegible]竟上駸駸乎

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勳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齠齔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簀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京夔以來朝夕憂傷廣搜旁訪而訂正之

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條條皆有辯辯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答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兇焰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毋有捷奏檜輙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闕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辯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按之詔旨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

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炳燿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擠詳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煌煌奎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筭鬱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

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無攷也嗚呼此
覦天辯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
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
心之公論也而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
天下噤不敢議稔惡而繼之者猶一時之黨
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
和一旦無故而録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遷嶺嶠
之諸孫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孝
孝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録
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
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
天下共知其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
問安侍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辯先臣之事
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
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舉世莫
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辯而自明嗚呼
聖恩厚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得非以先臣翊
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面一時肉
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
李綱虜之所惡宜散可也上欽容曰恐朕之立
亦非金人所喜即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
明時宰之言可闢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
死而後定者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
十年然後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
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恐言之哉其他如以
不附和議爲懷姦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復
遠畧爲不量彼己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以不

結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疑秦檜之愚而以
爲不必辯謹叙

宜興縣生祠叙畧　錢諶

建炎庚戌仲春岳公觀察總熊羆之師以捍國
保民爲志爰自桐川次于陽羡時方夷狄盜賊
交寇四境舉邑生靈幾死而復生者皆公之造
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曰父母之生我也易公
之保我也難無以見其報稱不忘之意廼立生
祠繪英雄卓絶之姿修沉水芬馨之奉子子孫

孫聽事無數諶擿李兌岳飛武觀爲事然終人之
情猶以爲未至皆欲圖像于家晨昏欽仰如奉
定省而後已予恐作繪者不能人給寫之或失
其眞又聞四方之人莫不願識荊州而未有得
於是摹刻于石庶廣其傳金佗稡編

重刻金佗稡編序畧

元陳基 郎中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
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
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爪牙之臣亦非曩時馮
異伏斂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仁漸磨浸
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爲
墟中原父老日夜歔欷思宋不減三輔然光武
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
故何哉盖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聚國聽於
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鎭之捷岳
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能終
以再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餘用

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
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
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
父兄之耻光祖考之烈乎今壓垂成之業而棄
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啣冤於
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稡編者未嘗不
爲高宗惜也飛父子没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
孫珂實始以籲天辯誣錄請闕訴上由是詔賜
墳廟復爵位須封謚祿遺孤高宗爲太上皇猶
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
天下嗚呼已無及矣

褒忠錄序畧 國朝吳訥 都御史 海虞人

宋岳鄂武穆王者建紹中興之名將也王忠烈
勇智爲當時第一憤夷狄猾夏之禍志欲殄殲
以雪其耻惜乎虜未殲而死權奸之手夷狄益
横不可復制陵夷百年胡元遂殲宋而主中國
爲開闢以來非常之大變王之耻竟莫之雪也
天祚明德我

太祖高皇帝奮興淮右汛掃羣醜以奠安生民腥羶之群率相夷滅其存者莫不震懾奔竄窮漠之北于是中國禮樂復得先王之舊而王之恥雪矣洪武初建歷代帝王廟於京師趙宋得祀者藝祖一帝而王獲與從享之列未幾杭守立王廟歲時致祭于是王忠烈益白于天下矣

精忠錄序畧　　趙寬 吳江人 提學副使

愚嘗歷考史傳俯仰千古其間賢而謫辱不肖而尊顯罪而蒙賞功而受誅者不可勝紀至於宋岳武穆王之事則尤可惋駭痛惜每讀其書撫其遺迹未嘗不惛然若噎澘焉出涕不能喻之于懷夫亂思治危思安辱思復恥思雪人之情也宋之南渡事勢極矣君父蒙逆虜之塵山河變左衽之俗正世主怒目切齒不遑寢食之秋也而豪傑之才出焉豈非所謂天授況武穆在當時文武全才忠孝大節布宣遐邇其君高宗初亦非不知而重之蓋嘗稱之曰節義忠勇

無愧古人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又嘗手書精忠字製旗賜之矣又嘗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矣其知之不可謂不至望之不可謂不厚也謂當如桓公之於管仲先主之於武侯臣主一德人莫得而間之庶幾有爲於天下夫何信用賊檜之謀忘父兄俘囚之恥棄恢復垂成之功殺忠義勇畧威加強虜之將所謂倚梟獍爲腹心視孝子爲仇敵倒持太阿以授人自撤藩籬以媚虜是果何爲者哉豈非天之奪其魄也不然不應若是之愚且惑也

跋高宗御批乞出師奏後　　岳珂

右珂先大父維師忠烈鄂國忠武王手奏出師疏眞蹟一卷高宗武文皇帝御筆批其後於虖靖康元二之禍酷矣烈矣不勝說矣楚齊代妖王綱絕矣先王發憤古鄰思深思雪必欲挽河漢而決之一念旣立高原對越驅馳忽倏叱咤隆缺障橫潰於旣倒扶不周於將折此其立志

卿目中遲速進退卿當審處所宜

復頴昌府賜札

覽卿奏克復頴昌巳離蔡州向北措置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爲計慮虜懷蠆毒恐至秋高馬肥不測豕突當使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重緩急盡以委卿朕不從中御也

復鄭州漢州捷聞賜札

覽卿奏知已遣兵下鄭州白許陳蔡一帶形勢皆爲我有今大軍去賊寨止百餘里想卿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殄滅殘虜嘉歎無已然賊計素挾狙詐雖其奸謀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謹間諜乘機擇利必保萬全兵事難以偸度進速進退朕專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勞卿一軍未到間卿有所欲前期奏來入覲無早晚但軍事可以委之僚屬即便就途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郾城奏勝兀朮捷至賜札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

率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泥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朮戰破汴在頃刻而檜亟詔罷兵召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時而發也與

宋高宗召援廬州賜札

國朝王褘翰林待制義烏人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鄂武穆飛召其以兵援廬州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謂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于鄂會金人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解圍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

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犯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閫襄陽兼宣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浚言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即趣飛援之札十五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汴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兵比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札當是此三年中所遣以不署年月故莫得而詳然札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年乃張俊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俊督師采石也惟十一年劉錡屯濡須合張俊河水之軍以卻敵與札中語合則其為此年所遣不疑初武穆為秦檜所誣且置之死檜令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淳熙中事既昭雪其子霖以為請孝宗還

之此札固在其數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於武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至於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姦檜之計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為之吾於其君何尤焉

記類

南昌武寧縣城隍祠岳忠武王畫像記畧

宋章子仁 武寧縣尉建安人

天未厭宋王稟忠肝義膽以生天未亡胡王抱憤氣赤心而死天乎豈其才矣使不當其用大其任矣使不狹其庋雖九廟之恥立談可雪何但紓一邑之難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崇朝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尚守江南十數道之疆域哉 金佗稡編

忠烈廟記畧

國朝王華 吏部尚書餘姚人

記曰聖人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古之人有一於是並皆

列諸祀典以食報於罔極況兼而有之者則褒崇報饗愈久而益隆豈為過哉謹按宋岳鄂武穆王少負奇氣家貧力學通左氏春秋為中興名將第一張俊嘗問用兵之術王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即其所為真可為萬世行師之法非所謂法施於民者乎自金人搆難汪黄賊檜之徒接踵先後王自結髮從戎即以身許國惓惓以興復為已任大功垂成而竟冤死於獄非所謂以死勤事者乎自徽欽北狩高宗南渡天

下大事十去八九宗社蓋岌岌矣當時君臣偏安一隅類皆愒日玩月以為目前苟安之計惟王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天下以其身進退占宗社安危非所謂以勞定國者乎自兀朮長驅中原生靈之患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惟王統強兵用神算倡義勇百戰以挫其虓奪之氣而褫其魄故雖身死之後戎馬亦不敢深入南北講和彼此休息而一綫之祚得以綿延五十年者皆王捍禦之功也非所謂能禦大災捍大患者乎夫以王之功烈如此巍然與山嶽爭高煥然與銀漢爭輝而其剛大之氣殆將與乾坤同其悠久彼檜賊之徒萬古不容於天地雖犬彘亦臭穢其肉而不食豈直不齒於人而已哉

忠烈廟記畧

屠滽 吏部尚書 四明人

王之存亡係宋之興廢當時在廷之臣若能合辭面諍斥檜之奸暴王之忠脫有不從則至再至三高宗之意未必不回而王之冤未必不雪然何鑄周三畏韓世忠皆止與檜言而不達於君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士㒟雖達於君亦一言而止此君子所以謂王之死乃人事未盡難

委之於天誠確論也

岳鄂王廟記畧

崔銑 國子祭酒 安陽人

太史氏曰學者每覽鄂王事未嘗不流涕焉夫功疑而戮握節而死者古有之矣鄂王忠而遇主者也人胡得而非之哉昔高宗之既南也王內則剪寇外則遏虜講求儲以安人心還舊都以係民望收河北而持中原厄於王彥危於杜

克而氣不挫甚於張俊沮於秦檜而節不奪以
以隆爵而弗回其廡亡好其仁不殺是故謀遠
而中義明而信故能存宋不遂亡也夫道之所
鄉命也命之所成勢也命有極勢有幾善治者
因之初高宗之南也金人亡主中國之志民毒
於夷之虐而思宋之德金人以汴畀張邦昌以
齊畀劉豫而還師于漠矣及乎邑豫之習安處
易而後有之則既堅其據矣帝若擇建上宰畀
王以征伐孰謂金之不亡哉故言和於帝之世

者賊臣也言戰於孝宗之世者削臣也語曰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夫君人之道三志以決行才
以施務知以明臣帝儡於金人之威憂其復讐
亡成且失其據哲臣英將懼亡以賞其功乃爲
苟安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俊貪而王廉王忠而
檜奸俊檜家君而王跡間言陷術豈一朝一夕
之故哉夫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諸也遜迹
者消忌也亡是三者其能免於彼人之難乎於
乎以亡明之迹而賊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檜

之敢也奸臣之欲得國政也始則逐直諫以苦
其若中則誣人之行以淆其惡終則果戕哲輔
以肆其威且夫莫須有者檜之遊詞也檜欺天
下其心不能欺故邪之賊正其心非不賢之也
而棘於其欲忍而爲之爾

刻滿江紅詞碑記　　莊寬

鎮守麥公重修岳武穆王墳廟成得考功主事
楊子器名公爲崑山令時所刻王送張紫岩北
伐之作嘆曰偉乎壯哉王之手書也殆天所護

持以鎮茲丘哉遂刻而寘之東廡既又讀王所
製滿江紅詞嘆曰思深哉王之忠憤激烈流出
肺腑而不可遏者也盍表而出之以示人人哉
因議刻石寘之西廡巡按御史夏公邢公高公
方公聞之翕然忻贊以爲有功於世教三司諸
公咸樂觀厥成俾寬書之竊嘗考之王之著述
有功於世教者數十篇皆根柢仁義扶植綱常
之言如御書屯田三事跋反覆乎君子小人之
辯賀赦表懇欵乎復讐雪恥之忠辭而出其緒

餘播諸篇什亦雄偉不常如此史稱王少負氣節家貧力學盡雖天挺之才未有不資於學力者也故嘗謂王忠貞大節著於言論如諸葛武侯英邁超絕之風見於詞章如張睢陽奮乎百世之上而聳動乎百世之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孰無是心哉

刻送紫岩北伐詩碑記

桑悅 通判常熟人

此武穆王岳公送紫岩張先生北伐詩也紫岩蓋張魏公浚別號是年宋高宗詔浚視師江上故云北伐觀其詞意雄偉激烈與班孟堅勒燕然山銘斬溫禺以釁鼓戮尸逐以膏鋒之句同可轟震千古蓋不必飲酒黃龍闌踏破賀蘭山缺而已氣吞完顏氏無孑遺矣惜乎紫岩恢復一念上通於天而將略非其所長竟使公克復神州之句付之畫餅公有克復之具而為奸檜所隮并神州而滅之不可痛哉紫岩佐助中興功業若青徭之有可瑕疵者不能力援公死亦

其一事讀公之詩見公之所以[illegible]者乃知紫岩之所以負公也嗚呼世變物改醜虜與公為不共戴天之讎當時王和賣國賊臣擠公于死者今皆腥臭澌盡而公一字一句無不馨香無極以此較彼人亦何憚而不為君子哉若評其詩則有唐人風致而氣韻過之字得二王三昧雖專門名家者亦未易及是武穆之為將又不可專以武名之也

刻盡忠報國碑記　徐階

宋鄂國岳武穆王故有祠在其墓所嘉靖乙未春巡按浙江侍御張公慕王之烈率諸吏士造而謁焉既乃觀王遺像讀所作滿江紅詞送張紫岩北伐詩慨然想見王之為人又退而論王之世至所謂以背示何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者頗謂布政使任君忠范君輅按察使李君崧祥曰嗚呼王信可謂無愧於茲矣盍碑之以表王之心脊曰諾於是復謂三君曰為我礱石謂參政洪君珠曰為我書之謂階曰為

我紀成事階昔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專未嘗不歎王之才與至誠非尋常號有忠義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將中位最卑年最少然而百戰百勝爲功最多郾城之捷廬州之援雖鷙鷙如兀朮猶悲啼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淮陰侯高宗之始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

委其爲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於信然信困楚之績拒徹之言雖有可稱而怏怏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銳意欲取中原于時高宗方惑於姦檜以節制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而王援拱亳畧汝鄭經營蔡爲之盡力比進軍朱仙恢復之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至今論者猶共冤之

而王怡然就死畧無忿懟不平之意其視信夫王則不赴討狶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於高宗之知遇如信解衣推食之云非慊於天下之議已如信悖人不祥之說特其殉國之心眞切懇至意以爲幸不死於戰即歸死於獄苟利心之不違斯隨寓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能爲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侯唐郭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蓋三代

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及諸葛兩人而已侍御公以盡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殆觀王之深者歟公名景字光啓河南汝陽人其爲政所至崇孝義獎廉節扶植風教若此類者甚多方今天下承平士幸生其時如王之忠義功業固無由自見然而有官守言責者體王之心以修其職以盡其忠則豈有異道乎是又公徵意也階故不辭而記之碑爲石四以是歲月[redacted]日立於墓之南

岳集卷之四

浙江按察僉事華亭徐階 編

眉山張庭 校

宛陵焦煜 刊

辭類

元楊維禎 儒學提舉會稽人

予讀飛傳寃其父子死而陰報之事史不書乃見於稗官之書張巡之死誓爲厲鬼以殺賊烏知飛死不爲厲以殺檜乎吾不敢以鬼死其英爽而些之以厲之辭曰

生兮人之英死兮厲之靈國有蝨兮摧我國長城善寡毋兮惡好明大霧蔽天兮天日不我明嗟爾厲兮謁上帝以上征萬八千丈兮華之頂叩帝命我兮司陰刑剝爾蝨兮赫其嗟爾厲兮人之英

宇文子貞 湖州人

褒忠寺者故宋所以報忠武岳鄂王之功也維王事載信史勳盖當世[illegible]天地忠貫日月者也權奸賣國竟殞其首是豈惟王之不幸實時之不幸嗚呼尚忍言之哉墳在錢塘之西蕪穢日久廟既廢而枋田沒入他姓寺亦且壞泰定丙寅以來主僧可觀世業儒知向慕賢大夫士若柯若徵仲鄭君明德既表章之而郡慕長李公仝劭文出貲經始爲當道倡於是芟荒丘樹松檟歸枋田起廢祠新其寺而大之盖十有三年而故物始完是又非獨王之幸也節義爲天下大閑終古不泯使世爲人臣者咸知所勸詎非是道之大幸歟子貞作詩以遺杭民俾歌以祀王其辭曰

嗟忠武兮時之雄乘風雲兮總元戎掃氛埃兮盪群兇拓疆宇兮歸故封挽咸池兮洗瞳曨盖一代兮立殊功時不利兮困讒庸人殺其軀兮天鑑厥忠雲松蒼蒼兮湖水瀰瀰故祠復新兮巋然山址是非久定兮凜乎不死春蘭兮秋菊挹湖光兮飲山綠靈胥可招兮遊仙可速嗟忠

武兮來歸移忠誠兮錫吾民以爲福

國朝劉基 誠意伯 青田人

木之顛兮其根必傷人之將死兮俞偏以爲不祥嗚呼將軍夫何爲哉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鳳凰夭殛兮豺狼冕旒臣不知有其君兮子不知有其父嗚呼將軍兮獨嚌冤而懷善[illegible]何變而可親兮忠何辜而可戮父兄且猶不變兮何忠良之能育臣竭心以爲主兮又何可以爲佹也天之所廢不可植兮亦將軍之尤也烏[illegible]兮

而欲殞兮群啞啞而拊翼猿狖躍于機檻兮[illegible]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有心兮曾鳥獸之不如忘戴天之大恥兮乃峻宇而高居信讒邪之矯枉兮委九廟于狐狸甘卑辭以臣妾兮苟殘喘以娛嬉焚舟楫于洪流兮棄驊騮于中路庸夫亦知其至愚兮羌獨迷而弗寤捐薄軀以報主兮乃忠臣之素心縱狂瞽之弗思兮又何必以之爲禽屈原貞而見逐兮伍子忠而獲戾固將軍之不辰兮哀中原之無穢吊孤墳于湖濱兮見思陵之牛羊寄情于悲歌兮識忘親之不臧

樂府類

悲建紹　元張思廉 會稽人

張都督殺曲端關中斷右臂中興天子無相干秦丞相陷岳飛江左長城墮中興天子如不知鐵象馬精忠旗委室望風走兀朮揾淚歸旗折烏虖事可悲君不見韋李綱死宗澤可憐建紹同轍迹中興中興良可惜

銀瓶怨　楊維禎

岳家父國之楨秦家奴城之傾皇天弗靈嗟我父與兄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衛鳴

金字牌　國朝李東陽 少師大學士長沙人

金字牌從天來將軍慟哭班師迴士氣鬱怒聲如雷聲如雷震三陲幽薊已復無江淮豐虜和壯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之亡嗟晚矣

三字獄

朋黨誦天下惜惜不惜貶李迴三字獄天下服

服不服殺武穆奸臣敗國不畏天區區物論至
無權厓州一死差快意遺恨施郎馬前刺

金牌宣　　邵寶 南京禮部尚書無錫人

繡旗揚揚出朱仙中原氣熖息復然胡兒萬騎
消一鞭故宮遺廟在眼前如何忽有金牌宣金
牌宣事甚迫將之南將之北南爲吾君北社稷
敢云君重社稷輕岳將軍決南行南行即就死
死不愧臣子

三父子　　汪子卿 昌化人

父昏德子重昏華夷此日何乾坤父德壽子重
華美名鴻號應無加王津從幸喜同樂五國窮
愁看馬角藉忠父繼忠子百戰甘心爲君死

滿江紅　　文徵明 翰林待詔長洲人

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
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
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　豈不惜中原蹙
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
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區區一檜亦何能

逢其欲

詩類

四言古詩

國朝李東陽

苦霧四塞悲風橫來羲景縮地下沉嵩萊坤輿
內拆鼎足中頹大霆無聲枯蘗摘荄豺虎騰突
狼風雀嵬龍困沙漠鱗傷角摧膂警九誓楚戶
三懷奸究賣國忠臣受猜積毀銷骨遺禍成贍
命迫十使功垂兩淮盟城不恥借冠終諱重弄

同劇群兒甘咕髮豎檀冠潮俘伍骸氣奮胡飄
殃流宋孩英雄已死大運成乖魂作厲形空
漠虛天不祚國人胡爲哉壯士擊劍歌聲殷雷
日落風起山號海哀樹若可轉江爲之回乾坤
老矣歎息雄才

五言古詩

元翟宗仁 天台人

傑閣栖朝霞滄霜風清曉此一抔土石獸猶
崢嶸烈士何多悲小人盡無側生國難昰覓不塞其

心割兩京殺忠天下冤殺身爲千古名烈爾中興
基始自荊湖平論功歸第一日月于今明巍巍
千載樹上有白鶴鳴再拜長稽首重是神之英
徘徊不能去感慨寧無情

陳政德吳興人

炎祚減中微衣冠渺南渡危構無崇基奸庸納
台輔腥膻徧河洛潛竊列聲楚桓桓岳武穆義
聲懾夷虜遺黎望旌麾大聲木奔走用兵韓白
儔鄘張敢等伍功高衆所忌獄吏乃余侮忠魂

在青天冤血漬碧土蹤封亦何榮憤氣終莫吐
屈己事和戎西湖樂歌舞黃旗映青蓋遥遥赴
征路江山忽已非荒阡舞狐兔吾聞忠烈士英
靈所鍾聚孤忠咸崧高同岳降申呂會復下人
間功名更軒翥故國倘神游宮室悵禾黍應同
伍胥魂秋濤貫餘怒

鄭善夫禮部主事閩人

南瞻岳王墳捫心訟宣和四海既無虞樂事一
何多帥師入帝側胡兵乃畢羅雜胡自張諸議天

闡語非訛但見戶括金不見士荷戈回首靖康
末志士悲如何
太尉出世姿用兵自神武懷中左氏傳羞與絳
灌伍撫雲唾手得甲卒盡能虎北開玄冥天南
靖朱光土國恥猶未雪百勝曷足數詔將與諸
君痛飲黃龍府不觀穎昌旗氣已吞胡虜
英雄無奈何氣數藥人事宋德但未光椒房生
憂寐此狩不可返上天有成意壯士自苦心奸
臣自長計蠟書晨到門將星夜墮地平生四字

符竟落氣數衰桓桓蜀武侯殺身志乃已

陳儒按察副使慶陽人

曉出吳山頭滄江有陵谷蒼巘發神奇稜層與
天矗俯瞰湖海流洪濤驚起伏飄忽松風來幽
響震林麓西望吾高臺英爽浮天竺千秋藏者
誰悠悠思武穆長驅向中原神州此恢復搖搖
靖康間國是竟誰毅睠茲烈丈夫乾坤為流蘖
浮生豈不長所嗟在沉陸於昭俗袞間終古有
餘戮而我仰高風題詩薦明肅

七言古詩

元鄭明德 遂昌人

棲霞嶺南湖水陰墓木兩株高百尋鬼神為護霜雪榦日夜怒號風雨音山僧紙錢每白掛隴酋金槌那得侵精忠既已塞天地英爽尚爾蟠山林根雖無血可化碧世間有人能範金可憐父子一抔土尚想君臣千載心萬松嶺前行殿湧五國城頭寒漏沉空今涵黎痛至骨荒墳一上一哀吟

吳賢 南陽人

岳王烈烈真丈夫才兼文武唐漢無平生許國膽如斗誓清九廟迎鑾輿十萬精兵多意氣赴難勤王盡忠義將軍閫外圖中興丞相江南請和議東京百戰方解圍班師詔促奚還非父老吞聲仰天哭兒郎含憤渡河歸感激英雄竟誅害萬里長城真自壞但將淮水作邊關不道中原屬藩塞百年古廟近荒墳夜深石馬戰秋雲簫鼓時來謁祠下遺民猶泣舊將軍君不見岷金盃珙謗驍勇勁還兵漸秦家墳六軍涸穢積如山千古行人呼糞壤

國朝方質 徵士

妖星流光射天裂女媧煉雲手纔舉鑾輿背哭洛水寒十萬降兵化為血鄂州將軍大下雄袍生挽烏號弓大鵬南來作人語夜夜吐氣長虹眼看九廟成焦土指日會兵破戎虜不為蒼生憂使人間塑黃歸來叫闕訴上帝天門九重戟如蟻不得入一旦秋郊泣新冤漫漫長夜金井深萬古白日同丹心

丘濬 少保大學士 瓊州人

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草木猶知表盡臣君王乃爾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為誰人忠勛翻見遭殺戮胡兒未必能亡秦嗚呼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恚檜書夜報四太子臣構再拜從此始

張昺 巡按御史 汝陽人

江分出鴨頭綠百萬大軍向南壓大帥

被驅逐夜渡大河何神速岳侯曉起圖恢[illegible]
竟無犯食無肉北闕黃龍闕日夕哭禍機誰料蕭
墻伏兀朮未剪身遭戮錢江倒流吳山覆奸雄
罪惡過天竺痛罵連聲猶瞋目

王縉 大理寺卿 開州人

鄂王春塚草新綠中原過客眉頻蹙賀蘭山缺
想馳逐班師徵詔降何遽蒙塵發駕何時復劍
鋒轉橫親骨肉英雄終古吞聲哭陰謀誤國罪
未伏千篇萬管非顯戮飲恨含愁空反覆聊從

知愛遊天竺俯仰廖廓空凝目

程嘉行 工部主事 樂平人

精忠祠前湖水綠木棲哽咽山眉蹙金烏玉兎
相追逐往古來今誠迅速當年勢把中原復壯
志饑飡胡虜肉忠肝義膽成慟哭只緣當道豺
狼伏豺狼未死心先戮冤狀亂華天地覆我來
吊古過三竺香火千年對天目

五言律詩

宋林景熙 禮部架閣 平陽人

零落一抔在英雄萬古冤孤忠懸白日遺恨寄
中原樹老殘霞淡塵深斷碣昏東南天半壁社
事泣寒猿

林丹寮

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忠無身報主冤有骨
封王苔雨樓墻暗花風廟路香沉思百年事揮
淚灑斜陽

國朝張孚敬 少師大學士 永嘉

今日西湖路猶存武穆祠虛堂森劍戟古壁動
旌旗二帝終難復三朝盡可欺是非千古定遺
恨在班師

許綸 禮部員外 錢塘人

板蕩憐諸將忠誠獨見君十年事奎章匹馬破
妖氛誰畫分淮策空頒建節文丘原一登望斜
日度陰雲

李夢陽 提學副使 關中人

水店迴岡抱風湍滾白沙戰場猶傍柳遺廟只
棲鴉萬古關河淚孤村日暮笳向來戎馬志辛

苦爲中華
宋墓葬岑寂岳宮今在茲風霜留檜栢陰雨見
旌旗百戰回戈地中原左衽時土人厰伏臘偏
護向南枝
程誥 新安人
鄂王埋骨處雲木鬱參天獨灑南枝淚猶悲北
伐年遷廻顧丘壠惆悵對山川惟見宮蕪碧風
潮落鴈邊
彭年 長洲人

爵寵田橫葬功高諸葛祠汀山留正氣天地有
新悲北伐龍庭近南遷馬渡危英雄興廢淚沾
洒讀殘碑
國步分淮水將軍泣杜鄜艱難百戰日忠憤一
杯秋草木南枝怨衣冠北向蓋只應燕市客同
作九原遊
廖道南 翰林侍講學士 蒲圻人
武穆孤墳在英風尚宛然氣蒸山石烈精結道
霞連痛恨南遷策悲歌北伐篇百年瞻氣象慷

慨靖康天
五言排律
岳珂 武穆孫
臣一介孱庸濫襲世祿每念沉冤未雪直
筆久污一意纂修五年勤瘁上干宸覽謹
簡淵衷萬死尚覓九殞莫報今因追感先
臣飛事輒賦百韻詩一首繕寫躬詣天庭
投進伏望聖慈特賜俯鑒[illegible]白而施行之
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震越屏營之
至

永祐當臨御重熙極泰亨物窮隆土復地大聲
芽萌[illegible][illegible]戎眞裔遼吾海上盟壓壇盤九土氛
存塞二精於赫中興日初膺九伯征赤符[illegible]
炳喜兆得庚庚四七[illegible]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
啟闔闢日月洗明清天授旌旗壇[illegible]興渭水英
[illegible]時臣大父爵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劍雄冠[illegible]
髮總[illegible]供弄射[illegible]火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世[illegible]駿明
[illegible][illegible]始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秉麾軍下雀析王師俱晉縮胡騎僉縱橫馬渡
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身砥柱大厦手支撑
虜熖猶繁熾吳都忽震驚東巡傳蹕右袒半
公卿憤起宜輿旅追收建業城大江誰飲馬五
嶽更刑牲一蕩西江孛重殲固石彭利兵驅虎
豹傑觀築鯢鯨王悵旋平虜銅符遂帥荆皇靈
期濯濯王事分傍傍沙漠逋封豕山林息聚蘇
神州宜亟復六郡乃先爭桀犬徒憑壘苗民敢
抗衡銳師掀狡窟高堞覆堅棚鼻澧兵方進渤

湘寇輙平幾年凶禍結八日駿功成叛將因貪
用降人豈畏坑開疆下商虢結約到磁洺誅帥
難張後還兵虜鄜瓊但屢遺後患祕匪厭紛更
汚鄂重歸鎮齊劉尚據京且羞離楚饌未用渡
河壘細柳千屯灶柔桑萬戶蔓流民俱授畝戰
士亦從耕夫澮縈如帶原田畫若枰連雲登美
稼淅玉飯香秔芻輓從今省兵儲亦頓蠲吏貪
無鼠碩民佚異魴赬姑定鴻溝約交馳絕域伻
鄰懽新玉帛宴衎樂簫笙未幾遭搖草惡知野

衣華禮容方濟濟革乘忽軿軿曆斷昭融赴天
成宸聰俯六師紛霧集四校盛雷轟戎稱爲爰方
啓神鋒莫敢攖童髫欣再見父老喜前迎義氣
通諸夏謳聲沸八紘官兵飈集整號胡穴泣罷程
跬步臨京闕朝衣詣寢楹晉軍傳鶴唳楚幕聽
烏鳴機會乘今日雌雄決此行事成十載續歸
捧萬年觥何事東來詔遄迴北指旌撫膺皆壯
士牽復有孱嬰葉岌危樞極維容儼佩珩身雖
處廊廟志則在幽并豈意中原畧深違將相情

和戎徒効敬投几不聞爭止俯先鞭着居然謗
篋盈兇威搖吏牘風旨動臺抨梟使饑吞噬鷹
芻樂使令衆髮常忌冠同浴不譏裎逵虜爲徵
福先驅謂緩程一言鳴仗馬千丈下滔鷁盍致
謝赦衰乘觀賜劉評許身無少愧憂國甚於酲
彼譖宜投虎能言不離鸚鳥翔身蚕簇兜健是
先兆有客悲周道何人歸魯祊同時惟切齒來
者但懲羹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久
定禍否待終傾先帝資神武深俛愴父兄每懷

得頗牧胡忍棄韓黥皆監何嘗哉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表返諸惇故塋營新祀纖封闢賜塋用心傳舜子述事廣文聲甘雨興餘稿青天谿久盲先臣死不朽聖德浩難名陛下今湯禹王臣昔散關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鑒銅心術參堯運規模紹漢宏濱形高闕繪艮殷盛朝賡故將幸非遠微臣矧敢輕傳訛稽吳謬敗俗訂言譯日繫無虛筆雲章有滿籯府書皆歷歷王訓尚鏗鏗願轂清朝暇吻承乙夜呈作詩哀寺

孟瞻究參念縲絏恩錫芳封寵光照多字榮尊懷如繳日思報畢餘生

七言律詩

宋葉紹翁 龍泉人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更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疑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釣船

胡銓 資政殿學士廬陵人

疋馬吳江誰著鞭惟公攘臂獨爭先張皇貔虎三千士支拄乾坤十六年堪恨臨淄功未就不知鍾室事何緣石頭城下聽輿論萬姓顰眉亦可憐

元趙孟頫 學士吳興人

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高明 永嘉人

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繫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

潘純

湖水春來自綠波空林人迹少經過夜寒石馬嘶風雨日落山精泣薜蘿江左長城真自壞鄴中明月竟誰歌惟餘滿地萇弘血化作年深碧

更多　　林泉　晉安人

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婺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　　凝兼善　福國公　台州人

將軍有意拔天旋直取黃龍復漢京誰謂君王輕屈膝久知戎虜定渝盟屬車不返三關路烽火長連五國城獨使英雄含恨血中原何以望澄清　　婁鶴　杭人

英雄白骨葬錢塘汴水東流失舊疆漢業中興諸葛去吳讎未復子胥亡荒墳斷碣莓苔冷遺廟空山草木長欲采蘋花酹杯酒西湖烟浪正微茫　　吳植　嚴州人

故國山河幾度秋英雄遺恨只荒丘兩宮寂寞

金根遠一部蒼皇赤幟收有子同歸良將傳何人爲斬佞臣頭至今遺廟西湖上石馬無聲水白流　　國朝高啓　戶部侍郎　吳人

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劒空嗟高廟自藏弓棲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露中　　魏驥　吏部尚書　蕭山人

兩河疆土志全收堪恨權奸沮壯謀劒痛翠華淪絕塞殊慙神器客偏州堂堂生氣真容在歷歷精忠汗簡留自古英雄誰不死惟公千載有餘休　　于謙　太保尚書　錢塘人

匹馬南來渡浙河汴城宮闕遠嵯峨中興諸將誰降虜負國奸臣主議和黃葉古祠寒雨積青山荒塚白雲多如何一別朱仙鎮不見將軍奏凱歌

贊 盱江人

萬里風塵大德微金戈直欲挽斜暉中興汗馬功雖異痛飲黃龍願竟違丞相和戎甘誤國書生留汴亦知幾可憐自壞長城後舉目山河事巳非

林俊 刑部尚書 莆田人

十二牌來馬便東郾城狼狽淚相從中原赤手經營外底事書生早料中大將幾看刑白馬諸公無分飲黃龍播遷竟沮奸臣計冷落至山岳

夜風

楊一清 大學士 鎮江人

十二金牌出帝閽虜人猶避岳家軍奸臣詐賊心先死弱主忘家國遂分落日杜鵑啼恨血西風宰木結愁雲君臣義重讐當雪百戰非貪爵一勳

邵寶學贊 聯句

六橋行盡見玄宮 寶 生氣如聞萬壑風松檜有靈枝不北 贊 江湖無恙水猶東千年宋社孤墳在 寶 百戰金兵寸鐵空時宰胡爲竊天意 贊 野雲愁絕夕陽中 寶

棲霞嶺下共幽尋 贊 萬古精忠萬古心風靜平湖天已定 寶 雲連高塚晝常陰戰袍缺裂威容奮 贊 華表淒涼歲月深磨盡南屏誰執筆 寶 兩詩題罷欲霑襟 贊

寢廟臨湖吊客多 寶 我來其柰暮秋何霜林葉冷遊魂血 贊 風觸屏傳小隊呵畫壁丹青辛苦地 寶 樓船簫鼓盛傷歌不知豁骨今存否江落

胥潮月滿坡 寶

指點中原次第收 寶 一門忠節竟何求舊家誰慕銀瓶井 寶 新廟當銘鐵漢樓遊女亦知瞻拜禮 贊 野人還抱燕安憂東風墓草年年綠 寶 千古英雄恨未休

歐陽旦 提學副使 安福人

隔岸荒墟宋故宮蕭蕭黃葉落秋風英魂猶逐雲驅北赤手難扶日上東百里青山環勝地一湖碧水似晴空金讐未雪心先死恨滿乾坤望

洛中

鮮冤 巡按御史

勝日西湖曉霧開岳祠林落隔山隈忠魂元不隨龍逝仙跡猶疑跨鶴來到處水聲聞嗚咽望中山勢聳崔嵬英雄千古心相感幾欲臨風奠一杯

吳一鵬 南京吏部尚書 長洲人

血誠無路達天閽衆敵焉能撼我軍一旦長城真自壞百年全璧竟中分寒聲忍聽悲湖水正氣長看亘嶺雲向使戎金成此志燕然奚數漢奇勳

盛端明 提學僉事 潮州人

西湖秋色浩無涯岳廟頻來憶宋家十二金牌功自廢兩三王匣事堪嗟委身盡瘁同諸葛謀國全師異左車潮入錢塘聲更怒千年忠憤惡奸邪

顧璘 都御史 吳郡人

水白雲青廟貌明纍門喬木盡南生天高竟吼三人虎國破誰摧萬里城壁斷白龍無死所殘黃鳥有餘情海波東去厓山遠精衛千年恨未平

陳察 浙江布政 常熟人

拂石剩泉拜若堂千崖秋氣鬱蒼蒼翩翩金字風霆迅望望黃龍道路長大節直摩天尺五精忠常與日爭光那堪立盡楸梧影又見新潮滿大江

夏鍭 大理寺評事 天台人

金牌十二駛斜暉噬手燕雲事已非天意似憐諸虜迫人間斷送此軍歸空教督府推神算終遺書生識禍機他日誰將百口保忠肝義膽路人知

袁袠 兵部員外 姑蘇人

朱仙當日恨班師地裂天崩宋室危百戰河山終左衽千年松栢尚南枝江湖夜月忠魂見禾黍秋風故國悲和議只談秦相失燕雲先已棄遼夷

報宋有心公不死殺公無罪宋何名家由自毀
道濟壞天實爲之仲達生華表不消仙鶴語東
窻休怪牝鷄鳴長林高塚萬山裏風雨時時聞
甲兵

孫一元 關中人

誓死從來建大勳長驅虎旅滅妖氛中原恢復
非無策四海相看獨有君吾道千年元氣喪皇
圖萬里一江分至今風斷黃龍府鐵馬猶嘶戰
後雲

絕句

元楊維楨

淮陰一死到岳鄂此事從來天所爲敵國未聞
垓下破將軍已有固陵疑

國朝蔡宗兗 提學僉事 山陰人

千古人來笑會之會之[illegible]公時若教似伐
當鈞軸未必相知[illegible]

岳集卷之四

岳集卷之五

浙江按察僉事華亭徐階 編
眉山張庭 校
宛陵焦煜 刊

遺文 附

南京上高宗書略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
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
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

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
迎還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
準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畧恐不足以
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外終亡成
功爲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
詔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
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
原之地指期可復

乞復襄陽劄

鎭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奏臣竊惟善觀敵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虜之寇攘內有楊么之竊發俱爲大患上軫宸襟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爲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爲脣齒之援今日之計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縶縛則亦斂師遠遁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盜要不爲難而況襄陽六郡地爲險要恢復中原此爲基本臣今已厲兵

飭士惟俟報可指期北向伏乞睿斷速賜施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而致不勝天下之幸取進止

乞出師劄

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實懷捐軀報國復讎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効而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生靈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不及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畧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賊詭計日生他時浸益難圖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復拘臣淹速使敵莫測臣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

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劉豫父子斷可成擒如此則金賊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洛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

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謀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來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盡平殄來歲必得所欲亦不過三二年間可以盡復故地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邦內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饑餓閧走故臣急還不遑前功致使賊地陷偽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敕有司廣為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為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仰遵陛下成算必能濟此大事也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懽陛下高枕無北顧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還

田里此臣夙昔所許者伏惟陛下恕臣狂易臣無任戰汗取進止（高宗批答云覽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惟敕諸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拂朕至意）

乞出師劄

逆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偏安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咸願伸鋤奮梃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易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為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國威靈克復神州隳於王化虜偽宄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陛下睿算不煩濟師止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瘝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為壯老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茲焉可必惟

陛下力斷而行之

辭鎭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竊念臣將天威而遠討致賊巢之一空妙筭奇謀悉遵聖訓破堅却敵咸得士心臣實何能猥膺殊賞旣慙過量復付重權是誠叨冒以踰愆非謂謙辭而避寵況九江乃控扼之重地連武昌爲襟帶之要衝用得其人周瑜所以敗曹公於赤壁苟失其策隋何所以取黥布於淦江難使非才濫膺此寄伏望容此嚥喉之付以屬大

臣俯從螻蟻之誠使安愚分所有上件恩命乞賜寢罷干冒天威死有餘罪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侍親疾劄

鎭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輙具危懇仰瀆睿聰臣愚戇之跡奮身單微初無尺寸之先容獨賴聖明之特眷雖捐軀致命曾不足以仰酬恩遇之絲毫思報之心寧有窮已臣近者奉[illegible]家遠涉六月餘日臣老母姚氏年幾七十侵染疾病連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艱難別無兼侍以奉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聖慈察臣悃愊無他規避暫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之養將本軍人馬權暫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管候臣老母稍安依舊管幹職事恭聽驅策結草啣環誓圖報效冒犯雷霆之威臣無任戰懼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開府劄子貼黃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似傷朝廷之體伏望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子臣不勝至情伏乞

睿照

辭開府第四劄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荊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已三貢辭章出于誠悃冒犯天威罪不容赦聖恩廣大一賜溫詔兩降劄命捫心揣分感極涕零伏念臣草芥困陋備數戎昭曾無尺寸之功仰報天地之德竊以亞保之位實預三孤之貴所以賞有功而進豪傑也如臣何人輒膺斯寵

是以心不自安終難冒受不避譴誅再伸前懇非敢徒為辭遜伏望聖慈矜察愚衷早還成命庶令臣少安分守臣不勝虔祈俟命之至取進止

乞止班師詔奏略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嚮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辭宣撫副使劄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叨受招討使不容牢辭又蒙聖恩授以前件差遣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顧土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而厚恩釐賞涯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寄專征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勳戚高世者豈當冒職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驅策

雖粉臣骨曷足以謝陛下兼招討使權不為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之寵必起負乘斯奪之悔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祇受伏望追寢誤恩庶安愚分臣無任悚懼恭聽宸命之至取進止

乞終制劄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江州瑞昌縣界准樞密院奏劄會岳飛丁母憂已即降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見措置進兵渡

江不可等待奉聖旨允次行下岳飛特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虜禍驚悸致疾遂以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輙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即命起復在

臣幺微固深銜藏然臣重念為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喪經之制面顏有靦天地弗容臣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内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進止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具奏辭免男雲特轉三官恩數今月二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奏聖旨不允伏念臣本以凡材誤蒙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卒冒犯矢石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事狀得霑一級而男雲何從超進崇資臣正恐士卒有無功之謗陛下致濫予之譏且陛下方謹惜名器以磨厲天下將昭復大業而乃因臣私恩廢公議臣不自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收還上件恩命臣父子

幸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四劄

臣岳飛劄子奏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循守資格自有常法必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尚存乳臭雖累經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伏蒙聖恩曲舉異眷超資躐等驟進官聯不惟雲志氣易惰而臣益切滿盈之愧況臣既已仰竊國恩致身顯位固有僥冒之名矣今併與其子而僥冒其可乎

伏望陛下揭離照之明體乾健之斷特賜睿旨追還誥命庶使雲粗知官爵之難得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效驅策受之未晚取進止

辭少保第三劄

臣岳飛劄子奏臣聞忠臣之事君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不為苟得以貪爵祿况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同士卒之艱苦明將佐以恩威翼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而恝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為心哉所有少保恩命臣實不敢祗受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察臣肺腑追寢異恩臣恩蒙陛下雷霆之威託宗廟山嶽之福罄竭駑鈍期効涓埃俟將來功績有成臣將拜手稽首祗承休命矣誠懇迫切至於再三干冒天威臣不任戰悸恐懼之至取進止

辭少保第五劄

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聖恩特降誥命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已四具劄子辭免八月三十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日下祗受仍依累降詔旨不得再有陳請者臣之事君義無有已若夫貪慕爵祿務榮一身而不以國家為念則非臣之所忍為也比者羯胡敗盟再犯河南之地肆為殘忍人神共憤臣方將策駑厲鈍冀效尺寸以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今則虜騎寇邊未見殄滅區區之志未效一二臣復以身為謀惟貪爵祿則誠恐不足為將士之勸而報恩無所萬誅何贖伏望睿慈追寢成命特賜俞音姑詔有司留以為臣異時消埃之賞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

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今月二十六日准誥授臣男雲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臣聞君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與虜賊決戰於陳潁之間雲隨行迎敵雖有薄効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橫列仍領郡實由過優寵義不遑處所有誥命臣不敢令雲

祇受伏望聖慈俯垂天鑒追還異恩庶使雲漵
勵懦庸別圖報效取進止

乞敘立王次翁下第二劄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參政與樞副敘位朝廷自有定例豈可為臣忝竊孤卿敘位使在參知政事之上不免再具誠懇仰瀆
聖聽伏望睿慈曲賜照鑒許臣只依近例敘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庸愚不致僭越取進止

乞解樞柄第三劄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已累具劄子乞解罷樞密副使職事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者露章待罪自驚寵數之過優溫詔示恩猶閟俞音之下逮再陳愚懇仰瀆淵聽伏念臣濫廁樞庭誤陪國論貪榮滋甚補報蔑然豈惟曠職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伏望聖慈察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睿
旨許罷機政取進止

辭除兩鎮乞在外宮觀第二劄

少保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伏蒙聖恩
賜臣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誥一軸仍奉朝請臣已謝恩外緣臣見具劄子辭免已將誥命寄納臨安府今月十四日伏奉詔
命不允竊以兩鎮節旄國朝盛典非有大勳豈容輕授臣前此叨據常懼弗稱自惟智術短淺坐靡歲月攷其績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冒榮矧內祠之任得侍清光朝廷所以責老尊尊用昭異數在臣愚分非所宜處顧待遇之愈隆夙

夜以思雖粉身碎骨何以圖報萬一愧深汗溢感極涕橫重念臣才踈德薄人微望輕若不自列濫當優寵必致顛隮上辜宸眷欲望聖慈追寢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取進止

申劉光世乞進兵狀

武功大夫吕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竊念飛以行伍賤隸辱知朝廷蒙被厚恩殞殁難報每以為國家之難雖非所命猶當戮力矧承楚之事危迫如許累准朝廷指

揮催督此正飛等捐身徇義之秋切緣王鎭撫林郭鎭撫仲威等並不見差撥軍馬前來使司王統制雖聞已起發即日尚未知屯駐去處據探虜人急攻楚州切恐萬一疎虞於淮南諸鎭利害不細飛已於今月十五日具申使司去訖飛一面起發前往承州措置勦殺外伏乞鈞慈特捐一二千之衆別差總統制官一員前來掎角庶不致上誤國事謹具申安撫相公使司伏候指揮

申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鎭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飛昨奉聖旨指揮差充前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還至常州宜興縣於十八日起發前來秪赴新任二十二日至江陰軍歇泊據探報金人見圍楚州飛遂逐急於差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有失事機不免親躬先入泰州於二十六日夜二更到泰州城外承准八月十九日指揮令飛與趙鎭撫並掎角飛遂措置調發兵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緣舟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泰州飛已差張憲權行守城見今大軍屯駐三光宗皇帝嫌諱與金人大寨不遠惟是新復建康之後所有士馬瘡痍尚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未及一旬芻茭糧一一窘乏本未能即從王事重以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可以頃刻安居理宜前進欲望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日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徑赴賊壘解二州之圍掃

犬羊之迹下以稗相公之盛烈上以寬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謹具申安撫相公使司伏候指揮

謝講和赦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躬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竊以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筭念此艱難之

久姑從和好之宜府擇誕敷與情胥悅臣飛誠
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婁欽獻言於漢帝魏絳
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
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
莫守金石之約難克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
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
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
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廼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
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

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
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
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
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
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奉詔移偽齊檄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
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
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為仇怨率華夏禮義
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
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襲夔之行欲窺川蜀之路
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
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
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
騎交馳羽檄交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
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
兵出其西荊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
吞彼國之梟巢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

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
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
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
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
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
執迷不悟甘為叛人嘯聚犬以吠堯罣攖師而
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延宗親辱及
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
發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

各令知悉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積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畧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擥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

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劭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歟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遂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乎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猶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艱瘁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與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實封一千二百戶臣岳飛謹書

五嶽祠盟

自中原版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

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題廣德軍金沙寺壁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侯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題東松寺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

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喜焉覩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簇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霞勝景瀟洒實爲可愛所恨不能久留進程遄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群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

復舊神州 自[illegible]至此[illegible]書錄

寄浮圖慧海

溢滴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池州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題新淦蕭寺壁

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讐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

滿江紅

怒髮衝冠凭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堦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岳集卷之五

書岳集後

予少讀岳武穆王傳每見其沉毅英武忠義激烈未嘗不惕然思奮嘉靖癸巳冬承乏浙臬始得展祠墓訪遺蹤徧閱紀載遺事蓋武林乃王里居祠墓在焉而臬司又王之故第也并有亭祠有祀墓有封識學士文人制作相望所以致敬慕於王者無所不至矣獨紀載散逸未有輯錄特並散亡逦諜之少湖徐子五山張子重校而梓之若王忠孝大節恢復大功觀是編可以知矣至於異同之論則當折衷於少湖五山之刋留也嗚呼王逝矣精靈則赫乎不昧煌每有舉動若王臨之亾既二年於茲矣顧恨於駑駘無有可以為王告者獨頼

生逢
聖世得以碌碌自全亦嘗不竊自慶幸而
重悲王之不遇也集成書諸末簡因併及
生平敬慕之私云耳
嘉靖丙申冬十月望日究陵焦煜識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

（宋）呂本中撰

宋刻本

東萊詩集二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錄。其詩法出於黃庭堅。嘗作江西宗派圖、列陳師道以下二十五人、而以己殿其末。其紫微詩話及童蒙訓論詩之語、皆具有精詣。（案今本童蒙訓不載論詩諸條、其文散見各書中、說見本條之下。）敖陶孫詩評稱其詩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頗爲近似。苕溪胡仔漁隱叢話稱其樹移午影重簾靜、門閉春風十日閑。往事高低半枕夢、故人南北數行書。殘雨入簾收薄暑、破窗留月鏤微明諸句。殊不盡其所長。朱子語錄乃稱本中論詩欲字字響、而暮年詩多啞。然朱子以詩爲餘事、而本中以詩爲專門、吟咏一道、所造自有淺深、未必遂爲定論也。此集有慶元二年陸游序、乾道二年曾幾後序。文獻通考別載有集外詩二卷。此本無之、蓋已散佚。又陸游序稱嗣孫祖平蒐裒集他文爲若干卷。今此本有詩無文。惟其草趙鼎遷右僕射制詞所云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伯。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之語。以秦檜惡之、載於日歷、尚爲世所傳誦。其他文則泯沒久矣。

文集莫盛於唐亦莫盛於
本朝唐則韓退之柳子厚
本朝則歐陽文忠公實爲之冠是數公固出類拔萃
絕特不可尚已編次而行於世退之則李漢子厚
則夢得文忠公則東坡先生或其門人或其故舊又
皆與數公深相知蓋知之不深則歲月先後是非去
取往往顛倒錯亂不可以傳近世張文[illegible]之
流其遺文例遭此患知與不知之異也
東萊呂公居仁以詩名一世使山谷老人在者稱
宜不在陳無己下然即世多歷年所而編次者竟無
人焉墨客詞人相視太息曰居仁所謂知我者希則
我者貴歟
儀眞沈公宗師名卿之子少卓犖有奇志方黨禁未
解時不顧流俗尊與元祐故家厚居仁尤知之往來
酬唱最多
沈公之子公雅以通家子弟從居仁游居仁稱之甚
乾道初元幾就養吳郡時 公雅自尚書郎權守
是邦暇日裒集居仁詩[illegible]無遺者又緝歲月爲二十
通錄板置之郡齋若居仁之知 沈氏父子也深幾
公雅編次之也備幾亦□知於居仁者也 公雅用
是屬幾題其後竊自伏念與居仁皆生於元豐甲
子又相與有連雅相好也紹興辛亥幾避地柳州
居仁在桂林是時年皆未五十居仁之詩固已獨步
海內幾亦妄意學作詩居仁一日寄近詩來幾次
其韻因作書請問句律居仁察我至誠教我甚至且
曰和章固佳本中猶竊以爲少新意又曰詩卷熟讀
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須令規
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闊少
加治擇功已倍於古矣幾受而書諸紳今三十有
六年顧視少作多可愧悔既老且病無復新功而居
仁之墓木拱矣觀遺文爲之絕歎因記居仁教我之
言於篇末使後生知前輩相與情實如此且以見幾於
居仁之言雖老不忘也乾道二年四月六日贛川
曾幾題

東萊先生詩集目録

呂本中居仁

第一卷

暮步至江上
題張君墨竹
陰
符離諸賢詩
德操充之皆約九月間見過今皆未至扶杖出
門悠然有感
遊劉氏園
上元
柳
喜雨
舍東舊有花數百株自去歲大雨道路阻絶不
復可尋感歎成詩
送文潛歸因成一絶奉寄
謝人送牡丹
宿州初暑
夏日書事二首
寄吉州若谷叔
寄汪信民
同諸子遊城東園

楊道孚墨竹歌
謝無逸秦處度諸人皆許省試後見訪冬夜有
懷作此詩寄之
歲晚
晚步至江上
訪晁進道歸
怨歌行
雪盡
三月一日泊舟宿州城外因縱步至城北遂過
天慶觀道士留飲乃歸
宿青陽驛
遊南山歸簡張嘉父博士
書懷
客居書懷奉寄介然若谷才仲兼簡信民
小園
謁雍道正
春日即事
寄前鎮西楊法曹
飲酒
讀史
戲呈七十七叔
偶作

謁陶朱公廟
睡
夢
讀陶元亮傳
寄璧上人
寄璧公道友
用前韻寄商老
又寄無逸信民
奉答璧公兼簡諸友
得李去言詩次韻答之
督山伯蕭遠和詩并示舍弟
用寄璧上人韻寄范元實趙才仲及從叔知止
兼率山伯同賦
夜作呈諸公

第二卷

山陽寶應道中與汪信民兄弟洪玉父杜子師
張益中日夕過從自過高郵不復有此樂
也因作此詩寄懷
春日
知止歡傲軒
暑夕乍涼二絕
寄知止二絕
遊北李園三絕
遊北李園
寄李愨去言
贈汪莘叔野
新冬
贈謝無逸
贈張若虛
贈信民
符離行
探梅呈汪信民
奉懷張公文潛舍人二首

答無逸惠書
寄知止才仲
寄張益中
元日示沈宗師四首
梅
苦陰
贈泱上人
正月十二日夜作
咸安公主
明妃
正月十三日河堤上作

昨日晚歸戲成四絕呈子之兼煩轉示進道丈
上元夜招沈宗師不至聞已赴郡會作二絕戲之
浹上座求枯木庵詩戲成兩絕贈之
正月末雪中小酌
次韻張生
追成舊作
乂不得才仲書因成兩絕寄之
晚晴
連日與一上人會話寄庵清座附火乃有山居
氣息因成一詩奉呈
一上人屢言瑯琊南塔之勝予蓋樂之而未能
往也
夜座有懷
晚春即事
廣陵道中寒食日二絕
就甯子儀求酒
第三卷
廣陵
沈宗師甚喜江梅而微疑酴醾因成一絕
勸張李二君酒
庵居
小園即事

登舟
張褘秀才乞詩
効古樂府三首
讀太眞外傳
簡甯子儀二絕
書寄浹上人
呈愚上人
贈浹上人一上人
雨後月夜懷沈宗師承務
秋夜示李十
中秋日沈宗師約遊城西泥雨不果因成四十
字兼寄趙才仲
桃花菊
九日晨起
王氏郊居
對菊
雨後至江上有懷諸子
登南樓
歲晚作
弔古塚
奉送子之還京師
外弟趙才仲數以書來論詩因作此答之

過子之泊船舊亭
望金陵偶成兩絕
烹茶
西樓
寄信上人
秦處度與一上人同宿密庵處度為一畫斷崖
枯木
寄謝無逸并汪叔野兄弟
月下
劉穆之
戲贈道渙上人

喜章仲孚朝奉見過十韻
觀寧子儀所畜維摩寒山拾得唐畫歌
寄朱時發
寄潁昌諸叔
謝人送瓊花白沙人謂瓊花為無雙花成兩絕
觀寧子儀朝奉山堂諸石三絕
十一月五日與才仲弟相別于白沙東門之外
悵然久之不能自釋乃知謝安石作惡之
語不為過也因成八詩奉寄可見別後氣
味亦可并示京洛間親舊也

第四卷

山水圖歌
庚寅年正旦郡中客大作
題李伯時維摩畫像圖
遣懷三首
符離阻雨
伍員祠
東園
寄琦監院
即事戲答季一
湘竹
有懷宿州城北因作詩寄才仲

示沈宗師二首
夜坐戲成兩絕呈迪吉宗師二友
戲成兩絕奉簡章仲孚兼呈宗師
老松
揚州雍熙寺納涼
訪張鑑秀才兄弟
邵伯埭路中
寄周司理
山光寺前泊舟值雨
步月有懷
揚州留一上人

送一上人之京師
擬古二首
潘邠老嘗得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綴成無逸詩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蓋為此語也王子立之也作此詩未數年而立之邠老墓木已拱無逸窮困江南未有定止感嘆之餘輙成二絕
寄李商老
雨中作
示內
寄外弟趙耕材仲
京師贈大有叔
寄蔡伯世趙才仲五絕
寄范子
春風
聽琴
雨後
送山伯良佐東歸以務道期息塗為韻
河水清贈良佐兼寄商老
同李一天紀過沈宗師北莊因成長韻
郵上祈雨

清風
學視
寄舍弟
斷雲
如皋道中

第五卷

初去白沙再望路中江南諸山慨然有懷
赴濟陰留別一公
五月五日泊舟共神與關聖功唐充之李元輔作別意殊惘然端午日行次洪澤把酒北望已如異世事矣因念屈大夫之死正是此日慨然有感於心輙成長韻奉寄李良師贈士特來可求和也
贈唐充之兼簡益中
夜雨
出門見明月
往歲在白沙見江上往來祠神者殺豬羊鵝鴨日夕相屬也有感於心後至濟陰因成長韻當託白沙故人投之廟前庶幾神少知自戒
濟陰野犬
毛彥謨容膝軒

濟陰寄故人
晁叔用得古鏡二一以遺法一上人盜微可愛
底水隱然蜃樓突起又作杯渡禪師像
翻翻然衣動正在中流間也一求記於
子因爲作歌
別離行
李念七久不見過二絶
往年與聞止叔相別甬上止叔見勉學道甚勤
且曰無爲尋事文字間也及今五年矣尚
未有所就因作詩見志且以自警也
六月初三日雨後步至城東
得揚州書
歸計未成作詩寄懷
閱舊詩卷有懷
高郵道中荷花極目平生所未見
高郵遇大熱作
題孫廣伯主簿家壁
贈孫廣伯
與吳迪吉諸人赴晁季一陳增苑園之遊因成
十韻
送晁季一罷官西歸
侯嬴
昭君
戲呈外弟趙才仲
城北別江子之
訪晁季一
吳君求詩因作四韻寄之并簡小吳與寧生
古劍歌
初夏即事
偶作
癸巳自南京過泗上
泗上贈楊吉老二首
題寶應張氏草堂
學仙行
冬日訪朱深明博士二首
第六卷
初別清源姑才仲弟過楚丘作
宿楚丘懷石子植顏平仲趙才仲
發召伯埭二首
余病不能蔬食懼有五味口爽之責作詩自戒
南山
與諸弟諸季同登塔山愚壁以事不能來因成
二絶
春日二首

東園
卽事
和李二十七食蛙聽蛙二首
題秦博秀才園亭
別夜
寄題蘇州靈巖
呈甘露印老
壁上人欲行爲雨止戲成一絶用前韻
江口送壁上人二絶
送朱時發
送甯子儀
唐張瑨書記梁時婦人黃鼎因侯景亂沒北齊爲小校胡兒所虜生二子後附海船歸閩鼓角得岸乃知是會稽郡鼎先在梁許嫁張固及歸固適爲剡令求與相見不可乃遣令送之宣城鼎在齊時作秋風曲渡海時又作詩三章瑨書并其詞悽惋自瑨時已不傳
夜坐呈吳迪吉
與李去言諸人分題得之字
訪秦氏北莊
喜才仲兄弟至偶成四十字

春日
甲午送甯子儀歸洛
讀舊詩有感
別後寄舍弟三十韻
記夜
夜坐
寄唐充之二十韻
竹西亭
邵伯路中逢御前綱載末利花甚衆舟行甚急不得細觀也又有小盆榴等皆精妙奇美之觀因成二絶
飲秦少方家
孫量臣約遊乾明借秦少方韻見贈復次韻答之
春晚郊居
外姊趙夫人智量[一作諒]以良人沒祝髮感歎成詩
代贈
又代贈
臨川王坦夫故從谿堂先生謝無逸學北行過廣陵見余意甚勤其行也作詩送之
登淮南樓
題淮上亭子
夏夜大雨呈若谷叔并晁叔用江子之一上人

贈一上人
乆雨路絶賓客稀少聞后土祠瓊花盛開亦未
果一往也
同狼山印老早飯建隆遂登平山堂
舟行次靈壁二首
己亥上元數同晁季一叔用清坐不出
寄李商老
晚至城南

第七卷

汴上作
初抵曹南四首

言志
學道
和趙承之
曹州後園夜行
風吹蒲葦叢三首
曹南試院懷向子諲兄弟兼呈張擴
試院中作二首
擬古
正月十五日試院中烹茶因閱漢碑
試院夜坐
清都行

試院中呈王曹惠子澤教授張彥實
寄知止
印纍纍
曹南過五丈河堤入城訪顏岐夷仲清談久之乃歸
雪夜
曹南官舍書事
早出
寄江端本子之晁沖之叔用
兩鶴行
陵城歎曹州城北十里有陵城坡冢纍然即定
陶恭王丁傅陵也余往來過之傷嗟再三

因爲作歌
早至天寧寺即趙州受業院也
曹南寄親舊
大雪不出寄陽翟寧陵
與寧陵叔弟別後有懷兼寄趙子仲二首
大雪不出
自曹南至陽翟追懷江上舊遊呈叔弟
自陽翟至寧陵與虛己叔諸弟別還曹未久知
止復來偶成二十八字
試院中作
去冬試院中嘗作詩云衣敝虱可拾髮垢櫛不

下披衣坐牖角尚有微火跨平生足拘窘
今日幸開暇新文加點竄欲歇不能罷雖
微塵事妨頗畏俗子驚出門見諸老此語
君可畫今年復入試院職事多暑追者薄
書滿前如赴蹈湯火也再次前韻

雨後數與李仲輔兄弟往來且約十七日同過
士特因成長韻

首夏二首

第八卷

問晁伯宇疾二首

商村河決

新霜行

將去曹南連得江晁書因歎存歿諸友遂成長韻

精衛詩

寧陵弟相送至南京因成四韻寄季子之叔用

十一月一日步河堤上

留侯

送韓攜秉則赴棣倅

讀秦碑

次韻答曹州同官兼簡范寥信中

龔彥承觀軒

畫馬圖

堤上

將赴海陵出京沿汴見舟候送客不至遂行
京師新鄭與諸晁兄弟往還前後數詩
本中將為海陵之行念當復與子之作別意殊
憒憒偶得兩詩上呈并告送與壯輿叔用也

鴈

赴海陵行次寶應（一作白田）過

海陵雜興八首

往來送迎城南道中二絕

家叔舍弟與黎介然會于符離因用兩絕奉寄

病中夜聞雪作時堯明有廣陵之行未歸思為

數語奉寄父之未就他日堯明歸携詩相
過飄然有敢風凌雲之氣因以前詩答之

次韻堯明貢院詩

海陵夜作

第九卷

秋夜行

臘梅

牧牛兒

洞庭

細雨

王陽

題趙丞瑞慈玆圖
即事
寄晁以道
轎上口占二首
次韻遜叔直閣見寄兼請堯明同和
再和兼寄奉符大有叔
雨後至城外
龐公
衛青
雜詩三首
秋日三首

擬二首
寄京師親舊
和成士毅鹿女泉詩
春申君
秋日三首
和成士毅海安道中見寄
送虞談李然之官京師
海陵病中五首
次韻李叔友賀堯明登第叔友丹陽人也本中得其人之詳於王堯明根未之識也堯明擢第叔友作詩賀之堯明令繼作既喜叔友能不妄許可又嘉堯明進退取舍皆中乎道也三首
次韻堯明見和因及李蕭遠五詩
西歸舟中懷通泰諸君
寄馬巨濟察院時監秦州酒得宮祠歸南京
寄趙十弟
叔度季明學問甚勤而來於余甚重其別必有所成也因作兩詩寄之
與李宏子植同過信中飲薛荔亭下夜深乃散別後奉懷遂成長韻
秋日呈顏夷仲

謝任伯夫人挽詩
贈筆工安伋
寄共城賈秀才
題大名官舍

第十卷

秋日即事四首
閏月九日
惡木
江上二首
寄外弟恭明善
秋夜

虵
謝新酒螃蟹
寄諸子
湘水
頃與知止相別於曹州西門外蓋今十四年矣聞嘗自澶淵過此感歎
雙廟
歸自成園
與諸舍弟游董村
見信民舊書有感
同叔用宿子之家

隄上
游西池歸
出順天門歸陽翟二首
新鄭路中
離新鄭
宿潁昌范氏水閣
聞南寇已平歡快之甚作詩五十韻
還韓城三首
秋日至孟明莊
韓城紀事五首
陽翟冬夜
孟明田舍
雪後
宿田舍
除日
將游嵩少題石淙
登太室絶頂
與崔德符田元邈別後奉寄
出遊
董村歸路馬上口占
嘲拄杖
术煎

有客
李文若季敵訪余高安留連累日臨行贈之
木芙蓉
第十一卷
食筍
白鬚
宿劉固寺佛殿下即劉伶墳也
懷衛道中寄京師諸友三首
河堤
寄濬州張掞
田家樂

梅
寄崔德符
還家
即事
讀易
復往大名三首
開德道中
陽翟道中
長葛道中遇周原仲
簡叔易益謙兄弟
贈益謙兄弟
題蘆雁扇
遊西宮有感
送一書記吳公作天寧化士
京城圍閉之初天氣晴和軍士乘城不以爲難
也因成四韻
守城士
聞軍士求戰甚力作詩勉之
丁未二月上旬四首
兵亂寓小巷中作
圍城中故人多避寇在鄰巷者雪晴往訪問之
坐語既久意亦暫適也

城中紀事
讀易
無題
懷京師
讀司馬公集解太玄
黃池西阻風
景德北廳
昭亭廣教寺
昨日之熱一首贈趙彥強
又贈
題涇縣水西
宿秋霜閣後方丈
水西與李彥恢相從余將取旌德趨徽州彥恢
先歸旌德相候彭元任亦自太平縣來相
送遇於三溪驛遂同過旌德道中呈二子
三首
休寧縣與汪致道諸公別後晚宿黟縣界魚亭
驛二首
寄宣城故舊
祈門道中四首
桂林別珂首座二首
答趙祖文陳夢授

寄趙十一弟

第十二卷

浮梁道中見小松數寸者極多然皆蟲蓬蒿離
出不能即長也余傷之作詩寄范四弟
自祈門至進賢路中懷舊二絶
離洪州渡江西至翠微寺紫清宮
宿翠微寺
發翠微寺
送宋仲安往虔州
與仲安別後奉寄
題筠州僧房
離筠州
題圜悟與惇兄法語
建城道中
行至醴陵寄故人
將至南嶽先寄演公禪師善公華嚴
避寇南行
貞女峽
山水圖
連州陽山歸路三絶
陽山道中遇大風雨暴漲有感
答朱成伯見贈四首

連州行衙水閣望溪西諸山
贈歐陽處士
嶺外懷宜城舊游
余避地踰嶺寄書宜章孫氏賊去則盡失之感
歎有作
過嶺將至江華先寄朱成伯二首
端午日北還至斛嶺寄連州諸公
山居素飯
寺居早起
寺居即事三首
贈夏庭列兄弟
墨梅
賀州聞席大光陳去非諸公將至作詩迎之 有敘并序
送周靈運入閩浙
次韻錢遜叔見寄
贈宗眞上人

第十三卷

全州與解子中向伯恭相會
初至桂州二首
桂州避后拜見仲古龍圖吉父學士別後得詩
書懷奉寄
次韻吉父見寄新句

桂州水西
斷橋
贈嶺東陳秀才
衡州逢解子中別後奉寄
范縣丞惠雙鷄
王撫幹失去毛裘
四十二弟將還賓州相過夜話
呈折仲古四首
次韻王撫幹見惠
次韻王漕見贈并寄曾吉父二首
次韻折仲古見贈
再用前韻奉和
夜坐有感
送密上人歸江西
送常子正赴召二首
頌送山上人遊南華
山頌送譚師直歸湖南
送能化主還法輪
送夏少曾兄弟
本中將爲江浙之行念當與夢覜遠別感歎傷
懷因成長韻奉呈
贈日者張直夫

永州西亭
浯溪
送元上人歸禾山
贈一上人
贈珪公杲公四首
次韻錢遜叔清江圖後二首
次韻錢遜叔獨鶴圖三首
次韻錢遜叔畫圖
送一上人
錢遜叔諸公賦石鼓文請同作
和邢子堅韻

第十四卷

戲呈東林雲門二老
佛日縱步相尋索歸甚苦戲成絕句
東林珪雲門杲將如雪峯因成長韻奉送
贈童堯詢蔡楠謝敏行
和范仲熊舜元遊橋園見梅
答錢遜叔一本有訪戲圃三字
與錢遜叔飲酒分韻得烏字
贈別范一哥
送謙上人回建州三首
與范益謙炳文叔儀步月一云與諸范步月

陸庭元紹意齋
病中口占示益謙四弟
竹夫人
郊居
送楊蒙秀才往樂平
寄題暨尚御雙蓮亭
簡范信中鈐轄三首
次韻李仲輔簽判
西施舌
和秦楚材直閣韻
和展鉢詩

鼓山
王傅巖起樂齋
寄范四弟十弟一作十第二字
春日紀事寄内外諸弟三首
寄諸弟
游鳳池
題孫子紹所藏王摩詰渡水羅漢
送荀與何晉之
次韻李伯紀園亭
送林之奇少穎秀才往行朝
鄭昂用本參太白胡僧歌韻作楞伽室老人歌

寄杲老
贈王周士諸公
贈范信中
會稽石道叟教授南劒兵火搶攘之餘興治郡
學尺椽片瓦皆其所自經營也未期月而
學成遠近賴之又祠前輩賢者以風勵多
士使遊其間者望之而心化由是而入堯
舜之道不難也古之教者蓋多術矣五帝
憲三王有乞言憲賢於乞言也道叟知之
矣呂本中為作詩叙本末云
寄許識弟張彥實錢元成夏庭列

寄内弟井示仲輔諸公
簡范信中

第十五卷

再簡范信中兼呈張仲宗
寄晁恭道鄭德成二漕
連得夏三十一叟兄弟范十五仲容趙十七潁
達書相與甚勤作詩寄之
送錢子虛撫幹往洪州赴新任二首
題晁恭道善境界圖
簡范元長老
贈楊紹祖

謝宇文漳州送茶
夏日
過劉忠顯公鄉縣作
夏日深居二首
乾元副寺欲還雲門
慶兗侍者以詩相贈偶成絶句謝之
渴雨簡張仲宗二首
謝楊紹祖惠玉友
與李似宗別後奉寄
作雨不成早暑愈甚未能就道
聞鵲

荔子
乾元眞歇數約他日同庵居
將發福唐（一云別李叔易簡士珪）
聽雨
末利
聞二弟召對
夜涼早起尋李貽季睦慶長所惠詩有作
聞大倫與三曾二范聚學并寄夏三十一四首
別法一上人
別後寄珪粹中（一作啟山）
哭王元邁
別林氏兄弟
本中欲謀它日復來福唐之東山林少穎請作
詩以記因成兩絶
謝人送陳家紫
閑居感舊偶成十絶乘興有作不復銓次
溫泉（一作福州湯院）
將去福州
初秋
奉呈鼓山雲門二老
從叔巽叔覓茶
福建界首寄福州親舊

嚴州九日坐上贈胡明仲常子正
方允迪挽辭二首
程伯禹夫人挽詩二章
送范師厚宣諭四川
贈了老

第十六卷

送楊晨當時赴夔漕
送徐林稚山赴江西漕
將發金陵奉懷張彥實
初離建康（一云鍾山寄范十四弟諸人）
寓會稽禹迹寺

會稽初秋四首
餞遜叔侍郎奉京師舊墳改葬天柱謹成挽
詩一首
重陽日西興寄臨安親舊
范伯言樂隱一云送范彥行歸西山
題趙祖文盤谷圖
送胡明仲知永州
孫肖之短堂
贈孫肖之
朱成伯秀野堂
次秀亭韻二首

甘棠樓
師姒病化
舟行至桐廬
示兒
陳朝奉坐化
嚴州春晚
予將爲三衢之行下竺僧惠道求詩留題因
成絕句遺之
將適三衢而七弟欲往臨安臨行作詩奉送
椿閣
弋陽魏令賞音亭

建安熊述之爲令建德不言而治將適三衢留
詩美之二首
擬古樂府
己未重陽
李珹拙軒
清嘯軒
將往城南觀音阻雨未果
余適漫浪齋
無題四首
邊愁
招范四弟

衢州路中
憶福州舊居菊花
求趙表之墨
陋巷
示聞生
簡何居厚
謝人送酒
第十七卷
聞蔡九弟十四弟到行在
贈蔡九弟十四弟
病中

病中曾端伯見訪
無題
送曾吉父
次曾吉父蘭溪三絶
窮臘有懷
病中聞諸范日赴飲會
深居
慶大悲閣成
贈人
送廣東漕范子儀
夜聞諸生讀因成寄趙十七姪
夜坐
簡李巽伯
追記昔年正月十日宣城出城至廣教
病中上元
三衢上元
贈人
官閑贈人
正月十七日
病中得舍弟信
疥
正月十九日暴熱

即事
送向仲吉往江西
寄臨川親舊十首意到輒書不復次序
奉懷李平范丈戲成兩絶句録呈
病中寄胡原仲劉致中
才元相過三衢偶成近體詩一首奉呈
無題
寄人三首
寄祁居[redacted]
贈人四首
寄朱希真
寄向縣丞
病中
山城
病夫
無題
偶成兩絶句奉寄文若庭列
寄閩中親舊
廖用中世綵堂
劇暑
即事
秋日

懷秋
贈范十八
秋日
讀書
宿昔
謝人送詩
水仙二絕
第十八卷
處暑
教授鄭國材挽詞
無題二首
潘義榮惠木犀二首
次潘都尉富季申冬日探梅韻二首
次韻木犀二首
謝潘義榮送菊二首
畜犬
疥
潦倒
贈人
無題
寄京口使君
再贈

贈友
歲暮
戲成二絕句
久病二首
偶作二絕
謝滕尉送梅
遊山
李丞相挽詞三首
以一縑寄范四弟
江梅
鼓山頌法眼語在裏即求出云大家合眼跳黃河戲成四韻奉答
夜深歸家聞鄰家小兒讀書可喜有作
梅花
無題二首
贈李元亮之子季子
二月七日與群從遊陳氏園
懷許子禮
雪
報暉庵
贈莊季裕
李尚書挽詞

李器之履齋
野寺
辛酉立春
雪夜
謝方倅惠炭
即事四絕
贈人
辛酉之冬周提宮座惠竹隔
寄張仲宗
周仲固尚論齋
吉州段秀才栗庵
自如齋
醉經堂
題焦寺丞詩冊三絕
縣物
次葉守喜雨
無題
次韻曾宏甫木犀
贈鄭侍郎二首
第十九卷
次曾宏甫九日韻
九日贈曾宏甫二絕

送徐止秀才歸小莱
次葉守韻
送曾宏甫知黃州四絕
題范才元畫軸後
送尹少稷賢良還懷玉山
寄題曾黃州重修睡足齋
重陽前一日作
春晚
寒食二絕
閑居即事
偶出謝客
蔬食三首
戒殺八首
寄祁居之
送韓念八迪功
謙上人清湍亭
送韓臨安提舉
和伯少顯迂仲將歸福唐偶成數詩欲奉寄無便未果也辰叔常季南還因以奉送
送范才元
贈魏邦達張彥素
送南上人

贈曾吉甫
贈魏邦達張彥素
次韻汪教授木犀
送詹愷秀才
靜軒
贈吳周保
尹少稷方齋
送義先上人歸古田
送范十八
徐師川挽詩三首
即事六言七首

楊雄
嚴君平
賈誼
晉二絕
畜犬雪童黠甚勝人壬戌夏暴死作詩傷之
又作二絕
秋日
懷雪童
即事
念舊
和汪教授

癸亥歲正月二首
寄蔡伯世李良字
贈魏承事二絕
送魏縣丞之官餘杭
葉尚書普光明庵
焦復州惟正寄鼎復兩州喜雨詩來以近體詩
一首寄之
送范十八還江西効白樂天體
晁公詩九經堂
送瑞印上人歸福州

第二十卷
尤美軒在玉山縣小葉村俞子才作尉時名之
取歐陽文忠公醉翁亭記所謂林壑尤美
望之蔚然者後數年舊軒既毀復作寺僧
移軒山下汪聖錫要詩叙本末因成數句
成之
金溪董需彥光淩岑庵
盛華彥光丘壑軒
送晁公慶西歸
曾吉父橫碧軒
送邢道州趙邵州歸湖南
送方豐之秀才歸福唐

向敦武挽詞
向簽判母挽詩
贈眼醫張子驥郎中
送晁侍郎知撫州
晁留臺劉夫人挽詩三首
贈鄭侍郎
送宗杞上人歸福州
郡會分韻得蠻字
郡會賞牡丹分韻得裳字
次蔡楠韻
送王提舉赴淮東七首

送尉用歸開化二首
謝范子儀見寄因次其韻
謝周侍郎送木瓜
謝幽巖長老送荔枝二首
撫州俞隱居挽詩
贈汪信民之子如愚
謝曾台州送梅
送范子儀將漕湖北五首
梅花二首
周承務迎求諸己齋
送程伯禹歸浮梁
寄題王琨中玉通判夢山堂
去冬以紙衾遺劉彥沖劉有詩來謝以二絕句答之
送曾季直下第歸臨川
送趙十一弟之官南安
寄劉彥沖兼寄胡原仲劉致中
去歲嘗以紙被竹簡遺劉致中後爲大水所漂致中有詩以二絕句答之
吳傅朋游絲書

東萊先生詩集目錄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一

呂本中居仁

暮春步至江上

[illegible]事如輸驕鵲盃春愁如接鳳凰臺樹陰不礙帆影過雨氣時隨潮信來山似故人堪對飲花如遺恨不重開雪籬風榭年年事辜負風光取次回

題張君墨竹 崇寧五年宿州

張卿畫竹今成癖笑語揮毫不作難然[illegible]高堂[illegible]舜坐令炎暑變荒寒筆頭似有千年[illegible]下[illegible]斛寬歲晚雪霜君記取此君懷抱要重看

陰

涼風森爽遠如許天氣蕭條殊未佳留遲留陰鎖苔竹敗畦藏雨鬬蛙蟇碧雲莫合人千里丹鳳愁看天一涯唯有雙叢庭下菊殷勤還作去年花

符離諸賢詩

窮居日荒涼杜門與世絕親故日夜疎詩書固宜缺符離雖陋邦賢士稍羅列德操青雲器議論輩前哲外貌發英華中心瑩冰雪介然特立士勁氣剛於鐵攘臂辨是非孰能逃區別信民粹而和名利誠難悅汨沒稠人中獨抱雲松節偉哉二三子寔乃邦家傑我來從之遊內顧慙踈拙欣然對三益放懷歌數闋已矣不須言集當爲君說

德操充之皆約九月間見過今皆未至扶杖

出門悠然有感

病著文書懶出門偶扶藜杖看行雲屋頭日在轉花影水面風來散縠文不厭莫城千嶂合稍令明月萬家分小庭留得清秋在已見霜紅未見君

游劉氏園 大觀元年宿州

暖日溫風破淺寒短青無數簇幽蘭三年上酒償春意可忍花梢戴面看

上元

步屧荒園日已昏呼兒當逕掃苔痕春愁不作遊人地細雨殘梅過上元

柳

含煙帶雨過平橋嫋嫋千絲復萬條張令當年成底事風流才似女兒腰

喜雨

天乞幽人一夜涼故教微雨送斜陽暝陰籠樹山更好爽氣侵人土自香多病不眠唯藥裹居閑長坐只繩床五年謬作江湖客幾對鱸魚憶故鄉

舍東舊有花數百株自去歲大雨道路阻絕不復可尋感歎成詩

無數新花替舊叢兔葵高臥占春風向來桃李成蹊處今在陂塘渺莽中

送文潛歸因成一絕奉寄

水天空闊片帆開野岸蕭條送騎回重到張公泊船
處小亭春在鎖青苔

謝人送牡丹

曉風初染嬾嬌黃小雨仍添百和香折與病夫元不
稱玉瓶留待治游郎（元一作渾）

宿州初暑

暑氣侵人始欲愁簟欹窮巷不堪憂亂蟬泊雨林塘
靜密逕吹花草樹幽春盡茆簷深者燕日高田木故
飛鷗莫歎湫隘無餘地待借元龍百尺樓

夏日書事

小行畏蛇蝎端坐困蚊蚋終日方丈間茫然但昏睡
豈唯供病本兼恐添藥費小園新雨餘蔬畦共風味
飽聞鷹門柳清陰妙無對便思携杖往行歌當遊戲
千秋陶淵明此意渠亦會

寄吉州若谷叔

念我江西老斷輪久無漫鼻與揮斤千金莫買蛾眉
笑留寄溪堂病主人（溪堂無逸所居也是時聞無逸窮甚而吉州倅謝增故有此語）

寄汪信民

萬里江南兩外船長腰秔米縮頭鯿廣文聚米馬無由
去更有何人贈酒錢（時信民在京師有宗子博士之除）

同諸子游城東園

昔聞城東園欲往常不欵今來天氣佳茶甌起衰懶
杖藜出門去如服開病眼木葉把新霜水田帶餘暖
川源疑有無風雲遞舒卷不期魚鳥會偶逐鷗鷺遠
淺水亂菰蒲荒亭半苔蘚青山近在望更悟秋意晚
同行二三子詩語各蕭散不愁罰觴難苦恨白日短
千秋高陽池令人憶山簡

楊道孚墨竹歌

君不見渭川之陰卧龍横千秋見取者誰文湖州十
年筆意閑黃壤只今妙手唯楊侯楊侯畫竹盡真跡
功奪造化令人愁滿堂迴頭看下筆摟摟雲煙亂晴
日大叢縱橫高入雲斜風落葉秋紛紛小叢欹傾病
無力旁木長根走蒼石門前車馬汗成川何得陰風
動高壁楊侯嘻笑辭未工此意不與丹青同粉黛初
無一錢費酒炙能使千家空幾材遠寄動盈屋我知
子盡無由窮剡溪寒藤不難致須君放手爲雙叢須
君放手爲雙叢與我俱隱南山中（叢一作繪）

謝無逸秦處度諸人皆許省試後見訪冬夜
有懷作此詩寄之

八年去東都觸事無一好沉綿淹歲時憂虞滿懷抱
欲歸故里閭稀復舊耆老悠悠歲欲盡忽忽身向老
小堂佳有餘所恨來不早飢蟲語夜霜疎星亂衰草
支撑壞壁高側輾寒木小詩書久弃置詞林迹如掃
佳人何時來路遠音信少庭前冬開花扶杖起千繞

春風回馬首清尊待君倒先期留酒錢仍須具梨棗

歲晚

野竹新開徑疎籬自著行暮寒收雨雪落日散牛羊
生事頗公拙才名謝弈狂藥囊無奈汝春到莫相妨
宴一作雲

晚步至江上 大觀二年眞州

浦口生春緑未酣南山初見碧巉巖風聲入樹翻歸鳥月影浮江倒客帆破甑不堪充酒券短蓑眞欲援朝衫往來涅雨城南路可見輕鷗定不凡

訪晁進道歸

樹陰殘雪半成泥尚想狂花一尺圍小雨似酥黃草盡澄江如練白鷗飛未辭酒炙爲公費政恐親知見面稀南市津頭行艓子無人識我醉中歸

怨歌行

借君手中板爲君歌一辭辭中宛轉君不曉爲君説盡長相思輕霜夜度吳城暖楓葉蘆花秋意晚萬里春隨驛使歸十年夢逐佳人遠當時笑語似見劇象牀玉手無消息古岸風江千里船咫尺春愁那得憐君不見信陵門下客侯嬴不用今頭白

雪盡 大觀二年宿州

雪盡寒仍在園荒春欲歸晴空落雁小古木聚鴉稀
肺病猶堪酒囊空合典衣碧雲愁不見千里故山薇

三月一日泊舟宿州城外因縱步至城北遂過天慶觀道士留飲乃歸

水霜遲暮春既雨寒愈重扁舟纜荒亭淺水咽微凍
今晨稍和柔始覺芳意動經旬厭拘束樂事須一縱
籃輿無俗情鳴衷當賓從千花犯濃雲紅紫相餞送
未知滕薛長乃若鄒魯閧娉婷北門柳别淚作凄痛
陵陂少荒蕪亦未妨耕種道人喜我來清談破昏夢
彈琴不須絃風林助吟諷嫩玉擣香秔浮蛆撥春甕
嘉蔬剪朝露奇果市新貢西鄰亦可人明窻碾雙鳳
人生一飽適此外更何用七年城北交事與朱阮共
長詩不成篇臨行當三弄瓊瑶報木桃爲子末後供

宿青陽驛

燈火客帆盡人煙村市幽晚風號古木高岸束黃流
物色淮山近春光霧雨愁棲遲舊游地來歲十年憂

游南山歸簡張嘉父博士

吾生復何往樂身亦忽忽寶塔千帆外春城萬壑中
亂花緣側逕晚照落斜空坐想西倉老掀髯一笑同
逕一作岸

書懷

拄腹文書未補飢積瘕潛塊不堪悲兒曹怪我疎愚甚不見田光盛壯時

客居書懷奉寄介然若谷才仲兼簡信民

客愁如長河浩蕩去不息未來已相關千里在咫尺抱疾寄他鄉終年守岑寂中虛耗神志內熱損筋力長眞二豎嬰復有寒餒迫怪渠甑上塵愧尒囊中帛平生所讀書已如不相識坐貽鄉黨笑敢辭塵埃沒舊游今幾時轉眄忽陳迹死者不復見墓草春已碧生者天一涯未免陳蔡厄兒曹乳臭在瞑目紛黑白雖無未見書頗多雌黃筆出言輒周孔而不辨菽麥啾啾要酬和內顧頗牽率坐令懷抱惡更覺天宇窄忽忽十年事俯仰同戲劇從來肺腑親翻手胡與越獨餘二三子肝膽猶鐵石尚怪東郭貧亦許懷祖黠西軒來何時簞瓢共飢渴念君不能已一飯再三歌誰能明予心皎皎霜夜月

小園

小園常在眼春事已天涯雨暗堤前路苔深林外家幽池通小徑密樹隱殘花長愧隣翁酒甕空尚可賒

謁雍道士（雍有古畫甚衆盡爲耶採取去雍游貴人門甚數）

紛紛乾沒混涅沙暫遣塵言掛齒牙妙畫已歸三語掾（妙畫一作妙手）壯游空記五侯家古壇背日藏芳草小樹留春放晚花能共山翁同活計隔林分聽一池蛙（坐遣一作坐憐暫遣一作不遣）

春日即事二首

隱几虛堂俗客稀片心眞與道相宜風搖柳帶千絲

亂雨勒花心十日期瘦病才蘇休強酒良辰雖好少題詩賈生詞賦常流落歸去來兮在幾時

病起多情白日遲強來庭下採花期雪消池館初春後人倚欄干欲暮時亂蝶狂蜂俱有意兔葵燕麥自無知池邊垂柳腰支活折盡長條爲寄誰

寄前鎮西楊法曹

楊子文章老更新狂吟寡和過陽春雙聲疊韻俱難敵指物程形似有神畫馬已無韓幹肉草書眞得伯英筋可憐一首閑居賦解道連蜷能幾人

飲酒

人生百歲能幾何顧我把酒胡不歌窮通大抵夢南柯我復夢中多蹉跎自古英雄亦何有往事紛紛不如酒嗟子眞得酒中趣幾度尊前捫星斗病起槐陰鸎已老今日相逢還草草忽忽數日是行人且向尊前一傾倒人生樂事亦難并明月清風況都好

讀史

陳壽謂諸葛將略非所長私恨寫青史千古何茫茫謗議終自破公論不可當是非儻可定青蠅果何傷

戲呈七十七叔

大阮愛我詩謂我能詩矣我詩來無極愛之終不已吾非聖者也但智慮多耳賜始可言詩吾智由商起

偶作

去年芳草又萋萋休歎王孫猶未歸更見春深送春
鴈三三兩兩傍雲飛

謁陶朱公廟

悠悠千載五湖心古廟無人鎖綠陰爲問功成肥遯
後不知何術累千金

睡

終日題詩詩不成融融午睡夢頻驚覺來心緒都無
事牆外啼鶯一兩聲

夢

夢入長安道萋萋盡春草覺來春已去一片池塘好

讀陶元亮傳

我愛陶彭澤解言歸去來醉眠猶遣客却使世人猜
我愛陶彭澤不求絃上聲琴中如有趣曾遣幾人聽

寄璧上人

出門厭交情袖手看世故紛紛駒過隙忽忽豹隱霧
生平喜退縮未到心已悟尚餘好事人相就討新句
雖非琢肝腎終自費調護君看雪霜根豈受桃李妬
胥疏老支離骯髒舊賓傅何緊兩行纏遠迒一大瓠
從君乞妙語一洗詩酒汚

寄璧公道友

將離城裏相逢處酒肉如山放手空已見神通過豁
子未應鮮健勝龐公且尋扇子舊頭角一任杏花能

白紅破箬笠前江萬里無人曾識此家風

用前韻寄商老

先生昔擬道玄峰咳唾珠玉家爲空只今江西二三
子可到元和六七公雙鬢只期佗日白千花猶是去
年紅須君吸盡西江水不假扶揺萬里風（直去一作通玄 扶揺一作鵬騰）

又寄無逸信民

文字撑腸不療窮詩來想見左書空雖非問道睹狂
屈（璧公數二子學道不進）猶勝遺書訪子公銀杯大拚浮大白
桃花且看舒小紅記取浮盃無剩語佗年説似馬牛風

奉答璧公兼簡諸友

江山取别太怱怱對面難尋一段空顧我自無黄閤
樣如君合是黑頭公客塵袞袞催前浪俗眼紛紛替
舊紅多日茅簷那接膝重來肯借一帆風

得李去言詩大韻答之

歌呼屢同曹相國牋書或似魏司空半生懷抱向餘
子千載風流獨此公未用反身藏白黑更須着眼辨
青紅無人與助求田費雅稱謝家林下風

督山伯蕭遠和詩并示舍弟

愛閑多病老封戎看子垂天上碧空懶慣未須攀此
老典刑政尔賴諸公酒如震澤三春渌詩似芙蕖五
月紅坐此逃禪天可恕不應獨許我乘風

用寄壁上人韻寄范元實趙才仲及從叔知
止兼率山伯同賦
故人瓶錫各西東吾道從來冀北空病去漸於文字
懶南來猶覺歲時公江回夜雨千巖黑霜着高林萬
葉紅政好還家君未肯莫教慚愧北窗風是時范元實游閩未歸知止得官潁州趙才仲在郢以不聞托三子皆奇士故以北窗風諷之
夜作呈諸公
風江舞暮帆野樹散歸鳥寒燈上壁角疏星綴林杪
歸來靜無事猶坐搜默槀放筆有新功無人與傾倒
不知新恨多但覺舊愁少石鼎伺殘爐茶煙看清曉
明朝尋酒錢折簡喚諸老野樹一作遠樹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一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二　呂本中居仁
山陽寶應道中與汪信民兄弟洪玉父杜子
師張益中日夕過從自過高郵不復有此樂
也因作此詩寄懷
日日南風沙打園掛帆端爲故人回長空渺渺水無
際遠樹冥冥花自開疾病久辜鸚鵡杓江山稍近鳳
凰臺月明雪舞山陰道尚想王郎乘興來李太白有鸚鵡盃鸕鷀杓二物名雖異其用則一也故得借用亦以發諸公一笑
春日
春風未雌雄尊酒自賢聖燕巢樓閣間鶯語花柳靜
知止獻傲軒
貪夫九鼎猶不足淵明一軒長有餘人生趣向各天
壤鴟嚇腐鼠猶鵷雛中郎妙處世不識鳳期自與常
人殊開軒便有千載韻友葛天氏無懷徒坐看松菊
換時節兎葵桃樹紛榮枯五年却走各南北千里懷
想空煩紆雙魚沉浮久不至三徑寂寞今何如文章
潦倒付丘壑疾病蹭蹬思江湖何時共坐北風裏煩
君小摘園中蔬
暑夕乍涼二絕
三旬埃壒得清風領袖猶飄汗摺紅已是寬清無俗
夢更移涼簟月明中
暮蟬蕭瑟下斜陽已似茅簷氣味長團扇未須憂棄

置竹奴猶可助清涼

寄知止二絶

少年樂事未全諳疾病侵凌已不堪尚喜步兵頻入夢夢中猶復似曹南

竹林還往風流絶剡縣交游氣味踈今代高人多惜費子金未抵一行書（去秋知止與石子礎皆許見過已而俱不來）

游北李園三絶

雨映煙籠萬竹蟠枯條高下不堪看非干秋後多霜露自是芙蓉不耐寒

去馬來舟絶往還此中情味却相干明年知是明寒食待約花梢月下看

壁間詩字有凝塵庭下梅梢又作春獨有城南汪教授當時同是看花人（壁間有汪傳操詩）

游北李園

小徑縱橫出紫若綠陰高下織黄梅榴花却是多情思宿留薰風未肯開

寄李付忠吉言

東南之望廬山英李郎落落奇後生鳳凰麒麟在郊藪芝蘭玉樹生階庭文章初如濫觴水行見萬里通滄溟汪侯愛君筆不停謂君詩似秋風清世間兒子甘縮手蘇過趙栟俱抗行少年才氣乃如此後來定是賢公卿伊昔先朝文物盛君家諸父當朝廷外兄復是不世才奇祥異瑞相輝映鱗雲覆雨十年後昏昏醉夢須君醒我生未壯日向衰疾病侵凌心已灰眼中之人不易見千變百技常追隨詩書深藏半鼠矢筆墨高卧封蛛絲功名已矣付公等田園肯放吾先歸

贈汪莘叔野

汪子官不進四海漫聲名有弟極磊落氣宇和而清三冬文史足十年書劍成出言見瓌穎府庫森五兵於身則已拙泛如池中萍輕肥置度外辛苦抱遺經乃知佳子弟必由賢父兄念子初來時我方疾病嬰相從四寒暑所歷不可聽昏昏醉夢裏得君時一醒擁爐共殘火軟語當盃鐺君亦不我厭爲我雙眼青勿云軀幹小氣吞横海鯨懸揣念文舉開逕憶淵明二子風流遠感君兄弟情窮通有時耳此士亦勿輕

新冬

西風吹禾黍落日在陋巷杖藜訪新冬霜樹眇空曠人煙村舍西行旅古原上晩山晴更好秀色常在望居閒得眞趣日欲就踈放豈惟憎俗徒庶自免嘲謗東鄰酒初熟清香亂盆盎徑須騎牆頭挈榼獻窮狀吾生足覊旅久病非少壯銀杯多羽化布帆且無恙雖非陶潛隱不負徐邈暢（多一作驚　且一作保）

贈謝無逸

君不見城南千樹桃君不見澗底百尺松松生偃蹇
卧霜雪桃李一笑隨春風百年澗底終自苦桃花猶
得暫時紅嗚呼志士每如此衡門高卧不見用心雖
無瑕飢欲死

贈張若虛

病憶江湖去書無尺寸功平時要人子忽是冨家翁
活計呻吟裏交情夢寐中獨餘張處士相近數過從

贈信民

五年客符離端坐受貧病從來踈出門今乃懶成性
官多豪冨郎分明與時競取醉不論錢定無塵土甑
豈但相娛樂頗復自賢聖汪侯雖官居笑語怯豪横

折腰衆人後瓊林自輝映肯後足官府眼前謬恭敬
偷閑過草堂遺與眯眼淨雖非醉紅裙清談却差勝
秋高數能來勿猒阻泥濘

符離行

符離之民難與居五年坐此如囚拘比屋生涯但剽
刼諸生學問只鄉閭南鄰經年不相見北里雖見復
麤踈窄衣小帽走塵土也復生貌䰀襟裾對此自然
憂氣滿疾病日益何由除君不見圖經所記又可哀
此州自古無賢才

探梅呈汪信民

遍帶銀杯欲着塵小園幽樹巳含春風流王謝佳公
子臭味曾劉入幕賓細朶定無泥土涴暗香猶帶雪
霜新剩摩挲腹搜奇句去攔城南得定人（泥土一作塵土）

顏子置身陋巷屈原放跡江湖何似我公歸去馬羸
不厭長途

奉懷張公文潛舍人二首

腕中有萬斛力胷次乃千頃陂守畫顏行楊草文章
韓筆杜詩

答無逸惠書

三年讀書少餘味燈火可親病爲祟謝侯好事憐我
窮時遣雙魚問鴟鵂交情乃似親骨肉學行坐越諸
公輩胷中萬卷書屈蟠少日力戰登詩壇下帷却掃

謝俗子凍吟不管兒號寒只今食粥巳數月千慮百
憂煩筆端高才本是棟梁器苦語終無儒生酸樂章
短句又清絕陶寫萬象嘲江山江南草木不得閑閑
君何爲愁肺肝十年行坐想風采千里寬夢勞追攀
我無良田歸不得忍窮氣味君應識囊貯未了歲寒
計學道空愧琳與璧交親零落半鬼錄白日輕去眞
可惜終朝撥火煮蘆菔南山之南待君喫

寄知止才仲

一門叔父到卿好中表弟兄惟爾賢往事關心空自
語新詩好句與誰傳溪山巳近堪投老文史雖窮莫
取憐仲弟墓頭今宿草爲渠先賦補亡篇

寄張益中

五年望張子兀坐四壁空今晨千里來如執濯清風笑談不改舊憐我衰病攻斯人舊豪氣頗似陳元龍只今更省事終歲兩頰紅何知珊瑚樹却倚塵埃中晁侯夙所敬見渠如見公網羅拔出脚迹逐冥冥鴻同會得王郎敲門夜相從殷勤一盃酒目送西歸鴻人生少如意此樂難再逢君家老李膺高韻留呉松風流遠孫在一棹何時東不嫌道里遠爲我略從容

元日贈沈宗師四首 大觀三年眞州

東家起傳觴西家起相喚我亦了新詩成此奇一段念無豪髮益但見日月換出門語沈郎造請吾亦漫

念昔從諸賢關汪老耆舊是事今則無斯人亦難又尔來見公子却立兩公後不倦以終之可以爲子壽

沈郎固可人好善乃天性迹隨萬事遠心與一物定蕭然四立壁筆墨自温清更持孟賁勇少折楚士輕

君無綈紈氣我有冰雪容相期五石瓠共濟萬里風江山秀句在內子空洞中還身視塵滓當有一日功

梅

南雪看未穩北風吹已殘才堪十年夢不稱一生酸日月方回首風霜與凭欄遲明出謝客頓覺帽圍寬

苦陰

破臘冬仍在逢正陰更頻寒流未解凍雪意欲妨春畏病還疎酒逃寒懶見人東郊小桃李還是一番新 還一作別

贈泱上人

一庵便送淵明老四海共傳摩詰詩本自妨人枕邊夢不能陪汝鋤頭炊交遊太半飢寒裏衰病中分少壯時西寺木魚東寺鼓三年三見泱闍黎

正月十二日夜作

春來消息未眞傳又負蒲團一味禪燈火侵尋作佳境冰霜偃蹇過新年江聲慎落三更雨野色遥看萬斛船咫尺風光不相貸忍令好語到愁邊

咸安公主

漢朝公主歌黃鵠秦地佳人唱柳枝想見雲車度沙漠一盃重酹明妃

明妃

秦人彊盛時百戰無逡巡漢氏失中策清邊烽燧頻丈夫不任事女子去和親君王爲置酒單于來奉珍朝辭漢宮月暮隨胡地塵鞍馬白沙暮旃裘黃草春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

正月十三日河堤上作

雨着河堤柳着煙小樓燈火又今年東風不與行人便留滯長亭十里船

昨日晚歸戲成四絕呈子之兼頌轉示進道丈

蹂燈欲盡漁商市小雨似開桃李顏一夜簷聲鳴響盎無人知我坐蒲團

臥疾江邊久未回懶隨兒輩走塵埃天公尚有餘情在肯放梅花自在開疾一作病

春愁故故妨人樂舊薛新苔不暫晴想見江郎閑船臥滿川風雨報天明

晁御白髮風流在肯伴香車作夜遊借問典衣无戲責何如沽酒喚吾曹

上元夜招沈宗師不至聞已赴郡會作二絕戲之

燈火滿城公不來為公雕句洗塵埃春愁不到城西寺更約梅花緩緩開

白酒紅燈稱意春知公未免踏黃塵編床好在休相憶輸與瑯琊渎上人白一作緑酒

渎上坐求枯木庵詩戲成兩絕贈之

枯木庵中渎道人百年無影卧輪囷未須特地通身去放取枝條自在春

前身石霜後身渎如印印泥風去塵認得當時侍者意無人知是啬庵人啬庵人一作呂居仁

正月末雪中小酌

柳著河冰雪著船小桃應誤取春憐床頭有酒須君醉又廢蒲團一夜禪

次韻張生

啬庵居士渠不識齒髮則衰心未然樽下不知公子貴酒中差覺孟生賢已吞舌本三千丈却住人間五百年爾忤風光君莫怪棒頭無地可逃禪

追成舊作

滿江風月一船霜無計留君只自狂燈火隔簾香隔坐無人知是竹枝娘

久不得才仲書因成兩絕寄之

望大梢書如渴驥憐老汪膠無續弦看遍江南與江北小舟微雨是斜川小舟盡祕明孟頂孚本長詩

病去詩無一點塵亦知摩詰是前身憐君更似西江水合伴倚松庵裏人

晚晴

斜陽入花柳渾欲不勝情春事乃如此病軀安得平尚堪銜宿酒復作快新晴荒簷足烏鳥莫厭晚來聲安得平一作殊未平

連日與一上人會話啬庵清坐附火乃有山居氣息因成一詩奉呈

春風吹荊簷落日半花柳餘寒盛氣來佳辰為誰有公來但默坐有味皆可口端如列鼎食衣被以醇酒煩言不知要寶自甕牛數南泉山下人了不計可否

山柴晚復熖當爲一舉手荒江甚沉寥此味亦長久
不嫌薰病眼重當爲公取

一上人屢言瑯琊南塔之勝予蓋樂之而未
能往也

三頃良田一畝宫好山當自屬林公須君留我卓錐
地要聽飀飀萬壑風

夜坐有懷

西還豈不好本自乏周旋道有曾一變歲無官九遷
疾風驚半夜惡况極今年咫尺沙頭路猶堪着釣船

晚春即事

春色不自惜曉寒摧折之殘花帶雨去薄酒信風吹
尚有尋行債初無了事癡論詩得奇味當使阿戎知

廣陵道中寒食日

風雨屬連春事休碧鱗三尺鷹行舟短牆不見桃花
面付與長江自在流
南來消息不眞傳政恐相逢却未然何處青帘是沽
酒粥香餳白是今年

就寗子儀求酒

鼻息咈然君莫驚飢腸渠自作雷鳴須公一句羔兒
酒伴我夜窗聽雨聲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二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三

呂本中居仁

廣陵 借韻戲用大滑體

往來六十里各是一江郊柳色團渦岸春風楊子橋
好山當斷岸野鳥度空巢一任雷塘路昔天風雨號

沈宗師甚喜江梅而微貶酴醾因成一絕

淡綠衣裳玉作粧好風涼月自相當沈郎笑汝多情
在不似江梅滿意香

勸張李二君酒

張侯好詩如好色不敢爲主而爲客李侯好酒如好
詩心雖甚壯無人知兩侯風味俱不惡如芙蓉與木
芍藥午窗留客看筆快曉枕無人猶睡着廣袖漸變
天寶粧大字不作元和脚世人謾笑乃其分政是仍
叔之子羽病夫坐穩無所求荒蒼斷雨鳴春鳩爐煙
未盡消百憂恨不綴帶從公游何時清江橫小舟與
公一醉荻花秋却來密庵參牧牛

庵居

鳥語花香變夕陰稍閑復恐病相尋正應獨有江山
分素自都無廊廟心堂上老親雙白髮門前稚子舊
青衿兒曹不會庵居意古澗寒泉疑至今

小園即事

千花老無蹤衆草來可喜欣然得幽尋我亦病良已
飛飛兩蝴蝶不悟塵土裹禽聲甚可人亦似相[illegible]爾

人生貴愜志不必須甚奢三年白沙詩已費千幅紙問君何所樂赤手費摩洗短屏看遠山心作千萬里此豈畫者功實自一念起君當如是觀在此不在彼

登舟

夜雨曉猶滴愁風晴更吹已無行役念寧有別離悲舟揖三年路江山一月期東嵓[?]還往不廢百篇詩

張掉秀才乞詩

白蓮庵中張居士夢斷世間風馬牛風塵表物自無意神仙中人聊與遊（張舊與前輩名士往還甚衆）澄江似趂北城曉苦雨不放南山秋君當先行我繼往向吳亭東留小舟

効古樂府三首

君住長江邊妾上長江去長江日夜流相思不相顧（住一作家）

長江日夜流妾心終不改誰謂江頭人相思不相待

東家石榴紅西家石榴紫俱是一種花同生不同死

讀太眞外傳

上盡馬嵬路東風吹舊京乾坤已新主草木自秋聲錦韈千年恨星輿萬里程寧知挽船士亦有別離情

簡寧子儀二絕

只恐老去被花惱更欲忘憂須酒澆何似山堂病居士閉門高枕過春朝

新晴欲上南樓月柳可藏鴉水蘸牆無限客愁芳草裏不知風雨阻斜陽

書寄浹上人

胷中無一毫事筆下有千斛力走遍江南江北山滿堂禪和不相識

呈愚上人

不能歸續侍中貂遂有聲名伴老饒萬里更行看驥裏一枝才足賦鷦鷯詩囊硯匣君其浸藥裹侵尋我亦聊舉目雲天盡新語殷勤收寄一牛腰

贈浹上人一上人

君行南山南我在北山北不聞浴鵠白但見涂絲黑老境欲垂垂快意須得得孰知百雉堅而有一日克浹如澗底松縱老終不踣一如雲間鶴不復可羈勒我如千里風遇此兩鴻鵠明珠朓氣翳曉日破昏塞宿障不盡除胷次猶筆墨君看說詩口乃是拔山力冰霜卧偃蹇歲月飽封殖誰能窺藩籬未易得閫閾政當斂光芒不必須緣飾相從無何鄉敗衲依破械更令好事人妙語添一則（政當斂光芒不必須緣飾一作政當磨其鋒共揚煩惱賊）

雨後月夜懷沈宗師承務

雨雲攪江色偃蹇破昏睡千花開紅紫妙見一室內披衣行夜氷明月在船背微風過蕭瑟古柳立蒼翠翛然一蒲團堅坐覓詩對我生無南北所到意輒遂

孰知十年游保此清淨退頗念城北人結友老杉檜
漫隨長鋏歸甘作短檠棄出門萬里涂巳駕安得税
何當持被來把酒相就醉閒一作閒

秋夜示李十

晴鳩不時鳴雨鳩不暫歇相去跬步間晝見疑齒折
寒泥擁衰草秋扇罷殘熱今晨好風景稍覺星頭月
清光冷相照玉艷滿金玦喚客坐前窻文字相澡雪
殷勤傍詩律未暇了麴蘗瀾翻談經口邂逅如意鐵
我歌君輒書字字有行列不須陛枑嚴但要兵衛設
譬如南山石琢鹵當井渫眞成一戰霸未可三鼓竭
人生各涇渭世事亦滕薛高堂食肉人兩馬方踶齧
何知緼袍底猶有不安節

中秋日沈宗師約遊城西泥雨不果因成四
十字兼寄趙才仲

遂阻城西步兼懷雲上游長風掠歸燕苦雨應鳴鳩
月向誰邊好寒催社後秋傳杯有新韻能憶老兄不

桃花菊

嫩粉殷勤換淺黃鬱金叢裏見新粧已翻百疊紅衣
潤更沐九回沉水湯

九日晨起

漸歇歐蚊手眞成把酒天長河印曉月老木聚荒煙
了了江山夢區區文字緣南堦兩三菊極意作今年

王氏郊居

江山處處好落日極登臨雨續蔬畦潤風吹柿葉陰
客船頻上下水鳥故浮沉尚有南飛雁丁寧可寄音

對菊

稚子尋花莫漫狂巳知衰疾負重陽新霜有意留青
蘂更放殘枝十月黃

雨後至江上有懷諸子

落日滿寒雨長江收夕霏定知聊復爾敢望不相違
野鳥晴相喚殘螢晚自飛殷勤兩山口好為放朝暉

登南樓

疾風吹沙不成雨十日狂陰倒殘暑江頭樹木半焦
枯不厭潮頭洗塵土南樓反照千丈紅落日却在洪
濤中舟人漁子莫惆悵更借朝來東北風

歲晚作

南山雪雲千尺高北山晚田無寸毛富兒巨家飽欲
死笑我陋巷長蓬蒿道人坐穩忘作勞百念解縱如
垂槖但當折簡喚我曹並坐擇蝨煩抑搔筆力可借
秋江濤莫學人間膏火熬

弔古塚

荆榛閉莽蒼千歲一孤墳生則無是叟死應冥漠君
略無他日念唯有不堪聞想得西陵道荒臺亦暮雲

奉送子之還京師

日月老投閑文字今削跡便然腰十圍欲吐哦三尺頗恨平生友相就語肝膈諸江好兄弟夫子眉最白詞林三二公子實門下客布帆千里來許我聞賓席階庭出蘭樹戶牖照圭璧詩如駕高浪萬頃隨筆力寧爲首陽餓不作壁奚獲乃知工語言要是飽艱戹茫然李杜壇未免陳蔡厄出門觀善陣斂手避勍敵澄江搖夜霜歲晚見沙石釵頭罥蛛絲即有梁宋役士生多艱虞道遠自古昔相期逍遙游不計天地窄名聲寸三點談笑供百謫別君爲此言可當饒朝業

外弟趙才仲數以書來論詩因作此荅之

君才如長刀大窾當一割正須聾其鋒却立望容髮平生江海念不救文字渴茫然攬轡來六驥仰朝秣病夫百無用念子故疎闊未能即山林頗復便裘褐前時少年累如燭今見跋胸中塵埃去漸喜詩語活孰知一杯水已見千里豁初如彈丸轉忽若秋兎脫旁觀不知妙可愛不可奪君看擲白盧乃是中前筈不聞鐵甲利反畏彊弩末輿薪遵大路過眼有未察君能探虎穴不但須可捋（才仲住士也年十七八時隨其父嶽在定州子開及晁四諸人比其文卿子厚）

過子之泊船舊亭

江郎泊船處草徑不勝秋客裏終年別春前萬斛愁山橫采菱口月滿望江樓政可夢春草莫令吟白頭

望金陵偶成兩絕

臺城南望入斜陽尚想能詩王樹郎乘興風流莫相笑眼看直北是雷塘

雷塘別有風流坐可作南舟兩日行江水自流春自好不知芳草爲誰生

烹茶

水光欲盡瑠璃影玉色初浮翡翠斑便覺翛生風味惡小爐新火對蒲團

西樓

小院無人日自長隔簾時有芰荷香客游未作安居計更借西樓一夜涼

寄信上人

笑語三年別舟航十里淮新霜變草木好雨過風霾萬事不如意一生常好乖何因伴明月特地入君懷

秦處度與一上人同宿密菴處度爲一畫斷崖枯木

小菴無客亦無氊遂有高人借榻眠一夜西風撼枯柳不知春在石崖邊

寄謝無逸并汪叔野兄弟

老謝風流綠綺琴小汪兄弟亦南金文章已悞半生事江海略酬他日心好酒不當愁徧仄舊書差慰病侵尋平生恩義泮宮老斷綆寒泉百尺深（汪信民汲方數月）

月下

白鷗笑汝不能飲澄江惱人勤作詩可惜南樓好風月只無春柳對瓊玖（玖一作孜）

劉程之

金枰一斛貯擯榔戲調兒童走欲狂不謂林間有元亮念公時在酒中藏

戲贈道洪上人

忽逢邗溝道人洪如見錫山居士秦問著世緣渾忘却知公不是箇中人

喜章仲孚朝奉見過十韻

苦語不辭好舊交今則無但能留客坐已勝折腰趨

只有連根黄初非滿眼酤苦痕記柱杖雪影傍跏趺語道我悵晚說詩公不迂丁寧入漢魏委曲上唐虞歷歷有全體怱怱或半塗宜當置度外不敢望庭隅日月換新歲江山非故吾他年佳句在與畫賓庭圖（山谷論作詩當自舜皋陶賡歌及五子之歌以下皆當精考故予論詩必斷自唐虞以下）

觀寧子儀所藏維摩寒山拾得唐畫歌

君不見寒山子垢面蓬頭何所似戲拈柱杖喚拾公似是同游國清寺又不見維摩老結習已空無可道牀頭誰是散花人墮地紛紛不須掃嗚呼妙處雖在不得言尚有丹青傳百年請公着眼落筆前令我球句逃幽禪異時淨社看白蓮莫忘只今香火緣

寄朱時發

芙橋脊梁硬如鐵天下柱杖打不折倒騎佛殿出三門南頭學來北頭說昔苗未生今作米更判阿師三尺篦公但吸盡西江水莫怕庭前簸箕尾（簸箕尾事出小釋迦錄）

寄穎昌諸叔

身如許縣老龍丞心是江湖販下僧萬事聊憑曲肱夢一尊時近短檠燈舊遊可數終難又惡況雖多不厭曾尚憶少年情話否夜窗相對髮鬅鬙（心是一作心似）

謝人送瓊花白沙人謂瓊花為無雙花戲成兩絶

疑壓欲滿讀書窗忽有瓊花對小缸更喜風流好名

字百金一朵號無雙

斷腸風味久難尋尚有名花寄此心折盡長枝已春晚只宜涼月不宜陰

觀寧子儀朝奉山堂諸石三絶

箇中真味久難忘但覺人間萬事忙今日為公留不得剩分詩思入山堂

向人懷抱終何有過眼崢嶸得暫醒更喚秦髯與澈拔為公題作小南屏

知公心似山堂石惧落人間几案間今日風光已相負看朱成碧未能還

十一月五日與才仲弟相别于白沙東門之

外悵然久之不能自釋乃知謝安石作惡之語不爲過也因成八詩奉寄可見別後意味亦可并示京洛間親舊也

終年想顏色未有食頃忘君寧不我念苦畏冰雪妨
斯文百戰罷閱士如堵牆孰知五湖口一葦可以航
君才不長貧太阿之在匣故知識應口不受龍象踏
此道有從來靚辭端不乏相期要白頭春夜語重呷
盛欲與子談乃復爲此別怨怨得餘歡把酒到耳熱
人生不如意肝膽有楚越何知若人胷中有積立鐵
伯姑無恙時令我與子友周旋以至今各是遺種叟
文字種聲名於身亦何有還書問兩弟是事君識否
婦如先姑賢見似乃翁好識君相與心見我亦傾倒
頻年作離情悟賞到丘嫂卜鄰洛水陽此語當在早
低頭拜東野未厭適扶窮停單問縮酒不計牛馬鼠
胷次脫塵滓欲與秋水同斯人未遽遠當在阿堵中
往者汪信民愛我不自勝以我如古人得與子並稱
若士不復有斯言當伏膺期君極膏沃更作無盡燈
鍛以百鍊剛淬以萬里流閉門待彊敵忽見天地秋
以石投水中萬歲終不浮堂堂倚松老於今忘百憂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三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四　　呂本中居仁

山水圖歌

君不見南江老龍夜不眠令我破屋開青天千巖倒壁卷角上一揭却在洪濤前又不見江頭古木一尺園猿猱接手懸高枝雨中漢蘆披靡去天際風帆先後歸陳生故是可憐人筆雖未到心已親南村北村渴欲死怪此一室無纖塵鄭虔郗嶽不解奇韓幹畫馬空多肥萬里咫尺君得之更看湘江雷雨垂陳生縱畫湖湘圖

庚寅年正旦郡中客次作

曉霜挾霧入寒廳四坐伊優不暫停剩欲禪房作新歲念無餘避到空瓶諛諂與世聊從俗嘯傲它年可乞靈更爲旁人往俄頃坐間愁殺兩螟蛉

題李伯時維摩畫像圖

老松攙天四無壁小菴不勞容一室野竹入戶芭蕉肥下有無言病摩詰文殊妙對亦未真身如浮雲那得親鸛倒同行問話人彼上人者何所云龍眠好事筆有神不避世間狐兎群掃除胷中千斛塵多口阿師聞不聞一作掃除洗盡

遣懷三首

何山不堪隱何家不可居古來子華門亦著荷畚夫荒田脫積雨未免供晚租今日視昨日但見有不如

故人勸加飡老親憐嗜書寧知毛錐子不可一日無
一作一日不可無
秋風襲殘暑忽過江上林且日扶杖來不見十畝陰
蔬畦甚寂寞亦受霜雪侵念此不常好如我宿昔心
濤頭落崩岸野鳥助謳吟潛魚有沙底避網冬更沉
襲一作舉
異時忘言人馬瑊今宿草生平不如意欲伴寒木槁
遂令蕪莧腸更盡組繡巧三年對空案誦子詩可飽
從來文字工不解顏色好相逢期後身再訪西院老
謂信民也

待離阻雨

東風吹船窓未曉天復雨篙師促添纜卧聽泥瀟瀟
不知城北園春事今幾許舊游如宿昔花柳黙可數
鄰里先後來頗復相勞苦東家獻牛酒西家饋雞黍
感渠長久情愧我無所取汪侯哦詩處積水敗環堵
念此不忍行不但出入阻七年此端居畏病如畏虎
故人饒與黎此老可共語

伍貟祠

伍貟廟前一丈碑上有野鶴雙來棲水雲杳杳涼去
遠風雨冥冥秋到遲汀花相趂野花發舊燕不隨新
燕歸大夫遺恨竟何許楚越勾吳今是非

東園

垢汙久恩出江山秋更新荒田出龜兆老檜落龍鱗
風月猶堪夜蒲遊浪作春監興亦乘興實自厭冠巾

寄琦監院

往時濟陽晁公子今日靈巖琦上人千山不礙一月
曉北樹忽見南枝春箇中有味渠不識底處無情公
得親不知碧眼之面壁何如雅顏西入秦

即事戲答季一

斜陽着髙柳環堵半黄昏小圃三年旱荒池一尺渾
粗知詩有味寧使婦無褌不信晁公子猶招楚些魂
季一詩云思共諸公論入妙一洗悲清淺賦招魂

湘竹

小雨催寒入夕曛湘江風味可憐人班班玉淚無時
盡裊裊金梢別是春

有懷宿州城北因作詩寄才仲

宿州古城城北隅雨罷晴開如畫圖雜花亂蘂未須
道白杏一枝天下無香風裊裊入短袖明月蕭蕭隨
蹇驢二年不復見此樂清江萬頃正愁予

示沈宗師

十日兒號不出房殘梅猶在小瓶香沈郎愛客煑湯
餅政恐匆匆未得嘗
九日狂陰一日晴落花飛絮作清明與君攜手南樓
去共聽長江月下聲

夜坐戲成兩絶呈廸吉宗師二友

夜窻燈火著新寒喜見蒲團一味閑縱有好詩人不要卻須還與檻前山

疎簾欲上梧楸影遠枕微聞盆蛩鳴甚欲分身就公宿只愁塵土變江聲

戲成兩絶奉簡章仲孚兼呈宗師

日日勃鳩相應鳴年年春草趂愁生道人不怕冰霜面又作南舟十日行

沈郎愛客如愛酒章子問詩如問禪肯共寒爐撥殘火共搜佳句作新年

老松

奉君以綠綺琴報我以雙南金盃中琥珀不須盃聽妾一聲行路吟君看庭前老松樹上有香默不斷之清陰牆低未礙鬅鬆古歲晚不辭霜雪侵東園桃李白妍好與君百生同此心

楊州雍熙寺納涼

高樓有餘涼但見旗脚動鳥語簷角來仰聽風響弄江山舊還往草木老嶺從平生一笑適可得萬鈞重翛然六尺床更許佳月共

訪張鑑秀才兄弟

眼看霍霍萬錢食便就匆匆五鼎烹何似張侯五兄弟閉門相對飽芹羹

邵伯埭路中

行前蒲柳後鷗鳥乃似白沙之舊居忽見雲天有新語不知風雨對殘書往來河樹幾傾蓋上下江船如貫魚更與河山結香火夜窻重枉故人車

寄周司理

日月走卧勤舟楫卧煩暑涼秋在萬里客子安得語周侯磊落人憐我自焚膏房勤半月留可得一笑許別來今幾日坐此百里阻清風不時來曉月仍半吐春簾看脩竹忽似對眉宇人生行樂耳舍此皆自苦終期上隣歸重聽對床雨雖無嗚嗚歌亦有坎坎鼓

山光寺前泊舟值雨

輕雷喚小雨憶在白沙時綠酒留連醉紅燈取次詩好風那復有涼月自相隨獨上山光寺清歌無柳枝

步月有懷

平生最愛花梢月可與青樓一等看病去老來渾忘卻曉窻晴日上蒲團

楊州留一上人

日日東風吹客衣小園春在掩芳菲殘花過雨飄零盡好鳥穿林自在飛往事虛成采薇瘦故人頻有食言肥知公未厭西行晚且伴江船緩緩歸

送一上人之京師

東風吹雲十日雨卧聽城頭打衙鼓道人遠自山中

來共坐南窻濯泥土自然高韻到羲皇豈止微言變
齊魯萬牛回首不震掉一葉橫江且掀舞未能入水
取蛟蜃尚欲投戈伐貙虎念公守此非一朝木病硯
癭無枝條已盡千峯西嶺雪更夢八月錢塘潮京城
塵沙深一尺是中莫留公履迹權門躡咍兒女笑我
一思之不能食片帆無事早歸來為公一洗山中石

擬古

狡兎死三窟老松堅百尋物生各有願共此分寸陰
荒城六月旱長江三日霖稻苗不遂死幸無蟊賊侵
皇天不私覆一語銷百壬先王典刑在落落傳至今
願以小人腹而為君子心

寒雞不能晨苦雨自朝夕上為雲雷巢下乃龍蜃宅
坐懷陰外天缺月掛殘魄少來可喜人牖戶陳玉帛
平生千萬言略省二三策牛山所種木日在斤斧厄
念君十年心使我雙鬢白

潘邠老嘗得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綴成無逸詩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蓋為此語也王子立之也作此詩未數年而立之邠老墓木已拱無逸窮困江南未有定止感歎之餘輙成二絕

漫嘗新句補殘章寄與烏衣王樹郎他日無人識佳
景滿城風雨近重陽
好詩政似佳風月會賞能知已不凡萬里潘王舊鄉
縣半江斜日落歸帆

寄李商老

竹不可一日無酒不可飲不醉平生嗜酒愛風竹此
意不許凡兒會南來經年飽塵垢袖手甘隨百夫後
文章漫作無功身只了兒曹補窻竇黃沙障日江漫
流青山喚我十年舊憶昔泊船雞翎口把酒遥為故
人壽只今身在心已老千巖想像靈芝秀君家兄弟
固不凡解挽三友勤相就中郎卧病過春晩昔則酒
狂今詩瘦山房大名不墜地諸老風流未宜棄老檜
參天可乞盟菜食飼羹乃無味如君高韻千載同可
更託身三數公丈夫勁挺要長久百萬叩關一夫守
胷中江海不須道此流何必計升斗眼前勃窣許二
友聽客所為公絕口

雨中作

咄咄真成夢悠悠復未知寧為牛背語不作劒頭炊
兩挾秋聲亂江含暝色悲故知無事飲猶勝頃來詩

示內

貧賤不可忘富貴安足羨我生未三十種種厭貧賤
宦情肱九折老味金百鍊稍回功名心來結香火願
平生所知人久已焚筆硯是中無真實不在儒術緣

有如退飛鷁更借逆風便病妻頗癡絕可與共開宴
小女眞吾兒語學春鳥轉初非本來有且作夢中見
居看手捉皐絕勝扇障面他年從吾名同入隱士傳

寄外弟趙栴村仲

長年更多疾念爾不能忘夢去關山靜書來道里長
形骸且憔悴草木自蒼唐古縣踈還往微官絕馭揚
頗聞能吏事仍不廢文章客舍襄江下人家筑水傍
要成千里目虛斷九回腸我老知無用身閑欲半藏
預愁章服裏仍怯簿書忙事業煩詩卷生涯在藥囊
得非甃叔嬾寧似次公狂野檜多鱗甲寒松半雪霜
高天一鴈遠小徑百年荒每惜朱絲斷空懷素錦張

舊交渾潦倒此語更微茫欲判五斗米先尋百本桑
殘羹得共啜薄酒要同嘗匣裏出鳴劍眼中除眯糠
未容窺突奧虛自倚門墻指點飛鴻路何人識故鄉

一料自斷揄多騎甲東拉半雪霜下云直須守歲頑
漢業歸春陽風交征師印得遊夫子墻直言無異理
未厚故多方必若除旗家先能起作儒君才可辯此
春寵未康亡區裏得明鏡眼中除米辣高天一區達
小運百年荒每惜東鼓斷空棲素鶴張馬難逢伯勞
歸有遇細商却倩摩天刃棣除治水航舊文厚涼倒
此語更議莊獄判五斗米先尋百令乘永無南浦送
頒受此風涼想弟僧字好見見尊葉佷歲莫可共還
篇酒更同曾題敗刺無害衷遷却未助時尋二
三子岡看儂千場指點征鴻路無人識故鄉

京師贈大有叔

尊酒相逢十載前綠鬚紅顏俱少年尊酒相逢十載
後皮黃肉皺俱白首叔如鴻鵠但高飛姪似鷹鷂更

深走南來行李初一逢長安舊第冰雪中閉門不識
故人面豪氣直欲輕元龍平生爲道不爲食少小所
期皆目擊何時相就過江南同訪曾遊舊泉石

寄蔡伯世趙才仲

我恨不識鹿門公蔡郎心期千載同不隨吏部曹中
板去赴長蘆寺裏鐘
一坐十月長江濱自君之來心轉親還書起居清源
君人間紛紛何足云
同行者誰平原孫於我不但骨肉親誰言不爲桃花
去只愛江山亦可人
二子逃禪不計年江湖重去水粘天直饒透盡三關

語到底終成百漏船
木魚光裏兩蒲團意氣與我平生歡盡底告君君不
會空得癡人尋筆端兩蒲團謂馬壁時諸人爭收壁書

寄范子

范郎平生萬人傑只今未免兒號寒三江五湖在胷
次瓌玉秋霜看筆端舊疾祗今肝肺熱春風欲開桃
李頻待約南江今夜月與渠萬里報平安

春風

春風隨長江一日行萬里蕭條起岷山欻忽度揚子
江南千酒樓春風樓上頭金樽開翠幄青帘吹客愁
長堤二月暖寒波千古流紛紛桃李花處處作芳華

不見梁間燕空悲王謝家

聽琴

君不見龍門之下百尺桐漂飄飛雪愁寒空何年班爾落君手小窻伴坐歌南風恍然如着山巖裏不知身在塵埃中初聞平野飛鴻鵠欲聽金盤起珠玉遶壇古樹鬱嵯峨六月吹霜作寒綠折楊黃花不須道別鶴離鸞尚堪續君不見開元天子醉西都音聲十院留歡娛當時臨軒奏此曲徑須解穢須花奴乃知恬淡世莫識無絃之趣何時無歸家愁厭箏笛耳此聲一聽還已矣會須流水訪鍾期試向爐中覓焦尾

雨後

新花欲盡竹當欄喜見空墻野色圍稚子乘陰蒔蘭菊僕夫留水灌萵苣茶香於汝初無分酒熟逢人也強歡惱亂春光君會否小瓶猶占一枝殘

送山伯良佐東歸以務道期息塗爲韻

荊棘生良心米鹽入塵務芬芳老不違豈不以此故人生雖處囊穎末要立露玉壺近青蠅孜沒自點污刳心萬物表却立看脫兎

臨別當一言貇貇念忠告縹囊可取足往結萬古好默識古則然愚智同一道遠師顏氏子近比伯業操文章有妙斲期子開笑輿

吾詩如清風去留不可期灑然或一來不繫九子知兩郎從我遊豈但窺藩籬山房光焰在實藉衆木枝斯言可三復如我清風詩

昔我同學生文字虎而翼仲弟最多才去以六月息自吾失若人每語輒氣塞子如求數君名鉌莫怪蟲賊留懷但明了几案付塵黑

贈我貂襜褕報以明月珠古來聲名人一一行此塗漢中屠沽兒適可曹公奴人生嗜好異至有海上夫孰能識其然飽此萬卷書

河水清贈良佐兼寄商老

河水清江水黃南山北山自相望恨君不止白石房與誰同遊南郡郎白玉刻佩明月璫如鳳四海求其

凰道里遼遠日月長爽氣自足陵朝陽舉酒送君君莫忘

同晁季一李天紀過沈宗師北莊因成長韻

三年城南居不識城北土但聞玉雪郎去作猿鶴主今晨籃輿來握手相勞苦勝遊有佳士洗耳聽妙語晴巍晉雲靉落日在環堵晚風生白楊想像原野古斷崖懸老木小港聚寒雨却觀城市人勞力自熬煮畏途出衽席禍福有未覩杜陵懷壯遊無悶笑豪舉二者竟真是政恐君未許千秋柴桑翁妙句聊一吐

郵上祈雨

泥龍蜴蜥困追求旱過淮南二十州寄語天公莫輕

許少留明月作中秋

清風

清風如君子所至有餘情忻然破煩溽百醉時一醒
嗟我二三友飄散秋葉零不知城南王何以識我名
欹斜左手字勞苦如平生會寫登樓賦一弔漳濱靈

學視

學視觀懸虱病耳聞鬭蟻紛然酬六鑿萬劫費揩洗
君看林中蛇妄想從何起忽聞一妙語初無強料理
回觀積年疾乃是一念使誰能明此心香山老居士

寄舍弟

殘暑墜空屋舊書穿破帷未蒙小雨潤還得好風吹
逸少每作悉淵明常病羸他鄉憶吾弟苦語自成詩

斷雲

斷復西南來好風東北去翩然兩無心空中忽相遇
化為一尺雪瑕我亭前路昔者甚可憐今來渺無處
賦以多難邑留我不少住羇愁動中腸疾病增百慮
虛庭著明月皎皎如積素未見乘鸞子空懷舊煙霧

如皐道中

寒路[illegible]日揃頗知袍袴單長河貫沃野[illegible]
[illegible]秋風蕭藿般衰顏定可笑[illegible]者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四

文化三巳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五　呂本中居仁

初去白沙冉望路中江南諸山慨然有懷

[illegible]如美人濃淡各有態挽之不肯來乃似孤竹隘
[illegible]千里風限此一衣帶夏木與藩屏不畏炎日曝
三年白沙游豁開寬眼界脫身塵垢中一笑終不壞
別君更舉酒未了清淨債雖無絲竹娛會有詩律使
何如少陵翁亦為杜鵑拜吾詩有餘數此語[illegible]

赴濟陰留別一公

近別君莫嗟遠別君莫惜往來天壤間誰[illegible]
十年幾相別日月慮棄擲見君長江口已作胡眼碧
別君廣陵城妙語推霹靂今別知幾時復念驅過隙
坐成千里阻當有片言益不勸君愛身不勸君強食
勸君以勇決萬事要努力愚夫之所欣智士之所戚
譬如醉而顛亦有傍震驚聲色糾纏人萬劫困封植
本自驕墮生亦以因循得實惟招侮慢豈止礙空寂
居然耳目內反務化勍敵誰能深山中弄此無孔笛
芳草變蕭艾每為長太息如公定不然此語當謾憶
何妨膏腴地更論去荊棘君看一塵用亦有千金直

五月五日泊舟北神與關聖功唐充之李元
幹作別意殊惆然端午日行次洪澤把酒北
望巳如異世事矣因念屈大夫之死正是此
日慨然有感於心輙成長韻奉寄李良師翁

士特來可求和也

夜上蝴蝶飛水邊鸂鶒卧却望山陽城已若一夢過今晨又端午把酒意亦隨風回浪發船闊淺沙著拖故人阻情話客子且清坐更念屈大夫是日遇奇禍空餘後世名弟子只增此寶璐與明月皎皎不受涴固知汨羅沉可到首陽餓還書三三老此語君可和

贈唐允之兼簡益中

三年白沙看江山可當中原故人面今來千里逢故人笑談却作江山見江山故人不相遠平生志願於君滿唐侯獨立一代無張侯與之來集枯老松本自歲寒外良馬不畏長途驅飢年百室仰粟廩暑路六月懸氷壺念昔闒茸不相貸視世好爵如機械上書索去不作難云我未了平生債後生少年延頸覩諸公故人思一快基本未定天奪之賴有君侯數人在龍媒已遠風馭回坐歎四海梁木摧爾來老謝又繼往但覺眼界常塵埃長江無津出光怪迥野入夜開風雷此語不誣君可驗請君更討防身劒

夜雨

夢短添惆悵更深轉寂寥如何今夜雨只是滴芭蕉

出門見明月

出門見明月入門思故人故人如此月一見一回新明月相見多故人相見少問爾何因緣長似此月好

故人在何處南北東西路明月在咫尺夜夜庭前樹明月莫虧缺故人莫離別願月如故人故人亦如月夜夜庭前樹一作宿見庭前樹

往歲在白沙見江上往來祠神者殺猪羊雞鴨日夕相屬也有感於心後至濟陰因成長韻嘗託白沙故人投之廟前庶幾神少知自戒乎

今日殺一羊明日殺一猪問神何所樂而必爲此歟羊死噤無聲猪死足號呼傷哉鴨與雞閉目頸已朱問神此何負神亦何所取吾知斯民愚非是神所許江船一帆風江田一犁雨民或謝神勞尙使相告語但采澗溪毛足以薦筐筥何須汚刀几而後羞鼎俎於物固無怨於神亦無苦更令嗚嗚歌時送坎坎鼓

濟陰野次

去年騎馬古城西雨浣鞍韉一尺泥今日重來轉無緖強扶衰疾遶河堤

毛彥謨容膝軒

黃金爲樓玉爲梯畫旗素錦生光輝不如一庵醉而歸倒卧側立無東西君子於用無不宜會稽竹箭梁山犀買而不售君不疑亦自不以爲珍奇淵明妙處君得之萬古一首歸來辭一庵容膝君所知不用芥子藏須彌望風懷想三歸依眼前有睫見者誰世人紛紛不自治何異羊質蒙皐比見豺而戰忘其皮犢

頭無雀莫謾肥汝不仰看鴻鵠飛伯夷去採西山薇
想渠瘦亦不勝衣不羨汝曹腰十圍一本倒卧倒立無東西下云小立

室容膝君所知不用芥子藏須彌君才於用無不宜置畫閣之珣玗琪會瑞竹篛梁山畢貫而不用會君不宜
疑亦自不以爲珍奇獨明妙處君得之萬古一首歸來辭望風懷想三歸依眼前有疑見者誰我生甚窮
今則羨何異羊質紫皐比見豺而戰忘其皮恨不爽子歸同時君生於書舞不窺文字皆好尤長詩令我
琢句相追隨頭無雀莫謾肥汝不仰看鴻鵠飛伯夷去采西山薇想渠瘦亦不勝衣不羨汝曹腰十圍

濟陰寄故人

柳絮飛時與君別南樓把酒看新月月似當年離別時柳絮隨君何處飛千書百書要相就思君不見令人瘦念君情意只如新顧我形骸已非舊朝來有信渡黃河鴈足繫書多獨羅城南城北芳草多明月如此奈愁何

晁叔用得古鏡二以遺法一上人澄澈可愛底水隱然層樓突起又作杯渡禪師像翩翩然未動正在中流間也一求記於予因爲作歌

晁郎高居卧冰雪得此懸空兩秋月已將屋角倒魑魅更與人間洗炎熱一月團團如扇面一月菱花光制掣電憐君囊中一物無意欲分君託方便菱花入袖世莫識空堂夜留蹤雨滴天生寶氣有期會復恐藏去終無益君行萬里尋劒術山精喚君君莫出寒泉百尺傍枯樹狡兎九月投霜鶻未須潘郎苦哦詩或自蘇公識神物下有禪和不笑人須君一照蛟龍窟

別離行

城頭草木日夜黃九月北風天雨霜月色入戶侵我床美人乃在天一方舊游可樂不可忘恨君不隨鴈南翔恨妾境守此空房曉風忽來吹夢長夢中與君還故鄉黃金爲屋玉爲堂與君更笑億千場不須含嚬雙蛾爲

李念七久不見過二絶

不隨殘暑退青蠅入眼胃塵漸可憎靜裏工夫君莫厭夜窗重對短檠燈

羅襦襟解燭滅後鳴雞鳴盧人散時顧君莫忘默軒老少小先蒙國士知

往年與關止叔相別甫上止叔見勉學道甚勤且曰無爲專事文字間也及今五年矣尚未有所就因作詩見志且以自警也

老關別我時笑我勤苦甚曰吾與子然同此一味靜收功粥魚齋筆豈有識評五年念此語但見日月競雖無蛾眉斧亦有宴安鴆斯人今何往想作大樹蔭我走足欲蠒始學兩鳥噤君看齊聲謳何異鳥哭臨繁紅成春條本自其天性風雨傾繫一作摧折之不有十日盛人生亦何聊共未免此病乃知鐵頭通已勝狗脚朕詞山會下有僧決空見宿命時有通上座者刻苦臉行空以水照之抑其前身爲姻丰晴倚也

時東中謂通
爲鑽頭通云

六月初三日雨後步至城東

涼秋生郊原快雨濺庚伏曲肱訪幽睡朝夢不可續
開門招此山爽氣滿岩谷村蹊没菱草古院蟠老木
東行得幽亭小徑來已熟下有十里濠暑退萬荷綠
恨無沽酒錢一醉起捫腹人生要快意豈止寄幽獨
若看後池蛙聲韻故不俗怡然供清歡何必絲與竹

得楊州書

書來每恨日月晚書去還憂道里長但得老親常健
好不辭新歲且窮任文章已受塵埃浣禪觀多爲疾
病妨趂得殘春北歸否近箕臨穎是吾鄉道里一作道路

歸計未成作詩寄懷

萬里田園半有無十年歸夢阻江湖文章深忝聲名
在氣體猶須藥餌扶客路因風起舟楫水田無雨卧
菰蒲青帘白酒斜陽外不與行人滿眼酤

閱舊詩卷有懷

好詩無過亦無功準擬還家贈阿宗會有江山與瀟
湫且無塵土共從容大汪矯矯雲間鶴老謝森森澗
底松回首百年俱一夢暮年文采更誰從且無一作暫無

高郵道中荷花極目平生所未見

綠淨紅深水不流炎天烈日自然秋只供野父已無
計便與行人亦暗投明月不來江北岸好山應在石

城頭何年得映潘妃步更教君王作意游

高郵遇大熱作

南風挾炎暑赤日不可傍扁舟在地底淺水安得強
坐憐長河水未盡喝飲狀其憎食案蠅意欲不相讓
旱苗乾欲死蒲藕秋可望平生投筆手中有無盡藏
尒來但深藏穩着櫝身上有如三年艾更復加百壯
黑雲翻日脚好雨終不放雷聲無事來彭彭車百兩
東街暴泥龍西街設銅像利害有不同未易相得喪
農夫責催租日夕困大杖那知清歌前把酒有餘量

題孫廣伯主簿家壁

古木輪囷老歲寒好花無力便凋殘秋風只在盆池
上但作江湖萬里看

贈孫廣伯

人皆笑君拙我獨喜君直拙則世所無直則未易識
昔者中丞公事主以一德從容進退間多士所取則
朝廷九鼎重冠冕萬夫特塵埃困大路此老難再得
至今門下士必以身許國孰知強弩末而有百鈞力
賢孫後來秀見我好顏色收功卻掃中欲任門內責
空拳入善陣匹馬見勍敵不嫌不識察但恨無此獲
欲赤莫如丹欲黑莫如墨吾常持此言以辨主與賊
苟無牛羊害則有天地塞君能但拙直亦莫忘黑白

與吳迪吉諸人赴見李一陳塘范園之游因

成十韻

春風未寂寞頻枉故人車客舍輕寒下村煙宿雨餘曉紅留隱映新綠上扶疎妙墨懸高榜殘章得舊書（聊所有白水瀨時雙鬐下）蛟龍忽舒卷草木自清虛渺渺登臨地悠悠水竹居只今那復有本自不關渠壙木空遺廟（埔即陳元龍所聞今有元龍廟在此埔上）龍蹤亦故墟（附西有寺名量流虛武帝時所建寺）（邊有量氣水害）同行喜佳士所到即吾廬政恐習池飲風流却未如

送晁季一罷官西歸

少年閱人若郵傳漢廷公卿日千變故人一一成塵便青雲咫尺相逢不相見丈夫驥騄但如載黃塵沒馬渠未識晁侯文采老不聞兩耳壁塞目為督三年剌促簿書裏更覺和氣生春溫誰能種蘭生九畹從公不辭隨車寒冰霜入眼蚊蚋去桃李成蹊草芽遠胸中滄海無水旱眼底浮雲看舒卷頃來江上幾送迎聚蚊成雷公不驚笙竽沸地不知曉公但寒窗延短檠乃知風雨晝窈冥我亦不廢晨雞鳴箕山之下潁水邊脫冠便歸須壯年請公先尋買山錢我亦從今當著鞭

侯嬴

游士縱橫翻覆手山東諸侯望關走歷下邯鄲無使來長城易水非燕有大梁賓客舊如雲夷門監者未有聞護將苦語送公子市井屠酤虛見存後來毫髮爭得喪紛紛小兒跨跌宕不知世有公子牟一生放迹江海上

昭君

凍雲罷空風折木烏孫公主歌黃鵠昭君請自嫁單于當時各倚顏如玉霧鬢雲鬟胡地塵帳中誰是可憐人左抱琵琶右揮手胡地漢宮能幾春嗚呼古來出婦嫁鄉曲何曾肯望秦雲哭

戲呈外弟趙才仲

趙郎風味春月柳可到阮公青眼邊秋水黏天劇空闊曉霜秋月作嬋娟比來好句傳新鴈一夜客愁如少年安得瓊枝更當眼沙頭同理釣魚船

城北別江子之

但覺與君別孰知歸與長亂蛙分宿雨老木掛晨（一作新）霜未許綠詩瘦只知如許忙它年風雨夜重約細商量

訪晁季一

近人烏雀貝弟弟語堆案簿書見鶩鶩行是中亦自有佳趣公但徐之渠自忙西風忽來涼月曉楓葉蘆花秋意少勸君多飲莫多談截斷中流公更參

吳君求詩因作四韻寄之并簡小吳與寧生

文字縛人同束濕吳君不言如坐忘知公胸中有餘

地萬頃亦在一葦航寒梢倒掛夜來雨細草已拔秋
後霜寄語兩吳兼小霅莫因詩律廢相望

古劍歌

寒江九月雷斲空落日倒射千山紅江頭樹木半傾
倒袞袞不盡洪濤風風中有物如長蛻雷光忽來傾
霹靂雨罷晴開不復知乃是潛蛟倚長石蒼皮半卷
頗飛動遊鱗中開欲跳擲青熒野火下絕水夭矯長
煙轉空壁天生神物有時出歲月飄流為誰得銅花
欲盡秋水渾尚有千年妖血痕向來天地亦見戲俄
頃變怪徒紛紜君不見豐城之來亦不久寶氣何為
上牛斗

初夏即事

歌呼連牆亦任渠移門賓從又何如是日西鄰置酒會客甚盛晴
堦仰日卧紅藥野水趁船跳白魚多病且參蘊補話
得閑時近養生書平生不盡幽居興付與長江拯
釣車

偶作

鄙夫養病苦不足諸公覓官常有餘自是閑人不更
事可隨雲鳥更深居

癸巳自南京過泗上

昔我往矣天欲霜今我來思梅已黃淮山澡雪塵垢
面魚稻驅除藜藿腸好風肯伴客帆遠故國不辭歸

夢長塔中老人莫相笑我自寂然渠自忙

泗上贈楊吉老二首

杯中蛇去無恙醉裏詩成有神相逢不及世故長年
倍覺情親

置王坦之膝上着陳長文車中何似維摩丈室蕭然
一榻清風

題寶應張氏草堂

好風殘暑不同途穩看飢蚊自掃除不謂南軒有佳
竹捲簾相對一牀書

學仙行

長松拂雲根合抱雪虐霜凌不相到下有千歲老伏
苓化為琥珀光自照食之便可登廣寒不但無病長
年少浮生溷濁那可言和氣乃為塵務煎坐看靈藥
置泥土五味雜置成薰羶豈不聞齊天子黃金丹成
不肯仙且貪人間樂不能從汝飛上天惜哉韋郎之
妙語一失毫釐千萬年

冬日訪朱深明博士二首

北風迎馬入蒙茸來訪殘爐半日紅敗屋數間書百
篋無人知是老龜蒙

見公便是倚松老念我不忘携扳心萬里江山一尊
酒主人無古亦無今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五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六　　呂本中居仁

初別清源姑丈仲弟過楚丘作

前村後村鳩亂鳴梨花點雪柳半青斷雲忽過楚丘縣驟雨已見龍丘亭故人愁緒各南北宿酒別時同醉醒語離情緒乃如此故園可歸公不聽

宿楚丘懷石子植顏平仲趙才仲

暮行楚丘北適與寒雨值旅舍一尺泥又乏芻秣費故人渺天涯客子初夜至披衣附殘火煮茗當晚饋昏昏傍晚枕悄悄入清睡向來談笑聲已若異世事但覺舌本間尚有宿酒味瀉鵲乘秋風意在網羅外強飯無多談此語敢失墜

發召伯埭二首

柳外鶺鴒相應鳴屋頭新月半輪生知公未便爲官去且放扁舟自在行

曉日烘窻不得眠夾河高柳亂鳴蟬西風種種入愁思更有長亭十里船

余病不能蔬食爛有五味口爽之責作詩自戒

君不如屈大夫夕餐但秋菊又不如顏平原米盡且食粥雖知舌本欠滋味頗覺和氣實其腹癡人要盈餘椒有八百斛錢有一百屋鼎俎流腥膻杯盤眩紅綠四方採珍異亦未極所欲寧知下箸處但有一飽足坐慣姓命債百死有未贖何如野僧飯晚菜下脫粟擣鐘擊鼓坐高堂童奴唱飯來相續竹間新筍大如椽掘頭老耳肥於肉亦不見蟹躁擾亦不見牛觳餗石郎愛惜非強聲晉侯睥睨熊蹯熟以此相重輕於君未爲福

南山

南山佳有餘我病不自得今日飲君家把酒到曛黑秋風浩萬頃涼月掛江色對此不能歡何以消偪塞人生少如意百語輸一默喜逢佳主人略爲解羇勒歡然有餘味即此是温克陽春內空洞隱如一敵國世賢首陽餓我愛鄭朝穆却懷三年艾未盡一醉力青蠅閔殘暑小雨頗敗北漸須把簷螯莫計丹推抑君看見女笑終勝官事逼殘杯盞餘瀝絡勿貪雞肋要看知我真不獨觀酒德

與諸弟諸李同登塔山愚壁以事不能來因成二絕

李家濛南江漫流春阜山前春更愁無人肯會西來意且作小詩盟白鷗

道人不來花滿山寒驢出沒松聲間待約江頭今夜月與渠他日報平安

春日二首

春日紛紛一段奇無言桃李任春欺要須及熟蘆漙去莫看風吹雨打時

誰將舊日狂蜂蝶誤入春風桃李蹊咫尺風光不相
貸無因乞與上天梯

東園

暫開還落不停枝兩濕東園柳絮飛遥想釣船今夜
月暗隨潮信與春歸

即事

經旬無客事亦少多病閉門身更輕我自不能知許
事暮江斜雨送蛙聲

和李二十七食蛙聽蛙二首

膏香未即輸鮭菜煎和良同食蛤蜊北人驚嘆不下
箸乞與韓公南食詩

莫驚朋類多驚爆曾伴中郎鼓吹來今日屬官本渠
分晚江煙雨闇池臺

題秦惇秀才園亭

秦郎重(太上御名)水邊亭鬄踈林過雨聲更喚清泉入
屏坐少留他日濯吾纓

別夜

薄酒殘燈欲別情暗螢依草不能明懸知先入他年
話一夜蛙聲連雨聲

寄題蘇州靈巖

水分西子採香徑山是吳王避暑宮可惜同來不同
賞落花飛絮曉濛濛

呈甘露印老

水滿南河月滿林市樓燈火隔秋江無人可會庵前
事一夜北風吹破窗

壁上人欲行爲雨止戲成一絕用前韻

東風不借南舟便細雨輕寒鎖暮江更想亂山明日
路暮天風雨打船窗

江口送壁上人二絕

小雨浮江霜送秋曉山晴遠讀書樓道人不作當時
面萬里一帆隨白鷗(子夏中數讀書江樓上)

今日鉢囊南去人當時雕句作新春更知自昔相逢
意定是他生骨肉親

送朱時發

眼底家鄉不自歸癡人爭認劫前灰直饒古廟香爐
去也要披毛戴角來

送甯子儀

洪波奔放不停塵萬劫茫茫寄此身畢竟無人會休
去滿堂枯木不能春

唐張瑄書記梁時婦人黃鼎因侯景亂沒北
齊爲小校胡兒所虜生二子後附海船歸聞
鼓角得岸乃知是會稽郡鼎先在梁許嫁張
固及歸固適爲剡令求與相見不可乃遣令
送之宣城鼎在齊時作秋風曲渡海時又作

詩三章瑄書刪其詞凄怨自瑄時已不傳
萬里秋風曲三章渡海詩絶勝漢公主略似蔡文姬
故國山河在荒城鼓角悲何如覓張固不用憶胡兒

夜坐呈吳迪吉

伏暑不能旱楚天頻復陰疾雷衝雨斷亂草接江深
舊圃可小摘老盆餘數斟明朝有傾倒相待沃愁吟

與李去言諸人分題得之字

人生行樂耳此去復何之酒憶徐公聖月如京兆眉
未須誇敏捷或恐勝肥凝不作別離見却憂兒輩知

訪秦氏北莊

午日城西路籃輿發舊尋稻田蹊野水草徑接秋陰
飯憶分盤至書藏遺子金不須千里目枉費百年心

喜才仲兄弟至偶成四十字

落日下喬木好風來暮船徑思投轄飲復作對牀眠
寂寂驅愁外紛紛看酒邊平生五經笥不直一囊錢

春日

數畝幽畦滿小園兒童無事亦喧喧水搖日影上簷
角風送花香來鼻根病去只留花作伴客來常欠酒
應門城南旱麥塵埃裏不借春江一尺渾

甲午送寗子儀歸洛

異時從公游頗恨相得晚同參長蘆禪共聽資福板
公今三年病我亦百事嬾春風廣陵城笑語有未款
嵩陽有歸路河水漸清暖豈無一言贈尉此千里遠
青松老合抱意不在俗眼豈如山上苗共盡白日短
一身隨藥囊萬事付茗盌爐煙裊未晴窓自足了遲緩
奈何孔文舉苦要坐客滿更知蘇門公遠效嵇中散
舟行儻見念此語試三反 相得一作相見有歸一作歸歸

讀舊詩有感

但聞微雨響梧桐不悟高樓盡日風團扇向人仍有
意短檠於汝漸無功悞游兀者形骸外恐墮淵源雲
霧中剩攪飢腸供好句爲君常占一生窮

別後寄舍弟三十韻

還家日已短況此獨行情客路三年別秋帆十日程
小船攜手上斜柳繫篙撑岸失乘龍蟄窓留素月榮
重回召伯埭虛住廣陵城破屋仍堅坐殘鶯只強鳴
江猶渺莽去草欲蔓延生水縮蛙蟇鬧場空霧雨橫
土風沾瘴癘民俗混蠻荊豈識排門入兼無倒屣迎
好詩思共讀薄酒念同傾枕席煩團扇膏油乏短檠
可無道里念或恐夢寬驚惟昔交朋聚相期文字盟
筆頭傳活法胸次即圓成孔翎猶宵鍊隋珠有夜明
英華仰前輩廓落到諸卿敢計千金重嘗叨一字榮
因觀劒器舞復悞擔夫爭物固藏妙理世誰能獨亨
乾坤在蒼莽日月付崢嶸凜凜曹劉上容容沈謝并
直須用欸欸未可笑平平有弟能知我它年肯過兄

初非強點灼略不費譏評短句從後引長歌偏側行
力探加潤澤極取更經營從此就波瀾闊勿夾盆盎清
吾衰足歌嘯汝大不歌傾莫以東南路而無伊洛聲

記夜

殘暑薰炙人客夢不得長忽蒙千里風尉此六尺牀
高梧舞清影上懸明月光初更枕簟穩未厭塵土忙
中宵有臭蟲其大如蜻蜓排闥觸屏帳怒欲凌空翔
熟視不得名但見兩翼張本草所不載爾雅所未詳
夏蟲盛百族此物尤猖狂東窓不得睡幸無疾病妨
惜哉有知物點汚此微涼人生要更事美惡無不嘗
悉除蕢壤念頓悟服食方去為千丈松凜然衝雪霜
節名勿學瓜瓠置身籬落傍

夜坐

廣陵城中聽夜雨倒牀不眠聞更鼓西風萬里卷長
河過與淮山浇塵土淮南米賤魚亦好敢復推頹歎
羈旅重簾複幕懶相負細字寒燈且如許浸如爾雅
注蟲魚更就篇章考齊古祖知俛首受寒餓未暇着
意尋豪舉床頭有酒不敢飲況復閨門畫眉嫵故人
此去今幾時亦有文字相撐拄東明縣前滑陽路每
一夢至猶能數少年不憚道里遠平生未省別離苦
只今多病鬢已白尚能呼渠醉而舞田園未還君苛
恨歲月晰晚吾何取飢蟲遶壁不自聊爾獨何情促
機杼

寄唐充之二十韻

俗事日相促吾生常作難長河已萬折險路復千盤
坎壈深藏步岑嶔積轉鞍誰知守樽散略不與泥蟠
末學多乖謬微軀實控搏小兒成項領列士吐心肝
許下少文舉吳中無伯鸞直須識根柢始是極波瀾
念此欲誰語想公還自寬覽成長劍倚得洗夜蟲酸
解后終年別殷勤一笑歡已除舌本強仍斷鼻端漫
直節群公念高名四海看相期更無事所祝在加餐
晚日留殘雪春雷續淺寒欲行殊未必堅坐只長歎
不厭道里遠敢辭衰褐單却尋三語掾重對兩蒲團
剩欲洗胸次先留倒筆端何須灞陵岸回首望長安

竹西亭

十年走塵土重上竹西亭草木新容態江山舊典刑
狂風掃毒暑落月伴疏星認取揚州路荒城一抹青

邵伯路中逢　御前綱載末利花甚衆舟行
甚急不得細觀也又有小盆榴等皆精妙奇
靡之觀因成二絕

花似細薇香似蘭已宜炎暑又宜寒心知合伴靈和
柳不許行人子細看
玉擔盆榴作隊來異香相趁不相猜從今閒向深宮
裏莫學江湖自在開

飮秦少方家

秦郞家畔一甌茶何處淸涼不是家客子三杯玉泉酒主人一曲浪淘沙

孫量臣約遊乾明借秦少方韻見贈復次韻答之

睦州香火趙州茶走遍叢林不着家今日爲公拈出也兩橋人語是高沙（借問睦州如何是自己州云看香火去借問趙州州云喫茶去）

春晩郊居

柳外樓高綠半遮傷心春色在天涯低迷簾幕家家雨淡蕩園林處處花簷影已飛新社燕水痕初沒去年沙地偏長者無車轍掃地從教草徑斜

外姊趙夫人智量諱（一作以）良人沒視髮感歎成詩

故人前去冢纍纍爲恨爲憂未肯歸縱有靑山可藏骨却無紅淚與沾衣饒三笑淡參禪誤晃四憐渠柷髮非猶勝同儕二三子枉隨秋草閉斜暉

代贈

十年流落漫西東想見謝家林下風晉邑自恩蘂孺子曾儒空望叔孫通風花已分飄藩外玉樹何情著土中縱有春梢堪寓目却無人面與爭紅

又代贈

略無歸夢遶湖湘漫逐微陰出建章月裏寒珠一生露鏡中衰鬢十年霜逢人莫唱相思調閱世終無却老方想得扁舟北還路斷雲衰草更斜陽（閱世一作與世）

臨川王坦夫故從谿堂先生謝無逸學北行過廣陵見余意甚勤其行也作詩送之

王郞別我春已晩索我題詩敢辭懶讀書萬卷君所聞只要躬行不相反聖人遺言凜可畏小事未免書之簡衣冠瞻視有法則何獨文章要編刻譬如逆風曳長艦竭力正在千夫挽君行念此須飽參即是谿堂句中眼（謝逸嘗有送吳君詩云聞衣句中眼）

登淮南樓

樓上西風日脚斜樓前廣道更人家高林稍稍變黃葉細草重重冒白花薄酒尚堪澆舌本故人何事走（一作合）天涯蓬籠只繫南亭下乞與寒江盤筍車

題淮上亭子

亭下長淮百尺深亭前雙樹老侵尋暮雲秋雁且南北斷龍荒園無古今露草欲隨霜草盡歸橋時度去橋陰秋風未滿鱸魚興更有江湖萬里心

夏夜大雨呈若谷叔幷晁叔用江子之一上人

中庭雷光垂四壁雨脚溜切如單車馳忽若萬馬驟並牆不相語燈影照韋寶翻思共按樂日月不得又叔能擲毀肥婭且蓺藋瘦賈思尚顯間欲往今已後且夕呼晁江把酒且相就更煩一上人不語居坐右

贈一上人

細衲紗幮臥軟綾豈知秋色到襄陵飢烏乍定門門樹寶塔新晴夜夜燈晚菜聊充肉一餐殘杯才當飯三升平生積懶成憍惰慚愧空房獨坐僧

久雨路絕賓客稀少聞唐土祠瓊花盛開亦未果一往也

臥聞更鼓濕不鳴曉窻但有權簷聲雲橫不放山入坐風怒欲倒江衝城東家酒熟花爛漫折簡喚客留娉婷街頭泥潦一尺許意雖欲往無由行儒生活計亦不惡蒲團堅坐到日落映窻香穗觸凝塵過眼文書開病膜明朝新晴有佳處穩看小檻瑚紅纓無雙

亭下一枝春玉槊霜清未寒廊閑門懶出君莫笑看汝多愁吾獨樂故人無事儻能來爲君試舉舒州杓

同狼山印老早飯建隆遂登平山堂

塵埃障西風草木被朝日籃輿郭北門未厭來往疾僮奴懶不進頗復費呵叱道人先我行宴坐已一室殷勤勸客住午飯當促膝爐煙窻紙明鳥語樹葉密却上平山堂晚景更蕭瑟澄江渺天際妙句不容乞平生泉石念固自有遺失何能從兒曹十事九不實茲游豈不快此老固坦率尚從文殊師一往問摩詰

舟行次靈壁三首

往來湖海一扁舟汴水多情日自流已去淮山三百里主人無念客無憂

小市荒橋貫濁河故人雖在懶誰何只因遠地經過少更覺新年坐卧多

己亥上元數同晁季一叔用清坐不出

北風凜凜吹月高萬木夜作窮猿號卧聽車馬赴塵土愛此一室明秋毫小爐著火晚收焰短檠照坐寒無膏主人忘言客亦懶更煩赤脚送茗盌子雲事業本清淨維摩方丈常蕭散出游苦畏今日鬧歸坐略盡平生歎自知衰病損剛腸只要文書遮病眼公能却掃趣閑暇渠自低頭費牵挽明朝乘興尚能來咫尺吾廬不嫌遠

寄李商老

黃塵車馬流金火戰殘暑西風迎潮來密雲復無雨江淮旱已甚映眼但塵土田疇雜蕪穢草樹翳洲渚緬懷平生歡捐棄各秦楚千言偪曾次到口不能吐君非一臂舊此意復可許青蠅暗藩溷有似嚇腐鼠須君濟川手略爲虹蜺舉念之不能眠清坐聽鳴櫓

晚至城南

來往城南路今年又作冬荒林掛落日古寺疊疏鐘職事日三出交游時一逢可憐河上水唯少莫山重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六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七　　呂本中居仁

汴上作

不使西風便解維且留殘暑霽餘威累累野水循河下攝攝榆蟲撲面飛五斗漫隨王績隱一裘聊待晏嬰歸平生事業新詩在送與江南舊釣磯

初抵曹南四首

未辨歸山計一作卧病初無策今年學作官簿書妨好夢塵土敗餘歡但有妻孥累初無肺腑寬從來畜韲菜不上八珍盤

久罷攝生術虛一作空藏種樹書病多詩輒廢秋到客仍踈約帶何縣綬穿靴不暇徐猶勝策高足辛苦曳長裾

併足經庭右褰裳入坐隅頻一作時容著帽進雅稱折腰趨燥吻應一作懸難濕殘杯莫強濡平生驅跛鼈今日更長途

往時汪博士勸我便歸休細雨簷花夜長江楓葉秋欲行殊未必高卧恐無由感歎思亡友端居可泪流可作亦只

言志

馮驩客傳舍彈鋏歌不已託身孟嘗君惟有一劍耳何事食無魚何事出無輿先生猶有劍至我劍亦無一來曹南郡優游聊自娛春風吹我衣春草生庭除小便胞胳轉晚髮手自梳仰面送歸鴈低頭羨游魚幸有薄薄酒浸漬滿腹書安時待天命吾心亦何如長鋏莫漫彈何必憶吾廬

學道

學道如養氣氣實病自除驗之寒暑中可見實與虛積然覺志滿乃是氣有餘豈唯燬臍腹便足榮肌膚但能嚴關鍵百歲終不枯道苟明於心如馬得堅車養以歲月久自然登坦途江河失風浪草莽成膏腴熟視八荒中何物能勝子時來與消息吾自有卷舒死生亦大矣汝急吾自徐捷行不爲遠曲行不爲迂一漚寓大海此物定有無誰能具此眼況望捋其鬚

學有不精盡遂至玉碔砆昔人中道立爲汝指一隅千言不知要徒自費吹噓所以季路勇不如顏氏愚請子罷百慮一念回須臾忽然遇事入此語當不誣

和趙承之

十月九日昏夢集職事向人如束濕看朱成碧有底忙然萁煮豆相煎急長官抵几入門去小吏垂頭就行立塵埃上下久可厭學問崢嶸老難入平生謬欲師古人遇事始知吾不及正須眼底去涇渭便自胸中無戚級丈夫蓋棺事則已破屋頹牆使誰葺要隨歸鴈刺天飛莫待枯魚過河泣

曹州後圃夜行

衣欲生夜夢不成城頭高下打三更月明如晝柳如
晝更向瑶池南岸行

風吹蒲葦叢三首

風吹蒲葦叢中有霜隋意美人天一涯行子初夜至
風吹蒲葦叢秋色日向晩美人何時來行子飢未飯
行子惜日月美人輕別離風吹蒲葦叢及時當早歸

曹南試院懐向子諲兄弟兼呈張擴

大向金相玉爲表小向堅車取長道閉門不見今幾
日塵埃滿城何時好病夫坐穩百不聞讀書聒人到
夜分朝來雨過涼氣足思與張侯同叩門

試院中作二首

客夢斷復續角聲寒更長疏籬擁殘月老木犯新霜
閑繫身何恨馳驅汝自忙稍知詩有味復恐道相妨
諸生未下筆客子且安眠老覺文章退官憂簿領纏
短檠仍有味高枕自無緣但願無他苦今年如去年

擬古

西鄰有佳人閉戶納明月月照衣上纓同心爲誰結
此結今幾時未解心已折隔林聞搗練起坐更嗚咽
情人在萬里我獨音問缺不聞行路難但見思婦切
年來契闊久烈士或喪節如何空床居初未見短闊
胡馬與越鳥本自無離別草搔新霜白秋送池水竭
君心有斷絕妾恨無盈歇

正月十五日試院中烹茶因閱漢碑

小爐方鼎蛙蚓鳴那知簾外東風驚亂雲初破盤廝
影缺月半喧春江明已驅簿領出門去更澆肝肺令
愁醒大碑古字久寂寞高堂素壁空崢嶸坐看光焰
掃塵土便覺冰霰臨窻屏文章斷絕生氣在如何直
欲無聞亭嶧山野火燒欲盡瘞鶴半在江中陵不如
此書更奇古反覆厭飫無譏評山精地神肯愛護至
今歐虞來乞靈要令石鼓舉吉日不必細字臨黃庭
生平訪古少如意對此自足忘經營世間兒女爭婚
好紙上姓名誰重輕適來半月得堅坐一室當行千
里程南樓燈火漫明滅北里笙竽頻送迎儒生事業
了不惡故人浮沈吾懶聽更闌更自取書讀喚起奴
僕尋短檠

試院夜坐

急雨翻燈夜不眠小床欹側似乘船平生萬事不如
意病後一身私自憐海中神山渺茫裏方外酒徒樵
悴邊本自無心覓餘地問公何苦愛逃禪

清都行

我昔謁帝白玉墀獨駕翠虬驂赤螭御風而行過日
團遂登清都游太微廣殿上建明月旗綴以列宿懸
雙蜺帝顧而嘆憐其癡寸田不治來何遲我拜稽首
心自疑世俗逼隘臣所知黜慢之故還無期後有美

人雲霧衣玉坐交映生光輝不必翠被綠珠璣祕文玉簡手自持見我而笑揚蛾眉問我此去來何時握手贈我藍田芝汝生甚良學則宜無自輕厭令神馳一來人間今幾時恍如夢覺不可追骨肉腥膻顏忸怩北風吹寒霜露微想視倒景凌空飛郤從帝居尋五妃為汝更賦無言詩

試院中呈工曹惠子澤教授張彥實

十日虛房罷送迎不知新鴈已南征忽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殘葉入簾收薄暑破窗留月漏微明知公坐穩無它念識我階前拄杖聲

寄知止

近有書來欲見尋扁舟南下已春深濁河迷貫長淮水峽岸遙瞻寶塔臨揚子宦游常落拓茂倫心事轉崎嶔雲橫雪擁藍關路總是平生願學心

印纍纍

印纍纍綬若若不如相逢一餉樂谷量牛馬斗量珠不如閉門細讀平生書居閑意氣或有餘利害毫髮過不能以手援其軀風吹月明落我庭樹宿鳥夜驚徐又飛去晝夜有程汝何不往前畏彈射後畏網羅孰視鴻鵠雲霄可摩亦如人生如意少不如意多富貴欲長保執斧不見柯印纍纍如此宿鳥飛去何

曹南過五丈河隄入城訪顏岐夷仲清談久之乃歸

春色不自惜落花如許愁晴天一望遠漕水十分流每遶長隄去頻因好句留相隨覓季主不必貸河侯論極文章祕居兼竹石幽和風落香燼晚日泛茶甌壯節知無用諸儒誤見收江山亦在眼歲月忽忘憂南郭今喪我長卿仍倦游謾成長韻律勝與小蠻謳簿領憎頻過塵埃嬾再謀何須五湖口風雨轉船頭

雪夜 政和六年

曹州城南三日雪半夜疾風吹石裂先生睡美喚不聞不信衾裯冷如鐵病妻索火少聲韻稚子哦詩應歌節殘書向人老可愛舊劍空在磨先缺未能去尋泉石伴未用深藏狐兎穴新正已過今幾日歲事孏復從人說長江略無千里夢故人動有十年別相逢一笑又艱阻所向端坐成癡絕城中諸公不相棄時有妙句扶衰拙頗知晴意在明日泥深不怕車輪折便當脫帽過君家共放南窗看新月一杯凍酒君莫辭預借炎天洗煩熱

曹南官舍書事

去歲頭已白今年眼復昏不憂窮至骨仍有病傷魂酒薄如官冷年豐荷主恩空庭閑草木終未答乾坤

早出

早出公莫厭此心吾已灰嚴風送月落曉氣挾霜回

疾病衝寒怯衰遲畏事催忽忽節物去來來簿書來
破壁詩猶在荒城菊半摧還家一樽酒思與故人開

寄江端本子之晁沖之叔用

往歲孟秋月我行東出關人煙眇一作渺歸路風雨轉
河灣別恨交游失心成木石頑有隨妻子嘆無望爲
鳥閑暴事空回首微官真一作直强顔舊習塵土送頻
辱簿書煩日月勤憂患庭闈實阻艱自忘身窘東時
得淚潺湲疾病衰猶活漂流老未還悵望文字癖虛
覺鬢毛斑若語終難好一作妖一作無辭漫不刪絕一作定一作知
出意表敢復見顔間二子今慷壁君孝公時賜璟寄書
常恨草雕句得無慳晚照雲千疊新涼月半彎相忘
有道術那得厭塵寰聖治先三輔皇威極百蠻物能
同應瑞民自不藏姦薄技寧堪奏餘光或許攀何須
陽翟望咫尺是箕山一作猶期下江海不敢厭荆蠻肥馬健目從小船眠舍住子歸遂拾餘湖或許攀不須陽翟陽咫尺是箕山

兩鶴行

西風引湖光上與月色亂化爲兩白鶴飛來洞庭岸
洞庭無網羅兩鶴願爲伴鳴聲既清好羽翼又璀璨
一鶴飛上天久厭俗眼玩一鶴不能飛摧頹自悲歎
三年望絕壁念汝腸已斷昔既薄恩情今還恨霄漢
未忍學鶺鴒栽求一枝換

陵城歌曹州城北十里有陵城坡冢纍然即
定陶恭王丁傅陵也余往來過之傷嗟再三
因爲作歌

北風吹沙秋草黃漢家故陵當路傍殘基斷壠趁風
雨狹徑小樹行牛羊當時王子朝未央飛燕姊弟承
龍光大柴已定回朝陽不知外家諸舅忙後來變化
尤猖狂佞賢賊莽分行藏豈知漢運中更長濟陽含
中方赤光終亦變化隨飛揚何獨此地令人傷人生
覩此當自顧位高金多終此路君不見五陵佳氣且
如此更復何情說丁傅

早至天寧寺即趙州受業院也

殘月曉未落疏星點寒林嚴車城南路先聞鐘磬音
道人迎我入共步重廊深瀹茗施淨供水味雜海沈
蒲團近宿火不受塵埃侵欲求半日息薄領勤相尋
東堂老禪師枯木尚龍吟一轉庭前栢諸方疑至今
我生晚聞道所向足崎嶔謬傳無字印嘗恐力不任
淮海罷行役吾人多滯淫於焉一枕夢可見平生心

曹南寄親舊

淨名居士默無語翰林子卿虛見尋半世泥塗催老
大中年詩律費光陰江湖每有同歸興酒肉初無獨
飽心三尺枯桐取煨燼斷絃遺譜有知音

大雪不出寄陽翟寧陵

簿書終歲忙風雲一日靜閑門近殘火稍覺諸事勝

平生汗漫游已負麋鹿性微官不能歸但見日月競
老人去已遠我行復未定訓言實在耳無因問温凊
歸心止陽翟悲夢識新鄭大女癡無比有語多未聽
小女索乳啼不與窮屋稱想喚添丁來與汝相和應
低回坐兒曹氣血安得盛非無車馬心未忍求捷徑
顧自阻飢寒寧能免譏評諸郎何時逢想作玉樹映
文章有活法得與前古並黙念智與成猶能愈吾病

與寧陵叔弟別後有懷兼寄胡才仲二首

一別又經月欲來渾未期寧知萬卷讀難療十年飢
長物新添女生涯舊有詩更傷新況味不報老親知

表弟今何在中郎亦漫游平生足艱阻今日信遲留
誤辱瓊瑤報兼蒙札翰投南窻五更月常照別離愁

大雪不出

晶晶日欲出飄飄風自橫近階三尺雪附火一杯羹
老樹春難到深簷烏或鳴新春第三日堅坐若為情

自曹南至陽翟追懷江上舊游呈叔弟

醉別白沙江上亭晚蟬高樹各秋聲風乘小艇鳧鷖
進雨歷疎簷環珮鳴家事不隨王事了新愁常接舊
愁生只今疲病嫌鞍馬十日同居眼暫明

自陽翟至寧陵與虛己叔諸弟別還曹未久
知止復來偶成二十八字

綠遍牆頭楊柳枝小亭春盡阻歸期頭昏目暗無情
緒不比少年離別時

試院中作

職事侵人畏作官略偷身去不能還樹移午影重簾
靜門閉春風十日閑尚有文書遮病目却無塵土犯
衰顏故人何處蓬籠底看盡江南江北山

去冬試院中嘗作詩云衣敝蝨可拾髮垢搔
不下披衣坐牆角尚有微火跨平生足拘窘
今日幸閑暇新文加點竄欲歇不能罷雖微
塵事妨頗畏俗子罵出門見諸老此語君可
責今年復入試院職事多窘迫者簿書滿前
如赴蹈湯火也再次前韻

誰令君作官衮衮簿書下誰令君不學陷穽乃欲跨
緬懷北窻翁斯人蓋多暇田疇望家遠日月已秋罷
尚蒙諸公憐未至官長罵何時歸來圖更作一段畫
乃欲時作歇疲時

雨後數與李仲輔兄弟往來且約十七日同
過士特因成長韻

鄰雞再三鳴不改風雨晦束裝向前塗恐與泥潦會
故人時一來共此一室內微言久已絕苦語或未遂
子生甚奇古却立有餘地舊從伯氏游則已聞令季
斯文儻未遠吾今蓋憔悴相期無何鄉獲保清淨退
收身稠人中着眼世事外山空倚巖石雪立老杉檜

往來相遇難更自少如意旦日過城南把酒公一醉

首夏二首

生平寡嗜欲頗願得少閑盡讀未見書徧尋雲外山
往來二十年昔者盟未寒妻子見驅迫低頭言作官
朝齏朱墨案暮對藜藿盤豈無一畝宫令汝得少安
向來棲息地苔竹春餘歡何時二三子共駕牛車還
汝實江海人俁今塵土干舊遊在彷彿欲往當不難
但去眼界窄自然心地寬

空庭下蹊谿樂此樹陰美鳥聲相續來百種皆可喜
日長少文字俗事不到耳開窗略須夜月露欣一洗
頗念閑居樂感歎投筆起吾家老清源（家姑先封清源郡君）愛

我入骨髓還家治場圃喚我共料理會同江海去更
欲附船尾平生跨鞍段不敢廢鞭箠誰云馬中龍
日有萬里卜鄰吾所知江晁老兄弟（入作深）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八　呂本中居仁

問晁伯宇疾二首

晁子卧京城歲月晚不用偷身出塵土閉户忍疾痛
客來不與語有口吾懶動今年又請老氣力當少縱
生平厭筆墨棄去不復弄頗念白頭親甘旨須子奉
呻吟在枕席妙語時一諷誰令稻粱謀未答泉石夢
鄙夫託末契義實憂患共天定或勝人寡固不敵衆
請公但縮手保此清淨供因書報安否兼與問群從

取驥伏鹽車更欲縶其足於物未有害罰汝則已酷
晁子江海士老去自窘束平生萬卷書豈止十年讀
隨身幾箱篋一一手自録初無解衣贈未免操戈逐

仲也抱瑚璉幼亦好奇服西堂老弘微與子同執躅
過門有江謝共語喧破屋棄官吾已懶覆種子未孰
逢人強應接遇事多詬辱何時把鋤頭得止季路宿

商村河決

今年河口決商村遠望飛濤疋馬奔曲港定無蛟鱷
横下田甘受雨涅滓衣裳幾蝨藏針縫頭面塵沙露
不痕猶恐因循葬魚腹故人無地與招魂

新霜行

新霜下幽蘭昔在顧眄間時過理當爾敢復致一言
物生無榮賤悉是君所見相值有相違誰能滿吾願
田園棄荒蕪官居走郵傳誤尋文字盟秣馬當百戰

一飯或未飽逢人足嫌怨窮於投林猿窘若巢幕燕忍學少年子羽翼偷綢繆百萬買纏頭千金奉娛宴願為匣中玉不作秋後扇丈夫重許與正爾未為倦絕糧有不死酒肉虛健羨古人馬伏波吾猶識君面

將去曹南連得江晁書因歎存沒諸友遂成長韻

西風脫殘暑我病不自聊吏舍少還往亦復長蓬蒿欣然脫帽去念此非一朝陽翟未遠往寧陵虛見招初無食息地未免柴水勞故人數通書尚有江與晁窮涂感節義俗耳受風騷向來相知人昔盛今寂寥落日送汪謝荒山留老饒關侯最傑立亦以貧自燒後生有向子更盡兒女嬌出門天奪之不令上雲霄坐看朋友淚未減春秋褒怪我但羸疾悞蒙風雨搖日月費奔走文章勤琢雕會須領妻子更欲投吾曹耆舊四叟歸隱諸公憐久要劉文思之及顧平仲尚然鄧韓東則諸人皆相期爲一州之間以便往還講習之益出同赴雞黍歸但守簞瓢相將訪雲山所至雜漁樵還當古渡口臥聽西江潮

精衛詩

西山有鳥其狀如烏名曰精衛其名自呼精衛堙海不堙不止問誰之報云帝之子帝子女娃往遊不還精衛求之不敢有安海流不改汝堙不遷嗟哉精衛志則可憐我昔讀書惟聖之求竭力從之以春及秋老人宴居審吾之學惟時友朋日就雕琢聖言甚微吾意則近近以識微退或有進三年于曹惟罪之恐人雖甚厭子亦不勇舒舒其雲沄沄其水子不與歸而日有以豕羊在牢芻秣之戀有危及之抑又誰怨子學日遠子道日疎有愧精衛其誰與居精衛之飛不必戾天子之不如寧有智焉惟作與否愚智之擇小人作詩惟一勸百

寧陵弟相送至南京因成四韻寄季一子之叔用

白髮無端巧上頭鏡中顏狀不能羞要尋楊子一廛地未用劉公百尺樓野竹連陰護苔蘚春雲生雨續黃流秋風有信鱸魚在更約江晁共小舟

十一月一日步河堤上

簿書糾纏人欲出不自許老吏環我前更作附耳語脫身上河堤頗似畫伏鼠河堤平如掌下有千歲土夕陽斂殘照草木過寒雨遊魚者鉤餌舟子快新煮煮魚得放飯尚嘆行役苦江湖平生心歲月可逆數故人書斷絕吾事有去取歸來討清尊妙句還一吐

留侯

留侯下邳時豪氣或未除晚節欲輕舉效在黃石書其書本無言一嘆三嗚呼彼公實天人識此鵷鳳雛良田有蕪穢今子猶自鋤萬事不得已一身常晏如

袖手默無語四方瞻步趨不知隆準公果能知子無
小兒荀彧輩卞及崔浩徒謂能明子心此語亦已誣
不能處其知正足殺其軀所恨生已晚聖門無坦途
學不盡其才未免風俗驅詩書在煨爐子何不回車
試問禮之本更觀心地初生言欲當則擇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鄭聲人之道留侯蓋庶幾於此韓非曰非知之難處知爲難良此留侯與荀彧成章所以分也使其說受業於聖人蓋未可量故云作此詩論其大槩貴乎昔所祖述也

送韓擒秉則赴棣倅

公如玉壺冰見即離煩熱況當清秋懸更自貯霜月
中邊本無垢何處見焚蘗盛以百鍊銅此亦不得折
初榮一日款遽有千里別扁舟轉青齊歲暮當雨雪
遠行不羸糧已悟服食訣古來饕餮徒頗謂一世傑
唾壺彼何知便爲如意缺觀其所用心畢不異鼠竊
首陽獨往人渠自餓薇蕨舉頭公一笑百慮無以絕
江源初濫觴末乃流不竭傷哉鞲上鷹爲一飽便飛掣

讀秦碑

秦人跨九州欲以傳萬世立石名山旁往往章一作示
得意至今見遺刻字體甚雄異壯哉蒼頡文未改四
屈勢風雨所侵蝕中有千丈氣嚴如虬龍蟠深若鐵
石利餘威到山鬼謹守敢失墜漢魏能書人亦豈可
睥睨末能識籓籬何止趣姿媚初無一日雅但有三
舍避文章又奇古遷雄蓋苗裔觀其所稱著一作述肯

爲尊者諱巧言未大失末乃爲俗儒嗚呼結繩前此
又誰與記君臣俱無爲垂拱天下治春秋紀日月大
易垂象數秦氏厭休息動以衡石計斯翁變古文程
邈分篆隸自此更滋蔓日以趨簡易馳騁于百年漫
有紙墨費誰能罷煩文盡掃著天外此書雖見存或
以少爲貴持此橋木枝我亦無甚愧

次韻答曹州同官兼簡范寥信中

好詩有味終難捨俗事無功莫羨渠破曆屢翻深愛
酒短檠時檢舊窻書何年雞黍先投社是處田園可
結廬更請二公搜好句一身奇癖要爬梳

題彥承蟄軒

愛山不能歸常恐山怪責終歲在行役感動頭已白
高秋強僮僕路過韓掾宅愛君開南軒除我眼界窄
白波遶青嶂彷彿見顏色江上飛來峰卻立對君側
蓊薈蒲葦叢不受塵土隔知君有奇趣笑我常偪仄
人生無窮已得一乃願百床頭貯美酒窻下著好客
謝公但默然歲晚當有獲

畫馬圖

平沙遶草春未生萬馬夜起爭悲鳴秋雲欲墜一作垂
都護急雪暗下屯田營胡人卻走畏深入漢家飛
將已雲集此時一馬直一作貴萬錢隴右河湟更供給
遨塵淨盡今百年萬馬濟倒西風前天生駿骨例難羈

阻是處雕鞍蒙愛憐君家九幅開新帳欲見騕褭華堂上長鞭不用羈絡遠霧發雲離倚惝恍高旌嫋嫋霜露微苜蓿得雨連山肥同時戰士今不歸曹霸弟子能神奇毫端妙處君得之驚駘往來空爾為

堤上

落花吹盡不堪憂只見河堤水漫流晚日強穿城北市春風猶駐驛南樓妻孥轉覺為身累衣食終難忘汝留萬里長江一尊酒故人何處倚扁舟

將赴海陵出京沿汴覓舟候送客不至遂行

子行殊未來我馬已再秣略投故人飯苦厭從者聒長河見舟楫尚恐塵事牽風翻蟬急噪雨漱岸欲脫

南山已在眼想望淮木關別離古所重況在交友末翩然欲行際所寄一短褐路長書來稀何以慰飢渴

四月二十二日出城至子方家飲子之民師不至因簡南文壯輿潁行伯野季一由中諸公

京師新鄭與諸晁兄弟往還前後數詩

夜雨不嫌久凜然天欲秋客燈吹又滅細雨落還休未許金張並虛爲鄭杜遊江湖少歸夢知為故人留

我髮白已短公愁安得長牆根春蕪老瓶水臘梅香侍立無天女相隨有漫郎平生湖海興今夜宿誰牀

髮短各已白眼昏誰復明殘春斷花柳晚日閉柴荊潦倒書常廢驅馳夢或驚尚於幽聚樂雖老未忘情

今弟窮顏蠋書生老仲舒相招得共處何往更安居

歲月塵埃外桑麻雨露餘送行無別物把上一編書

苦語相留極虛床會宿頻山東今出相海內不無人婦女能尊客兒童不厭貧長途有如遇今日倍情親

本中將爲海陵之行念當復與子之作別意殊憒憒偶得兩詩上呈并告送與壯輿叔用也

斯人如玉雪可愛不可忘助以濯滄海亦復闊餘光今茲困塵土更伴眾翼翔時來嗅我語共此一榻涼風雨下頰舌冰霜清肺腸我老漸窘束公才方頡頏春秋有體製子蓋能文章要當擇微言不以近故妨粲然東園花不登葵藿場

老僕倦日長羸馬困道遠東行數日間尚欲一再款

我能喻子意子亦識我懶追懷十年遊僅得一笑莞時能煮湯餅更復下茗盌晁郎本京邑劉子蓋楚產江山兩秀異與子日在眼南風動歸興感慨毛髮短相尋儻有日歲月亦未晚

鴈

鴈從何方來云自燕趙北今當何所往暖日近暘谷寒雲墮江漢未見所棲宿朝憂稻粱少莫畏罝網逐惜哉還往頻愈覺歲月促悔不近藩籬隨群伴雞鶩羽翰何必好志願亦易足物生有高下終恐厭摧伏公看滄海頭萬里飛鴻鵠

赴海陵行次寶應 一作過白田

半升濁酒試蓴羹賤買魚鰕已厭耳淺水依蒲有船
過淡煙籠月更人行交遊滌倒腸先斷疾病侵陵涕
自横北望中原一（一作幾） 千里故人誰復喚歸耕

海陵雜興八首

四海今誰託飄然未有歸先生作詩瘦稚子食言肥
未忍螢枯死甘隨鷁退飛故人取堅坐不爲賦無衣
相見各已老壯懷如昔然蛟龍夜改穴風雨暗移船
把酒猶堪醉逢人嬾問禪還家有餘地留我買山錢
諸老今無恙秋來數寄聲尚能無事飲猶勝不平鳴
行李虛長鋏生涯共短檠江湖日在眼恐負白鷗鳴
荒城足風雨今日更新冬草木山嵐暗人家水影重

漫看文字過時有簿書逢目極橫塘路西樓聞暮鍾
曾子不復見斯人絕可憐夢回千嶂裏氣奪萬夫前
異日文章社平生香火緣高樓更南望霜露（一作路） 倚
江天（時曾元以謝附微）
萬事不如意自然添白鬚極知少餘韻何敢厭窮途
土俗尊魚婢生涯欠木奴東行見李白誰爲致區區
空山鶴夜鳴海風令人驚對月且愁思看書終眼明
斗酒不爲薄客帆那計程猶憐它夜雨曾作打窓聲
輕帆載曉月和夢到（一作別） 揚州木落山光寺江横北
固樓漫拋三徑隱虛有十年遊尚勝劉師命才因越
女留

往來送迎城南道中二絶

破裘重補却勝寒暗減頭圍覺帽寬數頃桑麻遶城
路每隨妓吏去迎官
海氣如煙跨市樓北風連夜舞（一作雨） 梧楸平生事業
難牽強坐守寒燈聽聒囚

家叔舍弟與黎介然會于符離因用兩絶奉寄

漫約同歸久未償只今留滯各它鄉春風有信勤歸
鴈夜雨何時復對床
老覺爲官百不宜故人雖在鬢如絲遥知再踏同遊
地更想汪饒曳杖時（余昔與介然總揖侍又同高社揖）

病中夜聞雪作時堯明有廣陵之行未歸思

爲數語奉寄久之未就它日堯明歸携詩相
過飄然有馭風凌雲之氣因以前詩答之

公方它山行我此一室病擁爐聽夜雪若與風勢競
蕭條中宵休狼藉久未定平明望屋瓦入我眼界靜
所恨子獄遠無復肯乘興相當巖竇間玉立與輝映
時來有傑句遂入風雅正寒威固深避草木自温清
公家鶴筆翁韻與羲皇並流風及遠孫筆力如此勁
彫鑽或過眼惟我乃弗稱新春上河堤梅柳當歷聘
過從不厭數花時取微徑

次韻堯明貢院詩

忽窮不能歸強飯亦良計東風頻報春草木可次第

厭爲龍頭縮蛩（一作龜）尾曳從來翰墨場（一作文字場）即（一作
刀有聞見滯礙如已耕（一作稼）田更欲深種蓺或蒙肉
莽報未肯（一作忍）即弃置不閒太倉粟亦（一作肯）校豪髮
細王卿固倦遊穢濁有（一作乃）蠛蠓聲名動時人（一作凌）
我實託末契遲塗倒屣尊塵埃浣（一作滿）衣袂要爲無
用用乃作不事事下馬（一作貢爭）舊戰場千日在庭戹（一作
樹）向來搞木枝忽有紅綠綴來非偶然往去（一作出）亦
無所謟聚蚊著甌中得（一作忍）聽此鶴唳忽前（一作前詩）有
餘馥勝韻入松桂扁舟下淮南閭里思少懃熟觀昔
所歷請與居士戲江湖要同歸不假木蘭楫（一作尚書一才一）

呂集八　十

海陵夜作

夜長（一作長夜）天復霜海陵城中今夜長夜長夜長冬向
曉（一作向曉）（一作大）寒堦無人看月滿（一作海陵中今夜短）城路長（一作
家遠）稀水闊山深歸夢短（一作）堂上書生頭已
白胡兒健兒十年客想渠當此夜長時撫劍雖長酒
枉窖明妃愛惜漢宮衣烏孫公主終不歸戚姬去視
鴻鵠舉更爲君王作楚舞當此夜長誰
（一作）夜明夜長夜短公莫厭寒
夜長莫憂多憂多厭公白頭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八　文化己巳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九　呂本中居仁

秋夜行

秋月光月啼寒螿十月北風天雨霜客游無聊思故
鄉秋來不來空斷腸鴻飛何爲滿夕陽舉頭攬取明
月光置我堂上六尺牀滿酌玉杯碧淋浪喚取如皷
來共嘗人間歡樂壽命長不須辛苦老桂傍

臘梅

學得漢宮妝偷傳半額黃不將供俗鼻愈更覺清香

牧牛兒

牧牛兒放牛莫放澗水西澗水流急牛苦飢放牛只
放青草畔牛目得草兒亦嬉兒嬉隨牛莫著鞭幾年
力作無荒田雨調風順租稅了兒但放牛相對眠

呂集九

洞庭

嘗聞洞庭湖秋至清皎潔往來八百里長風駕明月
中有仙人居容顏若冰雪我願從之游問渠傳寶訣
脫冠着霞佩長與塵世別

細雨

細雨不成雪北風來解紛冥冥小江樹漠漠暮空雲
誰惜江東第今修地下文西齊千萬里遺根不堪聞

王陽

王陽作黃金未了車馬費苦身邀聲名未免遺俗累
何如陶淵明蕭散塵世外公田二頃餘覓酒償一醉

高風久寂寞斯文若統贅白眼看世人此意渠未會

題趙丞瑞薏苡圖

甘泉殿中芝九莖不與百草同條生當時祥瑞已獨疊薏苡亦未來爭衡漢皇不容覆鍊穎此物乃與明珠同爾來萬物更變化薏苡寧甘死荒野故遺根苗霜雪白烱若微月來清夜趙郎好事古亦無俯拾旁觀畫圖畫畫師不辭粉繪費過時亦得千金價君不見古來異瑞與奇祥何曾不致南宮下

即事

清陰庭中槐綠潤牆外草職事苦見妨令人惡懷抱朋從多飄徙今我獨枯槁高牀書數秩時節豈不好不能逐爾去但覺歸思浩人情便久習世態嫌衰老閉門了殘詩昔者跡已掃何時共窗風清尊爲君倒

寄晁以道

朝辭陘山清莫涉潁水綠往來百里間得此意已足吾人少如願夫子更絕俗閉門觀易象未用傷局促使我三日留共此一室獨皎如嶺頭月凛若霜後竹欲爲斯文壽以作學者福洛陽佳少年撫事多慟哭此其於聖學何異狗尾續寧知草玄翁萬事不掛目深湛而雅澹亦不在反覆吾祖早聞道晚與夫子熟相期千載外未得一世伏深山窮颼颸晚日度鴻鵠誰能從公游歲月如轉燭

轎上口占二首

城北城南柳絮飛街東街西鵓鴣啼海陵三月與春別一夜雨成三尺泥

風雨彌連春事休十日九日轉城頭雖無俗物敗人意可使澄江消客愁

次韻遜叔直閣見寄兼請堯明同和

紛紛塵土計秋家忽送長江八月濤陶令且爲州祭酒鄧公才可掾功曹但看秋到猶絺綌即是花時合縕袍待得公歸吾已老滿田荼荳與誰耨嵩字同字頭收

再和兼寄奉符大有叔

血氣侵凌不復豪往來歌倒似乘濤寧知懶過嵇中散亦有詩如謝法曹舊日家貧堪供醉故人相贈有綈袍兗州窮主同風味惡句煩公更一撓

雨後至城外

日日思歸未就歸只今行盡已在老江村過雨蓬麻亂野水連天鸛鶴飛塵務却嫌經舊故人新貌奚書稀塵門縱臨猶勞事若向尊前說是非

龐公

則龍雖屈不曾用樂世皆危子獨安應念橋公無待操晚將情話向曹瞞

衛青

將軍相繼出天山漢室春胡意未閑本自無心接賓

客故人猶有一作安

雜詩三首

京麥去三歲剥喪在海角歲序忽已周月亦頻言朔
向來手中扇今此已倦捉尚嫌簿領繁不厭朋友數
塵埃向奔走文字費彫琢遠人有前知予乃獨未覺
出門見大路夫子嘗不學

結髮在簡編俗事方剌促往來三十年未見可棲宿
微官不能去尚恐迹遁逐歸棲則在念所望一杖足
頗蒙故人恨豈有鄰可卜出門雖無車徑自騎黃犢
重尋曾維地青燈一盃粥

飢蚊青而化怒目血兩髮黃昏逐我遊且復少點翳
肌膚恣咬齧孰視不可歐中胃盛徒觀意氣若有餘
傷哉齧穿虎有時被囚拘求食至搖尾曾此蚊不如
雲龍困螻蟻此語不可誣

秋日三首

諸卿談笑實先發我欲從之病不能門閉日長公事
少秖一作却疑身是住庵僧

塵滿文書燈暗壁荒城相望夥殘更莫言愁龍無佳
處睡正熟時聞雨聲

往來奔走一作馳驅看渠忙疾病低回却未妨喚客不須
嫌酒惡隔牆時喜送橙香

橙二首

西風吹雁欲斜行小檻寒花卻未香昔詩諸公頻載
酒枉留橙菊十分黃

不辭玉露著新行漫作人間徹骨香知道輸來償舊
約故留殘菊一時黃

寄京師親舊

屋頭橙實如李梅庭下葵花深覆盃豆田失雨不稱
意野菊出苗虛見猜故人相望一尊酒問我此住何
時回江山空自污畝汁筆硯況復生塵埃交情自昔
少同調人事只今多好乖欲隨明月覓公處限以白
浪搖長淮舟楫誤逢蛟蟹橫歲月苦遭霜露催側身
西望莫回首堂上書生心已灰

和成士毅鹿女泉詩

夙予東游走白程驅裘顛倒帽欹傾新詩頻數神清
重以病違忽聞京洛寄書往問訊一作經幾塵翳往來宜
逞相望三千里為再昇共月山前路分我寒泉數句清

春申君

少年談笑解秦兵便欲連從卻未成莫謂江東可長
保莫年無意別宋英

秋日二首

飛鴻厭蹤驅馳征一作路鴻思稻粱終年在泥土永路困
風霜摘翅勿鞍轡莫直須增繳防吾衰亦一作已甚念
爾不能忘

交游太半死吾亦老相侯去來誰圍大裘敝髮白尺梁
恨猶能切骨愁哉至傷心寄語南飛鴈君無笑苦吟
獄掾賤寒極官曹冗長催宵屏爛文合不如歸臨向
婦女能相笑兒童忍見猜猶憐舊者老時有一書來

和成侯安藏海安道中見寄

成侯老須識趣此一虛名斷送脫塵埃莫還尋江海秋
從來仙聖宅不數鳳麟洲有意相隨否因公更一游

送盧宿遊梁從之宣武幕

車如雞栖馬如狗勸公莫笑安循拘羨君車如流水馬如
龍不如褒家有御風以見翁倫神為馬毋人奇骨單
馬下出門險阻千萬里遠只今誰是能行者海陵鄭詹
倖則薄得公相從亦不惡小吏相欺官長怒我自作
煩公笑樂庾公故是豐年玉道兒更自見不足斷崖
獨立老松栢青天何處飛鴻鵠汴堤六月塵自障請
公登高更南望馬頰車息早歸來且從夫子濠梁上
（獨立一作百丈　何處一作萬里）

海陵病中（一作寄劉公文五首）

病知前路資粮少老覺平生事業非無數青山隔滄
海（一作江）與誰同往却同歸
先生高卧了殘冬我亦年來不諱窮夜半打窗人不
會滿天風雨角聲中
客游歷歷都如夢身事悠悠略似僧只麽隨緣作官
去不知從古更誰曾
往來車馬關泥塗一室蕭然百事無語默二途俱不
涉（一作本自無言亦無默）不勞辛苦對文殊
又（一作飽）請罷卧嬾呼醫剩讀文書不療飢數有故人
來問疾更煩耆舊與傳詩

次韻李叔友賀堯明叅弟叔友丹陽人也本
中得其人之詳於王堯明恨未之識也堯明
擢弟叔友作詩賀之堯明令繼作既喜叔友
能不妄許可又嘉堯明進退取捨皆中乎道
也三首

柴桑無復陶元亮谷口唐傳鄭子真二子風流知有
在且留餘味及吾人
澄江雖近不容親亦是人間可喜人枯木巖前有歧
路一杯濁酒自成春
二子深居草杜蛇從來氣節萬夫雄誰知聖主求賢
意不爲相如詞賦工

次韻堯明見和因及李蕭遠五詩

小閣才堪置一牀病軀雖在骨著浪隨身行李無長
劒猶勝堆錢與痴郎
交游擲倒漫虛名悞結廷生文字盟路盡塵埃公莫
厭不應因酒愛狂清
故不飄散今窮途諸老交情却未疎賴有清詩在書

祭時時飜讀伴黄初
萬里星河指顧間此中何自著江山精金百鍊終無
用才與桂父飛猶纔
既公歸寧喜黄卒賀監從來憶四明但得從容飽饜
橘不須辛苦辨膏腴

西歸舟中寄通泰諸君

一雙一隻路旁堠乍有乍無天際星剛葉入船侵破
衲疾風吹夢擁枯蒲山林何謝難方駕詩語曹劉可
乞靈酒盌茶甌俱不厭為公醉倒為公醒

寄馬臣濟寧院時監泰州酒得以課最上聞詔

新春欵南園積雨寒不歇起望海陵城幸未識

聞公得安還未放車軌折毫端倒江海胷次湛明月
東風片帆來乃復為此別田園到荒蕪歲事有曲折
不見南山松高卧擁霜雪鬚髯凜可畏此豈念容悦
願公考其然一向鼻頭說

寄趙十弟

十年流落各西東再見初非舊阿蒙晉邑自思鑿孺
子魯儒空望叔孫通宦情淡倒三荒徑世味衰頹一
禿翁羽石室度篇詩吾豈敢且看鮮健勝龐公

叔度李明學問甚勤而求於余甚重其祈必
有所成也因作兩詩寄之

兩章後來秀頭角固嶄然但語弱聲未不爭驚馬先

寫言有十九曲禮至三千所要在守節未言能與權
出之學者忘近而趨遠忽近而升高虛詞大言行不
顧實欺始於學則先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違節行
權由仁義行而不知言必信行必果守節共學行仁
義之為先務也故怪其身荒唐謬悠之說施之於事
則顛倒持亂而
無所正也
念我少年日結交皆老蒼曹南見顔石甫上拜饒江
顔平仲石子植江信民饒德操
敢幸江海浸得霑黎藿腸諸郎但勉
力餘事及文章

與李宏子植同過信中飲薛荔亭下夜分乃
散別後奉懷遂成長韻

殘花無言卧風雨小亭寂寞延初暑范侯置酒呼我
來共坐堦前洗塵土坐間問有李與韓文字崢嶸各
奇古起卧邀迎夫杯杓笑語喧譁雜歌舞滿城車馬

闘侵海誰解牆陰看樽俎薛荔扶疎出枝葉老蔓飛横
空君一吐人生此會不可常昔者各在天一方海書
相息如探湯好風吹我來吾旁驚喜燕說各自傳明
月酒醒空斷腸

秋日呈顔夷仲

老去身已疲專過意愈嬾斯人未寂寞吾也歸亦晩
疎籬燕落葉秋色忽已滿南窻可炙背晚歸同舊盌
有讀無斷砌所復費編簡塵甑未墨妙何斯館
往者荷薪翁貴與世外眼不能與之游只有興盡返
曹南吾老成甚荷推挽平生萬卷書未盡平且散

微詞絕編非自怪識者少願聞片言佳庶用收編短

謝任伯夫人挽詩

幽蘭在深山無人終自芳登伊桃李蹊取媚蒙年勝
高氏有潛德爽母被輝光自其父祖來低首不肯昂
夫人生既賢豈直求閨房出身事夫子和鳴更鏘鏘
羣雛列兩序坐堂羅華堂云何去日遠遽棄陵岡翔
役也奉慈訓捨見父必昌瞻彼汝南路松栢泣新霜
爽然馬鬣封千歲殊不亡

贈答晏叔

昔人三年學屠龍技成不試身已窮安生不厭洪涯
封嗜好乃與屠龍同使其磷磨其鋒側出奇略收
新功役也中立無適從隨所欲用吾能供歙溪孕石
南山松四方萬里時一逢病夫作關百念空敢毫破
管塵埃蒙明窗淨几聊從容恨無列宿羅心胸使汝
得見文章公展卷略書吾已慵

寄共城賈秀才

萬里歸來四壁空舊遊渾在默然中明年我欲江南
去何處留詩可寄公

題大名官舍

宿昔尚殘暑晚風吹欲無不知留此住更白幾莖鬚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九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

呂本中居仁

秋日即事四首

瓦爐香燼欲凝塵小檻黃花更一新絡緯飛寒鳩喚
雨（一作喚婦）世間那有自由人
騷髮蒼然雪欲垂問君何苦讀書爲旁人不會（一作悟）
回頭意猶記田光盛壯時
簿書塵土亂蒙茸無復江船萬里風臥聽秋聲滴簷
溜不知牆下有梧桐
何處螳螂欲捕蟬主人初未覺鳴弦稍知東里能堪
事一任神龍鬪洧淵

閏月九日（政和戊戌）

疎林渺渺下新霜留得黃花小檻香莫道窮秋少風
味一時頓有兩重陽

惡木

惡木不忍伐留我牕戶前人皆笑我拙我獨爲汝賢
共生天地間誰不願長年如何枝葉內便縱斤斧穿
人或甚於斯同被恩愛纏燕昭與漢武所享固已偏
樂極未肯休更欲求神仙孰能以此心擴爲無盡泉
大哉周文王尚結枯尚綠傷生有禁止亦具月令篇
好木雖云好不須公愛憐惡木雖云惡莫自生鑱究

江上二首

歲晏霜雪積夏深雷雨顛扶疎有震落與公常晏然

南山稍踈闊病眼不能明月挾清霜下風隨細浪行
未蒙青鳥信虛負白鷗盟不見臺城路年年春草生
甚欲從此去作煩渠未休風期竹萬箇活業橘千頭
漢水覓二老青門尋故侯情知作寒士不解殺袁劉

寄外弟蔡明善

相見還須未白頭只今君是富春秋鶯花與夢飛騰
去甲子如川日夜流白酒可澆千卷讀青山欲喚十
年愁無因早辦歸耕計更就深公買沃洲

秋夜

鳴鳩喚雨入西樓草樹蟲聲旋作秋明月自如常夜
好晚山仍發去年愁久拋詩酒尋思去勝與兒童作
隊遊辜負禪心多少事石城看渡木蘭舟

蛇

山雲樓起風旋磨百毒乘陰出相賀中庭夜夜蛇作
堆草堂病夫愁欲破時須兵子設符呪更遣貍奴旁
坐卧雖非當道白帝子恐是多年老書佐蛟龍變化
未可量草莽連崗足逋播農夫催租正苦辛莫向寒
陵作奇貨

謝新酒螃蟹

提壺滿送小槽春尖團未霜亦可人略借畢郎左右
手為公一洗庾公塵

寄諸子

南國旱愈甚西郊雨復休蠅蛆作殘暑蛙黽闘清秋
草暗黃沙盡風吹白日愁秖應有相憶時倚仲宣樓

湘水

湘水一番竹下有千畝陰寧知竹上淚是妾一生心

頃與知止相別於曹州西門外蓋今十四年
矣聞嘗自澶淵過此感歎

昔別是茲土今游還偶然似聞嘗少憩猶自未肯傳
所過有陳迹相逢多少年長途守病馬何敢更爭先

雙廟

唐四葉孫德下衰久厭坐穏思奔馳外由驕胡內艷
妻楊李之氛祲相奪移太宗之業甚整齊尓曹忽來撞
搪之旁人為之掩涕悲嗟之甚安渠不疑賊風忽來
吹白陂翠輿走避窮弓追倒立却視千熊羆猛將不
解河北國睢陽失守東南危城中月餘析骨炊兩公
奮歸死不回鼎鑊在前惟恐遲蜀中消息未可期此
輩未易折箠笞念公不量勢力微本自不辱國士知
大廈又非一木支何必感槩如此為徃時開元全盛
時公胡不念鱸魚歸亦不徃吊湘江纍死後聲名何
足竒商山老人吾所歸

歸自成園

新春今幾時忽有簷外桑病眼久不明念此歲月頹
橋南數畝園風雨與關鎖主人厭敲門荊棘生道左

還家續殘章妙句仍帖妥雖無鑪錘工亦有盤礴襯
歸帆渺江湖宿疾眩風火扶犂伴老農此語當自我
君看鄉閭閭則有閑戶可鄉名無學春秋作鄭育經裘

與諸舍弟游董村

來往無十里頗能妨晝眠蹂籬董村水遶樹洛城婢
酒薄詩牽強身閑病接連荒田點殘雪知在甬山前

見信民舊書有感

蝸涎狼籍閣殘書彷彿黄公舊酒壚試問東山謝安
石不知能似此人無

同叔用宿子之家

老足交親薄江晁爾獨賢文章未遽絶歲月或堪憐
薄酒寧非道寒灰卻會禪猶須五湖口風雨夜同船

隄上

落花吹盡不堪看只見河隄水慢流晚日強穿城北
市春風猶駐驛南樓妻孥轉覺爲身累歲月終難望
汝留萬里長江一尊酒故人何處倚扁舟

游西池歸

偶爲池上游入郭天尚早香塵入晚霧柳色映馳道
我馬亦未疲歸路會月好還舍了無事百念紛未掃
近店酒可沽重當爲君討

出順天門歸陽翟二首

遲明出都城夾路多柳色行人半歡哭并不見阡陌
西池巳春晩我復道里迫枯田甚渴雨久作龜兆折
屢遭人馬飢更悟坡壠隔微官戀升斗恐負朋友責
初無秦楚遇亦有陳蔡厄況憂能傷人今汝頭巳白
淵明在柴桑意亦憚遠役豈無好事人助子了耕植
還家賦歸來頗自悔平昔向時經由地風雨晦行迹
欣然倚南窻謂此可容膝孰知劉檀輩生有五鼎食
流風未遽遠此士眞有力傷哉謝太傅辛苦至折屐

新鄭路中

柳絮飛時與君別南樓把酒看新月月似當年離別
時柳絮隨君何處飛落花寂寂長安路陌上十人九
人去準擬歸鴻寄得書回頭巳失秦州樹丈夫薄情
多可念爾獨何心守貧賤勸君以金屈巵贈君以長
短歌城南城北春草多明月如此奈愁何

離新鄭

荒村更柳色節物近清明去國三年恨還家一日程
故人殺曉別羸馬傍山行何事逢寒食春來苦要餳

宿潁昌范氏水閣

溪流淺無聲月色初到竹主人中夜歸客子睡巳熟
向來湖海興歲事方窘束云何蟋蟀歌更自傷局促
相尋覓舊約見子故未足脩然解衣卧高枕被數幅
賢哉五年別有此一室獨我須日巳白子髮良未禿
尚懷平生歡歌呼聲徹屋何須豕腹脹更伴狗尾續

明朝尋故人戲語公一讀

聞南寇已平嶽使之甚作詩五十韻

日月開南極山河拱上都聖朝頻決勝賊當莫狂圖驛道傳烽燧官軍下舳艫弄兵心已壯渫血氣猶麤臘月杭州破讙聲歙縣屠迹雖連嶽勢欲動全吳劒戟排空上芻糧夾路輸子方在裘杖意不保頭顱豈謂除關傳都非驗漢符坐看前乘沒誰救左輪朱守將仍安枕鄉豪肯棄軀百川歸巨浸一命仰洪鑪撫事思同輩低頭失壯夫風雷蟄龍卧名字列仙臞遇寇來淮口迎家傍海隅未隨霜雪[illegible]趨每有妻孥問寧知道里虞荒城補泥土旱木著孫蒲

交友多流寓人煙乍有無相逢可慟哭掩淚只長吁羽檄邀鋒一作風數江船取路迂艱難脫紛擾潤澤到焦枯婁厚分金送兼容折簡呼同羣兄弟舊猛獸伏於菟往往投僧飯時時就客廚苦留春駘蕩勸對色敷腴不有溝中斷其如屋上烏身猶訪安佚意獨離因拘行李催歸疾生涯與舊殊裹糧違戚地舉足值窮途偃仆韓城僻虛隨潁水紆舊書猶齕破屋但繩樞蔣詡空三徑楊雄更一區生平從學圃老復厭為儒愛草騎驢穩看雲借杖扶幾年供坎廩盡室付崎嶇鬭熱醫頻喚傾囊酒漫酤素冠窮偪仄白髮鬼耶㾊側轉驟㬥足往還痕跋胡梟憐東郭困自學北山愚取別方搖扇成詩欲斷壺跳籬倒禾黍驟雨落楸梧苦語終難好清談却未須家貧近塤篪晚或垤桑榆今日妖氛滌新秋暑氣蘇如聞舊巢覆盡伏逆臣誅遣卒寬平賈令民內半租文章元典則刑賞舊規摹桀惡先函首渠魁已獻俘書來問安否尚足慰馳驅

還韓城三首

乍喜全家脫虛疑疋一作馬奔乾坤德甚大盜賊爾猶存稻壠秋仍旱溪流晚自渾素冠兼白髮愁絕更誰論白髮一作臨首

老有幽棲著窮知俗事疎漸諳深屋病無復故人書

日月馳驅後江山疾病餘新涼有佳句端為述離居日月一作歲月

讀易初無說言詩既有功客游千里異心事一尊同樂爽難休老經函可御窮江淮足知遇耆舊憶徐公

秋日至孟明莊

野色幽花靜有餘好山雖近不同途荒村被雨泥三日草具留僧飯一盂斷壠入秋頻放水老農垂手怕催租平生粗識田園興更復何門可曳裾

韓城紀事五首

老恥為儒不學禪還家常欠買山錢成州太守憐衰病時有書來說太玄晁以道守成州

糠豆猶慳不到盤小兒寒至尚衣單雖無事業傳惟史或有聲名託稗官

穩看飛蟲着網黏爐香欲盡不須添未嫌禿頂如壺赤何處香醪似蜜甜

病來每有爲僧興老去初無涉世心它日三江五湖口斷雲寒水有知音

老不諶身埜子公少年豪氣想元龍倚松菴下香巖路今日書來第一封

陽翟冬夜 一作冬日書懷

便往一作死吾何敢長閑一作閒居力未能寒爐夜籌火急雪暗翻燈喚客初無酒敲門尚有僧不嫌空四壁一作錄錄壁立相對倚枯藤

孟明田舍

未嫌衰病出無驢尚喜冬來食有魚往事高低半枕夢故人南北數行書亦茯獨倚風霜下粳稻微收鴈聲餘欲識淵明只公是爾來吾亦愛吾廬

雪後

謾遣兒童掃雪開却穿籬落看春回溪山冷淡渾三尺故舊飄零酒一杯近買芒鞵供踏雨更收藜杖與尋梅玉川老去生涯在時有鄰僧送米來

宿田舍

飢腸不貯酒涼粟自生膚旅枕三年夢荒村一事無不愁風折木時有火添爐尚想崔夫子冬來體更一作寒歎却未臞崔德符居郟城

除日

我食已併日子來能隔年溪山出城路風雪探梅天納息初開妙繙經舊有緣相陪得清坐不敢歎無氈

將遊嵩少題石淙

石淙在嵩山之東三十里下臨絕壑有流水焉奔騰縱放適與石會蛟龍之所畏避風雨之所出入駭目奇異之觀少有能過此者矣作石淙詩

南山吐雲柳絮飛北山之外煙草微南山北山日在眼問公此去何時歸石淙山水更奇絕水怒決石山崩摧長空無聲曉色靜忽聽萬壑懸驚雷珊瑚鈇折玉破碎月落倒卷從天回中流險絕不須道笑侮蠱瀕憐離堆平一作牛生好事心突兀時於圖畫見彷彿褰衣度水公莫一作勿畏何須苦避蛟龍窟明朝更作嵩少遊五更絕頂看日出

登太室絕頂

生平仰嵩丘今日上絕頂蒼天不能高星斗閟光景風雲乍起伏雷雨半蘇醒下看飛鳥背錯亂松柏影神龍不深遁偃蹇卧半嶺舊聞飛石闘不受懸瀑梗大河東北流渺渺黃數頃五更看日出平地湧金餅

誰能啜其華夜氣初未冷諸峯環而立一一皆秀整中居此丈夫衆象不得騁巍然萬物表獨閲百代永同來有奇士可得一笑領不用貯微言區區弔箕潁

與崔德符田元邈別後奉寄

處僻猶多事陪公得暫閑直緣怕酒去不爲憶家還苦語知無策微官直強顔高城更南望林斷有青山

出遊

日日春濃病不知偶游僧寺送春歸長年誤踏將軍馬漸老空悲游子衣山路有泥知雨過村場無酒驗人稀今秋定作江東計趁得鱸魚八月肥

董村歸路馬上口占（皆歸陽翟）

水聲高下竹回環薄酒無功不耐寒白塔忽從林外出青山常在馬頭看

嘲柱杖

王郎贈我桄榔杖三歲庵中伴我閑只爲嬾行常靠壁不能隨我過嵩山（靠壁一作倚壁）

朮煎

斸苗取靈根斸石不到土道人掃落葉閉戸手自煮晴煙溜窻几初夜過風雨老盆酌天醴春甕發膏乳擔囊到城市餽我一勺許中年血氣敗今我飲此酹色如膠飴重味有荷心苦京城舊交游雜肴亂鼎俎誰能供此飲遠視鴻鵠舉一洗肝肺塵但縣公勿吐

有客

礫硯渴水不濡筆濁酒欠錢長（一作常）臥瓶此中定（一作故）自有佳處紙帳蒲團增眼明故人江南江北岸千（一作百）書不如一見面人生歡會不可常畫梁已送西（一作雙）飛燕

李丈若季敵訪余高安留連累日臨行贈之

十年奔走風塵中學殖不進身愈窮夢斷江南不得往坐歎歲月如驚鴻君家政當匡廬路時有僧行附書去每念君家草堂好便欲移家就君住當時氣象已參差今日情懷況遲暮斯文未喪欲誰託交游十人九不樂百川東下障狂瀾伯兄巍然如斷山蒼蒼在上久無意空使妙句留人間兩季只今名籍籍（一作藉藉）四方人士所未識未歇中原胡馬塵且喜沙頭風浪息高安相遇一長吟盛夏苦雨成淫霖顧我無能甘畎畝如君豈合在山林豫章老矣棟梁在其厭它時斤斧尋

木芙蓉

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後霜前著意紅猶勝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一　　呂本中居仁

食筍

窮鄉未寂寞五月留筍蔬近山新得雨此物晚亦發
初看數寸出意有千尺拔長條不成鞭乃以羨見伐
錦繃罷駢頭玉指巳不襪坐令藜藿口如受滫瀡滑
連年江海病未免魚蟹罰甘津到齒頰恐此或未察
居閑快一飽我巳久斷殺更莫厭此鄉時時聽笑戛

白鬚

不作韓城住虛為河朔行白鬚須歸更出知為阿誰生

宿劉固寺佛殿下即劉伶墳也

劉伶墳上土佛殿古崔嵬坐久野僧出天寒飢鷹來
千年醉裏魂一再死前灰未盡先生意空留數字回

懷衛道中寄京師諸友三首

客舍冷如冰客夢甘若飴初無遠行念況有徂年悲
平生好交遊太半走路歧不如亭前月所到長相隨
何時脫身去共採西山芝有兒當似公尚能傳我詩
直莫如兩王清莫如兩方孫謝豈不羨久滯尚書郎
黎子老歸國只今鬢髮蒼卻似住山雲欲出未肯忙
高子出林壑坐看天際翔
人誰不小康李趙常窘束窮閻覓溫炙老未飽饘粥
宅長未遽數此事已絕俗為人死不厭自奉一米足

河堤

平田接長河眼界起突兀今日並堤行麥壠青已出
客行不知晚但感此節物新霜被西山久厭塵土沒
坐懷故人面於此見髣髴

寄濬州張掞

張卿留客酒如澠我欲從之病不能憶過公家東東
望斷崖高樹雪層層

田家樂

東家西家蠶上簇南村北村麥白熟小兒腰鐮日早
歸大兒夫就田間宿斗酒相邀不為薄鄰翁相對且
斟酌聖主當陽億萬年年年歲歲田家樂

梅

獨自不爭春都無一點塵忍將冰雪面所至媚游人

寄崔德符

江城昔還往耆舊各能文暫別猶相憶雖忙亦見存
好詩能愈疾濁酒不勝渾它日經行地相尋夜叩門

還家

解鞍歇馬倦西游過眼文書且罷休薄酒向人殊有
味長年於世已無求常情未語滿中木俗眼能驚海
上鷗何處雲山不堪隱更誰辛苦訪菟裘

即事

晚菘早韭老不厭夜鯉晨鳧多見睞地僻難尋野僧
飯路長時枉故人車青山出沒塵埃裏白髮栽培疾

病餘更有腐儒窮事業夜窓殘燭一編書

讀易

春温瘡疥繁衣敝蟣蝨細頹然坐南軒讀易初有味初看象數殊忽此爻彖異紛紛者衆說行各半途滯大言累千百雜解記一二坐令天人分復以小大計或強出枝葉或自起流贅孰能言語表能使意獨至空中本無華眼病因有翳洸思忽有得是則入精義吾生晩聞道歲月今少甚遺經日在眼似足了一世臨流濯垢衣尚勿惜餘棄

復往大名三首

復往眞無策茲行亦漫游塵埃走𠛱暑風雨占新秋便欲還家去其誰爲汝謀尚憐蘇季子虛敝黑貂裘

我老不自得每爲飢所敺漫拋青蒻笠空負白髭鬚見賊猶堪鬬逢人莫問途寰區足秀句山澤有臞儒

地濕頻經水田荒亦未收斷雲催雨過漲水没橋流半世想高卧十年悲遠游藜羹不用糁尚足誑飢喉

開德道中

五更發荒村小憩草市北披衣度積水月落天正黑豆苗半委地野父厭匍匐我馬則已飢泥土汚羈勒翻思在家時一飯亦假貸小兒不解事笑語頗自得一官走道路此責久未塞速行勿遲留有手須擊賊

陽翟道中

不爲傷離別其如漸老何秋應從此去轉覺白鬚多

長葛道中遇周原仲

羸馬銜寒驕不駃積雪殘冰雜泥滓長葛縣中日落時舉頭忽見周夫子下馬相看兩驚嗟各喜南歸此身在僧房夜語久不眠更摩枵腹償詩債子行四方尚謀食我亦年來倦行役櫪下驊騮世得知海底珊瑚人未識長安公卿富貴客誰能日在子思側洛陽年少未宜輕看子重陳治安策

簡叔易益謙兄弟

秋來歸興復何如李范聲名更美渠它日買田吾有策兩家兄弟要鄰居

贈益謙兄弟

范郎走微官清固不絕俗家常四壁立腹有萬卷讀爾來所爲文深若泉萬斛紆餘風過水宛轉蟲注木諸弟況可人不但好眉目丹穴固出鳳藍田自宜玉行扛九鼎重頓使一世伏聖朝急用士如子尚窮獨乃知德在躬不必富潤屋我病拙文詞筆鈍如髮禿時逢子兄弟未語心已足長空絕纖埃何處著鳧鶩朝來秋氣清佇看飛鴻鵠

題蘆雁扇

雁下秋已晚江天風雨微寧爲聚沙立不作旁雲飛

遊西宫有感

種種不如意悠悠無復聽漫尋村路好似得片時醒水隱城坳白山來樹杪青晚田收撥穢殘日度參[illegible]興入山陰道詩如歷下亭荒原子胥廟千載想儀刑

送一書記杲公作天寧化士

田家得米輸官倉一粒不得囊中藏天寧化士去如雨此亦未易能低昂因官乞取民始病況復妄邀檀越敬縱令不得半錢歸堂中聖僧應自知

京城圍閉之初天氣晴和軍士乘城不以為難也因成四韻

賊馬侵城急官軍報捷頻民心皆欲鬬天意已如春覩鬬方佳氣王畿且戰塵不妨來往路經月絕行人

守城士

北風且莫雪一雪三日寒不念守城士歲晚衣裳單衣單未爲苦隔壕聞戰鼓殺賊須長槍防城要強弩砲來大如席城頭且撐柱豈不知愛身（一作君）傾心報明主報主此其時一死吾亦宜未敢望爵賞且（一作幸）令無事歸寄語守城士此言君所知

聞軍士來戰甚力作詩勉之

今春賊來時軍士怖而走今冬賊來時決拾（一作射）揎兩肘憤然思出關不但要死守仰懷吾君仁恩賞我虜醜欲以占天心於焉卜長久暫勞何足道富貴要力取行看斬賊頭金印大如斗

丁未二月上旬四首

丞相憂宗及編氓恐禍延乾坤正翻覆河洛倍腥羶報主悲無術傷時秖自憐遥知漢社稷別有中興年

厄運雖云極群公莫自疑民心空有望天道本無知野帳留黃屋青城插皂旗燕雲舊耆老寧識漢官儀

羽檄從天下于今久未回如何半年內不見一人來周室仍遭變宣王且遇災猶存九廟在咫尺得祈哀

主辱臣當死時危命亦輕誰吞豫讓炭肯結仲由纓灑血瞻行殿傷心望虜營尚留儀衛否早晚復神京

兵亂寓小巷中作

城北殺人聲徹天城南放火夜燒船江湖夢斷不得往問君此住何因（一作緣）亂身窮巷米如玉[illegible]新媼饕粥明日開門雪到簷隔牆更聽鄰家哭

圍城中故人多避冦在鄰巷者雪晴往訪之坐語既久意亦暫適也

雪泥春既融曉日初破霧出門尋故人來往不數步共談江南勝閉眼想去路松風被茅屋稻壠立白鷺行看賊圍解春水即可渡先當上鍾山次弟入廬阜生乎泉石念久受塵土汚況今九死餘轉覺塵事悞預懷巖藪去裹所至陪杖屨可行君莫辭行李我已具

城中紀事

生平足艱窘可嘆不可言兩遭重城閉再因群盜奔

今茲所值遇我豈不與闘脫身保兒女恐辜明主恩
徬徨不忍去敢計生理存昨者城破日賊燒東郭門
中夜半天赤所憂驚至尊是時雪政作疾風飄大雲
十室九經盜巨家多見焚至今馳道中但行胡馬群
翠華久不返魏闕連妖氛都人向天泣欲語聲復吞
我病未即死爾來春既分剥牀倶晨炊兩眼煙巳昏
豈無好少年可與共殊勲志士式不恥有身期報君
塞水須塞源伐木須伐根予莫笑短拙剸蠶生伍員

讀易

江北江南公不歸人言公懶笑公癡閉門端坐讀周
易直過新春園閉時

無題

胡虜安知鼎重輕禍胎元是漢公卿襄陽耆舊唯龐
老受禪碑中無姓名禍胎一作指賊

懷京師

北風作霜秋巳寒長江浪生船去難客愁不斷若江
水朝思莫思在長安長安外城高十丈此地豈容胡
馬傍覩見去年城破時至今鐵馬黃河上小臣位下
才則拙有謀未獻空惆悵漢家宗廟有神靈但語胡
兒莫狂蕩

讀司馬公集解太玄

京城半年圍道路三月病輕舟過江來所向復未定
客房夜涼冷氣體亦粗勝月窗窸窣白風入桐葉動
挑燈讀太玄愛此頃刻靜物數極三甲此理本天命
首贊則分行故未及世應古曆漢則亡易實更三聖
哀哉揚子雲上與數子競雖云耗心力固自有捷徑
後來司馬公獨斂衆說盛錙銖判訛謬一宗某是正
讀玄則知易此實公所證如何少年子便欲獻譏評
我老未知學讀此知不稱掩卷坐搔首一洗肝肺淨
明朝尋故人此語殊未竟

黃池西阻風

烏雲蔽日日不出驟雨飄風吼三日扁舟寸步不得
行坐歎輕鷗如箭疾我行去家秋復冬故園回思春
夢中客愁茫茫若江水生計渺渺隨征鴻三年京城
共憔悴一杯此地難從容長溪卷浪雪花碎遠山橫
空眉黛濃故人別我上江去亦有書來喚同住破屋
數間君有餘太倉五升吾巳具嚴霜未放鷹隼擊盤
渦恐致蛟龍怒片帆欲掛任篙師君但徐行莫深懼

景德北窗

雲橫樹陰濃雨漲溪水白故人喚我出巳度蒸暑厄
北窗非不佳尚苦眼界窄小樓隱牀後自與塵霧隔
更憐昭亭山相向有佳色君能具鷄黍略不厭須索
我能知子窮子亦能愛客人生要如是一舉乃諷百
我病思遠引未塞交友責便當約諸公歸耕作長策

囊無一錢贏歲晚會有獲

昭亭廣教寺

故人喚我去（一作出）又雨值新晴草暗騷兒出山深鶻
鵓鳴齋廚半盂粥草具一杯羹尚肯頻來否門前春
筍生

昨日之熱一首贈趙彥強

昨日之熱未為熱涼風頗隨團扇發今日之熱不可
言西山火炎塵障天高樓堅坐若燔炙常愁秋到無
寅緣與君相從今幾日欲度一日如長年憶昔京城
值秋雨人家避逅得細語不愁歸舍少新米且喜尊
前好賓主去年君自雲中歸陋巷尋君相勞苦是時
強虜（一作寇）在城下耳猶厭聽賊營鼓豈知喪亂到江
南同向宣城過殘暑晚來一雨天遂涼便思約君來
對牀牀前適有新酒熟君醉可舞吾能狂醉中談天
亦未妨回船吳中君勿忙

又贈

日日佳疊嶂君能同此游黑雲才映日白雨忽穿樓
盜賊何時定溪山且自幽炎蒸不須厭俄頃是新秋

題涇縣水西

江東佳已厭又却（一作復）過江西急雨投涇縣窮秋渡
賞溪稻田猶少水山路已多泥珍重高僧意求詩索
自題

宿秋霜閣後方丈

秋霜閣後山屈蟠（一作盤）行人舊泥腳未乾正是水西
佳絕處不辭風雨夜深寒

水西與李彥恢相從余將取旌德趨徽州彥
恢先歸旌德相候彭元任亦自太平縣來相
送遇于三溪驛遂同過旌德道中呈二子三首

水西投宿近秋霜起聽晨鐘厭（一作促）束裝尚惜故人
輕作別亂山深處過重陽
村場路僻多無酒野菊寒深亦未花底事中原歸不
得又扶衰病過天涯
白頭懶入少年場二老追隨却味長預喜尊前聽清
話夜窗相對一爐香

休寧縣與汪致道諸公別後晚宿黟縣界魚
亭驛二首

竹密如雲不見天好山無數簇溪田秪應黟縣溪山
勝盡在魚亭驛舍前
故人相繼別休寧山路籃輿睡復醒所恨溪山正佳
處不能同我到魚亭

寄宣城故舊

宣城經歲無它事尚喜交游不棄遺疊嶂樓頭納涼
處宛陵堂下探梅時君今尚要一囊粟我去亦無三
徑資歸臥雲山更深處因書煩報故人知

新門道中四首

去程歸鴈兩悠悠行到荒山儘上頭試問中原何處
是只言東北是宣州

風落千山雨夜鳴時因歸夢識宣城欲知溪路行多
少已過徽州第五程

宣城人物未全衰四士風流世不知一作知别後略無
佳語寄道中寸有數篇詩

詹郎逸氣今誰似李令清言又不聞獨立共傳摩詰
後隱居還見伯仁孫

桂林别珂首坐二首

故人相望馬牛風世事波濤浪漆中灘水東邊兩年
往往還寸有一珂公

北歸我已辨行纏又約相從却未然何處雲山堪著
子亂松回首嶺南天

荅趙祖文陳夢發

積海長深入江湖成遠游猶慢不活怖少爲故人留
苦乏瓊琚報虛蒙札翰投因來問消息不必計沉浮

寄趙十一弟

親朋雖近懶追尋湖嶺歸來病至今寄語洪州趙從
事忍令無酒過冬深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一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二　呂本中居仁

浮梁道中見小松數寸者極多然皆與蓬蒿
雜出不能即長也余傷之作詩寄范四弟

青松數寸根意出千丈外如何蓬蒿底此志久未遂
朝爲牛羊踐莫受塵土翳雖云歲寒姿當此亦顦悴
今年雖小出尚與凡草類會須扶其根與作梁棟計
大厦千萬間匠石所睥睨世或未盡知名御勿傷汝志

自祈門至進賢路中懷舊二絶

兩歇路踰滑山空鳥不飛却思無事日騎馬踏泥歸

汴水夾榆柳今留胡馬蹤如何進賢路只是見青松

離洪州渡西江至翠微寺紫清宫

平明渡西江西山正崔嵬中流欲浪作細雨隨風回
促櫂赴前浦頗爲風雨催寒沙引細路人家山半隈
密雲蔭脩竹久旱無莓苔晚入翠微寺諸峯環抱來
其西洪崖居百代所仰懷何年蛟龍怒更擊深山開
縣瀑瀉洪井寶意藏風雷客行少休息暫此得徘徊
城中二三老咫尺不得陪豈無陵風翰邀致山中臺
澗水清且寒可以當餘杯獨來不敢久恐爲神物猜

宿翠微寺

西山今夜雨不爲故人留泥滑淹行李風聲欲送一作送暖
秋中原且多事吾黨敢無憂明日經由地江南更
幾州

發翠微寺

古殿突兀風有聲粥魚欲打雞三鳴披衣起坐問行李僕夫屢報天陰晴昨日路長頻雨阻今日東風得無苦杉松連山寒欲動橘柚隔籬香半吐却憶京城無事時人家打酒夜深歸醉裏不知妻子罵醒後肯顧兒啼飢如今流落長江上所至盜賊猶旌旗已憐異縣風俗僻況復中原消息稀

送宋仲安往虔州

已流之水不可以復回已往之日不可以復來唯有野外籬邊之黃菊年年歲歲見花開君如此菊不我厭處處相逢同酒杯三年喪亂那可說君頭已白我齒缺高才抑塞久未用坐守松檜凌霜雪君今又作章貢游我猶少忍住筠州破屋不憂遭鬼瞰端坐或恐貽羞一作神羞求田問舍古所歎敢有遠去惟身謀為約嶺南三數子明年乘興欲去一作東流

與仲安別後奉寄

出門送君時一步再徘徊雖云非遠別念與始謀乖欲求連檣居故作千里來君今不我待欲跨洪潰回我獨滯一方後會良未諧冬初風浪息蛟龍深蟄雷其如中原盜所至尚揚埃子行莫夷猶恐致狼虎猜胡人更遠適畏死投煙霾皇天久助順似不及吾儕獨以智力免寧有此理哉因書寄苦語亦以謝不才

新春好天色指望妖氛開即當候歸艎取酒尋鄒臺欣然得一笑便足禳千災豫章百里遠可以慰客懷須君起我病同上徐孺臺

題筠州僧房

客來無語坐禪房共賞西窗一榻涼山路雨餘新筍出江城春晚雜花香廚煙已逐鐘聲遠樹色初隨塔影長敢道閑居便安穩今年更欲下湖湘

離筠州

舊日閑居日無悰已倦游如今避地走不復為山留淮甸初經夏江西復度秋今朝小亭望東北是筠州

題圜悟與博兄法語

杲公昔踏胡馬塵城中草木凍不春胡兒却立不敢問其誰從之博上人袖手歸來兩無語如今且向江南住雲居老人費精神送向高安灘頭去

建城道中

建城南路入耒州怪石縱橫木亂流盡日衣冠在圖畫百年心跡付林丘中原未作重歸計胡馬能令此地憂浪跡江湖亦吾分運籌帷幄有留侯

行至醴陵寄故人

淺溪沙積寒月白樹影疎我行天一角所至尚躊躇偶逢勝絕地不異嵩潁居臨流遂忘歸默坐數游魚寧知胡馬闊江縣已丘墟故人亦未來一旬三寄書

不必問淺深但當青子車新霜隨北風慘慘度重湖
相尋近五嶺名御勿厭長途

將至南嶽先寄演公禪師善公華嚴

胡馬揚塵烽燧作我行乃在天一角江西跰足過湖
南本赴郴陽故人約中途群盜又蜂起所至往往爲
囊橐遲回改路心自笑隱忍畏事人所薄不因此去
渡湘水更欲何時到南嶽山中况有二老人萬里同
來且安樂遥瞻見我應大笑白鬚黑面都如昨平生
故舊幾人在不早從公老丘壑自經喪亂可過從每
一思之懷抱惡請公更說因地初一解人間因慧縛

避冦南行

何處田園不是家儘扶衰病過天涯山村酒熟人人
醉客路春濃處處花敢道嶺南無賊馬側聞江左尚
胡沙囊空顛倒君休笑亦有新詩伴齒牙

貞女峽

欲上貞女峽江險未敢行豈是畏江險愧此貞女名
時經喪亂後世不聞堅貞烈士久喪節丈夫多敗盟
寧聞閨房秀感義不偷生窮荒禮法在尚此留佳聲
時事有通塞江流無濁清欲行勿憚險爲君先濯纓

山水圖

君家茅屋低蓬蒿客來頗厭蛙蚓號何得有此山突
兀氣壓太華陵嵩高坐看遠澗受懸瀑似聽跬步鳴
秋濤槎牙老樹半枯死上倚絶壁緣飛猱我行日畏
盜賊逼敢厭瘴癘同腥臊偶逢坐穩賴歸去豁達眼
界無纖毫嶺南山水固多異恨無中州清淑氣對君
圖障心怳然便如似一作太華嵩高前君但對此能高
眠當有好句令君傳

連州陽山歸路三絶

蒼黄避地出連州遂谷深巖懶轉頭歸路始知山水
好少留村驛當閑游

稍離煙瘴近湘潭疾病衰頹已不堪兒女不知來避
地強言風物勝江南

嶺外從來不識春青梅年後已嘗新深山忽有殘花
在知與清明待北人

陽山道中遇大風雨暴寒有感

嶺南二月春已盡百花委棄隨風吹山前山後緑陰
滿已過中原初夏時不知何氣忽乖沴一作戾風雨夜
作雷乘之鞭笞宇宙蔽日月萬象倒錯藏光輝巖傾
澗絶木府現捕搏虎豹擒蛟螭百圍老樹不須說忍
凍欲壓摧其枝峥嶸屋瓦走飛雹如戰初合壓旌旗
我行避地更值此閉目但聽兒啼飢僕夫噤死者數
輩牛馬懼不存毛皮長途三日斷還往況有烏雀麥
雲飛只今胡塵暗江路盜賊往往乘餘威良民雖在
困須索四海萬里皆瘡痍天公忍不一顧此反更震

動窮荒爲此方亦是神所主我欲告訴心先疑明朝
風定寒亦解收召魂䰟尋歸期凋毛自可薦萑識
出苦語令神知

答朱成伯見贈四首

三年轉東南足跡不得息新霜未壓瘴巳畏賊馬迫（一作逼）
蒼黃度嶺去山路楓葉赤慨然念平生潔自有
欣戚交游半鬼録在者費相憶朱卿早聞道一見如
舊識新詩入要妙如射巳破的我行囊貯空所至但
四壁豈如投異縣忽枉和氏璧斯文得未喪豈不繫
人力出門仰高山此道如矢直
我適蒼梧野君來洞庭岸相逢迫逼（一作盜賊）一笑未
得款欣然望眉宇於我意自滿天寒道路長歲晚日
晷短僧房肯再來晴窻自妍暖
入林恐不遠入山恐不深城市有深遠不必在山林
隋珠不自寶豈在須淵沈斷絃得遺譜千載有知音
昔在中朝時每從賢俊游酒酣握手歎預懷今日憂
兩經嶺嶠春三度江湖秋朱卿抱奇節好語忽見收
我無濟世策君有活國謀相尋不相笑夜光猶暗投
道喪師友絕寧有民不偷風波極浩渺欲濟能無舟

連州行衙水閣望溪西諸山

嶠南氣常昏終日如霧隔我來巳經時初不辨山色
紛紛翳花眼默默悸動魄今晨忽晴快如語見肝膈

群峯插天青野水恣意向深窺木杪靜細數鳥道窄
天心豈無意直欲尉北客才經盜賊擾更脫瘴癘厄
湖湘雖未定勢巳初夏迫傾聞胡虜遠不復更追索
我歸當何時俗事累千百便擬衡山前今年飽新麥
憂慮則未巳四海方偪仄群公獻納際或肯任此責
先當肅區夏次用及蠻貊豈容胡虜暴歲必有大獲
天雖未悔禍世豈無良策生（一作主）人苟未盡狐兔當
有宅

贈歐陽處士

愛君年少便知足今君雖老更（一作轉）無欲閉門不出
動經時保此無窮清淨福黃衣弟子雜僧徒共守荒
郊數椽屋門前山水各有態君但踈籬對脩竹直如
季路恥有聞清似之推不言祿坐看世事雲變化一
任兒曹手翻覆　上皇龍飛三十春臨軒亦嘗思異
人詔書屢下廣搜索當時幾人能識眞君時聲名動
天子高卧不起空逡巡謾收符籙養丹火一旦四海
生風塵我來見君斛嶺下識君無營眞靜者慇懃愛
我莫違行尚肯相從結茅舍時當喪亂足淹留豺狼
恣橫空山夜它年有意過匡盧（一作廬山）更許淵明入蓮社

嶺外懷宣城舊游

中原未敢說歸期却憶宣城近別離疊嶂雨來如畫
裏敬亭秋入勝花時每憎畢涇尤多病苦愛風光屢

有詩今日衰頹那可說駸駸經瘴揔成絲

余避地踰嶺寄書宜章孫氏賊去則盡失之

感歎有作

賊馬縱橫未說歸草間采上借餘威布帆此去應無
恙銀盃從來亦解飛世事只堪開口笑主人空有食
言肥自慙學道工夫少坐覺文書到眼稀

過嶺將至江華先寄朱成伯二首

自怪忽忽來往忙又携兒女過湖湘敢言此地能安
穩且道新年離瘴鄉

嶺下微陰已自寒早行山路覺衣單故人見我應驚
笑疾病衰頹怯據鞍

端午日北還至斛嶺寄連州諸公

嶺上逢端午隨家更北征隔村聞賊鬪遇夕畏蛇行
厭病初辭瘴衝泥却勝晴猶憐昌歜酒不與故人傾

山居素飯

豆苗可瀹蔬可羹僧厨早飯蒸香粳道人得此清淨
供下箸已勝肥羊羜牢生爲腹不爲目偶逢一飽心
自足晩菘早韭皆所知五鼎百牢未爲福

寺居夜起

山深夜無人竹窓風露集長空新過雨尚覺星斗溼
避地走天涯如何免拘繫朝憂栗囊盡暮恐賊報急
荒城兵火後所至復未葺古寺半頹垣梟嘯鬼亦泣

感事念平生徘徊近階立

寺居即事三首

瘴癘過庚伏庶幾其少瘳甘心忍殘暑指日是清秋
汴水他年別郴江此日留如何理歸夢只見嶺南州

因循過嶺表忽復到湖南氣力渾非舊情懷老不堪
無錢供痛飲因病廢清談尚有尋書僻窮搜未免貪

中原是何處敢道幾時回一夏無書讀經時畏賊來
老松猶偃蹇病鶴又摧頹莫怪論兵少吾今心已灰

贈夏庭別兄弟

披沙簡金勤乃見讀書何止須百遍如君心期已不
凡況有長兵可鏖戰一寒溼薪熏病目君但讀書聲

敝屋僧房夜永燈火足更肯襆被來同宿

[illegible]梅

嶺南十[illegible]春漸回妍暖先到前村梅問君何處識此
[illegible]隨霜開長江凜凜欲崩岸乃見好事移
牆隈初疑滲漉入瘴霧更恐寂寞埋煙煤微風不動
暗香遠淡月入戶空徘徊坐看粉黛化攢惡豈但桃
李成輿臺我行萬里厭窮獨疾病未已[illegible]
不覺三歎息恐是轉側同南來異鄉久[illegible]
[illegible]無根芳古來寒士每如此一世[illegible]
[illegible]不爠肯與世俗相追陪輪囷[illegible]
多見用[illegible]尊青黃木爲爲 毫吮墨去顏色況

自不必須穿裁巖窮路遠莫惆悵此去保無蜂蝶猜

賀州聞席大光陳去非諸公將至作詩迎之 一有次韻字

五年避地走窮荒嶺海江湖半是鄉歎喜聞君俱趣
召衰頹如我合深藏曉寒已靜千山瘴宿霧先吞萬
瓦霜日日江頭望行李幾回驅馬度浮梁

送周靈運入閩浙

青松著塵市不辭塵土侵忍恥半桃李不言歸故林
交游在賤貧始見平生心周侯客異縣屢變金玉音
殷勤不我厭自昔以至今使其少富貴未必能相尋
豈謂子誠然此風今則深子欲轉嶺海歲暮足愁陰

路經盜賊窟往往未就擒加鞭策駑馬欲行無滯淫
故人散天涯所在亦崎嶔相尋倘見及道我病難任

次韻錢遜叔見寄

異時文物漢庭臣公是中朝第一人忍使閑行犯山
瘴不令疾去掃胡塵情懷縱老原非病時運方隆只
暫屯顧我衰頹已無用尚煩新語訪沉淪

贈宗真上人

到處相逢是偶然淛江湖嶺屢經年贈君頌子君休
咲我已新來不問禪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二

此篇據涵芬樓藏舊鈔本補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三　呂本中居仁

以全州與解子中向伯恭相會

逐流落判西東尚喜交游一再逢但得低頭拜東
野不辭卧見元龍中原極目山千疊往事傷心酒
一鍾如我支離久無用敢因窮約廢過從 一作費相從

初至桂州二首

連年走遐方所至若郵傳未論道艱阻先問米價賤
賊勢來未已行役我已倦解鞍憩空館欲[illegible][illegible]縣
清泉上短綆一洗塵垢面瘴癘非不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
胡沙久衝突賊馬亦馳驚我行不得息終[illegible][illegible]路
敢言更事多尚恐與時忤低頭訪殊俗何處可投步

江流下滄海日修蚊鱷怒出門尋故人風雨已斷渡

桂林謁后拜見仲古龍圖吉父學士別後得
兩詩書懷奉寄

所至艱危裏如何更別離只看山似戟已合鬢如絲
湯熨徒增病文章不療飢端居渴餘論苦語自成詩
折老久高卧曾卿仍倦游同為萬里走肯避數年留
賊熾江湖晚嵐煙嶺嶠秋相逢得安穩乘興莫東流 此聞二公皆欲為廣東之行

次韻吉父見寄新句

詞源久矣多岐路句法相傳共一家良賈深藏宜有
待大圭可寶在無瑕長江渺渺看秋注孤霧悠悠伴

落霞盛欲寄書商推此嶺南不見鴈行斜

桂州水西

隆隆而雷風乘之斷霓落日江東西江頭古寺頗岑寂僧簷正與南山齊我來端坐已寒暑終日看山默無語盜賊連村那敢問藜莧充腸未為苦旱未已旱心所知正待前山（一作山前）一犂雨

斷橋 三月中作

橋斷客逾少春深花已休閉門尤省事於世轉無求來往只諸老相期非壯游欲知身所向寓晉家洲（時獨老叔鄂季平裴夢得數相過從也）

贈嶺東陳秀才

風吹賀江浪如雪浮梁左右行人絕病夫坐穩懶出行破屋只愁吹瓦裂東縣陳卿忽叩門笑語驩然相暖熱怪我長貧走道路所至不安寧有說鄰州賊報又警急欲泛扁舟窮百粵如君長材亦未用獨守區區負奇節未能俯首効兒輩肯便出門探虎穴馬羣時致千里足烈士寧無一時傑我復何人敢言事一世摧頹甘短拙幸君無事時一過肯聽高談健其決瘴癘參差畏久留歲月崢嶸惜輕別

衡州逢解子中別後奉寄

我來筠水陽君亦發章貢相逢瀟湘門及此兵未動卧聞羽書馳起已行者衆匆匆不及款尚辱苦語送

慨然念平生相從已如夢交游半生死所至多鑄縫我衰學不入（一作及）君亦老未用孰知一世中有此九鼎重子賤則君子閔子言必中師門未遽絕斯文實天奉別離又幾日坐想發孤諷衡州過南嶽湘水寒不凍頗傳江西攘盜賊已放縱往從田蘇游此樂不得共

范縣丞惠雙雞

羸病不能除肉味每逢齋鉢愧餘生雙雞未可為公饍留與山僧報五更

王撫幹失去毛裘

王郎隨身一駝裘偷兒遽作壑失舟春初未免霜露迫（一作逼）歲晚可無遷徙憂客房夜坐薪當燭不怕近江風裂屋馬平編戶更艱難君行莫忘民號寒

四十二弟將還賓州相過夜話

兵戈久未歇所至轉搶攘萬里逢吾弟三年走瘴鄉春風入古寺夜雨暗浮梁尚肯留連否僧廬可對牀

呈折仲古四首

市酒酸甜久絕沾濕薪熏眼坐僧爐尚憐諸老無機（一作幾）事不待愁人折簡呼

龍閣老翁流落久如今辛苦去朝天向來嶺海經行地分付蠻溪著釣船

已無厚祿故人書尚有相尋長者車所至紛然兵火

裏不知從此更何如
疾病侵凌百不能只今全是住庵僧謝安肯爲蒼生
起早與吾君了中興

次韻王撫幹見惠

新春忽忽到庭除短褐經（一作輕）寒病却蘇漫以詩書
教兒子嬾衍薪水倩童奴天涯每覺人情薄眼界何
知風景殊萬里相逢君莫歎好山無數簇城隅

次韻王漕見贈并寄曾吉父二首

前賢去則遠今代不無人小出已無敵深藏恐未仁
兩章知思苦一語見情親徑欲忘衰病知公筆有神

曾子住南國端居無所思逃禪不用酒投筆謾成詩
敏捷忘千慮縱橫又一奇於中有佳處莫待折肱醫

次韻折仲古見贈

未有絲毫補縣官幾年流轉但求安江湖自稱嵇康
嬾故舊空嗟范叔寒顧我初無食肉相喜公復著侍
臣冠新詩不忘東山（一作平戎）志敢作尋常禁近看

再用前韻奉和

自昔支離畏（一作怕）作官只今猶望一枝安飽知時態
病良已心喜故人盟未寒所至軍書銷日月幾回戎
馬汚衣冠公歸定有安邊策不學愚夫靜處看

夜坐有感

五更月落雞未鳴小爐殘火猶晶熒道人強起理衰
疾不聞松聲聞雨聲跏趺坐穩百念去豈有宿夢今
神驚平生於世萬事嬾況復今茲飽憂患中原北望
四千里三年不見南飛鴈著身天涯未爲遠所至風
沙莫深歎時寒但（一作可）趂僧房火日暖可（一作但）赴鄰
家飯嶺南無瘴便可老江頭有酒猶堪喚惜哉寧子
不自休辛苦飯牛過夜半

送密上人歸江西

輕舟君先行羸馬我繼往湖山已在望南嶽行可仰
不憂盜賊繁漸喜草木長密也負奇氣少已離塵網
飽參諸方禪所至被稱賞獨留末後句未肯付吾黨

徑尋卓錐地更足以自養囊空腳頗健體儉心甚廣
喜談江西勝妙處猶（一作如）指掌未見頻寄書慨然發
遐想

送常子正赴召二首

劉（一作昔）者居閑久今來促召頻但能消黨論便足掃
胡塵衆水同歸海殊塗必問津如何彼黠虜敢謂漢（一作世）
無人
疾病老逾劇交親窮轉疎惟公不改舊怪我未安居
日月干戈裏江山瘴癘餘因行見李白亦莫問何如

頌送山上人游南華

二浙三衢未說歸且從嶺路訪曹溪盧公若問南來
事但道江湖盡鼓鞞

山頌送譚師直歸湖南

人事日飜覆昔同今不然於心苟有用與世自無緣剩結官田社飽參雲蓋禪已勝高爲孟徒泛五湖船

送能化主還法輪

嶺外三年避賊忙法輪元不下禪牀君歸却說嶺南事瘴暑作時君自涼

送夏少曾兄弟

處處人家避賊忙數因行李問舟航江横晚照見鷗亂春到空山草木香我未有緣離嶺嶠君今決策下湖湘定知此去添貧病不及相從氣味長

本中將爲江浙之行念當與夢取遠別感嘆

傷懷因成長韻奉呈

客行已無聊況此憂慮集頹然念遠役未見勇可賈虛庭覺氣潤遠視螢火濕故人不我厭踏雨相勞揖朝餐共飢飽夜語同坐立問我去此邦何用如此急干戈與瘴癘未見可出入何殊知二五而不知有十俛首謝勤意此非愚所及天涯重離别所至方業岌感懷平生舊忍效兒女泣胡沙蔽中原道路滿荊棘世事古則然臨分莫於邑

贈日者張直夫

因循避世不求名潦倒江湖過一生賈誼定能尋季主子雲先已識君平獨行市肆口無語懶踏權門身自輕看甑生塵只堅坐世閒(一作似君)寧有不平鳴

永州西亭

舊聞西亭勝獨盛湖湘閒山秀水亦好千里在憑欄今來乃不然眼境故未寬環城但濁水滿目唯荒山如何柳司馬肯爲此解顏始知憂患久方覺所遇安我從避地來山水亦(一作日)飫觀初不厭嶺嶠況敢(一作復)嫌荆蠻徘徊念昔人亦作故意看所魃二三子來不倦躋攀開軒納微涼共享一日閒說詩到雅頌論文參諸盤快若箭破的圓於珠在盤此樂固可樂此盟安得寒天暑畏道路時危安(一作多)阻艱相逢得少款莫問何時還何須待杯酒始盡平生歡

浯溪

五月行人汗如雨意緒昏昏雜塵土浯溪一見中興碑便有清風濯煩暑中興之業誠艱難敢作漢武周宣看紛然大曆上元閒文恬武嬉主則辱但知追咎一祿山袖手不作如旁觀天亦未使庸夫干故生李郭在人閒一時節士張許頗其誰不知唐已安道州落筆風雨寒魯公大書鎮百蠻訶叱水怪摧神姦有臣若此世所歎而不能使君心還我來轉嶺逾千盤對此凜然清肺肝想見羣小遭譏彈爾曹何心猶誣護至今怒髮常衝冠

送元上人歸禾山

長嚻而寂方作而息如射破的初不以力子居深山
又處絶頂避嚻不作二事俱屛往來臨川道里且千
一見我喜如舊交然我欲爾子重於發言子請則堅
之子之賢遍尋諸方不主先入唯是之從何拘何執
惟昔善財我曹之師其心廣大誰能閒之山高海深
德則不孤不深不高培塿潢汚奚必深山惟靜之守
求寂念息以閱永久

贈一上人

偶從嶺嶠轉江東得向踈山見一公所至（一作嘗）共游
常草草兩來相遇更匆匆晁郎埋骨虛無裏壁老收
聲（一作身）蒼莽（一作莽蒼）中二十餘年往還事半隨秋鴈落
寒空

贈珪公杲公四首

北歸住江西塵事日窘束兩公時踵門高誼已絶俗
空房擁殘火更許相就宿不嫌寒無氊肯厭飯脫粟
杲公玉壺冰所至自清淨珪公出林鶴肯與鷄鶩競
吾窮得兩公頗覺意氣盛未能出艱危猶足起衰病
杲固昔所熟珪亦舊聞名江西一聚首遂覔南去程
掃除文字習追尋香火盟期君向此道隱若一長城
堂頭老居士我識蓋自早聲名從少年閉戶今却掃
公能爲少留尙可慰枯槁欲知主人賢但看此二老

次韻錢遜叔淸江圖後二首

公但一室旣坐我方萬里生還共作十年淸夢同尋
五嶺名山
作淸江三兩曲勝大厦千萬間若保此中安坐不必
中原遠還

次韻錢遜叔獨鶴圖三首

長頸踈身嬾不前此寧有意更騰騫爲公愛爾非無
意要壓曹人三百軒
粉墨平鋪翎翅短正如衰鬢不勝簪可憐少保功名
誤寫此凌雲意不堪
眼明見此出籠鶴似我北歸辭瘴嵐（御）勿叟（一作）低頭
待收養人間欣戚盡朝三

次韻錢遜叔畫圖

西風著人塵滿襟江山縱近難追尋當年寫此數幅
妙坐使几案頻登臨斷雲點點出古寺遠岸杳靄連
荒岑漁舟蕩漾江路晩煙雨濛籠山店陰已知落筆
（一作筆下）氣象古一任世間消息沉最憐霜餘倚長石不
待歲久成枯林知公此中興不淺此畫故能留意深
只今燕坐一室裏尙費從來長短吟詩成捲卷坐秋
晩一唱三歎求遺音

送一上人

我齒久已搖君鬢日向白相逢不相笑共被老境迫
周旋三十年近乃多間隔伊昔無事時日夕望顏色

此道要琢磨苦語費思索不能如宿心每負朋友責
別我寧陵縣隨我昭德宅所期無二三可恨已千百
交游太半死況值兵火厄舉首望八荒無乃天地窄
涼風吹秋深江湖動行客誰能於此時（一作際）出語見
肝膈胡塵蔽中原盜賊暗阡陌公其無遠行待我有
良策

錢遜叔諸公賦石鼓文請同作

江頭羽書相續來城中草木凍不開腐儒坐視了無
策但守寒爐吹死灰煩公送我石鼓文令我琢句要
春回蕺蕩風雲走（一作寫）蛟龍百蟲久蟄聞驚雷錢公
自是力扛鼎持此浮游轉湖嶺漢碑秦篆已么麼況
復鍾王敢馳騁後來頗供兒女弄神物有知當遠屏
石鼓之文公所知正是周室中興時庶幾我皇亦如
此一掃狂虜隨風（一作反）飛石鼓之文尚可讀小臣願
繼車攻詩

和邢子堅韻

萬里重歸舊秃翁笑談聊復與君同鷦鷯所願一枝
足騏驥從來（一作真成）五技窮短髮自梳渾欲白殘爐因
客尚能紅正須混迹師元亮未忍低頭學敬通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三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四　　呂本中居仁

戲呈東林雲門二老

幾年湖嶺費追尋尚喜歸來聽足音禦虎已知吾有
命問禪方見子無心風塵黯慘病如昨歲月崢嶸窮
至今猶覺相逢有餘恨老盆盛酒不同斟（余常以謂可與共飲者至難得也二公超然之韻可與共一飲也而不得共飲名可痛惜讀此詩者許伊具一隻眼）

佛日縱步相尋索歸甚苦戲成絕句

相逢不用苦相催只（一作直）到更深月上回莫怪室空
無侍者夜窗相對有寒梅

東林珪雲門杲將如雪峯因成長韻奉送

東風被澤國君有千里行送君不能遠宿昔春水生
胡馬汚中原旁淮多賊城即今江南岸盜賊猶縱橫
頗聞閩粤靜農民方及耕雪峯佳主人況欲屣履迎
兩公與談道正欲平其衡但見演若頭自然心地明
云何未覺鏡便欲其流清君行可語此勿憂見芟驚
鄙夫牙齒缺苦遭塵事嬰七年在奔走一飽費經營
野鶴出籠飛尚須寧翅翎今者與君別故鄉它日情
新詩見萬一庶用託同盟

贈童堯詢蔡楠謝敏行

七年避胡塵無復少年事適從嶺外歸眼病不識字
尚幸戎馬間得見此數士蔡童南城傑所養蓋有自
兩謝名家子學已前作似相逢眼暫明已足慰遲暮

如何捨我去使一作今我起千慮江深羽檄繁況此日月驚猶餘大謝留與我相近住風霜眇墟落涅土暗道路得無經一作驚此別各復走它處期君則其遠吾一作告語不厭屢微言恐遂絕其誰與一作知調護要當發憤求不欲一作未可僥倖遇聖門極坦平渠自有回互河清儻有期未死或可俟

和范仲熊舜元游橘園見梅

橘林經一作困雨未全衰歸路人家已見梅風物粗知一作如江左勝瘴煙新雖嶺南來筆頭有眼方知妙句裹忘言始絕埃但得一寒無事過與公還往勝銜盃

答錢遜叔一本有訪載岡三字

北風吹霜夜如一作沉雪江城草木凍欲一作未折病夫袖手無所為一坐臨川已三月忽蒙妙句起衰憊頓覺和氣生毛髮公能忘機我亦倦不待曼殊見摩詰畫圖是非久未解況保長年不摩滅請公置畫莫多求要與時人除愛渴

與錢遜叔飲酒分韻得鳥字

客游等浮一作如漂萍歲事如過鳥逢公得一笑不厭古寺悄雨聲喧客耳燭影吹半臭宿醒未及解更覺惡韻擾時方足艱虞身未識要眇如何一杯酒便出萬物一作事表別公願一言使一作今我意易了

贈別范一哥

相送不嫌遠詰朝當語離文詞知子進道路覺吾衰力疾終無補徐行敢厭遲臨分更回首苦語漫成詩

送謙上人回建州三首

子來不憚千里遠我病可無終歲憂相見忽忽又相別主人無限一作感客無求

平生苦節胡元仲老大多才劉致中為我慇勤問消息十年堅坐想高風

遙山渡口晚猶寒道路奔波未許閑煩恨獨來不同賞竹輿穿雨上疎山

與范益謙炳文叔儀步月一云與諸范步月

歲月忽已過羇窮非獨今稱膝分白水月影上清陰眇畝平生事江湖它日心相過無百步猶覺費追尋

陸庭元紹意齋

聖人毋意物我同大賢庶幾其屢空今君胡為用此意乃欲酬酢萬化參天工客來無窮君不厭所施不同皆有驗風寒燥濕互相代一理驅除無頓漸衡門端一作宴坐一事無眾皆劫劫君有餘見賢不避忘其軀肯與俗子爭錙銖知君此意久已絕為爾病生吾有說倚儲百藥待百病任爾紛紛強分別君但守此心如鐵偏與眾生除眾熱是則名為無意訣剩放南山一作窗著秋月

病中口占示益謙四弟

病來全少靜工夫藥裹關心計已迂縱使君來亦無語更無餘法待文殊

竹夫人

與君宿昔尚同床正坐西風一夜涼便學短檠牆角棄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易變乃如此世事多虞只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望專房

郊居

紛紛俗駕不容攀尚喜郊居絕往還野寺並冬終日雨客房無事一秋閑平生談說舌猶在病起彫殘鬢已班始悟莊周太多事處夫才與不才間

送楊蒙秀才往樂平

我有閩粵役君成江浙行窮途一回首歲晚倍傷情佳氣占行在妖氛是賊營如何抱奇策不一請長纓

寄題暨尚卿雙蓮亭

異畝同穎久未出雙駱共抵復何物今君何以得此花和氣所致無它術雙蓮共蔕中連理相映同心出秋水秋水池塘曉自涼雙蓮中含風露香飛燕姊妹（一作弟）不相妬並聘逸豔來昭陽自然容質見高韻不必粉黛呈新粧君家孝友聞近郡（一作縣）故使奇祥眼中見一洗東南戰鬭塵小人知之亦革面我來崎嶇山嶺間忽聞雙蓮能解頥請君更畫作圖看無使愿木歎雕殘

簡范信中鈐轄三首

交游契分如君少湖嶺溪山似此稀夾路梅花三十里故人雖病莫先歸

海角相逢又一奇更憐朋舊得追隨滿堂舉酒話疇昔疑是中原無事時

它日曹南十日雪訪君尋酒不能回梅花此日懷安路更有清詩入坐來

次韻李仲輔簽判

曉晴破雨却寒天海上風光絕可憐便欲陪公了春事不須乘醉始逃禪

西施舌

海上凡魚不識名百千生（一作性）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情

和秦楚材直閣韻

胡馬南來議擊毬忽聞羌虜斬揚酋（虜中欲謀舉事則先爲擊毬之會虜實帝時羌虜斬首惡楊王貴等二人首降服）一年春事妖氛退萬國歡聲佳氣浮臺閣如君須強起林泉容我且歸休漢家基業無窮盡早晚留侯與運籌

和展鉢詩

紛紛未了向來因同在浮漚寓此身顧我又拚菴外事知公曾是箇中人齋盂已歇五鼎食詩卷初無一點塵今代王孫能樂此中興祥瑞不緣麟

鼓山

危欄不知高下瞰萬里路滄海近咫尺大舶不敢度
風雲遞舒卷川原更回互如何此道場乃倚絕壁住
得非化人居無乃仙聖寓斷崖石倒懸絕壑水暗聚
我行天一涯勝歎時一遇衰病類一作九死餘已乏濟
勝具登臨茲游一作欲茲忘返尚足慰遲暮山林與貴壤
未到已心悟

王傅巖起樂齋

人生各有樂所樂故不同吹竽與擊缶同在可樂中
孰能識至樂不計窮與通顏子在陋巷胷憂家屢空
朝從聖師游暮歸無近功忽然若有合此樂固無窮
當時二三子因之開蔽蒙君生百世下久已聞其風
端居有遐想客至聊從容四壁倚蓬蒿萬卷蟠心胷
回視世所求失道迷西東此樂既不遠欲往吾其從

寄范四弟十弟一無十弟二字

俗事紛紛如亂麻又扶衰病轉天涯文章老矣思吾
弟頭角嶄然勝外家異味幾回占食指遠書終夕望
燈花何時更住城南寺共聽春池兩部蛙

春日紀事寄內外諸弟三首

水生溪漲欲容舠疾病因循厭作勞莫道深居便無
事午窓寄癢費爬搔
自聞賊報離揚州準擬春來泰出游所恨溪山最佳
處不容老子便歸休
長閑漸伐讀書癖遠道聊因避地行安得薄田了饘
粥便相依倚過平生

寄諸弟

九年在奔走一飽費經營此日窮居意定鄉獨往情
相憂只有病所至但論兵尚喜吾諸弟形模遠勝兄

游鳳池

遠近諸山翠作堆鳳池北望更崔嵬青松夾路攙天
去白鳥掀雲傍海來喜有故人同出郭屬因衰病阻
銜盃猶憐不赴對床約獨上籃輿日暮回

題孫子紹所藏王摩詰渡水羅漢

問渠寒窘欲何往彷徨徙倚滄波上至人入水固不
濡何以有此恐怖狀我知摩詰意未真欲以筆端調
世人此水此渡俱非實摩詰亦未嘗下筆孫郎寶藏
今幾年往來周旋兵火間世人險阻更百難彼渡水
者安如山請君但作如此觀莫更思惟尋筆端

送筍與何晉之

年來念念欲深藏頗覺看書氣味長莫怪囊空無
物猶能分筍送何郎

次韻李伯紀園亭

昔者翱翔雨露邊已將勳業畫淩煙便尋松菊同元
亮不訪丹砂學稚川可但海山勝綠野頗知風物似

平泉小園只在虛窻外佳處常當几杖前
本無俗事可裝懷藥圃花欄應手栽乘興聊陪野僧
坐賞心時許故人來頓令此地成三絕不爲它鄉賦
七哀鍾鼎山林兩無礙豫章須是棟梁材

送林之奇少穎秀才往　行朝

我爲福唐游破屋占城市城中幾萬戶所識一林子
翛然衆木中見此真杞梓未爲棟梁具且映風日美
子之於爲學其志蓋未已上欲窮經書下考百代史
發而爲文詞一一當傑偉夫豈效鄙夫念彼不念此
今來赴行朝學已優則仕窮通決有命所願求諸己
聖賢有明訓不在拾青紫丈夫出事君邪正從此始

鄭昂用岑參太白胡僧歌韻作楞伽室老人
歌寄杲老

楞伽室中絕皂白去天何止三百尺只今更住最高
峯齋無木魚粥無鍾已將虎豹等螻蟻更許蛙蚓同
蛟龍聞道說禪通一線爲爾不識楞伽面一生强項
吾所知氣壓霜皮四十圍世人未辯此真僞敢向楞
伽論是非諸公固是舊所適鄭驊從之新有得欲將
此意向楞伽但道鵲烏同一色（何止一作未測）

贈王周士諸公

空房夜氣清落月傍簷明念我平生友相望隔荒城
我老未厭書破窻猶短檠君亦不奈（一作耐）閑默坐歎

殘史共結香火社同尋文字盟王子潮州來一笑冠
敧傾午飯展僧鉢村醪傾客餅相逢但談道絕口不
論兵未免俗眼笑屢遭時輩輕人生各有趣小大俱
有程譬彼澗底松難伴池中萍雲鵬與斥鷃已矣兩
忘情一洗瘴海耳此言君可聽（殘更一作長更）

贈范信中

異時捃客醉公家蠟燼堆盤酒過花萬里溪山隔春
事十年風景困胡沙鄭莊好客渾如昨何遜能詩老
更佳但得尊前添一笑莫（一作如）言漂泊在天涯

會稽石道叟教授南劍兵火搶攘之餘興治
郡學尺椽片瓦皆其所自經營也未朞月而

學成遠近賴之又祠前輩賢者以風勵多士
使游其間者望之而心化由是而入堯舜之
道不難也古之教者蓋多術矣五帝憲三王
有乞言憲賢於乞言也道叟知之矣呂本中
爲作詩敘本末云

聖遠道則微世久學欲絕區區續微言未易勝邪說
石侯東南秀睹此心欲折分教南劍州意在補亡缺
歘令兵火後復見俎豆設廟貌甚尊嚴上下有區別
先生默無語風化動閩粵斯文自明白如仰見日月
坐令穿鑿儒不待湯沃雪不知旁祠誰今代古豪傑
孰能與之齊共此歲寒節入門日在望未返意已竭

由來正心術不在費頰舌乃知薰陶功自與聞見別
參會回不愚亦豈有優劣此理儻可求萬古同一轍（前輩謂陳了翁也）

寄計議弟張彥實錢元成夏庭列

遠書來稍稀叔也經月病微官自拘束歸興復未定
誰能相勞苦頗亦奉朝請安身子有道可保在不競
登聞鄭子真肯待當世聘張錢平生歡未貴吳有命
舊交餘此人豈減昔日盛夏郎來幾時閒學當轉勝
高風隕寒梧想助筆鋒勁同歸定何日不必有三徑
相從說平生保此一室靜

寄內（一作家）弟并示仲輔諸公

江浙音書絕不聞每逢時序歎離群一秋多病常嫌
客短日無聊只閉門淺學未容窺易象舊書嬾（一作聊）
復誦玄文莫言耆舊彫零盡海內交游尚數君

簡范信中

詩人例窮君不然畫堂繡戶羅嬋娟當時乘醉出三
峽至今妙句留西川底事新來多退縮梅花滿眼看
未熟便期載酒約來冬似要惡詩相抵觸曉來寒凜
似中原君忍閉門清晝眠我病猶能相追逐知君心
期終不俗但携二妙喚諸公一醉落花吾亦足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四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五

呂本中居仁

再簡范信中兼呈張仲宗

昨日之游樂不樂主人愛客亦（一作未）不惡梅花遠近
遍川谷雨練（一作陳）風揉未全落明日之游復如何城
南城北梅更多對酒我不飲把琖君當歌酒肴雖勤
主人費且幸吾黨頻相過梅花縱落君莫歎與君同
住海南岸花開花落都幾時君醉我醒人得知相逢
一笑俱有詩如何不飲令君嗤

寄晁恭道鄭德成二漕

二年住閩中不識建溪茶處處得殘杯頗未愿齒牙
飢腸擁滯氣病眼增昏花故人持節來憐我病有加
會當餉絕品不但分新芽蒼壁月墮曉寶胯金披沙
一洗肝肺淨兀坐如還家陰雨又不解天氣復未佳
持詩寄兩公請為交舊誇便續北苑譜即日定等差

連得夏三十一叟兄弟范十五仲容道十七
穎達書相與甚勤作詩寄之

閑居病亦侵世務每絕念猶憐二三子從我久未厭
書來不改昨意苦辭亦贍問我來何時期我早會面
我行但謀食欲去復未便要當相就居同止山水縣
讀我所傳書亦足滿素願開卷忽有得如飲醇酒釅
吾聞古志士學也蓋有漸欲升夫子堂不摘屈宋豔
倒籬望青天豈必在窺覘它時儻從容此語子可驗

送錢子虛撫幹往洪州赴新任二首

君不求時用居然如病夫經過閱歲月相伴走江湖
白玉終無玷寒松保不枯同官多勝士總為致區區

老矣吾無用歸歟子未宜端能出奇策略為濟斯時
閱有書遮眼閑須笏拄頤西山有爽氣當報故人知

題晁恭道善境界圖

疇昔相從三十年如今休去不逃禪知君參見法輪老始悟蒼蒼便是天

境界本來無善惡人間何處有新圖欲知箇裏真消息臘月寒松永不枯

簡乾元珪老

問訊乾元老江頭幾日回還應艤船待不作御風來
漫有經旬別頻思一笑開庭前荔子熟尚要著詩催

贈楊紹祖

城東往還者相近得楊卿處世如無事為官不近名
匣藏防身劒案有讀書檠此外唯尊酒時時要客傾

謝守文漳州送茶

暑氣侵人病逾劇虛堂坐調出入息漳州太守送茶來王圭小鳳俱無敵太守憐我病無語故遣此茶相勞苦千金一餅君未許百金一盞如潑乳其它鬭芽未足數下視紛紛等塵土病夫未飲病先愈坐覺爽氣生肺腑城中車馬鬧如雨更有樂善如君否

夏日

暑雨遂經月客來因稍疎閉門觀易象反復看何如
妙處元非畫微言不在書故山初未遠舉首是吾廬

過劉忠顯公鄉縣作

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自古有此語今代豈無人
劉公生東南節義邁等倫時危出一死以捍胡馬塵
遂令天驕子稍知吾道尊至今生氣在凜凜凌層雲
我行崇安野瞻望彼高墳流澤既未遠有子賢而文
會當廣德業早為建殊勳此意苟不浪楚人生伍員

夏日深居二首

怱怱車馬未言還因病深居未得閑更為故人留一夏稍移行李過東山

故人多住城東寺還許相過結淨緣海寇未降荔枝熟是中風月可忘年

乾元副寺欲還雲門

子有四方志雲門尋舊游溪山往時夢江海向來秋
物態隨高下生涯任去留閑將問庵主如此是禪不

慶堯兄侍者以詩相贈偶成絕句謝之

滿城車馬雜塵埃所至如雲撥不開只有西禪堯兄侍者肯衝劇暑送詩來

渴雨簡張仲宗二首

強讀文書不補飢只今一飽尚難期薄雲未肯蘇禾

稼細雨才堪濕荔枝
雨濕平林松桂香斷雲冉冉拂疎篁江山故自可人
意從此歸休樂最長

謝楊紹祖惠玉友

我來閩中居中熱久斷酒端居苦無事神氣思內守
故人憐我病小缸送玉友極知此不凡嶺海見未有
感君意則重納約況自牖欣然洗蓋骨不待捧素手
空盃貯玉色一洗市沽醜坐令百疾去敢復望升斗
從今破酒戒可以入道否

與李似宗別後奉寄

昔者相過今幾時心期雖在事多疑滯留江海君先

病悵望雲山我欲歸老境猶存作詩苦故人多有食
言肥漢陰老父如無事肯復逢人論是非

作雨不成旱暑愈甚未能就道

三日陰風雨不成坐嫌衝暑作宵征敢因貧故累公
子尚欲閑時尋友生兵甲未休心已醉詩書頗廢眼
猶明便須準擬庵居用拄杖繩牀折脚鐺

聞鵲

一夏病如此它鄉閑未回疎簷聞鵲喜知有遠書來

荔子

南征未苦厭關山荔子今年已厭餐時有野僧來獻
供每煩佳士約同槃門前炎暑三伏早坐上水霜六
月寒它日一尊須念此中州傳買半梨乾

乾元眞歇數約它日同庵居

與君俱自走天涯何處雲山不是家城市少留眞夢
事林泉高卧亦空花久無佳句彫肝腎浸有微言到
齒牙它日一庵如可必願分齋罷半甌茶

州發福唐 一云別李叔易兼簡士廷

盡此一囊粟我行當有期涼風吹天涯增我別後思
結束向行在問子還未 一作何時初無濟時 一作世策處
事多條差環視中所有無一施可宜形骸久已病敢
徼當世知不蒙朋友責定遭兒輩嗤矧此世外人勸
歸常恐遲相尋有如日請盟吾此詩

聽雨

日數歸期似有期故園無語說相思芭蕉葉上三更
雨正是愁人睡覺時

末利

香如含笑全然勝韻比酴醾更似高所恨海濱出太
遠初無名字入風騷

聞二弟召對

晚來忽雨已如秋竹枕欹眠得自由忽報諸郎例升
進頗容老子便歸休人傳胡虜三年旱勢合山河一
戰收願我迂疎最宜病秖應隨處是菟裘

夜涼早起尋李貽季陸慶長所惠詩有作

夜長忘陰晴忽聽簷雨滴空房閉重門涼氣通枕席
欣然欲攬被如見舊相識那知庚伏內得此睡通夕
起尋兩君詩令我生氣力成蹊是桃李已自除荊棘
遠游得數士會此百無益挑燈視皮膚不韻蚊齕亦
因之不復寐爲子增歎息

聞大倫與三曾二范聚學弁峰夏三十四首

我思臨川居欲往意未慊每懷二三子歲月多荏苒
後生一作徒所習正是繇在染未須極軒昂且須就收斂
舉動思古人此志豈不遠才雖有高下事亦要强勉
願爲江海深莫作盆盎淺

世人爭錙銖未語色已變居然面頸赤自處亦已賤
寧知烈士胸胃渠自有志願一介不妄取萬鍾吾亦從
古人有伯夷名冠太史傳
見人輒有求所以百慮非但能守簞瓢何事不可爲
愚夫飽欲死志士固長飢出門萬里塗其亦一作所之
莫惜一日勤而忘終身憂農夫力耕作其必歲有秋
月前不函葬久亦有倍收少年不努力長大復何求

別法一上人

我有江浙役子能乘與來便同湯院浴卻爲故人面
此道恐遂絕後生良可哀試尋鑰匙子一一與重開

別後寄珪粹中 一作鼓山

海上相逢兩過秋飄然乘興亦悠悠送行百里還歸
去同是江湖不繫舟

哭王元邁

紛紛舉手爭毫末砥柱當河獨不流一夕便隨波浪
沒天涯黃葉更悲秋

別林氏兄弟

二年住閩嶺所閱足青紫那知萬衆中得此數君子
相從不我厭但覺歲月駛高論脫時俗如風灌煩暑
出處雖未同氣味固相似人生有離合一作低昂所畏爲
物使要當吸英華不必計祖澤它年肯相尋在彼不
在此

本中欲謀它日復來福唐之東山林少潁請
作詩以記因成兩絕

老大馳驅百不宜敢將筋力蹈危機它年更欲眠雲
住同過東山嘗荔枝
更作東山住尋盟尚有詩看君騰踏去及我未歸時

謝人惠陳家紫

煩君惠我陳家紫萬里漂流合得嘗莫道閩名不相
識舊時隨宦到吾鄉

閑居感舊偶成十絕乘興有作不復詮次

四海交游一信民後來情分更誰親可憐相伴谿堂
老一去塵寰三十春 汪信民謝無逸
一世聲名高與關亦知不合住人間不令整頓乾坤

了虛逐松聲半夜還 高茂華秀實罷沼上叔

璧老投冠去學禪堂堂一（一作三）鼓陣無前平生老伴惟均父馬病途窮不著鞭 饒節德操夏倪均父

屏醫卻藥病良已絕學捐書我文休卻到舊時行履處五湖煙水上漁舟

萬里飄然不繫舟老來專憶舊交游西風日短中原路虛度江湖數十秋

唐子直心絕可憐夏侯苦節更誰傳諸晁事業風流在各有殘詩數十篇 唐庚仁定之夏侯節夫晁說之以道晁貫之季一晁沖之叔用

平生親愛獨諸晁叔也相親共寂寥半日不來須折簡暫時相遠定相招 叔用

病夫長病合長飢豈復輕隨世上兒雲雨覆飜渠有分江湖濩倒我無知

曾郎學行冠姻親趙子才能又絕倫仲弟故應同二妙一時先後委埃塵 曾元叔趙才仲及舍仲弟也

便欲長休老未能爾來頻愧住庵僧直須棄盡人間事始見從來一點燈

溫泉 一作福州湯院

海上秋來早晚涼客愁蘇醒似還鄉歸途尚欲撩齋殘剩乞溫泉一勺湯

將去福州

委曲隨人久未甘翛然午枕睡方酣功名到此終無分身世從來百不堪爲己工夫今粗曉住山活計舊相諳它時不用求三徑投老才須住一庵

初秋

涼風驚木葉意欲作深秋客病渾如昨囊空却自留因閑得飲酒端坐勝封侯寄語平生友當能爲我謀

奉呈鼓山雲門二老

汝水相逢今幾年只今同住海南偏月明本自無虧缺山色何嘗有變遷它日會逢昆弟語一時驚散野狐禪儻因居士閑開口却作沖和二月天

從叔巽叔覓茶

疾病侵凌轉不堪時思一室奉清談嗣宗已飽兵厨酒當有新茶惠阿咸

福建界首寄福州親舊

海上秋風吹客衣數煩親舊送將歸今朝更入江東路便恐書來即漸稀

嚴州九日坐上贈胡明仲常子正

今年得交舊九日會嚴州城角風雲暮天涯景色秋功名有長鋏行李付扁舟苦恨三年別聊因一笑留病添文字懶老恥稻梁謀活國須公等吾生便可休

方允迪挽詞二首

已矣儒林老今爲地下郎空山留几杖遺槀漫文章

徑狹風霜遠溪深草木長傷心釣臺路千載閟幽光
惟君好兄弟少小共聲名豈止千人傑俱爲一代英
云何卧丘壑不使至公卿慟哭松風遠悲雲咽莫聲

程伯禹毋夫人挽詩二首

久矣閨門秀端如玉在淵相夫成令德教子作名賢
遽逐秋色盡空令莫景遷傷心江左地松栢閟新阡
舊隨賢子後毋得執嚴規未獲升堂拜空成相挽詩
爵頻賜湯沐壽不至期頤它日家聲在流傳世未知

送范師厚宣諭四川

老境侵尋久廢詩送君寧復似當時廼饋病馬猶長
路偃蹇寒松只舊枝想得山川瞻使節便令父老識

家規（此堂公使成都）聖朝本意惟寬大網漏吞舟始合宜（王導嘗遣八部從事之部顧和在下傳還從事見導人人各言二千石長短和獨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爲政當使網漏吞舟之魚豈可採聽風聞察察爲政導咨嗟其言）

贈丁老

前年見公滄海上法會堂堂萬騎將今年見公浙河
東猶是當時舊老翁送行更有天童老麒驎君驅攙
霜草野狐射干膽欲破不但獨噴羣馬倒我衰且病
百念絕便得從公不爲早忘情遁跡亦未是言與不
言俱一掃[illegible]來歸家公[illegible]何好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五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六　　呂本中居仁

送楊晨當時赴夔漕

楊侯從舊名籍籍吳中一見如舊識憐我衰頹病已
侵怪我辛勤百無益今君遠作巴蜀行江頭宿昔春
水生路經三峽不艱阻遍與疲瘵問疾苦隨身長劍
莫輕舞試伐蛟鼍斬豺虎北來人士衆如雨得君此
行尉羇旅君但垂情一笑許勝使區區入州府百城
因之遂安堵亦勝無事閑坐否

送徐林稚山赴江西漕

總角相從四十年如今衰病已華顛久無耆老可訪
事尚喜交游不乏賢未使從容持從橐却令辛苦上

江船百城編戶皆疲瘵日望公來與息肩

將發金陵奉寄張彥實

老矣君何往翩然我欲歸文章晚末用歲月事多違
江接鄱陽路風吹游子衣不應遂伯玉獨悟昔年非

初離建康（一云鍾山寄范十四弟諸人）

嘗憶它年出舊京汴隄榆柳與船平寧知此日鍾山
路亦是東行第一程
紛紛車馬未言還我獨支離便得閑尚有同門二三
子肯同今夜宿鍾山

寓會稽禹迹寺

陰雨靜不出端居還自由客衣從短褐天氣已深秋

所在兵猶鬬中原亂不休廟堂如有意更與萬人謀

會稽初秋四首

今來留滯浙河東想見閩山荔子紅雖有故人家在彼可無方便託西風

張侯間舍復何時我亦留連去未期便欲為君堂客幾時先寄落成詩

故園回首但斜陽所至奔波避賊忙天下何曾有定處越南燕北是中央

病來每有居山興老去初無任世心三尺枯桐無舊譜始知三歎有遺音

錢遜叔侍郎奉京師舊墳改葬天柱謹成挽詩一首

錢氏覇吳越功德在斯民遜王早退居身退道益尊至今二百年盛事傳後昆文采震本朝豈惟光門後來翰林公又以直聲聞累葉其外家家世悉殊勲善惡久乃效其報於此分裔孫傑立者迎喪自中原遂令擾攘後得安久旅魂依依天柱山不必京洛塵死者如有知當言吾有孫小人託末契所恨老不文睹此一時盛忍終無一言越水流不竭越山草不昏孝子亦不匱錫類到仍雲

重陽日西興寄臨安親舊

我來西興口君在龍山旁如何阻一水不共作重陽別浦潮猶白深秋菊未黃遥知對杯酌不記是它鄉

范伯言樂隱 一云送范彦行歸西山

烈士故徇名中民但榮官寧知陋巷士坐有餘歡出從聖師游歸坐守一簞出門視天壤密邇心自寛范侯嬾仕宦決意歸西山西山有樂隱此地可盤桓皆將從古人上追孔與顔有田可以耕有屋可以安寧能伴兒曹日夜不得閑我亦倦游者世味更百難夢寐想君家父子兄弟閒便當卜鄰居一生長往還相依得情話出語清肺肝後生有鄙質更為斷其漫君行問安否此盟當未寒

題趙祖文盤谷圖

趙郎落筆寫盤谷正是太平無事時今日太行那有此滿川樵採盡胡兒

送胡明仲知永州

君行西遊浮沅湘洞庭岳麓天一方嶽前老人望君久歳晚不嫌歸路長晴天萬里去鴻鵠韞玉未售猶深藏遠行固是君素願多畜奇謀看自獻後生紛紛了目前大策定非凡所見簿書汩沒渠自忙道里崎嶇吾不倦百川東下倒狂瀾要君屹然如斷山我老無用逢多艱敢復著脚塵埃閒留胷次偪塞良未寛日夜矯首須君還運斤成風君不難不使世人漫皁端

孫肖之短堂

孫郎囊空意自滿自謂身長才則短以短名堂堂未成長短是非俱不管嚴州一見髯蒼若浪贈我新詩如夜光何時到君短堂上更話如今歸興長

贈孫肖之

子窮非一時所歷固長久自從太平時以至戎馬後今茲益窮甚所至但縮手遂令甑生塵不止衿見肘未能脫身去且作避地走金盤貯火齊孰視不一取溪船下濤江亦未遠南斗固知松栢生必不在培塿見我嚴州城世事蝟到口念子抱奇才有節空自守簞瓢在陋巷世亦如此不乖離勿重言寒甚且飲酒

朱成伯秀野堂

客愁固多岐我懷亦蕭散連年尋故人見子二水岸官居少閑暇歲月忽已換有堂名秀野未入俗眼看得名自君子可當清淨觀未能藝桃李且自飽蔬莧荒凉城一隅初不越門限脫身少年場念此已熟爛嗟予老病侵閱世蓋多難相逢默無語自足洗憂患窮冬足雨雪近市乏薪炭時來上子堂尚得一笑粲

次秀亭韻二首

忽見新亭起廢基暮雲疎雨兩霏霏憑欄一望長空遠鑿石新開小徑微治世從今可招隱至人何苦更藏輝使君不厭賓朋集正爲飄流到眼稀

舟車來往鬧回環今日陪公得暫閑漸喜著身人迹外勝如隨衆馬蹄間縈紆細數溪頭路蒼翠遥看雨後山正恐朝廷須舊物不容常此面孱顏

甘棠樓

高樓面面好舉目是溪山急水瀉湍瀨諸峯呈髻鬟聊爲半日出得伴使君閑作者風流在承平氣象還身雖住世網心已離塵寰未獻陪游數唯愁覓句慳高風雖在望逸韻恐難攀咫尺蓬萊路惟公指顧間

師奴病化

伴我閑中氣味長竹輿游歷徧諸方火邊每與人爭席睡起偏嫌犬近床能與兒童校幾許賢於臧獲便相忘他生尚欲隨吾在要奉香爐瀹水囊

受戒不捕鼠聽經如欲磨誰知兩溪畔今日送亡僧

舟行至桐廬

乘舟待潮發一日到桐廬物色寒初甚溪山畫不如往來眞是夢親舊不須書猶勝鳴吏在時容託後車

示兒

忍窮吾有味雕句汝無功客舍貧塵裏春愁浩蕩中初無買山費眞與住庵同更想顏回宅簞瓢亦屢空

陳朝奉坐化

東風吹雨欲飜盆杏樹前頭柳暗村試問老人何處去夜來新月又黃昏

嚴州春曉

居閒病常嬰出郛春巳老微陰淨新綠轉覺原野好故人各漂散頗恨來不早尚有壁閒詩猶堪寫懷抱

是月足陰晦暮春常苦寒閉門猶疾病春物豈相干堅坐客巳少長貧心自安幽蘭有花在尚肯結餘歡

子將爲三衢之行下塔僧惠道求詩留題因成絶句遺之

欲過城東病不能飛檐高棟想層層旦年夢作嚴州住一首詩留塔下僧

將適三衢而七弟欲往臨安臨行作詩奉送

弟要題詩別人還勸我留如何南去路更送此行舟處事須遠略擇交當廣求秋風理歸棹爲我上衢州

椿閣

往時椿閣老盛德傳鄉閭至今風流在遺芳殊未疎有孫仁者靜遠近伏其賢定知建德民視今如昔年

弋陽魏令賞音亭

高亭巳寂寞山水自清音主人去亦久此意誰復尋夢回還舊觀川上有微吟於焉繼前作因見平生心

建安熊述之爲令建德不言而民治將適三衢留詩美之二首

熊卿治建德隱几心若水民肥吏乾枯亦不用笞箠問子何能然此豈力可使建安今多賢於子可見爾

建安固多賢故人劉與胡山川古秀潤珠生崖不枯我病日已惆觸事見迂疎行當脫身去一廛從子居

擬古樂府

高堂陳八音同聽不同樂狂飈送鴻鵠萬里翔寥廓一去三十年事事非前約當時綠綺琴塵埃無處著時節非不久此意但如昨

己未重陽

病無佳思只深藏漫遶東籬菊未黃最是一年秋好處可能無酒過重陽

李珹拙軒

念彼巧者勞知此拙者安拙者固無營一生長得閒子豈眞拙者託此以自守何嘗曳長裾顧肯卑小官

世人極變態飜手覆手閒子獨如不聞默坐安如山九衢走紅塵本自不相干我老始見子古井久不瀾贈子拙軒詩留子靜處看當蒙一笑許敢言愁肺肝

清御名軒

清御名軒中一事無午窻高枕似吾廬世人稱意何須道乃祖風流正不疎

將往城南觀音阻雨未果

野寺它年別溪山浪作秋初涼頗宜出小雨故妨游僧老渾無念田荒近不收猶思五更懺清切勝齋謳

余迪漫浪齋

顏子在陋巷無一當其心日惟聖之學正自惜分陰

子生千載後此意尚能尋齋雖名漫浪迹豈計浮沉
文字浩今古不受俗務侵端如貯美酒妙處當自斟
臨卷忽有得如奉君親臨即此是聖域子行無滯淫

無題四首

我病無能到處窮子才安得尚漂蓬如何共飲重陽
酒相對無聊似乃翁

重陽共采東籬菊却似乃翁年少時顧我無能甘老
病相尋唯有向來詩

聞鐘即起待天明客舍無聊坐五更何日長風破巨
浪看渠萬里出門行

平生隨我飯脫粟靜夜不眠尋細書可見烏衣諸子
弟從來志業不如渠

邊愁

胡人吹短笛一半是離聲想得南飛鴈雲間亦厭聽
愁聲晚來急邊塞乍寒時不似江南日愁多只自知

招范四弟

涼風忽滿箋江漢有歸心顧我病如昨憐君窮至今
苦嫌歸夢短不厭酒盃深試問玉川老何時許降臨

衢州路中

今日衢州路師奴不共行阿童渾似汝只是太癡生

憶福州舊居菊花

問訊堦前菊如今屬阿誰秋應風露底猶記摘殘枝

求趙表之墨

超然堂中墨如戟支撐宗門渠有力參得諸方一味
禪以此示人人不識病夫見之書折最便欲投詩恐
無益主人不吝是家風會見琅琅送珪璧

陋巷

陋巷客自稀短日寒未到感君時一來得以慰懷抱
論文有根柢落筆清且好如歌五弦琴促軫有餘操
黃花開正繁薄酒可相勞請君尋此盟妙處同一造

示聞生

形容落魄猶須酒疾病因循久廢詩忽見聞郎七字
句却如汪謝少年時

簡何居厚

我文[illegible]子懷經世才寒窗得一笑陋巷絕纖埃
白酒難先辦黃花只強開更憐無事日時有好詩來

送酒

它鄉逢故人已覺意氣盛得君雙榼酒起我終日病
清如兩龍異勢氣出徐邈聖乃知無功鄉欲往有捷徑
一盃吾已足不必待歷聘扁舟下東[illegible]吾家未定
尚欲[illegible]盃短拙恐未稱先生肯降[illegible]靜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六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七

呂本中居仁

聞蔡九弟十四弟到行在

[illegible]其弟別父費相思愛客能忘酒長貧不廢詩
[illegible]喜終少貴人知試問遊吳興何如在蜀時

贈蔡九弟十四弟

年來疾病日衰頹忽報山中兩弟來便欲相從望一
醉未須辛苦便輕回

病中

貧米供晨炊尚欠數束薪平生甘此味此去未爲貧
新霜已嚴厲況我病經旬但守此心足無爲思古人

病中曾端伯見訪

不見倉曹十五年江城相遇各華顛何時更踐鄰居
約判斷諸方五味禪浮生擾擾亂初定父病昏昏閑
始便欲問小童尋大隗勝於猛將畫凌煙

無題

一任衡門可雀羅時容欹枕聽懸河因君小試屠龍
手要與午窻降睡魔

送曾吉父

吾道從來到處窮八珍常與一簞同子房故是青雲
士圯上乃逢黃石翁聖學有傳爲可喜官遊少味自
無功亦知湖嶺如江浙盡在先生指顧中

次曾吉父蘭溪三絶

夜窻相對不成眠苦爲離愁定不然政以蒼生未蘇
息思君日夕望回船

春信先尋嶺上梅兩年零落待君開非關使節須重
到自是溪山未遣回

父覺藏身不猒深舊遊風物要追尋書來肯附銅魚
使記我今年病不禁

窮臘有懷

冰霜底窮臘伏枕父亦倦思公如和風咫尺未得見
人生無賢愚各自有志願但得所趣同公固不我賤
何須肱九折始見金百鍊平安望中原棲息各異縣
尚欲從公遊衰年保窮健

病中聞諸范日赴飲會

諸公相隨日酣飲我病昏昏困衾枕人生苦樂故不
同世味再尋如拾瀋良醫更在肱九折曾子從來日
三省不離方丈走諸方萬事只如驢覷井

深居

深居如山林初不遠城市塵凝書事少犬吠知客至
生涯付衰疾日力破昏睡欣然一笑足自省甘若薺
收身當在早過是恐少味

慶大悲閣成

自離閩嶺罷參禪疾病深藏不計年尚得閙人相印
可兩門惟有白衣仙

贈人

堅卧因循欲過冬故人無復馬牛風得君好句能忘病笑我長飢不諱窮清救肯嫌齋舍冷破囊常伴酒盃空新正所願長窮健剩作歌詩準備公

送廣東漕范子儀

我爲三衢居君作番禺行君行我方病歲序仍崢嶸嶺海未寂寞斯民則憔悴得君鎮臨之固可以卒歲嗟君盛德後窮獨與我同比年數見之長在寒苦中番禺盛賓僚莫如元帥賢君行問安否道我如昔然

夜聞諸生讀書因成寄趙十七姪

紛紛舉業了新正北望蘭溪不數程且喜諸生會勤苦夜窗如子讀書聲

夜坐

所至留連不計程兩年堅卧猒南征荒城日短溪山靜野寺人稀鸛鶴鳴藥裹向人閑自好文書到眼病猶明較量定力差精進夜夜蒲團坐五更

簡李巽伯

愛酒舊無敵能詩新有聲荒城時過我長句屢尋盟厭病時招客因行不計程秖應有餘暇未肯賦閑情

一本後四句云往事十年夢生涯三尺檠却憐陶靖節晝處賦閑情

追記昔年正月十日宣城出城至廣教

宥憶它年在宛陵好山松竹面層層江城氣候猶含

雪草市人家已掛燈每怪愁腸難貯酒時隨柱杖出尋僧如今轉覺衰頽甚病坐南窗冷欲冰

病中上元

病久仍多事深居未識春怱怱今夜雨且爲阻遊人

三衢上元

俗事紛紛避作煩夢中時聽雨聲喧但看閑客時來去勝說群兒手覆翻事業不同俱可笑形骸如此尚何言他年更有相逢話同是三衢過上元

贈人

剩作閑官不計年得公相近轉翛然飽諳文字能生病始信虛空不住禪水涉船回休進棹路長馬倦莫加鞭漫成拙句爲公壽要作新正第一篇

官閑贈人

自喜閑官不計貧月叨微祿勝歸田藥囊往往充詩費米券時時當酒錢恐病作勞吾不猒對人無語子差賢不須更見廬溪老會得安心即是禪

正月十七日

令節今安在晨鐘奉夙興空庭留素月廣殿有殘燈笑語已難記經遊如未曾吾衰得堅卧差勝住房僧

病中得舍弟信

頻通婺女訊兼得會稽書歲月呻吟裏文章困睡餘百年判憔悴萬事付迂踈尚欲身強健相從得定居

疥

瘙痒搔膚無春冬君知害略與惡疾同只有瘡痂不相負夜闌長滿寝衣中

正月十九日暴熱

一夜飛蚊遶鬢鳴都忘時節是新正秖應朝暮須風雨便作踈簷瀉竹聲

即事

十年不調張廷尉一字披人山巨源萬事重尋已陳迹此公相對可忘言故人久已音書絕古寺終嫌市井喧更欲移家近深僻漫留書冊教兒孫

送向仲告往江西

紛紛車馬閙如雲膏火煎熬秖自焚亦有故人來問疾苦無佳思與論文江湖老矣頻搔首毛髮脩然政似君它日卜鄰猶有約靜中風景要平分

寄臨川親舊十首意到輙書不復次序

偶從行李轉江湖所至脩然一物無午枕久拚閑事業夜窻新有靜工夫

少小交游不乏賢二三豪俊聚臨川自從老大飄零盡獨有殘詩數百篇

屢試吳中千里蓴閩中荔子亦嘗新獨遊每恨無佳思正好溪山少故人

故人自失嵇中散疾病衰頹轉不堪猶喜閑居有賢弟且隨長鋏住江南 季平

張卿別後且郊居無復黃公舊酒壚試問今年有閑暇亦隨書劍入城無 文叔

交遊疇昔住臨川博士高風世不傳饒謝得名三十載當時已道小汪賢 叔野

故人子弟惟汪謝每一思之忘寢興莫道臨川便寂寞後來相繼有諸曾

吏部聲名動一時中原人物未全衰低摧不用還歸去坐守遺經可療飢 子禮

金谿比歲復何如二蓮風流却未疎聞道移家遠城市欲携書籍更深居 彥先 彥達

愛賢如渴吳夫子不涂世間兒女塵老病不逢終不悔後生誰復記斯人 吳迪吉

奉懷季平范丈戲成兩絕句錄呈

形骸已病尤宜懶歲月長貧屢有詩猶得深居少塵事只如同在嶺南時

新年爲況復何如尚有心情打酒無只恐後生行樂處轉嫌吾輩白髭鬚

病中寄胡原仲劉致中

累月不寄書我病亦在牀仰視出林鶴如覩二子翔冰壺貯秋月所至有輝光僻郡足風雨深春猶雪霜閩水遠而清閩山深且長何時一尊酒更復議行藏

才元相過三衢偶成近體詩一首奉呈

紛紛俗事起如毛病起南窻猒作勞正欲往來求飯飽敢將辛苦治名高長閑似稱三冬卧舊學虛蒙一字褒它日相逢有餘地尚容衰晚闘堅牢

無題

衾裯尚冷知春早意緒無聊覺病深夜半收詩緣底事向來餘習正關心

寄人三首

世久無高識斯人我獨知子行吾義子雖病敢忘詩念昔無事日同升夫子堂江湖晚相見猶喜共行藏

世久趨浮末於時尔獨賢閑遊衆目外却立萬夫前老驥空伏櫪長琴有斷弦傷心共隱地回首更茫然

寄祁居士

聞道祁居士抄書手未停艱難走異縣辛苦抱遺經野寺猶堪隱人言懶復聽十年事夫子今日得儀刑

贈人四首

病欲相尋久未能虎丘山下在家僧諸方本末須君記拈出叢林舊葛藤

昔年曾侍老姑旁誨我全身只退藏長恐風流便疎遠子猶它日及升堂

跬步無功已猒遲後生誰復肯從師無人識子閑居意手冷深藏只自知

三江古路更深居白首窮經一丈夫借問新年入城市亦曾頻到虎丘無

寄朱希真

幕下諸侯老微言衆不聽祇應有餘論特復注前經郡古蹤還往官閑任醉醒主人鵝可換更為寫黃庭

寄向縣丞

念子它時兩頰紅十年奔走變衰翁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許窮

病中

藥裹關心老不宜只今筋力已全衰何由更得身無事却似它時把酒時

山城

山城雨雪緊春氣來不早思君如和風未見意已好時蒙枉車騎笑語得傾倒我能知子賢子亦憐我老舊交半鬼錄在者迹已掃慨然念平生令人惡懷抱相從飽喫飯此計或未保東遊有前約預恐別草草豈無一言贈妙句寫默藁出戶仰高山猶堪慰枯槁

病夫

病夫坐穩嬾出門底事逢春作癯瘦故人相尋不憚遠欲以一杯為我壽鋪張古昔引大義勸使忍窮如忍詬感君意氣但如昨顧我情懷已非舊平生甘作蟻旋磨萬事只如船放溜十年參差故鄉夢一心守

得靈芝秀孱身竊比柳下惠疾惡幸逢朱伯厚它時
城市望雲山歲晚何由數相就

無題

心廣體故胖意肅氣自屏頹然萬物表樂此一室靜
念君久安坐轉覺此味勝躁籬過野馬破牖行日景
但令此意真不必費譏評想當溪山横更有松竹映
隱几得書眠此固可補病

偶成兩絕句奉寄文若庭列

強欲馳驅老不宜故人雖在費相思秖應大府多還
往職事雖忙不廢詩

夏子經時不寄書十年犇走尚窮途不知自到高安
縣亦有心情記我無

寄閩中親舊

瀼陰蔽烈日小院有餘涼頓覺秋[illegible]好時聞芰荷香
秋成今可必衰疾未相妨徑欲閩中去尋僧不裹糧

廖用中世綵堂

廖氏居七閩土俗變齊魯子孫仁且壽每繼先父祖
作堂名世綵此意天所予近者得矜式遠者快先覩
今公懷直道邪正有區處還家上此堂父祖當笑許
小人慕清風想像濯煩暑孰知少年場有此毛髮古
何時望世綵得聽公笑語老松卧歲寒亦以蔽風雨
人或不予知亦莫予敢侮

劇暑

劇暑先庚伏經旬在炮燔今夕驟雨過我病亦少安
涼風醒病骨好月上更闌尚恐賊報急凌風無羽翰
閩中故人書日夜望我還無車載家具欲往故不難
所恨去已晚不及荔子丹家家有白酒自足解愁顏

即事

經旬困炮煮今夕有微風市井囂塵外溪山嘯傲中
涼秋亦不遠吾道恐終窮準擬閩中去今年一笑同

秋日

斟酒莫辭酒琖覺酒琖少寬今心安客遊無聊思舊
歡舊歡新愁千萬端如何不飲空長歎歲云秋矣風
落山白露應節衣裳單南遊並海當不難雨雪欲下
何時還

懷秋

秋風日夜至念我少年時新涼喜欲舞至今心未衰
心雖未遽衰老病則已甚頹然坐前堦乃若雨鳥噤
子病少則尔衰羸非獨今徘徊以傍徨何以異風心
死者各已死空費子百慮在者亦已老契闊少相過
洗心西方觀子復未肯然胡然競日力今年如去年

贈范十八

君去留不得我窮前未聞如何出籠鶴更送離山雲
歲晚逢同志人稀莫離群肯思臨別語只用十年勤

秋日

少年固長貧長歳復多疾閉門取堅坐到此多事日不嫌冷如漿所要甘似蜜舊書堆几案老眼厭塗乙不如壁角坐萬事付以質況今雨澤足已覺豆粟實秋成日在望所至有梨栗賦報雖未裹一飽良可必

讀書

老去有餘業讀書空作勞時聞夜蟲響每伴午雞號久靜能忘病因行當出遨胡為良自苦膏火自煎熬

宿昔

宿昔尚煩暑平生悲遠遊長貧不貰酒雖健懶登樓晚節勞千慮經年走數州新涼事事好只是迫防秋

謝人送詩

堅坐少愉樂欲行還滯滛時蒙七字句可慰十年心歲晚日晷短天寒霜雪侵主人不厭客敢辭酒盃深（辭一作違）

水仙二首

瀟綠衣裳白玉膚近人香欲透衣襦不嫌破屋颼飀甚肯與寒梅作伴無

破臘迎春開未遲十分香是苦寒時小瓶尚恐無佳對更乞江梅三四枝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七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八　呂本中居仁

處暑

平時遇處暑庭戶有餘涼一紀走南國炎天非故鄉寥寥秋尚遠杳杳夜先長尚可留連否年豐秫稻香

教授鄭國材挽詞

松桂在荊棘所趨故不同雖云被剪伐所至仰清風念子行古道簞瓢生事空我來則已病不復能從容平生務躬行聖處久收功堅坐想顏子欲往吾其從丹旐忽已遠暮靄千山重論文一尊酒堅坐更誰逢

無題二首

柴門羅雀懶頻開喜有新詩到眼來聞道繫舟城腳底莫乘溪漲便輕回

入秋多病渾無酒學道無成却讀書莫謂窮居便寂寞天涼猶枉故人車

潘義榮惠木犀二首

年年無酒對新秋辜負涼天懶出游想得故人憐我病故分巖桂洗窮愁

掃除炎暑脫氛埃色似菊花香似梅知是西風要清賞少留陰雨候晴開

次潘都尉富季申冬日探梅韻二首

暑退園林物物新過溪風好月初晨酒壺茶具偏宜坐細草殘花別是春但得主人令客醉不辭秋冷和

詩頻從來禮節空疎放見我狂歌意自親
閑府新從日下歸却尋山水對煙霏剩披詩律留花
住不使親知到眼稀但見鶠鶵常遠舉應憐蝴蝶只
單飛此游尚恨還家早未許溪頭送落暉

次韻木犀二首

折送幽花與做秋溪頭風物未重游已憐多病逢三
益更喜成詩擬四愁
洛陽車馬走塵埃一歲顚狂自探梅還識此花風味
否年年秋後兩番開

謝潘義榮送菊二首

經旬霖雨足莓苔忽喜雙盆送菊來已似風霜憔悴
損主人云是待晴開
漸開粉白間微黃肯與新橙一例香送與衰翁元未
稱且留青蘂作重陽

畜犬

主人長年閑柴戶終日閑雖云伴我懶常有致君志
端如在籠鶴又若伏櫪驥舉首望道路久欲從此逝
恨無陸探微爲此師子戱如何尚搖尾更作求食計

疥

刺刺癡癡疥欲作今年去年只如昨人生縱病莫病
此此病雖微更作惡寒窻夜長燈爐落敗人禪觀妨
人樂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此瘡閑處著

潦倒

潦倒心猶在衰遲分獨深如何一朝淚空費百年心
好月思同步清樽懶獨斟惜哉王子敬誰復數人琴

贈人

乇年好兄弟見我嶠南時相對能忘病清言可療飢
後生寧復有末俗漫相疑尚想閑居處疎燈守破帷

無題

疾病侵凌我亦衰後生誰復更相知可憐日落長安
路不見驊騮整轡時

寄京口使君

使君鎭京口隱若一長城詩律有同社溪山聊主盟
囂塵不掛念鷗鳥自忘情曾記貧交否衰穨判此生

再贈

婺女勝京口公來歲已秋閑雲出山寺好月掛星樓
往事付情話故人多倦游十年浪奔走今日爲公留

贈友

子來已冬深僅得數夕款寒窻聽談道未厭白日短
從來不飮酒萬事付茗盌別去今幾日荒堦月猶滿

歲暮

歲暮少權愉況復嬰病苦閉門每厭客幸此連日雨
寒爐火復燃乃若相媚嫵披衣坐壁角妙處時一睹
風聲耿初夜有句或未吐還書問故人可復一笑許

戲成二絕句

老讀文書懶不前亦無餘地可逃禪閉門省事群囂遠唯有癡奴附日眠
病犬瘦憒唯附日懶猫藏縮尚逃寒寧知兩馬霜風下更有長途不道難

久病二首

久病畏人事長閑增道心寧貪風日好不避雪霜侵跼蹐身猶在高低手自斟酒盃休猒滿茗盌向來深
未愈俱生疾空懷宿昔憂時因發孤笑尚足慰窮愁月落初無念花開不自由如何鴈南鄉不共水東流

偶作二絕

不嫌羸病守繩床世念紛紛久已降一夜月明如白日驟聞急雨打天窻
膏火從來只自焚何曾野鶴駐鷄群如何死亦無公論地下猶存衛府勳

謝滕尉送梅

破帷冷落不禁風疾病深藏稱懶慵忽有梅花來陋巷喜聞春信出初冬
未須趂雪争先睹尚恐衝寒不滿容會約君家好兄弟他年尊酒更相從

遊山

世味日可猒茲游那得忘稻田疏宿雨木葉把新霜澗倒交游在追隨氣味長僧窻有淨供茗盌佇爐香

李丞相挽詞三首

舊學遺難繼相期從少年初看驥伏櫪遽作鶴冲天烈所平生志高名萬代傳如何事未濟此老下黃泉
兄弟俱英妙聲名萃一門論才無不可於道獨爲尊未定千年策終嫌萬丈渾天乎乃如此不使拯乾坤
事業懷蕭相胸襟識謝安流風有餘烈志士只長歎淮海他年竭冰霜此夜寒向來交友淚南望不曾乾

以一縑寄范四弟

中原厭胡馬所至是賊窟念君室懸磬何以備倉卒窮冬霜雪寒欲救乃無術兒號君莫猒婢怨君莫恤平生師顔子於此見賢驕此縑君所知自我機杼出

江梅

江梅消息未眞傳微露芳心几杖前不信冰霜能作惡要令桃李便爭先斜枝似帶千峯雪冷艶偷回二月天準擬從君出城去竹輿仍勝百花韉

鼓山頌法眼語在裏即求出云大家合眼跳黃河戲成四韻奉答

合眼跳黃河未有過得者豈惟不能過身亦須判捨告君過河妙止要具船筏乘時等風去過此無別法

夜深歸家聞鄰家小兒讀書可喜有作

還家更寒三鼓餘鄰巷小兒猶讀書侯王將相乃無種紈袴綺襦寧似渠北風颼颼霜被草聽汝讀書聲

詩好莫言翁媼惜膏油有兒如此可無憂

梅花

野水依城竹映沙江梅開處又人家天晴徑欲花前
醉只恐衰顏不稱花

無題二首

德盛不狎侮玄談多類俳居然少莊語無乃近齊諧
恨此違者趣猶非壯士懷故當先復禮方得其梯階
聖學邈難繼斯文當望誰還能養志氣且務攝威儀
曾子但三省子長徒愛奇從來要功處本不在多知

贈李元亮之子季子

往時諸李在江都文采風流一代無每得清詩如鮑

謝已聞前輩許封胡好松久已埋深澗老馬今猶憶
舊途今子相逢初未識尚容衰晚見規摹

二月七日與群從遊陳氏園

平居羸病每相妨今日尋春着屐忙何似主人常不
出看人衝雨度浮航
橋北橋南花亂開小園和雨掃莓苔不嫌拄杖衝泥
入更許乘閑着屐來

懷許子禮

寒松默庭院老馬倦維縶脩然出塵去粗免朝夕急
我友隔湖嶺尚作一日葺平生學道心擇善有固執
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灌河來砥柱乃中立

何時一樽酒更與交舊集

雪

窮巷無人對雪小詩自可逃樽看取一年三白喜歡
共入新年
堅坐正宜養病閉門便當幽尋一夜雪深一尺與誰
取酒同斟

報暉庵

寸草仰生活春暉常照臨不知欲報德何以見此心
江漢有時竭此心無淺深魏氏有令德傳家非獨今
結廬在山阿日瞻松柏林仁風被遠邇猛獸不敢侵
令子守直道意往無崎嶔遂令此鄉人得聞金玉音

我行時序晚回望西山岑延頸長太息聊爲純孝吟

贈莊季裕

老矣莊夫子居閑肯厭貧盛時更讀易憂道不無人
記往詩猶在相逢意倍親尚期香火社文字約遺民

李尚書挽詞

李氏三吳秀尚書一代英立朝惟直道守己但純誠
報國心雖在憂時病已成人推四兄弟氣壓百公卿
未就養生術獨收强諫名傷心舊遊地城郭漫溪聲

李器之履齋

人履履險巇君履履平地平地信可履行穩居亦易
責已不責人爲道不爲利熟視履險者豈不心有愧

君家天台守學固有餘味微言化子姪自足警一世初無舉足勞寧有半塗滯君能識真然我亦從子逝

野寺

曉窻日未融野寺雨欲作經旬少客到靜坐差可樂平生遭病擾今更不如昨虛空甚高醫何以致良藥所幸秋已至所在身可着洗耳聽涼風不待一葉落

辛酉立春

中原擾擾尚胡塵堅坐江南懶問津漫誦舊詩如昨夢都疑往事是前身子桑自了經時病原憲長甘一味貧剩忍雪寒君莫厭土牛花勝已迎春

雪夜

破屋除燈雪自明案頭無用讀書檠老慵已慣跏趺坐昏夢尤便松竹鳴知有故人來問道久無佳句與尋盟明年更有閩山興但辦行纏莫計程

謝方倅惠炭

寒壓新春雪不融布衾如鐵坐蒙茸煩君又送南山炭更放殘爐一夜紅

即事四絶

老來於世轉無求事業聲名種種休伴得鄰僧忍飢慣閑門無飯讀春秋

忽忽和夢別星種擾擾隨緣住信州尚笑長江少方便只教溪水暫西流

問柳尋花懶不知登山臨水病難爲日長客去松陰靜強課兒曹學和詩

經旬却怕酒盃深野寺雖閑病至今莫謂閑居厭醫藥未妨隨證檢千金

贈人

中表多離隔情親子獨賢心遊衆目外氣出萬夫前米賤猶堪飽官閑不記年春風上嚴瀨爲我略回船

辛酉之冬周提宮惠竹簾

深冬坐窮閻未厭風日惡今晨起濃陰正恐雨雪作故人憐我寒垂意到丘壑虛堂排竹簾已覺煖勝昨初無宮室勞漸有閑適樂我生甚易足所至況旅泊不爲御冬計敢復備隕擇偶蒙仁者念僻處未蕭索從今作新年對酒且斟酌計一作具

寄張仲宗

聞道張夫子今年已定居偶緣荔子債遂絶故人書歲月足可惜溪山莫負渠它年得相近不必遠庖廚

周仲固尚論齋

周侯不出何所爲閉門讀書心自知簞瓢陋巷君不厭讀書萬卷能忘飢上參羲黃下秦漢采取英華幾脫腕是非榮辱姑置之忽若乘船到彼岸古人之學有傳授君生寂寞千載後問君何以識古人袖手無言坐清晝以此讀書爲尚友是事渺茫人信否人信

不信君不問松栢固難生培塿朝來落葉滿荒城青
山照人溪水橫往來車馬作塵土想君深夜讀書堂

吉州段秀才粟庵

大千非有餘一粟豈不足須彌納芥子豈復論盈縮
今君住世網何以得此獨始知陋巷居已悟不遠復（復一作世）

自如齋

朝爲事所牽莫爲飢所驅不知六合間何人能自如
求新段夫子屋小心有餘教子有家法逃禪猶作書

醉經堂

紛紛入醉夢一語今渠醒段子閉門居云何猶醉經
其醉蓋非醉初無能解醒問經何所說明善故能誠

題焦寺丞詩冊三絕

一世奔波在別離君家孝友獨天知已令好夢傳消
息更有賓鴻効羽儀

路旁來報定何人物理潛通自有神想得三衢相見
地至今草木亦長春

河朔家人墮渺茫江南風日正舒長已知原上鶺鴒
處更入雲間鴻鴈行

暴物

暴物看日景頃刻未嘗停隨景移暴物目示令心驚
寓此不停景乃復望長生忽忽駒過隙悠悠池泛萍
況茲兵火中而每疾病嬰野寺過毒暑旱氣浮高城
出門君莫厭宿昔已秋聲

次葉守喜雨

群囂寂寞已收聲預怯秋房獨夜情忽聽僧簷鳴宿
雨定知田舍舞安眠盡消積暑經時旱不厭新涼數
日晴更喜此邦賢太守樂爲詩頌教諸生

無題

學詩漸老轉銷聲末路蒙公此日情尚有文章能起
疾豈惟田里解耑眠近郊秔稻成秋熟逝郭溪山入
晚晴剩繞長廊和新句不知庭下蘚寒生

次韻曾宏甫木犀

風吹旱暑未成秋辜負江村事事幽巖桂敢煩先折
送好詩仍不待邀求自憐疾病常高枕坐想風流接
此州它日出門尋舊約未嫌踈嬾作人不

贈鄭侍郎二首

便欲深居過一寒破窻重覓舊蒲團莫年生活如何
做子細煩公指示看

幾時不過西禪寺直自初秋到晚秋聞道主人憐我
病天寒酒未送新篘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八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九　　呂本中居仁

次曾宏甫九日韻

僧園曉色散栖鴉強起新詩整復斜正想故人披宿霧忽蒙佳句洗昏花舊游往往違心事老病昏昏漫歲華辜負重陽一尊酒且來占雨又朝霞

九日贈曾宏甫二絕

茶花過雨十分香山後山前已帶霜何事東籬數株菊已將青蘂趂重陽

漸退中原胡馬塵溪山未肰往來頻雖無名酒酬佳節尚有新詩荅故人

送徐止秀才歸小葉

後生少規摹子學有根源紛然衆説中獨識孔氏尊古人雖不作此理固常存滄海無津涯寧有衆水分鑑明不受垢垢盡亦無痕子還訪師友當自得其門躬行見日用餘事不論文

次葉守韻

新正無所為出戶亦乘輿欲尋林泉幽不避風雪迸搜腸乞佳語分外若贅瘻故知藜藿腸不受珍果飣清詩洗病目鄙陋知不稱披雪見新月乃悟本來性溪山況蕭灑復有松竹映何須待醇酒然後有酩酊

送曾宏甫知黃州四絕

雨餘天氣欲嘗橙栗可煨炮芋可羮正是一年秋好處忍令無酒送君行

口脣白醭未嘗開正始餘音挽復回他日鑪香爲誰起公曾親見了翁來（宏甫頃常爲諫議陳公所知）

君到江頭不問津雪堂草木幾番新一生未得文章力要掃中原胡馬塵

騏驥徐行不離群却行江北訪斯文潘何子弟能傳業當奉遺書與使君

題范寺元畫軸後

昔年同過嶺南州曾看湘江萬里流妙手可傳詩外意亂雲寒木更孤舟

送尹少稷賢良還懷玉山

青松在庭檻乃受衆目憐念彼歲寒姿肯爭桃李妍不如卧澗壑歲久霜雪前尹侯東州英烱若珠在淵避地走南荒因循留瘴煙歸來懷玉山草草屋數椽深居絕萬慮讀書欲忘年偶出到城市頗厭塵囂煎搜腸出妙語贈我以長篇行潦被注挹朽木煩彫鐫紛紛車馬間孰能知子賢別歸值短晷肯復更留連我老百事廢鈍馬難加鞭清霜葉屋瓦白雲常在天悵望子所居欲去無夤緣

寄題曾黃州重修睡足齋

雲濤際天江北路邪古人稀春復暮平生想像睡足庵頗見王杜安身處十年兵火庵已壞草莽連崗亢

猕兒使君初來席未暖重就新齋立窻戶踈踈脩竹帶泉石歷歷幽花點煙霧竹樓月波不寂寞雪堂東坡復共住昔者同遭盜賊擾今者定蒙神物護使君忘言坐搔首抖擻衣襟脫巾屨卞簾高枕百吏散一任江頭風斷渡會思王杜與新詩夢裏相逢得奇句

重陽前一日作

涼風策策旁江城道路猶寬遠去程秋晚情懷常索寞夜長更漏轉分明未償膈腹三年丈不負膏油二尺檠明日黃花一尊酒苦思親舊與同傾

春晚

春色忽已晚悠悠留此心深居有閒暇令節廢追尋更老愁何在長貧病亦侵一盃聊自勸不爲落花斟

寒食二絶

梨花雪白柳深青也似中原舊驛亭猶記往來寒食下客房無酒臥空餅

今年春物更怱怱野杏山桃取次紅底事無錢作寒食可無新語記車公白樂天與河南尹詩云明朝從此須辭樂不汲車公更汲誰

閒居即事

新舊音書寂不來略無一事可縈懷春風寂寞花殘路野寺荒涼草上堦剩欲出門留客坐不妨扶杖看僧齋無人會得龐公意只道淵明是匹儕

偶出謝客

才過清明日更長竹輿頻出度浮梁雨侵田水連溪白春入山花帶蜜香數有故人相勞苦不嫌俗事且窮忙今年尚有湖湘興不待秋風便促裝

蔬食三首

殺物以活已肉食固多慙況無一事勤敢於滋味貪

今晨病少間調羹有酸鹹居然飽菽藜自足慰清饞

磨刀向豬羊渠有千種苦廚人盡心力博汝一笑許此道在忠恕觀彼更觀汝聖人雖未言寧可自弃鹵

夫子釣不綱於理已不隱浮屠斷食肉此語說始盡人生慣便習奉法乃不謹要當守淡薄萬事可堅忍

戒殺八首

勸君勿殺犬犬有爲主心爲主反見殺君何無淺深

君貧犬不去君富犬分憂執以付鼎鑊於君心穩不

畜犬被縛時猶爲主人吠吠聲未絕口湯沸毛已退主人調醯鹽欲以作滋味持此望身安世間寧有是

犬雖有小過未至不得活賣錢與屠宰使得恣饕割君兒小不安君夜不得眠何獨於此犬如此安忍然

勸君勿殺雞雞能伺昏曉聞雞君即起一一家事了一朝被烹煮不念前日功主人取暫飽雞苦固無窮

縱犬使殺鼠鼠窮生百畏其飢使之出此亦有何罪

犬鼠俱勿殺其計有無功苟以無功死還與殺犬同

願君普斷殺能益君壽數子孫亦長年皆以不殺故

君子遠庖廚非有意於善但能觀自身此理即可見
商臣殺其父身亦享楚國世民殺其兄亦未妨大福
以此知報應未必在此時此時雖無他終父君試思
虎狼非不仁天機使之然蚍蜉肆百毒此亦受之天
願君勿憎怒憫此心謬用仁氣苟薰蒸終皆變麟鳳

寄祁居之

苦憶均陽祁處士只今全是住庵僧何時更得相從
去細話叢林舊葛藤

送韓念八迪功

君去留不得我行還未忙漂零更遠別老疾且深藏
野水千山綠荷花一路香猶思往還地相望隔浮航

謙上人清湍亭

道人結庵殊未就先起小亭山左右不將溪水濯塵
埃且以清湍爲客壽雲煙晻靄作春濃草木堅枯辨
秋瘦客來相對兩無語豈有浮辭問時候一生行脚
如夢覺天意似於君獨厚我今留滯未得往想像此
亭如故舊再三伸紙誦清詩已勝開尊飲醉酎上人錄寄度推彥仲頎仲諸公題詩尊酬可樂不淡薄蘭菊重生足滋茂他
時有暇更分題此遊未落諸公後

送韓臨亭提舉

君有千里行我獨留此居君行赴何許沅江隔重湖
我留此山中欲去尚躊躇沅江道里僻罷民待君蘇

君亦憐其民溼沫勤煦濡涼風促君旆小雨膏君車
漸去塵囂遠及此夏景初野色望行路東門初首涂
風土日已好誰能懷舊廬舉手謝拘束有書縱寄意
路逢舊交游相見問何如道我且貧病因風時寄書

和伯少穎迂仲將歸福唐偶成數詩欲奉寄
無便未果也辰叔常李南還因以奉送

紛紛走道途擾擾雜泥滓既爲風俗移又以血氣使
百川灌河來夫豈有涯涘故人林與李始可與語此
方子獨立士德順歲莫亦深居林李從之遊欲出更
躊躇紛華晚不顧浮湛同里閭時從陸丈人共此一
篇書諸公皆從陸亦顏游

閩山固多奇閩士亦多傑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
胡劉守節意亦豈待言說原仲致中堂堂混衆流此固不
得折
經時望子來尉我終歲病西行道路迂欲見復未定
秋毫論得失此豈不有命嘗聞安身要其本在無競王郎嗣封解而安身莫若無競惟已其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味則禍來實法言
才叔策名時已自能不動中年謫南荒與世作梁棟
生平所踐履自待九鼎重失固不足言得亦何所用才叔諫議張公也初登科時已無喜色矣

送范才元

胡塵犯中原冠蓋走東南同時辟地人十不存二三

相逢各衰病豈復能清談君今尚行役未暇脫征衫
聲名自宿昔文字性所耽誰能隨少年下筆今人慙
並海雖名邦嗜愛殊酸鹹君但撫罷民未須嚴譽喃
開堂宴賓客清詩消半酣時寄荔子來尚能憐我饞
自餘君不問只向鼻端參

贈魏邦達張彥素

公更深居我更衰山林膏壤偶同時兩年疾病略相
似二老風流應自知苦學養生猶有累不知閒過是
無爲初冬寄遠無他物半夜才成一首詩

送南上人

閒居病益侵俗事初一掃南公犯寒來爲我略傾倒
論詩已得妙不必在窮討我懶百慮廢識字恨不早
歸途見徐董明叔彥先更問此二老所恨聊復翁向者骨
已槁彥達拭目看遺文令人惡懷抱南上人收二董詩與明叔墨跡甚富

贈曾吉甫

荒城少還往居處喜相近欣然得一笑渠敢有不盡
詞源久欲竭此道或少進作氣在一鼓軍士況未憗
涼風動高梧塵土朝作陣臨溪惜暫別溪淺雨復客
豈無一言贈以當百鎰臟沉綿我未瘳行李君更御名

贈魏邦達張彥素

橘綠冬未黃菊老霜變紫不知風土佳但覺日月駛
閒居得養疾調氣實在此從今便休去敢復爲物使
誰能明吾心旁邑有君子

次韻汪教授木犀

治藥呼醫懶出門每聞樂事漫消魂秋花帶雨寒由
在老病尋詩目更昏但見晚霞𩅦雨腳不知山石是
雲根主人有意留嵩桂要使貧交奉一尊

送詹慥秀才

子來今幾時歲月忽已晚今當別我去道里初不遠
家山霜正濃馬草寒更短何以奉親懽一笑和氣滿
邇來游學士已見如子罕讀書要躬行俗事不厭簡
故鄉多老儒歸日正可款時能寄餘論尚足起我懶
兩州多便人自可數往反

靜軒

紛紛逐人行擾擾與事競不知一世間能得幾人靜
公今默無語種種以靜勝人來漫相接事至聊復應
閒軒道院旁足以補我病日高公事散轉與靜相稱
千載師蓋公此理久已證爐煙裊晴窗松聲韻鍾磬
簿書勿勤來公方在禪定

贈吳周保

稽琴無譜亦無絃子獨深求不計年正以安閒有餘
地不因言語悟先天論詩再到新刪後讀易仍窺未
畫前老病相逢聊一笑非關無地可逃禪

尹穡少稷方齋

人圓君方君但方鑿圓枘方君不恠富貴可取君則忘閑門讀書聲琅琅舊書重疊堆在床點勘同異分偏傍運精竭思心力強十年足不離僧房荒山野路秋水長客雖欲來嫌路妨幽蘭無人爲君芳采菊落英充餱糧客雖不來有餘香

送羲先上人歸古田

斷雲無水去無蹤回望關山指顧中何處尋君問消息古田南路已春風

送范十八

范子閑行定不窮袖中詩卷斂清風野僧道士有餘意同學故人多近功已辦辛勤十年讀時須談笑一尊同相看又作韶州客却望臨川是夢中

徐師川挽詩三首

江西人物勝初未減前賢公獨爲舉首人誰敢比肩
時雖在廊廟終亦返林泉今日西州路臨風更泫然
異日逢明主端居不復藏一心扶正道極力拯頹綱
已病猶軒豁臨衰更激昂始知操蘊處餘事及文章
念昔從耆舊公知我獨深意猶如昨日愛不減南金
撫事思前作於時媿夙心素琴理舊曲無復有知音

即事六言七首

老來與世相忘尚喜攤書滿床憶得少年無事苦更學文章

少年於世無求老覺心情自由放倒文章事業追隨倦鳥虛舟

不入樂天歌會不隨淵明酒徒看取簞瓢陋巷十分晝夜工夫

百壯艾能已疾一盃酒便生春熟睡覺時意思罷勞歇後精神

游夏一辭不措非關未究源流直自孟軻没後無人會讀春秋

養生不能延年忘言未是安禪聖學工夫安在事尋曲禮三千

畢竟學書不成誰道能詩有聲點檢平生文藝幾人曾是同盟

揚雄

讀易先知未畫前聖人何事絕韋編始知揚子多閑暇更有工夫草太玄

嚴君平

千秋蜀道一君平氣象從來不近名可惜下簾無一事才將老子授諸生

賈誼

孔丘墨翟並稱賢始信先生學未專何事退之傳此語亦將餘論點遺編

晉二絕

紛紛禮樂付浮埃一取玄虛禍始開但見出言齊老
易始知胡馬不虛來
晉朝朝士安知禮盡出紛紛篡盜餘漫使當時辟世
士放言高論祖浮虛
畜犬雪童點甚勝人壬戌夏暴死作詩傷之
定生與我有微因來見防家最後身共住世間均是
夢未應心境不如人浮雲要變本無迹叉路多岐莫
問津此後窮愁走南北更誰隨馬踏埃塵
伴我走道途直前無葛藤三年貧病東來度送亡僧
又作二絶
荒山古寺欲黃昏梁上諸君欲到門兩濕雪童埋處
王向來精爽更誰論
客至書來總不知都緣邁日吠聲稀蛛絲網遍常行
處猶道奔逃未肯歸
秋日
禦盜犬新死放生羊尚存有書消永日無客到衡門
山色熱猶好溪流雨不渾還須止雜念數息度黃昏
懷雪童
老來於世漫多悲夢幻推移且自知想得開山藏骨
處却如搖尾乞憐時送行識我貧無蓋閑坐思渠悶
有詩從此窮居添寂寞夜長誰復遶簾帷
即事
畏事成關獸出遊故人不見如曹逃一寒一暑便衰
老如夢如幻無堅牢客游袞袞漫南北往事悠悠增
鬱陶此去還能安坐否割雞元不用牛刀
念舊
俛首思疇昔常期不負渠事隨新境轉人與舊情疎
少日猶相憶多年遂絶書況於生死隔寧復似平居
和汪教授
羨君須作綠陂竹飯飽哦詩聲徹屋閉門不出動經
旬坐看禪房花柳簇却記冰霜動地時半夜小園風
折木一尊相對任濁清三徑閑行漫松菊長篇短句
動盈軸想像清香有餘馥問君何以得此妙木潤只
緣山有玉我窮猶敢和君詩不留和氣暖脾腹搜尋
險韻少工夫敢與諸公鬪遲速
癸亥歲正月二首
閑居足因循所至漫冬夏今年忽六十稍覺日有暇
孔子固大聖未害六十化同時蘧伯玉亦豈出此下
莊周與惠施初未識此話何因爲此語百世呈雄辯
不如姑置之以俟一戰霸
孔子六十時入耳心則通所造不可知誰能强形容
當世設梯級聊發百世蒙如何陋巷顔年少兩頰紅
出門請從之便欲齊此翁心知路不遠試用一日功
還家對簞瓢此士正不窮

寄蔡伯世李良字

兩君羈旅宜西蜀我亦江南住僧屋想像平生肺腑親晴天何處飛黃鵠庚郎故是豊年玉道兒更是見不足蒻羹脫粟有餘味富貴薰天果非福死生契闊今誰在往事悠悠陵谷改他年乘興下瞿唐見我裒頹莫驚怪別尋好語和君詩償盡平生難韻債掃除壁土更焚香下酒如今有韭菜

贈魏承事二絕

兩派溪渾欲斷橋水鄉風物轉蕭條煩君下筆留春住令我寒窻不寂寥

四十餘年別歷陽舊游如夢費思量眼明見此老居士聽話舊游如到鄉

送魏縣丞之官餘杭

君去我愈靜我病君得知如何便相遠未有再見期溪橋已春晚紅紫久離披初無一尊酒慰君別後思君才則甚長所用無不宜但當斂光芒匣劍深藏之初非擊剌用肯顧庸人嗤平生富事業餘事尤長詩當官儻見念瑤句敢嫌遲上以寄離兄下以愈我飢

葉尚書普光明庵

日月豈不明明乃有昏晝四時所出火更自表新舊寧知普光明亘古不傳授獨照萬物表不見所成就遠乃包須彌近不閒圭竇茫茫濁水源我此明亦透尚書所居庵草木甚癯瘦收藏萬丈光斂退著懷袖至寶久不耀却立萬夫後我願從公游昏病方待救先持此微言遠寄爲公壽

焦復州惟正寄見復兩州喜雨詩來以近體詩一首寄之

聞道復州賢太守只如前在武陵時相逢未說爲州樂所至先傳喜雨詩行止曾參仍不魯（焦君居家以孝友稱政）同龔遂更何疑懸知此去長閒暇定是愚民不忍欺

送范十八還江西効白樂天體

與君此別重依然再得相逢又幾年無使人言長似舊況教人道不如前窮通軒輊皆由命貴賤高低揔是天只有脩身全屬我少遲留處便加鞭

晁公詩九經堂

人家有屋但堆錢君家有屋定不然一堂無物四壁立六藝三傳相周旋人言君貧君不顧以此辛勤立門戶聖人遺意要沉思暫脫楚騷辭漢賦他年相見問何如且說九經得力處

送瑞印上人歸福州

不須布襪與行纏飽得諸方五味禪散盡白雲見明月虛空只是水中天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十九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二十　　呂本中居仁

尤美軒在玉山縣小葉村喻子才作尉時名之取歐陽文忠公醉翁亭記所謂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者後數年舊軒既毀復作寺僧移軒山下汪聖錫要詩叙本末因成數句寄之

茲軒在何許遠在洞巖側洞巖山水勝自與塵土隔天以奉幽人寧肯媚過客尉曹昔吏隱到此若有獲名軒曰尤美盡去眼界窄坐令歐陽公餘意轉明白車馬走道路我久度此厄茫茫六合間於此有安宅軒雖有成壞山本無異色舉頭見林壑不必更遠索

金雞董需彥光凌岑庵

我爲江南游衰病轉不堪往來信撫間未上凌岑庵凌岑賢主人清峻如山巖避事若茶苦守貧如蔗甘平生好交游十不存二三今弟又繼往世不聞清談高風故絕俗想像令人慙浮生有欣戚此味久已諳請君但高枕客來睡方酣茫茫岐路間與渠爲指南乘風本餘事不向鼻端參

盛華彥光丘壑軒

盛侯少時偉儀觀下筆不休人共歎胸中別自有丘壑萬里溪山藏几案往來車馬鬧泥土盛侯何嘗著眼看較量今古攷同異科數胸襟別具贗今朝示我故人詩老病窮愁得消散故人相繼在鬼錄君雖獨存飽憂患且住溪南數間屋坐穩不憂時節換人言丘壑殊不惡君守一丘只如昨文章老健氣如虹不向山巖何處著

送晁公慶西歸

頃從君家諸父遊談經語道久未休死生契闊風塵起往事追尋三十秋疾病衰頹且深坐喜見後生勤勝我臨行索我送行詩短句長篇無不可少年學問要躬行世人營營勿與爭閉戶忍窮心自樂簞食瓢飲殊不惡紛紛得失誰厚薄得此失彼莫籌度

曾吉父橫碧軒

置廛寺山林此理久未盡君今住世網於此已自信僧居傍長溪屋古柱礎潤不知市聲遠但覺山色近開軒有餘地草木當夏閏一身船轉頭萬事蓬落燼譬如癢在體搔抑吾已認青山故在眼已絕封閉吝悠然有遐想此語君所印

送邢道州趙邵州歸湖南

相逢不得款柰此離別何長涂已新秋從此風雨多欣然出殘暑如鳥離網羅我獨此淹留衰病日婆娑跂足望二子洞庭秋始波道州通家舊口辯如懸河邵州我表弟玉也保不磨無由得相就相近日經過黃塵蹴馬足未暇眄庭柯何時寄書來與我消睡魔天涼不飲酒爲子一高歌

送方豐之秀才歸福唐

我居江東惟信之州子來自南而與我游問其所友
一時之秀其兄韞德亦既有就子學既立子志甚遠
何以終之止在不倦貧賤勿戚自然無悶富貴勿淫
害德之本彼古之人能聖與仁我胡不能歎其絕塵
今子歸矣歲亦有秋何以告子惟聖之求水流有源
木生有根惟源與根入德之門求聖根源惟正之守
正之不守棄師背友絲毫之偽勿萌於心無有內外
亦無淺深由此則聖舍此則病是以君子所守先正
子以贈別亦以自警爲別後思且以三省

向敦武挽詞

耐官丞相後世固不無人位下能安命身閑不厭貧
還能死異域便足繼前塵此日何山路空悲草木新

向簽判母挽詞

懶作塵寰住虛隨雲雨山人皆欽懿範天不予長年
室靜如歸隱心安勝學禪傳家有令子尚得慰重泉

贈眼醫張子驥郎中

人生所有疾萬種皆眼病由眼不得明故視有不正
指白以爲黑遠邇皆未定如何少翳膜遂失本來性
今君有妙手與世脫機穽病雖有多端但以一理勝
不須望奇功藥病自相應吾觀世間物唯眼爲至淨
不容著纖毫況復計少剩自古大醫王其治有捷徑
不能添汝明但要除此證鏡有塵故昏塵本不在鏡
塵去鏡自明豈必與物競皎潔玉壺冰澄澈秋月瑩
坦然望長途欲往不待倩其說甚易知在汝聽不聽
請君明其然說法我已竟

送晁侍郎知撫州

與君相從四十載老病昏昏君不怪交游太半在鬼
錄一時輩行惟君在前年簪筆侍明光論議風流傳
梗槩邇來同住此荒城笑語瀾翻絕機械薄酒重尋
它日盟新詩未了平生債今君奉詔作鄰郡共喜朝
廷有除拜定知惠政及斯民一洗從來州郡隘甕頭
春色早晚熟遠寄還須例霑丐爲君試草德政碑龍
何自昔文無害

晁留臺劉夫人挽詩三首

自昔聞諸父文章漢兩京（原父侍讀貢父舍人夫人諸父也）風流傳
臺範烜赫振家聲睦族今無匹能書舊得名如何江
左郡今日望銘旌

故家劉與魏我亦忝姻親（夫人劉姓魏出也）久矣思前作居
然愧後塵遺芳稗史舊德見夫人悵望鵝湖路新
年草木春

留臺無恙日樂善出誠心文采不復見聲名空至今
半生資內助三歎有遺音撫事思前輩於誰見斷金

贈鄭侍郎

鄭公一勺酒時與故人傾況茲沖和天草木日向榮山茶還獨豔著意呈蔚榅坐中四五客還來尋此盟主人久未厭頻得倒屐迎燒燭夜照花知公有餘情清歌洗俗耳軟語令心醒豈伊鶴頂丹獨自能傾城要令同二妙相伴作三英紛紛桃李花開謝略不停誰知此深院別有高世名我老百事懶對此眼暫明遥家不能寐起坐數殘更明朝有新句更欲煩公聽

送宗紀上人歸福州

道人海上來訪我江外寺春風吹行李飄搖不得住手中主人書足下千里路臨行請一語懇款過外慕人生未入道所至皆旅寓急參庭前柏會取末後句相逢與相別惟此是先務

郡會分韻得蠻字

柳外高樓四面山使君携客共躋攀壁塽不動日方永桃李無言春自閑未厭簿書時到眼每逢詩酒亦怡顏夜闌一倍園林勝尚覺清歌大小蠻

郡會賞牡丹分韻得裳字

歌辭深坐嬾衣裳便欲追陪恐病妨小戶常憂勸酒滿短才仍怯和詩忙牡丹花在逢寒食群玉山如望洛陽不是使君尋舊賞更無人會憶姚黃

次蔡楠韻

交舊悠悠西復東建昌南望水連空蔡侯念我有新句猶似灞橋風雪中

送王提舉赴淮東 七首

君為千里行我此一室住清風隨畫舸已過江北路

君如暑伏冰所至自清靜翛然接新秋已復天地性

隨行萬卷書既足以自娛因知君所樂不在使者車

入門雖多塗其究有安宅君能識其然一語在物格

學道貴積習天地故相似不容有私心毫髮在胸次

海陵我舊游歲月亦已久不知兵火後尚有昔人否

官閑有新作寄我莫憚遠東書海陵事令我開病眼

送財用歸開化二首

年來相聚欲無言嬾說諸方五味禪所恨歸程太忽遽不收吾骨瘴江邊

疾病支離欲著牀爾來殊不負秋陽頭童齒豁西風裏尚費禁簾一炷香

謝范子儀見寄因次其韻

疾病深藏一事無眼從昏澁廢看書清詩忽報驚人句遠道如瞻使者車頗放溪山時入座不妨賓客辭騎驢傳家事業風流在早晚還朝得盡攄

謝周侍郎送木瓜

淶以猩猩血緣以刺繡文天生此碩果似是百果君杯槃快先覩便足張吾軍雅宜椽燭照正合侑金樽環橙與大柑其從盤如雲我病日已衰故人時見存

晨興有奇事此果蒙先分開緘見珍異坐使童僕奔
把玩不去手舉室生清芬所恨茅屋底著此太不倫
瓊琚未足報拙句聊相聞

謝幽巖長老送荔枝二首

年來疾病日衰頹咫尺閩山嬾便回不是幽巖老尊
宿更無人寄荔枝來

荔子蕉乾久未嘗今年霜下始聞香幽巖閑略庵前
事容得先生爲口忙

撫州俞隱居挽詩

臨川俞處士獨擅隱居名嬾倦不復出風流聞後生
自甘長寂寞肯作太鮮明松栢新阡路傷心秋後聲

贈汪信民之子如愚

四海同門一信民近淮來往七經春生平坎廩不如
意死去聲名多誤人漫以文章付兒子略無毫髮禰
交親請君但自傳家學陋巷簞瓢莫道貧

謝曾台州送梅

不辭深坐轉衰頹養病仍無酒一杯尚喜故人相勞
苦臘前先送一枝梅

瘦間吏部久不見江東步兵那得知故人憐我太寂
寞一枝梅送兩篇詩

送范子儀將漕湖北五首

君行欲何之乃在湖水北湖水多郡縣使者易爲德
其民淳而古其吏朴以直官閑足賓客歲稔少盜賊
得君清靜化用教不以力但自養根苗勿苦厭蟊螣

許昌無事時地固多英豪况君忠宣子譽望素已高
讀書不出戶俛首自作勞脫身走江南始爲時所褒
每念其先人水靜絕波濤時從文字嬉餘事及風騷

忠宣在朝廷每欲消黨與以我廣大心盡使變齊魯
同門有不容平地鬬豺虎君昔住許昌閉口不復吐
靜思前人意皆是神所許自守泥塗間肯復計齟齬

令兄守家學曰自文正始惟不卑小官至死而後已
其間有富貴乃是偶然爾人欲學古人豈不識此理
奈何猒貧賤乃不退就已君今久踊之可爲吾黨喜

我嬾百事廢尚叨交舊知時蒙寄書來索我送行詩
我詩老益退久爲人所嗤君獨不見鄙論相不舉肥
送君湖北去無事隔山陂時應有佳句尚足慰相思

梅花二首

白玉花頭碧玉枝水邊籬下雪晴時暗香別有關情
處却是春風未得知

占得先開不待春風欺雪虐長精神老人不是尋花
看要與尊罍洗世塵

周承務遐求請已齋

爲腹不爲目貴久不貴速人皆求其餘我獨心易足
人皆重外慕我獨御名其獨閉門想顏子默坐相追逐

壽夭有定分算亂乃其福修身雖多途要在不遠復

送程伯禹歸浮梁

不見程公二十年上饒相遇各華顛平生氣節君先立老去安閑我未然即看歸來上廊廟未容休歇住林泉飽山閣上憑欄處合得逍遥第一篇

疾病因循懶出門茅簷終日坐昏昏雨聲點滴松[illegible]寺人迹稀疎犬吠村時得使君相勞苦勝於書札問寒温只應此去添憔悴又次先生酒一尊

寄題王琨中玉通判夢山堂

青山甚不遠每因塵事踈百念攪胷次豈知山有無君無適俗韻常似山中居出處本無二夢覺固不殊不知此山堂始從何途未嘗走道路亦不用舟車溪流與山色相對若有餘此地甚閑曠如君心地初行雲映遠樹中有此田廬如今遂安處始驗實不虛得非神所相無乃道力扶親朋在左右不待折簡呼往來一笑樂勝有十輪朱何須從范子辛苦泛五湖亦不學沮溺遠迹斯人徒從容萬事表在我不在渠欣然理前夢已勝在華胥

去冬以紙衾遺劉彥沖劉有詩來謝以二絕句荅之

初無一物獻高人紙被封題意却真想得蒙頭忘百慮滿山風雪自成春

錦繡堆牀已不宜芬芳淑郁又成癡心知此被無他巧能與山翁換好詩

送曾季直下弟歸臨川

老病侵凌重別離爾來瘦欲不勝衣信州城北荒山寺兩送親知下弟歸曾子不愁歸泥路臨行索我送行詩頭童齒豁衰頹甚不似京城相別時

送趙十一弟之官南安

君爲千里行我有一罇酒把酒持勸君欲以爲君壽南安傍庾嶺瘴癘亦時有德人固天相和氣生戶牖斯民得安樂如我屈伸肘居然變遠俗共感賢太守我病居上饒忽忽歲月久杜門百事廢亦復厭奔走得君暫相從感嘆成皓首頗念河朔時相從誦詩否人生只此是不必更抖擻有便即寄書頻來問衰朽

寄劉彥沖兼寄胡原仲劉致中

故人別去兩經冬今歲書來第幾封正以空疎少製作不因窮約廢過從養生漫說終難效學道無心亦未逢若問真歸是何處五更常聽寺樓鐘

去歲嘗以紙被竹簡遺劉致中後爲大水所漂致中有詩以二絕句荅之

念君無愛亦無求一室翛然冷欲秋尚恐深居有餘念更将衾簡委洪流

紙被公無笑不才兩公相繼有詩來五更睡足天昏

愚也似他人錦繡堆

吳傅朋游絲書

君不見往時文學顏八分中郎之後典刑存又不見先朝文惠書推墨大榜濃雲照南北未似只今上饒守静寫游絲不停手非煙非雲斷復續緩步徐行不拘束斷崖一落千丈滑遠望筆行如一髮鬼神竭力窺不見鐵礦消亡網作線線舞飛揚不自由縱横自在滕錄鉤知君此意非安排妙處不從筆下來心疑形釋萬事去信手却立無纖埃滿堂回頭莫見猜我自悟此志曾懷操舟相馬在事外顏氏識此由心齋如君下筆少有意錦繡寧不愧前哉君惟無心故若此秋毫自可驅風雷鍾王斂手謝不敏長史懷素慙殘積病失聰此心自開向來窮愁安在哉

東萊先生詩集卷第二十

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宋）陳淵撰　沈度輯

清影宋鈔本

默堂集二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陳淵撰。淵字知默，一字幾叟，沙縣人。楊萬里序稱爲瓘之猶子，而集乃自稱瓘之姪孫，疑萬里筆誤也。紹興七年詔舉直言敢諫之士，以胡安國薦除御史，官至宗正少卿。嘗牓所居之室曰默堂。其門人沈度編次詩文，因以名集。凡文十二卷，詩十卷。淵爲楊時弟子，傳程氏之學，故上殿劄子首闢王安石。又如詆秦檜，糾莫將、鄭億年，論宰執不職，皆侃侃不阿。其他議論時政，亦多切實。爲詩不甚雕琢，然時露真趣，異乎宋儒之以詩談理者。惟與翁子靜論陶淵明，以不知義責之，未免講學諸人好爲高論之錮習。又力崇洛學，而於陳瓘之事佛獨津津推奬，亦未免牽於私情，不爲至公耳。宋史藝文志載淵集二十六卷，詞三卷。此本止二十二卷，未知爲傳寫脫佚，或宋史字譌。又別本十二卷，題曰存誠齋集，蓋淵嘗以存誠齋銘示學者，故後人以名其集。有文無詩，第一卷末較此本少啟三篇，第九卷末較此本少書二篇，字亦多所譌闕，未若此本之完善也。

序

自孟子沒道學失傳異端競起茂閒多岐莫適所從不求其本而從事於末六經載籍爲之晦蝕學術頹靡汨喪良性不知夫聖人之所以爲學徒相率爲口耳誦數之餘李多蹣靡以文辭相矜漢唐以來以儒名家傑立而不世出者有矣然論性有以爲善惡混有判而爲三品者故論焉者莫之與也夫性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私得也性而不知其離道而違仁也遠矣宋興河南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周茂叔先生講明道學究聖賢之蘊發千載不傳之妙學者趨之如水赴壑時惟龜山楊先生親與入室尊所聞而行所知盡得其傳焉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以善天下然是道也不絕如綫則有陳公知默以剛明果毅之資得師友源流之正自其少也親炙了翁而翁器之謂能任重而致遠及其後見龜山先生師事執經不憚寒暑其始道之以書致篤信好學之義與尊尊爲善之說及夫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貫顏子之所樂而質諸龜山自是服勤三紀研摩道德之場明致知格物之理究窮六經考其至當之歸其有述微詞奧義窮幽探賾使斯文之不墜爲世楷模豈區區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詞章以鶩眩末俗所可比儗哉故平居復致主朝進退莫不以是無愧古人之大節果以是垂後而名世不幸遺墉斥於時竄不大施於用而齎志以沒學者至今悲之余昔從公

受業左右幾二十年嘗以存誠齋銘示諸學者謂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求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合內外同物我無分於天人且成己乃所以成物學者有進於斯則何患不造古人之域余服膺焉竊因得其遺文五百一十四篇釐爲二十二卷序而刊之廣諸同志苟有志於學者探索而求之則源流固有在矣公諱淵字知默揭所居之室曰默堂故從學以默堂先生稱焉其立朝節槩則有行狀在可考而知也紹興十七年三月日門人沈度序

予來毗陵之數月欲於事外陰求是邦之良士未暇也一日有秀才陳生夔者來謁予貌甚野氣甚靜予固異之生之而叩其挾則吃吃言伊川之學予益怪焉蓋是學也今之大夫久矣其諱談也不唯大夫也今之士亦然而生獨不然其不可怪也予問之蓋默堂先生陳公之子也然則其不諱談也又奚怪焉蓋昔者道學之正統八傳而至孔子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於孟子也其前無絶其後無嗣嗣千有餘歲之絶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為宗以致知為力以仁為居以敬為守以誠為歸獲乎聖門之孔道忽乎斯道之來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夔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詞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謇謇不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辭而發乎其言者歟既歸其書於夔而夔請序於予予謝曰先生此書豈以序之作不作而為傳不傳哉序哉不可以廢也亦必其人而後可也如予者豈所謂其人乎然士之篤於人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邈極甚必反其不待於先生此書乎序此書乎不知其可也一言以驗學者乎不知其不可也先生諱淵字幾叟嘗為正言終官宗正少卿南劍人了翁之猶子云淳熙戊戌十月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默堂先生文集目錄

門人 沈度 編

第一卷

詩

延平江上呈吳國華先生
玉山驛見周東老題詩和之
主放軒　和人獨酌二絕
鄰有役生者病革勢不可救忽夢賢人鄧舜臣
言服萬病丸如現服之遂安感而作詩
崇安分水嶺　離崇溪驛
鉛山　信州驛月夜晚眺
舟中初晴　登撫州環峰亭
泊姑蘇憑漁亭候同行不至
次韻李仲虎召伯相過
重陽後送鍾常見之符離
九月二十二日秋舉失利出門用中相餞夜步
河上留別
錢塘遇屠次山以詩見贈次韻
次韻欲游西湖阻雨　蕭山覺苑寺雪後杜門
餞清侍湖　餞清過堰
蕭山雪中寄李倩　過鏡湖
李倩欲之仰山預作詩送之

病減枕上五首
李倩有詩求公晦頫公書元次山碑銘既而公
晦和成使病者亦賦之
李倩舍舟趨諸暨謁劉元成獨泛浣清江有懷
其人
聞許景受上書被召二首
聞公晦叔往廬州以詩送之
觀瀑　登奔牛堰山亭

第二卷

詩

謁滿庭沖歸以詩贈之
處沖見和復次韻二首
處沖又和頓及佛理亦次韻答之
處沖為接神導氣之術每晚起待意成詩前後
四首次其韻　秋夕
七夕三首
七夕聞書戲范濟美三首
九日登莊樓二首　次韻范濟美秋雨感懷
代句龍君輔上潼川令
同龍李倩雪中閑步二首
次韻俞德翁述懷二首
寄內　春雪

歲暮述懷寄安常兄
三月十一日欲往荆南景德寺曉起呈曾令德
令德送余都門外春暮惜別余恨不歎作詩寄
之
同楊遠道出京本欲作詩而吟咏久廢悉取遠道
襄陽弔古遠送遠道有作不能多憑也先以
詩謝之
十五日適許夜雨暴作明日行四十里宿于穎
橋又明日晴書事　沘州道中呈遠道
承遠道和又用前韻書懷
春曉書事　楊花二首

木香花二首
自入襄城即有山水之興路中稍有處唱因呈
遠道　和遠道楊花
漫興

第三卷

詩

登峴山二首　曉行
懷鄧南夫　思安常兄
春晚入荆州　早行
京師相善者鄉友四人各賦一篇以見所慕
適正　戴德
如悳　令德
到荆州寄用中
用中既和戲以示山口唐蘊明蘊明亦和再用
前韻呈二公　谷齋書事二首
和向和卿寄茶　寄謝用中
待用中書有遺人不答之悔作詩解之
送遠道　陳價生辰
席提舉生辰
入荆州學四絕句呈昭祖
金鑾兩絕　次韻楊大夜寒直舍
春日偶題　次韻張從道三首

石首道中　自是寺走江至石首
月夜江行　次韻從道夜宿推完
送昭遠兼寄昭祖諸友
寄内

第四卷

詩

奉酬楊遠甫見贈　小軒觀月呈興宗叔
流長亭
再用送昭遠詩韻寄昭遠兄仲
小軒閑題二首　約令德郊行二首
酬吳伯遠　錢塘書懷二首

錢塘學中寄伯思六言五首
雪中入國門寄令德三首
下汴　過淮
登呂伯斗野亭
過浦城贈王令長源二首
題綠波亭　還舍
鄧元亨侍制挽詞四首
與楊如愚四首
存誠齋夏日呈龜山先生二首
答朱齊老見責不赴會
達觀軒

宿仙霞聖仙寺呈伯思子靜二首
通州夏雨
延平林力道閣上觀水二首
兩浙周提刑生日

第五卷

詩

看論語四首　夢得亭上
留別鄧南夫四首　越州道中雜詩十三首
和如愚思劒溪
馮元用九日約白雲寺登高以追昔羊都城望津之會偶以事不往製示長篇次韻
次韻酬鄧天啓
次韻邦美叔和天啓見寄
三月二日泛舟下延平晚泊西芹
次韻令德答天啓
儗次韻答令德見和來詩及維摩默然之意
用令德韻題嚴陵祠
跋子靜所藏魯直書樂天八字偈
題公敘齋　和羅仲素寄子靜長篇
和子靜三絕　亭竹二首
漁父一首
舟中誦子靜江上之作為和二絕

第六卷

詩

閩縣令陳唐兆魚樂軒
于輝懷安縣風篁亭
次韻鄧志宏送張思道游福唐
自京回次韻鄧志宏見贈
翁丞事挽詞五首　泊舟延平二絕
寓津南淨報寺三月晦信步到菴亭曠望久之
聊寄所感
過永泰劉頭鋪見壁間石刻臨津王濤詩輒題數句

次韻德純通判賀用中生子
次韻李伯紀舍人招飲
再和李伯紀舍人韻　和李舍人留題泛碧齋
陪知縣夜飲泛碧齋再用前韻
鉛山道中小休　贈別楊王游三首
次韻李伯紀舍人食丁齋所寄石芝有感
書室獨坐
自浦城放船下建安寄龐戡先
奉陪婺州守南樓宴集
奉陪翁山先生觀修城
次韻鄧志宏和吏部謝公鐵字韻詩二首
再和鄧志宏韻二首　廖武伯奉議生辰
丈溪靜安院見許尉題壁次韻

第七卷

詩

用中示以字瑞既書其事又賦詩一首
字瑞奇特再用前韻　提舉生辰
俞憲生辰　耿憲生辰
鄭漕生辰二首　唐大夫生辰
次韻運使龍圖龍示道中夜行之什
次韻子靜　黃兵部生辰四首
邇齋有感　戲題延平閣上

謝羅養家傳示長篇次韻
小詩七首寄養家兼呈宗馭
觀月　三絕句寄戡先
道由南浦見蕭子莊十首
過江郎巖下少駐感而有作

第八卷

詩

三衢道中感懷寄龐戡先
二月五日入都廳又坐候山甫不至廳前桃花
一夜風雨落盡感事寫懷
饒登嚴陵釣臺和安止所留詩
再用前韻　過崇仁莫宿山寺書事
自梅花村回道中書壁四首
邑中諸公見和再用前韻
被檄下鄉督稅作釋悶
夏日雨後戲書　與張司錄
奉和司錄道中二首　山行
偶成
和司錄行縣道中偶風雨有感之作六首
饒州張宏中挽詞二首
次韻李碧卿
次韻李碧卿和太守禱雨有應二首

歸自郡城見道中山礬盛開　山寺早梅二首
香嚴寺晚足
又題山寺二首　即席和熊貢道
趙光廷慶侍子次韻
和周唐卿郎中登普光寺閣

第九卷

詩

寄曹戟德諫議二首
茂實被檄權永新以詩寄之
次韻李光祖南山四偈
次韻光祖避地肩溪十絶
肩溪與光祖共訣待四絶句
交溪庵中因檢樂囊偶成
次韻陸時可歲暮感懷
又和時可　再和時可二首
又用光韻呈時可　次韻光祖閒居感懷
初到臨安二首　錢塘江
次韻王長源飲金綠海棠花下
鄧季明挽詞三首　省題筆諫詩
和蔡謀丞日喜雪三首
和蔡謀參議尋春
次韻吳參議病中懷歸因以自見

次韻黃茂通同薛參議上巳日唱和
三月二十日遊東山參議不至有詩次韻

第十卷

詩

參謀侍吾經歸留別同舍次韻
次韻茂通喜雨
送張巨山著作使閩分韻得秋字
石夫人挽詞　送黃平國倅邵武
答吳濟仲見寄
次韻鄧天啓賀李舍新成二首
次韻廷年弟相慶　次韻宗仁弟相慶
次韻沈公雅相慶　代朝宗弟和錢行二首
興國琛老住漳州二偈送之
鄧端友臨安閣五首
端友和臨安閣詩再次韻五首
送朝宗弟赴試南宮　慶鄧德遠侍子
寄心畫詩　題興國寺碧落軒
端友以桂枝兩搏見惠賦詩六首
代陳應之作
謁璨老病未能起留二偈示之
和璨老示契并茶紙被蒲板三偈
次韻蕭茂德

第十一卷

啓

賀張左丞遷中書　賀王右丞遷左丞

賀李内翰遷右丞　又賀張中書

又賀王左丞　又賀李右丞

賀楊廉訪轉官　賀俞提刑賜帶

賀張市舶再任　賀張侍郎知福州

賀耿提刑賜帶　又賀張市舶再任

賀胡帥到洪州　賀許左丞

謝年帥　回南劒通判

回廖提點

代鄭彥通及第謝陳達野運使

代彥通謝陸徽猷舉狀

代趙令賀吉州楊龍圖

荆南府謝解　福建鎖試謝解

代寵山謝許侍郎　謝太守舉狀

迎賀吉州楊龍圖　回南劒太守

回郡縣諸官　除祭院回外官

又回曹提刑　除正言回楊通判

答蘭谿宰　回黄知縣

除宗正少卿謝胡運使

賀年　賀嚴州通判冬至

謝州縣官賀冬

第十二卷

表

代漕使謝轉副使　代黄兵部謝賜曆日

代漕使貢金匱　代常平賀表

代耿提刑賀天寧節

代廖用中謝除本路提刑

代廖用中謝除吏部侍郎兼侍講

代廖用中謝除給事　代廖用中尚書遺表

代寵山先生楊侍郎遺表

謝宫祠表　再謝宫祠表

代宰相辭免兼修國史表

代宰相謝除兼修國史表

劄子

十二月上殿　論救稅

奏狀

論莫侍除徽猷閣待制

論宰執不和　論鄭億年除資政

代江西帥李丞相薦蕭成德

第十三卷

奏狀

辭免舉賢良　辭免監察御史

辭免右正言　再辭免
辭免秘書少監　再辭崇政殿說書
劄子
赴召與執政　壬子八月十八日上殿
紹興九年十一月上殿
紹興十年正月上殿　正月十五進入
正月十七日上殿　正月二十三日上殿
第十四卷
劄子
與李泰發尚書　為詹力行
與李丞相論王権等家屬

論考實　論用宗子
論除盜賊　論時事十一
衛兵　薄斂
用老成　用有德
覈實　聖學
求賢　闕冠
用兵必先修政事　學者以孔孟為師
仁政得民心　論王道
經筵進故事　進寫龜山先生論語解
第十五卷
書
上楊判官　代人上梅節推
代喬卿上陳令　上謝漕論鹽
代安常上福州吳倅　代陳先禮上王提舉
代張積中上陳天年　答廖用中
與游定夫先生　答陳了翁
答梅之叔　答羅仲素
上鄒侍郎
第十六卷
書
答翁子靜論陶淵明　上皇帝
代人上杭州守　見余縣丞

答陳了翁右司　答廖用中正言
與龜山先生楊諫議　答陸伯任
與翁士特學士　與廖用中中丞
與李叔易學士　與向伯共侍郎
第十七卷
書
與胡康侯侍讀　答胡寧和仲郎中
又論龜山墓志中事　差市易務事始末
攻王氏一章行狀不載墓誌載之
三經義辭止載朱公有益學者之詞
代龜山與南劍張守　答廖用中侍郎

與梁烝濟提刑　荅李光祖
與鄧端友通判　與魏邦達侍郎
又與胡康侯侍講　再與龜山先生楊諫議

第十八卷

書

與鄧德父郎中　再與向伯共侍郎
與李丞相　與許少伊左丞
與何伯壽中丞　與李先之祭酒
與胡少汲尚書　與李倚之察院
與鄧圣文　荅朱喬年吏部
與曹仲素通判　與莊彥謀

與王直閣　與胡處晦學士
與張如瑩侍郎　與王帥
與張給事子猷　與王長源通判
與陳子通　與胡明仲侍郎
建昌寄邵武徐守　再與翁士特學士

第十九卷

書

上都督張丞相　荅張子猷給事
與曹武德諫議　荅鄧天啓
與李深道知府　代人上王帥
荅邦美叔　荅鄧志宏正言
與朱議叔論墓誌　荅羅仲素
與李叔易學士　與李深
與胡致仲　與黃用和宗博
荅曹公訓　荅范益謙郎中
與呂居仁舍人　與范致聞安撫
與黃運使　與十弟
荅汪端中　與將樂王宰
與鄭彥總　與李外甥
荅蕭茂德　與李子家
與鄭致遠知縣　與趙岷縣丞
與孫次卿學士　與鄧德裕刪定

鄧家回定　聞叟入聘
為族姪求婚　代回胡給事定
代沈家下定　謝鄧氏問姪女婚
聖節致語口號

第二十卷

雜文

存誠齋銘　容齋記
介堂記　邵武軍光澤縣學記
甘露寺題名記　定交篇
跋定交篇後　講論語序
鄧德恭字序　無諍道人辨

代廷試策　策問三首
解論語十二段　裴老真贊
寄鄉子樣茶羅與光祖頌
留龍居士試建茶既去輒分送并頌寄之
得老龍見和復呈
題仙霞嶺上卷中示仲忠
鄧昭州畫像贊　楊補之真贊
橋板銘

第二十一卷

雜文
陳伯瑜宜長行狀　廖叔伯朔請墓表
祭叔祖右司　祭李光之祭酒
祭龜山先生　祭胡寶學
祭廖尚書　祭鄧南夫
代翁子靜祭來儀叔祖
代郡守祭衢州高龍圖
代郡守祭江給事母夫人
又代漕使　又代廉使光運幹
祭廖叔伯　代楊丈祭翁子靜
祭表弟余君　祭楊進道
代龜山先生祭葉朔請
祭翁許事　祭先兄

祭翁甥
代龜山先生祭陸太孺人
祭公叔十叔

第二十二卷

雜文
天祝節青詞　代高文忠祈福醮詞
代高左藏郡君醮詞　代人祈雨文
代人又疏　又代人
永豐祈雨文　代人謝雨文
郊後祭神文　皇帝登寶位後祭神文
永豐肩史道場疏文　幼山修造疏文

雜說
書楊補之所藏了齋及道鄉帖
題富鄭公河北安邊策
偶書　中庸解義
論子重　論用兵
說乾　書唐子西集後
書傳游雜錄後　題了齋所書解禪偈後
題了齋所書佛語卷後
題了齋所書鄧功實事
書蕭茂德楚詞後
書楊補之所藏了齋書佛語

題陸仲忠寫中庸後　題廬山易長素
書臨江守琳夜老所待了齋帖
書了齋葉洪養族類文
又雜說十四段

默堂先生文集目錄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一

門人　沈度　編

[藏書印]

詩

延平江上呈吳國華先生

青山如偉人可望不可制屹然瞰碧流龍翔虎豹視春風何時來草木舜深翠禽鳥暖相依飛鳴傳真意誰言靜無作坐致無邊利願言斯節交結室傍蒼蔚且要觀此身功業亦細事

玉山驛見周東老題詩和之

塵勞千種紙紛紛之子歸來始一春掉舌不知何處去又還携劍出南閩

立我軒 鄭南夫名其書院

是身猶逆旅真吾所寄耳若人問真吾本空何可擬立我物必隨我應為物使捐物更求我是以物為己文章鏡面塵富貴路傍鞬胡為認而有展轉迷不已此迷自何待定以有我起達人齊萬變視彼猶視此隤然天地間形槁心如水獨有長存者萬劫不能死夷齊與盜跖彭殤孰定誰美是非僅難分物我那相識若懷經濟心題牓故云爾我乏異俗才詩言亦其理

和人獨酌二絕

共玲春色蓋衡盃文字紅牋各有儕何似西園閒處士一盃花下畏人來

休論身外千端事且醉花前一榻風舉盃但能邀皓月隔
簾何必喚鄰翁

鄰有張生者病革勢不可救忽夢醫人鄧舜臣
言恨萬病圓如親服之遂安感而作詩

醫王饒起如蛻蟬幻身變滅又飛烟百年薪盡火猶傳直
驅神馬騎青天自從和扁不少延冀北馬足今蕭然扶方
鍊藥人孼肖閒花野卉妙爭妍昨夢宵蝶正蹁躚忽忽神
遇高人前萬交畫見意終圓相顧恨笑如忘年因言病疲
興衰憐語我妙藥膍洗髓唯有岐黃世所賢此物病極猶
能痊覺來攬衣視星躔明月蹐落遠山巔挑燈草間便求
藥十粒入手救准矚平明攻疾才下咽頓活始信真天全

先生愛習不忍捐尚念故國多凡緣秖應遣物相留連闕
此眾萬劫大疵故令丹成猶未仙妙界神力司陰權世間
惡術謀相先不計性命徒論錢誰能如公心不偏此詩最
直何當實付與末俗懲輕悁

崇安分水嶺

已見江南艸木菲蜀與巷下亂山圍但將雙淚邊西往寄
語江神穩送歸

離紫溪驛

小風吹面雨廉纖輕薄衣裳頻更添一縷離情截不斷兼
雲將過每山尖

鉛山

欲留無計去還悲漸遠關山物象非家在天南今北首忍
看歸馬背人飛

信州禪月院曉眺

一覺華胥日又傾晚來愁緒亂紛紛角聲對起重城近吹
動寒山萬疊雲

舟中初晴

碧玉空江漾曉暉水光浮草影交飛酒香頭重慵扶起臥
看蛟龍上客衣

登饒州環碧亭

月照空山杜宇啼漁歸漁艇夜天低那堪又是雙溪水獨
上危樓十二梯

泊姑蘇過追亭候同行不至

扁舟繫岸五六日車候遠亭千百迴欲行無計住不可夢
想萬事心如摧燕雀飛鳴意自適翩翩厝外相往來乃知
荊棘殊不惡培風萬里真勞哉

次韻李仲虎呂伯相遇

區區千里為浮名小隱終慚鄭子真雙闕幾時瞻北極萬
山無處望南閩尋前壯士今如夢膝下真王跡已塵共俯
惟流進住事王蠻依舊水粼粼此地有興肯辭信顧

重陽後送謹常兄之符離

鎖外分攜處離觴話遠迄黃花看不足寒雁去何孫處圍
非吾事衣冠本世儒應當御名行止無使世教汙

九月二十二日秋挙失利出門用中相餞夜步
河上留別

太平今日古無鄰觸目郊原事事新年少自應達鼓吹野
人終是厭塵埃忘懷處世思同俗有事關心不爲身樂石
有能磬久痼此生寧復怨垂綸

錢塘遇廖次山以詩見贈次韻

往來江海兩年餘白髮鄉音已變吳樽酒每思難會面客
鄉何意復逢隅雨寒君未踏天竺水潤吾訪適鏡湖幸此
徘徊緩分袂天誅猶得對冰壺次山有雲遊湖阻雨僕將適縱水武林故出因此遂得久于錢塘相會

次韻狄將西湖阻雨

去年嘗西湖溥著拳綺難同遊幸勝士酒沃衣中班今歲
來錢塘騰雨扁舟寒友朋適四集笥爲共龍閒此生分林
泉造物猶余慳木爲登狂猗且作訪戴還無私本天理敢
怨陰雲頑向來旱蝗恐征賦亦不寛寧令風作雪要看參
堆山

蕭山覺苑寺雪後杜門

雪融簷溜如秋霖古寺掩關無足音詩書發故遏眼淨鐘
鼓杳隔禪房深老僧勸坐煤以火茶鼎靜聽蒼蠅吟胸中
激使違澄澈一念不作千憂沈浮生半日未易得避逅勝
境聊安心明日孤帆落何許歲晚獨醉誰共斟

錢清待湖

江朝來去自有時扁舟閑泛心如飛岸容霜竹青照眼春
信雪梅香撲衣天寒鄞江道路阻歲晏錢清風俗非故園
回首二千里落日看盡行雲歸

錢清過堰

小風吹樹寒流止始覺西江潮正起須臾倒卷觳紋來已
沒洋痕猶未已江流自下河自高連上更堪行問水九牛
回首竹索細十丈沙泥推舟底舟師絶叫聲鼓喧觀者騈
肩汗如洗未經破碎亦偶然僥遂連濟真幸爾世間何事
非人力討久終須倚天理他年我欲治河源要使黃流肯
清泚

蕭山雪中寄李僑

南雪一尺餘舂事豈常有直恐春氣融不忍加以帚我友
隔十里無人共觴酒披衣坐短蓬吟苦千呵手疾風穿簾
帙陰霾低惣牖思君欲來與奈此衣見肘吾生爲己殊未
即學耕耦要令天下肥自以一身後三登今吉祥此意亦
云偶端能歌豐年擊壤和田叟

過鑑湖

猗山霸業已蕪沒賀老鑑湖今幾時當年已得亦清絶不
道後日知誰尸人生底物乃吾有謬辱君賜寧非癡遊人
依舊逐勝賞歌舞自昔皆塵泥荷枯草折洲渚出深處不
變清琉璃汪汪萬頃挽不濁坐令我慮中暫光

李僑欲之仰山預作詩送之

羇客今日海東偏見于奔馳不自憐洛社求師霜入鬢仰
山尋隱艸連天白雲南望家雖近壓水東來計已然賴有
從前息心地不令塵土化流年

病滅枕上五首

塔草無期日自生獨餘貧病破元正春風一種生生意誰
道年來也世情

羇客古寺倚江邊高臥春風百病纏造化小兒真戲我不
令歌酒趁新年

多情春夢草生池起欲尋芳力尚疲未解維摩無一語故
應習氣欲題詩

塵埃于石家林綱殘落霜毫晴鮮紋未把語言為戲劇新

年不作送窮文

三叠承覲計已殊萬鍾行道竟何如安貧未赴關來飯信
令寧栽寧相書（時之年二十 上年相書）

李偕有詩來公晦顏公書元次山碑銘既而公
晦和試使病者亦賦之

英雄仙去形骸蔑空有遺銘臥荒艸誰將後事付平原石
刻長隨天不老古來筆法多神遺斷碣塵埃誰復掃顏無
清識鶴人間未伎縱工何足道往年好古搜奇蹟百過曾
看爭坐藁直詞無復假軍容偕逆知公能辨早教兒秖欲
傳家法揮金可笑歐陽謾置知名最重丘山遺像終令當
人實此碑文墨兩奇偉千載漫郎猶有考當時快哭故財
狠首頓不求明哲保至今心畫落銀鉤遺若肆驊初脫早
先生年來好放書袁愛此翁忠有餘直惟筆力求深造定
要聲名不滅渠

李偕舍舟趨諸壁謁劉元成獨足鈸清江有懷
其人

人遠牛羊暮春深草樹滋野橋依缺水溪岸曲縈蘿風雨
江湖思乾坤杖屨疑論心竟誰是短棹欲何之

聞許景受上書被召二首

九萬須憑負巽風男兒端不為貧窮當時三顧應虛出畢
竟論功要有終

男兒出處欲如神英接將身過許人今日萬人看中鵠抉

弓持矢且逡巡

聞公晦叔往廉州以詩送之（時丁亥 歸廉）

宗之瀟灑玉為顏叔夜巖珠萬事寬天與海邊當瘴癘意
令他日憤艱難功名自古誰能必忠孝于今衆所觀志士
殺身當不顧小人懷土但求安

觀獵

蒼鷹黃犬五花驄木落風高蔚上弓三穴若能搜狡兔九
天方可下寒鴻

登奔牛堰山亭

桑陰濃趣已深春小市宜呼過不聞誰與山頭共遊戲静
看禽鳥闘紛紛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一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二

詩

謁滿粹冲歸詩以贈之

八年重見各蹉跎把酒論文忝別何行止未應經拾地是非安用辯傾河陽春屬和從來少流水知音不必多妙語驚人渾舉似歸來如學病維摩

粹冲見和復次韻二首

高談無補自風波半世平生志若何萬里謀遊梁苑園三年悔寄楚山河（三年往來在淮潁間）供軒裳氣味情終可林壑風流興已多頼有故人真遠逝會看鵬翼九天摩

歲月空驚去若波樗材渾欲樹無何人情不似春生草木學方矜水灌河賴我獻薪徒意廣如君飄逸恚才多周南縱復睽留滯未使懸頭學揣摩

粹冲又和頗及佛理亦次韻答之

相逢雖許借餘波此理而今更問何使合形骸同槁木不須文墨騁懸河五千遺教元非實三萬藏書亦太多此外別傳應有路頓根無物可漸摩

粹冲為棲神導氣之術每曉起得意成詩前後四首次其韻

功名亦誤人自古誰能了老大欲遁藏少壯知幾少彤墀班已齊猶爲尚木杪豈無山林心路長天杳杳

少時自樹立勁氣干雲霄一枕夢初覺萬古心[illegible]平來

畏禍擬自悟空嶢嶢小竊不必逃真隱誰能招
交翻存龍虎經中學熊鳥嬰兒撿奔奼女棲窈窕神仙
豈無術自為志已淑晨興一炷香吾患竊三繞
朝氣吳不昏青淨天無霞善惡兩相融世慮遺塵沙跡鐘
下殘月餘響遠幽邃了失去來心於泥出荷茄

秋夕

衰榆弱柳木經霜已見飄零片片黃雨後曉風生戶牖莫
將燈火汗清涼

七夕三首

北里南鄰錦繡陳萬端千疊日初晴收藏積畏何須掛不
與人間鬪獨清

天上銀蟾曲似鉤人間蕭鼓萬家浮從來世事俱兒戲不
獨春娥乞巧樓

信馬隨車力不勝聊將腸豆集交朋青樓乞巧真兒女救
亦如今拙未能

七夕閨意戲范濟美三首

衡陽新雁幾時歸惆悵佳人萬事非蓮首西風還拜月夜
涼羸得露霑衣

經年不復到庭除又見秋風柳欲疎看罷巧樓歸小閣牀
頭重撿近來書

祝君樽酒醉羅衆此夜應須石作腸幸自當生惡滋味那
堪千里憂寸腸

九日登莊樓二首

久客驚秋意天涯思不窮三年猶北國萬里對西風時序
悲歌裏乾坤醉眼中黃花一樽酒千古此心同

木落秋容淨時平國勢雄望窮心自遠采菊與誰同詩酒
浮生過功名一笑空留連過痛飲冠幘任高風

次韻范濟美秋雨感懷

一別劍谿水三換京塵秋夜聽空階雨歲月驚如流豈不
念故國水清山亦幽嗟蟣有微情未忍追浮丘平生老蒼
交夫子賢其尤宿經三十年一字不見收賴有嘗城公巻
紙無全牛他時恐不免速逮吾所羞

代勾龍若柏上潼川令

平昔當時事風流其與班莊成三載後名在兩川間桑梓
深聆德弦歌率踐碩牛刀淹試可驥足暫投閑德望何當
達層門半許攀丹墀初受命墨綬遽言還何于方游學終
童未出關乘圍今萬里蜀道自千山藉眼終多白萊衣念
戲斑歸期春服就潼水會承顏

同龍李脩雪中閑步二首

纖纖月色淡黃昏城郭千家雪照人攜手望春同茗飲小
坊燈火自相親

草草瑤池小宴終玉人招我廣寒宮歸來懷袖天香滿月
照梅梢雪未融

次韻俞德翁述懷二首

事業無堪秖慶勞平生於世一牛毛三年萬里看飛雲不
向人前愧縕袍
飄泊天涯不繫舟又還豁臘動離愁軒裳瑣瑣知何者直
自持竿未肯休

寄內

去住初難料行藏只是嫌天高山蔟細江靜月層綠久別
平安否新愁覺夢衆雙魚何日寄迢遞蔽衍海

春雷 大學

陰風屢嚴切密雪紛如霧虛窗覺逈明膩紙粘飛絮丈夫
不掛依封楢郷其踞春愁時來人怨怨出非處門前亦有
酒官禁不可酤永懷傲江湖何當脫羈帶

歲暮述懷寄安常允

意廣詩餘恣才狂酒見真雪梅新散淚霜月令傷神鋌劍
深藏匣衣結久委塵良游惜遠莫雲物又驚春

三月十一日欲往荊南崇德寺程起呈書令德

風門自開閭門外黃塵暮千衾溫留人春夢如飛絮我行
指洞庭千里始頓僕夫呼起起寸心撩百慮此生胡不
足正坐奔馳故四年四往來日月途中度美人亦念我時
以別知賦矣辭緊並斗深語發妙悟生起再三讀一一明
月句何似謝所投静然有佳趣

令德送余都門外眷眷情別余恨不款作詩寄
之

行人不忍別遠酒銷醉倒僕夫怪何遽謬應行亦好憐君
如弟兄每見開懷抱天涯重分携杖帶都門道城頭傾落
日酒盡跡還揮留遠意難勤晤語終革革君如汗血駒千
里未伏早我若隨波魚圉圉依寒藻去住各有謀聚散初
不係惟餘一寸心耿耿達君老

同楊遠道出京本欲作詩而吟詠久廢恐取遠
累陽予古遺蹤遠道有作不能多從也先以
詩謝之

經年不作詩意到無好語強欲理短綆頗井暗塵土夫子
賢達流奔走不受圍風流夢縕僕有德遠而祖文章守家
法驊推到前古屈宋武交綏曹劉真奧孔而我獨何人詞

格本寒苦枯腸費搜攬況復久不吐胡為謬見假亦使郊
緒愈無乃緣蹊等逐與會等伍此行過襄陽側指不自數
龐公亦安之五子不可覩餘名向千載石刻餘羊杜山川
空形勝耆舊一仰俯終當尋遺跡尋酒酹江滸恐君或虛
既嚴韻愧見侮作詩謝不能亦以丐斤斧

十五日過許夜雨恭作明日行四十里宿於潁
橋又明日晴書時

狂風撼平野沙礫眯兩目苟與我與君道遠疲徵逐驚雷
一夜發暮雨溢川谷平明泥及趾寸步不容續我生賊窮
蹇獨與背天禍風雨豈不好行路非所欲中途聊息肩村
驛便可宿我勞固其分端恐僮僕燎爐燃濕薪傍舍酒

初熱安能說愁腸但取充飢腹中宵耿不眠明月忽掛簷
攬衣起視夜林烏亦嗁數人情易喜愠天道有擬復陰霽
那可知去去無欲速

汝州道中呈遵道

青烟漠漠柳依依落日雲中雁北飛咄咄書空誰的會遵
遵行道于同歸桑陰蓋地牛羊困麥秀漫山烏雀肥向曉
未知投宿處馭難蹤崖火烟微

承遵道和又用前韻書懷

端的荊州待所依羽翰終欲丈南飛關山萬里長齊夢蜀
烏千言只喚歸當日明倚俱草澤而今兒女自輕肥白雲
南望三年客長是尊前涕式微

春晚書事

楊花撲面春如夢麥穗齊腰日似年多病不緣詩得瘦放
懷全藉酒能仙

楊花二首

出處陶潛宅興亡煬帝堤窗牀容點綴原野自高低地迥
樓難穩風高去易迷顛忙能幾日萍滿水東西
漫天方作雪撲徑忽鋪氈已是春如酒那堪雨似綿

木香花二首

翠袖青裙襯雪膚雨餘終日醉相扶紋應不使朱鉛汙獨
抱幽香與世殊
直自江梅踏雪英使遵幽豔到清明楊花著地香初破已
與愁人一解酲

自入襄城即有山水之興路中稍有賡唱因呈
遵道

風沙久迷神山水忽照眼鮮鮮碧玉髮疊疊青螺綰人烟
賦樂土草樹亦精彥雲霞入杳冥禽鳥度盃盞秋情千里
迴恰壹一笑莞胃探得奇趣訓唱出新撰蟲魚法朔銷文
史困嗎僻我詩實易成沒講非佳撰若詞頗簡出嚴絕類
燒找自應即速縮猛滴取驚掀微言固可錄狂論猶未刻
勿使俗人知歸途長書簡

和遵道楊花

金明池道綠陰稠萬點顛忙正可愁馬上只會看舞雪不
知飛滿帽簷毬

漫興

雲林恰恰鶯能友沙路行行蟻有臣雖有溪山供醉眼亦
爐塵土汙芳春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二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三

詩

登峴山二首

五百年門一夢中登臨回首興何窮當時事業軒天起此日風流掃地空隋淚山頭春草長光碑江上晚烟濃故令倦客成惆悵目斷斜陽不忍東

路過青山曲轉腰松門楸積背應萬烟雲西望孤鴻沒舟楫東來一水朝忠義有懷空鬱鬱功名餘事漫寥寥無人說與山西將緩帶輕裘膽自消

晚行

晚烟依掃樹千重一簇人家接遠空日暮荒陂行客盡只尋牛跡去匆匆

懷鄭南夫

丈室經年躡玉塵數行何日寄銀鉤只應立我軒前柳滿眼飛綿綠正稠立我南夫軒名

思安常兄

凌虛閣下烟波闊升俊坊前草木香歸去溪南春正好不應蕭索對松篁

春晚入荆州

綠樹連雲草濕烟亂花飄錦柳飛綿三春別我無多日萬點愁人又一年池館勝遊空過眼江山佳處欲揚鞭從君預覓清涼地准備南州五月天

平行

夢中聞得子規啼驚下呼馬亦嘶宿霧故迷山遠近扇輿才辨路高低雞鳴犬吠遙相應野草幽花自不齊待得晨光開霽色不知行過幾人迷

京師相善者鄉友四人各賦一篇以見所慕

適止

淡薄不易親和平不可離平生一樽酒萬事睡復醉詩成偶不存物至情無累紛紛塵俗中笑裏有真意

叔德

醉客覺我喧氣定覺我煩沈吟孤鶴立戲謔陽春溫豈不若鞍羣去馬終戀軒由來君子德寡怨非其恩

如愚

義重財自輕氣剛語還直毀譽不掛懷行坐隨自得浮生困局促世路亦難陟思君瞻如斗辭我愁似織

令德

襟懷冬日溫容貌秋水淨思然宵顧我蕙葭玉相映詩人固難肥酒客亦多病善保千金軀愛子清而勁

至荆州寄用中

前年攜手東水門秋月夜看黃流奔匆匆別語苦不盡鳴雞吹火催朝暾放船鎖外望回騎清淚滴滴如泉源飄零可念浪萍散得喪未把秋毫論關山萬疊阻歸計越國半年空斷魂揭來望水就朋友聞子荆諸將魚軒尺書遙遞

怨奇我消息久絶知生存妻孥同活似甦意伏臘不給雖
可言但願君馬當北首並謂我憐今南轅各鄉雖近不易
得想見妙語如春溫況聞道來治經術蟲魚瑣細窮朝晡
傾囊倒廩未見 不須羞澀時所尊

用中既和戒以示山口唐蘊明蘊明亦和再用

前韻呈二公

高城繚繞環居門草樹蔽日魑魅奔跡並轉影涼于枕臥
看鳥雀嬉晴暾清香一縷爇沈水濃若十分烹龍涎來氣
欲效玉川子蓬萊無路心難論虛堂愁坐漠無語頃刻百
慮空勞魂緬懷皇祐賢御史當日直氣何軒軒嗽孫繼跡
宜有後奇士未見諸孫存流傳佳語忽到我侵尋疾讀皆
微言平生廖子口如鐵肯為此友西其轅故應目擊得深
省千載無愧孔與溫更將餘力事酬唱巧注木以黃金春
古來求友貴勝己二子乎德皆吾尊

容齋書事二首

南國餘梅潤東墻更竹陰門庭迂市井草樹似山林客寄
吾家是齋居古意深微風過枕簟何有萬黃金
方丈孤城角風來夢亦醒分明更無事俯仰忽忘形小室
塵誰掃空亭栢自青生涯任流轉天地一浮萍

和向和卿嘗茶

俗子醉紅裙糟掌敗人意花瓷烹月團此樂天不畀諸公
各英姿淡薄得真味聊為下季隱不替江湖思輕雲落杯
酘飛雪灑錫罌笑試出冰玉毫未視鼎貴我作月旦評全
勝家五嫁傳聞茶後詩便得古人配雖能三百餅一洗玉
川腔御風歸蓬萊高論驚兒輩

寄謝用中

黃蘗無多法維摩不二門此間堪折桂吾道亦難言學者
初何有師乎貴不煩十年成我志今日是君恩

得用中書有懽人不答之悔作詩解之

一時先達總飄零亦有陽春世莫聽漫判從來無處著更
話今日欲誰經只應舊友頭空白難使新知眼便青射機
南山休復出灞陵有尉宿君亭

送邊道

秋月隔牀簾光猶終隱微捲簾試寓目萬里餘清輝人生
異肝膽同一造化機君心乃余心南北非相違三年逢君
來一見悟前非況乃度寒暑蔭玉容相依與君志卑交從
甚其庶幾月色亦良好君胡捐我歸

陳書生辰 代楊大作

六管陽初復前宵月尚圓良庚徵夢岑崧岳故興宣膺使
新恩敷忠臣風眷偏鄰龍開遠日衣繡貸華年日月聲名
起風霄統令傳勾座獻動掀曾是力回天相國關中系尚
書地上錢安藏海府庫飛輓亂束船南徐元歸地西方正
拓邊定知新特節尤賴我公賢赫赫蘭臺舊飄飄鳳沼仙
終焉還郡閣聊亦駐荆川曲學慚珠履非才污綠紋千秋

胡鶴壽萬里附鵬騫

席提舉生辰 代楊文作

翔風迎賜換光寒一葉增前尚吐英天上麒麟來昨夢河東鸑鷟自時名錦衣故國今誰有棣萼中朝日更榮終上青冥環坐壓弘南長亞一星明

入荊州學四絕句呈昭祖

問舍求田不可遲十年羈落意多違須知澤雉樊中畜不及蓬鶡地上飛

拂天喬木映脩廊滿目藤間句字忙賞是壁池跦散偕臥聽鳴鼓懶衣裳

短栢森森圍積雪跦璽簌簌撼微風從前不道容齋好此景而今落夢中

明知安分即忘機故倚春風看落輝叔度汪汪陂萬頃未應如我若懷歸

金鑾兩絕

雨過窗明夏草虛紛紛鳥雀靜庭除維摩丈室無人問一枕薰風聽粥魚

門外塗泥一尺深高車誰復更幽尋不因雨後看亭栢安得山僧數見臨

次韻楊文夜寒直舍

天寒官舍轉騃騃敗壁飢蟲永夜號應對短檠呵凍手只將長卷掃氷毫宦游久矣空環轍生事蕭然執戟勞亦有從前經國意拔萃人歎望山濤

鑾輅鹽車等是勞便遣良樂宵鳴號秖應來路歌牛角不及寒窗禿兔毫世事分明如昨夢人情端的勝春醪終當短艇從公去俯仰江湖戲怒濤

春日偶題

未可郊原縱曉耘人間猶似有輕寒春光不似常年短過了清明更好看

次韻張從道三首

石首道中

走馬江村路長鞭短扶衆問民知所病驅卿去如流霧卷千山曉霜餘萬木秋古來奔走吏流落有奇謀

自建寧泛江至石首

江注天圍畫舟排浪陣輕岸容跦柳色秋衆斷鴻聲風日雖堪賞雲烟易妒情蟹魚如有興好在未知名

月夜江行

吏隱飄然在一涯更堪行役逼年華多情卻有空江月長伴離人夢到家

次韻從道夜宿推院

誰遣參軍既所良夜聽鈴鼓度脩廊風流偶未逢狂客歌哨空觸通漢郎莫恨雞貓摩卑擾要令松柏飽氷霜如聞妻吏真勞擾不許歸田是孔方

送昭遠兼寄昭祖諸友

離腸如亂絲欲解紛無緒別語似泉源衮衮日夜注幾年
見君文萬里偶相聚一日不易得刻燭寒看度孤雲向北
飛三鳳各南騖人生類延捷後約亦何據隱几壁池東座
上晴歸路憑高極遠目不見鑑與去君如千里駒奔放尤
難御強使就撿繩不入驚駘步何當寅瑤池定欲求飛兎
璧車未可嘶俛首且羈帶余生易語言開口輒莫應一從
摩詰游便省默默處何時遂攜挈入隱南山霧招君償昆
季靜坐契深悟酒酣聊共傾清境煩君賦況有林下人解
道因風絮

寄內

明月向人圓愛之不忍睡坐久風露寒忽忽心如醉念君

一適我所遇無歡悰況乃久別離相思到夢寐我生百不
堪終學眷龍技于今半世人升斗亦不遂賴有室中友素
懷隱居志肯與梁伯鸞偏舟共來遊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三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四

詩

奉酬楊達甫見贈

春風不世情暖入閑門艸君詩其似之披拂達枯槁平生
金石交歲晚跡如掃一見楊夫子胸腹便傾倒間闊六年
別一字寄不早忽家錦繡瞎光米照龍藻嗟我獨何人拜
我謂我好無乃嗜好偏杖拾到羊裘從來詩人窮君亦行
此道我欲從君游山林不知老

小軒觀月呈興宗叔

節磨手可攀修行出層上寒蟾漏珠明碎影羅屏障情知
月色好遠覺在虛曠衆家富池臺端坐不能訪山林足寫

自細大初無相但使人心安景物自清暢霜風中夜作幽
沼金綠浪禽鳥斷飛鳴杉松起酬唱爐爐宿殘火尚可溫
新釀數杯遣洗寅萬慮一時放誰能外形骸于世無所仰
晤語一亭間頹然齊得喪

流長亭書載德先生家館大堂之側

江拆亂山圍西來素練飛嵐光環石定潭影漾松扉欲靜
風前樹難忘草上暉但期流澤遠長與水東歸

再用送昭遠詩韻寄昭遠昆仲

六經學不傳誰能尋墜緒君家有師承不數蟲魚注公子
韋氏門琴若五星聚胸中容萬頃一一黃叔度人情悅紛
華世路爭馳騖取樂須臾間轉首已失據余生末俗中晏

辛識夷路折桂從乃翦頻年屢不去冉有道辭僕與邅亦
能御雍容判渚間夫子步亦步初從言下入至跡索東見
終逐義中行良樂驅駿而有時坐終夕收視息浮慮了了
不可言明明有佳趣別來能幾時江月翳雲霧諸郎聿不
遂寄語多予悟坐爲塵事撥空詠別知賦遶想玉華遊春
夢如飛絮京師與諸道約遊玉華闕而道會以事阻爽約閑令鴟爲細時今作此紀日當以示令姪也

小軒閑題二首

含南含北梅墻裏墻外竹逌然寄其間不見一物俗來風
將小雨夜漲春池綠俯檻數遊魚仰簷送鴻鵠交情石投
水坐客水點玉從容待此生已矣萬事足誰言南軒小正
可隨華屋但恐世故攖不容長趣獨

青山拱簷楹綠水盤毛髮花香曉更清鳥語靜不聒客至
不能飲舉觴聊自罰坐嘯激清風起舞弄明月是身如浮
漚起滅在須臾百年一彈指何者爲不沒文章會消磨石
拳易衰歇淵明吾之師妙理久已達

約令德郊行二首

簷前搖風拂面低麥芽穿雪綠齊齊憑君使作遊春計莫
待花繁去路迷
小雪纖纖蓋地皮一翻風過忽成泥東君似勸人行樂不
使塵埃趁馬蹄

酬晏伯達

半生流轉任飛蓬萬里歸來與又東寂寞倦投揚子宅依

回郡寄曾侯宮阻辱雖春他年約長憶園林一醉同何日
過君花下飲燗看濃艷舞春風

錢塘書懷二首

遠客真春暫清時謝楚狂斑衣辭故國青佩久殊方世俗
嘗爭鷸余生較似戴正須逃姓字安使異庚桑
客舍連朝雨春愁醉夢如白雲千里目黃犬萬金書所幸
交情薄從來世事殊只應狼疐尾空自詠歸歟

錢塘學中寄伯忠六言五首

門外鶯啼蛙夢窗間雨送清寒亦有惜春情緒分明不奈
花殘
點點榆錢委砌冥冥柳絮穿簾日暖野禽爭食紛綸忽隨

飛絮
勺水庭闌底趣茗甌水月滿溪綠草年年雖恨白雲日日
歸心
世路紅塵可厭人情白首如新使可閉門端坐不須開眼
看人
部伍亭前歸路鳳凰山下蕭齋我自無聊不住君如有興
重來

雪中入國門寄令德三首

紛紛輕薄狀難從愛子從來臭味同千里遠來應念我達
須煩馬要從容
此生於世已心灰自笑都城十往來爲有机來餘慮在故

應隨俗强依回

誰能一飲　千鍾分付閑愁入酒中共向重樓看曉景一天飛絮舞春風

下汴

參天古柳鳴蟬急卷地黃流轉岸多好去扁舟穩扶柁秋風吹水易揚波

過淮

天高秋月凉風定秋水清扁舟淮海間愛此一葉輕微生父羈旅鬢除已飽更經今幾往來始見波浪平萬師且停擢莫遣魚龍驚吾行欲安之要待東方明

登召伯斗野亭

落帆新城曲維舟古河右幽尋得危亭星斗穿戶牖西風掃殘葉庭宇不待帚娟娟雲間月亦復照杯酒明朝又東南泝流映衰柳莫以此時心憾然分淨垢

過浦城贈王令長源二首

化龍津上濯滄浪夢筆峰前憩小宋十載不辭淹簿領一同聊欲課耕桑經綸未展風霜力文采空餘錦繡腸莫嘆窮荒縻驥足萬人飢凍要扶傷

半生流落倦塵埃聞說英名首重回畫虎自慙非妙手劃雞空復嘆高才北堂戀戀思歸夢南浦依依惜別杯此去山林真已矣看公雲翮振風雷

題綠波亭

南浦江波綠陽關柳色青夕陽千古恨分付短長亭

還舍

半生走長途所冀亦已微田園已蕪沒及此徒手歸妻孥携幼稚相望天一涯所嗟垂老親甘旨不得時季妹復未嫁長姊貧且羸皇皇三十口未欲聽所之平生道義交歲晚無衰狀豈不念我貧閉戶長苦飢高門多自足我復拙言詞已矣可奈何賴公猶食糜

鄧元亨侍制挽詞四首

從容紹聖末直節更誰擧不見豺當路寧知虎在山石渠聊試可江國竟投閑尚冀調金鼎那知去不還

永泰君臣分欽慈母子恩斷衰雖有在孫跡自難論身去朝廷遠名垂簡冊尊秋應延閣命猶忝厭興言

季父恩稽報平生不自安諸郎方未命猶子還先官義氣今何在高風衆所難惜哉耆老逝閭里欲何觀

越岸方投紱將回出岫雲檻間成夢奠地下去修文落日川原靜悲風草樹薰但令千載後猶得想餘芬

與楊如愚四首

文章初不計工拙言語何嘗識重輕不向故人齊物我一生懷抱爲誰傾

半生蹤跡辱泥沙胃膽初無獻子家贓數亡羊俱可念不須蠻觸故紛拏

十年相見不予疎亦把平生戲笑無縱有伯禽堪寓意可

能終不託狂奴
谷風淒惡不堪歌奈此人情世態何流俗但隨委棄轉故
人應合起頹波

存誠齋夏日呈雁山先生二首

長者一牀室先生五柳門度人聊示病觀物欲忘言小圓
池畫足薰風艸樹繁枝藜隨處處歸鳥報黃昏

雙檜軒之北高梧戶以南午陰臨短夢曉吹落清談嗣老
三無善稱生七不堪天涯復相值此意待重參

答朱晉老見責不赴會

看龍事業初何有畫餅聲名不顧求春色未關猶足賞亂
花深處要追游

遠觀軒延平李中

林杪飛空出拱枅登臨高處亂烟迷雲鵬擊水南溪近霜
劍凌空北斗低千里江山圖萬井一濂風月納雙溪同誰
此地呈胸腹下視羣塵萬不齊

宿仙霞聖仙寺呈伯思子靜二首

風物吾鄉似山川地勢分稻畦翻碧浪麥隴布黃雲客舍
常爭席山僧獨歇芹薪柴餘烟在聊納僕夫勤夜泊聖仙老僧以聊

余酒見餉其餘可以歆僕

曉日山原靜薰風杖屨輕閒談時遠極得意自難名奔走
非前計淹留見俗情賴渠金石友端的慰平生

通州夏雨

長風卷地驅炎着暴雨飄空送晚涼只此蚊蠅俱掃跡不
須逃遁待秋霜

延平林力道閣上觀水二首

千重翠嶂分三岸十里寒潭合兩溪更待横流吞險瀨豈
嫌春水濁如泥

要看春水拍天流更爲溪山一日留誰遣白雲迷眼界坐
令歸思入扁舟

兩浙周提刑生日

淮南艸木亦知威故國重看衣繡歸不用埋輪留轍閉故
應持斧靜國罪天驕柳舍雙丸會地應蓂階五葉飛此日
長庚來吉夢張南終並一星輝

黙堂先生文集卷第四

詩

看論語四首

明明孔聖能毋四的的曾參所貴三一部貫論開聖域古
人無死要重參

天道文章豈兩岐當年淵默本同時如何子貢能言者親
與無言更有疑

隨巷從容一事無不因鄙嗣出吾廬單瓢豈是忘憂物自
是從容樂有餘

直從堯舜以中傳又到東丘續斷絃看取子思親的處始
知論語自無偏

夢侍亭上

當寔巷地避炎急旌拂搖空樹影寒千古西山留與戴雨
餘容杖倚欄看

留別鄧南夫四首

平生交友各飄蓬只有丸丸當後松萬里歸來還往絕獨
君特許略從容

昂昂勁氣初無作蕩蕩奇胸久息機容我醉時聞讜論一
軒明月夜忘歸

有子才如汗血駒新門高大可容車故應袖手藏深渺冷
我冰霜涉長途

比余於玉有奇文一落泥塗十二春斷愧深知同鮑叔尚
言荊璞定逢人十二年前南夫有玉說一篇遺予入太學其文甚美今余跡責適三上故有是句

越州道中雜詩十三首

心息久相依息調心自住忽焉不自知根塵失所寓向來
尚有錐今我已忘見似入無功鄉不由徑既路

暴氣燎原火淺量益滄水不見楊關西此生真已矣誰言
佩服田不作經綸聡主道儻有閑客塵如脫屣

世儒精論語未脫小兒氣豈悟無絃琴中藏千古意頻淵
默然處曾子亦心醉處處儻遂詳字字皆有味

人心有然與陪語不在多一笑雖凡情萬象皆含和孰是
忘言人聽此無聲歌有懷閱古堂事中時一過閱古堂在蕭山縣定

浮雲作秋陰細雨如朝霧故形山水間意適無艱步忽遇
古招提空翠森四五倚杖聽泉鳴悠然不能去天佳寺

小毋適久雨殊途常自斂形留一席間心與天地際遊者
不可作遺編奇蟬蛻一念無古今千載若符契

駒中有佳處妙意不期會弄筆作五言心手無內外千古
陶淵明秀句含天籟偶然游其藩遂爾厭雕繪

淵明已黃壤詩語餘奇趣我行田野間舉目輒相遇誰云
古人遠正是無來去儂若味其言即今來何處

老聃言道德頗復求自己但於關鍵未免容或使列莊
猶反約中抹遂殊軌所至適毫釐異趨移千里

楊雄窺聖域何曾趣距是斯然者成書準易與論語古來
文字學似此奚足數誰謂千秋人斯言果輕許

王通禮法士我道則未然雖聞一字中尚傳諸子論區區
尊孔子未悟夫其傳自聖猶不疑續經何足懲
堂堂陸忠州我辯如傾河從容仁義途步武身立軻一斤
不復返方書事研磨至今誅草存滄溟遺一波
我行何所狀萬里一毛顆服勞契殆老未語意先領畸人
如古我心清事自省從今中書君亦復免馳騁

和如愚愚韵錄

佳人經歲隔參辰柳綠桃紅恭遠情遙想玉樓春睡起一
江風日共清明

馮元用九日約白雲寺登高以追昔年郡城望
津之會偶以事不往家示長篇次韻

與君郡城別星霜屢變易每懷望津游悵然如有失此生
羈旅中歲序驚心魄還家幾何時自愧不暇席建溪古渡
頭理棹凌虛碧欲蓮忽見君恍若夢中得相攜定舍館石
徑走迂直危亭至如歸坐于及昏黑黃花天東籬未許遵
萬沒只尺白雲棲坐阻遠家遠人生正似寂有志誰能必
當時遲籠手至今猶狀策高才真楚璞未技同齊瑟無心
效騫騰自分投閒僻望津儻同登意氣那復昔

次韻酬鄧天啓

少年翰墨場自詑穿楊箭誰論第一功不數曹參戰聖門
窺管豹一斑時許見棄捐憂患中更欲資陶鍊兩鄧富文
采端可同席硯投壁我未知實石誰敢衒小拼詩盈奇出

語人所羨過門道新篇無乃忍與捐我懷古作者臨大顛
撫卷孰能掃千人朝君當八面

次韻邦美叔和天休見寄

竹風挾雨撼蓬窗靜聽秋聲轉愁寂朝來飢臥猶懶讀叩
門不作淵明乞小拼見餉有新詩七言端為吾家出共誰
談有古人風孰識中藏補仙骨書如周鼓未差訛語效商
盤仍詰屈誰與和者叔不鄭洛華成章一嗟咄無用如今
君豈樗自短從來我非漆板節他日儻相尋好在山深林
史家邦美作軒名樗故云

三月二日泛舟下延平曉泊西芹

扁舟劣容身風浪困掀簸由肱遊華胥夢斷千山過縱橫

波間石滿目牛羊臥狀憂懍不支巨艦忽已破萬師鞭神
速却立變衰懦我豈未之思懸知無可奈此生足驚憂似
為天所庫那能一生死且復耐摧挫日暮同舟人舉酒紛
相賀一笑置餘殤耿耿無予和

次韻令德答天啓

小拼妙語言下筆初無難曹郎更精深一字不苟安我師
陶靖節亦未得其藩但覺萬仞淵中有蛟龍蟠人言夫故
步乃在學邯鄲千決恐未臻先作郊島寒古來文墨士十
九姓字漫尚賴相可否與梅助鹹酸

復次韻答令德見和來詩及維摩默然之意

多言亦焉用守默良獨難維摩得此門衆生病自安當時

許子將不違寔與蕃終以月旦評有愧中爲蟾忠良復漢
鼎晉酒圍邯鄲獨愛于頃陂滄波照人寒君豈叔度歟胷
襟江海淺自然已慣嚴不須珍柚酸

用令德韻題嚴陵祠

嚴子陵以匹夫見萬乘乃堅臥不起所謂高
氣蓋世者又謂光武差增於往書若木甚許
之則其所蘊豈冠鄧耿賈之儔乎司徒霸往
三事而正名其爲癡光武乃以諫議大夫起
子陵宜其弗屑也余觀湯之於伊尹武王之
於呂望皆師事之故能致王業之隆後世貪
戀位於富貴此道遂寢聞客星犯帝座之事

則相顧驚嘆以爲甚異況於尊之爲師乎光
武於故人學者惜乎其不知此也世疑子陵
之去就殊不待其當乎謂光武不能用子陵
豈子陵之失哉故因和令德聊以見意焉

價徹良匠制麗博無近用騏驥非良棠萬里誰能控蕭王
漢中興四海倚爲重誰爲糾戮無一呼百萬衆妙其環無
端奇功射於中息機隸未能豈數漢陰覺故人鈞尚直終
作傲都辱應無萬牛力負此丘山林羊裘又獨往苦語餘
朝矣至今貴表言空記當時夢

跋子靜所藏晉直書樂天八字偈

疑師八字源則豐樂天說偈流無竊山谷眼明如日中落
筆鳩電馳蛟龍雖其得之建溪翁子靜姓也取人所棄豈俗同
撥奇扶怪晉餘風嫉邪憤世發上衛自救觀之崇兩重巧
偷蒙奇顧不違好語傳播人所攻斯言有味當見容政和六年
七月無得道人書於子靜所跋之後

題公敘紡帖

胥靡來時樺鵜夷去後舟濟川曾入夢浮海竟難留忠信
雖堪倚行藏要自謀應同仙似泰不數勇如由觸水風濤夕
驚肥浦興秋落帆如待計楚桿欲何求明月時堪載新醪
使可浮江山無盡意長懷勿歇題

和羅仲素寄子靜長篇

家示所與子靜長篇論高而理正讀之感嘆

不能自已是日偶思道來訪問以老兄安否
云自崇福還郡往龍湖而來書不及此二利
皆雪峰高弟所廬也豈復問道於此乎輒次
厥韻聊致區區之意甚不自揆也

廬山絶巘蟠豫章秀幹往往參天長十年收拾多散亡只
有太白鏈蟾光如君所得不可評安坐鋒溪益彰獨書
爲我露其鋭書棒揚墨桿韓莊道來黄面稍使雅勿藏於
室矣在房分將機時則爲瘖猶說道已乃平常劍爲瘖平常之見
道碑亦也家我欲從之挹餘芳竟坐此傳乖所望新詩護說隨
漢唐直以未盡弱藪豈知瘖雖不自防欲寒萬目誰爲
網況彼恭驁非勤王安用撥手登之堂愛君駿足如飛黄

一空冀北無留良四蹄雷電方騰驤肎如駑馬徒爭綴

和子静三絶

亭竹二首

窗外疎聲風宛轉庭前舒影月分明參横斗轉情無盡肯
冷意清夢不敵

霜雪豈能摧勁節埃塵無復入虛懷故應淡薄無人賞不
是子猷誰復來

漁父一首

一聲横笛起蘆花驚斷天邊雁字斜白首飽諳蠻貊吳未
能連夜網撈蝦

舟中誦子静江上之作而和二絶

月下長吟露濕衣謫仙雲遠謝光輝澄江一句無今古何
似情空獨鳥飛 子静詩云澄

扁舟直與石相摩侍到平流幸已多夜泊寒潭風不定更
愛雷雨作驚波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五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六

詩

閩縣令陳夢兆魚樂軒

有樂寧勿憂無憂乃足樂觀身是物理魚樂豈于吾萬生
擾爲病安静即良藥何以適其情已定要無虐江湖與此
池等是泉木涸周旋苟得所是處覺寬綽若看瀕海民藪
物困剝揉縱横晴鈎網瑣細入杯杓維云滄溟廣游泳渺
無託乃知尺澤間所樂適縱壑我家一畝宮隙地不容鑿
未能英叔旨念爾每懷作陳公吏之師豢養急孳恐貪民
以及魚逸念此盤錯魚亦喜公來出沒供笑謔當年濠上
游天籟紛酬酢郞疑不蚊應問兩俱錯賢哉鄭國僑一

物心無着但信悠然語未悟已投鑊懸知此魚樂不受波
間瑾雖當較異同我亦無今昨

午睡懷安縣風篁亭

拄棋敧野塔除崁環風鳴空枕簟涼夢斷釣天知是想一
溝泉落樂聲長

次韻鄭志宏述張思道游福唐

紛紛況年俱宜晚坐遣高人厭丘里迟流早自促行舟更
有西風滿江華當年菁陣掃千軍今日流輩推能文英詞
大辯還驚墨絃急百變春空雲人間萬事秋毫細軒冕儻
來誰者意身隨去樟落煙間興還冥鴻渺天際三山使到
蓬萊宮御帆海與寵魚龍夜涼横笛異明月萬頃琉璃秋

色中

自京回次韻鄭志宏見贈

妙齡才思湧如泉末技文章不自賢餘子豈知吾問事若
生端許一當千海留莫止為山簣役拾螢同至海川雲路
華間天尺五會令雖大亦能仙

翁承事挽詞五首

徐行直視目如惠律己齊家畫可書九十一年由破道宵
令剝躁歆衣裾
不將光彩并貨畫簡語箏同貫萊添調依老成無復見一
時流俗正清饌公言簡而意足給人曰書不如舜耕書深純孝行之道則非在其中矣
苦語畫心不易忘它時開教我為拜須知令尹多仁術實

自嚴君有嚴方
霜葉碧眼照華燈夾道遊人遞復聲曾是元宵隨步月西
風何忍見銘旌是年公上元出遊王令人送為之
樓閣駱山雨醪雄中橫千丈木穿龍當時令尹見中夾依
舊東流遶七峰

泊舟廷平二絕

野梅飄盡暮春歸又見谿桃片片飛醉臥暖風吹不醒亂
紅無數點人衣
星河不動水東流夜影搖空遶釣舟夢破滄浪歌在耳欲
尋漁父向煙洲

寓禪南淨衆寺三月梅信步到廢亭樵吏久之

聊寄所感

意行不知遠倚杖貫埃外南州風物繁此地鄉山會俯覽
城市喧嘬埋幾成壞尺覇可忘情未用旋吾旆

過永春刷頭鋪見壁間石刻臨潭王清詩輒題
數句

壁間得做詞語畫意有餘模傳豈真知無乃勢所驅從來
碧紗籠不護寒士書馬知題柱生終無駟馬車鈔板會當
既復毫聊自娛從人分輕重剞跡令何如

次韻德純通判賀用中生子

暴客早來不適門羨君三秀吞生春甃弦適在龍溪側復
從知從劍水濱書國考祥欣得鯉杜陵占夢信為麟問名
更取封翁語盛事猶傳西闕新德純欲名之為麟取此詩之義故云

次韻李伯紀舍人招飲

胸中造物可與友筆下驚人真是奴共傳排佛似逢愈獨
喜賦梅追隱逋盤空未念鷄腐鼠在野寧無駒東曾特時
遠席聞妙語琢摩知已非吳音

再和李伯紀舍人韻

時來拷柄穿有埋術青故是民家奴懸鵝未用吳盛惡關
綱進書除官遺伯紀書近論道本無侍食任夫馬但有言記皆陳
勿從公一飲百壺盡醉倒不知誰猶吾

和李舍人留題從碧齋

山鄉四環抻進游君琉璃上玉為本共將米鵝風前試正

值倉波雨後深應為尋艋輕去國逐令胡越亦同心濟川
此去為舟楫也念江湖有陸沈

陪知縣夜飲延碧齋再用前韻

暮雨初收水拍汀蹄光南北影千岑移舟為愛玻璃闊故
盡那知琥珀深綠帶小風來水面晴擱涼月轉天心酒酣
更駐凌波襪直待銀河夜色沈

鉛山道中小休

秋陽如猛火四顧不可避有興得微陰休此僕夫瘁致生
道途間歲月七之四山林固清遠及物乃初意貴賽堆隴
畝早稻一尺穗所欣居者樂未敢嗟勞勤諸番寬遺負豪
吏不少置民窮我切援天下適無事

贈別楊聖游三首

醉鄉佳趣許誰臨幸有樽尊可共斟要試從前寬窄量但
如空盞莫辭深

和平簡易是吾師自有家風更問誰不是妙年狂氣欲可
能從我獨無疑

貪嗔痴盡即如如究竟心源一法無應悟纏綿具古佛始
知伊洛是醇儒

次韻李伯紀舍人食了齋所寄石芝有感

石芝附石元無根有名不載農黄文絳囊遠致自東海謫
仙為向詩中論訣餘得味仍遺苦未辨終甘異輕吐此言
要自顯真心不比繁詞較鐘乳太丘晚交誰獨深梁谿心
如百鍊金只應異代友元禮許國有盟今更辱雙鳧萬里
將芹子妙意難名聊寄耳餘甘撒欖正須梁它日忠信今
悟矣（了齋書與舍人云石芝東州物也初食淡然已而味苦久方發甘如此味者鮮其宜以為獻之）

書室獨坐

春入庭柯寸寸藍風簷孫坐怯輕衫青天白日從來好枯
樹桃花子細參

自浦城放船下建安寄嚴幾先

扁舟西下趁殘陽目斷雲邊歸雁行蛙梓莫辭風浪惡人
間平地有羊腸

郵柴也解發清狂仰看雲天盡十觴白首歲寒橋道路自
憐無意避風霜

奉陪婺州守南樓宴集

谿山自昔來勝看客偏於北海多四座英標真倚玉一
時雄辯懸河海留漸應三刀夢宜第仍傳五袴歌更進
正堂延五老待將清靜繼蕭何（公將為山其甚故用曹相國事屬公事云）

奉陪龜山先生觀修城

西山巍巍送斜陽往事回頭一夢長萬里善霑新雨露百
年重拓舊金湯杵聲撼野雷初動锸柄揮風蟻自行尋祖
析衝今可倚補牢端為念亡羊

次韻鄧志宏和吏部謝公鐵字韻詩二首

結交自惜垂餘耳直要人情淡如水要縣鎚敲久已亡嗟
我欲從雖氏子大耕華陣掃千人詩敵不顧俗士瞋長歌

欲奪謫仙氣短韻吏逼宣城真（謫仙謂李舍人宣城謂謝吏部也）爾來今
我知交絶託以不能資老拙自笑今年雖也無何須更覓

針頭鐵

愁霖十日桂生耳寒氣薄人如著水坐對牀耶數卷書未
厭銅鑪燒栢子區區我亦可憐人只有無求人不嗔雖無
名字振京國不屈木應慚子真求琴壁間絃自絶袖手深
藏鳩吏拙本無流水遣誰知此去從人識啼鐵

再和鄭志宏韻二首

石馬祠門餘隻耳夢魂先過翟塘水人間得喪豈偶然可
笑紛紛奪予文章自古多窮人妙奪造化天應嗔從言
勤苦得富貴見彈求鴞何日真依羅門巷行人絶歲晏誰

憐生事拙窮通有數勿復言已矣此心堅似鐵
先友遺書猶在耳念之清淚如鉛水可憐萬事已忘情獨
嘗託我芝蘭子阿戎文采映前人脫略不顧要學慎却能
欲我瞑眩藥知我老大言尤真利欲昏人須猛絶妙年毋
謂吾謀拙古來辭使玉如泥劍鋩除是鋌錯鐵

廖成伯本識生辰

曾聽尊前世緣歌喜聞煙袖舞婆娑（用中建堂名世緣叔祖緣歐有小閣云緣叔亦又五世祖煙霞舞袖故云）名駒汗血得夷路老栢凌霜只舊柯桃李
盛時隨地有芝蘭生處近人多春風二月年年事莫問靈
椿歲幾何

交漢靜安院見許尉題壁次韻

柱頭僧剎上凌烟自古功名亦偶然鐘鼎山林俱不惡一
點吾欲盡餘年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六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七

詩

用中示以宇瑞既書其事又賦詩一首

河圖布萁非人力鳥跡成文豈偶然自昔秘藏神所護至今陳跡墨猶鮮胄襟有道推先覺斤斧無情實自全但欲剖心彰景命焦桐何意擬薰絃

宇瑞奇特再用前韻

春來無物不爭妍然木呈祥孰使然應為奇文開異窦不隨凡卉競春鮮霍隆密向膠中合點畫仍從斲處全御史說符真可驗從來誅罔直如絃

提學生辰

衆井遠觀看日升南風猶入舜絃鳴鵬程九萬豈終息椿歲八千方再榮平世功名期晟馬一時文采應長庚浮瓜沈李年年事稽首弧南一點明

俞憲生辰 代庭叔光

北固樓前萬頃秋月明風定大江流從來此地多英傑累有奇才副簡求秀氣一天開夜色成名千里駕鵝頭山川長在人雖老應抱文章入相周

淮南持斧功成後毆粤來招喜暨臨使者英標衣繡近臣新遲帶横金三山氣入中秋好八郡香焚曉霧深已為黎元開壽域可無椿歲慰人心

耿憲生辰

象緯祥光動門弧瑞氣鍾秋來孫鶴使霜近古松堅鄰境豺狼盡新恩雨露偏軺車擒問俗寶帶獨優賢投筆男兒志封侯烈士年老成端可恃終冀勒燕然

鄭淯生辰二首 代叔先作

至公無轍迹萬變歸諸正誰云學則然要在成以性秋公鍾間氣異稟剛且勁一毫不容私心境自澄映超然是非表燭物根實淨透將溟渤量一了百川競由來仁者壽茲理天所命欲知椿齡永視此寬平政桂花弄小春競香適再成年年幾望月影泛杯中聖尚書心如水達爾有餘慶

鄭相何以繼清風家聲南北鄭

象緯祥光動門弧瑞氣盈小陽春在序幾望月偏明他日三千積清特九萬程名因使粤重功自滿吳成偉董漢波瀾奇㧾錦段呈褒揚者唾王輕重倚提衡松柏真難老芝蘭足後生筍班行趣召金帶已先横内史言何異謂鄭當時尚書心自清謂鄭崇秋應南北相謂鄭絪鄭餘慶重振舊家聲

唐大夫生辰

氣轉初寒候祥開既望辰應時來鸑鷟占夢獲麒麟盛德圭無玷高才竹有筠胸襟藏巨壑人物妙洪鈞使者光華遠朝廷寵數新鵬程九萬里椿幹八千春鼎鼐虛前席風雲即要津黑頭紆袞繡天意在斯民

次韻運使龍圖寵示道中夜行之什

畏途千里可宵行正是鄰邦氛盜平輸蜀昔傳司馬檄備

英令罷亞大營陰雲掃地千林出曉月凌空萬騎迎綬帶
驛亭留險語春宵端使發出鶯
次韻子靜
淵明未帶向背鄉已覺歸思不可留紛紛未歇何時休置
得置錐無一丘千生涉世如虛舟明月從人鷗指投胸次
已無涇渭流不應菲紋緣春秋
黃兵郎生辰四首
中朝人物競推先富貴前逢壽永年九萬里程飛正遠八
千春幹久彌堅
南國初持使節回斑衣仍把錦新裁大椿更向萱堂祝長
到春來共壽杯

蚤歲飛榮應宿郎至今難古尚含香未應駟馬誇流俗只
為慈親榮故鄉
地上泉流府庫充鞋難天與歲時豐他時若論閫中清合
數蕭何第一功
遊齋有感
達士豈嫌祠竈請虞人安可以旌招肉來不戀五斗米自
是叩門勝折腰
戲題廷午閣上
黃昏欲去更凭欄珍重銀蟾照膽寒可是歌眉能繫別人
間無此好溪山
西風吹客濕峩冠過立三山二水間後夜江樓應殢酒一

鈎欠月與誰看
謝羅養家寄示夜鳥次韻
它時對語聞鶯邊青秧離離初挿田重來刈稻歌有年很
過日月將推舜故人落筆生雲烟胸中端有萬斛泉從來
經筍捷使使詩書何如一囊錢有時玉樹臨風前仰視落
日窺層巔已知萬古然不然得趣往往多忘筌正須青綾
道騎坐使士類歸壇坫不應直為壽蘿還夜聽秋雨窮
遺編叙今已辦訪戴船日欲倚棹寒潭邊要當學海如百
川本信何死今無傳
小詩七首寄養家兼呈景駿
雖魚齊鼓網蛛窠古寺長廊客少過惟有一溪明月在夜

寒偏向斷垣多
斜陽不到竹陰幽小徑縈紆傍碧流行到竹深橋斷處却
乘明月泛歸舟
它時樽酒對春風夜雨霏霏接曉鐘但說夢中往來地豈
知重到有舟楓
太史溪頭十里間朝陽峰下水涵天青鞋不踏紅塵陌夢
斷僧窗又一年
才豕不下孔北海道廣更師陳太丘世路風波無著處却
尋真隱待晴遊
二妙胸中萬頃寬詩成千字海濤翻已能共入淵騫室自
是同登李杜壇

既交誰似兩無清水雪情懷獨老成揚袂在前容蓋長積
新居上看文鳴

翫月

緣林招佳月月轉林屢移夜久風露凉孤斟樂忘歸水輪揖空闊是處留清輝浮雲掃除盡如與賞心期我行萬物表中空無一點光明徧十方毫髮了無遺心境互融徹起坐迷東西此生看此月十年悴無時它日客共飲淋浪酒容衣十語久不契此心唯自知西風掃殘暑秋色日益奇憂國付衆食消閒觸山樓恐妨此時樂勿露霧中雜

三絶句寄幾先

陽明迷絡四支中胃氣由來處處通但使黃婁能飽飯客邪端的不須攻

冷煖平生既自知是中無病欲誰醫但忌寒熱從何得未用長吟鍵兎詩

敵犯東南夜壘驚都防西北有奇兵將軍堅臥真當亂七國崢嶸次第平幾先病者如周亞夫用兵守其所以攻則平生之敵不難爲害

道出南浦見蕭子莊十首

霧壓山城石徑遥蜀輿乘月度溪橋已投柳舍人方起都詩鑑堂市未囂

墻仍未容有可及豹斑時許管能窺相逢一笑無餘事明月滿懷心自知

兩綠收盡暮天涼萬籟號風醒曉霜侍赶新晴出關猶夜談还喜漏偏長

平生交契獨公深歲晚那無襄飯心白首已平林下約此盟端的幾時尋

五年重見各蒼顔往事紛紛醉夢間不爲投閒多暇日直能千里揖廬山

廬山涉世若虛舟觸處忘懷得自由道大不容長使使心閒無事只休休

了齋已得師黃壤使恐人間此道微後代不知誰得法衹今無復救傳衣

四海知心有幾人淡然今與兎爲鄰天下共寃渠不恨平生憂國自忘身子莊號淡然居士

斯文初不問衡茅但有玄經置忘胡騏驥從他千里足鷦鷯容我一枝巢

我在龍津直下居西參應不少雙魚故人南浦如相憶爲寄平安尺素書龜山了齋其道則兄事之余與子莊子相與爲友而師事之故詩中所及焉

過江郎巖下少駐戲而有作

三峰卓立蒼崖裏朝夕雲烟自圍繞幾年不向眼中青忽露全身爲山曉凝然不動至今昔陌上行人空自老我生悟此其已久夢事紛人嗟未了都怪神龍依絶頂獨以一身嬉故沼風雷祭會豈無時忍視饑氓日紛擾未能呵汝救山年明朝爲首霜風早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七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八

詩

三衢道中感懷寄龐數先

霜風卷地號達曉不成雨停雲乍斂虧朝日時復吐衢梁三日行去往迷處所亦詹侍小休蔬飯不能舉所嗟兵火餘白骨莽無主鄙邦歲又惡貫飯逐婺女邁羅彼何丞楚越視心膂況欲暇取之不救溝壑苦生逢免舜代綎袖不容舞空餘衛物心持此欲誰語故人春中儲籌盡多所補朝縈競推先丘壑終自許平生陳琳檄解使頭風愈容我七子間從愛果輕與此生聽造物未怨狙公芧枚平或可息抱關亦易足要以一既勤聊潤漢陰圃

二月五日入都廳久坐候山甫不至廳前桃花一夜風雨落盡感事寫懷

薄書堆裏只匆匆過眼繁紅夜雨中可念青春看又老一杯無計略從容

曉登嚴陵釣臺和安止所留詩

溪山有底好適與貧士欲歌論生不僕但喜夢非僕千秋釣臺水不准市朝足而我獨何人得萬塵埃目攜筇躍朝步初日穿林麓西風扶兩腋一舉千里鵠東窺夫差國紫華既真俗濁流驚頹波一往不可復之子居其間增古追前獨為寄無絃琴一和郢中曲

再用前韻

人間得安穩夢斷丁無欲鄙思超朝士一馬百夫僕況聞稻苗盛昨夜新雨足一飽如可期吾事豈多日益山鬱葱清酌水周其麓照我本來面真白非浴鵠故應此間住郡挿使違俗超然寂照中無往亦非復百年只爾是行矣毋擲獨區區欲何為世路羊腸曲

過崇仁冀宿山寺書事

驛路塗泥一尺深竹輿高下歷千岑愁霖洗盡梅梢雪把酒無人慰此心

自梅花村回道中書壁四首

剌水秧針出乙齊雨餘青澤未全犁道傍牛喘無情問斷絕林間布穀啼

綫路縈紆逶亂山筍輿追逐林間艱難那解蘇疲瘵自笑奔馳未得閑

野花無數不知名映竹臨流若有情擇盡殘紅春去後亂山深處眼增明

城郭初看委地紅川原今見綠蒙茸驚人節物催華髮留滯窮山醉夢中

邑中諸公見和再用前韻

郭外並畸草又齊十年猶負帶經犁未應五斗能留我端為凝兒索飯啼

馬上悠悠夢故山那齋依舊水雲間長懷獨嚮塵沙外豈願驊頭十二闌

冷艶幽香不可名老年春去獨關情林深霧暗何由見賴
有薰風爲證明
香盡愁人萬點紅曉來籬落白於茸它時儻記江南夢盡
我黃梅細雨中

放徵下鄉督稅作拌負

詔書寬逋貸國用豈云闕郡邑有常供征求安敢輟稽逋
推蚕莫釣摘劇甚髮飢民困艱葉十室九告竭連雨催早
稻雪穗迷空闊要令公私辦當復俟旬月乎生廬恵深馱
王每遣削憂民已無策問俗聊省罰湯城吾所慕曉官救
求走寧無撓字心便覺催科拙

夏日雨後戲書

雷霆挾雨驚殘夢蕭丈來風醒宿酲黃粱一盃清晝永張
羅誰復問交情

與張司錄

沈李浮瓜記昔游重來既惜映貂裘來風喜見經旬御從
雪難留半夜舟坐上談鐵遇一馬筆間詞刃夫全牛尊前
它日論詩地柱後微文且獻酬時自郡中來始安福到期已十餘日乃書中狂誕妓周來風泛雪事

奉和司錄道中二首

山行

浪蘂浮花逐去程流紅應似水無情層閑頗厭催歸語木
杪空憐喚友聲念遠郤回鴻陣急忘貪重到燕巢成待憑

物理追風御懷抱如今喜盡傾

偶成

雲露横翔對似珠二原清賞更誰如池塘草滿供詩夢煙
雨春來入畫圖落莫早知貧是病參池今悟真爲迂儒人
大笑公馬取為說忘機戲類吾

和司錄行縣道中偶風雨有感之作六首

葉底鶯初轉枝頭蝶斷稀雨餘芳草長風定落花飛逐著
歌欲寒淹留興式微吏堪雨去雅聲逐晚雲歸
吏隱深藏霧天將吏御風分攜妨舉白轉柄怒堆紅北去
對根畫春回雨容同向來相對飲應復念鄰翁
非關濃艶能傾國可是幽香解逐魂正爾彫零聲吟賞欲
留住麗度晨昏
餘綠臥仍有餘懸芳乘衛風無限情正是江南花欲盡淡
雲來往日微明
山頭漢尖烟藏樹山下潺潺水滿溪全勝炎安花柳陌萬
人塵裏逐輪蹄
江山似爲詩人設風雨故應春日多醉裡吟哦聊自適眼
前開落莫誰何

饒州依名中挽詞二首

壯歲英標冠上林羨承許滿作子先奇姿不見臨風玉妙
語空傳擲地金殘稿有誰知句眼斷絃何處覓琴心他時
戲笑又來入問紋江亭下公所居起軌閣名亭陰詩同賞文成書其中

盡棣雕甍照水村簪裳多在脊令原百年得計南山豆萬
事忘懷北海尊自首功名何世定道今文字幾人存遺書
儻有毫芒在為語韓公請備論

次韻李舜卿

前輩風流曉露零忽逢豪士壯心驚雷霆落筆千人掃珠
玉成詩萬戶輕應許翰林追敏捷肯容開府獨新清向來
乞米無佳傳端欲投瓜趣報瓊以米詩有故暮之戲

次韻李舜卿賀太守禱雨有應二首

一寸丹誠貢上穹坐令千里走龍宮驕陽彌月苗將槁甘
雨連朝澤已豐便覺風雷傾意蓋且愁荊棘致年凶江南
歲稔知無缺遥想中都喜氣同

使君憂國願年豐肯放炎威久病農盡道胸中藏渤澥誰
知筆下起蛟龍曉凉秋氣生新華夢斷眉聲帶梵鐘高臥
已傳民訟息秪應仁政古難逢

歸自郡城見道中山礬盛開

梅豆斑斑已滿枝牆香猶未吐蜍䖳和風暖日江南路正
是山礬爛熳時

香嚴寺洗足

肩輿苦頓撼步入山間路崎嶇歷荊榛砂礫窘芒屨披雲
逢蕭寺弛擔日已暮僧房急䜸後一洗塵泥汙瓦盆深及
膝湯煖待頻注須臾和氣達凜凜毛髮竪脩然入無何醉
夢寧知處此生事奔走早晏失期度念茲頃刻閒百日不

一過咲廡入佳境鍾聲忽予寤蒲團赴微火默坐聊箕踞
明朝塵沙黃莫憶少陵句

山寺早梅三首

竹籬茆舍近前溪烟淡風微月上遲認得暗香來去處夜
寒無路覔橫枝

氷雪情懷未遽開芝蘭風味已先回故人隔歲無因見一
夜月明何處來

母等猗含綽約肌冰姿雖落雪晴時此間妙得無言意只
有西湖處士詩

又題山寺二首

雲間初日慘無光天外飛鴻豈戀行短景去人如掣電不

應留滯野梅香

雲母燒香不見烟夜深齋閤閉龍涎此生暇日真難得蕭
寺重來已四年

即席和焦首道

馬上無端詠肉消老來功業正冥冥便須舉白追年少莫
恨紅粧不我饒

趙元老慶侍子次韻

肖家豈有石麒麟說夢哦詩愧杜陵但得過庭追孔鯉不
愁傳鉢欠盧能

和周唐叔郎中登普光寺閣

官閑竟日身無事雨過連甍氣似薰未暇含香朝瑣闥且

來飛爲犇青雲九天已振搏風翼萬目難藏隱霧文推挽
危攔覩玉唾天扶應復許隨群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八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九

詩

寄曹戴德脩議二首

不特塵土漢徒勞白首驅馳任所遭鸑鷟尚能安枳棘蕃
鳩何故厭蓬蒿論材豈欲推衆類備物何由數潤毛末路
固窮真自許未應廷頌試鳴號

晚途無復計行藏拙是塵埃紙自傷李卽貴刀歸覓積自
憐扶某亦亡羊已無竿牘勤毛穎肯爲罩緜念孔方尤喜
故人書斷絶不將枘鑿戲仇香

戊寅敘歡推永新以詩寄之

澗松那可比山苗談說寒有後彫史向難森論侍夫何
如鵬鷃各逍遥三鍾幸自堪裸臂五斗誰能更折腰正使
爭先任勞苦廣人寧不愧弓招

次韻李光祖南山四偈

聲外聞和豈侍言棒頭猶是老婆禪如何更被文殊卻
道維摩但默然

臘窮春到不須史霜下陳根豈用勑若信彫榮如轉轂故
應搖落有扶疎

窗前松竹翠連山窗下絃歌晝掩關雪裏忽看梅欲吐烟
中遥認鳥知還

未暇南山訪隱居秖應無處不逢渠憑君一省從前夢莫
嘆離摩歲又除

　次韻光祖避地眉溪十絶
眼在句中寧易知意存言外一何微枸舟故是仁人事豈
爲淹留念奮飛
浮木如何濟巨川積薪其下火將然是中已有安身地許
爾垂紳玉几前
美雲微月淡迴廊十室建甍占上方雖道谷無容足地夜
設猶欲致時康
少年憑恃氣方强膚理微邪未覺傷迨得病深無治法始
知先甲是農黃
訪道尋幽歷萬山神仙元不在山間須知對面長相失莫
嘆喬松去不還

四海腥羶共一君須知盜賊亦吾民由來齊徒滕秦甲要
在人如父子親
當時先主得關張能使西周弱勝强今日中原豈無士坐
愁豺虎亂要荒
汙萊正爾肥蚯蚓帶穗那能飽鵻斯布穀似嫌新曆緩每
從清曉報農時
何人更下仲舉榻舉世頗登元禮門千古家聲君與我未
知何以起斯文謂陳與李也
了齋力欲排邪說誰遣奇窮道不興長恨人亡琴亦往頻
傳心法有盧能光祖愛睹也了齋
　眉溪與光祖共賦得四絶句
乾坤今古自昭然此意何勞容易論不是達人喜傾倒正
應公事合公言
青山雨後足奇態好鳥層間無俗音縱使麴生難會面可
無毛穎解傳心
流泉爲廣秘密藏枕上聲從澗底來半夜夢回聽說偈似
傳衣鉢向黃梅
谿邊宗共桃花笑雨打風吹掃地空待訪靈雲消息急
流無處覓殘紅
　次溪庵中因檢藥囊偶成
道人頭上經春雪不羨少年何首烏已覺老來甘草奔使
當歸去訪田廬

　次韻陸時可歲暮感懷
小橋橫截一溪雲隔岸遙通避世人釣艇偶隨秋雁泊吟
窗今見蠟梅新烟塵已覺千山靜雨露行看萬國春詩酒
暮年生處樂一鉢歸去豈辭貧
　又和時可
風御冷然幾過旬異鄉羈旅作離人淹留頗有交情重翻
覆從教俗態新於世無求心似水向人多可氣如春也知
已造顏原室不恥人間較與貧
　再和時可二首
芝眉不見忽經旬舊出新篇故惱人應共翰林爭敏捷豈
如開府但清新雞豚且入他鄉社桃李何殊故國春白髮

蒼髯共攜手從來管鮑兩忘貧
甲子公今不記旬磻溪垂釣豈其人安心有道年年健出
語無塵字字新瀰智莫爭三十里貪生何用八千春直須
準備新年醉無地容錐未是貧

又用元韻呈時可

古來兵出僅三旬使欲修文格遠人國變可堪師已老豨
豭當與俗更新舞干止殺知何日賣劍歸耕要及春但得
耡耰徧原野飯蔡何惜一身貧

次韻光祖閒居感懷

風義久已喪交道何其衰艱窘無與俱乃歌風及頹誰言
經由地遙門有我來霜雪豈不惡松筠真耐推富貴如浮
雲於我何有哉所遇道不與窮士猶塵埃

初到臨安二首

風際雷絃朝病酒雲中樓閣夜聞香十年一夢沙河路獨
步春泥鶯燕忙

青鞋踏雨花鋪徑赤欄凌風柳拂堤天竺舊游心已懶孤
山行處路應迷

錢塘江

潮頭萬月衝玻夢水色浮空送峭寒十幅輕濤連夜發不
知身到海門山

次韻王長孺飲垂絲海棠花下

冠蓋縱橫已十春今年花下得微醺應攜萬木灰新櫬喜
見奇葩脫斧斤遣將幾人非秩秩復盟今日尚芬芬憑君
為國施長策莫戀垂絲鄙獻芹

鄭季明挽詞三首

少年長揖出賢關自許行藏與孔顏雲路不求千載遇草
門歲得一生閒奇言直將難三足妙意誰窺豹一班書遺
東牀如李漢會傳餘論落人間

亡特層使早遷鄉駐鄭傳遷避世墻雁序風標遠破萼蘇
離衣秩桂飄香花遠對酒春雖老竹裹圍棋日自長曾共
國人歌友愛傷心重到棣華堂

道人於世已忘名相府開風眼自青險韻舊聯韓子句直
詞今稱蔡邕銘壁間玉唾情何厚梁上銀鈎墨尚馨只兩
使知君不朽豈緣中說載元齡

省題筆詠詩

志士憂君切還將筆効忠但於心取正不向字求工理自
胸襟得情因翰墨通一言毛穎喻千古史魚風託意揮毫
上成名補袞中誰知執藝事功與諍臣同

和蔡謙呈日喜雪三首

風鳴竹屋曜將頹起視同雲蓋萬川共喜葭灰初應律那
知柳絮已漫天傳杯莫怕山頹玉閉戶從教徑移縣幕府
老成堪倚仗故應衰病得安眠

玉花初著亂山顛入夜彼鶩月滿川雖有冷光凝白晝尚
餘陰噎鎖青天馬車未送瑤池駿這使猶驚北海氈夢斷

忽傳准蔡徒喜臨尊酒已忘眠是日林那上大使故有是句用李愬擒元濟事也
協氣方占大有年珠璣填道壁沈川塵埃已洗三千界雲
霧終開尺五天羔袖久慚依帥幕牛衣端不羡鸞靴求田
好趁豐登候已與元龍榻上眠

和蔡謀叅議尋春

二老俱傳正始音春來詩思轉精深風前未放垂天翼筆
下空聞擲地金曉日若將開霧色宿雲先已弄輕陰落花
流水年年事只恐桃源不可尋

次韻吳叅議病中懷歸因以自見

柳絲垂地鷰如梭春晝長懷舊隱居艸暖屢眠斜照外水
香時收落花餘西山忍餓初旋隨北海無功覓坐詠同是
念歸公得請自憐濡滯一軒渠

次韻安茂通同鄭叅議上巳日唱和

扁舟衝浪去茂通上巳遊船飛馬傳城行予與鄭公時出城飄泊傷春緒難
難作安情豈無贊者樂亦有聖人清異趣蘭亭會趁達曲
水生

三月二十日將東山叅議不至有詩次韻

羈懷厭朝市遠興濟江山故杖萬塵外傳觴紫翠間碧雲
猶未合飛鳥已知還不見高軍過重城欲上關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九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

詩

叅謀待暫假歸留別同舍次韻

青蒿何敢附蒼官要以陳根託歲寒萬事忘情知我拙一
窗容膝許同歡也知堅卧元非病况是無心可待安歸去
儻餘饑溺念豈能無意復彈冠

次韻茂通喜雨

師行初不犯秋毫坐待先鋒洗與濡和氣自應迴歲旱豐
年當復驗秋高橫流是處通飛蓋歸佩何時鋭玉勞安廣
江南千里闊須令天下入甄陶

送張巨山著作使閩分韻得我字[illegible]

道山仙者居是中乃置我白前英俊前錄批出揚旌同寒
事閩峯木忍恭表情日聞所不聞史欲學其可張侯廊廟
器文字眾孫火一斑見餘論已足攷青瑣伏此取使節去
我何其早無乃萬斛舟未從濟川柁相携湖上別酒盡重
城鎖分攜情已重去住計誰左從來洞庭野秉雁不加我
何日西江潮送我來歸柯

石夫人挽詞

好客陶家舊多才謝女風一窺知帝輔三徙得儒宮遺子
經猶在知人鑒已空里閭推達識愛婿有蒙聰

送黃平國倅邵武

當到蓬山尚破衷衆聽餘子說封侯松楸又作迷宵夢桂

玉宇堪卒歲留衣繡故應人所羨題與仍爲國分憂艱難
九尘添華髮亦欲如公可得否
答吳濟仲見寄
李子親周樂妙意傳青蘭諧探拾真遺破具前人眼新詩
如珠璧字字無可揀故應書有餘不但青晛稅念昔我方
壯意輕三千撰自闢歌白雪欲和色光振中間不流落今
于忘發無阻碍千里盟未卜一笑竟奇來待佳句奇字富
懸僴推先指已學盛舊準應情周宣紋中興上宇日益晱
膺使盡蘇張九合手須歸之兵車天才詎有用之物豈徒虔
椽筆價客揮斗即定當峴疏去鄙須求母絕漢中棧
次韻鄭天啓賀茅舍新成二首

長者一林室先生五柳廬又貧應似我多病或如渠客少
門常寂身閑日自舒窺園知鮮暇安得拂君裾
艱難思健士誰復數寒儒老去懷三徑歸來就一廛春情
縈夢草晩步及栖烏不愧王摩詰新詩有畫圖
次韻延年弟相慶
逐客身無事乘閑葺敝廬堂成因有室水到自成渠地迥
千巖秀春迴一氣舒幸爲時所棄容我懶梳裾
經年侍清宴飽食愧侏儒晛跡鵷鴻路忘懷草木廛朝昏
看闘雀晩檻引飢烏已覺蓬蒿適誰能九萬圖
次韻宗仁弟相慶
吾聞山水國幽絕勝衡廬隱几雲生席開軒柳映渠連枝

均骨衛異説弟荊舒此外無他慕何門可曳裾
使縫猶未復世不乏真儒肯使金湯地長爲豺虎廛頻驚
真病鶴忍聲任飛烏敢有藏身處偷安豈遠圖
次韻沈公雅相慶虔
沈子靑泉胄從余一州廬幾年同寂寞此日更勤渠師範
宗韓玉源流接班舒艱難思報國猶未剛朝裾
尚書是勳業根跡自寒儒清德遺三世忠名滿八區詩才
推遺經世智賴畫爲豈厭隆中卧熱無八陣圖
代朝宗弟和錢行二首
鄉人羅公修撰未第時其父夢有授之詩云
吾聞仙桂作叢叢蘂蘂隨先登歷幾春昨夜月

城親付與黃金榜上第三人是年羅公雖中
第不如所夢次舉叔祖琳議應馬名次既不
差而所謂仙桂作叢者謂祖與兄書占甲科
也後令尹王公盡換邑中坊額欲與琳議
書齋巷口置坊名爲叢桂坊門已立而王公
去不果名已而爲火所燬今巷陌故存凡卜
居於此者如曹公挺家族兄大夫家兄少卿
皆相繼登科之人豈不獨琳議一齋而已而
其之遂合章廁其間鄉鄰欲再建坊門取此
名揭之久矣誠若有待輒待知遇先此上干
尊聽故于和詩末章及之幸恕狂率也

席門誰復顧寒儒咲挽頭迂長者車史為務生時投轄應憐馮子食無魚諸生久被弦歌化盛禮誰將簡冊書從此邑人家勸奬定知容駟有高閭

少年經業富三餘肯羨相如駟馬車要向青雲開羽翼豈辭黃卷䇳蟲魚平生頗負連鼇手老大猶隨鳧鶩書此去果符菁桂兆歡求椽筆捐吾閭

與園叟老住潭州二偈送之

江梅又趁一陽迴身在梅檀林下來行到潭南香木歇百花開此一時開

浮雲出岫本無心枯槔俯仰人所引一大藏教留後人看與不看渠自省

鄧端友臨異閣五首

昔年曾到十三樓一目西湖十頃秋寒碧軒中最宜暑只緣修竹近清流（寒碧軒乃西湖上十三間樓之一地以竹景故云）

十里煙波竹外谿隔谿青嶂遶窗扉詩人不見東坡老直卻空餘一尺圍（東坡詩所謂窗前修竹一尺圍也）

誰家多竹門可款臨異閣前沙岸傍誤道薰風能解慍正應蒼玉自生凉

紫枝蓋地欲成蹊殊餘凌空不礙簷為語韓公莫除好此間風月蓋須添（退之竹洞詩云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甘苦原從舌上知竹間風味與誰期萬竿可斬從人說一捐秋涼要自嬉

端友和臨異閣詩再次韻五首

茅齋西望水連樓亦復開軒對奕秋欲效子猷偏種竹竹前那得一谿流

來與誰當訪剡谿竹間應復掩雙扉也知剡者攻人急正賴青奴一解圍

午窗清夢接殷皇客貌無多置我傍此味若令兒輩覺人間容有竹風涼

宿霧初收一卷簾萬山騰首擁飛簷靜看野色連蒼竹便覺閒中氣味添

不將朝服換斑衣正以親年慰所期卻起英名喧衆口未容萊子作兒嬉

送朝宗弟赴試南宮

霜餘看雁日南征念子衝寒去叩閽應向月娥占作夢欲攀仙桂赴新春平生學海真無底晚節詞鋒更有神要路爭先吾老矣可無高論濟平津

慶鄧德達得子

海中仙果真難得天上麒麟必異才速客未為湯餅供應驅須俟鯉魚來

書心畫詩

書法從中得難將筆下尋欲知神合趣始悟畫由心篆隸秦非古真行晉近今奇蹤存翰墨妙蘊本胸襟雄健猶翻石騫騰鳥出林古人求筆正八法響隨音

題興國寺碧落軒

北山其下僧伽塔影落軒前草樹間誰向月明看白拈靜中相對兩俱閒

休論暮四同朝四且說前三與後三造物戲人無足較老禪深處要重參

端友以桂栽兩罇見惠賦詩六首

白衣擎植種吾門頓覺叟朶更有光洗盡為君開醉色不知人世有玉關

秋水無聲瀉玉瓶鏡奩初啓淨無塵未將滋味誇緣勝已覺風神最惱人

濁者為賢聖是清古人無復論甘辛因觀表裏如冰玉始信荀揚未盡醇

嵗獨兆渠十里間數杯中夜待安眠千鈞雷動人方援一楫山頹我自仙

餉我兩罇才斗許客來索飲不論升明朝此物直易倚縱有市酤渾偶醒

投轄誰云有祖風饑腸難與貴人同竹林若許供雞黍助我醇醪幸少豐

代陳應之作

淑德初無玷高情更出塵擇鄰思教子剪髮為延賓叔鑒推前識提攜即偉人東牀他日選烏府識忠臣

謁璨老病未能赴留二偈示之

趙州不出三門淨名堅臥一榻我來堂下使迴此間有問有答

西堂偶溺頭痛首座從來腳跛堂頭更自默默客來一場懡㦬

和璨老示雙井茶紙被兩版三偈

雙井江南妙品不減建溪月團但使睡魔不作可須歸去蓬山

江靜微波雖穀庭空落葉鋪茵正是稱牀作夢直須款款反身

縱使前詞洗盡不妨後信重通會取曹溪一滴語言文字皆空

次韻蕭茂德

未能仰首試鳴號且復塵埃奈此勞健筆凌雲誰謾許扁舟乘雪興何高餘生敢嘆犢如蟻薄俗終防笑有刀留滯周南何足數人間如我九牛毛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

啓

賀張左丞遷中書 代知府

伏審被恩丹禁貳政紫微九天之成命星馳萬國之歡聲鼎沸竊以輔弼之任古今所難取之於陶漁者以上下之交孚求之於夢卜者以精神之感格豈如聖世擢自近司道之將行人惟求舊恭惟某官學優而識遠才大而氣充天下服其無雙中朝推爲第一頃登丞轄益贊政機忠義自結堅知紀綱爲之日振久膺眷倚益著勳猷將飛步於台躔姑灌鱗於鳳沼某久違鈞席竊守鄉邦應龍翔而雲霧從但覺雲霄之遠大廈成而燕雀賀庶無寒雨之憂慶

邦家之有光均生靈而受賜其如喜躍實倍等倫

賀王右丞遷左丞 代

恭聞明命寵任宗工進司左轄之權益振中臺之象士大相慶海寓交歡伏以某官學造淵微氣充剛大青天白日誰不仰於清明璞玉渾金終莫名於器用荐居要路徧歷榮途富貴固已自知功名乃其餘事正應眷注獨賴經綸總領文昌坐致紀綱之肅運動樞極佇觀霖雨之施某忝綴從班久依鈞庇茲將慶生靈之福豈獨深知舊之情身滯南州正遠龍門之峻神馳東閣徒忻燕厦之誠喜雖之私數寔罔旣

賀李內翰遷右丞 代

伏審光膺帝制入貳國鈞凡在陶鎔誰不鼓舞竊以文章之妙本於精神之微功業之隆發於道德之緖唯書於竊者沛然而不竭故施於政者沛乎其有餘正須傳經天緯地之才乃能當提綱振領之任眞儒登用學者共榮恭惟某官吾道大醇斯民先覺金口木舌教已達於士林錦心繡腸名獨高於詞苑果從內相進貳中臺搢紳斂衽以避車馬之塵夫夏傾心以幸霖雨之澤益將爲天下之福豈獨見朝廷之尊某忝綴從班久依台席近聞休命益想其進剖竹分憂正帶南州之守登龍稱慶阻陪東閣之賓傾頌之私歎誠難敍

賀張中書 代鄭清

恭聞明制寵任宗工由中臺丞轄之司陞紫微機密之地輿情交慶萬口同聲伏以某官學際天人識該今古泰山北斗賢愚莫不共尊實鼎元龜華夷之所倚重荐居要路徧歷榮塗富貴固已自知功名乃其餘事頃參國政式副民瞻將飛步於台躔姑灌鱗於鳳沼方上下交泰之日實生靈受福之初某自遠台階屢更歲籥側聆播告但劇歡愉覩增觀感正擁南關之節登門稱慶莫陪東閣之賓瞻頌之誠數寔罔旣

又賀王左丞 代

伏聞明制寵用大儒峻躋左轄之隆增重中臺之勢士大胥慶夫夏交歡恭惟某官吾道大醇斯民先覺泰山北斗

人皆仰之白日青天雖不知者咸登丞弼茂著勳猷管轄文昌坐肅萬機之本運動樞極行調一化之元即正鈞衡並待旬月某久依台陰遠馭使軺應龍翔而雲霧從但慶亨嘉之會大廈成而燕雀賀庶無凌霄之憂書借常情言莫能叙

又賀李右丞 代

伏審光奉明綸入參大政郵音遠播輿頌交興竊以古今所難得者輔弼之才聖賢所甚重者出處之節欲使光昇湯武功大而名顯亦在革夔伊呂言聽而計從自謂侍特足以行道側聆政柄允屬儒宗名實已加於人無纍可立而待恭惟某官學優而識遠才大而氣完以金口木舌而

鳴其道於士林以錦心繡腸而振其聲於詞苑遂由內相選貳中臺惟經天緯地之文起振領提綱之任聊試鈞陶之手益觀柱石之才朝廷得人縉紳增氣某遠違鈞席久玷使星持節南州正遠龍門之峻寓書東閣但圻燕廈之成喜抃無涯歎誠難敘

賀楊憲訪轉官 代黃兵部

伏審光膺顯命峻陟殊階公論攸宜輿情胥慶恭惟某官異才超絕偉量宏深咳唾成珠久已參天於咫尺咸披搖獻替茲持節於東南德厚不居功成必報某家與眷亞奉麗恩某竊庇餘輝預聞盛美其為喜躍實倍等倫

賀俞提刑賜帶 代

伏審顯被異恩榮膺珍錫餘光所逮同列增榮恭惟某官名自聖知才出衆上會鄰望風而歎伏姦宄絶跡以冰消智略著聞推崇惟稱雲章千字屢聞踰衆之褒寶帶萬釘更賦横金之寵某久依蔭潤尚阻趨承慶盛事之流傳撫儒衣而竊抃

賀張市舶再任 代

伏審聽恩甚寵圖舊惟尋共知妥注之隆交慶功名之會恭惟某官才猷夙著聲望並休衆郵登應於使星衣錦遂還於仁里如懷橘袂日聞夾俗之歸心寶貨雲屯坐見海商之富國以茲成效未易重推自憐挽來之非才行即及瓜而受代書寂寞之焉儔倍與頌以增歎

賀張侍郎知福州

伏審出殿大藩歸榮故里寵襄妥注雖拘三五之文民意悅乎率敢二難之政縉紳為之聳動父老莫不讙呼恭惟某官學造淵微氣完剛大忠貫金石而濟之以勇謀合蓍龜而發之以誠推麾斂衽以避車馬之塵中外傾心以俟霖雨之澤他年同氣妄恩之德未忘此日專城來暮之歌皓作實伯仲一時之盛擅江山千里之雄雖臥閤之尚淹亦過家之可樂某叨持使節久駐鄰邦深慚衣錦之非才方幸及瓜之有代羶衣緩帶儼陪咳唾之音挽袂飛觴猶賴提攜之力其如喜躍萬易名言

賀耿提刑賜帶 代知府

伏審拜綸章難得之褒被綬帶非常之賜宸恩甚寵輿拔
交歡恭惟某官深宏博大而濟之以明正直剛方而行之
以恕家傳儒學獨高投筆之風人畏威名共仰埋輪之節
遂使山林無嘯呼之警因國息愁嘆之聲澤被全閩功施
鄰壤九環天社坐令衣繡之增輝萬里封侯行看佩魚之
加賜某叨膺符竹寄庇仍墉適飛騎之遠征恨登門之尚
阻其如喜躍曷易名言

賀張市舶再任　代

伏審載奉明綸仍持舊節甚矣報功之速信哉國任之尊
凡在庇休誰不欣躍恭惟某官忠誠自許志業推優富貴
圖己前知功名乃其餘事三年致國寧粹衣錦之榮萬里
遠夷不絕獻琛之願遂使百貨輕風波之險而悅於招致
萬寶如丘山之阜而易以征求積此顯庸宜膺久任某叨
承郡寄幸竊台輝曾尺牘之未修遽珍函之先及拜塵尚
阻賀履已稽喜與懼并言莫能敘

賀胡帥到洪州

伏審祗奉宸恩光臨帥府屈朝廷之元老而尊豈專牧民
之任當閫外之重寄而有富貴還鄉之榮凡在見聞誰不
慶戴惟南昌之故郡實江右之雄藩帶連荊衡近控甌粵
計安千里政常病於難威兼制九城患多萌於不虞矧今
夷狄自恣軍旅方興未紓北顧之憂姑置南巡之議寬大
之詔屢下遠邇之聽未孚兵數瘠而益驕民既窮而多怨

以姑息為抑強之術者不念蜂蠆之有毒以暴征為足用
之計者莫知根本之易搖將因循而弗圖則緩急以何賴
宜得萬人之脈屹若長城坐令十國之建固如磐石恭惟
某官恢閎博大簡易端方通郤縠之詩書深明其要兼吉
甫之文武何適不宜盍審保城社於孤危奠枝之餘而能
全身名於艱險備嘗之後蘇武之漢節猶在相如之趙璧
終歸再居侯吾之司仍受腹心之託雖神明所護獨昭忠
義之誠然壽考無疆實繫生靈之福頃來南久弭無備而
牧守未必皆賢方此屯邅尤資彈壓必欲盡蠲遺負一洗
煩苛息爭訟於笑談之中絕姦宄於樽俎之上江山佳處
寵昔日之勝遊管籥聲中召一時之和氣副上所倚非公
孰能但以經綸尚歡於嚴賾智業獨垂於審想雖過家之
榮足以自慰而居外之久豈其所宜諒衣錦之莫留恩賜
環之已至甘棠小憩誰無召伯之思綠竹難忘行看武公
之入翊遠球末學坎壈餘生畢哉枳棘之棲甚矣泥塗之
辱供都殿抑共傳五馬之良幕聞揮毫未到三王之次登
門尚阻賀履無從但仲慶問之勤莫究瞻依之切

賀許左丞　少伊

伏審光膺帝制入贊國鈞位升左轄之隆氣槩中臺之峻
朝廷增重海內交歡竊以古今所難有者輔弼之才君臣
所難偶者聖賢之會幽明然矣熊羆蔚兆於儲嘗精爽潛
交舟楫忽形於傅野豈如明世擢自近班道之將行天且

無意恭惟某官學臻聖域德秀儒林文章一世之楷模業
優三朝之標準泰山北斗賢愚莫不共尊寶鼎元龜華夷
之所倚重正應眷注獨賴經綸管轄文昌坐肅萬機之本
運動樞極行調一化之元然而當國家多難之時任春秋
賢者之責宜當據其素蘊庶亟慰於輿情似聞達勝之間
屢作決心之論雖天地通氣莫逃澤物之功而山川出雲
已有為霖之望淵登門有舊仰庇殊深惆悵之詞欲少伸
於知遇歸依之素實無倚於哥美傾通之誠敢陳其究

謝本帥代同中提刑

親闈結戀方辭寵於省曹天度逮私俾按刑於鄉部其恩
由被綠力難勝幸借刑於餘波庶少安於孫遂恭惟某官

名傾四海勇冠三軍赫然百戰百勝之威偉矣萬舉萬全
之策早膺宸眷久直禁嚴暫分閫外之權一定海隅之孽
蜂屯蟻聚初煩諸將之陳師電掃風除遂慶平夷之偉業
飛烽遠暢後患潛消遂寬南顧之憂益茂中興之業某偶
緣叨胄幸竊庇庥究觀施設之有方已覺安膚之可免行
圖參覲貂本教條粗伸感激之私輿驂聯依之切

回南劍通判

伏審顯膺帝制來佐侯邦竊聆視事之初尤愜依仁之願
恭惟某官材猷早超術業精深木陛禁路之華姑副題輿
之選淵負痾退縮進揭木皇遲承飛翰之光臨益愧登門
之尚阻

回廖提點

典銜藉以睦親既叨優選侍經帷而講道併荷殊私榮寵
有加愧濯增劇此蓋某官真誠篤厚雅量恢宏身雖遠而
道益伸年彌高而志逾勵情深憂國每思祓髮以纓冠志
在得人惟務匿瑕而藏垢致茲晚暮屢被超除方圖尺牘
之修遽奉雙魚之道真如銘佩曷罄敷宣

代鄭彦通及第謝陳達野運使

草茅賤士睹日月之餘光擢朐腐儒奉絲綸之明詔此古
人難以必遇在今日乃得盡言致論本第之微但慶千生
之幸竊以三代賢能之書廢兩漢選舉之法殊道不同偕
人為異趣華藻名家之學數鼎死黨之風因循東晉之清

虛熟爛李唐之詞賦功名富貴尚多有之用舍行藏無足
道者賈太傅因讒夫而傷古張廷尉敦高論以徇君十事
要功甚矣姚崇之論三書自薦惜哉韓愈之卑賢者未免
有病衆人夫復何望若夫顏子之樂陋巷孟氏之遊諸侯
其庶也藏器待時其出也殉身以道亦曰待君而後用固
非異俗以為高方嘉會千載難逢適大聖萬世一遇宜展
山林之素蘊以膺廊廟之旁求止雖止於為貪進不妨於
行義此所以盟心鐵硯衷飯林圃雖鼓瑟不利於千王而
焚舟必期於國霸如某者嶔欽歷落真可笑齊倒纛殊已
不堪詩學每懼面墻下筆囷無復叢流落喪家之狗浮沈
水上之萍久侍詔於公車屢隨書於禮部周旋反復者四

千里不啻險阻艱難者二十年有餘可故將於夜中誹非醉尉辱王孫於跨下蓋是少年趨時自知不工立意識亦有待乃者畏貽譏於畫虎矣有意於違營復緣鄉吏之薦名遂預春官之列考孫軍當隊遠雁失羣不圖寒族之微忝在貢籍之末雖遺實無路空餘寸草之心然棒檄承顏不負一經之教靜量忝竊豈有覔緣此蓋伏遇某官道大兼容仁深樂育一麾南國三載故鄉衣錦飛榮傳擁八城之寄登車思治坐令萬物之春胃是品題敦家收錄念昔曳裾而稱客于今飲板以趨庭雖種數之相違諒故情之猶在竹頭木屑既叨暇日之收馬勃牛溲願備異時之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彥通謝陸徽猷舉狀

少年激懦妄意功名詭卑知難敢諭經濟甘作求田問舍之計尚餘愛民利物之心退愧無堪因循多媿三年均地幸逃消胥之深憂百里牧民更覺吹毛之可畏神迷獄訟力困簿書自貽傷錦之譏有負割雞之戲析腰而戀五斗本出為貧操臂而受三鍾方虞貪賞豈期金諾誤賜衮褒初無左右之先容獨信平生之可保此蓋伏遇某官名高當世德冠羣公他日謀言石投水而默契至今幽叢雷見睨以無留淮陽非毀直所居河內惟恩君之借督綠蕃宣之地益隆清淨之風每思使事以臨民更欲得人而宣化致茲庸陋誤辱薦揚豈惟寸進之階蓋是終身之託竹頭木屑異桑物之足收雞瘦豕寒庶有時而可用割肝難效刻骨敢忘

代趙令賀吉州楊龍圖

伏審光膺宸命榮鎮侯藩凡屬庇庥舉皆欣忭惟螺川之劇郡實江右之奧區國家念千里之遙每嚴選擇朝廷屈萬人之傑實賴蕃宣恭惟某官器識恢宏謀猷深遠亟赴功名之會少攄經濟之材不鄙遠民肯臨外服三刀作夢聊抛換宇之勞五袴興謠行見循良之譽某備員屬邑託跡下僚拔擢有期未覺江湖之遠拜塵尚阻敢稽芊贖之修祝頌實深歡室同既

荊南府謝解 庚子乙酉

燕國求賢始從隗始漢壇論將驗以信登選雖自公得豈無媿稱以望隆南楚境接西州右襟唐鄧之墟左據衡湘之會實四方游宦以為重地故一時同進莫匪名家又于彪固之相傳兄弟機雲之並出文摛錦繡義薄雲天陽春白雪之歌故應寡和流水高山之意況有知音自非卓爾之才曷稱茲然之舉如淵者性甚愉窶材惟樗散嘗聞長者之咳唾竊窺大道之淵源同物我之殊觀會天人於一理因亡木聞好學妄意庶幾軻死不傳其傳儻或在是年今及壯志尚未成守業益堅願舍筏之焉敢千時甚拙嗟哉茲以何求應非誤玷貸書偏隨方貢旋見遺於閣省因自託於壁池佩黃卷以自娛故有螢覽之厭望白雲而與

嘆永懷萩水之歡遂息應於功名仍退安於寂寞不問難
蟲之侍夫但知鵰鶚之遺逸然而南畝投閑雖一歷而已
足北堂致養垂三釜以奚堪遂雖匊水之誇再楢梁園之
曲周旋往反者馳驅動四千里險阻轄雜者前後蓋十餘
年道心蕩於名利之徽日力費於科舉之末素非萬舉萬
全之智殆貽三戰三北之羞寂所難安事非獲已何番在
學久未穿親李漢求師因而投室雖在荊湖之遠實同洙
泗之遊方採聖賢之用心豈知歲月之将老爲魚作士分
長謝於西廱芹藻育材偶暫留於書泮方外臺較藝之日
乃諸儒決勝之秋勉臨矢石之間已甘氣竭移借火塲之
力曲致厥然何期揚杖在前積薪居上禰衡一鶚既叨小

已之榮劉氏二龍復與同門之慶可謂幸矣何以當之此
蓋伏遇某官吾道大醇此民先覺思皇王國之多士榮侍
天下之英材規矩準繩足以範世後學抑揚去取自能風
變斯文致茲安庸首與掄抹剔龍納錫幸充前列之珍齊
鳥畜飛頓鼓冲天之翼適此以往未知所裁

福建鎖試謝解

溝中斷木文已謝於青黃爨下焦桐音偶諧於律呂特非
所望愧甚於榮竊以庠序育才科舉取士三年論秀球容
道待真中歷世要規英陳並由藝出頃緣補敝浸廢前功
稍仍祖宗舊貫之良庶招巖穴異能之彦彈冠競起共矜
白雪之歌結軌偕來英匯青錢之選況七閩儒者之盛萃

八郡賁將之多父子彪囧之相傳兄弟機雲之並出家家
抱璞一一吹竽自非必勝之才曷稱至公之舉如某者伶
俜吟模蹭蹬畸人備歷險艱飽嘗憂患他時狂妄真有意
於屠龍晚節遷回僅貽譏於畫虎終晉一鳴之頴莫副十
上之勞然被特恩允承初志進不能隱居而求志進無以
立身而揚名工商既已恥為飢凍從而見迫鬱鬱實中之
恨悠悠鋒下之愚因忘操慧之徒工吏欲焚舟而再戰雖
無古意類流水之難知尚賴先容庶朽株之可託獸既困
而猶鬭厥已死而復然豈窮蚤之敢期實品題之有自此
蓋伏遇某官取人以恕與善無厭樂育天下之英才思皇
王國之多士激揚所逮幸審借於餘波陶冶而成更無攸

於素物致茲庸安遇被選掄敢不仰體深仁益圖來效竹
頭木屑既蒙暇日之餘馬勃牛溲當備異時之用適此以
往未知所裁

代庭山謝許侍郎

少而為學但稽精粕之傳長也效官甘視牛羊之壯徒爾
畫墁而求食未嘗操瑟以立門因無取於匠氏斤斧之餘
遂自棄於化工鑪冶之外自頃聖神振起學校鼎新投之
枝間里散之中處以傳道授業之任三年南楚始幸脫於
蠢遲百里東吳復自躋於朱墨人民社稷之寄惟重財賦
獄訟之責當繁方虞製錦之難未省割雞之易折腰以為
五斗將終身焉仰首而效一鳴非其志也正慮鶄喉而腦

詎謂能搖尾而已佇冀期待達之知誤被孤寒之迹褒遒華衮諾重千金自昔嘗聞於今親見此蓋伏遇某官思皇多士樂育英材謂以道而事君宜薦賢而報國忠此吹嘘之見借非由左右之先容焉其不能枉尋使之待以進寸碩非木石銘在肺肝敢不益勵初心愈堅晚節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尚期素願之獲伸論國士之風而報已知猶幸窮途之可勉

謝太守舉狀

伏蒙甄牒舉某堪充縣令親民任使者遲暮無堪徒自靡於寸祿依回未去猶結戀於餘輝實屢諠庠之難進敢冀薦論之誤及寵隸適分循省若驚稱以自昔上臣事君以

人當時賢士樂道忘勢其或降志辱身以自媚必也屈心屈體以勤求蓋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並喪風猷浸壞居下者以難進爲拙謀狹貴者以寄招爲餘事心論殆廢私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速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然來以難前儀之先容孰非素物如某者驚駘下駟樗櫟散材本無富貴功名之資敢厭塵埃蓬蓽之冗人言駑蹇難堪枳棘之棲自顧鶩鳩但覺蓬蒿之適一昨去家千里佐政一同思有績達於熏甸捧檄遠趨於鄰境銅章搆事再遷帷參之屯雲逢暮服勞而見江梅之飛雪幸逃瘝曠皆出庇庥豈我心初之細民之譽獎令公善使貽同列之譏因引分以退歸庶遜賢而免咎深於冶金之躍

忍爲嫩鮒之呼豈謂拔擢曲記與成此蓋伏遇某官至公無己內恕及人恢大度以并包推至仁而普施致茲衰朽亦累陶鎔撤虛迂疎豈精明之足取學問荒廢何該博之可稱遂形踰衆之褒仍借重金之諾顧非木石銘在肺肝敢不洗滌初心激昂晚節青雲在望曾揮附驥之鞭黃閣言旋行見登龍之便

迎賀吉州楊龍圖

伏審茂膺宸渥榮領郡符由使星已試之才而屈守偏方綴廷閣至近之班而俯臨遠服督假木攜之重一分黃屋之憂剖江右之名邦惟廬陵爲樂土豈懷仍歲而倉廩先實姦宄絕跡而閭里恬安不煩撫字之勞已底和平之治

共傳皇事教不歎祈恭惟某官杞梓異材珪璋德器文釆一時之珠特標謨異代之忠嘉雖史委任之煩未暢經綸之志愛民有素行聞五袴之歌居外豈宜聊應三刀之夢某莫表腐學枳棘早棲薄書期會之間此生已老槎楚塵埃之末萬事忘情宸風懷夏屋之安披霧幸青天之覩炙戚已極未親一扇之風奔走無階敢後雙魚之問領慕之至鼓進難周

回南劍太守

親劄結戀方辭寵於省曹天度遂私俾按刑於鄉部異恩曲被餘力難勝頓撫字之待明庶衰遲之可濟恭惟某官忠惟愛國志在康時吞言凋瘵之民日軫衰矜之念餘波

冐造尺朽知榮洗垢索瘢已戒煩苛之令貴刀貫植尤資
崖岸之風豈謂勞謙遽貽榮問辱奬挺之甚愚覺孤陋之
難當尚阻贍承徒深愧感

回郡縣諸官

被命中宸按刑鄉部恩隆望外愧溢顏間念非剸劇之才
謬廢觀風之任幸依輝蔭庶避譴訶未遑半牘之修遽奉
緘縢之賜謙勤過甚感激難名尚阻參承第深緒玫

徐察院回外官賀狀

祇奉宸恩叨居臺僚得非其稱愧甚於榮此蓋某官宏度
包荒至誠與善以平昔吹噓之賜振暮年疑滯之餘刮垢
磨光方幸聖時之不棄揚清激濁實虞公議之難諧方持

益講前聞徧詢先達正恨披雲之阻遽承墜翼之先感佩
茲深筆舌難究

又回曾提刑

蓬山藏拙久慚英俊之游烏府效官優玷忠良之選超踰
過分憂懼增深此蓋某官學造精微氣鍾純粹端邪以正
至言追孟氏之風用罰惟中餘事乃蘇公之意達之氣類
推賜吹噓致此賤庸亦蒙收錄未暇敘情而仲感先蒙貺
誨以示勤祇服眷私但深愧戢

除正言回楊通判

糾違曠責已斷六察之聯掌諫非才更預七人之列超踰
過分感懼增深此蓋某官蔵動替紳名傾朝野風雨不渝

於常度雷霜徧見於後凋江國棄捐嘗曳龍門之履蓬山
承乏亦參驥尾之塵仰盛德之無疵矣聞言之能說暫從
監郡久未造朝雖中外之迹稍殊而眷奬之情益厚致茲
朽質亦冒殊恩未遑半牘之修遽奉緘縢之賜其如感佩
罔罄敷陳

答蘭谿宰

糾違曠責已斷六察之聯掌諫非才更預七人之列超踰
過分感懼增深此蓋某官學造精微氣鍾純粹追風無逸
嗟絆驥以何施將刃若新嘆割雞之焉用久矣知交之厚
偶茲出處之殊推先每恨于言輕居上捐慚於後至遽戢
蔵垢奚荷無容激濁揚清實資延譽致茲朽質亦累誤恩

未伸感德之私遽辱飛牋之及其如銘佩罔罄敷宣

回黃知縣

伏審光膺宸命榮綰縣章百里蒙仁共慶若人之君子一
塵託跡愧非賢者之大夫末仲桑梓之恭先拜瓊琚之贈
謙虛下逮愧懼滋深恭惟某官豈弟撫民公清率下誕布
優優之政不求赫赫之名堂上鳴琴方績愛人之學桑間
馴雉已彰逸物之仁牛刀姑試於小鮮驥足宵騁於峻坂
顧惟遲暮窮庇庥先庭方戀於朝班便室阻陪於貫序
正恨龍門之遠遽勤衰字之褒但切感銘若為報稱

除宗正少卿謝胡運使

典屬籍以睦親遽叨優選躐經帷而談道併荷殊私退省

非才實愧公議此蓋某官異才間出雅望素隆論思宜在於朝端潛䡖尚淹於外計不忘事道固將以道而事君雖務足民蓋欲因民而足國擴此愛人之德每深引類之仁是致疎庸亦蒙甄拔未暇敘情而伸感先蒙貺誨以示勸祗服眷私但深銘刻

賀年

堯曆頒新序協復端之始夏時因舊祥開嗣歲之興三陽既交萬物自遂恭惟某官瑞推廊廟名聳縉紳適丁道泰之辰宜享類升之福淵正拘官守尚阻參承徒深慶頌之私莫究瞻依之切

賀嚴州通判冬至 代機文

乾文仰察日當大吕之躔律管下旋候應黃鍾之數驗新陽之來復知有德之偕升恭惟某官望重搢紳名傾朝野尚屈一時之經畫聲稱千里之承宣屬茲道長之辰宜擁大來之吉某限拘職守阻遂參承徒深祝頌之私莫究瞻依之切

謝州縣官賀冬

一陽來復萬寶向榮斯正人道長之初實同德衆征之漸尚稽慶問先辱珍函愧感交深欵誠難敘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表

代漕使謝轉副使

金字遞傳榮奉十行之札綸言甚寵升一路之權遷自日邊騑臨海角拜恩益厚揣分逾涯中謝臣贊本凡庸仕違休顯徒以非常之眷屢叨不次之遷一忝使星再更歲籥惟此甌閩之地近連吳越之疆方擬竊之寄與亦轉輸之所病誠心憂國但知足食以裕民竭力奉公詎敢養交而避謗實懼異同之論各懷忌嫉之私指瑕公肆於吹毛伺隙密操於射影並圖聖鑒灼見愚衷曲示保全更隆委任荷殊私之誤及愧綿力之難勝此蓋 皇帝陛下天

大普容日明洞照識是非於衆多之口辨邪正於疑似之間獨昭孤立之忠特昇久虛之職超逾過望報稱尤難績效蔑聞已負勸能之賞死生無變誓堅事上之心

代黃兵部謝賜曆日

合六氣以育羣生以極財成之效定四時而熙庶績更存欽授之文祗荷寵頒具宣德意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順帝之則與物為春正歲日不失日之官謹先時不及時之罰陰陽寒暑既得其常草木昆蟲咸遂其性尚稽故事均錫新書而臣叨備觀風預聞頒朔敢不夙興夜寐期勿奪於農時攘使民和年豐亦何愛於國用

代漕使貢金茗

精鏐顯瑞出千古之秘藏良匠效能極一時之至巧寶非地愛功若天成挑傾歸報之誠庶備燕閒之奉中謝臣聞明主輕難得之貨而應其德者必來治世有罕至之祥而適於用者常寡惟是五材之美莫先百鍊之剛山澤欲以效其珍鬼神為之發其異因假鑪錘之妙俾觀日月之光恭惟皇帝陛下示敦朴以厚民寶儉德而裕國勢足以無庶邦之享而廉於自奉仁足以得四海之助而樂於無求故難物之無情亦以誠而能動遂致精堅之質逢生辟陋之區究觀盛事之難遭益爲聖時而特出考周官之制玩好猶共厚名保之心苞用斯嚴顧隨方貢仰愿宸嚴庶忍役志之勤益盡致恭之義

代常平賀表

天開地闢昔昧夷夏之疆陸讋持威馳令正唐虞之境土胡虜棄戈而遠遁燕雲奉籍以來歸詔音一傳喜天同慶中賀竊以幽都是冀之分舊屬中原燕丹封建之畿遐居大漠頃緣五季因陷數州緣祖宗意在於靖民故朝廷許之以繼好錫予良厚豢養滋驕乃自絕於天常致上煩於睿算師徒壓境旣揚問罪之詞種落攜心共守必爭之地遂開故壤俯慰遺黎逐巢穴之擒流而徐以金湯收介鱗之陽戎而被以冠帶盡釋累朝之憤丕成不世之勳金石可磨乾坤無盡恭惟皇帝陛下以應故事匯懋而威命符出師遠剗來蘇之望收兵卷甲坐勝不殺之仁混區宇於一家息烽烟於萬里而臣叨持使節遠在海陲服勞莫預於前驅上壽阻陪於下列舞干數德喜消北顧之憂鐵牒告功願獻東封之頌

代秋提刑賀天寧節

天開景命當良月之就盈運啓興王兆流虹之嘉應人神協慶夷夏均歡蓋繁恭樂之餘敢忘歸報之義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羣生出百年塗炭之民盡還冠帶極千里金湯之地一變耕桑積茲博愛之仁宜獲無疆之福而臣遠持使指久缺宸恩攬轡自詩莫預駕鶩之列承觴斯阻空餘螻蟻之情但同天下以歸心請祝聖人之多壽

代廖用中謝除本路提刑

分職部曹初以養親而丐免按刑鄉部遂家改命以遂私華嘗熟習於民風庶殫盡心於邦憲戴恩甚渥撫己增榮中謝臣賦命奇窮謀身迂拙雖朝廷收錄之意每厚然丘壑遁藏之日爲多晏息餘生自阻風雲之會艱難多故本伸犬馬之勞常思量力以效忠不敢愛身而擇事過者擢胥召推亟致彝趨偶嬰疾於中途復言旋於故里旋值寇攘之作近與阡陌之間方慈民乘勞擁衆以橫行適所在乏兵經時而勿問善良無所控告井邑至於丘墟目傷沸鼎之聚氣身處積薪之及火遂忘出位姑事招攜盡念無知之賊本皆樂業之俗或緣飢凍早失撫存但欲自全寧

不知悔因廣好生之德盡寬必死之誅尸視不可以詒虐實懟趙鉏鄉郡有望於救鬪寧免纓冠豈謂救其强掊之警委以澄清之任庶幾將毋不必遠家示曲記於孤忠冀武效於來效叨塵若此綿薄何堪此蓋皇帝陛下奉大善容舜明徧照開遷俗自新之路無疾於頑嚚儒生致善之心不求其備謂撫民在去其邪虐而折獄莫尚乎哀矜取其息一鄉之爭武可當八郡之寄刀劍斷消於牛犢共歸解網之仁衣裳不易於介鱗終賴舞干之化此聖德之所以召豈愚臣足以奉承但竭疲駑少逃瘝曠

代廖用中謝除吏部侍郎兼侍讀

銓吏劇曹監家超擢技經筵邇并荷殊私辭不獲從愧無所措中謝臣聞聖人立言以垂教孟軻謂萬世之傳明主稽古以乂民必欲無百王之治使孔孟之訓垂久而無替則文武之道何時而不行然而書雖存而跡已陳治有窮而意無盡非得通方之學曷明至當之歸顧臣何人辱茲遴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智好問禹能不矜當國家多故之時修祖宗假日之事詳延儒雅博考異同横槊賦詩不數建安之小技投戈講藝獨追光武之遺風豈唯資所待以正心固將推有餘以濟物夫何孤陋猥預講明待於手而應於心姑進輪人之識明於上而親於下是為王者之師願尊方冊之聖賢益重寸陰於閒燕庶憑辯說仰助崇深

代廖用中謝除給事表

憂患摧傷偶存餘息遽趣召當復玷近班丹墀方幸於朝趨瑣闥已還於夕拜恩榮皆被感涕横流中謝臣聞忠邪無分則賞罰不足以懲勸因革失當則法度因之而廢弛此自古立政任人之所由失與今日舉偏救弊之所宜先必將大協於輿情要在不違於公議僅夫是非之實斷或朋比之私朝廷之謀偶有未周臺諫之言或未暇及不有論駁孰防敝歟然而務闊略者或昧於先幾謹苛細者或傷於大體必得殊通之學乃明獻替之宜如臣至愚涉遺甚僶斷斷無技碌碌因人蹇略輕任身走干戈之役亂歟遑遑恩先將士之勞徒以經帷舊儒暮年又發重頑眷獎特此超除此蓋皇帝陛下堯大無明舜明徧照盡屏異同之跡獨收戚猗之權悍德元元已見遠人之率服綏疏出令終期萬國之咸休政於出納之司特隆糾察之任自惟白首復造貴扉實懟衰病之餘尚綴清華之選回天有路所憂綿力之難勝填海何期獨恃此心之不變

代廖用中尚書遺表

伏老山閒已負捐軀之誓歸全牖下敢忘報德之心念乎生遭遇之由荷累聖眷憐之厚正冠侍晝雪涕明志中謝臣振跡寒微遭辰休顯趨自泮雍之選浸膺臺省之除遂綴從班稍歷要路記言柱史嘗徽直筆之稱擇吏銓曹又蔑待人之效以至瑣闥論事邇螭談經併出誤恩眷非素

望回來補郡繼欲引年方馳謝事之章遽被還朝之詔迂
愚無取乃承乏於中司爍惡已深復升華於八座顧天地
之賜極矣而螻蟻之報蔑然自取微譴狀辭無見尚聯內
閣仍奉真祠終還已擬之官更允就閑之請微生何幸晚
節知榮豈謂憂遷喜參病與衰會始經旬月已在膏肓焉
勃牛溲姑聽醫師之用舍鼠肝蟲臂一隨造物之推移顧
自性之本空豈殘骸之可戀尚留餘息謹畢愚衷恭惟皇
帝陛下孝悌通於神明忠信行乎蠻貊以上聖無以加之
德成萬世不可及之功因將恢帝王敦樸之風紹祖宗勤
儉之實杜知謀而不用卷兵甲以深藏益懋泰圖大同典
夏然人情難緩不生於艱棘之初而貽患因循常起於宴
安之後山雷穿石蟻穴潰堤實平世之所難防唯明主乃
能察此所以三苗格舜伯益實戒於無虞西旅貢周召保
猶期於慎德思茲不移非臣所知顧於既安且治之初納
此至愚甚陋之說此生已矣還無補於明時厚德難忘徒
有期於再世

代龐山先生楊侍郎遺表

主必有終未究捐軀之報死無可戀尚餘憂國之忠輒布
盡言仰瀆高聽伏念臣書蹤寒苦涉世艱難身已老而志
始伸時可爲而力不逮上皇採其虛譽驟冀搏延淵聖謂
爲樸忠超除諫省乃緣多病亟請就閑方大駕之駐巡思
舊人而共政召從祠館擢貳本卿恩榮併及於衰殘筋力

益難於強勉遽求辭職庶免曠官繼陳謝事之章始遂歸
田之懇一離行闕八易周星無烏相親雖獲首丘之願犲
狼扶鶩穿忘向日之誠致身已負於初心泥古更辱於舊
學竊謂諸辭之尚熾豈由正道之不明欲祛百世之疑當
辨諸儒之失簡編垂託老疾益侵屬纂業之將沉豈頹波
之可復前功已廢空貽後嘗之譏厚德難酬徒有獻芹之
意姑留殘喘少畢愚衷伏願皇帝陛下推堯舜孝弟之誠
心遵祖宗勤儉之至德事惟師古法必用中諦觀世變之
推移已驗人情之向背公忠是任莫朋黨之是疑欺誕必
誅豈境邪之敢肆至於境土之未復與夫夷狄之尚驕非
無百戰之威當計萬全之利豈功求成者常病於欲速而
慮既善者尤戒於失時此自昔成敗之機乃今日進退之
決仰惟聖鑒俯察微誠尚憐忍死之無他肯信遺言之有
補幽室頌遠此生永隔於望雲餘習未忘後效猶期於結
草

謝宮祠表

歷試無堪已招尤於公議侍閑爲幸猶竊食於真祠適大
恩寬盪深濟陽中謝臣山林棄物蓬蓽寒儒早從師友之
磨礪粗識聖賢之典實以藏自信無復他求雖昧歡安君
晉謹致身之義然螢燭夏木無適用之才偶緣盛世之
旁搜獲預一時之嚴召驟加湔洗後被馳驅埃不次之
遷既家龍任經帷泳常之選亦何優除忠嘉無聞恐咎徒

積迹其功胃寡兇擊排正頽矜濟秖從罷兇方切飢寒之
慮復霑纍澤之優深惟速進之易顧尚韋小徼之致福此
益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恭儉慈仁收威福於指顧之
間英豪畢集明是非於升黜之際靈與僭消盤海內以歸
心宜屬酉之喪膽大勲方集亘古所難而臣抱疾經年固
報無所逮想功名之會每懷尸素之羞此生已迫於桑榆
敢忘初志朽質未先於犬馬空有餘忠但憑香火之勤莫
贊乾坤之德

再謝宮祠表

應詩而釋久逃寬典之公以老得閑更胃真祠之寵眷撫
木皆感戴難名中謝臣坎壈孤蹤摧頽暮境忠不足以自

達而當諫垣越分之選學不足以有明而任經帷非常之
選因招怨越遂致顛擠去國頻年始應飢寒之是迫賫身
無累重家紅屬之均霑無地效勞拜恩知幸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際天覆載並日照臨奄九有以宅師通邇遐靡間春
三無而馭下邪正自分尚記愚蹤曲加矜恤此生已老猶
餘報德之心後效無期敢怠捐軀之誓

代宰相辭免兼修國史表

載筆之重擇才為難儻非得人何以行遠蓋自元祐而降
宣和以前當國家內外無事之時承禮樂制作大備之後
典章損益或緣好惡之私簡冊流傳積有異同之論於今
為患厥後何觀方將補綴遺亡是正訛謬發前代光明之
緒極一時筆削之功如臣瑣材敢承新責况此艱難之際
獨當委任之寄討論雖藉於諸儒去取實關於偏見受既
深而智困才將盡而力窮豈敢辭勞固難勉力伏望聖慈
察臣誠懇改命能臣儻丞見於新書亦何援於舊例

代宰相謝除兼修國史表

變調元化本非經濟之才潤色王猷更胃纂修之寵屬中
興舊例簡在眷慈辭不獲從愧無以喻中謝臣聞自昔二帝
三王之事皆見於書當時列國諸侯之微亦各有史故春
秋褒貶乃與謨之餘意而太史紀傳有筆削之遺風雖是
非未必盡同然善惡終不可掩前修已遠成法具存苟非
其人孰堪茲事如臣甚陋遺世多虞方憂機務之繁復有

文辭之責網羅遺逸豈無意於鋪張領袖諸儒徒有慚於
去取亦其志也非曰能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有堯聰明
聖舜孝友念累朝之大典得就新編付直筆於近司並重
其選臣惟天地造化固難形容乃若日月往來亦可推步
彼不自揆各徇其情未忘牛李之私遽為歆向之論此而
不察後必難明顧鑒已然精加核實事特詞稱敢同左氏
之誣言與憲微庶幾馬遷之謗尚期乾事復為成書

劄子

十二月上殿劄子

臣聞古人有言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夫言
而不能行自古所病譬之欲之燕者北首而趨不舍朝夕

雖有遲速終必至焉若坐而說燕亦何能至此傅說所以
言行之惟艱而孔子所以貴夫躬行也雖然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而樂之所以行也而必先
於知之則知其可已乎豈不知而必行譬之適燕而南轅
縱復疾馳心幽并而足吳越必不至矣臣觀墨子之道取
茆茨土階之儉說手胼足胝之勤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則其所行宜若於儒者無異矣然孟子闢之以爲無愛無
父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不可以訓是
豈儒者之所爲乎故是堯舜而非桀紂儒墨之所同乃若
堯舜之所以爲堯舜墨固有所未知也未知堯舜而託於
堯舜以行其私意此孟子所以正名其爲邪說而闢之與

由是言之行之雖難而知之亦未易也自王氏之學達於
天下其徒尊之與孔子等動之以卑論之行而矜之以華
麗之文如以錦繡蒙覆陷阱說而從之鮮不墮者行之六
十餘年其禍已見今可以改矣而人之所知初無以異於
昔也方此之時欲使天下學者背邪以歸正棄舊以圖新
非反其所知以知聖人其能一變而至於道乎孟子曰學
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又
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至
不越孝弟此固王氏以爲淺近而不足知者而不知周天
人道物我合內外之道有在於是是之不知其何以行之
哉今陛下躬堯舜之孝弟行之既久至誠感神而夷狄自

格其效已著豈非有以深知之耶然陛下既知而行之亦
當使天下皆知之知而行之者衆則吾道不期而已至矣
前年之詔諭天下學者當以孔孟爲師是固然矣然王氏
之說未即禁止朝野紛然莫知所適謂宜明示好惡一切
罷黜使學者勝口不敢復道庶幾各舍其故而天下之眞
知出矣臣不勝區區之心惟陛下裁察

臣伏見比年以來以宗室爲添差場務官而使之釐務其
爲不可明矣而所在舊額監官外或加一二人已不勝其
弊而其多有至於三四人者此非祖宗不刊之制也豈可
不革且如州縣場務歲課自有祖額虧則有罰增則有賞
任其事者惟不顧增然所增之課已極而所取之數亦有

定例初不以官少而加損亦不以官多而加益也而居是
職者供須之物使令之人不從官給一切出於務中固融
異時官止一員猶或貪鄙已足屬民況額外復有添員乎
又況所添至於三四乎十羊九牧祇益爲累而內則轉相
倣效公肆侵欺外則挾官搜民僅同攘奪州縣莫敢禁止
商旅爲之阻絕校其所得今不異昔此臣所謂不可不革
者也事極於此非痛與裁處必不能盡去前弊臣願自今
場務官不復添差宗室使之釐務雖有例陳乞亦不當許
所有見任及已差下者欲並改爲不釐務官後來參部者
或不願待闕皆以宮廟處之仍於州縣寄居所在限以員
數如見行法不奪其祿使之足以自養不任其事使之得

以寡適則耗羨之患盡矣如臣言可採伏望睿旨早賜改
正施行

臣聞商旅不行則有無不能以相資有無不能以相資則物之有餘者常病於無用而物之不足者常患乎難得民始有受其弊者矣故舜之懋遷有無周之平通貨賄不厄商旅乃所以利民而救其弊也自戰夫周利始有征商之法蓋惡夫苟得無厭特使人人棄本而逐末欲以是抑之耳及至後世其及舟車此何道也而自漢以來未之有改豈非國用恃之而後裕耶由是言之古之征商抑其貪所以利民今之征商取其贏所以利國夫利國而不及民已非先王之意況其所征有甚於異日乎臣觀國家見行條

法凡課利場務視元額多寡趂辦不及者罰之若增之過倍即有減年之賞應賞而有餘者十分之一以給官吏凡所以羈絡而督責之亦可謂盡其術矣而任其事者往往猶以為未足則商旅安得而不困乎故比年以來物價騰踊日甚一日貧民下户尤為不易皆由征商太重之所致也臣不敢悉以所聞為言姑及近地之可見者只如是衢州至臨安水陸之所經由應税者凡七處使其每處止於三十而税一不為多矣比及臨安於其所販已加二分之費而負戴糧食之用又不在是是非得三分之息不可為也借使善幹其能於十日之間數百里之內致三分之息乎必不能矣如是則所販之處俶不可以賤售所販之處既貴則所出之處益不可以賤得此商旅所以不通百貨之直所以久而不能平也雖然此特常用之物而其害已如此至於用之所急一有不通其害尤甚如今歲旱乾蘇湖雖不至大歉而衢信所收十無五六若蘇湖之米不移則衢信上下來年必至乏食此又人所甚急者如不早為之處待其流離疾行賑恤亦恐無及故米麥之税臣願權與除免使商旅轉販得以私相接濟久之價平則人人可與備豫不至重貽宵旰之憂矣此聖主所以留意不可緩者自餘可税之物縱未能盡如祖宗之舊亦當明諭有司視其所販之直惟務蠲減不求甚增宜足以救目前物貴之弊也萬一臣之愚慮偶合聖心欲乞先下兩浙徧及諸

路史傷去處並令依此施行臣不勝過計之至惟陛下財擇

論救税劄子

臣聞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苟出乎上者已審而行乎下者無猶違廢慢之失則上之德意志慮無不孚於民而民咸被其澤矣往者宣和之間權臣用事播告之外自有風旨為吏者從其風旨而不從其言罪弗及也以故一時號令不信於天下雖寛恤之詔季一舉行掛之牆壁徒為文具而已上意且勤民情愈怨愁嘆之聲囂囂蠻壤無所赴告遂為今日難解之禍且吏不能行令之過也陛下即位以來深鑒其

弊苟有方命必罰無赦內外小大之臣宜共精白一心以承休德無敢不恭而貪殘之吏尚仍舊習有累聖政臣竊憤之今年春建寇既平陛下加惠一方甯過無大所以洗滌瑕與蠲除逋負安集弃氓無不曲盡德至渥也今下本路已閱州縣之間百端沮抑其有未承諭者以為意陛下既已明示威福而申告之矣今又聞赦文以上四州軍殘破為甚全放今年二稅下四州軍不免驗撥止取其半而吏引者令諸稱赦放者不待過三分盡追其餘以備急闕是以一定之典而輕議非常之恩以厚斂之計而力沮已行之命遂使陛下憂民之詔幾成虛發此而不懲無以示信且舊書所載或以赦例或緣泛恩所指無定處所釋無

限量今以兵火之後傷殘凋瘵之餘由示寬典固不同矣又況喪亂以來民不堪命常賦所入十才得四五止取其半猶慮患不及民況十取其七乎自甌寧之亂陛下為之宵衣旰食者二年於此至遣執政大臣國之良將親往平之然後復安既安之後所賴以撫綏吾民者唯監司守令而已而行法如此陛下何望焉若其事出于監司容諭而守令奉之與夫守令率意擅行而監司勿問皆不能無罪也臣愚願先降明詔諭以前日之誠意立行改正然後核監司守令稽違廢慢之實嚴賜黜責自今以往儻幾會殘之吏不敢拜文以為奸倚法以從律臣不勝區區之心唯陛下財察

奏狀

論莫將除徽猷閣待制奏狀

右臣伏覩十一月十一日奉聖旨莫將本使宣力特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使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臣聞祖宗朝慎重名器未嘗輕以假人至於次對之官尤所吝惜惟德是命不以賞功異時有以為侍從帶權字者雖後猶半或遷外任猶不以是予之則下於侍從之列從可知矣自崇觀以來蔡京用事專於私恩敢違舊制凡被此選者非京之親則其黨與也至今人無賢愚皆知其非方陛下中興之初舉偏救弊大振頹綱如此等事直宜不改臣謹按莫將昨自司農卿出將使命曾未累月遽有此除

近例所無實駭觀聽臣初與將不相識但聞外議籍籍皆以將為衆時射利之徒未必有守陛下均見其才足以倚辦斷而用之正須假以歲月俟其績效稍著粗厭人望然後以次命之似或未晚況聖主用人顧將所及人自知德宜將其遠方宣盡力若使事有前比固非今獻如其不然肩可以一將之故遂廢萬世可行之法哉臣職在言路創見此舉事干政體不敢緘默伏望聖慈特寢已行之命以允公議或不得已於遞下職名中處之不獨使朝廷恩賞有名亦使將輩知其官雖得安於分守以待任使不至過有僥幸臣不勝區區之忠惟陛下救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右臣今月十五日具奏言莫將以本使宣力除徽猷閣待制不當乞於近下職名處將來家施行臣之所論未敢遽已臣聞人主用人其情出於喜怒之初而其事見於予奪之後喜而未予人猶以為榮怒而未奪人猶以為懼蓋榮之者榮其方來未已之恩懼之者懼其後日必至之患今陛下棄法而用將拔擢之意人皆知之雖復改命而用將之意猶在也將其有不知耶故竊恐以示情吝予以恩法猶就近下職名處之無損於將又合公論可謂兩得之矣臣章未降外議沸騰臣縱欲緘嘿不言以固初寵亦何以上副陛下廣開言路之意哉臣惟任者尹焞亦自御點命以次對之職蓋由焞先除從班續以疾辭至於十數朝廷

惜其老不可留以此寵之所以命有德也於將何有焉將固非焞之比借使其才可用亦須俟其有功然後加以此名庶厭人望自古才有餘而德不足者軌則為用絶則禍去光為之極何以使人陛下必以奉迎梓宮使之應辦欲重其事與之以其所宜得者不復直奪已為過於厚矣將復何求臣所惜者非分之恩所畏者衆多之口事干政體豈可雷同伏望聖慈念臣職事之所當言察臣忠摸之所宜守必賜俞允以示聽從臣不勝俯伏待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宰執不和奏狀

右臣近聞宰相秦檜與參知政事李光因御前奏對至有異同不知所争何事而外議紛紛以為大臣不和有累國體臣身在綱門之外得之傳聞恐非其實以此累日未敢論列今又聞檜以疾在告光亦乞去則是大臣果有不和之跡矣臣職在諫省豈可不言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夫功成作樂寫人心之和而已樂作而物應其理固然故所以感之則出於人心而非樂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中者和之隱於心而和者中之見於外者也此内外之符也通天下一氣耳動於此應於彼間不容髪矣致之有道則天下安得而不

位萬物安得而不育哉其所以為舜之時乎且中無常位以偏而後見中足以召和而偏亦足以生乖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各以類應而國之安危繫之蓋自古及今未有朝廷不和而能有為於天下者也今陛下躬行孝弟而遠人請盟不以兵車而疆土自復臣雖愚憧亦知其所自矣而朝廷之上一二大臣陛下所與同心協謀以終中興之功者方且各持偏見不能共和以濟國事臣未見其可也且光與檜爭其事之小大緩急臣固不得而知之也然事小而緩亦當退而合議進而聽旨都俞之間一言可翕何至廟堂之上聲色俱厲取笑四方乎昔光為小官已能力抗朱冲及陽朔之戕一時稱之遂守靈域聲望尤著然其性

素剛不能下人屢進屢退皆緣難合而檜亦喜其爲人引
與共事尤又謂檜臨難嘗有不奪之節欣然肯來惟上所
用亦既踰年矣今者不顧往日之契而驟起異同之論事
之輕重有不及應而分之上下有不暇恤則其意必有在
矣況非一朝夕之積也必欲其毋合宜非他人所得與者
在陛下訓諭之如何耳若復丁寧告戒以今日之所當務
者使之忘私以徇公宜若可合而猶或不能無芥蒂於胸
中則其不能相與久處也可見矣縱復可以久處其不能
降氣以相從協力以濟務又可見矣夫事有是非理有曲
直非獨二人者自知之陛下固已深知之矣大臣去就固
自有義進退之際惟明主裁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鄭億年除資政奏狀

右臣伏覩正月二十八日指揮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依
舊提舉醴泉觀行在居住仍奉朝請臣聞賞罰者國之紀
綱也聖人用之有萬世之公有一時之權萬世之公可常
而不可變一時之權可暫而不可久故能賞當其功罰當
其罪而國之紀綱立矣今者忘萬世之功而任一時之權
用賊豫之所以悅億年者以寵億年將使爲善者不勸而
爲惡者不懼無益於紀綱而有害中興之政臣固不得不
論也臣謹案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嘗爲從官無他技能
而有從賊之醜夫陷於賊固非人之所欲然從之而得美
官必有取非其道者因救而復之是以賊豫之所悅而與

之者爲正也其可乎且去歲大宰所請權也凡有官者不
奪亦所以安反側耳而又有褒而遠之者以其不爲僭叛
其義不可掩也又有遠而用之者以其明習將略其才不
可廢也億年名在侍從之列其可自同於反側者乎其義
果可褒而其才果可用乎此不待臣言也然則用權以廢
公非所以待億年亦明矣而其所以可恕者寧稍之世身
爲從官不幸而陷於賊爲不足誅耳然居中之秉政無狀
天下所共知者億年實緣以取兩制使無也通以至今日
猶在討論追削之域而況於已嘗從賊不奪舊官而加之
以職名乎夫以從官所宜得之職名在億年尚不宜予則
執政所宜得之職名億年其可與乎且資政隆名賊豫之

所寵而與之者也固不可以言復矣陛下必以復爲言者
則已着其從賊之罪矣使億年粗有知識必不敢受強而
授之則彼以義而獲褒如凌唐佐李亘之黨必曰億年以
任賊亦褒矣吾獨何榮彼以才而見用如李顯忠趙彬之
輩必曰億年以負國亦用矣吾獨何由是而推之必又
謂嘗爲賊豫將相者他日來歸未必不以將相處之也此
弊一傳推不辭權是以一時之權寵一億年初無所補徒
使爲善者不勸爲惡者不懼自壞賞罰之紀綱而更爲今
日中興之累也此而不改民將失望後必難悔矣伏望斷
自聖心將億年所帶職名特賜追寢使之在外居住庶幾
遠去班列少息紛紛之論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

旨

代江西帥李丞相薦蕭茂德奏狀

臣伏覩臨江軍進士蕭建功介特自守而勇於為義親仁好善而無所茍合居於峽江之上人無賢愚皆欽而愛之幼喪父事母至孝杜門養志不汲汲於進取方盜賊並興所過焚蕩惟建功所居之廬獨得不毀人以是推其賢故贈諫議大夫陳瓘以論蔡京姦惡得罪竄謫衰暮年既遷而其子正彙復以言事投海島流離困餓無所依歸天下皆知其忠而不敢顧恤其家建功獨往師焉瓘奇之遂妻以正彙之女其為賢者所愛重如此又故贈寶文閣待制李樸紹聖間因議隆祐太后之賢為小人誣害久坐廢黜

晚待令臨江軍之清江縣既罷官皆不能歸建功築室延之朝夕執經問難惟恐其去故二人之學建功得之為多至其洞曉物情練習世務又自有過人者方朝廷急於待才共知中興如建功輩豈可終棄理因臨江軍之請盍以臣之所聞仰瀆天聽乞賜收錄庶使山林修潔退藏之士仰體朝廷招徠之意不忍輕侮親為世用臣不勝區區之願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奏狀

辭免舉賢良狀

右修職郎改差監潭州南嶽廟陳淵

准尚書省紹興七年六月一日劄子左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承潭州公文准禮部牒三省樞密同奉手詔中外侍從之臣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者臣伏見右修職郎權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陳淵深究先聖之微言能該當世之要務通達國體曉知政經若獲造廷俾攄所蘊必有忠讜上副詳延伏候敕旨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劄與胡安國依紹興元年九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具陳淵詞業繳進劄付淵須至申聞者

右淵竊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舉起於漢之孝文武於武宣逮其衰世猶不敢廢故得人之盛至今稱之唐因其制進士之外設為制舉以待非常之才一時名臣多出途出至於本朝尤重其選既舉之以侍從之公又猶之以平昔之業必也行藝通稱然後試之以六論詞學俱優然後考之以廷對蓋每發必中始獲與選斯亦可謂難矣自非深貌經史百氏之書博考傳記諸儒之說通達國體明習世務必不能仰副朝廷招徠之意如淵學問荒疎志業無取至於文藝尤不足觀豈可苟冒榮名自取點辱所有

繳進詞業指揮不敢承命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施
行謹狀
紹興七年七月日具位

辭免監察御史奏狀

左承事郎守秘書丞臣陳淵右臣今月十日准尚書省劄
子四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監察御史者臣聞命
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困而後學老不適時頃緣貧病過
竊奉祠之祿退安林藪已為僥幸重蒙恩召賜對改秩且
復寘之書府尤非其分今在官未及一年告假路居其半
曠瘝之罪日俟汰斥而乃更冒臺察之除雖由親擢其致
本承臣仰惟國家自祖宗以來崇獎紀綱之地信用其言
故凡居憲府者不論高下必以守道不回忠信可考之人
為之所以止邪於未萌而消患於無形者用此道也顧臣
何人乃獲叨寵況臣祖父名監與今所除銜上一字聲韻
雖殊而字畫無別稱用之際情所未安欲望收回成命改
授能臣上以遵累朝任擇之意下以紓微臣濫得之譏臣
不勝區區之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右正言奏狀

左承事郎守監察御史臣陳淵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准尚
書省劄子十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右正言者
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一介賤士百無所長陛下
拔自遠方寘之要職久稽報效未即棄捐臣非不欲傾竭
靜肝仰酬知遇而年衰氣索鞭策不前復此超除義實難
處況諫省久虛之職乃朝廷不次之選豈惟公論之所不
容亦恐後來無以塞責伏望聖慈收回成命以待異材改
除臣一在外合入差遣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辭免奏狀

右臣近具奏辭免除臣右正言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
旨不允臣以非才最難祗受須至再有陳請伏念臣頃以
貧窶之故仰祿微祠未及終任特蒙收召臣名在仕版不
敢違命比至闕下為被疾患一年之間已遷臺屬皆非臣
所宜得者辭不獲從亦既就列臣雖近制察官唯以分糾
六曹稽違為職編校簿書僅同胥史非若前代用人必有
回天之力動搖山嶽之勢然後可以稱也故如臣輩衰遲
殊劣之甚苟安分守亦可勉強然進非其序固已大愧物
論未至日劫遽又超遷況諫省之官自昔難得其人若非
望實兼隆豈宜輕授而又中興之初陛下與一時名臣共
圖為功克昌大業雖深謀遠慮必出宸斷而拾遺補闕亦
賴正人顧臣何者敢冒茲者此所以聞命驚憂無所容措
隍恐待罪而不敢以至遷為榮也伏望聖慈察臣誠懇實
非飾辭特賜檢會前奏如臣所乞以允公議臣不勝祈天
俟命之至伏候敕旨

辭免秘書少監劄子

左承事郎守右正言陳淵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八月

三省同奉聖旨陳淵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進講左
氏傳淵衰晚不才非家誤恩擢寘諫省淵智識淺短啟論
闊疎曾無毫髮上副聖主求諫之意朝夕憂懼無所容措
方俟譴逐又傳旨除惟秘省越分之遷經筵非常之選如
淵何者敢當此寵況淵祖父名監與今來官稱正應迴避
所有上件恩命不敢祇受欲乞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除
淵一在外合入差遣以安愚分

再辭崇政殿說書奏狀

左承事郎新除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臣陳淵右臣近
蒙聖恩除臣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進講左氏傳緣臣
祖父名監已具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改除臣一在外差遣

再蒙聖恩除臣宗正少卿其崇政殿說書進講左氏傳之
命尚仍其舊臣義當辭免不敢輒避煩瀆重干聖聽臣聞
春秋之有三傳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故自漢以來如歆向
父子猶不能無異同之論以陛下聖學高明尤深於春秋
其於左氏傳亦宜有所去取以適經旨如臣淺陋無識顧
何足以上當勸講之職所有除命未敢祇受伏望聖慈特
賜收還以安愚分伏候敕旨

貼黃臣初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秘書少監於近
降指揮不合辭免緣臣祖父名監於法當避已具申尚
書省乞賜敷奏除臣一在外差遣伏蒙聖恩改除臣宗
正少卿臣已祇受訖所有崇政殿說書例許辭免在臣
分義不敢但已遂至上瀆天聽臣不勝至懼戰栗之至

劄子

赴召與執政劄子

淵往者蒙恩賜對旋復被罪朝廷憫其無他特與洗滌更
緣爲引置之樞府編摩之地邊素疎拙懼不能當尋請微
祠庶幾亟獲微祿可以自活自承改命以來思已兩考方
幸投跡丘壑少酬素志今茲又蒙收召顧職分則不敢違
禮而飾詞念庸妄則難以冒榮而苟進彷徨失據驚悸成
疾久之不免扶持就道冀逭有司使令之誅而已無何猥
辱閤下重蒙審旨再令登對揣己無堪益增愧恐恭惟廟
堂諸公以堯舜之道輔佐聖主固將盡攬天下英才同德

一心共濟艱危海內遺逸之士誰不歸心如淵等輩豈雁
飛集初無損益伏望矜憐之暇略賜開陳使不肖者姑以
本祠之祿待罪山林終此一任因之自免以老就閒如是
則是非昭融取舍公當非惟少拜朝廷一時遺聽之識亦
所以興起天下彈冠願仕之志淵雖與鹿豕爲羣其幸多
矣

壬子八月十八日上殿劄子

臣嘗謂僭竊未平則二聖之歸無期夷狄之禍不釋南北
分裂生靈塗炭此固不可一日而寧居也然而欲平僭竊
而內有盜賊爲之梗則盜賊未除僭竊亦不可得而平矣
今荊淮之師涵養逆寇之勢因循不振職此之由故爲

今日之計莫若先除盜賊俟其不能為患然後北向以定中原跨河越岱而并居之乘機應變坐制黠虜宜無不如意者昔劉先主之入蜀也欲資其富饒以爭天下其先定之計固將威魏并吳而存漢然孟獲未降諸葛孔明不敢越險而東出則以掣肘者在其後故兩致其討獲也七擒而七縱之力屈而不誅其人勢敵而不絕其欲氣之山谷乃所以安之獲安而蜀人安矣蜀人安然後孔明得以十倍曹丕之才併力而擊魏魏亡吳服而漢不得不興此其志也惜乎謀已定而敵奇師未捷而身殞然其所建立已足以取信於後世矣今江湖荊楚閩廣之寇蓋非止一孟獲而已而其所遺殘滅并邑為雄暴虐之甚又非獲比則

為民除害誠有不可緩者而陛下建威出師必遣宰執又副之以大將芟夷招納幾無遺漏其所以慶內外之勢者先後之序固不待臣之言矣然臣以謂討之之難不若安之之難蓋自宣和以來監司守令不得其人掊克相師戀以殘忍民無所赴愬業剽掠而帶刀劍者幾半於寇矣今狂虜所臨次第平定而郡縣牧民之官又不加擇先張雖殲禍根未絕萬一舊弊業與逆意復萌雖欲人人誅之不可得矣臣故曰討之之難漢宣帝謂龔遂曰選任賢良固將安之故臣願陛下及其初定任擇忠信之使分按諸路諭以重民之意要以利舉之權俾奸貪不法之吏不容於時而公正廉勤之人得以自效然後拔其殊尤聞之朝廷

以為郡縣之長則遠方受賜鰥寡孤獨宜無不得其所矣此安之之道也必欲濟師舊邦以慰簞食壺漿之民而盡復祖宗之境土須吾民之安然後擁衆横行以圖決勝似或未晚傳曰欲速則不達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區區之忠唯陛下察之

臣聞古之為臣者有案令無議令故令出於上下知奉承之而已此法之所以行而事之所以立也往者靖康之初淵聖皇帝以兼容之度博訪羣言俱收而並用之甚盛德也而忠邪雜揉是非不公故每下一令上自宰從下至百執事之臣與夫布衣韋帶之士必群起而交攻之或已發而中廢或盛行而遽改或姑存之終至於委靡不振而後

已以故一事無成拱手以待禍其為弊至今尚在也此而不革無以立政欲臣不避僭越之誅為陛下極諫之大議政之地者特士大夫屏息而過之如恐犯分及其後風俗一變乃始有竊議其非者又其後公肆詆訐無所忌憚則今日之勢是也廉陛不分莫此為患朝廷之勢安得而尊朝廷不尊則國威不立國威不立而欲以指麾顧盼定天下之大議臣固知其難矣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矣此古今通患也今天下之事宰相行之臺諫言之若是亦足矣臺諫耳目有所不及則詢之侍從侍從思慮有所未至則求之百執事其有遺策乎而又下取布衣韋帶之士俾道聽塗說之流得以肆其不

根之論臣恐徒為紛紛無益於治雖然人主之德莫大于聽納如陛下之舍己從人不間貴賤雖堯舜亦不過此臣于所宜將順者也而臣私憂過計更為此言者非固欲棄愚者一得之慮也以謂布衣韋帶之賤猶資之以廣聰明則可也若創法立度而惟此曹之徇適足以自眩而已自古造事者謀之以同斷之以獨故總覽衆聽之職常施之於未決之前而是非可否之私不容於已定之後為是故也故臣愚願陛下自今凡有大事議之而後行已行而議者勿聽毋使明謨堅固曲說則天下幸甚

紹興九年十一月上殿劄子

臣聞孔子之言智仁勇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夫自修身治人以至為天下國家莫不以此故子思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無所不達而行之以一則於斯三者莫知所先後矣臣至愚甚陋陛下不知其不才擬之諫者若將責以言者臣井蛙之知識不足以測知滄溟之大亦何所逃然臣嘗讀中庸之書竊窺三者之旨求所以合乎聖德者以謂陛下仁智則有餘矣而獨於勇未嘗加意焉此臣所以不能無疑也何以明之陛下無所不知而能行其所無事智之至也無所不變而能克己以消兵仁之至也乃若抑畏太甚而示人以弱則歉於勇矣夫勇非撫劒疾視曰彼烏敢當我之謂

也如天之行健終古不息如水之攻堅強莫之能先操至權以默運幹萬化於不測夫是之謂真勇神武待之而後安四海依之以為命其又可畏耶昔者以大事小莫若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以小事大莫若太王之於獯鬻句踐之於吳孟子嘗以是為仁且智矣彼其處心積慮豈有異於陛下乎如太王句踐固不足為陛下道至於湯文之事乃陛下之所安行者然以臣觀之湯事葛文王事昆夷雖曰無所不至及其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亦何有於葛與昆夷哉故忘己以樂天者雖聖人之事而用兵以保民者亦王者之所不得已焉此湯之勇所以表正萬邦文王之勇所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由是言之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方其事之也勇已行乎其中矣第不露其鋒而已今陛下之於鄰國將不露其鋒乎亦將信之而不以為備乎此臣所以遑夕不寐求其說而不可得也或曰小役大弱役強天也順天者存吾何容心哉臣則以謂欲知天道視民之去就而已民心歸之天其有不從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強大不足言矣而孔子以湯武之事為順乎天而應乎人得民故也得民斯得天矣曷不觀今日河南陝右之民乎已叛者欲歸方叛者隨海此豈人力之所能致哉天實使之也然則武以不校為順天武以征誅為順天其義一也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凡遐方異類不可以言化而理諭者

國將有以盛之也則兩宮之還宜有近日未還之聞臣恐以致愛親之誠既還之後釋憾以睦鄰國之好此固陛下已定之意其誰曰不然然臣之所言蓋非謂今日之所當行也以謂天下之大宗廟社稷之重祖宗開創之至勤累世扶守之不易適當小雅盡廢之後而陛下承之其可不爲後來慮乎天命靡常事變難測以天下之力適爲之備以待不虞非失計也記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臣願陛下稍收異議以來天下敢言之士毋或輕棄學猶鉞軟以爲他日櫌種之用毋或安實容飭諸將休兵秣馬毋恃輕動失信亦毋恃其不來以豫立事而養之以勇庶幾萬世根本於我乎定則天下幸甚

臣聞儉非聖人之中制而孔子對林放之問則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豈以儉爲禮之本故與蓋常人之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故當用儉之時不可不慎不慎而無以約之則末流之弊將至於不可勝救矣臣觀自昔創業之主皆有儉德蓋其興於閭閻熟知民間之疾苦稼穡之艱難故愛惜天物有不期然而然者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逮地平天成之後乃作禹貢既第田以制賦又因民之所願而取其有餘其微及於漆枲絺紵羽毛齒革與夫燕鹽橘柚之可於口菁茅蕗楛之適於用皆在所取蓋亦莫非民力之所得者方禹櫛風沐雨手胼足胝之時親見百姓之勞苦已而安享其奉固宜有所不忍也故

禹菲飮食惡衣服卑宮室孔子美之以爲無間豈所謂愛惜天物有不期然而然者歟至於守成之君往往不然輕費妄用卒以召亂求如漢之孝文蓋亦千一耳今陛下所秉之勢如孝文而天性似之所歷之艱險如禹又不待學而後至其於儉德天下戶知之矣而臣强聒猶欲有所獻者書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或曰儉可以施於家而已是大不然國之本在家而儉固將施之於國也孝文惜百金之費而制度不立終愧前古使其儉於一己又能推而廣之如彼其質雖二帝三王之功可致而及矣可勝惜哉比年以來陛下恩惠太汎賞給太厚匪頒賜與之費幾於無節此固陛下甚盛德事然府庫空虛而繼之不已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戎郊祀不遠內有諸將之贍外有鄰境之好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曰不待以有司之法治之誠然是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而可乎臣謂周之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式而論之矣若事事如式雖不會猶會也故臣願陛下自今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或輕重非倫或多寡不類事下三省則三省得以共議事下戶部則戶部得以執奏出納之吝有司得以獻其疑可否之宜臺諫得以論其失凡所經由不許承挨陛下聞其言又從而嘉納之一有失當即行改正則前日之弊庶幾可息矣上以省費用之

頒下以絶僥倖之求無惑於此臣不勝通計惟陛下財擇

紹興十年正月上殿劄子

臣伏見藍公佐歸自異域王倫獨留金人道有需索且求盟書此其意非淺淺者而朝廷視以為常不謀於衆為一應之差若遽從則安危之機於此判矣前計已得要在終之而已而終之之說必有變通臣為言官叙無所聞而又不能廣陛下之聰明不幾於失職乎臣惟古者國有大疑謀之於心又謀之於卿士庶人欲其同也同而行之則無悔矣今既未能謀及庶人為卿士者猶不可一詢之乎自風俗之壞士大夫往往　於廷諍而怯於公言故朝廷有事彼此相視不吐一辭事成則曰我固知其如此蓋不必言事敗則曰我蓋不欲言顧言之未必見聽爾是以上下相戒以言為出位以不言為守職今若出自聖意必使之言則人無以為辭矣且朝廷設官有言責者彼自不得不言至於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蓋陛下腹心之任也德盛位尊實上所親擢而深知之者豈可有事而不與之議乎頃詔罪臣備員從官示之以其事使之各盡其說毋有所隱庶幾所問者衆則國論自定爲一從官又有異見不欲宣言於衆實封上聞取自聖斷然後行之則上下不惑而萬世可遵矣臣不勝區區之忠惟陛下裁擇

臣聞朝廷自藍公佐既歸之後審有大議而諫官不得與聞比者外間洶洶一日百變雖有所聞亦復不知其實尸

厥官則聞知臣不敢逃罪輒進瞽言惟陛下留神而幸察焉臣聞和戰有二議其實一事然自靖康以來朝廷上下公卿大夫之間以和為是者必以戰為非以戰為可者必以和為否二者各執所見不能合而為一此聽其說者所以久而益惑也夫和與戰初不在我也彼倡而我應之爾應之者其可豫為一定之論乎方我之欲和也而彼欲戰戰固不可已也則和之說廢矣是我之欲戰也而彼欲和和固不可已也則戰之說廢矣故和之與戰二議而一事不可不察也曷不以前日之所嘗行與其所已驗者而觀之則其議決矣方胡騎之長驅東南也所過殘滅不遺餘力當是時果可以求和乎其後淮上之師屢出屢勝國勢已安則戰之效也戰未必不如和於此可見矣劉豫數敗彼知我之不可圖也間以使來歸其侵疆而許我以和當是時果可以請戰乎已而不遺一鏃奄有河南陝右之地十分天下而復其九則和之效也和未必不如戰於此又可見矣大事之已驗如此而議和者不言戰議戰者不言和亦已過矣然則和之與戰唯所施之宜而已其又可執耶今者虜人留王倫為質要我以歲幣迫我以誓書趣我以來使臣固不知其詳然以臣觀之其皆未可遽許乎何以言之歲幣必薄然後可繼而彼之所須者太厚誓書必實然後可信而彼之所約者太過使人有辭然後可遣而彼之所期者太速許之則終必失信不許猶冀其見察也

武曰彼將不和則如之何曰吾方待命未寄來絶彼何不和之有假使不和我有辭矣辭順而彼不聽是其本無意於和也今雖僞以爲和後亦將變矣變之遲速亦何擇焉且和終不可恃也和變而爲戰則往年淮上之師是也豈皆爲彼所敗乎其倡在彼其應在我臣故曰和之與戰唯所施之宜而已孟子曰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況今日之地十百千里者乎臣備議國事罪當萬死然臣所言天下之公論非臣私言也臣已有奏劄乞令從官會議令先爲此言以進其聽而從之罪而誅之臣不敢有所擇也臣不勝皇懼戰　之至

正月十五日進入劄子

臣近以朝廷議欲遣人再使金國嘗具奏劄乞詔宰臣徧召從官示之以其事使之各盡其說庶幾所同者衆則國論自定如從官或有異見不欲宣言於衆俾實封上聞取自聖斷至今累日未蒙施行豈聖意自有所在而非臣下之可與乎與乃紛紛之論可厭而朝廷大臣以謂不足恤乎古者國有大疑謀及卿士似不如此臣之所言未可已也臣聞以天下爲天下則身佚而功倍以一己爲天下則力勞而效寡蓋天下者民心之所在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以七十里而興商文王以百里而興周其後世子孫更數百年而不絶者恃民心而已民與之則天與之矣雖然民則衆矣欲知其心何自而察之乎察其所服從者斯可矣百官者民之所服從也百官亦多矣欲知其心何自而察之乎察其所仰望者斯可矣朝廷侍從之臣百官之所仰望也異時宰執由此其選蓋人物之傑然者也國有大事適而詢之天下之心於此可考矣故多不患於難諸寡不溺於偏見亦何憚而不使之議乎夫以朝廷侍從之臣而不使之參議國之大事則陛下之所取謀者二三大臣而已萬一二三大臣不能無蔽陛下必從其說將誰使正之艱難以來十有五年於茲矣陛下焦心勞思不遑暇食以至今日年而國勢已立奸伏有所畏俾海内跂踵以俟中興正須博採無聽惟是之從布宣德意由順民心而廟堂之上容有秘而不示者豈若速聖主以天下爲天下

之道乎幸聽臣言詔令從官都堂會議必有至當之論以助陛下矣古人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私則有偏公則無執有偏則民易以怨無執則衆莫不從上下内外莫不從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惟陛下毋以臣言爲不足聽而忽於用衆則天下幸甚

正月十七日上殿劄子

臣既言和與戰二議而一事不可偏執惟所施之宜而已又以謂天下有必勝之勢亦有必敗之理我與敵人之所共用者若其必勝之勢在我而必敗之理在彼則在我者不可以不用雖未能用亦不必遽爲之慮知此則和與戰之議可決矣何以言之昔者三國之際魏最强吳次之蜀

又次之方孫權劉備無恙時以曹操之姦雄既平中原倚
亂因其餘勢以郤烏孫鮮卑一弱子之力耳而不能幷吳
蜀而有之則以吳蜀之險可恃故也故吳蜀利於守魏利
於戰魏雖能戰而吳蜀必不可入吳蜀併力以攻魏則魏
可亡魏與吳蜀合而為一則內陵外侮皆不足憂矣唯其
各守其所久之而不能合雖合而無以守之此其所以有
而不能久也今我豫有吳蜀以為根本虜雖強大終莫能
使又益我以河南陝右六十州之地且三國之所難合者
此雖大帝三王之天下絕長補短未能遠過顧吾所以主
張而維持之者如何耳故用此以戰則戰無不克用此以
和則和無不成此所謂有必勝之勢也自古強盛無過於

秦既已蠶食六國遂幷天下莫與為敵矣然夷狄種姓仁
義不施而暴虐是用故傳之二世而亡今虜遠在萬里之
外豺狼狐兔之與居非能為秦也而以小加大恣待欲滿
貪睛無厭方且骨肉之間自相屠戮心腹之內日以離間
等為虐僭以奪其所有之富勢附之國至有不忍其虐遁
而遠之者察其所為必不能久此所謂有必敗之理也用
我之所必勝以當彼之所必敗可以有為而我方約和不
欲言戰惴惴然唯恐虜之復來此虜所以得而輕我也且
我之所以不欲言戰者豈非以往日維揚之遷從析朮之
奔播有不可以不戒乎此又過慮也胡不觀今日之勢與
靖康以後為如何今日之勢方興也靖康以後之勢已壞

也此豈可同年而語哉且自宣和以來朝廷所以待金人
者有待有失其失在於靖康之前而不在於建炎之後不
可不辨也靖康以前敗盟於契丹貪得於燕雲賊來不拒
賊去不追其失已不足咎矣建炎以後不守南都避而之
維揚不守維揚避而之臨安又之會稽四明如太王之於
狄人豈有不得已而然者非失計也其後復歸臨安彼固
以我為怯無足憚者故我得以收人心強國勢選將治兵
嚴為之備所以屢戰屢勝十年無患此非其得耶觀虜之
意既得中原豈不欲謀吳而據蜀兼有四海之利乎然每
舉輒敗知我之有備也必將待時而發則雖名得中原其
實不可保矣與其既得而不能保孰若棄而不守猶足以

緩我而市恩乎此虜所以廢劉豫而退保河南之意也而
我之所有如此猶且以往日之禍為戒亦已過矣臣嘗遊
荊州見荊人所以事關羽者家置一祠雖父子兄弟室中
之語度非羽之所欲則必相戒以勿言唯恐羽之知之也
夫羽之死已數百年矣不能守以害人也審矣而荊人畏
之如此以其餘威在人上下相傳有以挫懾其心耳今金
人去中國限以北虜水陸隆暑不知經幾聚落然後能復
至燕雲也不為之備而徒畏之豈知所先務乎且虜所謂
生女真之兵者自南而北所存無幾所可致者諸番烏合
之晚類耳散而復集其勢實難集而使之遠來必不能久
縱使駐足於燕雲之境而垂涎於雍梁之地亦必有豫未

敢輕入蓋進則有山寨必叛之虞退則有契丹修怨之慮不顧而越河亦虜之所忌也又況河南之民既歸而安必以死守虜雖善戰恐亦未必得志耳臣故曰用我之所必勝當彼之所必敗可以有爲不當以前事爲戒而和與戰之事可決而無疑者爲是故也臣本書生於用兵之事實不能曉至於天下之理蓋嘗得之於經術矣意之所見不敢緘塞若和未可變戰亦當備則臣所言未必全無補也臣願陛下察今日勝敗之由與在我者可以有爲在彼者可以無戒雖未絶和以戰爲主如陛下所以諭臣者此計一定萬世無患矣臣不勝區區之忠惟陛下財擇

正月二十三日上殿劄子

臣衆愧不才誤蒙陛下異之眷有凡有所陳必賜開納在臣微分可謂千載一時而自對省以來臣所不敢不言者往往多是細故雖蒙施行可以自幸而亦可以爲愧以是朝夕皇惶不知所以上副陛下容眷之意者歲欲已賜罷然未敢遽發適因藍公佐歸自金國而同時正使王倫輒爲金人所留又聞金人盡誅往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實有關宗國事之大無過於此於是輒以和戰二議不可偏執之說仰瀆宸嚴冀以少塞臣責荷陛下過聽臣計且語臣曰今日之和非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爲主意欲積財練兵選將帥固吾圉遇爲之備以待不虞可和則和可戰則戰此宗社之福天下萬世之幸也臣當時不能自已雖已累陳曲折多是承意特賛退而自省有未盡者得復進其瞽言未果而數日以來不聞廣行咨訪但見已命之使又有升黜將趣其行異刻所措臣固不可中輟必盡言之惟陛下矜其狂愚而加察焉臣聞衆論未孚必稽其實是非既明當從其定語難容則易從詞迫切則難聽臣既已知之矣而今日之事臣必欲竭其區區者以謂事機之發近在朝夕不容有所待故也且陛下既知今日之和自當以戰爲主則和之不可堅守而戰之不可不備也審矣今乃急於遣使而不及其他此臣所以疑也且使之所以不可不遣者以虜之不能無求而我亦不得不許也雖不得不許而亦有不可許者如取河北之民則失人心

用彼之正朔而亂國政若此類者誠不可許朝廷亦得不許之矣至於誓書之有從違歲幣之有多寡又在夫可許與不可許之間斟酌而予奪之尤所當慎也蓋誓書之未行必待歲幣之有定而歲幣之數寡則可從多則難繼彼方恃強以凌我求之者多而與之者寡必不諧矣且爲後日之計又不可多然則使其可遠遲而莫之議乎臣觀祖宗之待契丹可謂過於厚矣然景德所賜朝廷本有過許曹利用損之止於三十萬慶曆所賜朝廷又有過許富弼損之止於三十萬方是之時金帛之直每一疋兩不過千錢省陌總而計之爲省錢五十萬緡而已人猶以爲多也今疋之直不下十倍而兩之直三倍有餘矣如聞虜人欲

復舊例此乃祖宗續增之數其可盡許乎又況必不止此而奉使之人又未必有如利用與弼者若一一如其所請而不與之較後悔無及矣且獨不見宣和靖康間趙良嗣李悅李鄴之所許乎初欲靖難不復深慮其後虜人得以藉口遂致今日難弭之禍徒以使之不得其人故也使之不可遽遣亦可見於此矣且使之不可遽遣而亦不可以不遣遣之則必有所許亦必有所不許臣既陳之於前矣若遂遣之亦誠有可識者以臣忖度許之多固不若許之寡也蓋虜之所求無厭以其本無意於和也況已見其辭和之兆乎今吾固有所不許則已非其欲矣就其可許者而許者十七八而不許者十二三可謂許之者多而不許

者寡矣彼其有意於和則可不然許之多者不足以得其意而許之寡者適足以疾其怨多固不喜寡亦必怨皆不可以得其和則與其多許而失和不若寡許而失和之為愈也何則多與無益寡與無損故也蓋和戰兩途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為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後有戰戰非我之意和亦非彼之意不能以相易也何以知其然以往者京城浙東之變知之也方虜之犯京城必還二聖以往凡皇族之在城中無一人得脫者及來浙東遣逐衛兵遠逐海避幾及屬車之塵此其意豈欲使吾我宋萬世之祀載綿皇天悔禍宗廟社稷之靈與海內愛戴之心共惟陛下以臨九有十年之間國勢已立以守則固以戰

則勝故虜亦不得已而約和耳然其不欲存我之心固在彼非木石亦將懼我必欲滅之之謀矣縱陛下以天地之度容皆生靈斷無復讐之心彼其能自安乎彼不能以自安其能終容我乎然則和之必變可立而待矣我者必欲多與之幣以幸其久而無變無是道也故臣願陛下以和為息戰之權以戰為守和之備惜財以厚民吝予以存信不計目前之利務為長久之策臨遣使臣訓之以不欺之誠示之以一定之議俾毋輕許以誤大計則雖豐約之非無足愛矣然後遴擇將臣精練戰士多積穀帛以備犒之用 固封守以保安業之民觀釁而動動不失時則以和以戰惟我所欲耳古語有之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如是則金人之狂將無所施其於厚幣以求盟不亦遠乎臣至愚甚陋自以天下至計莫尚於此敢布腹心伏候採擇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劄子

與李泰發尚書

淵側聞尚書重名久矣陽朔之行淵嘗親見靖康議論待
之先生長者為詳宣城之政人人能道之至於出處去就
又有大過人者蓋嘗願見而不可得而自到臨安以來執
事適出令幸大拂之從綴以半昔恭望之勤冀瞻風采而
又以聲氣臭味之似布腹心於左右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不暇如禮致書儀容而察之有可採者淵聞宰相之進退
天下安危治亂之所繫焉自朋黨之論興天下之士有詆
訐大臣搖奪公議以行其私者臺諫侍從之臣莫之敢救

非直不敢救而已往往以毀其人為直而以譽其人為諂
由是賢者在上孑然無助方將犯天下之所難以持危扶
顛為務而異意之人以不便於己巧為邪說搖禁其短深
排而力攻之人主或不察賢者又易於必退小人得計而
天下之事去矣自上即位以來當忠邪難辨之時進退大
臣或不協於公議者則朋黨之論有以害之也去年范丞
相去位上既灼見前日輕信之失奮然不顧擢用二相其
一以有天下之大功其一以有天下之大節自是高舉遠
引無所附離之人爭先淬礪不愛其身以徇國家之急上
亦傾心倚注指日以冀成功以謂小人之言自茲可息中
興之業庶幾有濟而比者至有寒士獻書闕下大肆狂悖

欲以欺聖主之聰明其言所指不一蓋皆所謂安危治亂
之機者此其措意豈淺哉若李身在朝廷又為上所親信
釋而不論則後日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竊意此書非
寒士所能為觀其文詞委曲若素在朝廷之上者是必姦
人有以使之也蓋兩手來君子登用小人稍稍退黜群枉
失勢期免後禍且圖進身故伺隙抵巇借人之筆舌以遂
其欺罔之說將變已定之計為今日之害此甚可慮也且
非特如是而已必又內連左右近習之徒外結背公死黨
之士相為應援以中傷忠良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其書計
左右必見之若其言有及於執事者自有公論不足深校
然今日淮西之事上所委任不為不重將由是以復中原

攘卻夷狄以伸四海積年之憤為萬世無疆之計萬一鼓
行而前而說邪之徒相與搖撼之於後欲求不世之勳於
千數百里之外豈不難哉況其言潛傾大臣而以其所汲
引之人為有黨此尤不可不辨者願以區區之意聞於上
若聖主已燭其姦洞然不疑則前日閫外之寄使當身任
其責雖冒危難所不可辭不然去就之際猶當斟酌之也

薦詹力行

淵等伏覩本州迪功郎監合同場詹勉學問粹深操履堅
正方崇觀政宣間學校之士務為詭詞曲說追逐時好唯
恐不售而勉獨以謝顯道陳可中為師窮幽極微期於自
得晚得一官為貧就祿不求苟合可謂自信甚篤躬行無

倦老成之人而洗滌下僚雖有知者伏望鈞慈考其所學
特賜拔引庶幾晚進有所激勸不爲無補

與李丞相論王權等家屬

淵竊惟江西盜賊服叛不常皆緣自來治之無法所以連年猖獗不已大爲民害比者王權蘇勝劉文脩潛按森等四人伏誅上下交慶乃知天之所不赦亦必待人而後行也自茲兇渠宜亦知所畏懼而一路之害可悉除矣然前日賊首赴使司唯蘇勝以其老弱皆至比以里巢家鈞旨押下吉州并王權等家屬並送千里外軍州編管若以王權等殺人之多則其家屬罪止編管已爲輕典緣王權等之黨無慮數百人當時皆受招安後來有違卻制者四人

而已其兄弟妻子無與也四人既誅其家屬不可依其餘黨而盡釋之乎夫誅四人違卻制也釋其家屬從吉州之始招也如是則既來者足以安其反側之心未來者亦可以開其自新之路人情愛生而惡死使來者知必可以得生孰肯舍生而就死哉消弭未然之患恐出於此淵愚意欲乞以此四人家屬送吉州依元招安指揮放令逐便庶幾威不獨主恩有所歸兩得其道也儻有可采伏望不吝狂言特賜施行

論考實

臣聞人主之道在乎知人而知人之要莫若考實不考其實而欲以耳目之所聞見心志之所測度期於得人雖堯舜不能也今夫駃騠之於駑駘其技固不相侔矣使之同一櫪羈縻而飲食之雖駃騠亦何以自別乎故必待歷塊超澗奔逸絕塵然後知其異於凡馬也堯舜號爲知人而書之所稱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明試以功考其實也車服以庸用其實而用之耳若舜之在下堯既聞其聰明矣又歷試之至於用鯀亦然四岳舉之堯曰方命圮族既而曰試可乃已自今觀之若舜者宜不待試而若鯀者又不必試然且云爾者考其實而已惟考其實故舜之聖終有以底績而鯀之不肖不能逃其罪於九載之後也迺者朝廷進用人才間有異於是者雖陛下明於知人處之莫不曲當無可議者然臣嘗謂人之才智隱於無爲若功

業則遇事而後見方其無爲非識者莫能辨逮遇事之後雖庸人亦得而可否之故用人之際惟在考實考實之法非固尚勞績而畧志節也所以審衆情而核其僞者不得不然也況庶官之於侍從如胥掾之不相侔百官之於臺省如涇渭之不相似若不待其經歷既久名稱洽聞人人皆以爲宜遽然後授之亦恐艱難之際終不足以厭人望矣臣故以堯舜考實之道爲獻惟罕言高惟陛下裁擇

論用宗子

匹夫角力壯羸不齊則壯者必勝使二羸而當一壯則勝負未可知也又況於羸者之多乎故閭閻細民以父子昆弟之多寡爲強弱急難之際豈無他人不若親戚爲可恃

也豈獨閩閩之民爲然雖大而天下亦莫不然武王克商同時而封者五十三人而異姓不在是焉當時不以爲私後世不以爲過豈其才智皆足以過人而德業皆可以服天下乎所以布枝葉而庇本根强手足而衛頭目不得不然也周之所以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者其以此耳今夷狄之强既與吾爲敵國而吾之親族義皆未有甚於此時不圖所以糾集而簡拔之使居腹心之地以爲吾援壯威兵勢其何以濟此夷狄所以輕視中國易發而難制也頃者虜騎憑陵二帝北狩戚屬之在東都者席卷而從之獨陛下一人適居於外天實留之以興我宋其餘宗室散處四方下國又皆深竄屏伏不近郊甸年而復見亦已寡矣消

宜亟搜遠訪使各陳族系聞而上之近還近地親加試擇焉其有屬尊而官高聞望素著者俾領方面或處監郡之任其次委以州縣掌兵之職若已嘗出仕而貪墨殘忍不才無能者姑仍其舊後生可教者教之俟其成就然後用焉如此則數年之後聲績傳播將有如漢之河間東平者出夷狄聞之必謂中國親族多賢足以自輔自然畏敵而不敢肆矣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專督北事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强本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爲明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强而中國未聞有宗親可以爲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

搖動此賊宜爲夷狄之所窺測也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矣才筆出雖未嘗大用無赫赫功名震耀海內而亦不得謂無人矣不幸遭值寇攘往往罹害流離殊邦凋喪殆盡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於仁祖時是時海內乂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如何也區區嘗見惟陛下深念之

論除盜賊

天命唯周公不敢知然今日之事以理觀之天之眷宋未有艾也何則祖宗之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無有窮已故也故請試言之昔我太祖皇帝市不易肆而得天下

太宗繼之四方僭偽不勞而復真宗仁宗視民如傷屈意和戎以安赤子不殺之德入人心髓復更五世以至今日中間奸臣繼亂國命百姓怨怒無所措其手足故夷狄得以使侮中國自古王室遭禍敗壞遂至於不可支持者未有踰於此時然民心猶未離也豈非祖宗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無窮乎觀民之從違則天意可得而知矣方淵聖入繼大統雖兄弟之間不能無疑而獨於陛下親厚此有以見天意也當是時大臣如耿南仲之徒苟可以獻疑於淵聖者無所不至及其奉陛下爲大元帥莫有阻遏之者陛下雖欲不去京城不可得也此又有以見天意也使北之行未果虜已入寇方國引還而二聖遂狩皇族內

外莫不危篤以往而陛下適逢父兄之側故王室陵夷而
宗廟社稷賴陛下復存此又有以見天意也天留陛下以
興我宋其意之篤蓋如此當此之時但當欽承天意以追
復祖宗之舊而已蓋天之所以付陛下甚重而其責亦不
輕若二聖未歸宗社未復天人未一金人之仇未報則祖
宗之業固循而不復振而陛下之責亦不能塞矣此宜朝
夕遑遑坐薪嘗膽而以為憂也然以今日之勢觀之則有
未能遽如陛下所欲者蓋大江之南荊湖之間與夫閩廣
之寇尚為內患故也夫歸二聖復宗社一天下以報金人
之仇而內患不除若出師北向以臨遠寨則鼠竊狗偷近
生肘腋亦足以牽制我矣故當先靜其內然後外亂可殄
也諸寇既必禽五嶺然後出師蓋為是爾往者朝廷嘗命
宰執副以大將先由福建以次及江東西湖南北之盜蓋
有意先乎內患也臣以謂既有以平之必圖所以守之
擇守令毋拘以常制而使之以安民為本豈獨施於內而
已哉雖制乎僭竊殺捷夷狄而臣之亦可也

論時事十一首

衛兵

臣聞兵以強弱多寡為輕重常使內重而外輕則王室尊
而諸夏安矣昔楚漢相距於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勢如
提衡然未知所軒輕也高帝始得蕭何張良又得陳平猶
以為未足又得韓信屬之以數十萬之兵戰勝攻取無不

如意然後天下之勢其重在漢項氏已衰漢業未成昔之
躡足而封者已據千里之地漢雖滅楚而輕重之勢又變
矣故信之王高帝之所深憂也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安
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於
信所以使之東向以爭天下而於己未能去兵者亦所以
制信是以雲夢之會信不得遲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
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嗚呼此高帝所以
能并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歎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
將在外人擁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賞以禦夷狄除寇盜者
而進退去就惟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樞密三衙
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畜之兵益損於舊使其力足以
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況強弱多寡相什百耶故
臣愚願增其數使與外兵略相當而又去資格私昵之弊
搜求偉將取其才智之優於諸將者命以為帥兵事則歸
宿衛有事則就之以出戰力飽而氣不撓有所不出出則
宜無不勝矣如是則人主雖不將兵其與親御六軍何異
既以增重朝廷之勢而又使諸將望風知懼艱難之際有
所招麾不敢有貳自營為一身計此亦今日之急務也

厚斂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

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取民以什二用之猶不足而告之以什一之法不亦迂乎此儒者之論所以多不見聽於時君而商財椎利之臣所以常得行其計也然世之患不足者始則多取於民民既不足又從而暴斂之特克屢興於是有轉徙流散去而為盜賊者終於不足雖加之以刑戮財何自而得乎非特如此而已因之以致大亂者是不反其本之過也由是言之雖若甚迂直在其中矣

用老成

夫學然後知其不足經歷既久然後知其缺繆方少年恃其天資過人盛氣以待物更事之後未有無悔者也悔而知改猶足以為善悔而不改終於敗國亡家者有之矣故

學不可以已也若乃學焉而未至事不素練則老成之人可尊而不可忽人主深居九重之中稼穡艱難之未知而能應天下方來之變者知此而已昔者孫權年未及冠而能使曹操望其營壘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此可謂一時豪傑之主矣然其母嘗以屬張昭故昭每諫之必以太后為言我太祖皇帝英偉之資無與倫比而杜太后嘗令趙普輔之夫孫權之智不減張昭而太祖之聖宜超普所可致及乎取其經變之多歷事之久而已況於不及二君而欲棄老成人未見其可也

用有德

天下之士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有智者人君用之唯其其宜而已智者謀之才者辨之有德者守之是三者闕一不可用或偏焉必不能有所濟矣故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才智與有德者之謂也或曰治平之時唯德是任艱難之際所當用者才與智而已是不然夫有德者何施而不可昔高帝定天下天下所謂傑然者三人既已為其腹心爪牙之用矣其餘如曹參周勃陳平亦皆足以相國才智之徒且不少也然必待四老人者出以傅太子然後漢室以安光武中興寇鄧耿賈之流二十八人者依乘風雲俱有可稱所謂才智者亦衆矣然必起良吏卓茂以為太傅然後風俗以變由是言之才智之士雖難之時雖不可無而有德者亦不宜忽矣

貴實

夫實之不可不貴久矣今使寒族與世胄並進則世胄疑於驕習老成與少壯俱用則少壯疑於敏為樸茂與輕俊兩才則輕俊疑於多能木訥與利口共談則利口疑於通曉如不貴其實方且任情違理以私害公斷而用之是使寒族老成樸茂木訥之人皆見棄於一時豈不亦甚可惜哉故人主惟實之求見其可而後用之內以自信外以信於人故讒邪不能揜其明欺蔽不能乘其間而天下之真賢實能相與彈冠而起為吾所用矣

聖學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

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昔之稱聖人者必曰生知夫生而知之者知其禮而已至於儀章器數其在事物之間者蓋有不能盡知也故孔子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郯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故孟子曰夫聖孔子不居夫居其聖則然至於不能聖唯不居其聖所以無所不學而聖益聖也

求諫四首

天地至大日月至明而人之游乎覆載之中出乎照臨之

下皆其德也今使人旦朝贊之暮夜譽之則人必以爲待狂疾矣何則天地日月非贊譽之所能益而亦無待乎人之贊譽也人主之德其大如天地其明如日月豈其所當然者雖贊譽何加焉故其平居所宜聞者切直之論而已虛詞飾說以相媚悅非所急也且凡贊譽者非欺則諛使欺且諛者得行其志人臣之利也而人主何利焉若夫切直之言乃人主之利而又人臣之所不利故人主聞切直之言常少而聞贊譽之語常多此不可不察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而受之猶懼不至況樂諛悅喜便佞而惡聞其過乎昔在崇觀逮於宣和一時用人往往狎順者多而正救者少馴至敗亂職此之由誠願推切直之爲利並贊譽之爲害狂愚者雖喜必怒諛佞者雖寡必遠則下情得以上通而天下治矣

昔之治世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夫謗猶不廢也亦直不廢而已舜之求言乃立謗木是使人謗己也而周公之戒成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是又不禁人之詈己也由是言之後世所謂謗訕之刑指斥之誅豈古之道哉祖宗之時謗訕指斥之律蓋有不得已行之者自紹聖已來至於宣和之末何多也使誠有是事聞而赦之可也又豈可以一人之勢而盡箝天下之公論乎若其無是事而文致其罪則天下之士聞之將有藏其身而不見勝其口而不言者矣此今日之禍所由致真宗朝有

默堂集卷十四　十二

訟事投匭者言涉不遜真宗錄其所訟之事以示外廷曰若以其言盡付之有司所冤未直而指斥之罪先加之矣真宗之心與舜周公之意可謂不期而合者也後之子孫其可不以爲法乎陸贄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愚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茲皆爲盛德人主欲知諫之有益斯言盡之矣

人之所以惡聞其過者求己勝也而不知求勝於人終莫能勝惟不求勝乃能勝人書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夫如是故能合天下之勝己者資之以成己何慮乎不勝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孟子曰古之君子

過則改之孟聖人未嘗無過以人知之為幸而君子有過
亦以改之為貴未聞有惡聞其過者此所以有能有功而
天下莫敢與之爭也其為勝也不亦多乎何則今人之為
不善其知而故為之者固不足道有以善為之爽之覺而
入於不善者是其始於善不善特未明也有人於此指摘
其瑕與而譏議之則其見聞智慮必有以勝於我矣若拒
而不受彼言之者固無所損而吾之不善自若也如取其
言之善以為一己之有是以天下之善為吾善也雖欲不
勝人其可得乎
太宗皇帝嘗以里語告真宗曰道吾惡者是吾師是雖人
之常談而聖人取之孟人主唯不知其過故與亂同事而

不自悟使聞其過而改之雖堯舜可進也由是言之道吾
惡者非師而何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
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夫不善者猶將內自省焉而以為
師而況於攻我之惡乃所以進我於善也其可師也明矣
仲虺之誥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如是而得師又豈因人而
得之哉不因人而得之夫是之謂自得人主能自得師則
天下莫不歸焉其為王也孰禦

閩寇二首

閩中之寇本緣饑饉方其時補助賑濟之政不加焉暴賦
橫斂又從而困苦之民窮而無告此其所以為寇也若乘
其未熾誅其渠帥而撫其餘黨使之各安其業莫或擾之
則庶乎可息矣往者捕之既失其時遂其滋蔓難圖又不
待已而招之招之之賞既厚復使之私有其衆而莫為之
散愚民有獲爵之榮而不失為寇之利歟何其不相效耶
效之者既起爵賞又不能人人而厭足之前者未散後者
蜂作聚衆不休終莫能禁職其事者始倦疲焉於是陽招
而陰誅之既招而誅無以示信雖復可誘於是數請益兵
而果於殄滅矣然而聚兵既多則又有饋餉煩費之患不
免重斂於民盜賊焚劫之於前官吏誅求之於後而民始
不聊亦相率而為亂矣此所以上勤聖主宵旰之憂未能
遽解遠方積年塗炭之禍也今朝廷遣一參政副以大將
統兵數萬以窮討之顧何患不盡誅耶然又有可慮者二

使凱旋之後萬一大業之民狃於故態輒復再叛其可再
以大兵除之乎故為今之計不若預擇士人之有智略而
熟於其事者付以強弩三二千令漕司日給其費以備緩
急仍權罷本路一歲上供之物聽得募士或遇竊發使人
人得以自効有功者賞之庶幾豪強者在官樂於敵寇而
憚於為寇而又申飭郡縣之吏舉行比年寬恤之詔應公
家逋負之物有未輸者一切蠲除之如是則流亡歸業百
姓各安其居而後患永絕矣
閩中之寇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力勝今以大兵臨之力若
有餘矣然大兵之出不可以為常使彼逆知大兵供億之
難費給之厚朝廷重於擾民不復再出既去而復叛則如

之何其亦恃吾之力耶亦思所以敗之之計耶故書謂以
大兵而討寡寇猶之殺虎然今以十人而制一虎則虎必
可擒矣然殲寡不殺虎有奔突之患其勢必至於殺人夫
殺人而得虎不若不殺人而得之為愈也故殺虎者必廣
為機穽多方以誤之俟其既陷然後以强弓毒矢加焉而
虎不能脫矣此所謂以計數也蓋兵詭道也臨機應變不
一而足全在得人而已若所乘之勢則殊則所操之術亦
異今閩中之地不滿千里而山川林麓常居五分之四雖
有長刀大劍衝突之騎何所用之故異時為賊所陷者皆
精銳之兵不量可否駿進而深入之之過也然則大兵非
不能勝也雖或勝之必有所傷最為可惜竊謂自今萬一

群偷再作不若用其土豪率其土人以本路官軍節制之
假以歲月期於必得散據其要害而伺察其出入左右交
攻縱橫相援閃誤追誘衝陷掩襲縱未即擒必不能廣為
州縣之害矣又且減費用之煩省科率之擾民之所頓何
憚而不為耶夫衝城之苑不可以窒穴致遠之技不可以
捕鼠昔人論之詳矣若以為賊徒之衆非王師不可必殊
然自古蓋有以少擊衆者亦在朝廷精選智畧之士運用
之如何耳又豈在多乎

用兵必先修政事

用兵中興之一事耳然事有相待而後成者不一而足而
今之言兵者勇於必進不恤其他故不得不為之慮也臣
嘗讀詩至周之小雅觀文武成王所以致太平之效與夫
宣王所以成中興之業其迹可得而言者蓋自鹿鳴以至
魚麗文武之詩也自南有嘉魚以至菁菁者莪成王之詩
也自六月以至無羊宣王之詩也孔子當以其世之先後
而次第之其意若曰作於前者不如是不足以為文武繼
於後者不如是不足以為成王後之為君者得此則治失
此則亂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夫
于此者也車攻之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境土則得乎此者也夫自文武至於成王其詩亦多
目矣一詩廢則一事闕苟有所闕已不純乎文武之政而
況於紀綱文章蕩然大壞乎彼宣王中興非能舍文武之

政以自為也補其闕而已自六月至於無羊補其闕之道
也蓋復境土必本於攘夷狄攘夷狄必本於修政事政事
既修然後兵可用未有政事不修而先於用兵者也臣故
曰事有相待而後成者不一而足爲是故耳今姑以兵之
一事言之而明其所以相待者如苑械之備餽餉之煩賞
給之費與夫修城浚池選將練卒之故是皆不可闕者一
有不至兵不可出矣亦安得不為之慮乎蓋古者用兵能
發之必思所以勝之能勝之必思所以守之發而不勝不
如不發勝而不守不如不勝故臣願陛下上思祖宗之所
畀付下念生靈之所愛戴大修政事使在我者無可乘之
隙而在彼者有來蘇之願則天戈所指宜無不承順者矣

宣王中興之道蓋出於此是謂萬全之策惟陛下留意幸甚

學者以孔孟為師

昔者孟軻著書七篇其末章歷敘堯舜至於孔子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而其終嘆之以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近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以謂道之在天下自古自今無適不然必有人焉發明而推行之然後傳之萬世而無弊是故聖人者道之所賴以傳者也道固不窮傳亦無盡由孔子而來至於軻猶可以耳目接也得其傳者非軻而誰故自漢迄唐知道之士如揚雄韓愈莫不推尊孟氏而世之言道者亦必曰孔孟孔孟云者明其無二致也豈諸子百家之所可擬哉近者陛下詔天下學者當以孔孟為師無所偏執此誠萬世不可易之論也然孔孟之言載在方策昭如日星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心者之所共知其要焉在豈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乎大中至正之道則孔孟之所以為孔孟也若夫諸子百家之學或蔽於人而不知天或蔽於天而不知人或蔽於為我而不足以及物或蔽於兼愛而不足以成己幽明殊歸內外不合於是詖詭譎怪之論與詖邪淫遁之詞勝而大中至正之道始不行矣今欲學者以孔孟為師則必使之知大中至正之道自吏科以來天下學士無所適從若朝廷尚不免以文章取人謂宜明詔

有司審所去取毋溺於諸子百家之說惟大中至正之道是從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志復行於今豈惟今日學者之幸將天下後世實幸

仁政得民心

治天下有萬世不易之道有一時解紛之計不易之道猶飢渴之於飲食不可一日而無解紛之計若病之用藥已則去之戰國之世諸侯以詐力相吞所患者國之不富兵之不強耳是以當時謀臣策士非富國強兵之說不進於其君而孟子則鄙之曰仲尼之徒無道齊晉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故雖如管仲之於威公九合諸侯一康天下其功可謂盛矣而孟子猶不為也豈以管仲之所成就者可以濟一時之急而不可行之萬世乎方梁惠王以天下莫強之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欲以一洒其恥問於孟子宜其有甚高絕異之謀轉禍於立談之頃而成功於反掌之易者而孟子則對之以施仁政於民省刑薄斂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而已又何其不切歟蓋濟一時之急者不過富國而強兵行萬世而無弊者非仁政不可也夫仁政得民之術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彼所謂富國者困民之本也所謂強兵者毒民之資也以是而欲得民之心不亦難乎雖然不言富國非委貨財而不取也不言強兵非消甲兵而不用也治其本而末從之矣本之如何得民心

是已民心既得以之足食則君孰與不足以之治兵則效死而民弗去此湯武之王所以無敵於天下也今為兵而理財取財而虐民民不堪命將轉而為盜賊姦宄更兼饑饉乘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願思孟子之言修仁政以固民心毋以祖宗之德澤不替為言而忽於恤民則天下幸甚

論心過

臣聞古之聖賢不能無過雖周公孔子顏子皆有過也而萬世所法焉苟知過而改之亦何足以累德哉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大聖賢之過二有形於事者周孔之過也有動於心者顏子之過也形之於事

或不可悔則當改之於後未動之於心在所當克則當改之於方作故有心過有行過人主之所宜改者心過而已心過不作而行過亦無矣顏子之不貳過過於心不貳之於行也故孔子之稱顏回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如是何過之可名哉祖宗之設諫官蓋不自以為無過使之進諫以補過也然形於事者可得而言而每患於難改動於心者宜若易改而每患於難言故心過非自知而改之不可也孔子之語顏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防者心過而已蓋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而人君之在天下一日萬幾語默動靜之間所感多矣安能無過而居補過之職

者亦何所致力哉然臣嘗聞之師曰心有私焉過也仁而不私則無過矣心有偏焉過也心而不偏則無過矣心有利焉過也義而忘利則無過矣是三者正心也理義之心也過或生焉如太空之有雲霧乍起乍滅而空之體常自若也如明鑑之有塵埃或去或留而鑑之體常自若也於此乎知之則偏私而利將無所容矣是之為說見於論語之所謂仁子思之所謂誠孟子之所謂性先儒之所以帝而湯文武之所以王以心傳心後之王者不可不知也故臣願陛下所防者心過而行過自無者以此敢緣職事縷陳所學無幾消塵有補海嶽區區僭言惟陛下教之

經筵進故事

前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洪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臣聞汲黯在朝淮南王憚而寢謀世謂黯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力故諸侯將敬畏之而不敢肆黯於是為有功於漢矣臣竊以謂黯之忠古今鮮儷然使武帝棄而不用黯言何所發哉淮南寢謀雖曰憚黯亦武帝用之之功也何以言之方武帝欲崇儒術以興禮樂則用公孫洪為丞相欲定律令以振紀綱則用張湯為御史大夫欲攘夷狄以強中國則用衛青為大將軍丞相固上所親信御史大夫

尤為用事天下畫足而立大將軍貴寵無二公卿以下皆
畏奉之而黯嘗廷詰洪以為齊人多詐始與人建議後皆
倍之又言湯不能安國富民何空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為
又數說黯以為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曰使大將軍有
揖客反不重耶黯之正直不撓如此以故朝廷一時貴臣
莫不憚之蓋不特如是而已武帝招延士大夫常若不足
然性嚴峻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案誅之無所寬假當時
在位雖不揣愚而黯面折廷諍終無所屈嘗謂武帝陛下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帝為之變色罷
朝且以黯為戇又以為愚又以為不學若不能堪者至其
與嚴助論黯則必以社稷之臣目之此固武帝之所甚重

而深與之也故史載武帝之待遇黯曰大將軍侍中上踞
廁視之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
也蓋武帝之欽禮黯其過於丞相大將軍如此則凡為將
相大臣者安得而不憚哉淮南憚黯由將相大臣憚之也
將相大臣憚黯由武帝欽禮之也然則淮南寢謀非武帝
之功而何臣又聞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唯我所
欲其誰敢抗之以其莫敢抗也泰然居於民上無所畏忌
則賢者懼禍亦將遠引深藏不復為世用矣賢者不為世
用而讒諂面諛之人得志其不及於危亂者無是道也故
如武帝之好兵喜殺窮奢極侈實無足取至其欽禮汲黯
以絶未萌之禍使世不可不法也祖宗之設臺諫官所以

崇奬之者無所不至亦近於此雖無汲黯其誰敢不憚使
常得其人又不亟除而輕去之臣知姦雄自斂屛息矣蘇
軾有言曰姦雄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盛也以干
戈取之而不足故崇奬臺諫莫尚於祖宗之法唯陛下念
之

進寫龜山先生論語解

臣昨面奉聖訓令楊適脩寫父時解論語及禮記中庸義
進入臣除已同共校對恭依聖訓作大字脩寫投進訖今
來臣又別脩寫到小字本共壹拾壹冊見在殿門外祗候
進入伏望聖慈特賜宣索取進止

黙堂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書

上楊判官時龜山先生為建陽丞

三月二十五日鄉姪陳淵謹裁書拜獻判官先生閤下某聞之人之性無不通亦無不備無不通者謂神無不備者藏理神無方理無窮聖賢之與愚衆等是物其所以判然二道者在充與不充耳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人均有是善當其未有諸己聖賢之與愚衆何以異及其既有諸己則己自視了然如數一二矣是之謂信古之人旦暮由是而行之猶嬰兒之長而莫知其所增益也為聖為賢其教皆出於此乎孔子曰篤信好學夫好學而

內無所信則盡心於非聖人之道者有之矣故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子悅然則學者莫不自信始此某嘗讀論語觀孔子所以教羣弟子者皆使之求之一性之中自性之外蓋鮮及焉夫然後知古之人所以泛應萬物者皆不出吾方寸之地於是又思得古人所謂自信者而篤之斯可以深造於道而不止為口耳之賤儒今也茫然如在中流風波正起而失所以濟蓋不知方其信而行之古人何所見耶夫信者知其在我者有是也學而且能信之雖君子之細事至其進而不止可以積而入於不可知之神矣豈不大哉故某嘗竊疑孔子之門所以人人皆可畏者實自此入也若聖人之教人未能使之自信道無

自得矣且以子路行行之氣屢見沮於其師終不少貶宜不足與語至孔子釋門人之不敬之也則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其曰未者以謂孔子之室在子路非不可入也特其入有漸耳若必曰好學如顏子然後得以在寢則世亦何籍於聖人哉故夫苟有得於信雖以子路充之可以入聖人之室苟無得於信管仲之功曾西之所不為也嗟乎某今無所得於此則可矣儻他日幸而有所設施就使止如管仲仲尼之徒尚且不比數之是其所學乃聖門之罪人也某其忍為是哉此某之所以當食投箸中夜浩嘆而不能自已也昔宰予晝寢孔子曰於予與何誅夫晝寢非大惡得罪於聖人如彼其嚴何也蓋道之在心要在

念念而不舍焉一息或怠去之遠矣晝寢其何暇乎予也無所用其心者也無所用其心豈初不知所以安心耳信者安心之地也方予之欲短喪宵自安於至醜之行而不悔夫於彼而安則於此未得所以安也未得所以安則雖汩沒於至醜之行恬莫之省何足怪哉人性之善惡於予有疑焉且懼此心終未有所安而今而後行歸於小人也於是輒有請於左右先生其亦憐而幸教之乎始某方幼年時聞之諸公長者以謂先生正容以悟物使人名利之心氷釋某時雖不識所以從師然每於平居宴處間窺之人人有不能然者於是已知先生為不可及矣其後幾冠遊太學常與友人廖用中論當今人物且為其亟見先生

也遂以問之用中謂先生嘗有言曰舜之雞鳴而起孳孳為善其所孳孳者果何事耶退而反求之若有以當於吾心者然且不得所以進也於是其願見之心愈篤逈丙子歲不利於秋官既歸膝下且欲徑來將業一見因循多故若有挽之者此未易言也繼又聞先生如京師去秋始還舍其時臥病冬末始乎終不得躡門一摯贄謁於將命者今茲適有壁水之行取道來陽而先生偶官於此遂獲一拜道貌積年嚮慕之意亦可少償矣因念昔年所以聞先生於人者於是復修不腆之詞道此意焉且欲先生如其非苟然至前也夫舜之為善學者之所當致志也今也欲為之且不得其塗徑以入當如之何哉雖然是善也舜其

獨然乎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夫聞見在外而悟之心心則所謂聞者自聞也見者自見也充其所以聞見之極人孰不可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是則非舜獨能也審矣故求書稱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責顏子之所樂亦是道也其與舜之所為有以異乎今先生固已充實而有餘矣願聞所以初入此道其所執持而取信者果何在若使不肖者得聞咳唾之餘願即影響而思之庶幾緣是探古聖賢至覷得其萬分之一亦可以粗寄此身於霄壤間不為虛人矣某又聞之大河之源發於崑崙其流而下者才一滴耳出積石過龍門放乎濟渭之間奔衝秦華之陽至之洶然使人心悸而股慄其本支而為南北之流以達舟航之運備而為陂池為溝洫為田畝之溉又為荒畦野圃之所資而抱甕者有事焉其利亦博矣然河非求有利天下也人者利之河不得而吝故雖利之所及若大若小若多若寡或其自取而何無所擇焉古之抱道懷德之人其胸中之所自得者然而言之其精不可辯擇而散之其大不可圍窮而為道術雖善一身而不以為狹達而為功名雖澤及於天下而不以為廣是固惟所遇焉而無所擇也故妄吏東田抱關擊柝古聖人之所不屑亦司無所擇而已先生之所蘊識非不肖者之所能窺則至於久處畢秩固已不厭夫有識者之論而先生安為之此其存

諸胸中者亦遠矣擧自一滴散為無窮無窮之中惟物自取斯道也疑自向之所謂善與信而充之也果何足以散之然區區之心正有求於先生不識所謂一滴者可以見分否逆旅紛冗言不盡意先生亦覷其心如何耳

代人上梅節推

僕竊嘗悲世之君子不　所以得名而恍於人之見如是以觀傳語言矜厲容貌以求裕於先達者之觀聽衛卷妹濡無所不至夫無實而貴名者固不足擬若自修識焉而名之為徇其志亦不宏矣何則妙道無窮方寸之間索之而愈有為賢為聖由心達耳何為於未成就中而遂受人之知乎故士志之高遠慁害於畏名者見之古之人如

顏氏之子塊然處乎陋巷之間其胸中之所以自許自期者雖其流輩有莫能測且微孔子之言誰且知之以彼所為若求有以自表於當年後世固已絶人而乃不露纎芥深閉固藏嘿嘿若無能者何哉蓋其所以學於孔子者有進無已要之不到聖人不晝也使彼且以令之所為不自悔於衆人後之所待蓋未可量與其逮揄而小吾名也孰若守吾終身之志待其充足然後大之乎故吾非惡名而逃之也亦曰　所以待名而已耳然則顏子之深閉固藏宜其或出於此與昔者兒寛初從經於諸氏及緒自梁相而召也寛直為御史大夫諸意頗輕之至於議封禪於武帝前則又自以不及寛故緒之諸生也其材識之深沉固不能外其師之所鑒又何其師許可之易變耶蓋人固有一旦穎脱而自悟者有力修強記而加富者當自今觀之其故不足論也是以君子其學未成年而有一人知之吾亦有所不屑爾也故觀兒寛非昔日之人也則顏子之心可見矣觀顏子之所以自晦於世也則士之不苟為人之所知理固然矣又何必逮於必售以自累乎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夫可知而人知之君子何惡之有直嫌於内不足耳若顏子者其志果在於為聖人則其他舉非其好也名将安取哉以某之不肖無狀識無足知亦不類人之知方求為可知而未能者然早歲且嘗以聲病偶儷之文見取於左右矣今還視之汗顏熱中而又聞先生

愛忠每以故所取者見稱也是以一再見先生道此志以自達焉夫待名之不　今已不可追若自今觀之某之志自待甚未易也先生亦試揣其中如何耳若猶有取於今尚幸先生覺教之庶幾異日不為流俗所汨没而得以力溯道德之源則先生知人不虛而其賜益厚矣雖然其志則是也而其所學亦未敢自遁於人也王良秣驥乎萬里之足非可以一朝期要須待其力勝繫維是必有可觀者若其無取於此某之心正自求恬默退處之不暇其誰責能辨之道根紙筆不莊或不以狂妄為罪幸容之

代喬卿上陳令書

某聞之善用法者當原其情不知人情則無以用法矣春秋之書以一字褒貶寓爲世賞罰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舍跡而論心去名而誅實者皆是也而世方曰守法者不容情亦已過矣夫聖人之制法将以杜天下之私心而畏奸吏之上下其手也使人人如皐繇則三尺無所用矣惟其不能爾也故一切格之以法然則法雖出於天子而吏則當以意而行之矣昔者某以公事逋至於明公之庭方小人之倚於疑似之間以騁其無根之辯雖某不能以口舌難也而明公方将刃餘地運斤成風而盤根錯節釋然以解蓋非曲盡人情不滞於法則某之銜冤負恨其或無所訴而詆欺者将得以自肆矣顧明公之於某蓋未嘗有半面之知以某之與滞異凡尚獲自直則一邑之澤當如何

敢此某所以僕僕然猥頽執贄求見於下執事而欲復仲其喙也且某之事未易一二言也某久在京師家素無所蓄積也一切資用徒取給於先人之薄業及歸老親無白田廬蕭然號寒啼飢之態殆不堪處而所以分朝夕饘粥之養以利同氣之大家者豈以其有餘然後爲是耶誠以手足之愛既已事人則周旋動作唯其人之聽故凡不敢辭其無厭之求者蓋將以訓其虐也而女子無知往不待終其天年以沒於牖下則彼之爲虐可見其不悛矣然則向之所與者其可以不問乎此某所以必奪之而無愧也某嘗讀史見相如完璧之事未嘗不奇之也方秦以城求璧於趙也趙安知其不以城償之乎故璧不可不與蓋以

謂不與則彊虎狼之秦其加我者有甚於求璧者矣及其既與之而城不可必得也故相如亦得以詐取而處奪之自世俗觀之雖若其信不足道矣然當時所以與之者勢也無取於恩則今日之所以歸之者義也何有於信況信之不可要而復乎嗟乎待至無厭骨肉有至於相戕究施不報鄰國有至於結怨人情所同然也若夫義重於內則物爲之輕古之人蓋有掛劒以徇死友之情者某誠不難爲此猶令爲之亦誰察某之心而彼倘何人哉此某之所以拘囹圄被金木從吏訊每傾而不悔者也雖然凡此者明公舉知之而恨不能然後陳於此明公試察某之心其有愧乎其無愧乎某嘗以謂君子之施德於斯民也不擇

地之廣狹而皆能與物爲春夫春之於物恩亦厚矣惟其非有心於利物故物無所歸其德昔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或以責滂滂曰叔向不告祁奚之免之也今明公治天子之民而用天子之法既已出於公無私矣而謝之之言亦安所施哉計謝與不謝明公不復卹此而某之所以來者非謝人之利己也謝明公之深於法而某心又將以是爲一邑之被某罪者謝也伏惟明公以某權進退之幸甚幸甚

上謝霄諭益

某聞之以道致尊人莫得而卑以德致貴人莫得而賤古之君子修身於環堵之中眇然如不足於一芥之微而其

自視蓋有餘於泰山之重也孟軻一布衣耳崎嶇於齊梁滕薛之間居是國其國之君擁篲而師事之豈其遁託倨傲之名以招諸侯之敬哉彼其中固自有所存矣以某之不肖固沈溺於可卑可賤之地而不自悟矣至於道之尊德之貴妄嘗以謂可學而至也是故非其義也僕僕然屑己以從人亦有所不爲也今將以敝邑盜賊之事論之左右不待問而言不敢必其不輕也執事儻能容之乎僕嘗讀舊史見尹賞之治長安也鮮衣凶服少年之無賴者使吏民雜舉悉籍記之一旦收捕寘之虎穴私竊以謂治盜之術法制存焉不應如是之甚也及觀海曲之人爲呂母報讐者其初乃屠酤輩耳而終成赤眉之亂夫然後知編

衣直指之使處爲誅戮不若嚴之於將然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蓋殘虐之政非聖人之教也然有不得已焉義亦不可廢矣今夫攘鄰雞而不止其漸必至於探囊發篋又其漸則椎埋鼓鑄取庫兵據城邑而後已焉夫者不從其本而小懲創之及其甚也民以無禁陷於刑辟者多矣吏復忍爲之此何理哉鄭子産謂子大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若猛及大叔爲政不忍猛也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不從子産之言使兵攻之盡殺然後止夫以大叔之慈豈必欲多殺人以已亂哉蓋其事非多殺人不可救也然則吾何爲忍小害而忘大狂乎由是觀之治盜必救其漸而仁愛之心非所以施於

此屬也以敝邑之民蒙前政之弛玩固已數年比方公之來稍加整齊之人於是知有官庭之可畏惟方公以此邦爲欺謾之俗故每於爲盜者疑人之枉之也考掠之際躁平反之吏以累及其故盜之人故群盜得計劇竊攘取於今爲多閭之野老田翁牛羊不敢山棲而豚犬室處也人輙於夜行而倉庾必守禦也公猶未之知焉從微至著遂成屬階恐自今而往後之繼爲政者哉至深窮治之爲盜者嫣集實與而恣鈔掠矣當是之時雖欲小懲創之其可得耶夫盜不嚴其始後必難治往年廖恩初不過爲私商耳至其後遂貽朝廷之憂故以羲爾之延役八州之師環鐵城驟歲月而攻之不能克也嚴比不登人多游手盜賊

縱横必爲從患執事獨不念此乎夫欺謾之俗誠可惡也然焉一城被盜及爲盜之所誣而文致於法者將若之何盜憎主人自古而然彼方務巧計奇中而吾以欺謾連論其主人傳之遠方此爲就令耳執事於一邑之中與大夫同其休戚者也果安一言之賜以慰人望此何難哉某持是說久矣欲進於方公既而自謂曰進人以言易而受人之言難況下材末技不足以動人愈取戾矣然終不能默默也故脚布於執事焉惟執事高明仁厚某之不肖可得而觀者也今有人焉三世不入公府世以孝弟聞於鄉里道亦爲盜所陷邑大夫果不見察行將論刑歲云暮矣其人擧家臥病蕭然如不可終日斯亦足矜矣執事果以某

之所言爲信告於方公而出之則某言之行也實自此人始庶幾聞者知方公雖惡欺謾而非長奸也執事冒有助焉如其不然某亦無所逃罪矣區區之心惟所裁覔不宣

某再拜

代安常上福州吳倅

某聞之人莫不有所已爲亦莫不有所未爲觀人者不待考其所已爲而知其所未爲天下之真識也世傳伯樂相馬之善工也人未始知而彼獨知之是其所以難也今夫蒼騠騄耳飛黃兗旦汗血之駒銅骨蘭筋風鬃霧鬣目如央鏡耳如批竹毛如散雲蹄如踣鐵浴之以清泉而食之以芻豆以玉勒將其進退以和鸞節其步驟衣而出之曰

此天下之馬觀者睥睨審其不姐矣則曰世何貴於伯樂
哉此固衆人之所能識也及使天下之馬與疲駑下駟同
皁齕芻飲水喜而相嬉戲怒而相踶齧初無有甚異者當
是時人已不能去取於其間矣藉令能去取之至於與疲
駑下駟齊驅並駕沐浴吻瘠潰膚俯首穹脊若無以自活
顧誰能知之蓋其養之也非向日之物其飾之也非向日
之具而其御之者又猥以庸夫也則馬之伎能愈無以自
白矣是故九折之坂鹽車之下過之者日不為無人雖求
裒已憐甚矣而人莫之肯顧也一見伯樂振迅號鳴伯樂
為之慘而不忍於是賂善價以歸為時其飢飽以生其氣
力被之文采以作其精神造父執轡韓哀附與缺㝐于奔

風飆忽乎莫絪崑崙之虛瑤池之曲一秣萬里僅若歷塊
昔之見者累千萬輩曾不為之垂情者今乃汗顏於伯樂
矣兹馬也固非移易其形於今日也棄之則如彼貴之則
如此嗟夫孰信夫負鹽車之馬能若是乎此伯樂之所以
為相馬之善工也蓋人之相馬也論其形伯樂之相馬也
論其神毛色牝牡皆莫之辨報以千金唯恐不售茲豈存
常固服之所能到哉是其胸中必有大通人者矣夫相人
者亦何以異於相馬不求之於形而求之於神然後真馬
得不求之於迹而求之於心然後異人得故曰觀人不待
考其所已為而知其所未為天下之真識也人皆賢禹稷
未必知顏子蓋已為者易見而未為者難明故也後世名

世之士既不可多得所謂真馬又不世出而圖入駿者乃
以麒麟龍鳳螳蜋為肖也夫馬一也其所以甚不同者不
在於形彼惟形之論耳豈不亦贓外數故其於觀人也亦
然若今之士其求裕於權貴之門唯恐人之不我與也僕
背而疾趨俯首而後言蓋亦可謂敢矣於此設有奇偉特
立之人不幸適羣於衆以進紛然達庭僨然就位唯然而
出乃始有通於受者之君子矣夫受者之君子又何適也
爾其所以進者之耳以慕之不有其所以自許自期者固
未嘗敢落人後哥常持立者固非某之所自謂然辱常預
算之流亦非某之所願學若夫困辱慎悍無以自表於流
俗之中豈真困於鹽車者之比哉而閣下文章豈牢誠亦

士之伯樂也故傾以貧賤之身歸之左右試此號鳴不識
可以與之一顧以增其價否干冒威嚴進退唯命某再拜

代陳元侄上王提舉

僕嘗讀韓文至於上于襄陽書觀其言先達後進之相須
所論甚美而其終篇祇欲丐一朝之享以為蜀秣僕馬之
資而已私竊怪之以謂君子之於人非其義不可以一介
取於人是汲汲於利者固退之之短也及讀閔己賦與復
孝翱書觀其稱孔子之賢顏子者在隱約而平寬而以為
哲人之細事且自悲其無簞食瓢飲無以取資則餓且死
其事尤難於顏子僕然後知彼以利而求裕於人者不得
已也蓋自井田之法既壞士之貧者至無以自養鄉縣之

權太輕王公大人之門始無用於士士之無用之身常未
仕之際而裘葛薺鹽之費不給欲自遂於山林之下養高
完名傲睨一世而坐須好事之載酒鄰僧之送米縣令之
助俸是則難矣故退之之薦侯叔起亦不以其積書爲文
以干於有位者爲非而發其名在十人之上然則曳裾於
王門散跡於侯館令人蓋之古人以爲常也某本南之鄙
人也家貧而求仕欲仕而不獲於科舉身游太學十年不
售矣困厄愁苦如喪家狗如負鹽車之馬世之窮者莫己
若也雖其自期未嘗敢後於人至於干於有位之君子則
亦時有不待己焉者每自思天下懷有奇偉慷慨之人肯
忘其一手足之勞以拯水火之急則願託之以此身然以
四海之大賢人達士之多亦無奇偉慷慨之人而奇偉慷
慨之人年以窮而與之遇也自昔遍齊南已聞閣下之道
德文章學者爭先師之惟恐其後當時以衣食於奔走不
得備掃除之役以慚吸噓之餘論瞻望風采於今數年矣
茲者又聞閣下屈使者之車出布一方之惠澤飢戚故舊
爭相勸勉以謂奇偉慷慨之人昔之咨嗟嘆息以爲難遇
者今可以一行矣某因念濟南之不及見也於是僕僕然
不憚千里之遠惟閣下之歸焉其來之意閣下深計察之
矣退之亦曰擬擬當世士所憂在飢寒如前所陳則退之
固嘗以飢寒爲憂矣蓋憂有大於飢寒者而不幸飢寒爲
之累彈鋏歸來之歌雖鳴於齒頰之間君子固宜哀而取
之也若取其所憂有大於飢寒者則必以衣食養其所以
憂矣是又君子之所存心也然則某之來也閣下其將以
其擬擬而鄙之耶其亦將哀而取之耶俯伏門下惶恐流
汗之至

代張楫中上陳太年

某嘗謂古之士也重今之士也輕古之士也貴今之士也
賤其勢然也三代之賢能爲善於家取貢於朝其平居里
閭雖未廁於縉紳之間已隱然有公輔之望不待表飾尊
崇而與溝汙辱已遠矣漢唐之間爲士者猶可用於郡縣
至簿書獄訟之事不獨委之小大屬吏也今則守令之權
與古不同矣上之人既無取於下遠郊小邑窮居之士怯
才藴奇非在仕版則泥於不試雖欲不輕且賤不可得矣
故曰今之士也輕而賤其勢然也雖然士者道之所在也
民之所系望而取則焉者也豈以其用與不用而遂薄之
哉而或者以謂爲吏而待士士必恃吏之勢以撓法陵民
然則待士蓋有道焉不可不審也某在京師有來自南方
者聞閣下之待士也可謂盡矣接之以禮使其上不至於
撓法示之以義使其下不至於陵民優游寬假教誨而長
育之此敝邑之陋所以不煩執事者法令之嚴而禮義之
俗易成也某羈旅飄泊於今三年矣雖聞愷悌之政欲備
掃除之役者未能爾者瞻望門牆惟日爲歲重念某讀書
爲文本非期自表於世俗也方其少時憂患侵陵窮然百

駭不可堪忍第杜門端坐屛絶人事猶孫佛妙惟欲畢娛
箕之中中耳今則不得數千里之遠辭親遠寄客食太學
固已大異其初心矣益念先兄以家轄埋替之故力得一
第不幸早夭門户竟以未立雖饘粥菽水不至缺於奉親
而庶人之役則未之能脫也與其輸將服勞奔走馳騁於
公家力有不任則應舉干祿亦姑就其易者耳則以大山
林麋鹿之姿而來於規矩檢繩之内以從少年之後豈其
情哉實有不得已焉者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某
固不可以處鄕里矣此所以企詠閤下之勤而終不獲一
躋檻衣函丈以漸教誨長育之餘恩也雖然某之兄弟覲
戢其受閤下之賜蓋亦多矣亦何必親承其澤哉感激之

情於是尤篤方今學校之教徧於天下惟聖誠惻怛以待
士爲心者然後可以上副明天子之美意若閤下之所
以厚於敝邑之士者自古未有與見敎者也何甥妹最以
贈君相不次之求而某也他日庶幾有成猶可以邑之子
弟拜起於堂下以謝今日之德未爲晩也南望寫書言不
盡意惟乞順序節宣使百里之民有所怙恃下情不勝祝
頌之至

答廖用中

某啓昔者奉書已不記德書出何語及領所敎申以辨論
乃審參安且感且斷某於佛祖初無入處嘗試以其書讀
之隱之吾心未有合者豈遂信焉如山野之人雖未嘗覲
京邑之鉅麗至者告之固知其不欺誑也而未嘗便謂某
身到其地故有無著佛祖處之語此過疑耳若公以致事
非急務正沈於名利者之說僕方事科舉科豈敢以左右
爲非但其所謂大患不可不復者不免云云也孔孟之教
莫非明致事者子思中庸其傳與的切故其語最可信所
謂中庸者非使人人皆於之求合焉蓋學至於道則應變
曲當自無過與不及中庸在其中矣孔子曰中庸之爲德
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思亦曰中庸不可能也是故
夫婦之愚可知可能者非其至也若其至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也然則是果何道耶舜之惟精惟一然後能允執厥
中湯之懋昭大德然後能建中於民故曰極高明而道中

庸者如此而已佛氏之言道亦曰平常心是道若了此事
著衣吃飯而已若其不了而止能著衣吃飯是亦痴人爾
何足貴哉惟不可名以痴人而起居飲食曾與人無異者
夫豈道理大正而麗於過不及耶此則中庸之所以爲中
庸也非極高明者能之乎故凡不待之高明而惟中庸之
求者未有待於中庸者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
欺天其始蓋以善爲之至其弊之以道乃如此然則學者
當自其末而求之乎抑亦即其本而學之也所以不貴夫
漸進而貴夫頓悟者以此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大狂者妄
行疾趨之人耳其一念之正則初與聖人無異也故入聖
爲易是以曾點顔學聖人所以深與之若學道者必歷階

級是狂終不可以作聖耶吾聖人門户堂室之說接引中
下根之辭耳歷塊越澗之馬一秣千里恐良樂不復限其
步驟使之捷與駑駘同駕也孔子曰由也未入於室也又
曰顏淵未見其止也二三子之造於聖門要之不到聖人
所學不止其曰未者蓋謂其必可至云爾非謂此止可以
入室而彼止可以升堂也不然則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
豈欺人哉若曰西方聖人不能使頓悟者之多則又不然
夫頓悟固西方之教也至其悟之頓不頓則在人爾聖人
安能必使之意其不能必使人之頓悟遂罪其教豈理也
哉所謂釋氏撤去屏障洞見底裏望之者謂可以直造故
人皆有狂心夫人之所以不至於道之室者蓋以屏障為

之限也屏障所以待而限之者以其心之偏也使人人望
之而見彼無隔屏之可畏何憚而不入所以難入者正以
望之未見耳雖吾聖人之教固所謂循循善誘者使百安
情以崇拂其至虛小識以扶劣其所居者其終日行住坐
臥初不離於吾聖人之堂室也然其由之而不知聖人雖
欲使之悟亦不可得也若無深閉固拒示之以難者豈聖
人之心哉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而僕所謂悟之頓與不頓則在人者
此也然則撤去屏障洞見底裏又豈獨佛氏為然耶惟公
以儒佛合而為一而以儒者之教為非歷階級則不至故
不得不異耳夫六經之說應時物而為之時異物變故其

言亦不得不繁以其淳僕之故使即之以求聖人而不於
本然者致志焉亦恐或入海算沙磨塼作鏡徒勤無益耳
古今一道聖人一心公之所言也若幸不鄙棄則僕之言
似有相應者然非敢以為真是也若以為不然希再見教
不可以為不足復而置之遂廢琢磨之益也

與游定夫先生

淵往來在太學時先生嘗為博士博士於諸生師弟子也
宜其朝夕請問以求咳唾之益乃獨碌碌稠人之後抑首
於無以異人之眉宇而守株於可以言傳之餘論不能一
通名左右豈捨聞盛德獨無向往之心乎政以學未有得
無以為請問之資不敢徒見耳其後八年先生在憲臺某

又適來京師謂於是可以數候起居而臥病經時足跡復
不一至門下病且愈則又有海陵倉卒之行既至海陵聞
先生出守歷陽歷陽於海陵皆歸地淮南相距數舍耳舉
足不必走旬可到摳衣函丈宜若易然而某方侍長者之
側勢不得以有己雖瞻望不遠又無緣如所欲而往也且
今天下如先生之賢者幾人若某之有志於學亦可謂知
所擇而從焉者使其幸一日拜起於堂下未必在可斥之
數也而自識先生風度慕望之不已於今十二年矣要之
終身所願攀附固不可一日致勤而後慊然十二年之間
幾欲見而幾不獲也則其他尚可必乎人將以是為因循
自棄者故某不避錙銖之撰為左右一陳之也先生能亮

之否始其通達陽湖道於將樂楊公公許而教之既而許
妻以女遂路南北迨三年然後成昏成昏今一年矣非惟
寅緣葭莩之幸實有幸於得畢其學問之素志庶幾不虛
作一世人也先生與公朋友故某聞先生於公為多大道
一而已矣而所因以入者門戶則根柢今於道亦未也使
頹孟亞出於仲尼之門安得不兩見之以究其所以學乎
故淵雖受教於楊公知其與先生無異矣而猶欲一見先
生不能自釋也伏惟先生以中和之德誠身以剛大之氣
應變謝去才智而游刃乎無事之境故雖一毫未舉而天
下想見其必為之功此世俗所以深畏而害之而志士仁
人所以嘆息其不用幸神明之休相而庶幾斯道之符與

也雖然道之行不行為有命矣若夫待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付之以正論之淵源使夫子之文章不墜於地是可以
力為者先生獨無意乎誠然則如淵者其亦可以得門下
士矣遠病起會外舅遣人作書言不達意然自今可以繼
聞動止矣其詳當在後便也正遠教誨瞻仰益深惟冀倍
加保重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

答陳了翁

淵承教以疑之為道謹當佩服銘刻不敢忘也所謂揚子
雲於玄可謂好之篤者不可謂不知仁淵竊有疑焉淵未
嘗學玄固不知其深然觀其立名以三方九州二十七部
八十一家者為定法此固與易異夫易以相錯故能變以
能變故不窮既有定法則不能以相錯不能以相錯則不
定變矣蓋易之道也故來數以先天之書為通於玄而曰
雄之發於玄者死法耳為是故也使雄知易則玄必不作
其作必不爾然而曰好之篤者亦恐雄不得所以好也雄
之言曰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
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此其自排耳淵雖不學玄然於法
言十三篇則既熟讀之矣法言論聖人處無一語是於是
知雄為不知聖人大學者用心如雄然而不知聖人則其
所學可知也已故此方之學所以不比數之者蓋有以辨
之也大概人必於其倫如法言以顏子之孝為過於猗頓
孟子之勇為過於荊軻仲尼之聖為過於范蔡此蓋當時

流俗之所見常人足以知之何足以見於書其間辨乎其
不足問問乎其不必疑與夫蜎莽從亂之語尚多又不在
是也至若禍福死生之際尤不足觀故淵敢以謂雄之於
仁疑有未知者亦非敢妄疑也所見然爾蓋孔子門人所
學莫不求有以知仁知仁則道可進矣未有不知仁而知
道未有不知道而知聖人者也今雄之於孔門弟子其智
曾不逮宰我子貢有若之徒而乃斯然自附於孟子不知
其以孟子又為何如人也法言有曰仁以人之此雄依放
前答之語遠人之為道而以為說也其陋蓋如此而謂
知而好之毋乃太恕乎淵於左右及楊丈處每得一語必
謹識之已而未盡了則必反復問難不敢不盡蓋恐先生

長者故爲疑似不切之說莫倂無涯之詞以觀學者之所向而啓其所疑使其無所捕捉而於中流風波之中忽得一壺以自據也此自昔聖賢亦然安知來教不出於此乎淵讀論語見樊遲學稼圃宰我欲短喪言之者未極其說而問之者已無所疑及其進也聖人懼其終莫之悟爲之悉意而中言之蓋淵其習有所不入而不能復發問也然則聖人之教人亦豈必待憤悱然後終其說哉如前所陳悉情之見如此其是與否更望教之毋惜縷縷垂誨爲幸耳答呂君誠明之說前此未有釋經明白如此使人可以坐進者如聞近看中庸計已有成說揚丈欲爲中庸義而未有暇也然意已定矣淵拜覆

答海之敍

示近詩三篇清遠閑易讀之嘆服不能自已亦欲追和自量綴句雪以已詞恐有續貂之誚也不作此久矣自今春入學齋舍無事試効爲數章然後不佳不敢自隱輒呈左右得賜點竄爲幸耳日省昏于前書謹及之不知亦見取於左右也鄉黨一篇粗妙俱融步步不離於事聖人之極致也觀頻于爲近之亦在大視聽言動無非禮而已自老莊之學盛行於世而世之君子始猖狂妄行爲達而終自棄於無方之民特未之思耳了翁書論曾子之於道以晝得之故戰戰兢兢且死而未已又言舜非行仁義而孳孳爲善所謂由順而屬者也蓋明此也自得此直信曾之所

聞爲不移而獨喜坐進之無難矣聞之季似祖云左右自游山歸來所得益勝遂齋居蔬茹日逢禪定趨見止謀菴坐心形內斂也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合內外之道也左右之所爲豈有意於此乎世人終身役役於塵勞妄想之中醉生夢死莫覺莫悟其原在於不知止而求定耳間有自修之士乃避事而求道夫事焉可避哉無事則道亦無矣故惟止而求定者乃期於應而待也至於應而待則擾攘應對之際莫非妙用而天下國家蓋不足爲矣而況於一身乎何時侍見話此等事瞻仰淵再覆

答羅仲素

淵啓比年朋友道絶自去歲還里相與者旣寡幸而得一二人往往朝夕往來惟以戲笑爲樂故平居行己則有過而莫吾正讀書則有疑而莫吾適用是大懼自得吾仲素乃復有切磨論難之益而今而後知學之可進矣幸甚幸甚前日辱垂諭曾經昔之與自顧荒淺何足以知之然旣蒙問不敢不復輒布所聞以卜當否尚俟裁擇君子之出處去就不可比而同之觀其所遇如何耳如柏舟之仁人簡兮之賢者北門之忠臣所以低回而不去者非不能去也柏舟之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彼其所以深思遠慮者豈在於一身乎其子爲之奴初不與微子同也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初不與伯夷同也其道則一而已其不去

世俗之爲說曰欲知人之賢視天下之公論而已夫豈不然而未之盡也何則衆人之譽有近俗而待之者有好名而待之者是二者實無與於賢也而必以公論取之無乃武夫乎淵則以謂欲觀人之賢求諸君子之所欽愛者而已矣君子之取人也以身爲則以道爲公是是非非無所容貸是誠足信也始淵之幼年侍侍四明叔祖出入起居矣未嘗不在側也其後成人卽游學四方遍同郡楊先生從之因授室焉是二人者君子人也其淸則淵之親而其道則淵之師也楊公有友曰建安將和州者非世俗之交也而叔祖之深契則惟執事一人而已此非特四賢者自謂也雖今擧天下之人皆云爾也淵故不孰和州之爲人

獨因楊公知之亦未嘗拜執事也而篤信其爲天下賢者矣以叔祖之言而已故嘗願執箒除之役以從二公之後莫獲聞其謦欬庶幾得所歸焉而未之得遇者偶有以不肖之名聞於和州者公不鄙夷之辱惠書曰是可敎也則和州雖未之見其心已相許矣獨執事之門初無贄毆之逮顧今天下如執事之賢者幾人若淵之愚又自謂粗知執事所存之萬一而乃因循自杌不一望其履舃其不幾於自棄者乎伏惟執事道德之高術智之明事業之隆名節之重大人而能言之不待淵御說以自進也以淵所聞執事之養心如雲行空無意於逆順而往來也以風枝心待其正其應事也如權在衡無意於高下而輕重也以物

也乃所謂仁簡兮之任於伶官則祿仕者之道之不行而擇其所可能者以就祿雖伶官之賤猶能安之非賢者能若是乎若曰任之非其事不可不去則是妄丈夫來田里人不當爲也耶北門之忠非直在于從事獨賢而不遑王國爾忘家者也其不見察於室人則家之不遑恤故爾夫既已任其君之事乃辭難以求退此何義也故亦莫之去也觀孟子三宿出晝之義則古之去其君者蓋皆不得已者也豈其所欲哉若乃伊尹之以天下自任然非湯則不起是其始之擇君以爲去就不得不爾至湯沒而太甲興太甲初未嘗見察也伊尹其可遽去乎此不可不知也君子陽陽其事類簡兮且所欲者求免於亂世而已得其所欲

矣爲而不樂非如柏舟之嘗任其責者也柏舟之所憂憂其國君子陽陽之所樂樂其道各有攸趣也至於伯兮謁羽之君子則又以君子之道而執庶人之役者也以庶人役君子役之過時使不得保其妻子養其父母則其時可知也已此其所以可刺時則可刺若君子之義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亦奚以爲辱其曰下從征役非必在位之君子歟君子以小人雖謂之下從可也古之不得志而在下者躬耕乃常事爾以菽黍稷稻粱爲念蓋欲共爲子職而不可得者此其所以呼天而嘆之獲免作此以代而承武以爲不然更望指敎

上部侍郞金完

故事適於平心待其正則無往而不安事適於平則毋舉
而必當此天之所助人之所與聖主它日之所倚付天下
後世所以被惠澤而不窮而志士仁人所以跂踵引領而
望之者也蓋乎自古君子小人之消長有以關陰陽之運
非適今也若天終無意於君子則已不然則世之所謂繫
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宜不待以自逸矣淵誠恐朝
廷一旦開悟詔起諸公則如執事之賢固當首被登進以
慰吳夏之心淵於是時方將擊壤田間歌咏太平之至樂
雖欲一瞻風采有不可得此淵今日所以僕僕然仰于將
命不自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執事之降接也惟執事矜其
聞風之日久願見之情篤而以禮進退之不勝幸甚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書

答翁子靜論陶淵明

所論王摩詰責淵明非是精當頃聞之蘇黃門稱淵明欲
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已則已不以去之為高飢則叩
門以求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若此語
深得淵明之心矣今公所謂眞者無乃救是乎雖然此語
可謂得淵明之心而不可謂義之盡也淵明以小人鄙督
郵而不肯以己下之殊孟子所謂隘乎仕為令尹乃曰徒
為五斗米而已以此為可欲而就以此為可輕而去此何
義哉誠如此是廢規矩準繩而任吾意耳孔子曰和順于
道德而理于義又曰行義以達其道淵明未及此哉於道
矣於義則未也舍義而言道自聖學不傳之後其弊至今
尚在則佛之徒是已淵明何幾于孟子之言氣以為配
義與道吾曰配義而已則於體有不完配道而已則於用
有不濟彼舍義而言道則是有體而無用也而可乎體用
兼明此古人所以動靜一如而聖學所以為無弊也今言
淵明亂衆雖萬鍾不可留數頃公田其能撓住耶是則然
矣然不顧萬鍾一也至於孟子則去其君必有謂焉何哉
徒得其義而已此不可不辨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愛其人當學其為人淵明固賢於晉宋之人遠矣於此
竊有疑焉適承語及不敢自默恐或未然更願垂教

上皇帝代況梓王作

臣生長東南以儒為業間嘗學兵自太公司馬孫吳之書擧剌行陣坐作進退之法與夫歷代謀臣猛將奇正相生虛實相形合散無常變化莫測戰勝攻取謹守豫備之術以至陰陽卜筮天星地志占對厭禳異端曲學之說凡支離而不合交絡而難通者實無所不觀亦無所不知蓋自堯舜夏商周秦漢以來迄於五代之間所以得失成敗治亂安危之跡如春秋史籍之所著見者以臣所知撥之如辨白黑如數一二如駕輕車馳駟馬而行於四通五達之衢唯意所適無不快者又嘗以謂古今殊時利害相絕故當世之務尤不可不講於是本之天時驗以物理辯風氣

之所宜察南北之異習相山川之險易稽人情之思致較天性之能不別民力之勇怯究習俗之向背度夷狄之從違如是者蓋有年矣而自覩亦以覩世駒中之所既得者了無可疑矣而未有能發之者方少年時志氣激昂適自標置誠有所負而臣所居遠在閩海之陬起自勝衣以至今日游泳太平和氣之中耳不聞鉦鼓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雖欲自効其道無由是以泯默退處自同寒蟬若有所待不自知其愚不肖不足以為當世用也去年以臣老親之命俾臣求試禮部請假罷斥例當待官臣以家貧急於祿養間關遠來至會稽還故人為守將留臣踰月是時駐蹕方跳梁於山谷之間或謂不旬日當就擒殲實無足

慮臣獨書變儺嫗之子一旦嘯聚徒萬計安得不慮或者笑之臣已而以心語口曰是難與他人計者當裹書北去言之宰又庶幾萬有一遂焉其遇不遇雖死無悔及臣來京師試於禮部不偶幸與廷對復廢下列又自以謂古者功名之士必其資可以富貴今臣命窮如此借使其術不售亦必無補於事以是亟欲南歸又念臣親年八十臣今既歸勢不可遠去膝下遂將老死巖穴而平生所志終不能少攄一二以報陛下天地覆育之恩竊欲與麋鹿相為春秋草木同歸於盡何異於自棄之甚也於是洗心易慮追書某時所自得者為兵說十篇雖詞意傀淺計策無取引脰長命自其真性非自欺以欺陛下者比也敢獻

之闕下惟陛下留神而幸察焉臣聞趙括讀其父書至其論兵雖奢不能以口舌難也然無救於長平之敗孫臏吳起各有著述考其所言猶尤精密而優有敵國之辱由是觀之言之不足信也固矣故霍去病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夫言之而善如二子者尚不足信況如臣十篇之說言不能達其心文不能究其言亦何足道又況草稿未誅上自朝廷下至布衣韋帶之士奇謀碩畫日陳於黼座之側蓋必有瑰偉絕特之論過如臣萬萬者方斯時也持其狂瞽欲以上動冕旒之聽臣固知其難矣雖然漢之所以定三秦擒項羽者韓信之策也蜀之所以制孫權取劉璋者諸葛孔明之策也是皆立談之頃遂定大計卒

如其說使言皆不足信又焉有此大言豈可以一槩論哉
惟真知兵者為能言惟善聽言者為能用耳今臣區區之
忠欲以自見非適為利文雖不工志或可取陛下幸聽臣
言以為不欺置之用兵之地使臣有所依附時出智慮以
裨主帥或能為陛下安反側之心收散亡之卒使逆賊腹
心內潰靈援外離割裂屠潰卒於無以自植臣於是益不
能無分毫之助矣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謹繕寫兵說十篇
并書一通投進臣不勝俯伏戰懼待命之至

代人上杭州守

某不肖任職備員屬吏得以賤望風采日聞謦欬之音竊
謂凡人之所能者閣下皆能之至於閣下之所能者人未

必能也以是進而敢請聽命則不敢阿諛以求附進而奔
走服役則不敢矯激以為高異同之論無以黄其愚可否
之獻無以貫其直裒裒稠人廣衆之中眇然若無見也豈
嘗默窺盛德之一二私切志之以諸他日幸而有所施設
以所嘗聞推之於是庶幾有以乘時而御變又念流落蹇
滯之跡年將五十顧亦何求於世借使不能自已其誰實
與之去年秋求試漕臺偶為有司所錄意造物者稍復見
憐俾更仕籍已而又為禮部所黜自惟薄命何敢怨尤而
飢凍迫之不免從宦今得官江西將就食於窮僻寂寞之
境日遠君子恐遂為庸人之歸因備以老顧平生所以向
風願學之意思欲一備掃除之役而不可得者有如不言

終於安業閣下亦何從而察其心乎此某所以不避飾說
之嫌歷陳仰慕之萬一也某聞之天下之事無甚難非其
人則難亦無甚易得其人則易難易不在夫事而在夫人
之得失此為天下得人古人所以汲汲而不敢後也閣下
所臨錢唐為東南一都會素號繁劇難治比年兵火之餘
比之他郡其害為甚蓋其他仍錢氏割據之舊繼以本朝
輕公律人之遺烈民生其間不見兵革戰鬬之苦者二百
餘年與時室宇之廣可容千人而門闌之制甲於淮浙與
大浮圖仙聖之宮富人大家之室樓觀倚空金碧照映與
江山雄勝之氣相稱一旦墻燬僅存州宅總復被灾燼所
謂宏麗壯觀之處十失八九此其害所以特甚而治之所

以益難也自衆人觀之方財殫力屈之際欲復其故積以
二十年之功猶恐不完今閣下來此曾未再秋而荆榛瓦
礫之墟化為重層廣廈之蔭丹漆雕繪燦然滿目至於增
城浚池益修其舊而上下帖然不以為病此其計果安出
乎而閣下動容譆笑無以異於平居無事之日所以游刃
餘地其必有道矣然則人之所難者誠閣下所易也方閣
下之司漕計也公私之用裕然有餘人以為善於理財及
其為中執法也上不畏當寧之威下不顧權貴之勢人以
為長於論事自兹出守建安寬而不弛猛而不殘以寡取
為富民之要以不擾為安民之本惠澤甚博既久而人益
思之遠移錢唐其事業卓著恭白卓犖瑰奇豈又如此昔

汲長孺在朝淮南憚而寢謀雖以人主之尊不冠不敢見也故其忠誠義氣形於出使則有發倉之仁顯於治郡則有清靜之政然積薪之論武職其論豈其學有所未至與今閣下有聰明英偉之資愛民利物之志而輔之以精深博辨之學故隨其所歷率能有濟方古名世之士猶將讓而先之則其胸中所蘊豈淺之爲丈夫者所能測哉然某嘗謂古之所謂智者審度以趨於是而已而所謂才者劑數以適其宜而已乃若才智過人而氣或不足亦不能行則氣也者才智之所恃以有成者也蓋天地之氣其畀之於人與形俱生與神同運充乎四體而不見其畛而人之在天地一氣之內猶魚之泳於水也夫能內外合一圓然

無間則體之充者固已塞乎天地之間矣以是行乎萬物之表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儀秦不能遷其辭賁育不能奪其勇雷厲風飛而莫測其迹山藏海納而莫見其端故語其剛大無以尚之此天下之士所以俯伏聽從而莫能與之抗也故某論閣下之德所以獨立不懼者惟其氣之剛大而已才與智蓋其細者爾則向之所謂能人之所不能者其非有得於此乎某之仰慕誠在於此夫以某之不肖非敢自謂粗能識閣下之所存也然凡今出於閣下之門而閣下借之齒牙之論剪拂而成就之者蓋亦未必皆能識之而某也獨以與世齟齬不獲自躍於驥騄之末則今日之言其可已耶惟閣下留意而俯察之豈勝幸甚

干冒台嚴伏增惴悚

見余縣丞 代人

某聞之人將乎陰陽之一氣猶木之浮於海風波之中偶然相值豈篤有一焉不可必也已過而復躲俟將冀其復合是則難矣以閣下之聰明苑識出乎天性翱翔學校胄未數年遂擢高第而又生長於公卿達官之家其氣勢之盛足以吹噓枯槁轉爲陽春稍借舉援則亦鳴騶曳履於朝廷之上矣顧乃徘徊迂左屈爲縣佐辱臨敝邑此固不待而得者而某也衣食於奔走留連他方久而忘返今茲不幸遭罹大故杜門假息喘喘於苫塊之間偶未即死適當閣下來蒞之日躬竊餘庇亦所不自期也夫以閣下好

賢樂善之誠心與某向風懷德之勤意俱不期至此若於此時猶以衰服自拘不復仰干將命以道其區區之一二且閣下猥被識擢且去爲教導之官遂捧贄進而某以孤苦摧毀奄然既未是終不獲覩聞咳唾之餘論矣比之浮木幸會於今日又將趑趄不進是果何時而復合乎此某所以不知容貌之不足以動人而以不腆之辭墨衣扶杖布願見之心於下執事也閣下其察之進退惟命

答陳丁翁書

淵於易嘗嘗習讀其句讀而已比逮辱兩書皆以所得易之精微見教自量不肖何足以當此意反覆玩味且幸且慚所論自貞至順凡八卦發一義例引而同之使參差不

齊者如惠貢柳又以孔子之教人曾參之不忽孟子之存養舜之孜孜爲善與夫大學致知格物之意參錯其間事理互融義語俱妙而始終連絡曲當人心乃知古之作書者非獨措意圓備其遣語立言亦無不該徧也此可以傳不朽矣而以訓之初學特毋教之訓安能受之而不斷乎當更熟讀而精思之恐日後於此　能有所進也存其心養其性使所居不狹以達夫大者之大至於蕪梗廓然不爲吾媺進而待所止矣而又自視歉然不有其大茍謙以終之然後不爲小人之歸渊既粗聞其槩矣若乃學易之道以維爲要體之於身其維安在生生之謂易豈續維絶之道乎又恐諸行無常事屬生滅有生有滅不可以言易

矣夫維絶而復續可也然而曰固我之維又曰舍我之舟何也舍舟而不易維可乎所謂物不格則易而無體易而無體則不足以見易如是則易未嘗無體也而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何也豈此所謂體者無體之體乎孟子曰必有事焉格物而物格之謂也以是爲易信乎其有體矣而今之爲易者離人而言易故常措易於無用之地是以渉有者滯色而入無者隨空而易之道喪矣然則舜與曾參之所有事者彼何足以知之向非左右以高明之學廓古人所未發其孰能至此貢所謂柔來而文剛者以剛爲體而柔以文之也故亨分剛上而文柔者以柔爲體而剛以文之也故小利有攸往皆天文也其亨者以剛勝其小利

有攸往者以柔勝而已夫柔不可以偏勝也舍車而徒以有趾也莫徒而弗乘顔吾之義而已自強之道也而賁之所以亨者以剛勝也故賁其趾爲賁之初焉未之能行唯恐有閡其行者自行也尚何待乎至於白賁則見素抱樸無所事乎外之文也故憂患不能入焉是以無咎而志得志得不在外故也然既謂之白而曰無色者豈以白可以受采而本無定色耶四數之所以先堅人拖教於人也故宜先易而後難力行之所後敎人以爲己之學也故宜先内而後外此其所以不同也凡此雖不敢不對而亦不敢以爲然者也其疑者求解其是者求證如斯而已前者所謂窶番受窶而非能自裏者也抑嘗中窺豹時見一班耳

安能闚閫於木餘之前思修於既闡之後乎所寄語錄序已積淨土觀音二記於似祖庭見之用意精深皆非淺陋者所能究測也如有石本乞賜兩本爲重

答廖用中正言

承示邪說辨一篇誠哉是言也特家至論至感至感不肖亦嘗如此作文數篇其大槩以謂今日之禍起於王氏王氏之學不熄則祖宗之治不復祖宗之治不復則中興之功不成中興之功不成則被髮左衽之嘆近在朝夕矣夫王氏所謂道上不畏天下不恤民黜薄宗廟輕侮老成以異端爲正道以公論爲流俗尚功利之臣開邊鄙之隙長奔競之風啓欺蔽之漸影傳曼滋以至今日遂使忠臣義

士放逐而不伸姦朋逆黨禍在而莫禁寇賊侵侮二聖播越祖宗百數十年之基業一旦幾覆考其根芽所自證據甚明非特空言蓋存實迹若非條析而縷數之如前所陳以示天下期於掃除絕滅而後已則祖宗所以用人制法理財治兵安養百姓而綏服四夷之意何自而明而天下士大夫承陋守固之俗亦何自而知之乎夫士大夫天子所與共理者也於是有所不知而猶安於故習則所望以致中興者誰耶如是則外侮侵至而中原將為夷狄之區矣此非難知之事也何則王氏之學既已膠固入人心髓不可解矣而世無大人先生以道自任闢邪而訓迪之又無縉紳大臣以天下後世為心排斥而禁止之其人往往

隨時所尚以徼利達口談祖宗之美而實倍先聖之道者充塞海內恬無忌憚間又以邪說自文其誤以謂輕死節而外榮名吾慮不如莊周重一身而忘天下吾慮不如楊朱同吾惡滅禮樂吾慮不如老聃樂閒曠避世患吾慮不如佛之徒凡此皆獲於王氏而成於偷安徇利之俗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薄亂亡而不悟此而不變今日之禍使誰救乎而祖宗已壞之基業將何以致中興乎蓋禍本起於王氏而今之士大夫皆其本流所教養而成就者也以禍易禍其為不可亦明矣故王氏之學其本不去去而又不能絕天下不可為也且申韓之術其流至於秦項之亂天下之民死者十八九以其無以熄之耳今王氏之學所

以致禍率未至此又幸有知其為邪說者不固所以熄之吾方為吾之說彼亦將為彼之說幸其自敗而自止耳萬一不敗又自以為是也吾恐聖人所以禁暴而止亂必不如是不果矣孟子曰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方孟子之在下使之不得作者有以辨之也幸而在上為楊墨者不從則如之何其亦用辨乎其將誅而絕之乎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或距之以言或距之以刑其道一而已矣吾將為聖人之徒其敢緘默而無說乎衆陳所志亦公無以僕不肖之狂言

與龜山先生楊諫議

淵上覆上嗣位之初適有兵革之事賴聖德已孚人心歸

順醜類竊戢即日奔潰乃宗廟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然前日頃革積敝多出於太上之詔後來雖有言凡擾民害物之事一切除去令官司悉意奉行敢有苟簡滅裂者寘之重典而監司守令尚懷猶豫申請待報遂使澤不下究為害且細謂宜條舉縷析明示本意懲以升黜則人知所向不敢沮格矣如郡邑之有守令雖不能盡知其賢否至於諸路監司豈不易察聞有貪暴不法愚暗無識狃於舊習不達悛革之人尚容居職雖名盡復祖宗法度誰為行之大抵今日之事如救焚拯溺勢不可緩一失機會後將費力諸公議論既一上復見信正當此時不可憚煩要須一一為上條言之且多方汲引趨死不顧利害之人使之

各出其力共致太平庶幾無悔若乃意指未定賞罰不明
内外百官疑於趨赴日復一日不見成效後之視今亦恐
無以異於今之視昔也比者願聞四方俊彥稍復召用為
之獨喜然類皆厭聞熟識之士深恐明目達聰尚或未廣
夫求賢之路不廣則所取以充位者必多舊人舊人衆多
其間嘗歷要官者寧無懼罪幸變之意以大懼罪幸變之
人雖然並進操兩可之說挾嫉害之情萬一見聽大事去
矣此不可不早計而熟慮也昔元符之末一時忠義之士
往往集於京師奸源不除禍根猶在而臺諫議論惟務平
靜自以謂大中至正之道無易於此至有先朝老成剛毅
素著者不復收召而異時罪首遺患後來者更見尊異識

者寒心而諸公莫悟其非也未幾小人得志幽置成市牢
不可破蓋自辛巳迄於乙巳二十有五年間蠹國害民之
政相仍無間太上雖灼見其事屢詔更革然卒不勝小人
之衆乍變乍復遂至開邊隙來寇盜敗亂天下不有堯舜
則祖宗基業何術可保今也天幸擾攘之餘帖然無虞小
人之罪既得而天下所謂賢者又已進用不於是時招致
俊良期於無遺芟夷奸佞期於絕跡乃復因循果何所待
耶如閩渠魁尚未伏誅遠方不得其實借使果不赦亦當
播告海内使人人無疑然後可以責之自盡以奉其上也
明道先生云變化人材易作成人材難蓋作成之道非一
朝夕乃若變化之則在朝廷之上示之以趨向而已如漢

唐之初用以致治者皆異代所棄之人也豈必先有儲畜
然後可用哉今天下已仕之人或無令名而亦未有惡聲
者莫不欲洗心向道乘時有為若朝廷之意堅確不移人
人可使為善而成功矣亦在兼收博取不求其備而已棘
省久不除人文人居是官天下所共瞻仰以為得人愚者
一得之慮儻或可取幸垂曲留意也始欲致書李左丞陳
數事方其驟貴又且有功其勢懸絕恐言之無益又嘗論
郡邑之敝為二十篇欲進於上亦未敢所懷鬱鬱不展因
奉起居之間輒及一二不揆不揆
淵再拜覆行在雖去廬陵不遠然此地迂僻絕無所聞郵
報動經數月不到不審淮南賊盜已平百姓安堵否詔音

寬大而實惠不及民此弊根源深遠未能遽革若朝廷號
令議之既審然後發庶幾必行則不至失信信則民知所
趨赴矣郡邑之官絕少潤澤須有臨軒遣使俾察吏之廉
汙勤惰若務為姑息縱舍太甚則此行果何為耶祖宗之
法民間其得復未嘗得利而已喜不自勝所以安反側息
鬪訟絕覬覦鎮遠服蓋已有其效然小吏懷疑貳而不舉
長吏緣因循而不察嘗責之政不施於其間欺敝沮隔甚
於前日只如止科率幸稅賦正官名募民兵此數事州縣
今如何奉行監司郡守嘗達朝廷之意否他處不可得知
江西一路則親見聞也無名之取以備緩急加耗之征未
減常數充員雖去而案籍仍舊游手盡財而教閱無法朝

廷之意非不美也而千里之外亦已如此欲使實惠及民不亦難乎夫號令不行徒為文具則朝廷不尊而紀綱日以不振民猶飢之待食旱之望雨而積日經月實無毫髮之利以慰其心欲民心之不離不可得矣夫民心宗社之根本也今天下有叛兵無叛兵則民心信若可結矣若必守祖宗之法而以愛民之意行之不為虛文專求實效則民將相率同歸勝國而不釋矣中興之功豈不可冀乎不然西北卒未可復東南又無以守之積漸之下其火已燃而暴風不已天下之勢安危之機判矣謂宜精求博訪有用之才凡有意於斯民而通知祖宗致治之意者俾當監司郡守之選計東南所用之員暴吏置之去者不必深究其罪來者責其見效歲月之間稍有可觀則黜陟勸沮之政加焉其誰敢不勉若乃邑之有令其數實繁不能偏擇儻監司郡守真得其人間有可委以除授移易者聽其擇才不拘以法則貪汙殘刻頑鈍疲軟之人將無所容而循獘之害民者庶乎其可革矣其略如此其詳不待多言也且行祖宗之法在得人而人材之乏莫甚於今日為上者常患乏材又不思所以收拾儲養激厲而推勸之往者無及又將因之顧何以善其後乎此甚可慮也夫東南之勢如孫權之於吳劉備之於蜀觀當日所用之人所行之事與今果如何然僅足以群紛排難而不能合天下為一由是知漢光武之再造為甚難而唐肅宗雖能削平僭亂使

明皇復歸京師而不能使後世子孫以天下之勢取河北此亦不足怪也如救焚如拯溺奮不顧身猶懼不濟而朝廷大臣方且持祿保位朋黨叱周以蔽君子玩寇啓侮莫此為甚此而可忍其如宗廟社稷何其如二聖何計已在思慮之內何待晚進之言但因論東南今日之弊不覺縷縷及此幸勿以僭易為罪也

答陸伯仕

伏承示責己論一篇良有關於中庸之書世之儒者近始知積之然知其味者尚鮮不謂乃得吾友發揮而船復之何此道之幸也予思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求仁而已惟仁之求何暇責人乎然公所論固佳以鄙意觀之又似有未盡者如曰世有反此者終身用之而不自反是惡夫責人者之言也故為未盡也孔子論仁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第能使在我者無不仁而已若夫好仁則已至於仁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已見其明垢復何在故惡不仁者去垢之說也好仁者其鏡之已明者與此好仁與惡不仁者之所以異也故求仁而至於好則責己之道庶乎其能盡哉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其始也責己而已其終也至於無己可責矣然文詞牽迫非可以一言而足又武相待以明自有抑揚非見理者之病偶緣無事故相

指教要以來佳論耳倘因奇醫更告詳見教也

與翁士特學士

淵輒以所見上瀆聰聽東南在今日蓋天下根本之地異時苛擾之政未能盡革財殫力屈不可再擾比者經制司不得已調發民兵所給錢穀皆出於官郡縣所有粗可支吾民未加賦也已而經　畫行剗刷毫髮不可輒用漕司又以募兵之餘封樁之外復督隨軍財物萬數不免取之百姓歲饑民貧所在草竊不集重以科須萬一有意外之警何以處之今仁聖在上人心悅服必無可虞然北寇未寧遠方疑駭亦似不可不過計也又聞中召募諸軍經由江西者六千餘人本以赴闕指揮徑往似聞未有所屬若設向清野則主者無歸此輩稍稍恣横久之種盡計窮其將奈何惟天下大勢非小已所當僭論然如士特在經制募中實任足食足兵之責亦宜反覆熟慮也淵不勝私憂之甚惟勿罪率易為幸

淵昨者不量因論東南在今日乃根本之地而財力俱困復調兵督糧未已極為可慮未蒙見答敢其不逮豈忽之耶為復令已行不可改耶今固無及矣然亡羊補牢亦當為後來計更冀留念也適有一事不敢不言亦公所宜聞者江西十城豫章為會府其次虔與吉為大郡二郡守人提千餘卒合安撫司所領兵同赴京師之急安撫統一路自當亟去若虔守雖去而寇壹在焉緩急猶有所賴唯吉守不宜輕動彼迫於勤王之詔未皇熟慮老拙蓋嘗為陳利害又不蒙見聽今既去行即到闕矣然自古姦宄竊伏本無常形方時凋弊尤不可忽郡有守人所信服所以弭患於未然今綿地千里邈在一隅雪無蹕援道而他之萬一有警誰任其責方公豈昇應祥竟勤細務吏不能容其姦人甚安之數月間發兵召募至於再三吏辦隨軍之物所費動以萬計府庫空乏而民不以為病斯亦可見其措置有方矣乃適於是填遣為此行任卑一動擾劫四起雖獲擒殺終掃不盡非直郡人以為深憂也夫以千百新收之卒進無所屬欲以何為若隨大軍武有毫髮之助蓋必有能其事者而非儒生之所可辦也今舍其所宜守謹其所難思非徒無益其害甚大謂宜促其既至麾下即可以領兵付之使者速遣還任責以守郡之效庶幾一方赤子有所依附豈非使司所樂為乎倘可以瞽言聞之中丞否此事蓋東南大利害東南之於天下猶四體之一耳一體受病餘體不得寧矣今江西諸處闕報盜賊唯虔吉諸邑為甚念之寒心伏幸垂聽恕其僭易之罪淵不勝懇倒之至

與廖用中中丞

淵再拜伏承以先丈朝請墓表見囑俾得序次其實豈勝榮幸竊惟老成前輩潛德隱行未易窺測宜得當世大手筆妙於語言名高而位重者發揮晦微庶以取信天下昭

示後世顧如不肖疵賤無聞詞意淺陋實無足取雖公愛
子之厚出於誠意其何以當重念不肖昔年數侍先丈燕
閒備聞誨飭又嘗於公祖侍其平昔所志所為之一二蓋
不可謂不知者而公又忘其與淺界冗眷然不置過以相
託其敢以為辭但恨文字精弱不能形容盛美萬一而表
遂埋沒仰累下取之意雖勉強紬繹粗能成篇輒塵視聽
其如愧懼若何可言謹具錄如右伏俟裁擇

淵再拜自得北來之報悅恨憤嘆幾廢寢食至今每上心
輒忽忽如不欲生頃令上入繼大統宗社再安天下幸甚
重念祖宗百數十年基緒巍巍如此乃生無一人奮不顧
身以徇國家之難者遂使二聖播越皇族波迸拱手不救

嗚呼何其痛哉何其痛哉斯人歟亦賊無足比數懷不能
已尚爾無以為情況如吾兄嘗被兩朝拔擢方以家禍坐
苫塊中萬里聞之痛當如何近者諸賢皆召以此中絕不
得郎報不知挽穀復如何似聞伯紀入覲議以大駕還東
都建康之遷復不果誠爾南北未分中興之功當可期也
不知彼中所聞又如何何由晤見以盡鬱鬱之懷臨紙依
惘罔已

淵再拜前書敘現先丈侍病以至臨終及公所以安厝始
終孝養甚詳讀之令人愴然不得釋者久之然人子之心
何有窮已既襄大事又當念所以追報當如何耳慎勿過
摧毀也又知續得溪還族人舊居葺治既畢老人得易簀

於此想亦以為喜也不飲食七八日精神不昏但氣漸微
即奄然而逝此所謂順其道得正命而終者蓋積行之報
亦平生無外慕他營之驗也正叔先生臨去如此佛之徒
至於坐忘立脫亦以無但化而已初不殊也墓誌如此做
不知可用否恐意或未以為然未敢書去此等文字手生
又不喜備寫徽發明己所知者慮與公意不同然力盡此
矣不以為可刻則請書去未晚也又郡中事多必一兩日
方書得了而來人久候不還故且令攜槀上呈耳後便告
及其詳或改亦無吝示諭又不暇往復則陳子通亦自能
書如家類既煩子通并書丹亦往名姓不必假他達官恐
與求銘意不同如何如何

埋銘見既甚荷然少商量謝氏蓋祔也謂葬於其宅則以
謝氏為主其季子之墓孔子書之不名者也今不名以子
不可名其父也然則自為誌非也以年內記向面出於近
世陰陽家古無是然謂向年則據己可知矣葬以丙午歲
十二月甲申如是為書之可也而又慾以卒哭之明日何
也豈欲以卒哭推知其殁之月日乎古者既葬而虞遂祔
廟然後卒哭然則未葬不廢哭也所謂卒哭之明日葬其
言似不順矣今世俗以百日過為卒哭亦起於大夫士庶
人三月而葬之禮積後世陰陽家之說行士大夫葬期鮮
有在百日之內者故以百日為斷非古道也此其可以為
據而又以為即且以表見其殁之月日耶石已埋則無及

矣武未埋猶改鐫之如何蓋表前題竊以謂當去服色而
加致仕二字所作人姓名當附其末惟今天子及上字全
行提起餘如國字名字之類只空一二字遇言公者勿提
此古法也世俗尊所作文之人於前凡遇稱之者輒空字
不可效此屢經持論護及之恐可助思慮也碑字如昔要
不肖寫恙遣人來喻亦不爭三四十日幸悉之

與李叔易學士

淵再拜自別後未嘗通起居之問非直寡使實無可言今
茲不能無言倘辱不鄙豈勝幸甚了齋之得罪序遷以至
於死天下共知其冤至其心所規為蒙患難而不變者自
吾輩之外誰復知之知而不與之明與不知何以異頃不

肖如南康時右丞嘗與之書見屬傳去已而了齋有數百
言復之中述三人皆嘗居相位者此其知右丞之必至此
位以有為無疑也其遠取狄梁公又有深意今右丞輔聖
主朝萬國呼吸之間揮千騎虜再安宗社遂居柄任則了
齋先見之明亦驗矣前語云云非付囑乎然則欲以明之
實在右丞不可已也了齋嘗論事天下所共聞今皆時
過之語惟王氏日錄一事則其始終所留意者且自紹聖
以來天下忠言嘉謨皆坐以謗訕宗廟之罪而其所謂謗
訕者特其用意與王氏不同而已非有異於神祖也若日
錄之書詆誣譏玩上陵宗廟見者切齒而昔之用事者反
遵其言追議刑賞故了齋以死明之其自言由熙寧以來

至今紛紛不已者其禍皆出於此書此書不復施行則祖
宗之法可以漸復不然亂亡之不暇卹其暇計一身之危
辱哉其著四明尊堯集所以痛絕王氏中間有言取索或
恐其言之深已摘其人又禁其傳播以是留素於不肖之
姪孫今尚在也朝廷若以為其人忠誠義節所宜尊奨則
凡有舌者皆可辨白如曰天下之禍擧在此書不可不毁
毁之所以除後來無窮之患則尊堯之意其可沒而不聞
乎比覩詔音盡復祖宗法度贈溫公以太師之官祖宗俱
可法則熙豐之蹟不必偏執溫公既無適則王氏之意不
當獨取然此其大目也若乃條分而件析之又在委曲講
明不應苟求無事而已往者元符之末諸公皆顧惜事體

爭持大中之說謂此可以靖國禁本不除禍根未翦不一
二年間小人得志天下遂被其害如是者二十有餘年春
初延難若非堯舜在上民心歸往則祖宗基業何術可保
不待遠引異時亂亡之證茲可以監矣推天下之事吾發
之吾能收之然後可以傳之久遠而無弊或乃容而勿問
忽而不察亦恐千丈之堤蟻穴可潰事過而語雖悔無及
矣了齋嘗有一詩相送令謾錄去觀此則知淵之言亦不
可已也宋家書聽已於假日說似右丞以不肖意為望更
有聽說其於龜山書別紙如見安止令取一觀或可采亦
幸告右丞也不挨不挨仲輔李言知已赴官久矣想常得
書他日關公得北州幕官待二年闕而去歲北州不可往

故疑公決在京師或有書來付安止寄來慰此傾想

與向伯共侍郎

淵再拜前年秋忽承泰寧業龍圖送示所領省劄又領胡給事丈子及范節推書道台意相與之厚必欲寘之賓幕使以特達來且喜且懼若無所容乎即奔走承命會至江閩接境有自衢州安仁來者云所在擾攘前塗已不可去且湖外尤甚而向公已辭新除不來赴瑜鑌而南矣於是遂及將樂居無何將樂順昌兩邑羣盗相繼而起蜂屯蟻雜動以萬計汀邵去路不復可通展轉賊衆朝夕惴恐不免乘流東下避地福唐蓋自去年中春至八月末始獲歸見遁山驅馳水陸疾病因之歲且盡薪粟不給或謂前時

差遣年又公已改命鄂渚則辟吏當隨府罷會廉用中由省書遣右史以其般家人送不肖歸郡方此月十四日離家行三程而湖東所遣人追至伏奉十一月八日手誨教諭勤懇實出望外非獨義當效報其於私計尤便前此僦僕賃馬已作赴行在計更有一二事當至浙中又聞之往來者謂湖東雖已平帖而由贛入桂陽自永新趣茶陵者取途江西汀邵間道尚阻未可遽前復或留滯想望壽帷悵無羽翼耳重念淵衰遲無似人所鄙薄雖飢寒迫之然不忍抗客飾詞乞憐於當世君子借齒牙之餘論以活其身用是遭世艱難其困益甚正爾自棄不知公何從知之又辱辟而收之情久而無倦禮過而益勤顧惟何人敢違

執事者之意耶而人事參差有適然者正可嘆亦可笑也然不肖此行初為參選而往今不復爾則淛間般挈當亦不久度不過一月必由衢信以歸間道稍通或不過家徑趨幕下春夏之交決見公於湖湘之上矣又未知以此得罪左右否廉侯書云自公再來湖東孔彥舟既為馬友所敗逾洞庭走荊江而東馬友亦聽帥司節制而曹成李宏者衆至數十萬又皆畏約束吳錫復首就招更能出力捕手李冬至之亂生擒其衆蓋不計數積歲流毒一旦廓然無事自非雅幕遠倫應無遺策誰克有此公之勳烈於是無前比矣誠然有志之士孰不願出門下而不肖首被賞拔寧不知幸固將激昂奮厲少伸來路之感以報國士之

遇而請諸稽滯蓋其情或伏惟寬明必有以照察之也然近者妻孥自會稽回頗能道行朝事又得用中書云聖德日躋二相同心其進退人材往往合於公論康侯既有而拔之除朝廷累遣趣之旦夕俟其至將遂大用不容退處又有言公於上者謂宜在廟堂之上而公近者解紛排難其所成就卓卓如此恐與康侯皆不待久於外矣正恐寵命所招僕去而公已來如相避也儻緣天幸得遂其私必直謄至顧又不敢以一己之私妨四海之待霈澤者伏然敘情徒自不置寧耳梁溪兄弟書謹已遣去必無遺墜適山別時甚安有書附來介自欺政以來亦頗有論撰幸其益健了所著述也子發久聞而未之識未遑或書第增傾

向九年有不至者竊冬達來路迂費倍勞苦之甚秖重不肖之罪其還暑有以助之若由虔吉而去則薪槱之價稍平庶幾可疾到也不勝覼縷殊覺僭易又旅次不復具外啓併望原恕幸甚

淵再拜淵受深知於門下者十年獨恨未嘗恭識瞻慕盛德無以自釋今茲誤蒙收召獲遂行朝方有承顏之幸曾未旬浹遽違教席平生所懷未及傾盡乃復隔濶殊劇悵仰不審比日履茲乍寒啓處何似伏惟豈弟宜民百福順集益祈調護寢興上副倚注下慰與望淵不勝區區之情平江之政未三數月上下稱頌以為前後鮮儷豈非道之以德故其效速耶幸竊聞之賛嘆無已歲復大稔想見千里之內人人飽食安居黠吏不能援也論者多謂老成不應遠去桑梓久歟外服然股肱郡侍人則近杜朝廷遠推德意艱難之際所補亦不淺意公以道事君必無彼此之間第恐堅卧素履不容委蛇於外也佇聞環召以慰公議淵衰者仰祿獻祠遽奉詔旨不敢不來既至重蒙被恩寄過其分又不獲辭遲衰晩迂疎以叅為懼雖復退抱就職實不皇安每念竊薄之甚動輒顛躓已分退藏丘壑終身不厭何意朽株尚汙繩墨無乃吹嘘過當造物者重違執事之意致此叨冒耶所恨地寒人微意廣年邁未知所以為報下情懷感而已箋墨所陳莫謝萬一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書

與胡康侯侍讀

秋暑方熾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淵前月十八日以久不奉問起居遂遣家僕上狀今必塵清聽矣方茲俟報忽拜六月初間誨翰伏審適來尊體益健極慰瞻仰召命嚴峻既已弗藥使可趣裝上副明主虛懷久待之意矣佇聞柄任海內所同本恭侍聞伏乞為道倍萬調護謹奉狀不宣

淵前月下旬伏蒙省劄備坐宮使侍讀薦淵應直言極諫科本聖旨依已降指揮令具詞業繳進竊惟制舉之設自漢及唐炤襲不廢並皆以待非常之才至本朝尤重其選自非精通經史百氏之書深明古今治亂之變達於世務而文采又足以發之不以應詔如淵學術荒陋議論踈濶而又年衰多病文思艱澀一無足取併充茲選公議謂何故自聞命以來雖復自幸不敢以為榮也況淵實無所有尤善累人往者當路故辟其竊浸加剪拂使遺發遂今茲積垢未洗縱復不能晦跡遠遁豈可更以彈擊之餘上玷左右知人之鑒三復重言但增戰慄唯公名德之重天下歸向咳唾所及驚纂增價誰不願出門下必有真賢實能仰副技拔如淵不肖徒知感激而已已具詞免狀申省謹布肺腑尚冀孚察亦不敢具公啓上謝併幸原恕

淵區區之意已具前書不復縷縷上凂台聽誌中不可加

損之喻已悉專肯然字說雖不行於世病根猶未盡除如間日之瘧寒熱才退便若無事萬一其證尚在尤宜息攻要須是不復發乃可去藥耳元祐紹聖之事可以觀矣誠恐後之視今亦無以異於今之視昔也明道先生云但得道在勿問今與後已與人此言甚大公既無疑矣了齋云身短而事長雖與忠者論書中不肖之病然未能不以爲憂也徒有愧於諄諄之誨耳伏冀深察之龜山論語及易義盡於所送去者承復索其餘更待問諸楊恐亦無也何由承教臨風徒切傾渴

淵再拜專人至伏蒙書誨方渴仰中獲聞春夏之交尊體益康健豈勝慰釋自前月見邸報已聞給事被召中外交慶況如淵者其喜可知而來教累不及當是路逢朝報未到耳如近人朝廷用人頗復求舊諸公咸集以俟長者之至當不復辭矣衰晚於世無求但與天下蒼生致禮以承青澤又不知果於何日起程萬一未過鄉里間得款遇一見實大之幸也伏紙懷想言不盡意

春秋傳久欲受教以相去甚遠不敢面請今茲屛頓忽仰荷不棄豈勝誠感所恨未見全帙又不能無望也伊川先生曰春秋聖人之用也學聖人而見其用無餘蘊矣某竊一二驗之於心推之於事皆可施行深切著明如見聖人筆削而躬授之計自秦漢以來雖如董生研究恐未覩此秘也行年六十餘矣獲見斯文豈不知幸淵已請於丞相

再俟已宮祠有報若許不許皆令暫歸計所報當在端節前後遠不出後月半聞春秋傳猶有二十卷已及期附來至懇至懇定夫所撰忠復行狀頗道墓志與龜山所撰定夫墓志皆無本但記得忠復墓志盡載行狀之詞惟結處論世儒之失即龜山之文也鍊臣所論非在無知直不足辯經筵一二公尚教待下閒人又可覆辭事耶承諭愧恐愧恐尚書省及免役事初不詳閱易傳親傳者別無本今納去看畢示下幸甚幸甚龜山文集已編成六十卷待諸楊書云爾伏惡尊悉

淵再拜承諭春秋傳已脫藁當已繕寫奏御矣無由一見全帙想望函丈恨無羽翼耳淵不肖雖不足仰窺作者之意然亦嘗竊聞一二矣孟子論春秋之事重道義而輕功利此自孟子以後儒者所未嘗及脫或及之莫能純一故王霸儒墨混爲一區而伊呂管晏擬非其倫矣是無他知之不明講之不精故也左右傳道於已絕復續之餘所見既的所守甚嚴而文字之妙又足以紬繹之則其作聖皆於千載上在他人乎前所贊嘆不爲過矣所恨衰晚未能千里負笈而承緒論若傳本已多其藁無用蒙借錄俾聰明未衰之間得以玩習他日復見公林下間間侃侃亦足以奉承餘誨矣不審肯賜矜許否

答胡寧和仲郎中

昨來書久無來報意多事不暇遣人遂發家僕馳問方此

懸望忽辱專介惠書獲聞邇來侍奉多福喜慰可知也尊丈召除大慰海內之望前書已具賀伏蒙誨諭益荷眷好之厚背德棄仕天下之福然求數以老者爲言非賤兄衰退之人所當覬望也朝夕引去終獲祠之任即不復就祿矣未由晤見千萬爲覲愛重謹奉狀不宣

蒙論及淵明事若以人物言之如雲漢在天可仰而不可及但學者是是非非又不可苟夫正人之是非乃所以正己也豈可以輕議爲嫌前書謂陶公何識焉者蓋謂秦漢以來道義不明諸子百家各懷私見故雖如陶公之賢亦未嘗子細覩識有見焉非妄銳也若以爲雅意素有所主即棄官爲是如此則晨門荷蓧長沮桀溺之流不經聖人

指點誰敢以爲非乎揚子雲云古者高餓顯下祿隱不知何所據而言恐只是失身於天祿而不能去恐武議之鄙以自蓋耳伯夷柳下惠孔子皆以爲賢孟子亦曰其趣一也何高下之辨乎故論其高淵明乃千載之士論其是古人孰敢較然亦可見也龜山婺州之任未嘗從辟蓋方是時饑餓不能出門戶帥司以攝關員耳仕固有爲貧者未易兵也但尊丈既以柳下惠許之不當更引淵明例耳不就二字已悉雅意墓志第二本已遂去得業矣請知之久以病在告不曾見丞相前此其望春秋傳未許侍之喜甚旦夕叩問之金紫辭不下已富祠又未許不知今歲得去否淵家侍讀以大科相薦自顧何人敢當此舉想出於諸友贊揚之力愧荷愧荷或云侍讀意不在科目徒欲因此振茂衰懦耳果爾尤不可也淵行年六十餘日覺昏憊縱使向前亦何所補深恐緣是並重其過更爲長者之累雖所幸也其能安乎近有問尊丈何以相知遂形論薦淵答以此翁必是見不肖與張東之公孫生年當相上下故以其似而薦之不知淵學問名節與此兩公大懸遠也聞者遂大笑因侍次聊道之

又論龜山墓志中事

差市易務事始末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以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癸巳生至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已年七十）答以老不

能辦事惟求一瓷庫爲貧耳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畹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爲求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爲人所投公聞之曰非見闕因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爲然縱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耳至五年秋未果遞闕因侍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祕書郎召對且御筆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免免先是傅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於經由三路凡人才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才可薦者甚多然抱道懷德無如楊某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才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

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即就卽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爲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於墓志亦可也

攻王氏一章行狀不載墓志載之

公嘗爲其言自佛入中國聰明辯智之士多爲其所惑鮮不從者唯韓退之歐陽文忠主侍定然佛之徒未必誠服其說其餘能文章好議論者於佛之道嘗未必知而恥於不知往往樂其疑而自小吏入其黨無足譏者如王荊公晩年深取其言自謂已知之而知有不盡此非同乎流俗也蓋其於儒者之道未嘗深造故溺焉而不自悟耳是以爲世大害自元祐以來世之賢者多攻之而亦多不得其

要領集於明道先生哀詞中論世儒之學云物我異辨天人殊觀中庸高明之學析而爲二而道因以不行矣雖王氏復生不能以口舌辯也其道不然也如此其見之行事顚倒悖謬蓋不可以一二舉所謂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故溯嘗竊謂龜山排闢所論王氏一章正名其爲邪說是矣然則其流弊足以亂天下爲言猶是一時之論至於拔本塞源當與待後之賢者相與推明其意如孟子之辯楊墨然後能成龜山之終也墓志所載雖用全篇亦特其端而已又可畧乎

三經義辨止載朱公有益學者之詞

龜山與給事書云荊公黜王爵罷配享嘗謂其所論多邪說取怨於其徒此三經義辨所不得已也如目錄字說亦有少論著然此事不可易爲之云云又龜山既從蕭子莊之請爲作浦城學殿記言王氏立言之謬又答其書云向在津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閧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言今雖有定論而學者其知其非者或寡矣幷居投閑因据三經義有害於理處是正之以示後學云云以此兩書之詞觀之則三經義辨用之於王氏豈無意乎又豈止爲辭釋文義之不當遂欲求勝乎誠以道術所在爲世所待以開明者不可闕耳今墓志所書止引朱子跋奏疏云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某之愚見更欲少賜提掇之庶幾不與朱篇所謂凡訓釋論撰同

爲空言也如何如何

溯啓令弟又荷錄示疑問至感至感果何求哉心則遠矣此兩句極幽遠有味違上文請至此語若不足意已獨至蓋不必稽之陶公而後待龜山之爲人也陶公於此功名富貴誠不足以累其心然於道其載矣於義則未也豈可與行義以達其道者同日語哉孟子論伊尹之取與既以謂合於道又以謂合於義其論養氣既以謂配道又以謂配義此理恐陶公所未講也何則仕爲令尹乃曰徒爲五斗米而已一束帶見督郵便棄官而歸其去就果何義乎孔子之言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體用不分而動靜一如矣自聖學不傳學者各任其意則有舍義而言道者

佛之徒是也陶公何敢焉恐不可以龜山為比如後來再問必遂所對數條鄙意以謂以語陶公猶未到他稷玟處況於龜山此蓋老人恐學者不悟其語故為是委曲辨析之詞未敢聞命綮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夫豈有畔岸哉嘗試以是觀之恐是老人初意史官為問過也鄙陳以師禮事龜山胡公實傳其學此居仁作行狀失於審詳之故銘序中不及渕知其意矣如以宣和御筆為當時海行指揮可謂斬釘截鐵之論春秋筆削豈復有假借乎欽服欽服

代龜山與南劍張守

比辰霜寒伏惟鎮撫多暇尊候動止萬福某衰晚里居幸

依餘庇侍以苟安無足道者少慁上聞今日見巡尉云縣中被符起發弓兵百五十人隨吳戍忠入郡防托而已今俾於申明即日移文巡尉遣行此事係一邑利害某雖閑人不敢隱默蓋將樂經殘破之後居民逃竄有歸者今歲收成十不及二三人雖畏禍而饑凍迫之其勢不能保其必不為亂比緣制置司召汀州民兵經由此地公肆切刼甚者至盡取其家貲殺其人焚其廬上下驚擾無處竄避尋常所恃唯甲戶槍手緩急可倚又以充次畫數抹殺所賴唯巡尉少尉弓兵陰與彈壓庶幾不逞之徒未遽猖獗而一邑善良恃以偷生今若上累嚴旨悉令赴郡郡中得此未必有補而蕭然新破之邑大為斷事矣欲望矜察特免起發豈勝幸甚此不獨區區自全之計實一邑之幸也建安之冦不知任都統者如何處置雖禽獲可卜然自順昌將樂一帶賊所出入並無遮障萬一假道順昌奔衝將樂未審何以禦之前此一派直鏈沙縣入尤溪如蹈無人之境為此處獨闕隄防耳因見任團練史與議之也使中草草書不能盡惟祝為民自厚

答廖用中侍郎

秋暑方熾伏惟鎮撫多暇台候動止萬福渕自去年劍浦違別左右至今不容存問方茲懷仰忽承賜誨喜慰可知也頃聞漳南自艱難以來風物與昔無異民淳事簡賦役易辦此道已行上下相安尤鮮滯念不肖累乞歸而帥座不許纍年家居凡事不便又近歲稍葺先疇庶幾遂處無求而飽緣是一出前功盡廢兒輩又失學懷抱可知蓋非獨以無補欲辭何祿也承柏在南昌化弱為強易貧為富歲今既行坐以無事正是衆覘偷閒竊幸去取豈不自幸然所榮不存亦自無如貂命何耳蓋自去冬至今夏月月請去謂欲周旋人情不免流滯稍深當必行其志也恐公要知曲折故此縷縷伏乞為道保重上副眷倚下慰人望不宣

與梁無濟提刑

比到郡承周守示及德又與龜山及左右兩書并具咨目欲附歐承去使李綱而歐承遂行不告遂并留少貢處未

從聞思家中送到正月所答手誨眷意勤厚慰勉周至大擇久仰之懷幸甚幸甚別紙論及不呼德字為非是且以見責尤荷不鄙顧不肖何者敢當此意淵昨侍了齋見論山與之書中間語及伯思光祖皆以字稱李德駿稱其官了齋謂德駿事師甚勤未有可絕之罪理宜稱字書辭反復至數百言蓋春秋書邾儀父字也而傳以為貴之之稱然則自上而稱其下以字誠可貴者此了齋所以辨而不置也又淵紹聖間嘗在京師是時了齋官博士黃冕仲為禮部貳卿二人貴平生之友而了齋登科先於冕仲嘗聞之間雖各以字呼不為過而了齋以冕仲既作侍從止稱其官蓋尊之也由是言之自上以字而稱其下為可貴若

為下者以字而稱其上則幾於僭矣故凡尋常庸流之人語先達貴仕必以官不如是者謂之不遜今淵蕞雖長於同輩而學問不進德日益衰其所知所能俱落人後比之尋常庸流之人相去不能以寸其敢扶長以自取不遜之譏乎故前此稱公以官而不以字者非敢為謟也是惜而已耳此亦了齋之遺教也雖然公之發亦高矣身為郎使者且嘗參丞相幕府之畫衆所仰戴而乃過自謙抑俯伸鄉曲之敬下同於寒賤廢棄之人非忘其勢位自克以禮者能若是乎使不肖坐守前是不復改易則公之謙抑不彰於朋友之間而淵始得罪矣恭承推喻敢不欽從自今遂以觀戒之契知交之舊佩服來訓不敢失墜敢以問焉則以公之意告之庶免於戾也姑布其情仰謝萬一不宣

李德駿以唐縣令拒賊死於兵其家屬幸皆未至先奔京師已而南歸僅為舉並追及囊橐罄盡所存者唯妻與子五人餘皆被害今其妻又亡諸幼寄食於外家其猶子鈇素隨德駿學後不利於為儒以武侍官德駿家事賴此一子綫甚實得其力見任黃州監稅官滿代者至矣然為淮西漕李公所劾季叔史甚嚴凡事必核實已追鈇赴蘄州獄豈能無罪然其家距蘄所二十餘里並無僮幹子弟在彼照管妻孥即日已見狼狽實可矜憫左右雖淮西未久所在必有相識或因以書往還已為問之欲知其實以報建安幸賜留念萬一有罪固無如之何或使者以是察之

亦未可知使其老少得此消息猶可安心也得一實信活兩家之命又使死難之士其後不至填委溝壑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

長沙控制上流在本朝為重鎮異時內外無事亦必擇賢有才而譽望素著可以服人者為之帥不敢輕授況今艱難之際尤宜選擇以付公孰曰不宜此有識之士所以交相慶賀而親戚朋友之間所以喜而不寐也地遠不得面慶人以無便久稽馳問光辱惠誨何勝愧感謹因布復畧致欣懼之誠伏幸照察

兼濟平生有意功名未得展盡素蘊今遇聖主深知特隆委任凡足以有為矣幸毋避嫌也竊惟事君之道苟得行

其志願不以遠近為異湖湘雖遠在南服而地大物衆國家安危所繫儻賢者不鄙其民而然以爲何復效之難圖耶願公勉之異　擊壤田野得以盡年亦賴餘潤所及也真懷真懷

柘皋之捷真可慶者蓋朝廷不得已而復用兵故報效之速如此自此中原可據而祖宗之基業可復矣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淵雖罷廢聞此勝事其喜與得志而行道者無異況公出師一方安危所繫欣快宜如何耶淵去秋欲作侍茅舍數間今已遷入但初不自料所費之多故春夏以來貧困良甚或謂當請祠官迨已令人請行朝授到恐未必得耳若朝廷不與又不復見罪仍舊杜門亦幸事也因

中春間得一相見降官殊不以爲意子猷侍親安健養處亦無恙日夕侍從將冀進之幸適李興祖來自言與左右有半面之契堅要一詩湖南春謁故得奉此書會郎中多事作字草草勿罪幸甚興祖乃叔平提舉之子於光祖爲弟光祖之賢與其家世子孫之詳公既知之審矣興祖舊所得業數年來蓋往往為飢凍所迫此行蓋不得已又今歲女當嫁子當赴省試無從所出果可憂乎否其窮甚速去不自斟量幸勿深訝也

不奉起居之問累月忽得柴寄到七月間所賜教備聞坐鎮大藩遠近畏服啓趨增勝眷集否家休祉大慰懷仰湖湘雖遠境倚注之重足以攄發素蘊宜亦樂之第恐政績音聞行歸其近不得久於彼耳尚阻承教臨風可勝悵惘來誨委曲周盡仍見誨予之意感荷無已朝廷今歲革積弊出人意表憂國之士初以爲慮已而帖然無事乃知廟謨固自有道也淵得祠官少解目前之窘倚息從欲唯知感戴然口目衆向者稍稍無處今又有茅舍可居行年六十有餘若復更念飢寒懷抱何時得整竟耶承詢淒及之李興祖不量早歲遠適初為所煎迫因以數字上瀆且報前書而公以不肖之故捐俸賻之如是足矣猶復自謂不滿令人愧怵無已來使草此併以爲謝

鄉人業起然者要往明仲處道過長沙因得奉此柬昨爲虔州外稼尉無草爲孫師所削今合得參部費甚無以爲

資故明仲以故舊許其來故擘畫推擧之然近見報此公意欲聞去切恐又失指準其為人自信太過遇彼如己之絕若幸有所疑來使之來徼詢永以養其真幸尤荷鄉里之義也至將閏二十八日長行亦有人來此相問本末附之書以業尉相託役行半至將可請待所矣為之慶然不已子猷侍老親閑居甚安與奉家間侍會晤同中亦頻通音好光祖備義行即相見矣恐尊念

答李光祖

昨專人回承報教不數日黄倪歸復辱誨翰伏審近日動履之詳感慰無喻知雖而未能必退固仁人君子之心也然已不得謀之人而已疾辭矣宜其素定於胸中者以退

為真也耶三復高調但增嘆服前若似繪門戶之疑以公往者屢嘗為親應舉恐有所迫耳若高尚其事蚤始而能終之此固朋友之所願也今之所處實無不盡自謫益茂先業恢舊家之風昭遮山之訓庶其在此其為門戶計遠矣尚阻奉承臨風增想

蒙諭去年辱慰問已拜領即日具報當無不達自爾至今蓋又一年始來海昌固不能不以為恠前此嘗於安止書中略及傾渴之意不知還聞於左右也涑陽涑陽合葉平生共學朋友間最為相知又無親契情義特厚相濡以沫固未足為遠若曰以道相忘則我未能故為別既久不得來托時於仰德之際不能無憾也僕年將六十餘日幾何公亦不得為少自今日日相從猶恐不及既未能爾而書問頗疎動隔年歲異果以江湖相值為偶然耶然則平生所以相期者後日何可望乎安止書云想公亦久無光澤之便附書此言殊有味然僕自怨之詞以謂窮愁惧悴多難之人又貧不能自遣人則以此言舍其迹而取其心可也公於此亦有所不暇乎因理前話輒復縷縷可付一笑也

集道姻事以僕有識故相關白仍令自今便以書達兩家之情俾公無與甚荷愛念然僕前歲因在馬洲室中夜寒附火陪公款語公因言進祖長女及嫁未有親情如村樂兩士一麼一陳似可託者至游在傍云麼已問何人婚矣

僕素與子通厚因作村樂書遂及之且慶集道雖少年鰥居已為公所知是時集道方居母憂意恐服闋若令姪未許人或可問也不謂子通聞之大喜即便求遮山老人書請於思祖而思祖與公共議許之遂信來臨安則已下定禮矣然則致此議者果雖先耶且既許之必有以取之取之者有在則其他可略貴以盡禮彼或難從又可強耶遮山父子以為其家處之既安於我何執安之一字似有來處若不悔前議則以此慰之可也南容雖賢然孔子所以妻之者所取於彼甚薄故足以為萬世法勢利不足道學問又是無窮之事愈雖望人其家有老者徇其意似不為過也如何如何

闊久不作書上問獲罪左右多矣謂遂家素外今茲復收八月初間所惠翰恵荷照察且審孝履支持為慰然殊悵之容若何可文愧恐愧恐春間所論崇安相見陳進孟嘗言之甚欲一款然始謀不來已而往家數月或謂其至無說故勉作此行到劒建間少留已大熱聞光祖惧許之甚不欲坐屈義當往慰而晉室已難濡遲故作浦城省程之計實兼素心亦不謂吾友意於避逅欲以見教也愁恨愁恨渊五月十九日到臨安是日遂接公兩書因循無便附報然雖意已默喻矣辱被臺察之除辭不獲從進退失措厚顏於此無以自解盍以省容書問之煩日不違給故至六月盡間因循義遣人至泰寧及邵武許守處遂令帶答

日去蓋略答前書不知如何不逮益重其罪也平生相知
諒不我責萬一遂見疑於相忘亦自取耳夫復何言前書
意見容有不同若曰經綸君子也極而亨則不敢承也令
日臺屬不容言事衮衮再書胥吏之役日復一日非不欲
脫去顧未有間耳中司舊友固相知心若欲起滿前昔聳
動聆聽不但苟免無咎而已來書之語此是前筆如何根人方
可付以此語也淵之無狀不足望吾友所素知者縱使中
司志合言從於我何所取乎已矣無復平生之意矣惟能
奉身以去而已此所以有愧先祖久之不敢有所請也淵
入臺已四月餘日日益多事幾無頃刻之暇以逮三月宿
齋故待直答親知之書不然此書又遂延矣尚稽稽言臨

啟增仰七姨孺人萬福令似承務得書尚未及報同此致
意賢女想日可喜孫子安否許守有書往來否是嘗出入
龜山門下者恐或識之故及自餘惟冀節哀省慮以為僕
學校稽他無足言不宣
昨日齋宮中已作書欲出來附使未果今晚以雨作客少
遂檢尋得舊所惠書有合報者故再此上聞所諭顏光祿
可以少粥用給喪費蓋非以不肖於此有所怪而反之乎
然毀產以具葬古人亦不許也不得為過論真僞誠夫禮
蓋所謂直情徑行者得罪宜矣杜延年事忘其所始言公
以為中前日所疑借乎語猶未終也士為知己者死又曰
士信於知己極荷見教然在不肖分上都無許多傍說但

從之以圖一己之私反之以合衆論之公皆未暇耳自古
相知無如鮑叔之於管仲然管仲所以報之者初不以死
唯豫子任生假智伯以欺世盜名司馬子長多愛又從而
張大其事顧所從者智伯耳何足取哉今天下一家四海
一君為臣而事君義不可逃而亦有去就或知而薦之於
君用與不用則去就在我矣其知在彼其用在此各不相
涉也若乃用之於君而得盡其道以是報君於知己其有
遺乎故凡私於己者不知事君者也不知事君而能報知
己者未之有也且世之所謂善醫者為其能識病也嘗有
之疾而以為微痾其於識病如何哉今謂其人有起死之
手而恐其誤施於砭劑則已正名其不能起死矣又謂視

為微痾猶靳妙方毋乃故相假借而為之詞乎然不肖則
以為病者未嘗及汲於治也雖有妙方必欲登門造席數
其行止之證而強投之不為人操戈而逐者鮮矣故病者
未嘗見用也而公以為已用醫者未嘗施藥也而公以為
誤施此所以不得不疑也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此
光祖徒以教不肖者前日之書意蓋盡矣歸去來兮亦當
有說也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
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今吾未嘗言雖責其行
言不行而去誠亦未晚不審左右以為如何淵非好辯者
以光祖責之以不見答故亦不得已耳應之叔始欲去為

貧故也自還郎及檢詳其体尤厚而所職者有司之事力可自辦故留家無置錐之地而有七十歲之老母若必求外補須待遠闕何以爲菽水之奉乎故如應之留不肖不以爲過勸苟改秩辭亦得不辭亦得夫何可以不辭蓋呂爲删定其遷秩止於如此我又於爲删定無愧則凡於格法所當受者宜皆不必辭也先祖以爲然否夫事不難無以見君子然又戒於不行其所無事唯千萬亮之幸甚

自成才歸鄉辱所寄書家許垂訪亦月半後可至敝里日夕望車馬之至故不復爲作書以報逮七月盡間得安止來問方知尊候嘗不快以是遂延即欲専人詗動止偶爲事奪未果忽拜誨翰之辱具審所苦已遂平復上下俱康

健大慰飢渴晤見雖尚悠悠且喜彼此閑居無惹後會可冀也幸甚幸甚承示易傳參同契伊衰晩空疎之人得以衰玩聞所未聞仰佩不倦之誨其意良厚何以克當銘感銘感但來敎以所著述取正於淵且曰龜山云亡吾道凋喪學者鮮知利善之分其責在不肖則此言過矣龜山之於二程先生相去一間耳而明道之於孟子未知所先後也二程於孟子蓋聞而知之者龜山於明道又見而知之龜山不可及矣而其所以垂世傳遠者猶未能無憾況學於龜山者初無所見聞偶爲吾友所知使欲事延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其果足以勝其任乎就正之喻雖出謙誨不敢承也如先祖之學凡出於龜山之門者未見其比至於足目俱到當於古人中求之識者皆以爲然非特不肖私意也據有所述自以爲得雖聖人復起不吾易矣將誰使正之但其書未出辱在朋友者幸先寓目焉有疑而未達者許其問而不拒可也如是則顧聞咳唾之音豈獨不肖一人而已乎文字浩博縱使累日披閱猶未能徧而來介趣歸蹔欲留之凡幾晨夕玩味俟有疑焉詳具問目并所示回納或前此晤見有期躬自扣請幸弗訝草草上復也見謂不欲流落別紙已悉推意餘惟爲道厚自保嗇

又內來

易傳序并敘明易更三聖成書之由極詳明反復繹味不

忘皆嘆易傳諸卦留未使一日兩夜亦累涉獵大率皆可傳間有不能無疑者聞見不同也如乾坤兩卦所釋凡十八條淵所疑者往往過半若論天德君神潛龍之變樂以天下與夫直方大與孟子之論氣不同餘慶餘殃爲本不應有謂辨之不早不曰由不早辨皆不肖所疑也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上一句自是四字下句精上意也乾卦如大象下初辭文辭五句又解或躍在淵兩句與總剛健中正純粹精而下三句句法皆然或者命是爲乾之七德蓋不識句讀而妄有穿鑿者也又何足辨至於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只作一句不知誰作兩句讀來如淵之意此猶未是斷句直至不言所利作一句乃達繫辭之義耳此等

解蓋不足以見於書公以錯淵只論一技不同己有不可
勝言者達書其可速以紙筆盡耶切希亮察
八月間承惠教輒因回介具報當已達左右如論易庭語
言殊年不見許否范蜀公與司馬温公議論往復至五七
反猶各守所見不變當年簡牘具在若尚氣者之爲而二
公情義金石膠漆也今之學者往往隨俗上下相師以諂
一有可否便成芥蔕前輩風流盡矣可歎也只如
吾輩中近年每以書問殊閒爲非然翰墨往來亦止於敍
寒温而已過不自知學無所進職此之由古人以文會友
以友輔仁似不如此惟吾兄祖不以世俗待我有書見及
未嘗不以規誨爲先此意學矣敢不奉承此所以不揆淺
陋凡有所疑必欲就正也不審兄祖能洞察其肺肝否前
書是非不敢執定欲俟公妙論爲一不惜見教莫大之幸
也

與鄭端友通判

中冬凝寒伏惟尊候萬福嚴作德及張彥特來俱辱誨翰
亦既馳報又蒙趙巡檢所示來問待知比日啓處之祥尤
以慰釋政譽藉藉已傳千里之外矣爲上者得所助在下
者有所賴令之監郡千百無一也廢牒不許抑配金隨所
出産第之不拘元降數部易辦又得如吾友者奉行吾閩
無虞矣淵又在臺中無補比蒙恩除因乞外補有旨不允
即令供職衰晩叨冒唯劇悾懼耳而阻承晤惟冀爲民保
沐
嚴作德爲削猶未足廖文言於鄭使既許之矣聞公與陳
濤稍密可爲一言否如作德臨政百事過人但一味孤寒
使人難著力耳雖然不可不留意也少緋在松谿古雖放
光所請本分衲子可喜可喜獲賊即斷其臂以送獄只此
一事亦自過人近年以來爲守令者多務招安盂苟求無
事以自便耳刀鋸斧鑕本是除惡之物今爲惡者執此以
害善良矣爲之禁而反命之官何以示勸懲耶故中司於
建寧之事嘗極論之恨未盡行耳恐或以松谿事爲疑吾
爲辯之仍致意少緋經年不得善良以爲念也適此賓客
撓撓擬冗作此言不能盡

今歲春事甚早三月末破百舟索然貧居多故暮境寡悰
光自倦游而歸雨足録只在牲中度日不知端友盛年鼎
郡爲況果如何官事無窮亦便妨人作樂否傾渴之極恨
不得朝夕從游也所示新茗曾經具眼人拈出終是不同
屢與佳客品試但知感激而已見諭使之鑒別本不能辨
又不敢相詭蓋嘗卜之于獻以爲製造甚精若非常品然
受湯無力香不遠而味短豈是今歲所得止如此或用麃
多均分不能廣耶予獻亦以爲然且云前日答書稱好而
已若以實告恐絶再來之路也僕謂不然萬一左右以此
相訾再來知易與佳品其肎輕出乎聊因致謝少敘一時
往復之語想見讀至此掀髯大笑不自已也夢校舍弟曾

發建安否某無耗直俟踏青後方歸耶後圖要物已不堪舉眼矣無由承款臨風悵然唯冀惠序保重不宣

秋暑可畏承惠書伏審廬居摧苦孝履僅支又聞精窮佛妙深入不二法門遂至覺親平等可謂悄進欽仰欽仰病軀仍舊舊學盡廢辱蒙其緒餘指示心要尤副所望見喻撥置家事靜以處之百病自除以謂從上祖師只是勸人休歇此語尤爲徑捷但有少疑更欲就正不能自已不肖恐鈍不盡了釋氏之書寧嘗於儒教中只將文王日昃不皇暇食與舜恭己正南面而已二事一處看了又嘗剽聞祖師垂訓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不審是已休歇者猶如此唯復未休歇前亦如此也豈干對人問只以隨時二字眞得休歇之意不知此是著衣喫飯外事耶爲復只在著衣喫飯間耶伏冀高明詳以見曉辨既多病又爲家事所牽一聞休歇之語欣然如有所得公已發端更願不惜諄諄庶幾稍歇或有所省也近復轉覺與初夏是異稍可出入首當造謁未間更乞節哀自重不宣

與魏邦達侍郎

不奉廬側之問久矣非以衮衮多事遂望領仰審處哀痛摧苦之念不解倦於應接不欲以竿牘末禮上勤省覽而沈倩之來過辱記憶反蒙賜諭雖李閱動靜足以自慰然愧懼深矣不審終思其無他否向來一幅之諭敢不聞命繼自今有使頻問起居也下情恐怵言不能喻

淵中夏之下況既至臨安使家枉教委曲周旋至於累紙感懇之甚不可爲言而使人一去絶跡以是不獲上報重煩下詢益切眷意之勤尤覺踧惶無所逃罪也孫弟與沈親諸見皆家長轉存問頗詳何者敢辱愛念如此知幸知幸臺中無補久不能去已累知人之明似聞朝廷未許乞外殊未知所處也不知何以教之傾渴傾渴

伏聞襄事既畢種植松檟之暇不以毁瘠形見爲孝則後來追報人所仰望古人既葬讀祭禮豈以家廟祭祀猶有終身之慕耶移孝爲忠故是一事方當達巷之時豈忘也日經濟之業願公勉進疏食以禮自克上副宸眷下慰士夫之望區區誠懇非以私也

昨沈倩經由所寓幸獲恭承及歸得聞動靜之詳已足深慰況復出示台翰所以眷存撫奄之意良厚連軼之中雖復有此願唯以善養人無間疎遠自是長者常事然如不肖何以當之感刻感刻沈倩頗能道見念之語尤不皇安藏之肺腑非他日面承莫能謝也

頃者往來江湖之間失於一見區區歸依之誠莫獲傾倒至今猶以爲恨每與子猷語及名德之重未嘗不欽仰也唯公議論之實著聞海內搢紳所共稱贊而積年退處未遂施設雖賢者顧悔無適不安其如人望何天其或者必有以發之止恐常情未察耳致而望之以日爲年非私情爾也

淵今春偶遇挺冠去家百里外寓居古寺中凡半年其地
卑濕爲患因得足疾困卧累月至今猶未却藥中間碎累
番病有喪亡者以此憂撓人事殆廢故雖如左右之側亦
不暇昇使致問也不審見察否淵年將七十幾有餘日其
何能久所以未能已報者以家貧累重救絜不給也向蒙
朝廷畀以奉祠之祿令冬當滿使可掛冠矣恐欲知遇未
忍況不覺覼縷聿愢喋喋也

與胡康侯侍讀

龜山先生云亡後學無所依仰海內知識所同傷悼況如
不肖骨肉之親承奉之義追念平昔教誨撫育之意苦痛
摧割情當如何末由致訴先辱誨問伏讀悲感無以爲諭

仰惟給事道義之契天下共聞契闊積年邂逅此訃疑深
衰痛淵前年丁亡室葬事後便至寧化懸沈氏女子以歸
忽忽歲盡至去年春始得一至將樂日與諸弟季光祖
參隨老人杖屨劇飲達夕略無倦色至於文字未暇詳及
偶以用中迫行而別亦欲夏初再來爲久住計無何到家
爲足疾所苦未果如約纔聞其不快亦謂尋常無病行當
勿藥何意強健如許兩月之間便隔生死苦痛苦痛嗟乎
豈世復有此老者乎良可爲天下慟矣伏紙流涕言不能
盡

淵家前編次龜山著述文字不可有遺此固在下懷但寇
盜以來不免散失已囑昭祖安止搜求十得六七矣俟成
集當錄呈左右論語義比壬子年所見本又改動前十篇
及三經義辨皆有手藁又有易義三十餘卦并日錄辨數
十段文義燦然久已無復增損所可深恨者未成全書耳
至如中庸解及所爲詩用鄒德久寫者與晚年刪正雜文
淨藁讀之皆無筆誤去取此已可傳無疑唯明道伊川語
錄意欲修之未暇亦以不肖有室家之禍歸葬沙縣久不
得往侍先生之側遂無人催趣成就此重可痛也三經義
辨已校對定增入正經全文及王氏義成十卷已進去又
矣尚未有報不知諸公又如何處置也此事吾道所係非
人力所可必想給事於此亦未能忘懷也無由承教筆墨
莫究所欲陳者感泣之餘甚愧草草耳

家不鄙薄以徐射已即日來東書於丞相矣此公學有從
來志行甚篤雖微公言爲上者有不知乎龜山棄斯世復
二年矣追念平昔但深悲痛堅主崇伊洛之學甚至士大
夫爭先浮慕志於利祿而已識者不知又從而吹揚之邪
説横議充塞道路吾道何其不幸邪方此之時德人云亡
無所付託而至言精義隱而未著先生長者能不爲天下
動心否恐因進經義言可以上通聊爲分別之庶幾迴狂
瀾於既倒也如何如何論語義比舊加文焉以無人錄呈
今如來誨寫子貢問夫子爲衛君一段及學而有章已改
正者去如易義詩卷亦未暇錄也義辨面伯海已令人寫
去比之進本所無者三十段恐尊意季光祖近得刪定官

近來此相會月餘而去學問智識眞有以過人遠及之頃者諫省旣論伊川之學不可以訓後又有以李處廉爲言者亦行下云是呂書之文亦不易發也如聞今日搢紳間有待於伊川者深若沒工皆已知之憮然之詔特迫於尚同之論耳左右被召益斷自嚴衰所以金字從內出也舊例宮觀兼侍讀乃前兩府復用之漸聖意可知矣辭劄溫柔敦厚之氣溢於文詞後期之請終必見許但未起發間權趣不已不知更用入文字否相去甚遠無由面叩切幸詳以見諭

明仲舍人近寄及春秋傳印本雖遠極精甚荷遠意之勤近者事閑因得反覆詳觀雖不足以窺涯涘然斯文所托不出此書矣衰晩得以坐參幸甚三經義辨未有旨頒行而用中以公使錢刊本恐不主伊川之學者復動其喙其亦可已耶頃得子發內翰書以送秘府爲是先是有詔獎諭措揮又寂然紛紛之論至今未靜但未果抗章耳適之雖明良可虞也世事儘悠悠廟堂要靜以處之蓋懲前日之失恐須得其賢爲衆所服議論方定耳

再與龜山先生諫議

淵再覆比來不審寓居雖揚如何想君臣道合志意可伸然丈人今日之責實重中興之功海內朝夕以冀不知有誰相助可以成此盜賊充斥中原已爲夷狄所據遠而保東南此孫仲謀之所甚難至於躬擐甲胄與武夫悍卒爲伍百戰然後能守者也當時人物如周瑜輩蓋百世之士若其他智勇紛出莫可悉數非如今日養交持祿怯懦畏死之流然尚惴惴自保不敢北窺曹氏國所以一之者何則勢不使也今夷狄之禍强於曹氏而廟堂之上藐然無策天下之士鉗口結舌不敢奮身昌言出力排難以徇國家之急方是之時雖有伊傅而任之不專何益於亂由是言之丈人今日之責雖欲辭以不能不可避也如聞王公已過八座恐除中憲果爾去計不可緩也若由是遂登二府恐益負人望矣不肖至親且受教門下若曰規利而求進則不出此言惟深察之幸甚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書

與鄧德久郎中

令弟相見言李樞密家書報公授官仍居對未到除密院
編修賢者進用有漸士論同慶況朝廷既錄盛德之後舉
當其才尤可為天下賀也前承書可見區區之情矣不知
公何時到闕於甚日引見已赴新任未也李公可謂社稷
之臣前功甚偉後責尤重得吾友左右置萬人敵此非
不肖私言也致廣大也必盡精微毫髮不盡廣大之體虧
矣潮頭過處無有別滴末勢既迴乃入滿巷氣横八極而
其心愈小然後人為之用蓋直之事則有司存也此在德
久叙有取於不肖之言自餘無可煩者

渊數於令弟德裕處聞動静足慰懷仰吏家眷念重賜手
翰雖荷不相遐棄之意然愧恐多矣見諭久無書恐渊以
此不足正夫鄙意方今國步如此誠須公等專意世務不
以人事虛費日力竿牘之不繼又何怪乎北耗速獲捷報
大寛遠旅之懷況身近朝廷其喜可知矣自茲海内平定
非獨待行其志者可以事福退而安閑尤足樂也幸甚幸
甚久別所欲言於左右者多矣臨紙悵然莫能萬一
德久以英偉之資名重海内雖嘗被識拔而久處閑散未
慰輿論似聞無所施設鬱鬱未快頗欲引去正不應爾漢
金馬門乃風雲會遇之地而東方生於此避世宜類而能
曉敵其所以為賢耶況先德未昭聖鑒不遺天生魁傑必
有所試聊復安職以俟振舉此朋友之望願也渊屢已歸
而主人不許其去於公無補私計亦不甚便只俟執邊再
理前話必可脱也

叔祖右司盛德重名四海所待以康濟斯民不幸傾逝誰
不悲悼況於骨肉之間子孫之列平生愛與之厚者其痛
傷宜何如渊不肖自為兒時已被誨育至今垂三十年所
以撫念累勵之意益久不替自顧罷駑慙悴遺不加修玷
辱師友無所措其顏面而去年南康省見則教之曰凡為
士者不當以利欲汩其中儻來之榮初未嘗以此期汝也
不知何所取於不肖而然仰惟此恩圖報無所但極悲感

愧嘆而已雖揚之葬未必亡者之意要之及時了畢大事
於禮無悔其得多矣至於身後緣業當付之造物耳其亦
奈何渊正困乏中思見崇仁諸尊長又以徒往無益而止
今尋人往致奠令自江陰回達此誠悠無聊之甚喋喋為
訖

巖山僑寓毗陵有屋有田可以久居皆吾友之力雖尊賢
樂善之誠無所不至誰則能爾甚可嘆服也世道如此唯
勇於必退為得第退而無食安之貴難如聞整頓生事頗
復有致為超然長往之慮深矣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可為
當路者太息也

為別忽復五年傾渴誨諭未嘗須臾忘也獨以相去隔闊

不獲數奉起居之問茲為悒歎前年陳蔓兆道人至都下
道由浙江嘗具魅狀託揚家諸公上浣比人還得廬山書
語不及此不知果達否流落之跡衆人所棄德久未必厭
我也當是多故無緒相濡沫耳去歲夫意即由洪撫而歸
到家數欲問訊廬山而鄉僕不肯入浙因循至今夏始獲
便中附書則其他處可知其無竿牘往來之禮矣所以然
者蓋皆有說不足為吾友道也比年以來出廬山門下者
如參辰之不相值非南北阻絕顧晦殊志則中道自廢者
也獨我德久道義益隆名稱普聞凡我同學皆出其後茲
可為主斯文者慶矣幸與同志豈不仰德而歸等無堪為
奎自滯徒深愧嘆耳斷就祿之計亦大可笑但窮達於此

欲見飢渴不得不然想望高人如在雲漢自茲便恐埋沒
塵土未遂相從因人或辱寄聲吾難累其所不遑毋為獨
善也非德久吾誰望耶

再與向伯恭侍郎

鄉林幽居名聞海內國事稱所不能忘自度尚堪一行無
辭平生頗承教誨之志而世路風波動恐累人坐視傷切
徒深嘆仰耳斷年老志衰中間蒙朝廷記錄拔之閒散皆
左右推持力賜為援之故豈不知德而覆載罔功自取廢
棄更為知己之辱何愧如之意欲侯祠官任滿即圖掛冠
此計若遂使可千里從公遊矣伏紙增懷語不能載
僧祖初昨住峽江善法寺已酉謝赴蔣陜右道由峽江識

之未幾遷南昌之變因解撥寺中不數日山寇並起遠近
遭劫奪來者如雲至有全家衣不蓋體者初公皆處之煖
室朝夕贍之衆無吝情如是累月比其去毫髮無所取此
豈身常祿頗露足持缽自營之徒所能為哉以是常愛之
重之每恨衰晚疏落無以取信於人坐使此老行業未著
比聞當緣歲歉無以輸官乞棄去善法已又累年往往齎
粥不給年老無歸最可憐憫欲望左右因與郡官從容委
曲及之或家收拾俾得把茅蓋頭如淵受賜也

與李丞相

伏自毘陵拜違侍側忽復五年下情傾仰無以況喻久不
奉書記室實以浮沈遠宦處冗卑賤自疎門下罪不可文

唯劇悒懼比辰氣候向寒不審鈞候何似伏惟游神物表
與道為一獲福無量益祈倍萬謁護以慰海內歧蹕引領
不勝飢渴之至
相公立不世之勳重穹巍壤貫于幽眇忠誠義氣有生之
類所同愛戴至於出處進退為社稷安危所繫天下士大
視以去就故朝有動靜華傳四海淵雖在遐方隨色亦獲
與聞良慰懷想唯是竽牘之問始慮浣黷聽覽終致懈慢
然前年聞暫過臨川去歲聞入秉鈞軸俱嘗專遣人拜書
道不果達此未易一二言也唯大人君子察其肺肝未賜
遺絕淵不勝幸甚
往者天寧執事者留寓沙陽稷與鄉里俊進船服拂除之

役日聞咳唾之音蒙所以提攜訓誘之特異衆人仰荷知
憐恨無以報唯冀公在廊廟江海之大不卻細流庶幾此
時有以自效不爲門下之辱今世道若此公復居外此情
千萬如何可言唯公用舍天實爲之天如未喪斯文公之
公之在旦夕矣恃此無慮然亦不能忘懷也
自頃相公謀安宗社遂致樞廷已而復登台輔是時天下
毛髮絲粟之才莫不爭先疾馳以赴功名之會獨不肖屏
在泥塗未累陶冶雖親戚知舊咸以爲疑必欲有以自達
於公者竊謂公之用於世假以歲月必致中興如竊衰賤
無堪獲爲太平幸民不猶愈乎惟大廈將成雖榱桷之微
不以散材然雀何知徒竊庇於椽櫞已成之後耳獨當爲

天下蒼生祝公之歸不敢以私一己也
竊到永豐已書三考又八月矣代者不至尚此竊食章江
兩郡邑無事可以藏拙養痾其餘不足道也春間家胡帥
辟筠掾不行已而冠撫諭者素昧平生以許右丞薦招至
豫章欲相率瑣行在又以故不果往卽日再攝永新令新
官後月當來來卽歸永豐矣此去鄂渚不十日可到恨拘
縻官守無由一造墻仞瞻望聲光以日爲歲伏紙欽懷悚
究曲折
往在豫章見田元邈張元象甚款知皆出門下田固德人
張亦奇偉之士不見如許人久矣吳會昌亦於此時邂逅
吳張皆能道昔時相從事章拜聞之益復令人嘆仰不能

已也鄧至宏得近書胡處晦兩月前過宣城亦附便相問
自言初無所補要且先慶循習儀耳亦可見別後所學也
廬山先生既得就閒亟欲歸鄉乃爲閩寇所阻想亦以滯
留浙中不樂也久不收書鄂渚必有往來之信知其安耳
昨了齋叔祖爲作默堂藏來廬陵始獲善工并德久篆字
刻成今隸納一本去年賜披覽人去速悒裝背不如法也
此藏頃在沙陽嘗以真蹟拜呈蒙留玩數日且許爲一言
繼不敢以請德久嘗爲作記諸賢多有論述所以昭先訓
而起後學猶有待於相公也衰晚已無求於世不朽之託
唯左右念之侍久在門下敢以瀆聞

與許少伊左丞

去年諸公相繼引去之後都城復遭犬羊圍迫已而二聖
遠狩未報還期臣子所同痛憤每一念至欲死無所況如
左右嘗蒙眷遇特深情當如何伏計再還闕禁感事傷懷
尤爲難處但以宗廟社稷復安聖主英睿必致中興君臣
之間方當共濟艱厄四海傾注幸公尚留遂膺柄任固不
應輕爲去就也瞻望梅席尤劇惓惓
伏聞向者所寓去京師不遠寇被賜環必已入覲朝夕啓
沃固多聞益天下幸甚第廬陵僻處江西如坐井底郤不
得到關之耗至如廬山亦復半年無書不知已在朝廷否
近者諸賢議論似不一今日救焚拯溺之時宜容如此如
左右既蒙異眷當圖所以靖之不然恐非廣閣體國之意

也如篤敗車冒險疾馳昧於所適而悲人之指其迷何由
濟乎僭越易言恃有以深察之
竊少意冒聞周乎美者同官乃遂人益贊參侍兹者為今
承豈會軍興之際盜賊群起人人危懼郡當不顧身深入
險阻勦兵首豪兩州因以無事功狀明白武欲蔽之而不
可得遂為保奏令邑人感之親送郡章詣行在武恐難達
乞台旨引付所屬也渠意似望達者一言之助弟恐不相
關涉耳然此人實有可觀非敢以鄉人舊識相求也
始以中憲有是非可否之權足以為道而公以中和之氣
從容廟堂之上何事不濟竊與中外共慶今審入贊機政
斷而行之莫不在我方之言職猶易為力自茲君臣同德

號令日明天既悔禍夷狄必向風歛順矣惟人才隱伏未
盡進用然公既幹大化必有幽賢而來者民心固未安雖
令又有以懷之財匱力殫徐為之計不足多慮也書不自
已不覺僭易唯恕罪幸甚
竊衰晚苟祿無足言者今年二月幸書三考唯是未有代
者日夕念歸計無從出昔者黽勉出仕實以貧窶求活亦
冀緣是及物庶不虛作一世人而專損奔走老益難堪平
生意緒消鑠殆盡矣若幸脫去遂永為丘壑之物唯賢者
在上昆蟲草木宜無不得其所行當安於田里歌詠中興
之功以畢餘境而已區區之情尚冀知察
昨以罪去國忽忽就道不獲詣違臨行伏奉誨問所以存
撫慰勉之良厚雖忝交契係屬之舊方茲廢黜誰則有此
用是銘感在心久不能釋念欲奉書少伸區區傾依之意
適公復領臺綱而不肖名在罪籍不敢造尋舊好遂因循
至今伏惟台察
僃義何為不達寧處然江陰亦自不惡夢達忠州固佳處
五馬豈易得但未知濶遠近如何耳安止極可憐當賴公
少援接之博學能文可以續龜山之燈者切幸留念

與李光之祭酒

自五月以來伏聞朝廷艱難二聖播越朝夕憤嘆寢食無
味尚此懷祿實亦何顏況如左右已被召擢而經濟之心
未獲展露天下休戚固當以身任之其情宜如何耶仰惟

憂國愛君之誠如拯溺然不待趣召至於再三也不勝任
易伏幸深察
衰遲之跡雖見雁飛集無足比數亦復不安其職欲去不
果未知所濟竊宜得如左右者勉強一起庶幾上下有望
只如朝廷從蒲西北未見可守之方若將棄之而去此分
裂之漸也縱不得已遷建康則東南數路豈可重困今在
事者百端擾之將失民心朝廷不知也則憂國愛民之士
安得恝然不以為慮乎此事蓋非執事為上極言之將以
誰冀昨家下諭欲乞宮祠為私計則便矣奈宗社何此不
可廢也人微意隨以左右見知之深不敢默默仰祈亨察

與胡少汲尚書

竊聞出鎮名藩已逾視事不勝讙慶惟豫章於江西為會府地大物夥號為難理異時國家內外無事猶必以名德之重為士夫所推先者臨之然後吏畏民安而奸宄潛息則今艱棘之際選置師帥尤難其人正上下延頸跂踵以俟所得老成耿治想見號令未行千里帖然盜賊獄訟日益消弭也淵備員漕鎮寔在部封十城之內得以托跡藩籬寔不知幸所恨拘縻無由躬聽約束嘆仰何已臨風敘情言不能既

朝廷以江西一路軍民之重付之麾下其委任之專有他日帥司之所不得與者名實所加萬口交慶但恐德宿望久屈於外非今日急賢之意旦夕必有召節謂宜闊略細故凡所施行先其大者期以旬月其源清矣果遂西歸則後之來者無更革之難而有遵承之便其愛不啻耶賀客一通上浼台嚴非獨為禮亦各言其志耳衰晚借易伏幸矜恕

淵少時學於叔祖了齋其後二十五六歲始獲承教於龜山楊先生因授室焉凡出入於兩公之門者蓋莫如淵之久也惟執事於兩公友善故淵於師席議論之餘得以略聞盛德高風固嘗想望聲光冀獲親炙而道路南北遼不可得今茲幸接武屬吏之後且復相去不遠天其或者俾遂見公以慰其夙志耶喜慰之懷於是為甚第未知公未還朝間淵果無所把否飽繫於此心往形留矣

與李濟之參政

自五月以來伏聞國家多難二聖遠征至今痛恨如不欲生雖衰晚畀職無足比數要自不能釋然耳苟祿遠宦未知攸濟雖嘗家誨不遠而不能強顏亦復難處聖主備嘗艱險所以扶持宗社國自有道何由即見中興之效得與海內遂其樂康之性乎惟公伯仲家世忠義固當為蒼生強起不應久處閑曠以負天下之望也義迫於中不得不言唯深察之

朝廷今日之禍根原深遠已至此不足追論但諸公所以救此者似未得其道何以言之朝廷議遷建康為萬一不得已之計耳營造修葺何必豫謀若大駕果南巡舍西北而不顧則天下之勢分矣又以宮室城池之役大擾江湖淮甸之民縱得所保東南其可恃乎西北已搖東南又失人心欲望當二聖還狩之辱復祖宗累世之舊是則難矣此事灼然而主上未之知也要之先達素信於人者為吾君極言之庶幾東南不至縻潰頃者祭酒已嘗被召中道而返方今日求賢如渴之際兄先而弟從之俾論一出大事定矣不審以為如何儻可聽從天下之幸

祭酒道德文章擅名當世往者泥蟠方深澤未及遠一為險人所陷流落遐方遂至白首雖終蒙兩朝知察有意大用而未及入覲遽爾歿世有識之士誰不痛惜況復手足至親平生友愛其如摧割何以堪處惟公以父兄道術所付

痛自排遣無使憂鬱致疾以慰斯人之望則海內幸甚
元祐人物之賢三十餘年閒淪喪殆盡幸有一人如令兄
者人望以有濟朝廷又已見知且頻年越召將處之以其
所宜為者不幸奄棄豈非命耶死生有定數無可歸咎幸
天悔禍不營其身而昌其德有公在焉足以為無窮之託
則逝者為不亡矣自餘無足言者
近承有臺察之除聖主急賢士大夫交慶適以左右同氣殞
逝不敢列具賀狀竊審辭不赴召恐不須再三也方艱難
之際莫有以身許國者若賢人君子為時所用又欲退避
所望以致中興之功者誰耶仰恃眷私不敢隱默伏幸原
恕

與鄒至文

右司叔祖遽爾傾背聞之傷悼至今不能已想在親愛哀
痛難處始恐諸公扶護還鄉為之憂慮寢食殆廢今葬於
維揚諸事無悔待所處矣但孫中多貧無以相助淵雖在
婺女又以路費不繼且無以藉手未果而去想望几筵徒
殞涕耳去年五月見叔祖於南康為留數日時以寇盜未
平碎累縈心恨不獲款臨別見問何時再會淵言更一二
年當於都下參侍叔祖笑曰此夢太遠孰知其遂至此耶
苦事苦事閒待之時出乎江止之亦如四明果何所幹邊
雜苦闌耶況生事未就諸叔數出極非累至丈家居相近
當以告之三山無耗武云當陳狀曹與德久商量否崇仁
計甚無聊今寄直人問之來書如詳及通來動靜也自餘
何言

答朱喬年吏部

衰晚廢黜非唯人所鄙簡亦自不敢以罪跡累人用是畧
去世俗往來之禮一二年頗優安之故於喬年亦不果頻
問起居自取疎斥可謂甚矣不謂寬容猶復記念示以誨
翰委曲眷存有加於昔不知所以待於左右者感服之餘
但自省責而已淵杜門念咎聊以永日不敢上勤矜恤唯
冀公道盛行得如公之賢光輔聖主終致中興大慰蒼生
之望耳自餘何言

與曹仲京通判

去歲狂盜竊發會稽尤為危急徒得左右忠誠義氣轉禍
為福出數千萬人於必死之地其為功直一時所無而僅
有也聞之踴躍欣羨不能自已至於鄉人紫公遂秩之際
則不敢以是致賀所以起居之問因循至今想素蒙愛忘
未遂達罪也相去不數程尚阻晤見臨風敘情莫盡睠睠
之意

與莊參謀

自公去後始見公詩皆佳作唯書輞川圖數絕為尤奇故
常永嘆之無已恨又叔未及深語遂相遠也張子房佐漢
滅楚易於拉朽觀其狀貌乃如婦人故司馬遷常怪之公
志進標姚而羸然如不勝衣此豈常人所易知也造物者

乃處之避荒名為郡守而使之居不安食不飽所未喻也
財賦凋竭盜賊縱橫君子居之日久必可為若民受其賜
亦復何憾更願為民社少留使遠方儀範有所矜式豈勝
幸甚此外無可言者

與王直閣

近別台顏方欲上狀未果乃蒙賜教累數百言詞意之重
待遇之勤皆非衰晚廢棄之人之所能當捧讀皇恐惘然
如醉夢中莫知所荅故久不敢上報不審果辱照亮否公
於不肖為前輩位望聲名過人數等固晚進所欽仰僕有
所使令孰敢不力況前日垂諭實欲宣之人人以昭潛德
但愧舌短耳過形褒誨誠所未安不敢以為榮幸也比辰
霜寒伏審台候起居萬福區區尚稽面承謹具狀上謝言
莫能盡

辱示歷官劄子已即時通呈丞相因及左右欲辨明之意
丞相謂知之已詳不待言也淵默窺其意無他但異時付
公以河北招撫之事故不免備詢熟議以盡督者之情疑
若謹厚而誠至今者帥府無事不必隸之於人已可自了
故雖如公通從之昧亦復何言此公所以反覆過慮恐為
謗議所轉致知己者前恭而後倨也來教固云考言者之
素行與被誚者之顏跡固以因誠而懲妄此言極有味然
吾既已知之他人其有不知乎頼公盡掃前日之疑不以
平昔之度除待其察纖塵垢未淨亦豈鑑面本有之物耶

恐公未能忘懷故聊復一言以塞懸望自餘非筆墨可既
也
幕中雖無事然謁謝書問頗費日力臨別十日之約深負
前言也衰老役役盈劇孳孳之到苟祿無補俯仰增愧近
亦力乞去未蒙見許歲行盡矣若因循遷奉私事俱廢奈
何台旆復欲入城不審待得一見否無聊之甚尚冀數教
庶寬旅懷也澤民以羅長家歸逐當還任二漕留牢高年
旦夕可赴官矣伯陽舉狀遂濫格未路真可喜耳北耗頗
然人意觀德音可見矣建清遠到使余憲已過贛恐要知
故及之

與胡汲海學士　瑛

近使中伏蒙誨翰審聞動履之詳極慰傾仰淵自壬子秋
待罪雖臨安歲逆牢落然以禍患疾病人事蹉跎積四年
不謂左右之間謂公以珠履見罪既久遂相忘矣豈意偈
念之中忽其不遂史賜咳唾之音委曲存問有過乎昔衆
晚何以得此幸甚幸甚館中況味如何留守真相知必不
久為冷官矣文章之氣不振無若近世端張揚厲要在得
人願公講明正道提倡儒風以還中興使一代之典無愧
前古亦儒者之極功也自餘非有所望於公者

與張如瑩侍郎　澄

衰晚不任謬當要職方圖自劾已至人言跡其狂督投竄
有餘矣而聖恩祇從罷免可謂莫大之幸自反鄉社忽忽

復見初夏葉門蓬戶可以休老若非咳唾之餘每加容覆
何以得此知感知感所恨桑榆暮境未知所以為報徒切
傾媿耳

周子美節推白首下僚實可濟闊昨在臨安嚴蒙異顧砦
辱薦引至今未有然者如聞替期尚遠道左右超推之初
餘光可借倘財計之司有取廉士則如斯人當在鐘鍾之
間矣奴蚩蚩山隗不量力為與之有舊憐惜其已老尚在
選調耳不罪僭易

與王帥

江西之有帥府自昔雖存安撫之名而無西北藩方之實
今朝廷在焉四方朝貢所會並東都建康之舵非天下大

都所可比擬也由是言之公之權雖重而其責亦可謂不
輕矣此淵所以仰懷知遇至於通昔不寐思所以補報萬
一而不能默也何則令一切須索出於一路而上供正數
曾不少損則凡所征求比之他路必有偏重不均之患官
吏將何以應辦而百姓必受其弊其或緣是遂失民心非
所以齊中興之業也古語有之凡舉大事必順民心民心
所向天意從之而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耳此固在宏度之內不待言者稍加留意毋忽則宗社
之福也

與伋給事子猷 致遠

比見所與德裕書頗有迎待之意伏想念覲朝夕不能釋
方朝廷力圖恢復實賴賢者皆相之助而二年來往往相
繼求去自使之計得矣上何賴焉惟公清議所屬衰耄尤
厚獻納論思之地為國重輕不可遽為去就而堂上康寧
有賢昆足以奉承萬一老人不欲遠去鄉里姑俟年歲之
間若此道盡行君親侍以無憂其過溫清定省之孝遠矣
不審公以為如何持平昔眷予輒為一言幸恕僭易之罪

與王長源通判

奉違忽復兩月瞻仰殊不勝情比來霜寒不審侍奉如何
伏想寓興林泉日有餘樂足以悅親神明相之百福來會
淵到家生理殆不可挽行李雖已並頓有緒緣債負未償
欲去不果坐想就食之地如在異域始欲來使走見少畢

區區請教之意今亦未能矣斑戲之會自茲乃夢境也傾
渴抵掌談笑之適無日不然臨風敘情莫究萬一

仲素通來說味如何少貴已安居未也想時得過從此邑
冬事比他處為撓會士雖閑莫我顧者遠想平演絕致登
高賦詩朋友同之最為可樂頗恨為饑所驅作此睽阻雖
欲紬繹滯思發揚雲山煙水之勝卻恐屢埃口舌渾穢清
貲為我謝演仙他年芒鞋藜杖相從似不甚遠爾時主人
與慧能於歌舞叢中畧緩半日之閑復尋舊盟否因筆援
寄一笑切莫作實談看也數小碑本似佳可置山齋壁間
輒遂上彼留幸也

與陳子通別紙

區區之跡子適素所知察見所以不得已而應闊然而受惘然而處之者他人不我諭也言之於不見諭者適以自點而喻之者又不必言故聞吾事者或以賀或以弔皆可付之一笑也久不爲問其以是耶自去歲與令郎同途而歸之後適親友數人俱在里中可以日夕過從欣然忘懷使不覺過一夏留連至秋杪聞子靜有縲紲之厄遂之建安省之往二十日而歸久在林澗乍入喧囂意殊不樂既歸益安固窮之分歲將盡或憐其貧趣令攝事建安書局飢凍所驅固無所擇至此幾兩月雖蒙諸公相知然巫仕之初還當繁劇已不能堪忍矣淵明不以五斗米爲晉郵折腰寧叩門以乞食昔人嘗議之嗟乎士之不遇實吾于

古所同真可悲哉自今觀之强之其所不樂雖萬鍾可辭而況五斗乎辭之不幸至於乞食固吾所樂也而又何愧焉淵明百世一人豈淺之爲丈夫者所能窺測亦及之而後知耳恐子適要知不肖安否因書聊復云云不足爲餘子適也

與胡明仲侍郎 寅

久不奉記室之問懷仰無窮相去既遠若胡湘無來使私居又不能遣人往往終歲兩不相聞唯於邸報中日俟召還之信却聞不樂守郡又未知雅意如何遂欲脫去益令人不能釋悵無由而悟也公再治水民樂公豈弟之政久矣倘留上下之情少留麾節貽此邦歲月之安宜亦不惡而乃辭疾乞閑恐必有說也使中幸教之庶解所惑見所寄子猷綸藏記偉哉論也非見處親切諦當而以身任吾道不及此矣何意數年間此於公乎欽服之餘不覺增嘆昨蒙見諭姻事存遺人於四明家叔處得回音欲奉報久矣厄於無使忽復幾半怳惚無已家叔既謂世間豈復有此親却云不敢以子壻奉浼當是鄙氏尚相黏綴耳不欲更詢之亦恐相去數千里雖於等候滯左右他處擇對也家叔帖子已寄和仲處恐尊卷鄉人業趣然自言公嘗許其來數千里遠去已有定意不可回故因附之書亦以久不聞動靜欲報前議別無的使也去意棗自能言之會甚又無貲可以叙還真可憐耳

淵罪寘之餘平生意氣殆盡不吞自聞公入朝日有建明而讜論鯁議聳動羣聽爲之不覺夫拳而嘆者屢矣方慶朝廷得人喜復有漸遠承補外良用憮然即日不審已還侍側否處何似想惟忠誠義節無間内外有以自達者故非常見所能窺測也夫公道難行正論易屈非達今也苟知君臣之會合與常功名之成敗有素則一是之外無可留情者矣此明仲平日已得之家學蓋不待老者之言也唯冀坐進此道以俟聖察中興之功誠有望於左右也

別紙拜教備見愛君憂國之意欽服欽服水事唯上饒守申奏爲急已而使乞宮祠而去豈有所疑耶行朝近日平静但趙相又遣言章復有吉陽軍之命身在瘴鄉復當遠

道何以堪之鄉里盜賊再來遂深入刼虜帥司如不聞才
逕復走永南破同安不知朝廷待閫否所幸海寇猶畏已
從招撫而大兵許來沙縣防遏然而豺虺之群出沒於吾
邑久矣不大得意當不止鄉民如何得安居也眼病甚作
字不能多

廷芮寄邵武徐守

叔祖右司雖與世不偶而其所與遊者皆天下士淵奉承
左右垂三十年竊嘗窺諸公長者相從之盛其人非文章
氣節聳動海內則必澄然無營獨立於聲利之表者若見
若聞皆可師仰今也梁木其壞而芝蘭之氣未歇得見其
所與遊者猶於興起衰懦況於閣執事之風復親炙而炙

之耶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悲夫世變屢移冷煖隨之人情
苦不甚遠至於死生既隔猶且委曲問念眷眷無已非達
人大觀迥超世外誰復能爾乃者愛憐照卹下逮不肖見
者異焉若區區之心非尋為是謝也因風不謹縷縷亦莫
深察

再與翁士特學士

伏審先學士安厝已畢而士特所以致其誠信者於禮無
憾國人稱頌之盛幸竊聞之嘆仰無已賢者不得志於今
必有傳於後先學士雖晚達遽終即其所為已足以恭耀
當世況以士特為其子其不朽無疑矣此士大夫所屬望願
益勉之以為天下之勸斷不勝區區之情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書

上都督張丞相書 紹興壬戌二月

淵皇恐頓首再拜。淵受閣下之恩厚矣，雖不知者然自始至今十有四年之間，思所以報而未得其所，固已大負公議。若曰道里修阻，上下之勢殊絕，以此未能遠造摛悃進牘，復爲猶有可言，至於起居之問，未嘗一慁隸人之聽，此其爲罪，雖儀秦之辯不能以自文也。然淵聞之，寬裕有容，乃大賢之所必同；而因循自棄，亦常人之所不免。淵之得罪誠不可文，然詢之嘗出入門下者，以謂左右未嘗以此爲疑也，則淵亦安得自絕於長者之門而獨不爲一言哉。

言之而重得罪也，死不恨矣。淵建炎間攝邑於江西之永新，實與東州周頴爲代。頴到官不數月，以才被召。是時閣下適有川陝之行，遂頴於途間所與進者，頴以淵之不得罪於永新之民也，輒以爲對。閣下因覷淵以行司勳官。淵以前此名未嘗以聞也，閣下遽聽而遂拔之，其必有以深知不肖者，不可辭也。被命即行，毋至臨江，聞金人將襲南昌，舍舟而遁，幾不免者屢矣。比其出，老身雖無恙，而衣篋裹裝爲之一空。且自臨江而西，所在剽掠，故不得已歸閩。因致書左右，道其窮愁無聊失所依棲之狀，托同君附便以謝，初不知其人以病告歸，至錢唐物故，遂不果達。自茲閩中大擾，竄伏轉徙之中亦復無暇。適聞盜少息，武者教以出仕，以群飢來，方得遂觸，復遣口語謫官籍外盖三年，然後得識擢闕。閣下還朝，進表到輒，淵於是欲叙前日之感，則後時不足以爲禮；欲伸一時之賀，則趨勢非所以盡誠。愆掾牘濡筆，不能成詞，但自悔責而已。故嘗平居無事，一念至此，汗流浹背，若無所容，且懼且愧，非適今也。淵因循自棄之甚，無可言者。然淵五六年前嘗謁廖公尚書之言，以謂閣下往日在朝，每欲出焦桐於新爨之餘，被斷木以青黄之飾，誠不能無意於淵，獨未有間耳。而近者又得熊祠部書，復道閣下語及不肖，恨未之識，自傾何者敢煩篤記如此。蓋閣下寬裕有容，自其常度，非可以常情測也。仰惟此恩何以爲報。恭惟宮使少傅相公以直道結聖知，以

誠節慰人望，忠貫金石，謀合蓍龜，盖天之所賚以與我宋。雖出處有内外之殊，而社稷安危所係，天下歸心焉。今茲得聞道矣，所頼然已成之功，撓言所不能搖，奈定之策，異議所不能變，上所依重，行即詔還矣。方此之時，士皆有求於公，而公亦何待於士哉。而一介微賤，辱在泥塗，有如淵者，猶不能舍此，其志豈易冀耶。孟子之言伊尹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固閣下之志，而淵何足以當之。爲是猶不能忘，聞閣下將如湖湘，適出閩浦，去敝里爲近，猶以前日之罪，不敢負荆迎見，輒具手書，因女夫沈度而投伏，冀燕閒時賜披覽，許以自新，豈勝幸甚。沈度乃

道源侍講之孫讀書為文頗有祖風頃在福唐嘗辱照臨以其數幸叅侍也故以書授之于留鈞嚴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答張于獻給事 致遠

人來又辱惠誨伏審秋暑增熱台候益勝感慰無喻了齋詩跋稍改舊文益佳三復嘆仰無已然來諭終欲揩荀卿於孟子之列則意所未安荀揚所至固可取但許之以傳堯舜之道則非彼所能當耳何則道之所在不容有小疵者所能傳也若曰漢儒嘗到之鄙間漢儒於此蓋未之達恐不足據唯退之原道見趣最親故來諭以為欲且從原道止與鄙意相契然原道以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豈復數荀揚哉讀荀子篇末云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此備是恕語二子書具存豈特小疵而已此原道所以言不得其傳也歟今後生傳吾學者序浮秀此何足論廬山云佛氏之於吾儒極其所至所差毫忽耳此語雖達如王氏尚未能窺其藩籬彼特以口耳之學評議兩家多見其不知量也以給事素不以賢賞門挾故有言必盡率易見罪也蒞長之誨益見寬厚唯是思慕栖雲之風私以擇罰其陀初嘗獻疑恐私字未穩然得其實又似無害更有一事前書已奉聞恐忽而未詳今再提起率謂時萬文意在了齋欲為延福不朽之傳却只作題跋而不名以記實不肖所未達方公得了齋詩推重其人以為延福故律為鄉黨自了齋故寺僧畫像設祠使後人知所從來而名是師所居之堂為了堂或文以記之則其事自顯矣今文或不名以記而徒跋其詩之後他日萬一有不悅者去其詩板則堂亦從而廢矣幸為延福加慮易跋為記庶久遠有所附託不為僧人湮沒初意似尤善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公平生唯以撫損為務此固可以為鄉黨法然或謂之跋或謂之記其實皆欲尊信前輩初無毫髮增損須更裁酌其中不勝萬幸俯鄙意狂率以公見容故身常語言無擇往來書問有相可否處幸勿示俗人恐焉馬或馬使成罪過耳暑氣過於長夏病軀憚熱不暇作字不謹併幸照察尚阻恭承更冀本乾倍保崇重不宣

與曹載德諫議 勛

江西唯廬陵為僻左北來之音殆無而僅有以故不復頻問動靜之詳然至於老兄遭推之峻奉倚之重天下所共嘆仰者則亦未始不知也比承超除諫省人無賢愚莫不相慶況若不肖平生熏炙德義倚向手足之親其喜宜如何而竿牘之間獨後衆人者顧以謂老兄今日之達當在五六年之前竊者能翔雲霄與諫行而言聽與論猶以為遲而又艱棘之初責任之焉非他職可比嘗與一言仰裨高明萬一其敢以為賀乎唯昭亮之

淵少年時獲侍左右氣不下人自謂古人事業可以力致世故瀕矣唯老兄稍取之至於今往日之意衰矣而家顛

特異豈所以致之者未遑晳于何幸何幸然淵自春山與
老兄別爾後南北多睽少合雖合亦不復如向者同硯席
之歡以故胸中所欲言者未嘗得自敍也且不肖自見癡
山先生始覺平生所學無毫髮是逮丁翁三摘還相見於
盆江乃深相知今丁翁逝矣誰明此心癡山今歲遭遇誕
叩告老與其從人固不若自晦也一時故人多在雲天之
上苟有問者爲言無何有之儔不殘於斧斤幸矣亦何求
於匠氏哉恐欲知老懷聊復及之
呂丈誅議知同省不敢上狀謹此起居少伊康侯兩舍人
常從容否各久別以久不奉書今聞在廊廟何敢通問也
朝廷事固非賤遠冗賤之所敢借言若郡縣間積弊十未

革一二也今未孚澤未普根本所在無以固結之如西北
之擾乃其可見者要當圖之於未形耳未知諸公以爲如
何
承諭北部脆弱之民有垂簇內附之意其果然耶其亦生
事者之意耶祖宗惠養夷夏實同一家所以爲後來之慮
遠矣盟書具在自可而渝之無乃不可乎以今日朝廷財
富而兵强當與吾兄弟內潰女直外擾之時一舉而空其
巢穴正兵家之利宜無以爲非者然王者之師豈忍乘人
之敝於此而弗問則所以固結其心當益深於澶淵縱敵
之患矣若事不出於下如戴德雖位卑然閫外之憂守倅
同之固當言之朝廷以爲去就不願默默而已也

答鄧天啓

淵久不聞動靜被教伏審孝履支持爲慰雪山中董工始
基不及即報想蒙推恕所喻勤懇足見不恥下問之意尋
誠愛不敢自默姑道所聞惟吾子教之今之詩風雅之苗
裔也以之吟咏性情於居憂之時君子於此宜有所不暇
矣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宰我之疑問也而孔子之言如彼
可不思乎然詩道甚難果有意爲之當求之古之作者自
杜子美一鳴今古鮮儷方之風雅尚未必脗合聖人之意
況其餘乎以淵所聞學而不師聖人出言而倍之以爲戲
事可也夫戲非徒無益而於學爲有害盡心力於無益而
得其害豈君子之志哉其流則然矣故淵嘗不欲作詩非

直以今日之罪逆還不爲也吾子偶好此道當所不暇爲
之時姑置之其亦可矣至於他文或直詞以述事若太鄙
朴則於理不瑩稍加櫽括使就句讀固儒者之常度也雖
在喪居爲之何害而遂罹終三年之喪不覩筆硯當爲粗
俗人不亦過甚乎大抵古人之學用心於內夫用心於內
其事無窮如侍其門則言語文章亦不足爲矣是在學者
所當汲汲者如吾子之高識必知所輕重豈待多言然後
諭哉衰絰而墨之非古也亦嘗推究其所自來乎況今爲
此者爲與吉事耳居喪固不可以與吉事也然當任家事
又有不得已而墨之者夫至於不得已而墨之其孰以爲
罪者若乃居則以是接人出則以是爲贄謁進從之服是

不爲服也復何譏哉記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以墨衰爲喪服豈止不當物而已如曰行禮俟朞月而後爲之是猶見臂而姑徐徐之說也吾子其盡禮哉不然則亦拖之於不得已而已可也荒塞之詞無復次敘惟加恕幸甚

與李深道知府

近以屢瓦不果數上問惟是瞻仰盛德無已頃聞道人述新守並欲馳見而病軀艱於持護水陸多艱不審職中邊待賓餞否舉俞掃跡歲事又登此郡大治而公遂去奈此民情何尚祈綢繆列達新寵區區語不能載淵少意上說覲情鄙迪功觀純秀之弟德符之壻也一第累年不調日欲赴部而貧無以爲資又限於銓試每至期輒不能發足正當仕進之時實可念閩郡中尚有未發闕選不知可差此人否萬一今冬已歷副相知其數不足則來春亦可預差若遂還朝後守自不當檢推意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累家垂憐如袁觀待之矣干冒勿罪容易賊先擧可畏邑民易動爭爲奔避之計百里蕭然學舍不烟若非賢太守處之有道禍不止此一歷所託賴庇爲多幸甚幸甚況又過家熱恤書問懸頌頌惟何者敢承此意但深愧戢耳所諭已得青令葉帥提兵疾來韓侯續統軍至而廬焦兩將已在山前如此則掃除逆類當有日諸郡可恃以無患矣行看就擒並顯處畫之功即與邑民同慶也何俟

夏秋之交暑氣尤熾不敢上狀恐煩揮答冗情歸方以復聞坐鎮清暇爲慰又辱真字捧讀咏歎如接顏詞益釋滯念頃聞公事有閒時得與眉家笑傲於山巔水涯之外遊雙溪之清賦逸演山之佳氣一觴一咏有足樂者但恨衰晚未能羽翼病軀日陪勝賞也傾渴傾渴沈倩又得從容教益重家眷予直勝榮幸所諭可謂愛忘其拙多荷多荷揮熱言不盡情賜察爲幸

竊知即書聞當先諸郡而成足見奉上之敏廷手在南服秋盜爲甚而此詞規摹雅傑正據其會他日闌檻橫空氣出千山之上使覺國勢益張矣此邦人之幸也惟公高才留滯偏方曾無展䄂之地而襟度恢闊措畫無苟坐使山麓河濟易小爲大豈易與俗人言哉行看飛章上徹寵旅即對延除以慰上下之望宜體爲況極荷記念去歲避盜遠適家禮弱不及時凡歸盡壞病中無以飲象怨句衣遠至甚剥所欲也多感

代人上王帥書

某不育無以過人然自顧才力所施猶可以及未老之年效有成事譽之疲篤下駟筋力尚壯還良樂驅策其致遠無難也今也正坐羈之中困於不試自以鬱鬱若使進備節鉞限勞於士伍之間奔走承風亦未必百不能也惟執事之勢可以攀附而從之而又不貴攀援之勞故敢輒以控告仰冀賜察辱憐而收之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不寒

而果
某嘗聞先太尉以文武之資值聖人有為之時關鍵綢幽雖古賢將不能過常恨不及見之今閤下英姿逸界是續是似人皆以為有太尉之風故先聲所壓不煩摘歷而振鼓增氣某地寒官卑復不得與聞號令之末以熟觀神機之運想見風采夢寐不忘使誠心足以自達他日之還猶覩其萬有一得也

答邦美叔

承諭讀易已兩終覩依得所想見超卓欽羨欽羨淵在了翁及庭山左右以未嘗學易不敢輒問今親事已畢幸未即死得此披閱而皆疑無處每當開卷未嘗不嗟悼也吾叔在彼且宜著力非惟盛年易過亦恐暇日難得如淵者真可為戒也所引飲甘露不消翻成毒藥之喻以證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之吝則恐未然噬嗑一卦利用獄而已六三之吝疑而不得其情者也故孔子於繫辭釋其初上兩爻明君子用刑之道與夫小人可刑之理則其餘爻類此可以類推若更入他說卦之全體析矣嘗請聖人立象以盡意象近而意遠故玩辭不必求異惟在得味而已觀易要得味伊川發之其說始於子思令人所未喻也味之一字若甚淺也然真知味者誠鮮伊川有膾炙之喻亦嘗見之否因書累及所聞儻或不然願更疏示一二淵將復

答鄭志宏正書

淵承示令弟所書楞嚴咒拜觀惻然想見追慕之誠珍若餘生重之疾病无可以自盡者心力俱癈觀此勝緣欽嘆之餘不知涕泗之橫流也所諭欲使不肖為序以冠經首固願附名其間傳於無窮然淵自已母葬期已得吉卜日夕營治送終之具思慮攪心土以無助而水氣妄行中虛下泄逾月未已方金行益深彌不自支若使紬繹鄙思措述能事其必不可成矣學意虛辱從有愧畏素家矜照想不以為罪也

淵辱惠諭稱道過當豈不肖之所宜蒙感慚感慚吾里人物英秀者多但考其文采議論似未有琢磨之益天才之美易壞雖成其或由此獨吾子昆仲超然離俗不端章行之微也將肇登昂皆未易量也然謙虛下逮不棄衰遠之人毋乃失所冀乎更願博求良師益友以取修塗誰育所聞不煩傾倒字字句不敢以拙惡為辭但今衰苦中未可為也恕之

與奉議叔論墨縗

昔晉襄公伐秦墨衰絰晉於是始墨君子譏之則墨衣之制蓋非古也今卒哭之莫不衿安居而以百日為斷固已失禮既百日則遂從事廢弔並行又益失禮而以墨衣為賢臧之服雖君子由之比之皆人非不得已此何義也故淵不欲其墨衣雖然廢弔無與焉可也三年之喪亦已久矣骨肉之戚且尊者不可以久不見也顧今俗不娛居雖

至親而異家者多矣家異則情異事異蓋有老者病者事之可慶賀者皆諱匿服入其門然則雖欲請見問候其勢或不可則亦將墨其衰絰以從俗乎抑以喪服請見不敢見則異之恤乎己哉酌其中而厚教之令可行也淵俯伏俟命

答羅仲素

別紙之諭極荷誘予之厚固不敢以習識淺陋而不復也管仲與伊尹同是不召之臣與舜同是天降大任此與人之辭也曾西不肯比之蓋其自爲如此方其與之也同是不召則王之與霸孰分同是大任則聖之與賢奚擇猶之孔子許之以仁也是豈三王之仁乎仁可以許之則不召

之與大任蓋其實事又其細者也何遽致等其道哉乃若自爲則孔子之門何有於管仲宜曾西不爲也伊尹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言道之所在無間於畎畝也吾奚爲不自得哉雖窮居無歎矣然樂於畎畝推而之天下一也此其所以幡然而改其改之也改其故跡而已豈改此道也夫惟此道素行於畎畝之中則致是君澤是民亦此道耳故曰合內外之道也固時措之宜也又何不完之有使其終不以湯聘而改則疑於不完矣明於庶物則窮物之理是也智爲物昏則是非決擇將不得其當矣其將何以爲仁義而由之乎獨善其身獨行其道此道之所以明也淑諸人傳諸後以是而已雖窮而在下何嘗不與衆共耶其曰獨者必其在我者而已周公之過蓋微矣如彼其智豈不足以知管叔而使之監殷者篤於親親之恩而不暇擇故也及其誅也周公豈能無過然周公終不兄弟之私情而屈天下之公義以王命正典刑是所謂改故曰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以此而已萬物無乎不備之處仁在其中反身而誠無一物之非我不待外求而已得矣何樂如之然既知有是則必體之然後於仁不遠强恕而行則物我一矣所以體此道也不然蹉復不到終不近矣家虛已下問謹具所見以關有未是處疏示幸甚

與李叔易學士別紙

兹者伏承令兄右丞立非常之功膺不次之用朝廷得人

海內同慶兄門下士如不肖者最蒙異顧其喜可知又況手足之愛如公昆弟道同心契共以天下爲憂者一旦得志有爲乃出於平時磨切熏習之餘雖賢者經綸固自有素而一時應變撥亂不必諭闗而已定兹其爲樂豈若世俗富貴之情哉欽嘆無已輙以爲賀淵於右丞識不敢自外然不果奉啓稱慶者以昔時嘗以故人諸孫與賓客之列令爲奔走之吏勢分懸絕或致於僭易且嫌謟上也又無以見其欣躍之誠故敢私布尺牘於下執事伏幸深察

與李深別紙

朝廷設官以臺諫爲名使之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也若不能言或言之不當使當改命何至取布衣應詔之言一

二行之笡臺諫無人耶其亦言之不足采耶自古朝廷必有主議之臣是非可否取決焉然後事出於一而上下有所依附如此人不易得者今為誰耶漢之勃報功可也識慮則房唐之瑄用疊可也應變則拙功有難易察有虛實是又不可不審也

與胡魏仲

不審比日復茲初霜動止何似如聞侍奉還豫章已復幾月經涉艱險而能全其身名復進里閈不失榮寵自古所難得者今誰如公父子乎非神相忠義何以至此故以為賀所恨拘縶尚稽款奉臨風可勝拳拳之至淵父在廬山門下聞公議論文章與夫志趣之遠卽行之

高居常欽服恨未承接亦復因循不果道問唯是區區懷想無已雖人生遇合要自有數無足恨歎然聲氣所同是亦人情之至樂哉今春廬山令預鮮雅陽之行將以道阻不果不謂我不卽公而公復南來此去豫章不遠似決有晤見之期第未知遠遠如何耳望風喜慰無以為喻

與黄用和宗博

昨兩蒙將樂寄到所惠教眷意甚勤足見不棄以所居沙縣僻陋無便其去將樂三驛或將樂有人入浙又不及知故久不果上報殊慢之罪言莫能文祇用愧恐夏間承賜對改秩繼有除命歡喜之甚亦未暇慶問不審尚案然想否冬深寒甚比日起居如何生事有致閑居足以自適討不以遠鬪為病第望主縉紳忠賢行即召擢不容退處耳衰老蹤伏田廬智力俱困不復有他念惟冀明友道行為蒼生之福擎壞歐謳時得一快也

壬子之秋率擭避逅暑欽晤語嫁承違時不待函別至今不足窮遯之跡自還閩中建寧禍患不可殫數想已知之去歲倒家朝廷蒭洗績除樞屬已過所望緣貧甚非就祿無以糊口而編修闕遠不敢守株遂已敝祠侍之方以自幸忽丞相以幕官見辟京荷知察不免單騎一來本不為久計除經三時尚此竊食碎累繫隔情何以堪次第春初乃獲從所請也丞相在江西未及一年百事就緒又天與豐穰民情欣悅所深慮者唯兵不足耳然王師所向克捷

賊勢遠遁南昌近畿又似不足憂也然公欲知此中委曲故輒及之

廬山先生云亡士夫依仰過恭祥又半年矣觸境悲痛不可為言昨承文言於朝廷遂家宣索三經義辨既進御久之部付秘府枚叔正論未明學者頗以為疑未知他日更有施行否此書行不行繫道之存亡故欲及今傳授以幸天下若曰為辭釋文義與王氏爭當否而已失其本意矣頃嘗作書與臨安諸公反復論此自愧言輕近侍德久來音耗猶嘗與吾友論之他人或不知也不審亦以僕之所言為然否無由請教臨風但增拔仰

答曾公訓

所論故者以利為本竊恐未然孟子一部書始末只是分別義利所以與諸子不同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耳利既無取則故非性明矣而天下之言性者唯故而已豈其然哉雖然故出於自然亦可以言性所惡於故者為其本於利也猶之以鑿為智也若用智而不鑿如禹之行水也亦何惡於智乎蓋故非不善也其害在利智非不善也其失在鑿而已不然作曆者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而故亦可貴矣莊周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然聖人未嘗廢人也又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然聖人未嘗棄智也人在所不廢智在所不棄則故之為用豈可無哉要在不以利為本而已耳茍或有疑更望疏示

答范益謙郎中

側聞休慕為日滋久每恨道路參差不獲承接唯劇瞻仰中間嘗辱誨問詞意良勤所宜即報而所居僻遠因循多事無使可乘遂成怠慢不審界家賜祭否即日天氣清肅伏惟道適不已如川方至覩世間幻妄去來無足以動心者從容無為偃仰自樂尚遺語言臨風傾渴意不能悉

昨蒙示書與居仁舍人誨帖同至極知雅意之勤以公之賢士大夫推重之多雖微居仁其有不聞者乎但前後過予之詞有淵所不敢承者又推原道學所自謂淵親傳師說獨紹正宗尤為難當久不具報者雖出於因循其實不知所以答也皇恐皇恐淵為兒時已知誦先給事所著唐鑑後既冠猶通大義朝夕玩味常恨不見其人又五六年始見龜山因得出其門下龜山蓋學於伊洛而得其傳者嘗以唐鑑所論質之乃知先給事所得實與伊洛之學無異轍也信守前聞不覺已老猶欲訪其子孫所嘗親炙而炙之者無幾有所考證幸先侍講有子如公未棄衰朽可以扣請今反以下詢無乃過聽乎聊布其誠以謝不敏

來教以先生見稱先生蓋弟子謂其師之詞或蓋德俱尊然後可以稱之不然無實之毀隨之矣今猥及不肖何耶師道不行久矣昔韓退之文章妙天下嘗作師說因抗顏為師謗誚交至身不得寧退之於此名宜若無歉人猶不以是予之況餘人乎竊冀他日又有以見教幸去此二字

使無愧懼焉受賜尤厚也所諭止為此事而已足見雅意若曰此事不可無師以四海之廣亦有可以當此名者益謙更博求之或不廢朋友資以為切磋琢磨之益淵雖非直諒多聞者俾扶策以從公後不敢辭也病中語言無擇幸併容恕

與呂居仁舍人

桐江拜別忽已五年庚申之夏歸自臨安舟過蘭谿聞大旆已離郡城嘗趨衢梁喜有承接之幸比至其處徧問所寓莫有得之者或云道中留滯蓋留兩日以俟而來耗寂然遂快快而南固知後會難必然不謂至今尚爾隔闊也瞻仰之情無日不然中間嘗辱誨帖又於子猷書中每蒙

垂問絶知眷予之勤感歎無喻緣所居僻遠無便致書仕
深愧怍不審果能寬恕否即日秋氣清爽伏惟啓処增勝
百福順集益祈調護即膺休寵下情豈勝虔祝
今歲緣避疑居山寺中凡數月坐臥卑濕之地遂得足疾
入夏增劇既歸鄉里癘疫大作全家奄病兇筆婢僕中有
喪亡者老懷大不能堪幾至顛踣稍秋氣日清稍執稍適
雖未遽然無事可冀不死以是人事廢絶故於左右亦復
無暇奉問此來祠官已滿任食貧累重不能無慮不免再
申前請因得附此病中草草奉賜察也范益謙寄聞其名
未識其面有書見遺甚勤昨嘗煩左右指揮送示遂今方
獲馳報淵晚學一無所得蒙公吹噓之過故者慕嚮山而

不可見往往欲置之朋友之間此意何敢承也好善之樊
遂至於此後有問不肖者願公姑道其實而已使問者不
至妄聽亦空疎之幸也淵不勝至懇

與范致聞安撫

伏審就閑仙里安居有暇遂以餘力營創甲第雖覺臺林
輝映濃山之下至於池臺園囿尤剏觀美雖復經年不家
誨問而謦咳指呼之音常聞百里之外以茲頗知朝暮動
靜之詳所以慰釋寒暄勝於翰墨目至也淵患率患然近
者朝廷方優典恤民而文事務興百度修舉正須宏才贊
助中興如公已試見效自不當久在外也盟綵之計惟老
者為宜正恨無力耳聊復及之以發一笑

與黃運使

比至衢道回建辛嘗具問想已達尊聽季夏酷暑伏惟台
候萬福少憲机浣閒暇日休察判爲章尚少職司一員已
蒙鄭使憐其垂死許爲發奏而長者嘗有特與催趣之諭
伏計衆潤珍寒必能究轉成就之也大熱膺養叢中作此
數字傳遣一紙之約切乞照亮自餘並願為國保重

與十弟

朝宗弟得書審所復之佳為慰知向來嘗患傷寒久之方
得汗今雖無事要是中年人血氣日耗更宜調攝也裔會
今年科場恐聚散無常如何五八郎果是長進皆吾弟教
道之功其父氣義過人其學孝愛無比必須有後造物不

吾欺也明年省試當在行朝兄輩者及令使可下手作省
課期於必取年漸高不可因循若只諸采是光服輸矣至
視生視王程之學是者用之未暇趨時此固是也自古及
今唯有一是若真得其是雖孔孟何加第恐人各是其所
是則有以非爲是者矣以非爲是眞人之情故違道以徇
私欲者未悟耳今其言曰據己所見無乃於道均然無疑
乎不然以非爲是恐未免也要須参之孔孟然孔孟豈易
知者耶諫省始論程氏之徒有詔行下及再有人辨明又
復頒示天下所主者果誰耶而學者使以王程並論失其
旨矣王氏以熙豐以來發明六經固嘗以孔孟自任然六
十餘年間膏資害民開道生事壞已成之良法啓欺敵之

幸門遂使夷狄亂華二聖播越生民塗炭中國失守蓋自古禍亂未有如此之酷者誰嘗兆之今其書具在可驗也若此而猶可以爲是乎雖世無孔孟吾恐不免於聖代之誅矣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子欲於此擇其是亦陋矣無由面言信筆叟及之自餘加愛不一

答汪端中

沈倩幸與交游之末因之獲聞緒論又觀近文足見學業之富自此充之不已古人不難到也而撫奄之詞乃復下逮不肖果何取耶惟公家有吾道文字之妙冠絕古今四海顧以爲模範愚欲覩炙之而不可得公將求天下之師其有過於此乎而與吾無厭更欲借聽於聾雖家延愛未敢聞命也臨書恐懼言不能載

昨蒙朝廷過聽寘之誅省百無所成竟以罪去至今羞見朋友乃辱賢譽亦何敢承此職乃叔祖了齋平生復歷之地所以名傳爲世其基於此而不肖之孫幸承其後已是忝厭衆論而怯懦無補自取廢黜實爲門戶之辱不謂重言更賜推許反復來諭但增駭懼耳何由共談少謝不敢

與將樂王軍

少意恃公不鄙棄以從閒清流薦蕭子莊乃不肖所長之友其學問操履人所共服不待言也不幸遭亡家貧累衆幾不能全擬以歸卒喪事以同官之故稍加賙恤已於初四日發離計程當已至仙邑恐有所幹如買舟雇脚之類幸賜指揮也偶左右未行問其孫經由治下蓋非常之遺若蒙憐憫存叔愛賜不敢忘矣球致虛秀才與其弟宗虞識之否才學可觀而謹畏自守鄉里所推若數至函丈願有以教督之以成就其資質也

與鄭彥緒

到家百故乞延況味可知近者賓客少息冬事有閒始閱觀書而我故人推意不斷而問者又在數驛之外未由合并此情可想而知矣中間閱音一至臨安果何爲耶又知今歲秋試頗如意考官雖不采敢往往遺公文字議論之美蓋亦可以言命矣待夫毫末計慮手捧除不復留胸臆也諸令似知讀書益精深可喜可喜窮達不足道要當使

家學有傳乃佳耳尹彥明辭新命甚堅近已到建康不知終如何辭劉極可人意比得胡仲書以謂此公真洛門後出能衆信不誣矣康侯數得書近專人方回春秋傳博辯精微著書如此故可傳遠耳鄙已老餘無所恃亦欲粗畢平生綴實尚未得閒也伏紙言不能盡

與李外甥

五八甥得書知孝復克持爲慰所寄詩賦大段長進可喜可喜尊君平生辛苦晚得一弟未酬雅志流落殊方衆所嘆息賢母歷盡艱險未得汝力遽然長逝每一念至痛割何窮今汝盡變幼習刻苦讀書心識開明果易落發自此充之何所不至更須不舍晝夜復振門戶非惟汝所當然

亦所以迪前人之光塞外家之責也否齋若散郁可且歸
歷下自看文字勿外進也至囑

答蕭茂德別紙 廷功

了齋嘗言侯孝恭善奕碁天性本高無待於學初來京師爲孫侁李伯祥饒三路蓋一二年不復進客食窘困憤而從劉仲甫爲攜碁具偏詣諸公貴家敎奕以此爲餬口計有從學者以饒九路爲始如是一年敎成孝恭常常饒亦不介意一日仲甫謂曰汝可與孫李敵手矣李恭自以不及俄而孫李俱至仲甫令爭先皆勝二人初不服已而不得已從之皆爲孝恭所敗既去仲甫問汝知所以進耶曰不知也仲甫曰汝之奕非學成者性之所得本高初不知

九著以下之著故爲此等用是取勝其所以敗適猶不及也自汝從余敎人則知此矣故二人無所致其巧孝恭乃大悟大抵識本高則不肯爲其卑者此學者之大病也故善學者無所不學若在朝廷而不知田野之事通經術而以史籍爲不足觀謂道足以揔事而世務有所不通謂理足以御變而人情有所不察内外不合天人殊致此王氏所以失也自以爲高而人人得以欺之豈非不留低者爲人所敗之類耶嘗以了齋之言有味故書之來云

與李季家簡

雨涼伏惟侍奉萬福違日不見丞相欲有所言未得昨日幸見公又以人衆不果請聞殊極悵惘近使司差屬官相驗和買絹初令抽摘點檢既又有指揮揀擇至今未了舊官承命固不敢减殺近又聞侯稱盤畢有輕短者貼錢納官不知果否和買絹官錢極少而未害支今民間輸官每買一疋用錢六七貫足其他裹費又不在是已輸在官如不堪上供則罪在稱揀之人若令納者貼錢雖云絕攬家之弊此錢入官如何收支徒失寬恤之名重複苛細之甚此甚不可也昨任州縣官常主蚕事每自揀擇但取無糊藥者至其輕一二兩短一二尺者初不問也蓋上供交納處只見大槩衣賜若無糊藥人爭取之何暇計少許輕短耶今應近降指揮合差官點檢固不可已亦須得通曉事體粗知人户輸納之艱者斟酌舊例僅勝常歲即無退駁

廣殺官物易是不然姦弊百出雖欲多方關防未易革也訪聞本州點檢前一縣之輸日百數十疋近者艱苦催趣不過三五疋而已萬一夫此一時致令輸官遲細將來大數不足奈何奈何顧罷貼錢之議及禁無絹納錢之說斷自今日已後官吏不得容情收接違物犯者罪之若前此已納在官者勿問可也仍須受納官先申一日交絹之數報縣檢次日早入稱盤入庫不中者退之物寡而易見令稍而必行當亦不至大段不堪上供也不審可以以此上聞丞相否不敢頻造書館縷縷幸察肴草勿出尤荷容恕也

與鄭致遠知縣

昨日到興國遣人往郡中投牒遂留建拡晚佳節忍不廢

燕賓否欲因出遊蒨積雨作凉秋氣益可喜伏計客去心閒撥煩剸劇日有餘暇可以從容承誨然老人躔門又恐煩公倒屣相迎不能不妨臥治雖復懷仰之深亦以自抳坐想遺外形骸之真傲睨古今之論時一悵然謹專人問起居一二日或侍馳謁他俟面言

與顏岎縣丞

邑有丞例以爲不可否事今唯無助遂致庶政不理累年於茲矣方公之來以百里爲己任令丞澗然無間吏不敢肆欺其間積弊頓革上下莫不安之而上司遽爾奪去何不思之甚也昨日方聞如此爲之嘆息不已區區豈止爲一邑之託而已耶萬一若公不厭此民或可辭免使敝里終受其惠宜勝幸甚衰疾無由晤見莫究曲折併俟照察

與孫次卿學士

不見顏色之日久矣實頗少覲趺塵居無事時不敢坐屈長者及高車過門又緣偶有出入不待伺候先驅得罪何言然自秋至今凡四辱寵訪三以致齋一以臥病斯亦可以相亮矣而愧畏懷想之私終恐疎慢上忤賓德故輒道其區區不敢更望推恕也

與鄭德裕刪定

伏承先承事優被錫典舉奠告之禮此乃世德所招人子至榮鄉閭殊觀之事義當奔走墓下執邊致勤少伸平生慕望之意因與邦人共慶盛舉況辱寵召其何以辭偶緣抱病不克如所欲但深悚嘆更冀曲察不以爲罪幸甚

鄭家回定書

河潤所霑幸耦里閭之好緣婚下逮敢辭門楣之卑承命雖榮實慚爲甚共惟令嗣秘省賢卿著姓蘭玉充家久欽三復之構宜擅五長之助辱然戒息豈謂好逑但慙鳴鳳之占庶答采對之貺

劉吏入聘書

頃緣斧柯之同獲講婚姻之重卜筮既無其咎男女亦欲及時問禮所宜已失桃華之方盛請期斷後庶幾梅實之猶存謹布微誠恭俟嘉命有少聘幣具如別牒

爲換姪求婚書

葑菲不棄幸當附於高門聲氣所同將復修於舊好過恃朱陳之契輒忘齊鄭之媿仰攀華姻俯慚非敵舍弟某其猶隸業膠庠承家已及成人尚虛中饋伏承令女第二小娘子懿德夙親於保傅善聲久溢於庭闈坦腹東床愧辱擇人之鑒采蘋南澗顧賢承祖之能謹致薄儀冀聞嘉命

代回胡給事定書

狀穀慕義方愧難攀妄帶附名乃家謙于豈以葑菲之獲采蘋綠奧味之或同謙撝甚勤寒微滋濯恭惟令嗣承務芝蘭挺秀圭璧欽珍共惟三復之資宜擅五長之助春求其帶俯及衡茅敢自棄於高門庶遠徼於餘福

代沈家下定書

依庇深仁止賴葭莩之契修盟舊好更資河潤之餘益懇
寒門復攀高援共承令姪女言容有敎禮法是循而某姪
庠粗知師友之源本無子弟之過敢恃朱陳通婚之舊輒
忘齋鄭非偶之嫌恭惟菲儀冀閑嘉命

謝鄧氏問姪女婚書

恭承嘉命中喩雅懷問名不棄於衰門合姓益敦於葭契
無從遜避但切競慚伏承令孫秀才賦性高明好學不倦
當盛年而求匹豈賤息之能當庶憑鳴鳳之占少荅采蘋
之貺

聖節致語口號代人

上帝垂休中錫無疆之歷眞人誕降自膺有永之年稽流
烏受命之符實繞電發祥之日人神胥慶夷夏交歡均燕
樂以示慈懽通遐邇而家福恭惟皇帝陛下天臨四海子育
羣生日月照而四時行無遠弗屆風雲從而萬物覩聞德
省來雷重十之慶辰臻當千之景運洞庭九奏春回儀鳳
之音嵩岳三呼雷震後天之祝但恭等叨居樂部幸遇昌
期遙望瞬廷敢奏口號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雜文

存誠齋銘并序

余嘗問所以爲道之方於龜山楊先生先生曰大學之書
聖學之門庭也是可讀而求之余退而學焉觀其言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本在於誠吾意而已其說簡而
盡其理直而周其用要而博雖不敢疑而未知其必可行
也已而質之先生先生曰是固然又辱敎之曰中庸之書
大道之淵源也是可讀而知之余又退而學焉至其論至
誠不息其極至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則作而
嘆曰嗚呼盛哉誠若此天下國家其不足爲也已又從而
考之則天之所以高明地之所以博厚山嶽之所以峙江
海之所以流莫不以此蓋嘗收視反聽一塵之慮不萌於
胸中表裏洞然徹心自見旣自以爲知之矣又以講其致
之也不疑則其居之也必不安其養之也不熟則其發之
也必不粹斯道也其可須臾離哉以其不可違也而莫之
違之故吾誠嘗存焉蓋古之聖賢未有釋此而能至者以
余之不肖幸與知之而數年之間汨沒於奔走曾不得少
暇以休淨其心而坐進乎此此余之所以久而不入於道
也大觀元年先生官於餘杭夏四月余自親側復來因即
縣宇之東舊屋數椽治爲講習之所揭其牓曰存誠齋蓋
有志乎力行其所知也自今而往凡吾飮食起居出處語

默之際必常見其所謂誠者了然於吾心然後出之庶幾日進於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歸也則命名之意可無愧矣旣以自夭且爲之銘以自省銘曰

天地之道爲物不貳君子養心致一而已喜怒哀樂未發其幾意必固我絶之於微正當此時寂然不動有物感之全體卽用是之謂一匪一無誠一日至焉天下歸仁我觀聖賢異域殊世惟是之存若合符契斂以爲宅忠恕其門自我暨之推而及人惟我與物初無二體各私其私則有彼己私智磨盡成性渾然無物非我其天守全天理所在如鏡如像有來斯應不與俱往又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相彼世儒內外不一不勝其私攖變横出

孰知聖人動莫非眞飲食起居誠無不形我作此齋大可容膝宴坐其間虛而不迫迴光內照隱几無言寂尊神凝息調而喘表裏俱融焉有所倚紛紛乎前行以無事古人遠矣斯道莫傳以銘存誠其庶幾焉

容齋記

江陵教授之廳事東有廊廡南引而屬於門其修可四房舊以爲書室余治其三之一而有之可以置几席羅經史百氏之書宴坐寢休其間名之曰容齋始余客游大梁幾年而楊先生職江陵學官使招余以來旣至方盛夏南地本卑濕而官舍狹陋不庇風雨其西南去古城不百步艸木蘙薈蛇虺蚊蚋之所遁伏處則無以休其怠惰之情出則無以寧其湫底之氣余竊不樂而先生安之怡然如顏子之在陋巷晏然如原憲之居環堵出對賓客入見子弟常自若也豈直無待而然哉故予每以是爲愧且自歎其不學之過而思夫人所以進此道者已而胸中廓然頓向之滯吝了無毫髮可得環視所居簷宇之隘綽綽乎有餘地矣則又存吾所固然之廣大於性者吾所不可必之外物於今自以謂室雖愈小尙可以容吾身毅之不厭也容齋之作其此時乎嗚呼天地亦大矣曾不能外吾方寸之地則是身之在心猶海中之一漚耳萬物之理大則不容小則易措故人能返視其身者必能隨所托而安之蓬户甕牖亦奚以爲戚哉孟子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

弗爲也夫孟子之得志於此豈不暇爲則士方窮時修其所必爲以須時者其不有大於居室者乎修其所甚大而遺其所甚小此方丈之內所以能容我而不迫也古之人在畎畝則樂處畎畝素夷狄則行乎夷狄以至死生之際無所變渝其原蓋出於此或者舍天下之廣居學蕞爾之小體遇事不擇隨之以憂戚憤怨雖天壤之間將無往而不爲得也則夫丹楹藻井之宏麗其足以容之乎蓋得其所安則無隘而有餘失其所安則無廣而不足所安之得失皆自其心則齋之有容不可以他求也故予深悼其初心之不然書是於齋以自訟焉崇寧二年七月十五日劒溪陳淵記

介堂記

江西之士多以通才達觀自處視修潔謹細為不足道間有言動不違於理取予必以其義肎繩墨而蹈規矩者衆必指以為迂怪曰是了然自異欲以異為搢紳先生導其說於前而效顰不竊之徒又譟而助之以故名節不聞於時偷薄成風而廉恥之道盡矣余靖康建炎間嘗假令於虔陵之永新地廣物衆比他邑為難治思所以救前日之弊者惟反其所習而勸之為不可緩於是博訪端慤自守不為流俗所移之士尊其道而友其人庶幾下觀而化並久而後得龍君時升焉時升抱才處晦厄窮不改其度交非其類如將浼已推之辭受之際雖毫髮不苟也其平居接人無肯茍戲咲必盡其誠一語失中必反復折難歸於直而後已人亦以是畏憚之蓋古之介者也與向所謂自處以通達而流入於偷薄者異矣故余樂與之游又因其作堂秀溪之上將以遠城市避喧囂離人而立於獨也則請以介名之且示余區區相與之意所以勸也或者曰介者不同於衆與物多忤其失為矯激為僻滯為執而不通為隘而不容子何善夫爾也余曰君子之行所至不同而介則不可去也若乃命介以小節而以和光同塵為處世之法臍年汩沒終亦無所名矣昔者孟子論伯夷柳下惠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夫清固疑於介而和何有焉然而孟子又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和也介

其可少乎蓋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援而止之而止者下惠之和也使其枉道而事人戀戀於父母之邦而不能去或處之以三公則不辨禮義而受之是亦苟賤無恥之人耳亦何貴於和哉故曰君子不可以去介者為是故也雖然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而孟子則以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為不可蓋簞食豆羹之與萬鍾其為物一也而人常輕於舍簞食而重於辭萬鍾者道義之不明則物之多寡有以亂之耳是故易於為其小而難於為其大也夫道義者應物之權衡也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取諸人至於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一以是處之又豈有難易乎由是言之仲子之於齊國下惠之於三公俱非其所審試也而孟子於此有信有不信焉者亦自其道義以觀之耳故知仲子之不足信然後知下惠之所以異知下惠之可信然後知伊尹之所以同非深達孟子之旨者不足與語此今余既取時升之介且以名其堂於時升無間然者又欲進之以古人之遺義則所期於時升者其有既乎時升其勉焉為柳下惠之介余之望也紹興七年五月十三日延平陳淵記

邵武軍光澤縣學記

上即位十有六年稍厭金革之事尋修文德中外晏然人用休息於是振舉舊制以彰中興越明年詔郡行在所建太學設師儒之官增弟子員凡所以教養考選之具視祖

宗時爲備天下學士聞風而丕綱下頤訖海育者至不可勝數上親臨其宮加勸奬焉仍以宸翰所書經子之文均賜外郡學由是州縣之吏職在流承者莫不以學校爲急務竭力赴功唯恐居後光澤之學成丕其時也而余友順興吳君煒適宰茲邑以書來告且道邑令王君之賢舉事之敏頗有紀焉余惟光澤將邑介於江閩兩境之間地瘠而民貧雖當往來之衝而非商旅化財居貨之地他日爲政於此者常若無暇而王君獨能以撫字之隙改葺鄉校祗上之德光之記事而民不以爲病是可嘉也已故爲敍其因而並以余之所聞庶以廣王君勸學之意云盖學者學爲善而已善者性之正有之而爲信充之而爲美擴之

而爲大大而能化則入於聖矣故周官以六德教民聖在其中善之所積也而或者易之以爲不足爲無乃未之思耶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而人倫之明自事親始事親必本於誠身誠身必本於明善善之不明而欲積之以成德而期於神明自得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末世窮年終不近矣雖然善亦難明或學者必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意必固我無忘之後從視而反聽之當其入乎無間而行乎非有如人之始生而愛其親已長而欽其兄亦豈利而爲之哉純乎善而不雜於利此舜之所以爲舜也使學者要不如舜日孜孜而不知倦其於作聖也何有故曰學者學爲善而已渠不信夫今聖上躬舜

孝於九重之中固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宜其下觀而化疾於影響而且以得乎先聖之意者寓諸心畫之間以幸多士所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事親之說見於孔子子思孟子之書昭然如雲漢之在天有目者皆可睹也人倫之所以明誠出於此將見人才衆多天下可運於掌矣孟宣王北伐之後方有事於豐荆而新田之芑已有可采卒之復文武之業者亦未必不由此也王君爲政於光澤知所先後其有見於斯乎如聞邑舊有學火燹弗葺學徒離衆而散修葺息之所審若並陋以故闔冠方僂之士勖以千數而進登仕籍者累數十年或無一人王君始至嗣焉於是爲易而新之峻其棡宇以揮發山川之秀氣庶幾自此

異人間出然爲盛世之用此亦爲人上者愷悌之善政也然仕止於爲祿習科舉之文者皆足以得之科舉所以誘人爲善而非古人所謂善也學者明乎古人所謂善利之分而無愧於王君樂育之誠則又善矣王君名本求福唐人余未及識之觀其勸學之意亦可知其爲人焉紹興十五年二月十日延平陳淵記

甘露寺題名記

崇寧丙戌歲七月十二日候潮於瓜州時秋暑熾甚舟中鬱鬱不快獨與友人張戴德擧上㨗破駭浪求涼於金山是夕天宇空濶江上月明觀波瀾之洶湧魚龍之出沒秋光蕩搖萬頃一色清風薄人毛髮盡立恍然不知身世之

所在也明日曉霧初霽革履藜杖相與登絕頂憩留雲亭上俯視舟楫江上絡繹往來眞夢境也吏數刻下謁滿公於妙高臺飯罷而日旣午矣遂渡京口至北固浴其山之下風乎淨名齋之前檻下瞰衆峰嬌獻中國萬井山林城市之趣兼得之蓋東南奇觀也日暮攜手上方北眺楊子所謂龍游焦山海門數島數揚其間益微矣東望滄海天水相衘雲濤渺然使人有臨人間之志欲脫去塵世而未能也須臾微雨作且止將宿焉僕來告余舟已負矣乃步月而歸劒鋏陳峒題峒字知默戴德名公厚云

定交篇

朋友以情相親者不若以義相許以義相許者不若以道相從余在太學求切磋琢磨之益久矣上焉者蓋僅有之其次可三五人又其次則亦十數而止耳嗚呼何其得之之難也豈余之所以自樹立者不足以取信於人其人奔逸遠引而莫余見歟抑亦致之之誠有所未盡歟夫所以取信於人者余旣不敢不勉若人之信否固不可必也而余之於朋友亦可謂盡其誠矣方其未得之也則致其眷眷慕望不已之意其旣得之也則惟恐不獲其歡必至其日久所爲未必盡同有索我於形骸之內者則必爲之戚戚然反覆譬喩以申余之志而使之察己而見察則如醉夢之醒如昆弟親戚之久離而再見如癈手足之以療而獲遂也余之於朋友蓋如此其誠豈有不盡者乎然而誠

旣盡而寡與信矣其難得哉余觀世之君子其羣居握手昵昵無間誓以死生眞若可信者一旦少迕其意則目憨背毁遇之若視路人絕之如遺草芥豈其得不必難而謂不足惜歟不然何其離合之易然也建安陸敬思余舊聞之於太學蓋所謂眷眷慕望之不已者獨恨未識其面一日訪余外舅楊先生於荊州余得之於語默步趨之間君子人也與余言若有意於余者余知其勝己願從之游而不敢以爲友也及其相狎旣久則傾竭肺腑而忘其形迹之所在余亦不自知其不肖不足以取累於人惟恐其舍余以去旣去余念之無已而繹其所以規切我者皆欲以成我而期我於遠也此豈世俗無故而合者之比耶余於敬思於是不止求之情義之間而已然則敬思寧不有以處我哉余外舅書告余曰耳餘之交與以謂凶終於勢利非也直相責之深而相知之淺耳余考之史信然故常以是爲戒不知敬思於我其以人譽而取我乎其亦有以知之乎夫以一人譽而取之則必以一人之毁而棄之此理之必至者敬思之於我其不然審矣蓋必有以處我也余實無足知則敬思所以處我者將何以乎此不可不余告也予雖不敏竊嘗慕顏閔游夏之風而欲求道於洙泗之間期萬有一得焉以爲終身依據之地庶幾不爲父兄朋友之累而敬思之志旣與余同矣誠以是自處亦以處我則吾二人者其有愧於古之人乎其不異於世俗之紛紛

者乎孔子曰定其交而後求蓋必如是而後交可定也作定交一篇以寄敬思敬思儻告我以其志願安承教

跋定交篇後

始余見敬思於荊州傾蓋如故經月而後別時敬思遊京師余適有感焉爲此文欲以寄之因循未果蓋崇寧三年也其後敬思亦請昏於楊氏又四年復會於餘杭之官舍日侍先生之側益以親狎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則向之所期於敬思亦既得之矣此文遂不復出大觀二年春偶於故槖中見之因語及焉敬思聞而欲之請余曰吾二人之相得今非昔也則此文宜若無用矣然以爲無所用而棄之不若錄以相遺庶以識吾二人者之初心

爲不偶然也因忘其語言之不工不辭而授之三月十五日延平陳淵書

講論語序

論語之書載孔子與其羣弟子問辨之言當時學者相與守之以傳後世者也然自秦漢以來以迄於今其間以儒自名者窺其藩籬則有之矣入其門升其堂而跂其閫奧者蓋無一二焉嗚呼論語之難知也如此非其書之難知道之難知故也以余之不肖其敢自謂足以知之乎然求之二十餘年矣亦不可謂無其意也故嘗謂道之難知古人常病其難而今人不以爲病也惟病其難故求之勤惟求之勤此其所以有得焉何以明之昔者孔子居於衛從之游者蓋三千其徒其歷聘諸侯之國至有爲之僕御而不辭者凡師之所在其徒未嘗不在也削跡於衛伐木於宋圍於商周厄於陳蔡流離奔走其困可謂甚矣子路慍恪顏淵疑死是人皆髣彼其害而終莫之去蓋其勤如此夫以四科之賢類非凝滯無用於世者使稍推其緒餘宜皆有以過人如彼其才求名而名歸趨利而利附顧乃輕富貴而忘貧賤捨安逸而蒙憂患重之以飢困之辱而不恤臨之以死生之變而無懼此豈人情哉而且爲之是必其所求有大於此者故未能以此而易彼也然猶有待焉有不得焉則道之難知可知也已諸君請是書觀孔門學者如此之勤亦嘗深思其所以然乎思之深然後有所疑

疑之篤然後知所病學而至於知所病則此書之所載庶乎其不知倦矣且書者道之所寓也揚子云曰七十子之徒中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美夫學於孔子者文章猶不足爲則其所聞所見宜世俗之所謂聞見乎蓋必有不可以言傳者而非書之所能該也雖非書之所能該猶書而求之又不可也以吾心之權衡驗當時之答問其初也即此而下學其終也非離此而上達從容自得於幽閒之中而超然默會於意言之表古之知道者亦必由之不然以孔門學者終身之所傳而資吾一旦之所取衆人之所有而得吾一己之所聞如是而猶不獲焉雖躬逢聖人而親炙之其如我何哉余於此書誠不足以知之

至於一斑之見亦時有焉諸君其勉之懷有所聞其敢不告若夫學而不之思思而無所疑疑而不以為疾非所望於諸君矣

鄧德恭字序（肅初字聖宏）

余友鄧南夫之子名肅請字於余余字之德恭又趣余賡其說久之未暇及也一日從余為庵山之遊煩暑思陰適得異木道逶乎其下周視茂林嘉卉之旁連者舒翹揚英姿娟橫發因為之言曰子欲知德恭之義乎觀於木斯可矣夫木之為物傾欹乎巖崖之巔夭矯乎僩鞋之側挺秀含輝吐奇呈怪其升如擢其垂如墜其縈紆曲折如龍虵之蜿蜒其森植勁拔如劒戟之蜂橋日麗雨淋春榮秋瘁

畫態極妍不可繪畫此其敷榮於外府然而似恭者也故五行木曰曲直在事為貌而貌曰恭蓋取諸此雖然樓雲之幹達而上者非以為高也蔽牛之枝移而下者非以為卑也其宛轉磅礴因風而為容者非以為同而其寒梓剛實凌霜而挺節者非以為異也盡貌之變俯仰皆得則亦本諸自然而已夫惟得之自然而無假乎外此恭所以本於肅而肅乃所以為恭者德也恭則德之形於外者耳形於外者約之以恭而主於中者根之以肅德其有不全者乎故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而木道行矣若乃以聲音笑貌為恭而不持之以嚴威儼恪之誠安在其為德也古之人合內外之道其見於洒掃應對之末起居飲食之際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皆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其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中蓋苟然而已哉知此而已令子妙質夙成天才宏放混世俗之所能累若無足為者蓋持來其高氣放浪乎萬物之表則周旋進退之間古人欲其由而中者宜其不經意矣迺蒻以肅名子俾無意乎故余碩以恭勉子而恭欲其出於德焉亦所以達其名之義也詩曰肅肅兔罝施於中林德之所在曾何隱顯之間乎子其篤實以孚其名如玉有瑕吾言其攻石哉言已退而為之序

無靜道人辯

崇寧壬午之春余自淮南來京師或有以無靜道人相命

者其明年寄食大學僕首衆中而是非臧否意在而言忘於是名若龍體之者作無靜道人辯以自見焉其詞曰無靜道人遊乎無何有之鄉遺有謂先生於虛堂之上先衆賓而展謁後衆賓而就席兀然若遺骸漠然若欺魄先生方讓於衆賓之間答雖己怪之未暇詰也既而衆賓散洽起坐來差僕晥貲告予肯交受自古今成敗人物短長有天地以來六合之內外與夫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情狀變化無不及也其高者抗太虛其下者潛黃泉執事緒之微而弗抽奧理窟之深而未究乎於是喧囂滋煩互相傾擠叩脣嚼齒鼓掌頓足或附耳呫囁或反唇爾汝或髮上衝冠或拔劍擊柱少焉衆得者悔義而負辱者神喪紛

然投袂起矣先生周旋衆賓俟其登車攬轡已反揖道人
而進之熟視其狀覩冒然若無接也告之故則唯然而應
質之疑則泛然而辭益怪焉曰是乃所以為無諍也耶道
人曰向之曉曉者奚為哉若子者理之所否而智之所取
也人之所奴而天之所主也先生曰有是哉然子待之而
不盡者也夫雞之鬪也馬之蹄也牛羊之角觸也虎豹之
爪牙搏噬也造物者固嘗賦之以是矣子之舌無惡乎亦
安得而嘿嘿乎道人曰今若則既有謂矣余試為若妄陳
之吾嘗遊於物之初矣寘寘濛濛莫擇其中吾又嘗觀夫
物之內矣錚錚縱縱為崖為隆將交乎物之所接則物斯
我敵若休乎物之所一則我與物俱泯矣若余者益細視

域中而自適其適者也先生曰宏人之距而周西伯之愁
夾谷之辱而魯司寇之叱朱雀鴼路孟氏所以好辯擇者
倚門韓公所以不能下氣也而獨不聞之乎且子亦嘗見
水之激於石乎衝回流而逆往來逆勢而反卻斂萬頃於
尺尋瀉怒濤於絶壁瀧摩排捊雷墳雨烹奔騰洶湧山崩
地傾陽山之嶮閩溪之惡呂溪之峻瞿塘灩澦之隘如鵠
雁之雜呼如車騎之駿奔如風吼林而雷春驚也至於一
待乎地滔滔汩汩東放之海則泯然而已矣然則有聲者
蓋亦不得其平而然耶遇其不平而後有聲是有聲者乃
所以求無聲乎故乾乾龍躍而澄寂不動者水之性也若
夫滿而流流而礙礙而有聲豈其所樂哉不得已也道人

曰古人所不得已者僕既獲聞命矣夫其不得已也豈以
求勝哉若水之不得其平而有聲也非水自爾也彼有為
不平者也故其有聲也石為之聲是以終之無聲焉所謂
以不平平之則其為平也平矣昔者蚡嬰交爭於東朝渾
濬抹異於吳會國師之移太常中郎之小令史嗣復託讖
於佩劍史牽發怒於毛錐自我觀之富貴外物也不足相
尊功名餘事也不足立己六經陳跡也不足代其文章末
技也不足自喜明窗珠趣也各植其私事業殊用也亦惟
有時而又奚以相過乎吾將鄙蠻觸於蝸角而同堯桀之
毀譽乎臧穀以亡羊而泯夷跖之是非則夫儒墨之徒相
誹相傾孰為達極孰為屬徒其亦劍首之吹而蝸頭之徽

矣子又何睢規我以古人而擬我以世禍乎先生曰嘻辯
哉夫子終欲藏其狂言而晦晦於黯闇乎其亦有待乎道
人曰春氣上蒸草木倒植者時焉爾非敢有待也恐不能
脫於理也昔者藺將軍懦於廉頗而意在存趙陳丞相怯
於王陵而謀欲安劉故出胯不校者終成名而唾面勿拭
者斯全身此皆鄰於道者也而豈木之愚耶先生俯而諦
思仰而自弔已而長言之曰茅靡耶波流耶彼其所以紛
紛耶駸塊耶積壓耶此其所以忘情耶彼何人者耶其獨
無聞歟耶道人於是使之反之搏髀為之節而和之曰以
石投水無沒者之可索耶以水投水無易乎之可得耶其
將三語而然歟耶亦將眉之揚而目之擊耶所謂如人飲

水冷煖自知者耶歟歟終適然不擇主人而退主人亦不知降階序而送焉莊周曰終日言而未嘗言幾是已作無諍道人辨

代廷試策

臣聞仲尼之道覆燾如天持載如地錯行如四時代明如日月原其法之備則比堯舜爲遠道要其德之至則視三聖爲大哉則其所以爲聖自生民以來蓋未之有宜其無所不能於數人爲有餘而於事無不足矣然而官名禮樂之問猶下詢於郯子老聃師襄之流而不廢其在洙泗之間與群弟子辨疑答問之際蓋亦時有取焉是以子夏有得於詩之一言則與起予之歎顏淵無所不說則發非助我之辭由此觀之彼人之所學賢者雖以敎人爲事其獨無所學乎故傅說之進於高宗曰惟斆學半蓋謂是也今陛下躬仲尼天縱之聖居得志之位操可爲之勢以先王之道啓後學之蒙蔽可謂千載一人矣而又推行三舍之法徧達海宇所以焦勞於九重之中而不自暇者莫非以學校爲先務故凡播之訓詞而著之甲令以明倫善俗無一不關於聖慮者方此之時非直天下之材所願終身承敎於陛下雖陛下亦以敎事自任也則今日所策臣等無乃奉行祖宗之故事不得不然而其實無所待乎其亦將有所取乎不然官名禮樂之間胡爲下及於艸茅之賤士也如臣所陳猶夫背而冀芹子之類也顧何足以自獻乎

雖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惟陛下不以其庸陋而忽之庶乎涓埃之微或有所助也乃若顏淵之無所不說臣未之能子夏之可與言則在陛下敎之而已臣愚不佞謹昧死上對

策問三首

不舉子之俗惟閩中爲甚而吾郡積習蓋敝俗也幾年於茲未之能革議者患之聖人在上旁燭幽隱比降詔書俾疏法令以示民使之知禁宜其下觀而化速於影響然或者尚慮革之之難也聞之昔之爲順興者深究其故於是先之以訓誘申之以威信苟觸憲網必刑無赦曾未歲餘此風遂變其後數年有悅其事者以彼之所爲施之將樂稍加懲艾閩境大援大縣令於民爲親所以承流宣化其勢甚利而父母之殺其子性固不忍以茲利勢順民性而導之宜若易然令或以爲難何也豈治民者未得其術與抑亦舊染之習未可以卒令與若乃二年之政其得其失至今先生長者類能言之諸君儻聞其說乎幸述其本末併疏已見明以告我當道之賢守令使推行之庶幾革積年之敝自吾郡始他日采菑之詩被之絃歌是亦諸君之助也

昔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從而非之曰人之性惡揚子以人之性善又不能無惡也因爲之言曰善惡混而韓子者又以三子之言爲猶有所遺別之以三品焉曰上

馬者善下馬者惡中馬者可導而上下也自四子之說興天下之言性者紛然不一而卒無定論夫性者人之所固有也學者期復乎是而止耳誠不可不知而其論之不一如此將孰從乎彼性惡之說後世莫不深罪其言之偏而不敢正以爲非如不敢正以爲非則是以楊子韓子之說爲得而孟子之說爲未盡矣夫孟子百世之師也學者所取以爲標準者也其果不能盡夫性之說而有待於楊韓耶人之言曰楊子之言性無性之不正者言之實無害於孟子之說然公都子之問嘗曰性無善無不善又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而孟子旣辨之於其書矣彼楊子韓子之說其果能外是乎不然則學

者於此不容無說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或曰孔孟之言性一也或又曰不能無異誠有異乎其無異乎夫性之在人旣不可不知宜瑩其說使無疑焉然後反身而誠庶乎其能盡之今也如繫風捕影茫然失據將以誰斯謂宜有至當之論以證四子之言以發吾夫子未盡之意此吾黨羣居所宜切磨以求益者也儻有所聞幸相爲言之毋隱

或問佛於王通通曰聖人也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蓋有取於其心不取其迹也佛法之行於中國蓋千數百年於玆矣豪傑名世之士往往不鄙其說一有詰之以非吾儒之道則過而爲王通之論者不知幾何人也予疑夫迹之於心猶木之有本而水之有流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今其教盈熾而學士大夫所以奉之者比隋唐之際又甚世無韓子其孰以爲不然借使原道之論興而以燕伐燕之譏侍以勝之矣嗟乎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彼其所以入人之深亦各有理豈易以口舌爭乎然倘至於道則有不可不辨者聖人在上人倫已明苟用其言於法有禁未火其書意可見矣然猶不能絕人之心好也顧與諸君極其本原而揚推之深明前世儒者取予之是非參之以先王禮義之誠意以證今日學士大夫所以奉之之失庶幾從上之令於道弗畔非苟爲異也亦以自治而已諸君以爲如何

解論語十二段

子張

仁在其中矣

仁人心也求之於外則不足以得仁矣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其道致一之謂也一息或違斯道遠矣故孔子曰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君子之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未能有至焉不可已也若夫爲士則如是已足矣故曰其可已矣不然亦不可也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此觀人之法也才智之士亦能爲時重輕然非道德以本之亦不足以任重致遠矣淮南王視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所憚者唯汲黯近社稷之臣洪容而已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有所擇所以立己始學之事也無所擇所以同衆爲成德者言之君子之言當其可而已非有異也皆所以進人爲善

雖小道必有可觀

如老聃莊周以其說救一時之弊可也然行之萬世則膠而不通矣

日知其所亡

習矣而不察者衆人也察則知之而不能忘矣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道者格物之謂也格物而物格焉道斯得矣 蓋道不可須臾離也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方之百工能成其事亦云用志不分而已

小人之過也必文

小人自私而已不能克己也有過唯恐人知之故必文

君子有三變

此夫子之容也子夏知之故謂君子當如此見之於容如此其中常自若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或速或近或去或不去則有出入焉若夫歸潔其身則一而已矣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堯曰篇

聖人代天理物者也堯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天實命之也天命之而人之所爲不可以不至所謂允執厥中者所以終天祿夫有民斯有君民不窮則爲君者可以長保其祿民無所歸祿亦永終矣聖人所以代天理物者不出此道舜亦以命禹道無二也夏之有天下其祿既終矣湯得是道故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以有罪歸之萬方周率是道利則歸人過則歸己此二帝三王

之所以爲天下國家之意社稷長久之大略也今周又衰矣繼周而興者當如何孔子於是蓋有道矣雖不得施可得而言也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擧逸民所當先行在此六者其事則民食喪祭爲不可輕而其術則不過寬信敏公而已是故孔子不幸無位耳使其得志二帝三王之道其有異乎此論語所以終也

贊頌

衆老真贊

一切虛空有作皆障於所作中庸分真妄師圖其像謂是爲真畫非實相師亦何人認物爲我我固非我見畫猶身

存之亦可師於彼此兩無所安亦無所離作如是觀

寄鄉子㮽茶羅與光祖頌

不待其韻而象其皮膠漆所成甚是而非有隔其中羅動塵飛麤中求細於焉用篩彼昏不悟視此羅之有如公者奚以此爲

留龍居士試建茶既去㮽分送并頌寄之

未下鈐鎚墨如漆已入篩羅白如雪從來黑白不相融吸盡方知了無別老龍過我睡初醒爲破雲腴同一啜舌根回味只自知故置相看欲何說

待老龍見和復呈〈一本云內性白外形黑一味無別故不云云〉

是渠白芽發爲黑塊方其墨堅復如粉碎生滅滅已无非內外說性說形又說一味急點一盃狀居士辭

題仙霞嶺上菴中示仲思

嶋之後封于蟲出我車㪅乎沂龍待而然始歸一揆七遂拂衣忠州㮽見者思發一笑釋其辭

鄒昭州畫像賛

粹乎其爲容即之者莫測其畔也貴無所不能而獨不容其所安也其發然不撓者遇事而後見之而其超然自遂者顛沛造次是以爲常也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吾猶其似者而猶恍之盡其所不可得而形容者雖百世不亡也

楊補之眞賛

分別黑白而無愛憎之私故人不怒將戲翰墨而無好名之累故人不爭顏然天放直與於忘我者而不能已其不平之鳴吾聞至人灰心槁骸有口掛壁其發如雷是謂不言之辯終日如愚古唯有回彼有十年端坐莫或得之畫工乃能傳此一默豈非吾師

橋版銘

我坐匪與按此擇版誰歟荷者肩頳足𧽊若古有義上下相臣我獨何爲役此賤賓執摶殊形不切於己滴背流汗吾額有泚車中憑軾馬上據鞍不可徒行匪泰斯安我恬袞袞愧非其義矜此勞人銘以志愧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

陳伯瑜宣義行狀

公諱某字伯瑜姓陳氏南劍之沙縣人高祖緯文餘以其子秘書少監之貴贈官至尚書駕部員外郎陳氏為延平大族自少監公之後世有顯人名德震天下而公之曾祖可法皇祖大祖皇考瑄蓋三世不仕公自少時即發憤讀書欲張大其家聲刻苦不少懈宗黨多譽之尤為叔祖朝議之所信愛雖遊宦遠方未嘗不以自隨也以是公得徧歷通都大邑從良師友以學學且成其施於科舉若有餘矣然每出輒不利中年益奇蹇遂棄而家居往來田野間

若無意於斯世者獨教其子升歎曰耕而獲常理也吾滌則亦有焉汝力於學以追少監之子孫無我多愧且吾先世多潛德至於今蓋久寧常晦而不彰乎二子遵其言日進不已其後數年來有首於禮部者雖不偶而其志愈勵矣公從容謂其夫人曰吾兒類能自立者上方興太學英材輻輳學者求琢磨之益宜必於是吾將遣二子遊焉而貧無以為道路之費奈何夫人曰如不可已則唯所命公於是鬻饘粥之田資其子以行里俗或笑之公適然不以介意又二年當元祐三年而我舉進士中第鄉之笑者始相與驚嘆以公之不計目前為得又十年當紹聖四年而升復登科人以是大服公則又相與排踰為公深賀公謝

客曰教子欲其才壽志也以文眾而得祿比比皆然何足賀識者謂公器度過人遠甚其子卒皆有成矣宜其教之固有道歟崇寧中我調於吏部得虔州幕官虔於江西為大郡當江嶺之衝貴人達官常所往來與夫朝廷之有事於交廣者出入必過焉其見我者則以虔之屬吏為得人會羣擇選克之朝廷以廣西融宜等州別為一路隸黔南自幕僚以上皆堂選其事也由是諸公之任事於此者交辟之書奏既除融州判官我以公老不忍遠去書來告曰必辭是公聞之即輕騎詣其子所語之曰男子志四方事業亦欲及時汝為汝之所為毋以我故自滯儻汝有立雖行萬里之外如在吾側不然徒朝夕相依無補也汝

必往我不得辭公因挈其婦孫以歸而使我獨之官後果以我功改通直郎用元圭恩封公承事郎又用郊祀恩再封公宣義郎耆年貂被寵榮人為公喜而公之辭色卒不見其有異於平日也我居黔南日久屬以侍養乞於朝已而得請當詣闕遂致授福州閩縣丞以歸既歸父子相見歡甚久之從公如閩蓋朞年而後返其明年二子亦返未幾公復趣二子還任我曰長樂佳山水游觀休息之所為多且飲食醫藥尤便老人其必之此乎升進而言曰始我之令於四明之昌國也涉江逾海道遠且阻翁嘗與俱比南歸而丞於閩也又得侍翁以往今升領建之松溪邑事其去家於閩為近居處口體之奉非所憂當為升行我不

必聽公笑而從之其在松溪強健如未病時冬十月朔晨
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子孫以次賀婦進饋就視則已奄然
逝矣蓋政和四年也享年八十有四公純直樂易其於孝
友蓋不待勉強而後能至乎居語莊而款乎於人無貴賤
戚疎視之若一宜其遇事易撓然一有不慊於義無苟從
者其奉己至約而施予無吝視之不以其好弗肯也在高
國其子官滿奉之以歸至郡即先走會稽告其去於郡使
者民有販白金三百兩伺公出羅拜庭下願以為公壽且
曰前此為故邑者蓋許之也以大夫之嚴不敢以請娜私
於下執事幸不以為罪公麾而出之曰令為國牧民反於
汝乎責貨何義也汝必速反吾兒知之其不汝容矣民感

泣而去公晚歲貲稍裕計其所用之餘還新陳不繼之際
輒平價出之閭里之貧者賴以不困所居去城市稍遠俗
不餌藥唯以巫祝為尚公為儲金石草木之可以療疾者
依古方和之散以予民當癘疫並興公前後所全活甚衆
鄉人德之始載之官於縣南也我事有聞凡賴外珍奇之
物詭異之玩儻可以娛心意快耳目者莫不畢致以獻於
公又屬其族子弟築亭於居第之東宏壯偉麗大溪横其
前喬木蒼然掩映左右以為公親戚故舊燕遊之地至於
觴豆之設射壺博奕之具無一不備來者樂之且以公之
難老為有子也公曰吾兒念我欲以是相娛然吾豈待此
而後足不逮止之亦所以慰其遠情耳公之清修恬淡蓋

如此公夫人邑里鄭氏賢淑慎治家嚴整而用物有度方
公捐書既聞不以生事攖心寔惟夫人為均節有無至婚
喪祭祀賓客之所宜費者率不更其素故人以為難蓋長
公一歲前公十年而終亦以其子陞朝贈孺人生三男子
長曰升次堯輔而季則或也堯輔蚤世升後公一年亦卒
官止文林郎女二人適進士黄約羅世英孫男四人將以
六年十二月二日辛酉葬公於縣之崇仁里故豫冲之原
夫人之兆宜有顯刻以傳不朽謹敘次其世系仁義如右
以告當世之君子使誌公之墓者得以考焉

廖武伯朝請墓表

公諱某字武伯姓廖氏廖氏之先蓋出於周文王之子伯

廖以字為氏自東漢以來時有顯者然皆莫知其所承襲
至唐武居太原之晉陽遭天寶之亂以其族避地閩中家
延平山谷間號龍池唐亡龍池之族仕王氏多以軍功有
聞其子孫蕃衍遂為延平著姓至公八世祖始由龍池分
處順昌縣之交溪故今為交溪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
某皆潛德弗仕世積善以高壽終鄉人化慕焉公少力學
工文詞以其母楊氏意應舉為場屋有名士母卒即棄去
故習益求其所未至而養其所固有者以教其子已而其
子擢進士第列官於朝遇政和六年郊祀恩始封承事郎
致仕自是國有大慶必進封逮今天子即位凡十年八遷
至朝請郎乃以年賜三品服以靖康元年十月庚辰終於

家享年九十有四初娶謝氏再娶陳氏累贈若封皆安人生子男三人長曰汭登世次曰删朝奉郎守右正言次曰副女一人適進士吴權孫男六人軒輯遵遹遜孫女三人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縣之漢南祖塋公天性質直簡而不偷易而不弛遇人無戚疎小大一以誠處事唯理所在未嘗牽利而叢然悉變下逮僮僕見之者知其為篤厚君子也故其孝友行於閨門信義著於朋友恭順達於里閭侍之自然不待矯拂平居無事惟以詩酒為樂客至必欣欣然終日無厭色其為詩滌筆立成究精切能道人所難言不主風刺自適而已始余為太學諸生與正言公同舍遂相與為忘年交蓋久而益親習熟察其所知所

能而訊其所從來則曰某事吾父謂某如是某行之某事某如是行之而吾父以為然者也方余未識公時則已於其子知公矣其後見公於嘉興又見公於臨津皆其子之官舍聽其言觀其行益信其為人最後見公於交谿年愈高貌愈溫氣愈和使人即之而不能去也豈古所謂老成人其德可尊而事之者耶公之教子初不以勢利為先故自其子之始仕官以至歷清要享豐祿人皆榮之而公未嘗有喜色其子在宣和初嘗除太學錄辭不親遠監察御史即丞以公老求去比侍守莆陽蓋二年然後迎公之官居無何復以侍疾乞歸方葺室買田為久安計會上招聽斷屏絕姦佞求正直士補拾官闕責遠命以右正言召

還時公疾已作亦不果赴正言公尚恬退至是雖其義當不得不然然非公素不以人之所榮者有望於其子則為之子者雖欲必行其志以終其孝養其可得乎故余以公之子知公而反復咏嘆之不已者非苟云也公歿之明年正言公欲誌其平生以傳於後書來告曰先君不幸既葬未及銘身隱而跡晦懼無以傳遠今世俗多借譽於達官之文苟以榮親無益不信吾父子四海相知唯子一人宜有以表之余既深知公而其子又知余之深余雖賤且不能文其何以辭於是為論次其行實因道余所以知公者附益焉已又述於其後曰維廖氏世有德善畜既久將大發於公公靳弗施以至於老且死又寓其所積之厚於其

子子且頌公為不朽矣若公者所謂鼓舟楫絕江河行不必以達也吾聞有德者其後必大豈以夫載而之後世者有所附託而然歟故曰人有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吾見其兆矣請以是鑱諸石表於公之墓以俟年月日同郡陳淵述

祭叔祖右司文

維宣和四年十月丙戌朔二十日乙巳姪孫淵謹以清酌家饌之奠致祭於亡叔祖宮使右司之靈嗚呼叔祖當代之能百世之師其道德之高術智之深議論之精文章之妙無與倫比蓋夫人而能言之至其忠貫金石誠合鬼神辯屈儀秦勇抗賁育橫騖列驅而卒反於正則雖譽之善

者有不能極其美而娭之深者有不能指其病背者紹聖之初公臥江海之上武侍其賢用之匪宜三年學省困於鹽鳌而英偉之脊豪邁之氣高視縉紳之表危言極論蓋莫知其官之卑朔方一出令聞四馳逮真人之勃興任諫垣而補遺國爾忘家衆正所依故當雷霆之威而不懾任萬鈞之重而不辭審厥是以獨往禍已及而弗移淮壖讁守召不及春書坐席之未温復議政於都司一斥不復二紀於茲家之宿儲無遺不恪豈至誠之所存豈得喪於毫釐嗚呼公之言曰金百死而不化水萬折以東流言可為也而志不可㦮志可似也而其屢屈而不撓久窮而不變霜雪雨霆衆凌而益虐獨公㮚然挺松栢之姿獨擇霧以深入視閫閫其犒歸人不能堪已甘如飴此天下蒼生所以歎哩而有待而有志之士所以隱伏不耀珍其貨以須時孰謂公厭斯世而去也數否中之天而終不一獲啟山嶽之積而微塵弗挹蓋庸人孺子樵夫販婦聞公之亡猶為之隕泣而不禁況從知舊親戚抱恨衡冤則其情可推顧惟不肖自為童稚已被誨育至於今三十餘年矣撫而掖之益益久而不衰報德無所公今已而將門戶薄祐困躓厄窮之所招耶生民何辜哲人遂萎嗚呼公於所親不責其所未至而於其賢不窮其所不知其待我也尤為不疑蓋嘗語同志之士於公公信其人謂達夫之可期數年之閒先後公而逝矣存者其誰平生坎壈公知其微公去我留欲以莫為北向長號莫知我悲

祭李先之祭酒文

維建炎二年歲次戊申五月甲申朔某日某甲子廸功郎吉水永豐縣主簿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李公祭酒舍人之靈嗚呼我宋人物之盛章明乎咸平景德之閒而烜赫乎嘉祐治平之際更熙寧而一變逮元祐而復熾衆特崛起不可勝計學窺孔孟之奧文抉班揚之氣挺松筠以抗節決江河而建議公於斯時擢冠多士參夜光明月以效珍儷芝草鳳凰而呈瑞俯青雲於咫尺日千里其必至方騁驥於修塗俄豊鏡而遠棄墜遁大之不容亦名高之為累彼小人之自絕害天命之有制儻定數之莫移與習行之能遏自公遭迴跡歷一世正人懔以結舌邪說閧其如沸梟鹿鳴於通言逮冠屨於殊裔會大人之總明剗隔根之所自誅奸惡之已盈訪忠良於久廢起德人於荒服歲五遷而未既接篤鶩其有期阻豺狼之尚肆遂移疾於中途避衡門而遂志宣處君之無已憤孫忠之未契致家憂之莫舒厭久生而遽逝嗚呼哀哉仁者宜壽德必得位何經明之嫺出亦厖眉而競貴謂天道之漠然彼作善者誰恃顛横流之淊天痛異時之未昇庶餅脈之奏功亘萬世而無軼何斯道之遂衰困長號於不弒寧姻戚之是懷嘆含生之夫庇它時江湖邂逅相值舟中之語情不予秘陰緒誨之諄諄恨越衣之莫繼緊死生之去來

豈空花之無根苟師傳之未泯民畢特其受賜公實無憾情鍾我輩紛世慮以何極集牢愁於幽悫聊緘詞以致心寫餘哀於一滲

祭龜山先生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十八日丁巳壻具位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外舅致政龍圖楊公先生之靈嗚呼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四海所悲而況於骨肉之愛我於公門覩則子壻恩已篤矣又兼乎師資之義此所以哀慕痛切久而不能自已也自我識公逮之耒陽從公荊州轉於浙江久客念歸各旋故里多合鮮離前後三紀衣之食之援而撫之教之誨之誘而與之如工之造器刻雕琢磨而異其用如農之養苗灌溉培壅以俟其實曾厚德之未酬忽莫知其所適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其能不以為戚耶嗚呼先生清而不隘和而不流澹然無營心遠日休其體之於身而安也亦以是施於民其行之於獄訟而宜也亦以是達於朝廷故退不為崖異之行而進不求矯激之名蓋所謂從容而自中豈智巧果敢之足云乎公嘗謂孟子之所謂善子思之所謂誠實同名異而皆達於孔子之仁仁固無私誠不自成故能合內外通物我無分於天人也伊洛得之明以授我我行乎中用惟其可武時乎此辨而正之朝於萬世匪我敢私公之云亡士失所恃幸聖朝之眷舊起斯文於將廢俾邪說之遂熄何異乎

存而待志矧公有子惟公是似遵正塗而遄往信遺風之可繼公則無憾斯人所胃文以告哀詞不逮意

祭胡寶學文

維紹興八年九月戊寅朔某日某甲子左承事郎守秘書丞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侍讀寶學文定胡公之靈嗚呼孟軻既殁聖學莫繼楊墨雖衰異端猶熾漢興百家不黜其根文景黄老武宣申韓權譎尚功名節輕死清虛熾之逐來釋氏晉從其祚梁遂以亡有好弗稽提張於唐韓公憤然欲大其書積習既深擊終弗除宋興百年此蠹仍在衆正羣升舉邪冰釋託於荊舒謂得其要引聃援瞿竊經扶妙未流滔天正塗孔埋帝閽其然是興二程天人靡間內外兩盡體極無始而有感應王氏未衰此道已行發其幽光允詰之仁大程所傳龜山其體小程春秋公得其髓正名定分別嫌明微如權在衡錙銖不欺自公少年丈已篤世況有此書密傳孔志孔志所在孟子擬之其闢楊墨春秋誅之蓋曰三代人倫必明無父無君周公所膺楊墨之道猶以其弊佛所從來豈容勿議公明春秋用夷則夷是真夷者公其敢私人曰祿頗兹特其跡舍跡論心世儒之失公不徒言亦健於行君為父母友為弟兄仁修於家忠施於國莫討見效儒者之特公之事君惟道是從退不苟去進非尚容曉節達辰八年三起突未及默鴻鵠千里人願公來帝降匪遲執經以侍公行不歸念

昔趙山於公爲友相望巍然泰山北斗趙山云亡世失其師公又逝矣人將焉倚賴有道編墾心所敦至言一出莫說藉口嗟我公從容篤門騏所不鄙者臭味相似付囑之深厲揚之力厚德未酬來臺永隔惟公有子萬人之英承橫八極勇冠三軍推公餘烈將必有日如鵬乘風聲搖一息生榮死哀身遠德尊後有傳焉餘何足云賦辭寫真有淚如雨公歆我誠此酒不吐

祭廖尚書文

維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十一月癸丑朔十七日己巳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致政徽學尚書廖公之靈惟公仕至八座名高當世

壽踰七十禄垂後裔凡古人之所難值者公晏然而皆得而世俗之所無有者公裕然而已備遺五福而弗居謝塵緣而釋累公固無憾人亦何喟所不足者遺時艱難餘經未既朝廷良其老成後學失所依庇此有志之士所以深悲與夫識與不識莫不爲之揮涕也嗟乎一氣無私有積純粹幸曠世而不遷未百年而遽逝其窮而在下者顧豈無人而其達而在上者又止於此達物者其果有意乎其無意乎吾不可得而知已昔我未冠惟公是比針芥相投不約而契歧趙山中庸之學養吾浩然之氣遲回身謀爲天下計故廢則管鮑之相許出則王貢之相繼五十年間義均兄弟晚歲同朝臺諫並峙道然而然心同跡似方抗志以輸忠忽遭讒而俱廢我既還里後公亦至年家居之無遠庶安卑之易諧曾日月之幾何遽訃音之來謂嗚呼哀哉於生知死達人細事公了此其有餘豈待言而後會顧平生之交遊盡矣雖久生其何特歌此奠章公歆我意

祭鄧南夫文

維宣和二年九月丁卯朔二十八日辛丑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南夫十九兄之靈嗚呼哀哉吾衰何久毋遊兄亡又喪吾友吾友多矣實唯兄賢孝友忠信邇學則然謙以自牧恕以接物孚於宗黨無積不革其待我也洞然勿疑相知之深如琴子期人亦有言趣舍殊志

曾是不謀若合符契我家陋巷只尺高門曳履往來朝坐及昏三年於茲遽纏其禍炯炯此心將以誰語夢間剝啄推枕從之出戶無人孰知我悲嗚呼哀哉命不可知軒昂磊落而止於斯誰謂報施疾於影響是獨何歟乃遭天枉一昨西遊同寓京師飲食起居跬步不離情隨事遷長勉以別莫兄榮歸豈謂永訣一時同遊孰與兄才竟坐敢言事故不持得喪秋毫本不足計數極而終又焉擇地男兒結髮志在四方馬革裹尸於我何傷天地爲家莫求真宅既知而歸舉世皆客彼方客遊念人旅死夢中占夢果何時已況兄易簀有友可依金櫬亟還復不愆時殆至遂終成得其禮人曰幸哉唯兄有子我觀令子汗血之駒氣吞

無垠未飽以勗望燕首趨萬里終去我豈私之伯樂所顧類以不亡不在此耶富貴而壽其亦爾耶昔先別時以是爲託渠固自立我生不作死而有知尚聞此言歷酒陳詩淚如迸泉

代翁子静祭李議叔祖文

維宣和四年三月庚申朔十二日辛未具位翁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致政李議陳公之靈嗚呼我官沙陽吾政蔑聞公實教我唯仁得民遵公此言百敝一新曾未半年民氣如春惟公里居有德有言獎借發勗民以易使方須功成遽喪先子銜哀而去道恨何已襄傷賻禭恩隆一時有德未報公令永歸禍患疾困哭不及悼奠兹一觴莫如我悲

代郡守祭衢州高龍圖文

嗚呼士方阨窮百不一施懷奇負能誰獨識之如公初年其數亦奇更涉險艱厥聞乃馳浙冠跳梁所過紛披烽乜蟻結蔓蔓弗爽公在廣信位卑力微奮袂一呼羣情響隨勇如亟夫堅臥擇圍忠如張許江淮是依東南再安此功爲誰帝用褒崇延閣帥屢兵火之餘金城湯池指顧所移號亡畢歸平時士大衣輕乘肥高論恣誹曰不吾知一旦變生鳥竄莫追撫頻視公寧不恒泥謂公百年爲帝寵愛不圖奄忽遽盡於斯凡我同僚莫不涕揮況在部壤惟公實師死生命數詎可理推奠茲一觴孰知我悲

代郡守祭江給事母夫人文

莫先之福唯壽而夫人以壽終不朽之託唯子而夫人之子賢閨門之行或殁世無聞而夫人播令譽於衆口誦育之勤或不家其利而夫人享厚養於暮年生榮死哀又何憾焉惟其子之賢而公輔之望尚鬱於輿論故縉紳之意於夫人之壽年其數之延嗟九原之莫作獨遺恨於終天念昔夕郎寓官建安夫人舊遊山川徽然悵緜輿之不返忽再拋之翩翩聊陳一觴我亦涕漣

又代漕使

嗚呼夫人閨門之秀孝慈惠和令聞惟舊蘊德不耀是生賢子寶鼎元龜邦家所倚文章冠業嘗試其餘瑣闥程容陳帝之謨帝顧艷庭虛心以向孰謂夫人遽棄榮養胡不少延待其子以富貴壽考益招德音我懷昔人霜髮延客武歷台躔乃其遺澤死生夢覺蓋不必傷有子賢夫人不亡

又代龐殷先運幹

古者朋友視猶兄弟我於夫人孟子之母夕郎與我同年之契旅寓諸臺又嘗與事雲天雖隔志則無異母事夫人已孤之意不見幾時翩拋攸至陳跡依然痛傷何已徙居霜髮世濟其美胡不百年以待其子我觀令子公輔之器瑣闈掖垣餘蘊未既夫人之德庶鍾於此逝者有知可無憾矣

祭廖成伯文

維建炎元年歲次丁未八月某朔某日具位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太原廖公朝請丈之靈惟公天資質直剛以忠厚莊於自然不待矯揉深耕熟耘盡地之力豈隸報之于有賢德我友公子自其少時相知之深如琴子期寅緣識公拜公牀下謂我兒輩可與語者不見幾時遂隔生死雖墓有碑我誌其美公之所臨我豈盡知公子命我其何以辭按書墓李可置萬家畢焚麤然直詞匪今貴名萬年公則有後我附以名世傳不朽域詩千里寄此一博公乎不亡其尚有聞

代楊文祭翁子靜文

嗚呼子靜少而力學唯善是師汲也効官當於有為毅剛大而識明用無遠而不宜嘆州縣之徒勞積誠厚而薄施方崇安之扞寇實全閩之所依吏屏跡以自全己忘家而即危豈險隘之足恃抑民情之說歸變法偽於有勇凛長城而振威彼怙勢以自營謂彌縫之何違因抗辭而不屈乃逮繫於圜扉終負疾以投荒冒炎瘴而遠馳妻孤幾於老母忽中道而告衰嗚呼哀哉昔雖上之相從悔借來而獨奇德既我而望肴遂一跌而止蹶則夫子之為勵豈姻婭之是私冀冥明之遠燭亦嗣子之可期憑斯文以告幽寫老懷之獨悲

祭表弟余君文 代龜山

嗚呼造物之於人畀付無私而人之所遇有厚有薄自爾不齊謂為善者得福常多則彼為不善者胡為尚蕃其子孫又若有而彪眉生來偶然耶抑亦有數存乎其間而理不可推不然以余亡舅之德固當流裔昌熾而晚得二子汝實長而早世曾使嗣之猶遺昔余待官於荊州別汝母於將溪之上視汝孝友溫恭之質謂必業余舅氏之家而修其傳者在茲今其已矣念汝母之既老雖汝之受於天者有命惟不獲終其孝則為可悲寓詞千里遣余所以痛汝之意亦以泄余消傷之思

祭楊遵道文

維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十一月乙未朔十九日癸丑延平

陳淵謹以果酒之奠致祭於亡友兄遵道之靈嗚呼遵道學有師傳文以能名年甫半世遽殞其身昔我始見汴水之曲偉矣議論溫其如玉謂我朋友許我以姻使獲種德先生之門三年契闊相去萬里南來一笑寬我夢寐從以藍輿由汴如荊歌詩賡酬愈出愈新至則成昏尋去奇禮婉婉淑人今則有子衡寒胥眷我此致疾今其亡矣匪報繁德秋闈較藝淬勵衆先仲季三人偕試春官有懷奇才通昔拭淚臨行一觴酹此微意

代龜山先生祭葉朝請文 協禮尚書之父

惟靈秉性沖和操行純實斂跡丘園鄉閭之式耄髮英袍神鍾其德俾昌厥後以重王國督公喬嶽毓大靜一神秀

所鍾宜生申伯祝公壽考與山無極胡未百年乘化而息念昔見公笑談容勿碧眼霜髯銀華赤紱謂公雖老天所永錫今歟何時死生永隔與公情親重緣姻戚奠此一觴涕淚横臆

祭翁評事文

維政和八年六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潁川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京兆承事翁公之靈惟公天畀忠純行如其性年逾九十終之以正生榮死哀實惟子賢正斯已矣又何憾焉我從公子交契良厚公命聯姻實忘其醜情深義重感極痛深詞以告哀其究我心

祭先兄文

維兄忠信孝友德全於天襟度坦夷與世周旋貧而無求困而寡愁自昔早聞於今親見平生持酒雖有真趣識刺紛然不改其度我亦有言謂我勿恤人生百年如駒過隙吾師無功以醉爲鄉一杯到手萬慮俱忘門戶侍汝庶幾有立幼稚滿前奚憂不給再拜此言此意良厚四十無成我則有負前年辭親求試碎雜志竟未諧扁舟遠來不謂吾母奄棄諸孫百死中途偏還散廬號呼相持心肝隕裂適襄大事兄以毀折嗚呼哀哉兄弟二人手足之愛里閭所聞毀瘠教我終窶不顧未報此恩遺我而去天禍孰至積釁所延既喪吾母又喪吾兄我雖在世與死奚擇徒以愛妹尚忍餘息憂大事衰毋微力弱俯視猶子日虞衰制

兄既委我我不敢欺未識婚嫁保無凍飢死生貧富兄已深達匪兄之憂我志不越天命靡常期之十年僅未就木酬兄豈難喪事卽遠所不敢將盡竭俗禮於事爲宜官塘之原宅兆惟吉從吾親遊宜無不適靈輀將駕奠此一觴以告此心誓終不忘

祭翁婿文

昔我達安歲在庚寅我友翁子笑言始親同母浙江共楫甌閩傾寫不盡惟一心其十年憂患如蠶依膂居雖異鄉家事莫分我友謂我吾兒可人是猶汝子請以爲姻欣然從之自忠賤貧書帶未酬傲以訃聞念子粹然甚質而文忠信孝友實光我門云何不淑奄辜于神死生天壽孰測其因往事本空顧何足論我友聞道修之以仁出觀去來如臂屈伸會當掃除不立一塵子如知此歸安於墳將此深心報罔極恩

代龜山先生祭陸太孺人文

嗚呼夫人淑愼溫柔根於所性以配君子惟義之聽我聞德門靡率匪正爲女擇歸俾覩常行方茲傾心益資餘慶胡不少延數皇天定有子孝愛禮與誠罄夫人何憾其可以瞑

祭公叔十叔文

維紹興十四年歲次甲子十月戊寅朔二十一日戊戌姪具位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叔父承事之靈嗚

呼我曾叔祖特進公之盛德上配尚書公勳業之富爲無忝下啓諫議公名節之重爲有光輝令映古無與倫擬則以負荷之於前而誘掖之於後者待其道故也故其鍾之爲陂澤發之爲泉源者特進公之力爲多此其後世子孫蕃衍盛大世守家法愈久而弗墜也歟惟我叔父乃特進公之嗣孫質而有才者也特進公平生好施不倦晚無餘資而其子孫有散於異鄉而不能以自存者公獨以儉自持幻貧爲富且聚其弟姪歸保桑梓若婚若嫁俾之各得其所守墳墓而不去又以其餘力進諸子於學問有以文章取科第者天之報施其不可信耶盖公生則安逸以壽考凡人之所難得者在公皆可以無憾而於特進公諸

孫之列獨能無愧者誠有自也嗣也不肖少從公游以至於老其戚殊無間則父子之仁也其尊卑忠分則朋友之義也其疑有質其行有導其緩急有所赴慰今其亡矣凡利害憂樂莫與同者追慕之極何可言耶念公避寇來去以爲即返吾里也不果遂返及公屬纊之際又不聞付囑之音以至復土猶以衰病不能任責抑惟愛子之厚何以爲報有淚如雨莫明此心聊陳薄奠侑以斯文以泄其哀公其鑒之哉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雜文

天貺節青詞 代郡守

伏以天心昭格曾遺祕家之文神迹雖窮獨記流傳之日二陰在序六葉開黄適嘉節之膺期欽真庭而薦潔法筵祇設遥瞻北極之尊聖壽無疆冀比南山之固無任懇禱之至

代高文思祈福醮詞

能復以生者天之道欲安而壽者人之情雖至德無私本不偏於所施然急衷有禱自難已於過求仰瀆蒼穹俯陳丹懇伏念臣某委緣熱閧濫服官箴竊祿邊涯積辜招[illegible]

神祇雖未詰責衰晚寧不震驚盖以養百口於一門寄餘生於邊地既乏陰功之祭慶但憑真宰之垂休是用肅具法筵潛迎帝馭輸肺肝而謝過薦蘋藻以昭忠如作善必可降祥則好德終期錫福伏願少假鈞陶之力俾同艸木之春殄災沴於無形保康寧於卒歲

代高左藏郡君醮詞

臣妾聞造化無私生成不已雖陰陽有數降年默定於菌椿然禍福無門應物自同於影響頗識可追之懷庶來畢至之祥伏願臣妾汙辱微軀凡庸陋質蘋蘩效潔初無承祖之能箕帚執勤未盡人事之義業緣火熾罪障塵蒙宜取戾於鬼神當不容於覆燾一身羸弱百病侵陵綿綿歲

及於膏肓奄奄僅存於喘息卜有再三之瀆皆無十一之功留連日深控告無所是用祈哀洪造備物具祠少輸嬰蟻之誠冀延犬馬之齒且有生艸木尙蒙雨露之涵濡而久蟄龍蛇亦賴雷霆之震奮況臣累氣爲物最靈宜推妙化之甚若庶假餘生之吞刻至誠所感本無間於幽遐大德曰生亦豈遺於微賤

代人祈雨文

右伏以佛以方便普度衆生人之睎依如仰慈父不有難名之神力寧伸異祈之勤誠恭惟佛牙舍利具本淨明傳常堅固眞精所寓盍有感而必通變化無方亦何求而弗獲今玆亢陽爲害旱稲將枯奔告已勤蹐徧山川之祀禱

祈雖切未紓溝壑之憂是用遠叩名藍恭迎具馭冀垂仁於焦卷稍借助於明靈霈爲三日之霖大布一方之澤史則不德敢冀矜憐民也何辜在所深悶尙期至覺俯遂厚心

代人又疏

右伏以承流宣化愧吏責之難逃捍患禦災幸神功之可賴頃緣夏旱恐害秋成披露精衷抑祈靈貺雨應朝而集降惠猶狹而未周靡不有初既蒙家於霑潤盍觀其後無無吝於滂沱恭惟禾山靈牙舍利南安定應大師妙質常存迥超今古化身普現寧限遐邇與天地以同根通陰陽而無間沛爲甘澤何勞捐顧之餘化作豐年特在須臾之頃敢布無厭之請願垂不倦之仁

代人又疏

右伏以常暘爲害甚澤愆期夏田既已焦然晚稲又將槁矣倘緣微鑑遂致流離若無山林噓吁之處必有溝壑塡委之患靜言撫字良積驚惶莫知所爲焉能勿禱昔在煙岡之野俗傳玉女之祠仙聖下臨年穀常熟仰祈餘潤徧及一同諒徼異火之勞立致夢熊之應人家其利盍頭賫餉而百千家有餘財當見乞漿而得酒思垂不報德播無窮

永豐祈雨文

造物無情神司其柄孰是弗求惟誠之聽往昔積雨平地

可泳適足而止不爲民病曾未踰月旱田已盛炎威赫然遂爲旱燈神始休之今豈爾吝甘澤久愆咎在庶政謹敬靈祠爲民請命咳唾風雲沛然響應匪我敢私百里之慶

代人謝雨文 佛牙舍利

恭生伏感物無以睎其德炙擬升禱人不待以爲忱苟恩慝之心不存則施報之禮亦已念昔焚空之虐天豈不忍於今盍滲之祥佛亦何有唯是艱難而後得至於滂沛而有餘頓回萬畝之垂枯大慰三農之渴仰雖無功者豎人之事然易感者常俗之情既沐殊休敢忘恭謝

卯後祭神文

上即位二十有六年海內乂安民物康阜乃於冬至之日

祀天圜丘肆赦天下咸禮告咸幽明莫不受賜睠神之休
不忘秩祀具有典憲敢忘奉承惟是治馨香蘋蘩可為酒
殽菲薄庶鑒其誠

上帝登寳位後祭神文

比奉赦書以今上帝踐祚俾郡縣之吏各祭其地之神某
實攝茲邑職在欽承恭惟二聖相授曠古絶今無與倫擬
固將同享無疆之壽樂此太平與天無極歡呼抃蹈海内
所同神司其幽宜介以福古人有言無德不報上之所介
禮意甚遠神其歆之

永豐消灾道場疏文

右竊以天道無常惟德斯輔神功至敏無感不利苟警曜
之或形亦祈禳之可弭屬者妖星流布衆目驚疑豈若長
虹激如飛電雖灾祥在德未明所召之因然禍福無門敢
忽不虞之戒是用恭邀淨侶同演秘文大啓法筵潛逆其
馭力致積憂之態少明謝過之誠庶停伏之未彰式言凶
之中變為民請命非一己之故私自天降康冀萬生之永
保

幼山修造疏文

化身香現咸推及物之仁神迹雖名多在建人之域惟幼
峰之勝境乃沙邑之名山勢接高穹千里仰烟雲之覆根
盤厚載萬家依松檜之陰雖果蔬以觸痾甘雨應期而
蘇旱有求皆應無感不通蓋衆岫之所尊故英靈之特異

頃緣野燒延及精廬煨燼之餘荆榛并翦欲嘗經施力勸
營修我室已安當念真仙之恭霧衆緣易辦願推豐歲之
餘共結勝因永來多福

書楊補之所藏丁齋及道鄉帖

丁齋剛正而不容姦道鄉清介而不受汚觀其字想見其
為人凛然皆見於心畫之間矣方二蔡無惡時士之欲擠
其身而死於谷者必先投與此兩人乃能得志是時公論
不行於朝廷之上而此兩人者竄逐流落至里無歸以至
於死然兩人者身可殺家可破而天下謂之鄒陳則自始
迄今無異辭也此豈口舌之所能得哉其必有感人心者
矣此蓋作於異鄉窮阨之中語言翰墨初不經意而能久
存者豈非為無求於世者得之獨取其人而不以時為輕
重耶建炎二年七月十一日陳淵書

題富鄭公河北安邊策

富鄭公安邊十三策得之王山尉俞子才子才蓋龜山門
人有意於世者傳者甚多異日當盡就借錄焉紹興六年
二月十日舟次胡頭書

偶言

人之言人是非初亦有憾怨也出於偶然而其人亦無意
屬垣也忽焉已至若偵伺者驗之多矣此何謂也或曰人
與人同將乎一氣或遠或近雖離而未嘗不合也故相通
隔世或見於夢所居異室頗言則覺而世之言它心通者

坐於輿突之間而千里之外瓶能知之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爲中庸慎獨之學也子思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而庭山之言曰譬之天地四方雖東則之西雖南則之北若大無所往而非道則欲離將焉之乎夫惟不可離是以未嘗不合雖然如是其說猶未離思慮之內必有非思慮而得之者吾將聞焉則未之見也

中庸釋教

天命之謂性言性莫非天也率性之謂道言道莫非性也修道之謂教言教莫非道也離而爲三則曰性曰道曰教合而爲一則亦天而已以率性爲道道之在人者也以修道爲教因其在人者道以治之也術天下固然之理莫之舍焉又勿助也夫是之爲率立之以中道不及者有以裁之夫是之謂修率性所以成己也修道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故學中庸者其要在於知性知性則知天矣率性而修道所以事天也終至於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此其本與

知遠之近必正其本知風之自必謹其始知微之顯必慎其小大如是故可與入德德者得其在我者而已

論子重

昔子重蔺師以伐吳無故而喪楚之良君子以爲所獲不如所亡故子重病之遂心疾而卒嗟乎子重之死以其所亡之多也其所亡之多以其初不計所獲也夫不計所獲而易於出師則其得心疾也久矣豈必喪良而後見乎形畫於喪良之後心　於出師之前故子重之死原其受病非一日之積也後之用人如求其成功觀其本心如何耳無爲事敗然後論其致病之由則晏矣

論用兵

用兵而至於多殺豈君子之所欲哉然較一時之勝負繫國安危則亦有不得已而至於多殺者君子爲之爲國計也德宗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以謂非二萬人不可連挠不進以此得罪方唐之盛安危之機似不在此然忠嗣終不以二萬人之命易一時之功者重於殺人故也又豈以得罪爲悔哉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夫孟子之所罪者王忠嗣之所畏也而忠嗣反不免於德宗之疑何哉當是之時權其輕重者無如孟子之賢耳

輗軏

大車待牛而行而輗所以駕牛者也小車待馬而行而軏所以駕馬者也無輗則不可以駕牛無軏則不可以駕馬輗軏不具車雖欲行其可得乎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爲是故也

書唐子西集後

今人得蜀人唐子西詩文二百餘篇於吳少琳反覆玩味

不能釋手眞佳作也余觀近世文人其識論稍深雖有前
輩風流的然可施於用如此公殆無而僅有也惜其不早
齎恨以沒可爲太息壬寅六月七日

書倭游雜錄後

此書記脅魁之賁女牟史之脩迷群秘也表何仙之腐敗
于帥之醜穢闘邪也使行之踰垣跳足之規利球奸也于
於是見斯人之不可狎矣觀迷如是不無小補豈獨瞽於
己丑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媒川書室書

題丁齋所書釋禪偈後

丁齋謂佛爲覺謂禪爲定人人皆可學而至如使足目俱
到使登聖地至於不歷階級如吾儒所謂由之而行非行

之者蓋未之嘗言以待學者自得焉故嘗愛司馬溫公解
禪偈其意猶此其書以與人不知凡幾本而李典祖得之
字畫尤妙愛其字而求其意兩公之心可見矣子思子之
言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
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粗妙兩融心迹一致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彼以舍
迹而論心棄粗而逐妙然後爲得道非正論也紹聖二年
正月二十五日姪孫淵書

題丁齋所書佛語卷後

丁翁謫去合浦以書告淵曰天下之死一也死於瘴癘死
也死於囹圄亦死也死於刀鋸亦死也吾今一視之俱無

所擇又曰吾平生學佛惟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汝等既
知此理亦須處之有素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無安樂法
子路死於衛雖不忘結纓其安而樂之如此處之有素故
耳翁在宣和間雖獲沒於牖下平生經涉殆遍危險而不
以爲恐世徒悲其憂患難堪而不知其志之先定蓋如此
觀所書佛語皆欲於苦趣中習行安樂法者後有子孫當
識此意也姪孫淵謹書

題丁齋所書鄧功曹事

鄧功曹諱某南劍沙縣人也南縣未郡時功曹爲延平鎮
吏民有被誣法當死功曹直其冤民德之願割家貲之半
鉅萬爲報功曹卻焉所親強之受功曹有恐殃及子孫之

語至今鄉人猶能誦之又書赴官江州未至次於德安縣
會曹輸屬江州縣吏例以功曹繫獄功曹憂惕黙禱時天
旱禱雨嘗之應已而杻械自脫嘗於所供觀音地藏畫像
親記其事甚詳其五世孫穀得之鄉僧久寶藏之政和七
年春叔祖右司客居溫浦穀欲述本末寫書叔祖求證其
事獲書如此功曹不朽之託其在茲乎明年十一月陳淵
題

書蕭茂德楚詞後 廷功

右楚詞十卷峽江蕭茂德得之叔祖了翁之家蓋翁之所
嘗讀而以善本校定者塗竄注改皆其親筆觀其心畫想
見其爲人則其遺風餘烈或待於此此所以爲可寶也茂

德翁之孫婿也始予見其初昏於南康恨未之款後八年訪余於永豐之官舍考其學問以窺其志之所存蓋足以知翁之微而能推大其所未究者已而出此書相示感念疇昔至於流涕太息則其實是物也豈徒然而已哉建炎二年六月二十日姪孫陳淵書

書楊補之所藏丁齋書佛語（以下二頁係宋本已模糊者無從抄補）

書丁齋華供養疏頌文

右筆供養發願文乃了翁謫官合浦遺長沙時為興化手
禪師作也翁嘗寫華嚴經盡八十卷不錯一字或以問之
曰方吾落筆時一點一畫心無不至焉故能如此夫心與
筆相應而筆與經默會則華嚴樓閣之內種種所有莫不
呈露於目前矣以是求佛雖不出几硯之間曷嘗不與善
財同參乎寔其語言之妙如佛所說使後之以毛錐子隨
喜佛事者誦其文可依之而入也粲公方寫是經謹書以
為贈紹興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姪孫淵書

雜說

仁人心也人皆有是心而不能至於仁者失其本心故也
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知所求則得其心

得其心斯得仁矣寂然不動感而後應其應也因物而已
初無一毫之私也無私故能合并以為公公則仁在其中
矣孟子又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故商之三仁同謂之仁者亦以
得其本心而已不然一於私而已此之謂失其本心

人臣之事君義所當然而其志或不同上焉者為道術其
次為功名又其次為爵祿而已苟志在爵祿而已固不足
道若未能舍爵祿而喜功名蓋數千百人而不一遇也至
於資功名以行道術又其卑然不群希世間出者耳故人
主用人不可不察也夫惟知爵祿之士為可輕則必知道
術之美為可重與之重則信之篤信之篤則言聽計從而
始效見矣雖然君臣以義合者也必欲重與之篤信之相
期於皋夔稷契之間適然相值亦何從而察之耶惟其學
同然後有道術者得行其志其志同然後立功名者得盡
其術故志同而學不同者人或得而間之學同而志不同
者始雖或離而終必合盖湯之於伊尹威公之於管仲皆
學焉而後臣之此其所以終始如一而天下國家可得而
理也古者君臣之際如石投水何有不合若乃以水投石
而冀其同心同德以濟世務是猶相索於形骸之內而望
其精神之默契何可得耶

為善無近名然而修之不求人之知可也為惡無近刑惡
其可為乎為是說者盖不知人性本善而未嘗有惡也孟

子之言性善盖本於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成之者性之說故性之本善而已矣離乎善斯入於惡
矣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可見乎此為善之誠
也何貴於近名乎若夫為惡而不恃人之知且以不近於
刑為貴此奸人之所為也又可進耶莊周之學出於老氏
老氏同善惡而以翕張強弱為微明之術且曰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故莊周見而說之因發此論揚雄遂以善惡
混為人之性至言人偽特係乎作輟之間而已其說盖有
取於老氏言道德之意此為不知善惡之所以分也孟子
教人為善而去利為利未必皆惡然志在於利而不明乎
義此惡所由起也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

間也又對梁惠王曰何必曰利又語宋牼曰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使三軍之士樂罷而說於利終至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以亡其國其惡利如此蓋以惡之所由起不可不禁耳然則孟子所謂性善之說實本於孔子大直不容而王氏乃曰楊子之言性與性之不正者害之也蓋有叙於善惡混之說也其曰義者陽也利者陰也陰當隱遁陽當宣著利非不可為也特不當宣著為利之實而已此不知利之為善將使善惡兩行如莊周之所謂也其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義實出於孔子而非孔子之本意蓋其源流如此故其為天下假借六藝之言變亂事實傅會先王之法陰奪民財雖能苟安於目前而後用其術者

卒至大亂抑有由矣孟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又曰人不可以為善善固未易擇也吾故非莊周而是孟子反之於正以明王氏之不知道云

五霸假之也夫假之者外也聖人亦許其假乎曰此罪五霸之辭也非許之也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又曰春秋無義戰而春秋之事則齊威晉文也其不許明矣然則其說云何曰所謂久假而不歸者不歸於帝王之誠也烏知其非有則以五霸終不知其非己有也不知其非己有也者以竊其名樂其利不由乎中而為之也故曰五霸假之也罪五霸之辭也若夫堯舜性之也此由仁義行特之自然而然也湯武身之也此行仁義有心於為之也性之為自誠而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身之為自明而誠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誠無淺深皆由中而出也既謂之假則亦偽而已誠與偽相去遠矣此五霸之所以分也

或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為言無所要而自至也與要之者異矣曰修天爵以徯人爵猶未能忘乎人爵也然則如之何曰從之者任其自爾之謂也在我者徒知修天爵而已人爵何有焉從之字與從其句於外也之從同

孟子之稱柳下惠曰油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唯不自失此下惠所以為介直道而事人三黜於士師而不去推而之於三公一也夫如是其和足稱也

子思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而孟子則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或以義為尊賢或以義為從兄何以不同曰子思之言自家以及國孟子之言修身以及家此其所以異也夫義因仁而廣之唯所施之宜而已施之於家由事親別而為從兄宜也施之於國由親親別而為尊賢亦宜也合而為仁離而為義無二道也以言修身以及家故終之以樂斯二者以其言齊家以及國故始之以為政在人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特惡不仁者之事也若夫好仁則為己有矣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何也勞者撫人以恩為上

之道也誨者教人以善爲師之道也非其所當勞而勞之
非其所得誨而誨之則人斯不服矣愛而不已則疑於勞
忠而不已則疑於誨爲愛爲忠而入於勞與誨者若子之
所當戒然愛其勞與誨亦宜察也
婁仲輝云從來解書義雖解得好余曰若論注解莫無出
荊公由漢以來專門之學各有所長唯荊公取其所長約
獲於文字之間故荊公爲最仲輝云穿鑿奈何余曰穿鑿
固荊公之過然荊公之所以失不在注解在于道術之不
正遂生穿鑿穿鑿之害小道術之害大仲輝曰荊公之說
本於先儒先儒亦有害乎曰先儒只是訓詁而已不以已
意附會正經於道術初無損益也只如荊公引撻生殺之

謂王能利害之謂王此中商韓非之所爲豈是先王之道
而彼不悟反以證經曰此自荀子之說何爲不善曰若論
道則荀卿容有不知者其說亦何足取荀卿之門出李斯
斯之術卒以亂秦淵源流有所自矣然則書言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非耶余曰今人勸人主攬權多用此說而不知聖
人之言意有所主其下文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
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曰威福之作
惟人主當爲人臣如此必致凶害所以戒也豈生殺由我
之謂哉曰用人惟己之義又如何曰用人惟己見賢焉然
後用之不以左右大夫國人之譽而用人也人主深居九
重人之賢否何自而知之必有以聞於我者其用不用則

在我矣是之謂用人惟己如今之特旨擲者不以爲然豈
有有司定罪不至於此而人主固欲重行此何理哉故凡
人主欲攬權柄者必爲臣下所奪矣趙韓王再相太宗既
罷對於便殿太宗問人主如何得威柄在己對曰若事事
付之有司則威柄在己若事事要出於己則威柄歸宰相
矣天下以爲名言或曰普自以不復用故言於太宗不然
亦普之所祕也
曾天游云人須是躬行說得不濟事余曰此極是然不獨
行之艱知之亦難只爲不知知豈不能行曰人非下愚誰
不知者只爲不能行若日中見溝塹終不到陷在其中唯
夜間則不可知余曰只爲日中見得分明且非獨夜間如

盲人雖日中亦有時乎爲溝塹所陷不見故也此所以貴
乎知知之則能行之矣
呂居仁云嘗問楊丈舍生受生事楊丈答書云俟他日面
見說子細後來楊丈有事至今不待其說如何余曰來無
所從去無所止不知會是何人受是何物
曾天游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所謂爲己盡其
在我者而已此甚分明不知爲人如何說又謂予韶云爲
人乃求人之知恐不然余曰爲人如有人則作無人則輟
之類是也爲己何干人事此聖人發明古今學者之所以
不同大率後世作事都是爲人如五霸假仁義以尊周室
徒說其名其誠安在誠是爲己僞是爲人

己未十一月十七日夜夢邵康節論數手持一卷紙縱橫界如碁局其上有字不依衆眼翻卷之示余云天地之數不可干他陽生自至余嘗論命以謂上聖至於下愚莫不有分分既定矣不能來之以往而欲致力於其間非贊則衒故人爲非命也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周公告君奭曰在亶乘茲大命所以勉之其說盡矣由是言之數既已定又豈可干乎待其自至可也世之不知命者謂人力可以必爲肆其欲利之心無所不至而終無所成者多矣或者推之荒忽一切不爲怠情委靡使天之所賦莫或勅之其亦自暴自棄而已二者胥失也故命於人無不定聖人安之君子信之至於下愚則役於陰陽而不自知矣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范香溪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宋）范浚撰

范蒙齋先生遺文一卷

（宋）范端臣撰

范楊溪先生遺文一卷

（宋）范端杲撰

清乾隆刻本

香溪集二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范浚撰。浚字茂名，蘭溪人。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柄政，辭不赴。然浚雖不仕，實非無意於當世者。其書曹參傳後，則隱戒熙寧之變法。其補翟方進傳，則深愧靖康之事讎。其讀周禮一篇，亦為王安石發。而進策五卷，於當時世務尤言之鑿鑿，非迂儒不達時變者也。其詩論戒穿鑿，似為鄭樵而言。易論鄙象數，亦似為陳摶而設。於經術頗為有功。春秋論欲廢三傳，則猶祖孫復之餘習，頗為乖迂。然盧仝所詆，儒者罕傳，浚論尚載其數條，亦足資異聞。其辯孟母無三遷事、黃帝無阪泉事、周穆王無西至崑崙事，雖頗失之固，然皆於理無害。其詩凡三卷，近體流易，猶守元祐舊格，不涉江西宗派。古體頗遒，亦非語錄為詩之比，有足稱焉。集為其門人高栴所編，其姪端臣刊之。前有紹興三十一年陳巖肖序，後有元吳師道跋，稱朱子取其心箴，註孟子。而其集金履祥時已不傳，後從應氏得其前七卷，又從其族孫俊家得殘本，佚前五卷，合之遂為完書。跋又稱端臣蒙齋集未及刊，先刊其與浚唱酬諸詩附見焉。此本無端臣詩，蓋又佚矣。

香溪先生文集敘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衞亾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

進贊退不肯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推古今明治忽是々而非々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茍氣之不養則達而

在上或克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陽權於貧賤以紛華爲悦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亾則曷能

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

不打者與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聽於文按道而不以世故嬰其慮其家世父祖為名卿賢刺史昆弟多居膴仕而先

生了無仕進意今
天子即位之初詔復制舉以來天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應
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

香溪之上而訪先生見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播戶牖而凝几席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先生貌克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

聖人而授其旨其論古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為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裡終日與之坐而無一

語及世間事此非走於道
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
日先生謂予曰是間山水
清遠予能卜居以從吾游
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

方漂流吳鄉及隸而先生
歿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
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
生猶子元卿過余曰補父
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秘

于家而出與世共之方齊
未辨劘先刻其証聽論議
雜著爲二十二卷行於時
予嘗與叔父厚顧叙以冠
其首嗟夫昔康門子著書

而自叙之曰醉士隱於康
門不醉則游不遊則息息
于道息其所未至息于文
甄其所未周古聖王於山
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今先生不醉不遊宜息于道而寓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旌于時亦豈先生著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衛養氣之寔以見素所蘊云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方有志於世者

昔

紹興三十一年歲次辛巳

卯月十有三日同郡陳

巖肖敘

香溪先生文集後序

予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國其

里居稱香溪先生祠于學宮舊矣師道幼即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黙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徽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玆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

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于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也陳公巖肖序稱從子端臣

右史所纂凡二十二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俊来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于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烏乎百

年之閟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赴大節偉矣其學多本於

經貫穿精覈諸文皆嶄絕嬌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鄉先生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患其

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根其不能為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不

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徼矣今右史裔孫元璹念殘集之復充懼泯没之荐至首刊覈奉將率其族人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

右史蒙齋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既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又嘉元璹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孫

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

至順壬申春王月

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序

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溪也用儒飾吏善乎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于治政之餘閲地志訪遺書禮

鄉賢將以興廢舉墜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

唐君讀而歎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

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者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經誰學之語而先輩謂其得

於孟子者為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韋此集尚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爰命鋟梓以惠學者而俾懋識諸其未竊

惟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禮部吴公正傳序之詳矣懋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先生所造未能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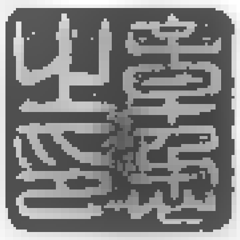
其萬一尚何敢贊一辭哉獨是吾鄉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濬其源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

王金許遞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為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

於吾黨之士者不淺望天意又欲大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其閟於前而顯于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于數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而興起者耶此懋于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

屠維大淵獻之歲季秋九日里後學章懋拜手

謹題



范香溪先生文集序

婺自劉駱兩才人肇興其後迄以文獻甲宇內惟吾邑擅甌閩楚粤水陸之衝山川之秀發林麓之窅眇巖壑之瑰麗風氣之淵清迴出諸邑上而上下數千餘載貫休氏以浮屠稱詩唐宋五代間而著述遂亡一題者其以著述題而遺集迄今傳於世實始自范浚先生先生生宋南渡及考亭朱氏游考亭

嘗遇先生而會先生出頭案上得所撰心箴讀之大擊節賞歎手錄以歸令附載孟氏書中是也是時鄉人陳同甫以氣蓋一代而尤尊事考亭與同甫論學往復劄動盈卷軸縷縷不啻數萬言皆排駁不少假同時橫浦張九成金谿陸九淵輩並負海內聲高位置持其說不相下考亭一切擯斥為異端弗遺餘力而獨先生迺虛懷茹納若

此蓋自伯恭敬夫二大儒外蔓弗再覯者則先生學術醇然度越餘子可弗問知也先生生平所著述甚多多散軼今存者尚二十二卷余讀之其于道德天人之際深博矣其詩文不甚槩于古其持論甚破窺而才藻辭令斐斐足以發之非齷齪守章句椎樸俚儒比尤懷慨好經談天下事所上皇帝諸書及李富兩柄臣啓抵掌萬言率引

喻古今洞達彼已鑿鑿可見施行至傳翟義說李孝逸志徐徽猷雄辨瑰略百折弗窮而忠義激烈佶然之氣踊之猶若淳鑾於簡編而飛動於楮墨是又足覘先生胸抱之奇偉匪槁首山澤銳於忘世者也俾南渡君臣一聽其言而委之以國必載迄式微之宋而起起而往以空文托諸異代可悲已乃先生所陳策雖廢弗售而遺集流傳

自宋迄今行且與劉駱兩公後先
不朽則造物之庇于先生固遠且
大其亡無足悲者矣胡應麟曰余
蓋于范後先生為後學云余嘗及
遇其故居即今集所錄名香溪者
范先生聚居溪上兄弟同氣凡十
人九人皆登制科躋膴仕獨范先
生以布衣終其身而獨以著述顯
今去宋南渡紹興僅數十世而九
人之名卒而問諸范氏之子孫莫
能一對而范先生集爛焉為吾邑
寶玉大弓而九人猶得以科名自
列于後復於茲集乎賴焉於鼇較
近世夸毗之子往往挾腐鼠以嚇
鷄鶩其弗思亡甚矣夫吾邑自范
先生前歷數千百載未始有以著
述顯者而有之實自茲集始而余
猥以後死而得與于茲也則夫茲
集之序非余序之而誰也
皆

萬曆十三年歲在乙酉桂月
邑後學少室胡應麟序

須刻心箴制草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聖諭內閣輔臣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
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味思其意甚為正心之助昨日自寫一篇并假為註釋與卿等看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太學士臣張璁謹
奏是月小至日伏承
賜內閣范浚心箴註一通臣稽首對揚乃竊嘆曰

至哉
聖人之用心乎漢董仲舒有言人君所為必求其端於天今陰極陽生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也在易之卦為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自非
聖人心學得之天其能體悉發明如此臣愚竊有感焉臣昔讀書山舍嘗揭范浚心箴及程頤四箴以自勵蓋人心之微衆欲攻之者多自視聽言動而入程頤四箴實養心之大目也況

人君一心萬化之主而視聽言動尤當加謹者也臣於
御註心箴敬摹
宸翰付工刻石傳之天下萬世謹復錄程頤四箴乞
留神
省覽
聖諭輔臣張璁
午間得卿錄來視聽言動四箴朕甚喜悅朕前日因聽講官講心箴回宮深加愛尚欲釋其義不能欲已之心未放過只勉强註畧仍咨於卿等欲為

藻潤以成所作卿何便付工刻石豈不取人笑乎朕自念上荷
天命為人君長當務學以致其知待粗有領會之時再註四箴須卿等贊之故諭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張璁謹
奏昨者伏承
聖諭俯見
皇上緝熙聖學之至也宋儒朱熹有言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臣竊謂范浚心箴舉

其綱程頤四箴列其目相爲發明者也臣以此用功餘三十年莫之有得今
聖明啓發一至於此真盲者之日月聾者之雷霆也臣何能贊一辭第當刻石頒布以覺斯世以廣
聖學之傳耳然而人見之莫不曰真
聖人復生非特堯舜之治見於天下而堯舜心法之秘道統之傳固有在矣程頤四箴尚願
聖明啓示謹當再摹
宸翰與心箴註並行刻布以爲斯民斯道之幸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臣楊一清臣謝遷臣張璁臣翟鑾謹題

皇上所註范氏心箴及程頤視聽言動四箴俱已刻石乞
勅工部於翰林院後堂空地蓋亭豎立以垂永久仍
勅禮部通行兩京國子監并南北直隸十三省提學官摹刻於府州縣學使天下人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起荷蒙
采納但亭宜有名伏乞
聖明勅定頒示內外一體遵行臣又仰思
皇上前所著敬一箴發明心學甚爲親切宜與前五箴並傳合令工部將
敬一箴重刻一通設於亭中五箴并節奏
聖諭共六道分列左右以成
一代之制其於風化良有裨益謹題請
旨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勅旨卿等所言都依擬行名與做敬一禮工二部知道

御註心箴

堪輿指天地說無垠是無有界限宋儒范氏浚作心箴說道茫茫然天地廣大無有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似太倉中一粒粟米天地這般大人身這般小人與天地參爲三才有非形體而言惟其心耳蓋心爲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則百體四肢莫不聽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正則被聲色所移物慾所攻便動與理反豈不於人道違哉故范氏之作心箴雖是常言西山眞氏特錄於大學衍義之中以獻時君宋君雖未能體察而爲後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於范氏非眞西山發揚其孰能知哉嗚呼念哉

雲峰胡氏註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杜兮反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

堪輿謂天地言天地至大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心之體豈不甚大

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

此言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有之若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體若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役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而已人之心而爲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於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

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乞逆反爲厥心病

此言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入矣

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平聲希

此言此心之發於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衆以彼之衆攻我之微如國勢方弱而四面受敵其不亡者罕矣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前八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其切於此天君泰然是先主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小者弗能奪朱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愚故從而釋之云先師曰荀卿以耳目爲天官心爲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爲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還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爲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朱子小傳

范浚字茂明婺之蘭谿人隱居香溪世號香溪先生初不知從何學其學甚正近世言浙學者多尚事功浚獨有志聖賢之心學無少外慕屢辭徵辟不就所著文辭多本諸經而參諸子史其考易書春秋皆有傳註以發前儒之所未發於時家居授徒至數百人吾鄉亦有從其遊者熹嘗屢造其門而不獲見近始得學行之詳於先友呂伯恭肅述小傳以聞四方學者

香溪范先生傳

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婺之蘭谿人世居香溪學者因稱之曰香溪先生曾大父鍔宋神宗時任開封府尹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大府少卿封長社郡公父筠任承議郎累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資政殿大學士封長社郡公再封榮國公謚文清母安定胡氏封同安郡夫人再封榮國夫人以徽宗建平靖國二年壬午實生先生天資高邁自少嗜學篤志求道年十八作嘆旱亡詩二十韻姑蘇臺及述嚴等賦詞古意高膾炙人口二十一作淮

陰先生說李孝逸辭當時李叔易嘗稱其辨自是益研窮六經諸子百家歷代國史辨博峻整出人意表兄弟多居膴仕而先生絕無仕進意讀書之餘時綴文辭與兄弟子姪輩或遊山玩水弄月吟風長篇短歌追踪古作互相倡和以舒情懷雖缾儲屢空晏如也高宗紹興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當時名公卿若樞密富公等咸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又不忍遺世遠引嘗撰策略二十餘篇皆當時經國之切務然以秦檜當國終不屑以干時同郡陳公巖肖嘗訪先生於香溪之上見其危坐一室塵埃撲户牖而凝几席敗

帷故器人所不堪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謂先生非知道養氣者不能然也考其學之所自嘗答潘左司書云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劫劫爲世俗趨慕耳答周侍郎書云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則知先生之學惟在師心自得而已又嘗曰學者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他如以至靜爲存心之奧以廉恥爲入道之端謂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以愼獨進學名其齋欲深思力去自欺之

弊博求天地人物之理以舜蹠列爲圖欲謹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之幾心與耳目各爲箴以自規欲立大者制其小者大抵致力於存心養性所得於孟子者爲多當時從遊學者自遠而至必教以孝弟忠信之行物理性命之學其姓名可考者則永豐柴詰盈川唐虞佐諸曁張龜年壽昌邵恂義烏陳九言邑人高栴輩也有遺文二十二卷乃其兄子右史端臣蒙齋所編紹興三十一年辛巳陳公巖肖爲之序時先生歿且十年其文迄於紹興十九年己巳夏四月而止自是先生蓋卒矣時年四十有九葬家南

五里許寶惠寺山之原贊曰於乎先生眞豪傑之士哉自孔孟既歿之後聖賢心學不傳寥寥千百餘年矣至宋仁宗時有若濂溪周子得不傳之學倡道於前河南二程子及橫渠張子相繼於後而東南知有聖賢心學實自先生始嗚呼不由師傳默契道妙先生眞豪傑之士哉厥後東萊呂氏遠接中原文獻之傳始與紫陽朱子講道麗澤書院朱子以先生心箴入孟子集註而先生之學始大顯於世祠於學宮舊矣然而宋文不列其傳太常不議其謚尙爲缺典也先生歿且三百餘年平生實行漫爾無傳品不肖幸

生先生之里閈摭拾遺文得其顚末以爲傳庶使後之誦其詩讀其書者知先生之爲人得以論世也

旹

弘治九年孟春後學童品撰

范香溪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心箴

耳目箴

續丹扆六箴

舜蹠圖

恥說

悔說

進學齋銘

愚齋銘

卷之二

性論上

性論下

易論

書論

詩論

春秋論

月令論

卷之三

堯典論

湯誓仲虺之誥論

伊訓論

太甲三篇論

咸有一德論

說命三篇論

洪範論

附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君陳

卷之四

君牙冏命呂刑論

周論

秦論

六國論

楚漢論

唐論

五代論

卷之五

孔子聞韶論

夷齊諫武王論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魏鄭公願爲良臣論
房杜不言功論
魏徵勸行仁義論
聖人百世之師論
卷之六
愼獨齋記
存心齋記
養正齋記
自牧齋記
訥齋記

拙懶軒記
不欺堂記
三益齋記
平堂記
白泉記
西溪觀魚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饒州浮梁縣程公生祠記
卷之七
姑蘇臺賦
述嚴賦
過莊賦
登八詠樓賦
愼術賦
猩猩賦
甘菊賦
蛢賦
卷之八
雜興五首
遣興五首

題八馬圖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遊蘭谿靈洞
題弟茂通斗齋
寄題錢伯茂致政奉議遙碧軒
寄題何元晉亦樂堂
送春曲
春融融效李長吉體
同姪伯通端杲效盧仝體
同弟茂通效溫飛卿體

送喬民贍倅武昌
送徐履之倅南昌
六笑
讀楊子雲傳
讀王建射虎行
冬夜有感
送兄茂贍機宜之官廣東 時年十七
贈青城道人
理喻
雜興四首
聽琴
寓居寶惠寺喜晴登山
次韻姪端方過予偕行南村翫月
送四兄茂安之任永嘉
次韻姪端臣雨晴出郊
送表上人還銅山
卷之九
寄題餘姚嚴公堂
歎旱 時年十八
戲贈蜀僧清鑒 六言

讀長門賦
上李舍人
送徐彥思倅建安
擬李太白笑矣乎
龍游吳宰因勸農過寓居
龍游王丞相過寓居
四月一日偶成三絕句奉勉諸友
送李國佐還三衢
送趙安伯縣丞之任婺源
凌霄花
題武康唐伯南掃月軒
寄題鄭亨仲可友亭
四睡次三兄茂載韻
暮春病起絕句二首
浦江華藏寺如勝上人欲募施者開田佐僧供
以長老皎公書來求予詩作二十韻奉勉
郊行探春得梅林攀玩爲樂因成詩示偕行
次韻樓仲輝郎中游天王寺登城晚歸三絕句
次韻姪端臣感興
次韻婺守林懿成檢正游赤松絕句四首

次韻姪端臣喜雨
送別姚令聲刪定還諸暨
示姪
示友
送張子經撫幹還臨安幕
送葉彥益縣丞之任江寧
對酒分和杜詩
遊赤松觀
次韻弟茂通立春四首
贈清鑒上人

寄題趙叔才秀芝堂
苦寒行
淒凉行
三月二十六日夜同姪端臣端杲觀異書効李長吉體
四月十六日同弟姪効李長吉體分韻得首字
偶作二首
狂泉
次韻六兄茂永論有無之作
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同姪端臣端杲觀王右軍帖并晉書以白藕薦酒成詩

卷之十

池上晚酌
題雙清堂
陶潛詠
次韻六兄茂永首夏新晴
題四兄茂安藏春園
題四兄茂安秀野亭
次韻弟茂通晚晴
歲暮喜晴

初冬郊行
遊嚴州景德寺
雨後出郊二首
登富陽觀山亭
張子經示所得後湖居士詩及書札想見其人寄意短韻
次韻姪端臣晚行南溪
課畦丁灌園
春望二首
讀孔北海傳

春雪晩晴出西村
送周西美主簿之任祁門
次韻陳叔永山居二首
西園
戲効白傳體送姚刪定
避盜泊舟武康遠光亭下與同行分和杜工部
詩傷秋及宿江邊閣二首
遊南山晩歸二首
賀長兄茂寛賜緋
李修撰哀輓二首
冬日行蘭谿道中六言二首
忘言示曾仲思
春日行蘭谿道中六言
次韻弟茂通郊行見梅
次韻姪端臣七夕
贈光上人
張生夜載酒相過
幽居
寓龍丘次韻六兄茂永見寄
姪端旻示遊花藏寺詩且道皎老相問意因次

韻併傾爲簡皎公禪師
次韻三兄茂載偶成二首
送歐丈朝請赴闕
春飲分章字韻
次韻富修仲見贈二首
過嚴州烏龍嶺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懷曹宗臣併寄
次韻姪伯通歲暮即事
悼致政樓少師
寓居蘭谿地濕卧病
次韻姪端臣同遊藏春園
詠東山
送王大聲
次韻姪端方喜雪
三兄茂載燕兄弟頣者六友宜盡觴詠之樂長
兄茂寛有詩因次其韻
卷之十一
策略
應天

遠圖
任相
更化
卷十二
廟謨上
廟謨下
用奇
揆策上
揆策下
卷十三

巡幸
形勢上
形勢下
用人
朋黨
卷十四
封建
御將
賞功
勸武

募兵
卷十五
節費
議錢
平糴
實惠
除盜
卷十六
寄上李丞相書
寄上富樞密書

答徐提幹書
答胡英彥書
上婺守周侍郎書
答姚令聲書
上潘大著書
代上范丞相書
上致政胡待制書
答羅駿夫書
與潘左司書
答虞夢符書

與林權縣書
卷之十七
賀中書張舍人啓
賀婺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啓
賀婺州吳尚書復職再任啓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賀樓樞密啓
賀徐江州啓
代賀詹中丞啓
代賀張帥啓

代賀章察院啓
代上太守謝解啓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代賀富樞密啓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代賀羅尚書啓
代賀趙丞相畫像啓
回許丞啓
代謝循資啓
代賀許右丞啓
代謝太守薦舉啓
代上太守啓
代邑宰醮太一青詞
卷之十八
讀老子
讀管子
讀周禮
讀曾子
讀鄧析子
卷之十九

五帝紀辯
去四凶辯
孟母三徙辯
謝安矯情鎮物辯
琴辯
題史記貨殖傳
題韓愈原道
書曹參傳後
為周呂對呂后辯
說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辯

卷之二十
馬喻
水旱說
鐵工問
對秦問
卷之二十一
徐忠壯傳
漢忠臣翟義傳
蔡孝子傳
卷之二十二
祭姪端受文
高府君墓誌銘
安人胡氏墓誌銘
吳子琳墓誌銘
右通直郎范公夫人章氏合祔誌
張府君墓誌銘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代
附蒙齋先生遺文
秀野亭
半山亭

藏春圃
題密山寺壁
喜智者華藏二禪老到寶惠
冬日寓寶惠教寺
此君軒
城南塔院
登釣臺
又仙山行
嶺南鞭春
題壺洞路
石磴
洞橋
下洞
怪石
天池泉
輓龍圖待制徐良能墓
新嫁别
祭叔香溪先生文
附楊溪先生遺文目錄
明復軒箴

秀野亭
遊寶惠寺山
香山塔院

范香溪先生文集目錄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一

心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耳目箴

他耳則耳他目則目世儒之學因人碌碌聾盲於心聞見淺俗我目吾目我耳吾耳中人之學聞見由己緣於視聽徵之燭理不目而見不耳而聞上知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

續丹扆六箴 并序

唐李衛公作丹扆六箴獻於寶曆天子分章措意雖已篤忠而辭乏剴切或未能竭盡規儆輒不自愚猥繼其說極人臣所甚患而難乎言者以發衛公之諷指亦古人象箴之義也作續丹扆六箴

宵衣箴

高高者天昏昕靡忒宵終則明人用不惑惟辟奉天視朝以明宵向終矣君當遂興宵終不明天謂失度

宵終不與君胡不懼難人旣詔吋庭燎旣燀鸞聲將
矣敢告綴衣

正服箴

紂曳玉衣焚身之招靈絝估服爲服之妖晃今褒今
夫豈不美靈胡爲異紂胡爲侈服侈服異商亡漢顚
何如伊祁垂裳百年齊官十筍視古已縟喩斯益愆
敢告三服

罷獻箴

配天立極家是九圍一絲一粟王田王機惟王畀民
什一是私旣私什一餘則不有臣何獻爲作君貪醜

杯犀筋象君危不充輕縑細罽補衮無庸焚裘卻始
堯禹齊風

納誨箴

臣言劇上取喩批逆小斥大誅臣身何益臣匪于利
君奚弗思凡厥鯁言君其聽之愎諫違人君實自暴
人亦有言永矢弗告

辯邪箴

謂犬似玃謂玃似狙謂狙似人犬斯人如正視犬人
人實殊遠不推類似犬自爲犬姦邪亂正猶犬人疑
知人則哲辯似而非灼彼似非眞贗兩定邪姦旣明

亦克用正

防微箴

貂終危齊莽卒篡漢惟微弗防以及甚亂勿云何害
狎彼濫觴盈科汹湧滔天作俠貂以熏身齊視猶戲
莽憑國戚漢用弗忌流蛆啖鴆臣子攸諱觧瑟薦魚
是眞細事

舜蹠圖

孟子曰雞鳴而起孶孶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
孶孶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
善之間也夫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

蹠學者可不戒且懼哉利不必謂貨利凡有利心皆
利也今有人焉修身愼行服膺天爵而不倦勤亦至
矣然而其心若曰吾將以是有要焉是爲利非爲善
也必其設心措意惟以自治而不求乎在外然後可
以謂之爲善然則世之孜孜爲善者豈易得哉此所
以爲舜之徒也孔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
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孟子曰
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
亦可爲與葢聖賢之所謂利者其凡例如此子故發
孟子之意爲舜蹠圖謂夫善利之念起於心者其始

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顯又以謂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蹠也一克念而聖舜去狂遠矣在一罔念間與狂同失蹠去聖亦遠矣在一克念間與聖同體人能於危微之際而得之則亦幾矣嗚呼孳孳爲善所以熟吾仁也苟爲善而一罔念則非孟子所謂孳孳者爲利之心殆將乘間而起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說繫於舜蹠好學之士必有能知乎心者

恥說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乎恥夫恥入道之

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形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爲義顧不大哉孔子以行已有恥爲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有一焉穿窬士之所恥爲也而所以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充焉是於穿窬則耻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爲士乎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充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恥入道之端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爲過者亡矣且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

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祗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爲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焉命之曰吝愎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卽復焉

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進學齋銘

今人之學吾不能知古人之學庶乎可窺進學之義古人與稽嗚呼今人殊於古者習相懸也不古不今者心之所同然也今之學者期乎人古之學者成乎天也古人遠矣獨聞而知之者得其傳也吾求諸天

地天地有不言之教吾求諸萬物萬物有不言之益吾求諸人有善不善無非吾師吾求諸身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動息言爲無非物則吾求諸心萬理咸備默焉而可得吾求諸性性吾天也天可學乎性不自性能無學乎古之人進乎進知至至之止乎止知終終之不進不止不止不能不進宜吾勤斯進而止則無進無學矣且尚何爲嗚呼力吾進所以安企乎古人也猶有進焉是吾有愧乎古人也思進以求止庶或有至乎古人也一坒浮空衆微從之成一拳石廣大之基其積不已丘山峩巍有見乎此則巋然崇成

者初已形乎一坒之微進學之義於焉可推嗚呼安得知幾之士而告之哉

愚齋銘

吾弟茂清築便室而名之曰愚浚爲之銘以戒坐隅曰人之生初性稟一區惟所習之則智則愚稽彼古人夫豈子殊厥有過人則不可誣古人之同飲食以居古人之異執德不渝子其戒之無遂厥初昔者子淵愚於道朱穆愚於書狄山愚於忠淳于越愚於儒北山爲愚公西山爲愚夫子其所謂愚者豈志是歟不然則昧菽麥迷魯魚守錢而金其穴堅門而鐵其

樞靜焉釋耕而守株動焉觸太行而敗其車是皆今世人所謂眞愚者也子其戒之無遂厥初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一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

性論上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知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即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亡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揚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眞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淸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

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敎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敎人也

性論下

天下一性也愚與明氣之別也善與惡習之別也賢與聖至之別也氣習與至雖異而性則同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非天下一性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者謂凡人之生性初相近已而或爲善或爲惡則相遠矣嗚呼是果聖人之意乎人之性果初相近而後相遠乎是大不然也子之說曰天下一性也其初豈徒相近而已哉直同焉耳孔子以謂人之或爲善或爲惡其性未嘗不相近其所以相遠者特善惡之習而已如是則惡人捨其習而之善不害爲善人善人忘其

習而之惡未免爲惡人也譬之猶水其出同源及派而別流或清焉或濁焉雖未清濁之異然濁者澄之則爲清清者汨之則爲濁豈不以爲水者實相近耶性譬則水習譬則清濁之流是性常相近而習則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也曰上智下愚性之相近固自若也所謂不移非不可移也上智知惡之爲惡介然不移而之惡下愚不知善之爲善冥然不移而之善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或曰堯之聖不能化丹朱子以爲下愚可移何耶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愚非性也氣也夫人之稟

生氣濁則愚氣清則明氣清之純則爲上智氣濁之純則爲下愚清濁之氣而受而均則爲中人氣清不純則智而非上智也氣濁不純則愚而非下愚也愚而非下愚者或能移之故曰雖愚必明下愚則冥然不移矣故曰惟下愚不移丹朱氣濁之純者也雖堯其能使之移哉故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且以子路汴之野人性鄙而好勇力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惟其愚而非下愚也故孔子設禮稍誘之遂儒服委質移而之善於其死也結纓而不亂非所謂雖愚必明者乎嗚呼說者不能知性而妄

釋吾夫子性習與不移之論學者益以惑矣

易論

昔者仲尼與羣弟子難疑答問及羣弟子相與論議而接聞於夫子其言具存凡二十篇曾無一以易爲問者厥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戰國其書凡三萬四千餘言亦無一語及易世儒疑之及觀秦燔典籍大經大法俱爲寒灰而獨易以卜筮之書得不亡滅然後知孔門弟子與孟軻之有得於易也蓋當春秋時有爲易說者皆出於卜筮如周太史爲陳侯筮陳仲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

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歸妹之睽猶無相也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凡此類見於傳記不可縷數未有不出卜筮而言易者況當秦之時去古益遠士不知經其獨以易爲卜筮之書固宜然則言易者必出於卜筮則有得於易者固無待乎必言易也且孔子爲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與夫文言說卦序卦

雜卦先儒以爲十翼則夫子言易備矣而門人又何問乎至若孟軻說時君以正道初不爲甚高難行之論特出於桑而衣田而食禁數罟以繁魚鼈時斧斤以足材木育雞豚狗彘以爲老者之旨味使民得以養生送死無飢寒不給之虞其言雖不越乎日用易知之淺事要皆百姓所甚急不可一日無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雖聖人復起無能變易而不用是乃軻之所以深於易也葢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此數聖人者後世仰望意其道若登天然不可幾及逮者其取易象而制民用則不過網罟耒耜日中爲市製絲麻布帛之衣與夫舟楫臼杵服牛乘馬重門擊柝上棟下宇棺槨書契類皆日用易知之淺事然亦皆不可一日無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葢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是乃易之所以爲精微深賾而聖人所以通其變神而化之者也孟軻明乎此故其言王道不越乎民之日用是雖無一言及易其不爲深於易乎嗟夫易之卜筮爲用大矣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而極乎至精至變至神古之人惟知夫卜筮之用大故知易之廣大而不禦雖用以卜筮不害其深於易也後世徒以卜筮爲吉凶占驗而已故自軻

之外寡能明易者至漢人別著布卦以資射覆而自謂知易嗚呼其幾以易爲戲哉

書論

予嘗讀大誥酒誥與夫多士多方等篇切怪其辭微義奧雖宿儒老學有疑滯而不能句者當時羣下何從明其說以知上之旨意哉或者以爲三代盛時家塾黨庠所以肄業者固已目習耳熟則於上之誥命夫人而能通其義然抑聞之昔者史佚不敏下殤於宮召公問之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夫豈者怪拒之辭豈不可云者

周公所以深言不可也史佚不達其旨謂爲許己因遂行之召公賢相也史佚賢史也以兩賢者而不能明周公之一言謂當時羣下夫人而能通誥命之說其可乎意者一時致仕之臣爲州里父師少師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羣下於誥命有不能曉則父師少師與州長黨正之徒開諭詔告使之心釋意解知所以敎戒之義則庶乎可也陳壽曰臯陶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悉而煩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夫惟畧而雅故其言渾厚簡直理暢而旨顯惟悉而煩故其言丁寧反覆必有義與而難通

者非聖人於作誥故爲是佶屈艱深之辭理勢然也蓋聖人樂與人同欲發一言措一事惟恐少拂天下之心凡所以曉告羣下者必累千數百言回復委曲使天下之人煥然皆無疑於吾言而後已蓋其諭之深則民知之審民知之審則其發命而作事天下靡然趍之無冘豫不前之惑聖人以爲凡民雖愚要可以理曉難以強服與其臨事而民心有所未喻相視前却乃始有紛紛乖異之議孰若先事未發深陳而力告之使羣下與吾一心無憮然不樂於吾所爲者此聖人寬大忠厚之至所以盡人情使天下不難於從令故其言不得不悉而煩也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商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又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夫當成王時商亡久矣而頑民嘗與祿父爲惡翻動周公誅之豈其無罪而必曲爲遜辭告之如此者意若以謂非我周敢弋取商命惟天不與商惟民秉心爲我爾王家固已之我不復有變矣爾商民何爲不服哉蓋聖人務使天下樂推不厭故不以力誅頑民之身而必欲有以深服其心夫惟深服其心也是以周雖衰猶歷數百年雖無賢聖之君

人心猶歸之不去然則周誥之煩是周公所以服人心也非其理勢然歟

詩論

孔子純取周詩上摭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絢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掇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篤矣然其爲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不悶於緇衣見好賢

之心至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飮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知端木賜其於爲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義始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欲於是詩求是事故不得不爲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刺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又

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矜寡不能自存詩不言矜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之利是以知當時矜寡困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豈知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爲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明矣抑嘗複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亡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而知周之興紂之所以亡也讀黍離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也讀兎爰而知王師之敗績也讀苕之華而知夷狄之淩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爲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漸其變爲篡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爭立之禍也讀丰而知婚姻之道缺也讀著而知親迎之禮絕也讀白華而知嫡庶之亂也讀正月而知女禍之可以滅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並見也讀文武成王之詩而知太平之盛德之修也讀幽厲陳靈之詩而知放逆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旨哉此則詩之大義無事乎穿鑿遷就而自明者也

春秋論

春秋聖人所以書王法也辭嚴義密世之學者皆病其難明蓋未嘗詳味乎經而徒以三傳亂之則筆削之旨湮鬱而不著小儒陋生往往掇編輟誦漫不曉爲何等語甚者置經不問顧取三傳之說可喜者誦之是所謂買櫝還珠者也昔者楚人賣珠於鄭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嗚呼先聖大經不幸而爲楚人之珠者以三傳浮辭爲之櫝也唐盧仝善學春秋東三傳於高閣而抱遺經以究終始故其作春秋摘微不任傳以

尊經明聖人之旨爲多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左氏曰修惠公之好也夫引夷狄而會中國明隱公之罪豈修好謂哉全則曰戎非中夏敵公輒會之是無王也桓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穀梁傳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公不親迎但會于讙豈禮也哉全則曰齊侯逆女非禮公又會之皆失禮也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夫有四夷之功不獻于天子而獻于魯所以深誅齊侯豈惡其威我哉全則曰齊

爲霸主反獻捷于魯故謹始末以罪之又責齊侯無戴天子之意凡全之說若此類者衆由其知有經而不知有傳故於聖人之旨獨有得乎心也竊嘗取春秋之經複熟紬玩然後知聖人之辭甚嚴而褒貶之義甚密也隱公七年冬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天子使楚丘衛地也天子之使而戎伐之以見夷狄陵中國之甚地以楚丘者責衛之不能救稱以歸而不言執則不與夷狄執天子之使且責凡伯之不死位而爲戎衆因也又以責戎所經以歸之國皆安視凡伯而莫之救天子方伯亦終莫之能討也此則聖人之微旨其嚴且密如此而左氏乃以謂戎嘗朝于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故見伐于楚丘公羊曰執之而言伐之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使學者讀經而以三傳亂之則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之義果安在哉故夫不任傳以尊經乃可謂善學春秋者也

月令論

月令見今戴記漢賈逵馬融蔡邕魏王肅皆以爲周公作晉孔晁因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

而鄭康成高誘等以爲秦呂不韋時集諸儒作唐孔頴達因曰不韋十二月紀正與月令文同而小異者纔三數字耳束晳則又以爲夏時之書劉子珪則又以爲秦諸儒取聖王月令之事記之牛里仁則又以爲雜有虞夏商周之法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全稱秦典然竊考之周三公不稱相至六國時始稱相而月令孟春曰命相布德和令周有大司馬無太尉至秦官始有太尉而月令孟夏曰命太尉贊桀俊周有內宰無奄尹而仲冬曰命奄尹申宮令周有酒人無酋人而仲冬日命大酋秫稻必齊周以建子爲正而

季秋曰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周以上春釁龜而孟冬日命太史釁龜周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齊而孟春曰先立春三日天子齊又若孟春言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仲冬言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之類決非周公語也則月令不出周公時明甚然當呂不韋時秦始王未并天下尚稱王而月令云天子秦未改周政而月令以孟冬爲歲首不韋方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食客至三千人家僮至萬人而月令仲冬云罷官之無事者凡此又疑不盡爲呂氏時書也若以始皇既并天

下稱天子而秦人取不韋書增加之爲月令耶則始皇既并天下罷侯置守矣而月令孟夏曰行賞封諸侯始皇置三十六郡矣而季夏曰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始皇以十月朔爲正矣而季冬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始皇子弟爲匹夫矣而季冬曰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始皇更民名曰黔首矣而孟春曰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始皇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矣而孟春曰天子載青旗衣青衣凡此則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也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既爲帝時

書則月令果何人作耶予詳求其説葢以爲呂氏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十二紀初非出一手也至漢淮南王安與蘇飛李尚及諸儒大山小山等著書又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今見淮南鴻烈解葢亦諸儒爲之而非出一手也夫十二紀既非出一手漢人取而附益之又非出一手已而禮家抄合於禮紀則月令豈一人之爲哉意不韋賓客著所聞或取虞夏商周之遺典或據時事以爲說其後漢諸儒又增加之故月令官名時事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何以知月令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葢鸞車有

虞氏之路也而孟春曰天子乘鸞路周之大司寇在夏爲大理而孟秋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又凡月令皆本夏時多與夏小正合而車旗衣服皆取於商之制而有變焉以此知其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何以知月令雜用漢制也按前所論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以爲周則不當謂十月以爲秦則不當言諸侯葢淮南王安與諸儒著書在文帝時漢猶以冬十月爲歲首而又有諸侯故合諸侯與爲來歲受朔日之説惟稽之漢制無齟齬不合者當是漢儒增加不韋季秋紀中語而漢人傳者因以鴻烈解爲

正併易呂氏季秋本文從時則訓禮家又取以爲月令故令三書季秋合諸侯與爲來歲受朔日文皆同以此知其雜用漢制也何以知漢人取十二月紀增加之也按周禮秋獻龜與凡取龜皆用秋時實夏之秋耳月令季夏乃曰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蓋作月令者誤以秋獻龜據周秋之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故妄於季夏言登龜以其誤妄知漢人增加之也又按時則訓孟春之月招搖指寅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方御女青色衣青衣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左个以出

春令凡此類皆呂氏書所無則漢人增加亦多矣豈惟季秋紀哉鄭康成於鴻鴈來注云令月令鴻皆爲候孔穎達謂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令蓋戴聖删大戴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堯典論

夫子序書辭嚴旨奧不越數言而終篇大義粲然可明若序堯典言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禪于虞舜則堯之廣大同天始能格于上下協和萬邦終能求賢于側陋授以天下盛德大業已備見矣後世邪說橫議詆誣大聖謂堯幽囚謂舜臣堯怪妄百出特考是數言而唐虞禪紹之美昭若白日紛紛詭論不攻自破蓋功成者去天道固然堯將遜位不以授丹朱而授舜是謂天下爲公之道故曰將

遜于位禪于虞舜聖言折衷堯舜之道益明於是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對宰我之問亦云陶唐其仁如天孟子推其說則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蓋堯以天下授丹朱則丹朱利而天下病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利而丹朱病堯曰吾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方其念丹朱與天下利病孰輕孰重苟懷一毫有我之心則視利天下不足以病其子視利其子雖病天下不屑也惟堯無我視天下猶吾子也視利天下猶利吾子也如是則吾子與天下何擇焉所利者衆則爲之耳且授舜之利公利也授丹朱

之利私利也不以私利易公利此天心也此其所以能視天下猶吾子而則天之大爲天下得舜而如天之仁也同天如此故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文無不被思無不通而其神能光宅天下也夫以堯舜聖德光明盛大胡可以管窺蠡測妄議涯畛而世儒謂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是不惟不知堯舜抑亦不知道又不知天人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本而言之也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者一道也在天則謂之天道在地則謂之地道在人則謂之人道揚

雄曰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故合天地人而言之其致一也古之王者必承天意以從事是天理即人事也王者欲有所爲必求端於天是人事即天理也又況聖人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所行動無非天謂堯行天道豈與人事異耶謂舜行人道豈與天道異耶苟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爲行天道耶則欽授人時而天與人一矣苟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爲行天道耶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天與人一矣苟謂舜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爲行人道耶則烈風雷雨弗迷而人與天一矣苟謂舜咨十有二人各欽其職爲行人道耶則惟時亮天工而人與天一矣嗟夫世儒之論是不知堯舜者也是不知道者也是不知天人者也

湯誓仲虺之誥論

湯之伐桀爲天下除虐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此豈於人心有不順哉蓋商人以穡事爲念商人之私心也成湯以正夏爲急天下之公也商人知安湯之仁而不知天下苦桀之虐謂克終穡事有食以飽吾商人足矣天下苦桀虐我

其如彼何夏罪雖至極彼其如我何嗟夫知有商人而不知有天下是商人之私心也惟湯則以爲普天之下舉歸吾仁率土之衆誰非商民博施濟衆豈非吾心弔民伐罪豈非吾事苟急吾穡徒能飽吾有衆而已彼天下之罹桀殘虐割剝者甚溺于塗甚蹈于爐呼天無告急于倒掛吾其坐視而不救歟則吾心有外矣吾爲不仁矣吾其以天下爲非我矣吾其上負皇天之眷求下負萬國來蘇之望矣必往之誓胡可前却而不果哉嗟夫以天下爲商人而不以商人外天下是天下之公心也然而湯能以天下之公心

伐天下之同害上承天意下協民願宜無不慊而猶有慚德何哉蓋以臣伐君以諸侯爲天子以一國有天下天下之至難也天下之至疑也聖人行之聖人之不幸也聖人之不得已也成湯丁所遇之不幸而處勢之不得已故果於必往行天下之至難冒天下之至疑故猶有慚德其必往也以救萬方之禍其有慚德也以憂萬世之亂救萬方之禍者仁也憂萬世之亂者仁之至也此成湯所以爲聖人也仲虺以湯之懷慚雖出於仁厚而恐或至於動心以害大有爲之志故陳義作誥以釋湯意首言天乃錫王勇智表

正萬邦纘言夏王有罪帝用不臧是天意釋桀而眷湯湯可以仰無愧於天矣又言商家邦于有夏若莠秕之必見剪除商人危懼同心患桀又言湯之寬仁彰信天下攸徂之民相慶傒至是人心去桀而歸湯湯可以俯無怍於人矣仰無愧俯無怍何爲猶有慚德也哉且以常人言之凡所謂貴有天下者爲得便私適已肆意極情選聲以娛聽選色以從欲積財儲貨以厚自封殖橫心所念無不自如然後爲快也成湯乃獨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何利於有天下也哉亦與天下所同利而已與天下所同利非利已也又何慚德之有哉然而仲虺之忠篤於愛君惟恐成湯自大或有多心驕志故雖釋湯之懷慚而猶告以昭德建中制事制心之道又告以自滿自用慎終惟始之戒也成湯之心不忘戒慎惟恐有侈心驕志忽不自知故雖無庸懷慚而猶誕告萬方以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又告以朕躬有罪不敢自赦無以萬方也凡湯之能有萬邦實用此道故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豈不信哉

伊訓論

爲人君者必鑒前古然後可以知興替必法先王然後可以纘統業伊尹訓太甲稱有夏先後禹啓少康德足以格天地寧鬼神微及於鳥獸魚鱉咸遂其生逮桀弗率天降禍災假手于湯討而伐之是欲太甲鑒前古而知興替之由也又稱成湯布昭不殺之聖武以寬政代桀虐用得衆心而兆民允懷又稱湯自始修人事之紀以至于有萬邦本乎無我以從諫諍法古以若先民爲君明爲臣忠其恕也與人不求備其仁也儉身若不及所以能膺天命有天下其難如此是欲太甲法先王以纘統業之重也鑒前古以知

興替法先王以繼統業爲君之要舉矣至若戒以嗣德在初欲其愼始戒以立愛爲親立敬爲長欲其務本言湯之求哲人俾輔後嗣則告以舊人可與圖政言湯之制官刑有三風十愆則告以一過可以亡國言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則告以天之禍福無心唯人自召言德罔小萬邦惟慶不德罔大墜厥宗則告以小善足以福天下小惡足以覆宗廟凡其格言善訓丁寧切至如此可謂忠亮篤誠以道事君者也此所以營于桐宮而太甲不之疑天下不之議百世之下言忠臣者必推之也

太甲三篇論

太甲旣立不惠於阿衡伊尹時爲受遺大臣懼其失道以危基業乃作書以示訓戒太甲上篇是也王能自艾克終允德伊尹又作書太甲中篇是也伊尹精忠篤誠喜君悔過丁寧申誥冀其大善故又作書太甲下篇是也歷考三篇旨義大要以終始欽愼爲戒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況太甲不克于厥初悔過而反善得不以終始爲戒乎人君不欽厥德乃墜厥命弗愼厥德雖悔可追況太甲嘗以欲敗度縱敗禮得不以欽愼爲戒乎是故其言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此蓋戒以君臣皆當由忠信而有終也傳曰忠信爲周則自周有終者由忠信而有終也忠蓋言吾無息者也信蓋言吾實然者也實然而無息豈不有終乎使不忠信則無物矣焉能有終乎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言忠信則得道不忠信則失道苟得之而又失之非有終也在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孔子明之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以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夫惟君子忠信以進德故能始而知至至之卒而知終終之非自周有終乎是道也居上在下莫不由之故有夏先后君臣皆有克終之美太甲所宜勉也伊尹又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蓋戒以當愼儉德以爲永圖而克終也記曰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又曰儉近仁以儉爲求役仁以儉爲近仁則所謂儉者非特儉以足用之謂苟能守約而心不恣縱是儉德也是故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凡儉而守約皆可以悠久而無窮今伊尹告太甲以愼乃儉德是永圖也

知儉爲守約則所以愼者益有要矣亦曰儉於心而戒愼之耳伊尹又曰終始愼厥與益戒以愼夫與賢而克終也權輿之詩刺秦康公與賢有始而無終益知賢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旣信而又使小人參之皆非與賢有終之謂也惟能待以至誠則是終始愼厥與之道若所謂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是也伊尹又曰愼終于始益戒以愼終之道在先愼始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夫愼始而不終者有矣未有不愼始而有終者也凡欲愼終當於始而愼之故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之千里能愼始則終不繆是乃所以爲

愼終也伊尹又曰祗爾厥辟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欲其敬所以爲君之道而率循湯之所行也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爲君不敬則有朽索之懼固宜祗厥辟也然苟不知其所止則安能盡君道故又曰欽厥止益言所謂祗爾厥辟者在欽厥止也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君能止於仁則心爲仁心心爲仁心則言皆仁言行皆仁行政皆仁政無所往而不爲仁矣然仁天理也必敬以直內然後天理存故欲止於仁不可以不敬不敬且不可以求仁其況能止於仁乎觀孔子對仲弓樊遲問仁必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居處恭執事敬是必敬而後可以求仁也況欲止於仁其可以不敬乎詩稱文王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亦欽厥止之義也使太甲能知止於仁而克敬則可以繼湯之克仁是率乃祖之攸行也伊尹又曰皇天無親克敬爲親是又告以皇天所以親人君由乎克敬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玆言天道甚明人君不可不敬敬則天必親之雖高高在上而日監在玆也夫惟敬以直內而天理存是天之所親也詩曰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道未嘗不與人出入往來游行衍溢以天親克敬之義求之則可見矣伊尹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緖尚鑑玆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是又告以克敬非特爲天所親也而成湯又能勉敬厥德終至於不勉而誠誠則天故克配上帝今王亦宜監湯而勉於敬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湯之聖敬所以日躋者以勉欽厥德故也帝所以命之式于九圍者以其克配上帝故也

咸有一德論

伊尹旣復政太甲將告歸陳戒于德而終篇以一爲言所以啓廸其君者可謂要矣所以望于其君者可謂重矣至哉一乎大哉一乎粤自元氣未判混然純全命之曰太一及其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散而爲萬物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天地以是一而獨化陰陽以是一而不測四時以是一而變通鬼神以是一而體物不遺萬物以是一而各正性命其在人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意我必固畢絶之際混然純全亦人之太一也及夫目得

之而視耳得之而聽口得之而言四體得之而動作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視以是一而明聽以是一而聰言以是一而從動作以是一而順由是一而不知者爲愚知是一者爲智守是一者爲賢性是一者爲聖至於聖則無往而不一矣是故會萬物以爲一身一體之也合萬殊爲一物一同之也洞萬理爲一致一貫之也冥萬世爲一息一通之也攝萬善于一德一該之也應萬變于一心一統之也至於一天人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無往而不一用能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卽其靈與陰陽擬其化與四時合

其誠天地鬼神陰陽四時吾之一與之爲一矣則於治天下何有哉論一至此蓋性是一者也則於聖人何有哉荀卿載舜之言曰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刑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何足致也荀卿又曰一與一是爲聖人又曰一而不二爲聖人今伊尹所以告戒其君懇懇以一爲言是以治天下之本啓廸之也豈不要哉是以聖人之事望之也豈不重哉

說命三篇論

高宗得傅說言夢帝賚予良弼何也曰人心其神矣

乎苟惟精一則虛明洞達事物之至無不感通故孔子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方高宗恭默思道益淸明矣至誠矣志氣如神矣可以前知矣則帝賚良弼形于宵夢又何疑哉世之議者妄謂高宗知傅說之賢遽欲引以爲相懼羣臣不心服天下不以爲宜因假夢以神其事以要信於一時嗚呼其誣高宗乎使誠假夢以用說豈不爲僞乎彼其三年不言亦已久矣烏可僞爲乎揚雄曰夫信周其誠上通于天高宗誠與天通天以良弼賚之此甚盛德也議者誣以爲僞豈非所謂邪說橫議乎

春秋外傳曰昔商武丁聳其德至于神明又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又曰使之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夫惟高宗不以睿知自大精意思道恭默以聳其德至于神明故誠格上帝夢得賢輔初非知其爲傅說也以宵夢所見之象旁求得之然後知其爲傅說也考於經合於傳其說甚明而議者謂爲假夢是不知至誠上通至于神明之道而妄論如此意必以爲高宗不能往夢傅說傅說不能見夢高宗也殊不知人之誠心殆

猶明鑑鑑明洞徹無物不形雖羣象雜委于前而色色呈露無得遁者鑑非往照物無來心實感通之理冥於自然耳高宗之誠善必先知則夢得賢人與鑑燭物何異蓋高宗恭默所思思得良弼以自輔耳逮其精誠感通則同焉者合類焉者應乃有良弼見於正夢初非彼來亦非此往神交默契莫知所以然而然耳從是觀之豈非甚盛耶其可以邪說誣爲僞事耶然觀高宗既得傅說立以爲相命之納誨責以正已使之作礪責以濟已使之作舟楫責以澤民使之作霖雨又責以啓沃如藥石又責以爲已明謨如跣

視地又責以作成已德如麴糵又責以可否相濟如鹽梅又責以繼美于阿衡其望說之心可謂切至矣而說之進言勤勤反覆大概惟以從諫務學任人爲先何哉蓋從諫帝王之大烈而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至於任人則治亂安危繫焉是三者實人主之要務又况能從諫則舍已從人無我而爲聖矣能務學則可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爲聖矣能任人則得良臣以助而爲聖矣三者皆爲聖之道而傅說乃以望高宗則其待高宗者爲如何哉其所以任高宗之責者爲如何哉抑嘗觀成湯改過不吝而從諫弗

咈其於伊尹則學焉而後臣之其任人也則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從諫務學任人三者湯皆力行而盡之矣高宗之命說固嘗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又曰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凡所以望說者皆冀其佐已使已蹈迪成湯之蹤而繼承之則說以湯所力行者爲輔導不亦宜乎

洪範論

洪範九疇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也上天錫之大禹明之武王訪之箕子申之論其所以爲大法則古

聖人皆得之天下之人共由之百世之王莫不法之其類雖九而天地人神事物萬殊無不綜貫極其同歸則一於皇極而已矣葢皇極者大中也天下之道至中而極無餘理矣宜乎九疇之叙皇極居中總包上下爲其至極而無餘可以盡天下之理故也今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天地之道本乎皇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亦本乎皇極也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是神亦本乎皇極也凡所立事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是事亦本乎皇極也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物亦本乎皇極

也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一皆本乎皇極則九疇之義非皇極則於其間可乎是故一五行得皇極則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無不得其中矣二五事得皇極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無不得其中矣三八政得皇極則食貨與祀司徒司空司寇賓師無不得其中矣四五紀得皇極則歲月日星辰曆數無不得其中矣六三德得皇極則正直剛克柔克無不得其中矣七稽疑得皇極則卜五占用二衍忒無不得其中矣八庶徵得皇極則雨暘燠寒風無不得其中矣九五福得皇極則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無不得其中矣然則大法之類雖曰有九而九類所以能綜貫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之理者實一本乎皇極也葢五行五紀庶徵之類言天地萬物之中也五事八政三德五福六極之類言人與事之中也八政之祀五紀之曆數與夫稽疑命卜筮之類言人與神之中也天地人神事物莫不有中而九疇該之皇極一以貫之可不謂大法耶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附君陳

嘗考諸經葢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

多方八篇雖辭語繁悉指各不同然大要以商人心未服周而作也說者或以爲商自湯已下七王之德感人也深方紂肆虐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歸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祖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商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信如此言則是武王周公不足以服商人也非商人之頑爲難服也葢嘗以商周論之商代夏周代商其事則同湯伐桀以救民武王伐紂以遏亂其心則同湯升陑致天之罰武王渡孟津底天之罰其奉天命則同湯有萬邦兆民永懷武王定天下萬姓悅服其

得人心則同湯武之道無不同也何爲夏人歸商不復攜叛而商人歸周屢爲翻動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鎮撫久猶未服豈無自而然哉蓋桀雖不道得罪人神自取滅亡與紂相似然書曰紂罪浮于桀則是紂惡視桀爲又甚也觀湯誓衆之辭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告萬方之辭曰夏王滅德作威流毒下國此固足以失天下矣然未若紂惡之爲大而天下化桀之惡亦未若商人化紂之惡之深矣觀武王誓衆動數紂之惡踰數十條過桀遠甚而淫酗肆虐商人化之罔不沈湎于酒草竊姦

宄上而卿士相師爲非度下而小民相與爲敵讎其凶詭惡德餘風遺毒淪人骨髓溢於後世庶羣自酒殆不可禁自作不典殆不可安武庚之惡猶丹朱然使堯在上未必不傲虐商人之惡猶苗民然使舜在上未必不逆命然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鎮撫久猶未服無足疑者是商人之頑至難服也非成王周公服之難也又況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口化人之情不特使之革面其治人而未治也必皇自祗德不以責諸人其計安天下必爲百世計不爲目前一切計成王周召之意若以謂商

人難化非商人之罪化紂之惡深也既曰頑民矣吾其可忿疾之乎吾不能使風移俗易樂從誠服而惟禁之以令臨之以威劫之以刑俾莫我敢違則是徒服其口耳彼將不敢言而敢怒詎能服其心乎是徒使之革面耳彼將苟免無恥詎能化其情乎是徒責諸人耳彼將謂我不先自治而非議之詎能無媿於祗德乎是徒苟爲目前一切之計耳彼將傾耳戴目懷異志而幸禍亂矣詎能爲百世計乎且周之得天下非取之也以德行仁天下自歸之也天下自歸之又烏可以威令與刑加商人而強服之哉此則成王

周公之心也是故成王周公之於商人也念之至深待之至寬處之至厚作成周使之遷庶幾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擇康叔爲之君庶幾乃大明服其勅懋和歷言商之亡以淫泆不明取天罰使知天之所廢非人力可興又歷言周之王以明愼用德受天命使知天之所與非人力可勝告康叔有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是欲定商人之心以同心也誥多方有曰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是欲使商人之心愛周而自安也凡此類豈非欲服其心不服其口之謂乎誥康叔有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又曰作新

民是欲使商人盡去舊惡遷善而自新也告多士有曰告爾商多士今予惟不爾殺惟予時命有申是欲使商人誠服于敎命不以刑戮威之也召公告成王有曰王先服商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是欲節商人之性而使之進于善也凡此類豈非欲化其情不特使之革面之謂乎於大誥有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是雖商人爲叛而以過事爲在己也誥康叔有曰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是雖商人不安而以爲天罰己罪也凡此類豈非皇自祗

德不責諸人之謂乎其告康叔有曰聽朕告汝乃以商民世享是欲使康叔安商人爲世世享國之圖也於梓材有曰已若玆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是欲康叔安商人爲周家萬年之圖也於洛誥有曰王伻商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是欲商人永懷周德爲萬年圖也凡此類豈非欲百世計不爲目前一切計乎成王周公之治商人必欲服其心必欲化其情其自治也必皇自祗德必爲百世計處己處人可謂兩盡矣宜其終能使頑民咸化也然而周公旣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猶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又曰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又曰爾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諄諄訓戒皆欲其不恃威令刑辟務爲寬容豈非終不欲以力强服商人哉

君牙冏命呂刑論

穆王之書見於經者三篇命君牙爲大司徒命伯冏爲大僕正命呂侯訓暢夏刑其言皆丁寧告戒以求助輕刑爲意夫子錄而叙之與典謨並傳自餘無穆王事見於經者以三篇爲聖人所取則穆王信亦賢矣而好議論者掎摭傳記不典之語橫加詆訾謂穆

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又謂其欲以車轍馬迹周天下祭公謀父誦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嗟乎信不典之語如此不幾於廢經乎世有善爲春秋者以經考傳之眞僞是學經之法也豈惟春秋哉凡百家傳記有議論皆當折衷于聖言今遽以傳記廢經遂謂穆王非賢甚不可也且二說皆出於左氏左氏浮誇而失之誣者也竊求諸經穆王命其臣使翼已作股肱心膂又命左右前後之士正救所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又以厥后自聖爲戒輸誠求助切至如此豈不能聽謀父之諫乎且以祈招一詩猶能止王非

心則欲征犬戎謀父進諫累數百言寧有不能止其行乎又求諸經穆王能念前人付託之重戒慎恐懼若涉冰蹈虎林惕惟厲至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此其心與堯舜禹湯文武戰戰慄慄之心何異又慕文武出入起居罔有弗欽此其志亦高矣何至於肆其侈心周行天下乎呂刑一篇首言蚩尤作亂苗民淫虐繼言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皐陶制百姓于刑之中又歷言察獄欽刑中正審克之道大要以慎罰不濫宥過從輕爲意原其設心雖小眚薄罪猶將盡心焉況甲兵大刑其肯輕用以不享責犬戎妄加討伐乎以

君牙冏命呂刑三篇考左氏記穆王事則其僞著矣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四

周論

周有天下傳三十七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視夏商最爲長久而卒所以失天下者無令主以復興周道故陵遲而遂亡也或者遍周東遷謂爲失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洛邑爲東都蓋自武王之遷九鼎固以眷地中有意乎經營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一不備是豈無意乎遠哉藉令當時無意乎遷豈無意乎後世子孫計哉使成王周

公無意乎遷又不爲後世子孫計何利而爲此紛紛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不留都亦既有事于烝祭矣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哉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褒隴耶則以德致人賢於負固而西阻九河東門于旋谿險要阨猶足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之爲九州上腴天地奧區耶則陰陽之所和異於偏方而涯洛背河左伊右纏交灌沃衍猶足富也謂東遷不足以朝萬國耶則赤芾金舃宣王固嘗會諸侯矣謂東遷不足以撫四夷耶則堅車齊

馬宣王固嘗攘夷狄矣謂東遷致王室之陵夷耶則
日蹙國百里周道爲已衰謂東遷致王威之微弱耶
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爲已替謂東遷致伯國之盛强
耶則膠舟不復甚於問鼎輕重謂東遷致外侮之憑
陵耶則四夷交侵甚於戎伐凡伯然則東遷何尤而
以爲失計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板蕩之後不待
東遷而無周矣使遷洛而復有宣王吾知黍離之初
雖移都而周必興矣且堯平陽舜蒲阪禹安邑商自
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漢
世祖宅洛邑延祚二百魏孝文亦宅洛邑太和稱治

使建國必於西周則前乎周者不都豐鎬何能國乎
使東周必不可國則後乎周者或都洛邑何能國乎
使文武都東周周其有不興乎使平王都西周周其
將不衰乎又况周公營洛以爲天下中諸侯蕃屏乎
四面故立京師議者謂平王東居洛邑其後五霸更
率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然則周遷
于東實賫夾輔以永其年謂致衰可乎遷都之義曰
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是
都洛可以興而所由致衰者果在不德東遷豈遽爲
失計哉

秦論

秦得兼天下之數而失所以守天下之道阻殽函表
終華擁百二之勝以臨東諸侯則秦既有兼天下之
勢矣自孝公以來急耕織以務富上首級以勸戰亦
既有兼天下之資矣於是據關固守虎視而窺周室
有包舉宇內之心然常自計諸侯之地足以五秦土
諸侯之卒足以十秦兵是我雖有兼天下之勢而天
下之勢且甚强我雖有兼天下之資而天下之資且
甚厚我不以數圖之則天下所謂强且厚者將一合
而謀我雖掃境內出吾兵傾囷廩轉吾粟猶不足以

救敗而自支尚何天下之兼哉惟秦人於此挾所以
兼天下之數因其數而用其資下勁兵以臨六國常
深懼之而不窮其攻往往拱手以須賂地之入地入
而秦肥秦肥而六國瘠以亡矣此非得兼天下之數
耶彼爲從者曰趙嘗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
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天下擯秦秦非有畏而兵不出
也計秦之慮以爲六國約從急之則勢愈合交愈締
緩之則曠日而隙生必自相圖可無下兵而從自解
吾且使辨士散六國而敗其與則我可以得志此秦
所以坐關中之甲十五年不東出也已而犀首之說

用則齊魏趙闕蘇秦恐而去趙則從約皆解矣秦之至數如此天下葢不足兼而有也嗟夫權術詐數兵家有之縱横家有之申商有之八世所不聞聖賢所不道今秦以數取天下旣甚陋又欲以數守之收天下鋒鏑鑄之咸陽以虞下叛而不知奮白挺者足以爲戎首焚滅詩書撥棄古文以愚其民而不知溺儒冠者足以建大號罷侯置守郡縣六服以銷尾大之禍而不知乘時蠭起者皆窮巷逋亡之匹夫堅長城以遮胡寇而不知出匕首椎屬車者近起於肘腋禁偶語以防民言而不知道旁觀東遊者謂可取而代

此其所以取天下僅再傳而亟失之也嗟夫得兼天下之數固已與三代之興異矣而又欲以數守之秦之歷年四十爲幸已甚賈生謂使子嬰以庸王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是見秦阻之可負不見任數之速亡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修道行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然則三代固嘗得天下以仁矣未聞取天下以數也誼之言曰幷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取與守不同術也是以秦取之爲不非也班氏過其説宜哉

六國論

六國叩關而攻秦秦常延敵無所憚秦兵一窺六國之境則六國狼顧而不能支何哉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故秦能使齊楚韓魏燕趙自相攻鬬而坐制其斃也當是時天下稱强國者非秦而楚非楚而齊韓魏雖天下樞然韓地不過九百里魏地不至千里至小弱也迫於敵則勢不能無附故秦攻其西則南附楚東附齊楚攻其南齊攻其東則西附秦秦之謀蹙韓魏不遺餘力矣齊楚之攻之固秦所禱祀而求者也齊楚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攻而

驅之入秦以自斃是以秦常閒齊楚之攻韓魏也因得收韓魏以固其與韓魏之與固則秦亦得挾以攻齊楚而無議其後者焉非徒齊楚也燕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者恃韓魏之蔽得無受兵於秦也無韓魏之規則秦人輕卒銳兵長驅千里渡河踰漳據番吾戰於邯鄲之下而趙危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易水之上而燕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折而與秦秦因得弱韓魏而攻之韓魏見攻南不援於楚東不援於齊北不援於燕趙則勢不得不西面而入秦計韓魏之心亦且搤腕切齒於齊

楚燕趙思借秦以讎之不耻質子割地以事秦而韓
魏亦且自亡其脣以相侵擾是秦常闘六國而坐制
其救也秦所以得闘六國而坐制其救者患在六國
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夫惟六國異心故朝聞從人
之説而合為從暮聞衡人之説而散為衡從散則離
衡成則疑離則不相為救而反相圖疑則雖相為救
而不相安秦將商君嘗詐虜魏公子而破之齊趙因
亦數破魏兵是不相為救而反相圖也韓公仲曰以
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者楚也是雖相為救而不
相安也此秦所以得間其異心而攻闘之也若秦之

為計則一於連衡凡其大臣父兄朝謀而夕議與諸
侯客子憑軾結駕西入關而納説者皆所以敗從而
成衡此秦有一定之計也以一定之計且有衡人成
之以闘六異心之國將不制其救而兼天下乎向使
六國約從計亦一定而不易歲并力以患秦則秦人
無與為衡而兵惟無出出必犄角攻之秦亦必自憂
匹馬隻輪之不返也是六國反得以憂秦于函谷而
制其救也秦安得而攻闘之當魏武侯之卒韓趙伐
敗魏師謀曰取魏地而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
衛則我終無魏患是徒姤魏之不毀而忘毀魏之去

秦疾遺已憂也嗚呼時亦幸其計不和耳使遂分魏
則韓孤而秦患迫其將覆亡之不暇魏分而韓亡則
秦兵之出無限雖燕趙齊楚亦相隨為秦禽矣尚安
能及始皇之世而後亡哉

楚漢論

漢高祖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
高祖之命懸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滅何哉籍專為
暴高祖專為德也高祖之入咸陽也秋毫不犯籍至
乃火而屠之予以為楚漢興亡此已分矣籍特挾用
匹夫小勇劫人以假息故後死耳夫以高祖權略智

數攬英豪而駆御之蓋眞王霸才雖羽百輩不敵也
方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高祖故不用欲
以忿信使亡既亡而追得之信且以為死矣反遽拜
大將使信以任遇過望必效死力卒用信以滅楚然
而信遂謂漢遇我厚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酈食其
為漢謀撓楚權立六國後高祖非不知六國後不可
立也而以問張良蓋時欲觀良心耳高祖固知良之
可用然以良始惟為韓報仇又嘗使項梁立韓諸公
子横陽君成為王益樹黨已而為韓司徒又嘗自褒
中去漢歸韓恐良終為韓不專為漢故因食其謀以

嘗良心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問曰於子房何如其嘗良心可見也然而良方力陳八難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蕭何於漢臣才最高膺專任守關中旣獨立萬世大功高祖懼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爲衛繫之廷尉痛抑折之使自卑畏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借誠疑之則必踵韓彭誅矣然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三子皆人豪役於高祖術中而皆不知此漢所以取天下也若籍則無能有是得范增不能用得陳平不能用得韓信不能用皆使之怨懟弃去徒以匹夫小勇欲決雄雌於挑戰鬪

至力屈勢窮猶將馳殺一二漢將以見技能此楚所以失天下也然則籍之亡也又胡望乎天哉

唐論

堯有天下不以傳丹朱而授之舜舜有天下不以傳商均而授之禹夫豈不愛其子哉以爲子不肖而授以位則天下蒙其害故不敢用一己之私意易天下之公心夫以聖人不私其子也猶外求賢人而授之況有賢子不能立而曰必立所愛亦已惑矣此唐太宗之所以不明也方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限以非次回惑不決至取佩刀自向以要其臣使必己從

繼又欲立吳王恪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懼不能守社稷吳王英果類我欲立之何如雉奴即晉王也嗟夫恪誠英果耶則不當以無罪棄晉王誠懦不可守社稷也則不當越次而立今太宗以一旦之愛必立晉王豈公心乎且恪雉奴等已子耳猶以私愛棄英果而立柔懦借使諸王皆未均也其肯捨己子而外求賢人授之位乎此其去聖人遠矣然觀太宗嘗立論譏評晉武以爲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安也家亡不可齊也又曰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

孝之大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其詆訶前古如此而昧於己子卒使庸昏嗣有大位劫於牝晨幾至覆邦豈所謂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耶身屬鞬執銳取天下於百鬬之餘一舉而委之孱子豈不自念其國亂不可安之論耶彼以佩刀自向蓋小夫賤婦之爲而謂太宗爲之耶勤勤託孤於李勣而卒所以立武亂唐者勣也豈不惟不明於知子而又不明於知臣耶且以永業業齊人以府兵強本幹以租調立常經之法凡太宗之規爲計慮欲以維持後世者皆億萬年不易之良圖至儲貳之重乃

獨失投如此豈智以愛昏所爲悖繆而不自知耶堯之時二八未登四凶未去五品不遜民庶艱食皆未嘗以爲言也惟急於揆位得人今太宗於儲貳失投而徒汲汲於維持後世之法是猶締架巨室塗茨丹雘高墉大鏞無所不至已而付于敗家之子其能傳之久耶然則唐中遭革命宗枝剥喪酷吏日出生人毒痛者皆太宗立懦子之禍也人君可不戒哉

五代論

五代之亂極矣凡八姓十有二君歷四十餘年干戈戰伐殆無寧歲其間悖逆禍敗自古未有若是其烈

而興滅起廢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周世宗以英偉之資爲聖人驅除固無得而議者其餘則皆可以爲覆轍之戒蓋梁由強藩以取唐故梁臣多跋扈末帝尚姑息將帥相殘賊而梁以亡矣唐莊宗之取梁與明帝之取汴皆石敬瑭力也其勢不得不忌忌則石氏兵起而唐以亡矣晉之取唐資契丹爲援虜固貪惏而無厭則必有所不忍德光入寇而晉以亡矣郭威之於漢猶石氏之於唐也則隱帝亦不得不忌忌則郭兵渡河而漢以亡矣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

而其所以起廢之亟者無忠臣義士以維持之也方晉之未滅梁也晉大臣多不欲莊宗即尊位而梁臣蘇循乃先以臣禮謁見蹈舞爲呼萬歲及晉兵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嗚呼有臣如此梁安得不亡乎馮道相莊宗又相明帝又相愍帝及潞王反則迎潞王及晉滅唐則又事晉契丹滅晉則又事契丹漢高祖立則又事漢及周滅漢則又事周方且著書自陳更事四姓與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嗚呼有臣如此唐與晉漢安得不亡乎蓋自朱温圖受唐禪士以朋黨見殺者雖未必盡賢

要之不與梁而與唐亦忠節也方昭宗時天下賢士大夫或殺或去留班列者無幾矣而裴樞陸扆輩與它搢紳坐貶死凡數百人朝廷爲空則靦顔於梁於唐於晉漢周者皆傾巧亂人謀身賣國如振循道者也嗚呼以一旦朋黨之禍使四十餘年遂無一忠臣義士出於搢紳至於天下大壞極亂元元塗地而莫之救是朱温以朋黨賊虐當時之士豈惟殺數百人哉實舉天下生民納之塗炭糜爛於數十年間也彼其洞胸流腸豈足以償白馬之禍哉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四

孔子聞韶論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竊嘗疑之深惟夫子資上聖於多能爲天得審音知樂殆其餘事又嘗求之傳記魯昭公之二十五年夫子葢年三十五矣頃之魯亂遂適齊則年幾四十矣始而夫子適周且未冠已訪樂於萇弘宜不待至齊而韶始聞也何詳味傾嘆若初未聞者乎予知之矣春秋之亂子有弑父臣有弑君而不知勳華之揖遜雖韶音尚存未有明其義者也夫子以將聖之

道爲天下宗邦君柄臣率分庭禮之其有一物之不辨則走使而問焉以取正是所以尊信吾夫子爲甚至今夫子謂韶之美至忘味彼將曰孔子聖人也而美韶音如此韶果何謂哉則又將即韶音以求其義庶幾知有虞紹禪之美而恥篡奪之亂焉是亦諷而誡之之義也當春秋之時齊襄公立十二年而公孫無知弑之無知自立而雍廩弑之小白之薨也五公子爭立無虧立而齊人殺之昭公之薨也子舍立而商人弑之商人代立而閻職又弑之商人之子立而齊人又廢之莊公立六年而崔武子弑之已而孔子適齊聞韶則景公問政之時也方陳常擅齊政變逆有萌聖人微見其漸故對以君君臣臣是孔子感齊之亂意可知也齊於春秋爲亂特甚故美韶音必於齊旨其微矣乎後之好異嗜奇者昧吾夫子所謂而徒附益其說曰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之挈壺者其視精其行端孔子謂御曰驅之韶樂方作至齊聞韶不知肉味是豈有識之言哉

夷齊諫武王論

或曰武王伐商伯夷叔齊諫之而不用商亂已平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遂去隱乎首陽之山且曰義不食

周粟而終以餓死有諸否乎曰有之曰然則孔子以夷齊爲賢武王其非耶曰夷齊固賢矣而武王不非也夫以紂之不道不可不伐者也惟武王能將天命取而伐之易昏以明使四海赤子得脫虎口而乳慈母君子稱之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武盡美矣此胡可非耶推夷齊之心以爲臣伐君葢甚逆之道使君非紂不當伐也臣非武王不可伐也後世有亂賊之輩必將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年無一人非之者是則臣伐君乃聖人之教其於篡奪竊取將多有之故於武王杖鉞指商之初叩馬陳諫以明君臣之

分既不從則又恥而去之雖餓死不悔期於殺身以愈後世之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之伐商當也而夷齊猶非之是則伐君者乃臣子之深罪雖有簒奪竊取之志將逡巡而不敢發夷齊之心蓋如是初不以武王爲非也不然諫而不入胡不死之以示爭切之心以開武王之惑以見紂之決不可伐乃於有商旣亡之後空自餓死何益耶且學者之所取信不惟孔孟耶孔子嘗言夷齊之無怨矣使其叢諫君之不用至於不食而死且不爲怨乎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其所以避紂而待天下之

清豈無望乎易紂以清者乎是以知夷齊之心初不以武王爲非也而諫之是欲以愈後世之亂也武王之於紂不得不伐夷齊之於武王不得不諫非武王無以戡亂於一時非夷齊無以救亂於萬世乎故曰夷齊賢而武王不非也或曰議者以伯夷之諫無有也其所不與伐商者蓋二老春秋已高自海濱趍文王之都遠計數千里自文王之興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意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又意其死於道路又意其至文王之都不及武王之世而死此有諸乎曰無之此非折中之言無稽之論也夫伯夷之與太公俱稱大老年相若也伯夷處北海而太公處東海地相似也若曰伯夷之志不遂此固無所徵信若曰死於道路則太公疑亦不能至文王之都若曰歲久而死則太公疑亦不及武王之世此實無稽之論非折中之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春秋左氏傳曰武王伐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噫使二書不出於孔氏之門人其可也若其書果足傳則或人之言吾不敢聽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當草昧多艱之初而爲誕闊難行之事譬欲飲渴而

酌河漢豈人情哉將以救世定亂則莫若當務爲急知所當務則功立效矣漢高祖初定天下叔孫通欲正君臣之儀以尊高祖諸生稱之曰知當世要務謂通明所以定亂之道也君臣之禍莫大於名分不嚴名分不嚴則君不自知其尊臣不自安其卑君不自知其尊則不知所以馭臣臣不自安其卑則不知所以奉君於是君臣失位慢悖偪僭之患以生至於逆叛簒竊者有矣故曰名分定勢治之道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今夫嬴秦失鹿天下逐之人有自王之心故陳勝以戍卒王楚楚遣武臣略趙則武臣王趙趙遣

韓廣徇燕則韓廣王燕已而王魏王齊王韓王西楚號稱滅秦而王者不可勝數率皆自謂特起稱孤無復北面事人雖使舜禹在上不以名分制之且不能保其必臣顧區區劉季特以馬上得之苟非以禮法爲治彼肯低首下心曲拳而遂服哉又况漢之將臣多出於刑餘盜劫鼓刀市儈之徒非有至智大識通知天命者一有不快則捧弄逆旗等兒戲耳高祖其能盡誅之乎於斯時也求所謂定亂之道則未有先於名分者君臣之儀所以正名分也而通乃能爲高祖制之是以明其知要務也長樂之會贊衛肅飾自

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前日擊柱醉呼之人鉗頰縮氣無敢譁者使高帝一旦知爲皇帝之貴此則知所當務而功立效也其後諸侯雖有反者然名分既定天下之人獨知有天子而不知有諸侯故皆偏方獨叛無有應助而相繼受戮向使通不正君臣之儀則韓信不入賀彭越不受囚天下之人亦將乍臣乍叛爲信爲越而高祖不得獨尊矣通之有功於漢豈汗馬比哉雖然諸生謂通知要務則是也謂之聖人則大不可通挾儀秦捭闔之風且不得爲純儒其去聖人亦萬萬遠矣是可無辨而明也

魏鄭公願爲良臣論

人臣有殺身之義而殺身者每出於不得已君爲不道醜行日積不知自悔臣必輸忠而指言之言之不從則必號泣而苦言之於是而忤君心逢震怒赴湯冒越乃有至於殺身是君之惡至此而極而臣之義亦至此而窮且凶也豈臣心之所欲哉唐魏鄭公謂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蓋殺身而爲忠臣者出於不得已非其心之所欲故也自古無道之世臣主之名有兩敗無兩立君行惡矣臣不能以忠死之則臣亦惡矣此有兩敗也君行惡矣臣

以忠死之則君惡愈大而臣獨得忠名於世此無兩立也臣主之名兩敗君子固深恥之君名惡而臣獨善君子亦寧樂哉而或至於爲忠者不得已也故曰無俾臣爲忠臣也或曰鄭公之願爲良臣將愛身而難於爲忠耶曰不然也鄭公之於忠臣非不能爲不願爲也其言雖曰願爲良臣然正欲以示其將必爲忠臣之心太宗有道則公爲良臣是俾公爲良臣也太宗無道則公爲忠臣是俾公爲忠臣也鄭公若曰願陛下爲有道毋爲無道無道則臣將必爲忠臣蓋欲繩其君使不得爲無道云耳且以忠良異稱要皆

美號鄭公亦何擇焉其所以言此非爲身謀正爲太宗謀耳公爲良臣則太宗爲有道公爲忠臣則太宗爲無道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臣獨以忠節有聞孰若身荷美名君都顯號而臣主之善兩立此公所以爲太宗謀而願爲良臣也不然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鄭公寧有歉哉幸太宗能用公計以致正觀之治是以卒擅良臣之美也雖然公之言可以爲賢者道彼有庸回之臣苟於固位坐視君之愚昏而無所正救不知良臣初未嘗不爲忠焉乃曰魏鄭公不願爲忠臣君雖無道吾願爲良臣而已脂韋塞默卒有臣主兩敗之禍此豈鄭公之謂哉

房杜不言功論

君子有心於濟世無心於立功功非君子之所當論也時方輔英主平禍亂則所以經濟大業者不得不用力焉然其初心豈以邀功爲哉痛生人之荼毒爲之拯救而已唐太宗取天下房元齡杜如晦力爲多然二人終不言功爲其有心於濟世而無心於立功也竊嘗言之隋季不競魚爛土潰小黠巨姦揭竿蠭起四海之内鞠爲盜區元元無聊有肝腦塗地之禍太宗於是奮布衣提三尺劍剪除羣慝爲萬人請命于上帝不踰十年遂定天下稽其梟威稚藏老生俘杲密虜充竇東取河洛西舉汧隴南威蠻荊北走獯鬻爲崇功偉烈赫奕盛大疑非手足所能圖者蓋房杜實佐成之也太宗自爲燉煌公時即收元齡自爲秦王即用如晦二人之佐太宗固有年矣奇謀秘畫陳之多矣繩違正諫亦已數矣是其有功於唐殆不可以算計由常人觀之則必歷自辨數以希高爵大封垂榮後裔而不疑矣然而二人方且撝謙貶抑痛自退遜曾無一言及之豈無謂哉其意必曰吾君之定禍亂天下之所歸也實爲吾君之德也吾君不作我何爲哉是雖有功歸之吾君可也又必曰吾君之定禍亂衆材之所資也實爲諸將之力也不有諸將我何爲哉是雖有功歸之諸將可也又必曰成功之下不可居也古所患也自伐以取禍功於我何有哉是雖有功持之若無可也歸之於君則功不可言也歸之諸將則功不可言也持之若無則功不可言也二人有功而不言意其有得於三者之說也雖然是亦無心於立功者之所爲也使二人者擾挾用力區區以功名爲務亦何能不自言耶抑嘗聞之薛萬均盧祖尚李君羨輩太宗時俱有功受封爵然而萬均坐

清宮不謹下獄憤死祖尚辭交州都督斬之朝堂君羨以謠讖見忌下詔誅之是皆非辜小眚不獲保全則太宗之於功臣初未嘗加恤也尉遲恭侍宴論功爭班乃至不懌而深譴之且有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慾之語當時大臣類多畏禍李靖闔門稱疾長孫無忌求解僕射懼有功而終見疑也然元齡如晦之不言功其亦覆車之戒耶嗚呼拔劒謹言攘袂指畫競占豐邑爭據上位者無時無之君子欲明退遜之義其於房杜盍亦少懷仰哉

魏徵勸太宗行仁義論

人必有是志也然後勉之而益進激之而益勵苟惟不役志於是事而以是事勸之則雖子賜閒說捥手前儀秦捭闔劫乎後吾知其行事不能以寸是故戰國之君昧夫人道恞怵于剝斂積實攻鬭侵取之說凡其君臣早朝宴罷諏謀而建白者必功利是圖謂拓土為能臣謂豐財為至計誅求無藝使民剔肌出髓而未已玩兵嗜殺使民絕脛洞胷而不悔彼其大欲在圖霸積慮在富強故雖以孟軻游談仁義於齊梁鄒魯宋薛之間往往枘鑿不偶蔑有一君行其言者非軻言不足用葢時君無役志乎仁義者也故夫人主必有是志然後勸之以是事則深聽而果行昔太宗致正觀之治天下晏然外薄嶺海户闔不閉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於是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旣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古今議者因遂以謂太宗行仁義率由魏徵勸之嗟夫徵排德彝而勉其君以施化信有助矣然向非太宗有志乎仁義則德彝言入而莫回徵徒百說未免為虛語也徵雖賢孰與孟軻太宗雖明而貪功勤兵猶未賢遠於齊梁之君使其素心不在仁義則孟軻復生言猶不聽況徵其能勸之有行乎觀太宗在正觀初嘗謂侍臣

曰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庶革近代之澆薄又曰為國之道必撫以仁義公等宜共行之惟夫素心在仁義然後知仁義之可以為國而責治於臣下者亦必在於仁義故又嘗謂仁義之道當存之心使常相繼斯須懈怠去之已遠譬猶飲食嘗令充飽乃可全生此其於仁義固克念而不敢忘則於徵之說非偶然聽之所以能有助也或謂文皇芟刈手足安忍無親此其於仁義背而馳者也何克念之有乎曰是誠太宗之慚德也然仁義何嘗之有背之則為小人蹈之則為君子使太宗自艾自克處仁遷義則一洗心

易慮猶可與也況能力行乎孟軻言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春秋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然太宗旣久假矣胡可娭其始遂終疾之耶

聖人百世之師論

聖人備道全美人倫之至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世之法一是矣是百世之師也若孔子是也至若伯夷栁下惠以爲百世之師則可以爲聖人則學者疑之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

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也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烏乎之揚雄答曰之後世君子又曰關百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子貢稱夫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是聖人爲百世之師若孔子可以當之也至若伯夷得聖人之清而已栁下惠得聖人之和而已豈能盡聖人之道乎孔子曰伯夷古之賢人也又曰臧文仲知栁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孔子於夷惠特稱賢而已以爲聖人學者疑之先儒嘗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旣沒萬章公孫丑之徒相與記軻言焉耳信如是則以夷惠聖之清聖之和眞軻言也直以爲聖人記軻言者之過也然而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栁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是二子奮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百世之師乎葢伯夷雖淸而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栁下惠雖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未至於無可無不可要亦非滯於一隅者此所以未可謂之聖人而可以爲百世之師也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愼獨齋記

人藏其心至難測也飾冠袿巧進趍聘辭辯誰不欲使人謂已士君子也然而卒多不免爲常人至或陷于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夫人之自欺殆非一物曉然知善之可好而弃弗爲是自欺曉然知不善之可惡而姑爲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以過是自欺知有是過而吝不改是自欺實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實不知行而徒欲有聞焉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

自欺言浮於行而言之不怍是自欺求諸人而無諸已是自欺有諸已而非諸人是自欺其餘所謂自欺之目殆未可殫言而遽數也而好欺者動欲飾詐以欺人殊不知一日之間百念紛起所自欺者實多而欺人者曾不十一又其欺人者心詭譎不惜不情則未能欺人而實先自欺也彼好欺者終以弗思而安之得爲常人幸矣幾何其不陷于大惡耶禮記曰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愼其獨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揜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已不善而思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旣誠乎中則心有自歉不慊之微情呈露于言意態度之間自以爲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予之所爲懼而思戒必以愼獨名居室也昔者海上之人每旦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以百數其父曰汝取漚鳥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

鳥舞而不下也蓋其有取之之心一萌於中雖不自知態度之異而漚鳥知其異焉心之隱微禽類猶覺之而謂人不我覺可乎是以古之學者皆知愼獨雖用心於幽闇無人之地亦必誠其意而未嘗自欺故季札解劒繫徐君之冢樹而去曰始吾心許之矣豈以死背吾心哉夫徐君心欲劒季札心許之此誰得而知之季子乃不以徐君死背其心嗟夫世之面謾而有諾責者非自欺乎有志于愼獨者不當如季子乎樂正子春之執喪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夫五日不食出於詭僞

而非其情者子春其心知之誰得而知之子春乃以詭僞自訟若有莫大之悔嗟乎世之矯激盜名者非自欺乎有志于愼獨者不當如子春乎漢第五倫謂人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夫安寢而十往者倫之詐不視子而不寢者倫之情其用心至微也誰得而知之倫乃自以爲私而顯言于人無毫髮隱焉嗟乎世之示人以詐而終匿其情者非自欺乎有志于愼獨者不當如倫乎宋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着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以閤夜人不知

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闇室夫着履既過誤又當暮夜長之不自言誰得而知之乃以侮闇室爲甚貿固欲自列嗟乎世之幸人所不睹而肆爲不義者非自欺乎有志于愼獨者不當如長之乎歷觀古之學者能愼獨不自欺其人固亦多矣而子獨以四人稱蓋舉其有會於吾心者將書諸座右爲旦暮起處之戒庶幾於前所謂自欺之目可以深思而力去也中庸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夫不睹不聞所謂獨也不睹則目無與焉不聞則耳無與焉吾所謂隱微者雖吾耳目猶不得與是獨也是不可須臾離者也故夫不睹之睹不聞之聞有莫大之聞見存乎隱微而不可以言言則愼獨之學勉而精之豈惟不自欺也哉紹興九年六月八日記

存心齋記

壽昌邵怡子信與浚舅家有世睦焉因舅氏見予香溪留學於予居其趍向甚端其植志甚篤一日告予以將歸且言家之屋南有齋焉名曰存心覲省之餘當復習業其處敢問何修而可以存心乎予應之曰善哉問也昔者鄒軻言存心之說甚備予嘗索其指

歸而知學之方試因子而妄言之夫君子之學本諸心心不在焉則視簡不見聽諷不聞此其於口耳之學猶莫之入也況窮理致知乎是以學者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殆將晦昧僻違觸情從欲不能自別於物尚安所覺哉此君子所以汲汲於存心也然而人之念慮橫生擾擾萬緒羨慕耽嗜厭惡憎嫉得喪欣戚覬望很忿怵迫憂懼與凡私意妄識交午叢集紛紜于中汩亂變遷無或

寧止雖魂交夢境亦且顛冥迷憒悠揚流遁彼其方寸蕩搖如疾風振海濤浪洶涌求一息之安且不可得則存其心者不亦難乎然心雖未甞不動也而有所謂至靜彼紛紜于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君子論心必曰存亡云者心非誠亡也以操捨言之耳人能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心存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所以異乎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以寡欲使不誘於外此存心之權輿也至若藏心於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

用能於勿忘勿助長之間黙識乎所謂至靜者此存心之奥也然則存心可以已乎曰未也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惟心之盡是無心也非無心也無私心也是道心也道心惟微於是而精一之斯可以盡性矣方其存心也猶有存之者焉非所謂盡心心未盡焉非所謂無心未能盡心烏能盡性心未盡焉烏知所謂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蓋心既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爲性皆天理也然則存心者所以存天理求盡其心而已顔子拳拳服膺存心之學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顔子之心之存也至於屢空則甞盡其心矣然特屢至於空而未能常空爲其不違仁之心猶存焉耳心不違仁善矣乃爲空之累此毛猶有倫之謂也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雄徒知存心不知心存而未盡不足以盡性故以常操而存爲聖人事聖人者寂然不動縱心而不踰矩尚何有於操存哉予故曰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此非予之説也孟軻之旨也今吾子有志于存心是學之始而方求所以存之之道是存心之始子其愼所存乎

傳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蓋事物莫不然而心爲甚子其可不愼哉恂聞予言作而曰敢請志是説而習之予因爲記俾以歸勸之學也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香溪范浚記

養正齋記

門銘凡戒古志士所以示儆愼善自修也今人乎旦出門牽事逐食營爲百緒莫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疲劇昏睡寤起起則凌遽如昨彼其心事躁擾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者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彼且視一室如傳舍出而入入而出耳豈復以古人

銘戒爲事是大惑也盃川虞唐佐堯卿從淺游幾十朔矣顧其中淳而外謹不異一日刻意問學知以領畧爲務歲季謁歸且言乎居定省餘暇立屋貯書以學名之曰養正義取諸易覲釋厥旨使得持歸旦暮誦服爲不力不逮之警雖卧興其敢忘乎淺曰子志如是其知門銘凡戒意矣與放心不求而徒休其身者大異其可無說以遺子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旣學矣不得其正則哆哆則緣目而逐色緣耳而逐聲緣思而逐欲所以禍其主者殆有甚於不學而愚是以

君子正之爲貴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夫人受命於天正性本具君子保是正性斃而後已謂天全而命之人當全而有之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則可以無愧於天此曾子所以終其身欲得正也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霜雪大摯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雞鳴自如物一受其正性且不移矧人其可失正乎仲尼彖易於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於頤曰養正則吉夫頤咀物養道也而蒙爲物稚欲得其養又蒙亙體自二至上有頤象焉故聖人以養正垂戒異卦而同辭見正之不可不養養之不可不正也古之人欲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邪室不坐邪蔫不食行容必直立容不跛不傾聽不睇視皆所以養正而其要則曰先正其心夫童蒙未發心一而靜自是養之雖幼而壯壯而老將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可以爲聖之功也水未必遠至于海言水者必期于海學未必遽至于聖言學者必本于聖蓋道無本末趍進唯諾掬溜播灑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子無謂養正爲淺事其勉之哉紹興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記

自牧齋記

永豐柴喆吉卿懷鉛束書來香溪從予游與之言物理性命之學洒然以喜其有志乎治氣養心益拳拳也旣累月告歸覲其親且曰喆不佞初不知學然亦不敢一日忘所欲學他日溫凊之間結茅爲齋以居名之曰自牧蓋所欲學者也願覲一言以歸書之齋壁用謹不逮是耳善誨于朝夕而門墻不遠也予應之曰子知自牧之謂乎予將廣子意而遂言之易曰卑以自牧此豈惟論交當世而已哉善學者尚友古人於千載而終與之齊用此道也世之空腹自賢者

讀書未能斷句已下視服鄭殆十八九爲庸人彼惟自處於庸人謂加於庸人足矣故廣已以自高然則自高者廼所以爲卑而卑以自牧者廼所以崇吾德也今夫登山者處已高矣仰而左右視則巍然崔崒者猶在其上焉爲學亦然賢如孟軻亦至矣亦且愛不如舜益古人之學不極乎至足不止宜其見已之卑而未見其高也子欲無爲庸人乎則宜法古人用心而思企之然後可以言自牧之道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混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自牧之道以禮制之懼其放也戒物之感懼其誘也居之虛靜之地欲

其安也欲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薦草戀念窒欲如去敗羣致一不二如惡多歧勉之慎之曰自牧之自牧繁久體正而肥益力不已充實光輝且將無入而不自得又豈復有牧之者乎能知此則自牧之學必以聖賢爲師仰大道之高遵方積跬而履卑盻已事之甚陋敢虛張而自欺顧吾子名齋之意豈有取於斯乎子歸矣持是說爲自牧齋記紹興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記

訥齋記

凡人在孩抱未能聲其意啼笑終日莫喻所欲乳保教之語僅名東西則家人雜然歡笑以爲早慧言於人何尤哉惟夫尚口飾舌夸華背誕讒譽毀速累召禍於是有三緘之戒故曰天生人使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狂然則人固不能無言惟言之慎而已予兄子伯通家居南偏有齋焉名之曰訥求予言爲記予多其知慎言也而樂告之曰華不繁者實必碩流不瀉者源必豐言之不出則積中之宏而深也固矣惟古之學者用心於內深造自得默識神解冥思慮於人與何暇事無益之言哉然則君子欲訥於言不但區區口擇期無尤違而已今伯通也慈旨甘友

兄弟睦宗戚行身祇畏其於過言亦寡矣而拳拳焉以訥爲務豈非有志乎用心於內故歟孔子嘗曰予欲無言適至於無言至矣彼曾子之一唯蓋未免乎贊況多言乎學者欲知無言之旨當自訥始紹興十七年夏六月晦日香溪居士范浚書

拙懶齋記

古之君子其持心也厚故未嘗廣已以自多雖至聖大賢猶將退然自託於無能之地非其詭謙飾遜而貌爲此區區也蓋不若是則不足以持盛德而守成能故曰聰明睿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

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陋後之君子則不然浮躁
而淺露言華而行伐造大足而好高著一書使欲得
宰相提一筆便欲斷大事客氣虛張過自標置至有
大署其門者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嗟乎一
何古之君子忠厚退遜而後之人不長者若是其相
懸乎益嘗竊聞之矣學者之患莫大乎自足而止曰
學如是是亦足矣足而不學則以爲無足學也能無
廣已以自多乎殊不知道之深德之奧學問之大曾
非揭流涉波者所能測知譬猶遡沿上下不出于絕
潢斷港則必以爲天下之水止是而已因又以爲天

下之觀水者皆莫吾若故侈然有輕天下之心試使
之浮滄江並溟渤渺瀰漫汗不見邊靡彼將眩掉縮
恧悵悔自失愧前所見自比於蹄涔杯坳之不暇然
則世之造大好高而過自標置者庸非不學之過也
哉歐陽使君我丈人行也守臨江廉以自持寬不苛
小民便其政以病丐閑既得請來寓吾里之蕭寺闢
高軒游居其間而名之曰拙懶淺觀使君耆年嗜學
旦暮黃卷手之不釋而又短章大篇哦詠日富此其
勤且巧至矣猶方自托於拙懶將非審所謂學問之
大而內不自足且法古君子所以持盛德欲以矯世

造大好高之弊乎昔嵇叔夜自謂懶不涉學而博覽
淹該杜子美自謂老大意拙而詩窮天巧崔沔名室
以陋柳子厚名堂以愚今使君自謂拙懶正嵇杜類
也而以名軒又崔柳意也當使君之在臨江也軍書
方急元戎偏師鼎來捷至毀轅而弭節者交午相望
凡輦車流馬資糧扉屨革角甚秆椎牛封羊所以征
須百緒而官無儲錢待粟庫庾單匱一切仰取於民
不供則乏軍興莫斂則人告病於是而丐閑又使君
所以爲拙懶者歟淺旣登軒賦詩使君又屬以爲記
淺方鄙世俗浮薄而樂使君獨忠厚退然自托於無

能也不能無言遂書之

溫州永嘉縣不欺堂記

令之職視它官最爲近民宵興具冠服坐堂上進訟
者而聽其要速日入或不得休至以燈火臨事凡詭
情僞貌誣蟻抵讕之說紛泊于前姦胥巷之舞文法
以佐其譎加又令與賓客相對答若將迓大官行李
出歸境上無虛日間省熟事則吏抱簿案袟屬以進
涉筆占押至千數百牘非甚鋭爽不能無勞以昏昏
則困冒面謾者益乘之令欲使人無欺其艱矣哉吾
見茂安宰永嘉既踰年惠洽禁信門庭日靜以無事

致書香溪告其弟浚曰吾爲令不以能聞幸吾邑多士鄉句俗無豪黠使猶竊稍食于此吾即聽事之東堂置几硯以暇隙棲息其處因名之曰不欺用自警省是非求人不我欺惟吾心不欺而已子其爲我記之浚曰吾兄撫千室如環堵治糾紛如寘掌使蠆尾之吏自新雀角之獄不聞非不欺何以及此抑聞古人有言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夫誠於此化於彼將不令而民應之蓋有行乎令外者矣嬰兒生三月前軒冕不知欲後斧鉞不知畏然而慈母之愛諭焉蛟潛于淵其子迎化于高陵精微之感殆難以言論吾兄

能無自欺則宴坐虛堂如臨上官如面重客如前民眡而後胥徒視一克念如諧羣言惠一失念如耳道謗不欺也如是則可以對越鬼神洞開金石況此民其寧我欺乎昔人論三不欺優民不忍欺者竊嘗評之民不忍欺謂欲欺之而不忍是猶有欲欺之之心蓋三不欺皆求乎彼不求乎此故雖善治如虙賤民心之欺猶有萌焉彼其掣二吏肘而責之書則已既欺矣能使人無欲欺之之心乎嗟夫精誠潛通甚於叫呼欺不欺存乎中疑若泯阻未易鉤致而諭諸人者焯焯不可掩昔者齊侯與管仲謀伐衛退見衛姬而色動足高而氣強衛姬知其欲伐衛也明日見管仲言徐而有慚色管仲知其舍衛也夫齊侯匿其情密矣入則衛姬知之出則管仲知之由是以觀人固不可欺而欲欺人者其不可尤也況將使人無我欺又甚不可要在無自欺也審矣吾兄厚重簡廉政先治己知心不欺不求人不我欺是自慊之學也於以感人人將自化無萌欺于心者故浚敘所以名堂之意併論三不欺與夫精誠之諭諸人者以爲記紹興十有六年五月一日記

三益齋記

學未極乎至足而止雖顏子不能無進況方有志而勉于行者其汲汲於取友求益也固宜然人知得益在友不知所以得益者實在我不在彼也昔者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以爲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闕之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自賢則天下之善言不得關於耳矣予嘗論之世固有虛驕傲誕闒見未毛銖而自大如山崖者矣或指其徵眾必盛氣艴容辭以僞辯曰我何尤我何尤則直者將見拒彼惟許身之欺也如是又必以人爲欺則諒者將見疑其自視甚侈矣如馮夷未東傲睨

秋水必以天下之美爲不越乎已則多聞者將見陋負是三失烏能受人善言將不得聞於耳雖得友猶無友也故曰友者所以相有也然則直諒多聞之益豈不在我乎哉予同郡陳九言叔永有志而勉于行者也家居義烏之菱塘養親讀書以三益名齋而求記於予九言予昆孫壻且從予學久因告之曰凡益之道非能贅夫固有而增多之也惟性至大初無限量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則凡德之裕皆所固有非僞爲也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益豈由人乎哉惟夫短於自知故友直不足於信故友諒未學寡陋故

友多聞然卒所以得益者皆自得之信乎在我不在彼也今子和厚而修謹以明巳事爲孜孜予期子免夫三失而得益也用復告子以尚論古人之益蓋孔子所謂直諒多聞者古之所謂直諒多聞者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則得益愈大孔子嘗論直躬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論管仲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論多聞曰闕疑而愼言其餘又曰擇善而從孔子所謂直諒多聞者蓋如此而又謂卜商好與賢巳者處端木賜好與不巳若者處則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今子欲求三益友於斯世則甚難而尚論古人也又甚難皆當以孔子之說求之紹興十八年二月十日

香溪范浚記

平堂記代

法曹於州爲卑官而其責爲最重凡州之屬邑有大訟舉以上府府有司師聽而成之報具而法曹當其罪當乎則執誅受杖俱無冤人一失其平則有吞恨而死者此其爲責不已重乎竊嘗念刑者有成無變君子於是乎盡心苟不用愼而濫爲橫入則豈徒得罪于不可欺之很人將必有陰禍鬼誅雖疾走而不得逃者以哭其身而敗其家此古人所以抱具獄而

哭者也漢虞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恕嘗曰于公高門而定國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至九卿經後有孫升卿位果通顯升卿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爾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嗟乎虞經用法平恕六十年僅得一孫貴耳升卿一殺不辜遂受咎罰其允如此得不銘丹筆以爲決讞戒耶其不肖來爲永嘉法叅軍恪居惕慄所以奉三尺者惟謹念將自飭即楩宇而名曰平堂且道所以名之意後之君

子不韙是名則今日修椽大屋易爲馬廐車庫奴婢室也必矣尚期有以辨乎心者庶無廢於斯堂年月姓名記

白泉記

距吾廬南不能五十步有泉激激出石竇間色乳味飴與他泉不類因坎竇下鍾其源以供家奴旦暮斛挹且釃溢流而渠之與里人同其甘鄰曲來汲日數百器泉之儲淺常自如雖歲甚旱焦川枯壑而泉不知也渠之汎濫而走(音奏)下者與南澗合流以西亂于香溪汩汩窮晝夜吾知其不至海不已也夫泉之甘

而利人也類有德其不涸也類有本其趍澗溪而期于海也類有志人之育德有本能日進而期于道則其淵深閎大也必矣吾於泉有感於是乎記

西溪觀魚記

西溪翁曉致長魚於范子受而羹之以侑晨飯飯竟捫腹放步于西溪之上時霜清水落風收不波潭光空明杲日照映下見羣魚游泳殆可尾數差次隨續東西自如范子顧而曰嘻向侑吾飯者非此溪之魚乎胡爲困于溪翁自取脂鼎禍乎魚方潛澄淵浮淺瀨隨至輒適不知身之爲水也水之爲身也魚之樂亦至矣餌雖美其鉤實銛何乃貪一豆之羶腐遂捐清泠之適至於刳腹流腸膏離鬣落糜於沸釜豈與逐微名細利以失無貲之軀者同其迹乎吾於魚有所感矣歸舍記所感將爲知幾者言之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今天子紹開中興以至仁神武戢兵靖民億寧區夏爰建太學風動萬方文治熠然覃布遐闢凡雄州偏郡壯縣下邑庠校並設生員營宇務爲崇盛守長佐武闕決學政一或不虔爲不任職然以銅墨効官者責專而事叢不與他等自中材處之往往促束于文

符朱墨敲朴期會苴罅補短救過不給其能以養士爲念信乎必文儒而兼通世務然後能以化治稱也括蒼吳君彦周爲龍丘宰既蠲民瘼乃行視黌宇問著錄幾人吏白廩米不繼士至潔腹誦經或不煖席又負笈挈挈而宅前令熟視欲議未遑也今君曰嘻孫爲教本乎後而弗圖是不知務其何政之能爲即日按取官廢田請于州以爲邑之學田歲制其收可食數十士太守待制張公韙其意許之于是高冠修袂而抱方策者相與婆娑乎崇堂邃館商古今引仁義縱雄辯而極理要終歲賴安今君爲諸儒賜其厚

矣哉令君以論秀登雋科爲文雅健意氣兼勝當官猶嗜學決事得小間即取插架書吟詠自娛休暇對客于便坐即之退然如韋布士雖劇談終晷不出文字間世固有沾沾者朝解褐得名第暮已氣息拂膺漢視窮巷士如土梗矣令君從官二十年而氣習不異書生時則胸中所存有過人者宜其注心於學宮勤如此也某客游邑境見士大夫若市里僑舊道令君性資剛耿清操如冰雪秩行滿矣而理邑規撫不變如始至自經賦外一銖一粟不忍橫索以彫其民鋤姦剔蠹吏率懲懼爲胥息股弁盜跋頑暴革心掃

跡蓋令君文儒而通世務知以養士勸學爲急故化行孔易如高屋之建瓴水也邑士徐安節學職徐振業等相與具敘田事本末謁記于某且曰惟我學子伊昔羣萃粮糈不贍牽勉肆習百爲勤艱不克卒業逮令君惠我諸生俾既厥心惟問學是專修焉而安以克力久邑人咸曰休哉我有子弟令君實飲食教誨之惟父兄人知銜荷謂不可諼宜有金石刻丕揚茂猷願爲志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某應之曰紀令君實德使邑人歌詠以無忘厥休其寧可辭惟令君養士思所以稱宜觀夫自養者自養正則令君所

養正矣昔孟軻論養心爲大體而賤養口腹蓋是心之大覆穹窿而載旁薄包八荒而函萬殊兼舉有無一物莫之能外其與天地流通陰陽冥合者曾莫見其形埒是大體也自養者善養乎此而無事於區區之小體則令君與士子兩善而咸宜記雖不文亦得自託於不腐矧龍丘爲信安支邑之劇雅稱多儒今復漸被于美化家修人勵將有秀民魁士比肩接跡震擢于時以光昭令君之大惠顧不偉歟令君名芑今爲左宣教郎紹興十九年夏四月壬申蘭谿范浚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代

饒於江南爲上州撫封廣遠晝疇踈曠且當兵興人力彫敝適敵者衆地棄不墾脫小弗稔則市人菜色越境逐食殆爲常俗紹興九年歲適甚旱粒米翔貴人不奠處稚耋攜抱流宂大去官庾單乏莫克賑贍吏視民散無可奈何冬十有二月詔以竹左符命鎮江師閣學程公進職一等移鎮是邦既下車條舉荒政安集攜離嗅咻撫字去者得歸居者用蘇招徠商人艫艘尾銜穀粟坌集闤肆市積衍如年登民飽以嬉破戚爲歡易歉爲充惟屬邑浮梁人獲更生皆曰

程公活我則相與謀繪公像建生祠于寶積佛廬供僧祈福以報公賜其惟古循吏至行異績若大恩紀爲百姓慕愛則爲生立祠宇如石相于公輩著在前史百世稱詠其遺風凜凜可想見也然皆未若公活千里饑人使不轉溝壑以死則民之戴德銜惠殆無終窮過石相于公遠矣某於公爲門下士承乏是邑樂與編氓均沐仁政且獲挹祠宇盛事敢紀與人之詠歎琢諸美石揭于祠下昭示永永咨爾邑人過者起敬祝以眉壽毋忘公恩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姑蘇臺賦 辛丑年作

歲崢嶸其聿遒兮冬隆寒老訪蘇臺之遺址兮邅吳都之古道日下平林烟横衰草慨傷時而感往增予心之慅慅念昔吳王盤游怠荒次肢池兮臺榭宿嬪妃兮御嫱雖生人已困於頳尾而土木之工未央於是越人仇之冬冰是棲蠡也決策種焉建奇畫君臣鳴鍾而謀于漸臺者窮日夜而吳初不知種有九術越行其一取文梓楩楠以奉吳王之宮室吳乃營玆榮臺歷三年兮聚材斧集刃兮疊雪杵攢林兮殷雷金碧泓橑琳珉瑊階巖巍兮嶢峴干霄兮切霓佩長洲兮茂苑帶朝夕兮滄池意將遠眺數百里而下窺雲海之涯當其虐用吾民骸髓荼暴蒲木切天厭其酷故啓越之謀而夜生神木人罹其毒故勞愁慘悽而塗嗟巷哭使臺土未乾兮已羣游乎麋鹿至若朝歌淫淫夕管愔愔困酩醲之酣沈則有西施蠱其心是助越人之侵又若姦讒回沈胥唇鼓舌吠正人而媒孽則有宰嚭間其說是誨越人之伐嗟乎吳王知西施之姝而不知宰嚭之諫知歌管之娛而不知吳民之痛知華其居而不知其國之墟知勾踐之爲奴而

不知身之爲獨夫信玆臺也實亡吳之權輿吁

述巖賦 幷序

後嚴子陵千有餘歲蘭谿范浚過祠下仰瞻遺像惕焉景慕謂先生之不屈于建武非若踰垣閉關爲已甚者揆其意而著之作述嚴賦

歲辛丑予東歸兮凌濤江之渺瀰引帆席而朝發兮夕予次乎嚴君之祠惕仰高其若存兮揆厥意而明之曰先生之遭世兮會炎正之中微慘餘分之肇虐兮方悖道而窮威率誅忠而任殘兮紛赤車之四馳蕩三綱其弛絕兮誰不裂冠而去之宜先生之高蹈

兮靜游釣於淪漪遠赤伏之膺運兮矯白水之龍飛彼羣雄之疏附兮猶響臻而應期何故人之雅素兮鰥固拒而牢辭惟先生之高介兮氣干霄而上躋恥一毫之或挫兮若撻市之忸怩彼君房獨何人兮將使我自屈而詭隨荃不察予之口投兮頓狂奴之是譏視蒲車之來思兮類被毀而遭非褰儒仲之耿耿兮緊俗黨之貽訾伯況顧修於初服兮幾偃蹇而見擠旣讒巧之孔多兮予又胡爲乎遭迴寧超超以遐逝兮亦安能依世而突梯意先生之達識兮不降志其由玆吁嗟器大時難容兮追巢躡由邈儷蹤兮水之渾渾山崇崇兮遺芳不泯名益隆兮何千萬年激頹風兮死者如可作惟先生之宗兮

過莊賦 幷序

莊生有言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世誦其說予獨以爲妄辯作過莊賦

大塊載我以形稟我以性目吾使之視耳吾使之聽言以捨吾意思以達吾情我飢我渴與以飲食我作我息詔以晨暝使我從容乎事物之間而不失其正天於人爲至厚稽諸身而可證何生之勞可爲吾病何必老而後佚何必死而後靜茍達觀於一致何在

亡之足評豈有身則爲患豈身殞則爲勝顧眞我之爲我匪形生而氣孕曾無象以獨立緊常存而靡竟歷千變與萬化每自如而安定彼從壯而得老此何衰而何盛彼從老而得死此何損而何賸鑿至理而妄辯實莊生之未聖若予者則爲如何邀與世其無競蓬茅一室松菊三徑林巔泉石娛吾游衍風花雲月供吾嘯詠無營無欲爰清爰靜隨所適而得此生焉聊樂乎天命

登八詠樓賦

憑軒檻而寓目納萬景於遐荒窮烟鴻之滅沒辨雲

樹之微茫羣峰屹乎延連兮疑結根於台嶽兩溪浩乎奔渾兮將走集於濤江俯萬落與千村鬱春靄之蒼蒼林廬隱映乎郊郭錯彩翠而相望繚裴城之綿聯帶碧水之灣汪搖晴陽而蕩漾射蘇井而交光攬山川之壯麗睨棟宇而相羊信兹樓之奇觀甲區中而少雙山川兮如昨棟宇兮非昔閱古今於百代忽白駒之過隙引玄酒之一酌弔隱侯之幽魄想悲桐而惆草悵多違而撫臆豈當時之擯落亦擁節於侯國顧人壽之幾何胡不怡而愉戚慕太白之來游嘗坦腹而高眠雖身世之爛熳獨訪古而留連誇魏萬之經行邈曠望乎羣川流岩嵬之逸句凜生氣於千年吁嗟乎懷古人兮眇眇倚飛欄而吟嘯惜此地之勝賞復徘徊而臨眺見漁子之浮舟正擧餌以投釣凌鷩波之洶涌方危坐而獨笑見田翁之引犢出城陰之落照雖市聲之合雜獨行歌而荷蓧悟物理之一致得領略於無言苟吾心其專靜豈世故之能還彼沈郞之頻促眞青火之自煎信謫仙之曠達脫世故之物擧試寂然以冥觀泯萬慮於自然

愼術賦

人孰不良惟術也利人之傷則爲射爲狼人孰不令惟術也劫其正性則爲梟爲獍彼市矢工懼羽鏃無庸幸仇敵之交攻彼鬻棺子懼樿傍積委冀市人之立死歲或大飢足穀者男歡而女怡蠶不三俯積帛者朝歌而暮舞癘疫興而國工捧腹零祟用而淫巫布武推類以言事胡不然習武者思亂好夸者盜權爭名者不得不貢友以自遂爭利者不得不排人而取先聚斂用則不得不爲桑羊爲孔僅法律進則不得不爲張湯爲臧宣子貢不得不亂五國以納說蘇秦不得不闢七雄而合連故曰術不可不愼也爾其戒旃

猩猩賦

以爲猴而語惠以爲人而意愚嗜醪嗜酒以亡厥軀終雖亡軀猶戒其初彼世之溺名逞利而不知省者初寧戒乎噫猩猩之不如

甘菊賦

爾英之可藥兮將使人壽而不死因見棄於朱孺子爾葉之可蔬兮將使人飢而得養因見戮於天隨生旣棄旣戮根莖焠禿爾曾不如不材之木大爲梁棟細爲卷曲永無濟世拯人之用兮迄天年於窮谷

蛢賦

横行蠹稻雄稱鬭虎貪惏無厭化作田鼠吾將斫爾
蝵折爾股以除農殃兮酣我醻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七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八

雜興五首

雉驕有擅澤雞雄亦專栖乘人肆桀傲未異雉與雞
虛張盡客氣不知隨危機雉驕或登俎雞雄亦爲犧
嗟爾桀傲子不戒將安之

荆梟昔見惡去楚將巢吳妖音不知革吳豈荆人殊
梟能戒頰舌勿復輕鳴呼雖荆亦容爾何必他邦居

高蟬陰嘉木未省螳斧危勇蟲亦何悉不顧黃雀飢
癡癡挾彈子已復露霑衣世事無不然古今同一悲

鵲噪得歡喜烏鳴得憎嗔烏鵲自有口噪鳴何預人

烏飛聲啞啞鵲飛聲嘖嘖凡鳥從紛紛未用置肝鬲

彭亨著冠猪踉蹡上卑鶴皇家一清明此輩東高閣
龍夔雜鷞鷺庶位已參錯少安莫可待四海得耕鑿
我亦幸豐年從容一丘壑

遣興五首

商山園綺徒雪髮映松露山間謂終老不踏市朝路
一朝前星翳羽翼起翊護晏晏古衣冠笑定國儲副
留侯計偶爾曷遽勤貞素因知古今士出處自莫數
功名苟不免四老猶一助寧庸巧馳驅失爾邯鄲步

少陵古詩伯未必眞豪人胡爲吟炙辱自分潛悲辛

莫倚善題賦未悟嚴武嗔徒言磊落士不肯異其身
我逢劉潁川竟夕不向枕餘人偶對面白晝輒欲寢
生來不耐俗敢妄作題品猶嫌太分明客至姑與飲
龐眉困郎署白首命不遭猿臂無侯封徒負射虎豪
兩者阨天運材智俱莫逃向來鄧氏子志行劣可褒
藉非逢際會未免椽功曹
翻雲覆忽雨昨火今已冰三塗九州險未似今人情
人言餘耳事今我不忍聽嗟哉浯水上刎頸遂寒盟

題八馬圖

何年畫工搦毛錐貌此八馬安權奇青絲絡頭十二

蹄調柔意態行愉怡五馬放浪無維羈或齕或望仍
迴嘶一牧牽鞚一牧騎製度髣髴唐巾衣不知此馬
生何時昔周穆王遠遊嬉駕路八駿驅東西高升崑
崙躡瑤池騧騄騤義勞飛馳日走萬里無停騑輿元
唐家危累碁百夸僅脫朱泚圍黃屋進狩懷光追八
馬入谷七馬疲筋攣肉綻行人悲兩者資世皆顛羸
虛名何有千載垂空得傳記流歌詩未如此馬閑猶
夷牧坰不受鞭筴戚不踏險遠安無危泉甘草薦足
自肥安用號駿稱雲騅嗟哉畫意誰能知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野人儀矩初無華況復破帽風簷斜先生有意念衰
醜折簡遠送新烏紗束巾試著出坊戶色若露洗凌
晨鵐舍人樣好信殊俗朽質得此慚無涯白癡稚子
強解事競道宜稱相讙譁輕寬不但恆當暑掉頭曝
背仍堪誇修容他日奉遊宴便可笑詢參軍嘉從今
旦暮戴公賜閉關無事聊煎茶

遊蘭谿靈洞

朝曦杲晴空宿霧開紛披縈紆度墟曲犖确行溪湄
橫橋轉山腰丹堊明招提谽谺覷陰洞欲入愁逶遲
流泉暗淙琤噴壑跳珠璣巖根石彩翠映木光參差

窮高上蒼岑支策行攲危林端出紺宇亢與浮雲齊
曾來念舊事歷歷經行時松長向如人今已老十圍
我尚喜青鬢還年未生絲偕遊數君子意擬探幽
奇諸峰未歷覽寒日還平西同攜下前麓卻望蘭陰
歸明年豔陽春更約相追隨當須各努力補屐尋幽
期

題弟茂通斗齋

昔人騎豪自髫髻萬里浪欲乘風破暮年志計轉難
量眼看一州如斗大今君容膝能自安高館不與身
相關作齋似斗意闊達宇量寧妨廣百間足明居世

惟知足寬窄在心非在屋莫言齋小礙人眉清絕坐銷愁萬斛奉身那用有餘爲身穩心安君自知軟榻傍爐時枕肘不須小帳更低垂（釋名小帳曰斗帳）也知文室含無際自有壺公容客地斗齋我已戲題詩斗酒還當就君醉

寄題錢伯茂致政奉議遥碧軒

君不聞漢時遺榮兩大夫羣公祖道傾京都去塵寂寞絕繼蹤但見畫手空傳圖君今心事能超古早東衣冠掛神武掉頭不待迫懸車廣受視君知孰愈世人分著金籠頭或貪微名魚中鈎亭如君脫宦海去

飽看遥碧臨清流似聞遠目增明處宛如畫出城南句款門何日赴幽期坐挹雲岑爲君賦想當遐矚窮天垠吟憐修眉濃綠新應嗟爭利推車客不惜青山碾作塵

寄題何元晉亦樂堂

士生隨塵網窘若囚飛虫思牽黃耳不可得况欲雲臥聽松風何郎可憐人聡與俗同調不作窮愁愧惱詩獨抱青山坐長嘯誅茅結屋傍林塘石蘭露菊秋風香掉頭萬事一不領仰天白眼傾壺觴邀予坐阻窺幽獨夢到東牕挐綠玉裁詩寄似堂中人爲揩銀鈎寫高竹

送春曲

春光春光勸汝一盃酒我能爲春作高歌未解春能聽歌否春歸有底急落盡桃花紅園蹊漠漠野陰靜兎葵燕麥空搖風風光幾何時背我忽如客殘絲欲斷感春心語燕勞勞上簾額我有惜芳意一春憐物華春來雪裏索梅笑春去悵望飛楊花春歸知復來奈此斷年別搖楊三月暮天愁鶗鴂一聲芳草歇歇竟我亦醉一掉艤船空明年待春花樹下放歌挈酒相迎逢

春融融效李長吉體

天暄地媚春融融化工點染分花容東風夜半入香陌雜樹曉繁爭白紅蘭叢蕙根芳草滴柳韉明眉輕冪壓紅頰綠鬢青春客壺中新醅鴨頭色殘絲冉惹愁如織日暮低迷草萋碧

同姪伯通端杲效盧仝體

一春癡癖門長扃兩耳不聞鶗鴂聲不知東南風掃盡紅紫英行行點檢桃李徑但見樹子青冥冥門前水流渠䀏灼鬢眉清科斗游其間脚股各已生渠旁草鬱鬱草底蚯蚓鳴韻如抽繭絲幽咽得我聽念此

瑣細物隨時變音形黃河赤鯉或點額老驥塞默長覊纓嗟嗟世路眞難行

同弟茂通效溫飛卿體

海棠紅歇鶯停歌麥風時候猶淸和簾垂篆歇深院靜赤欄細柳陰婆娑池塘正覺幽事好萍葉藻蔓涵淸波一雙胡燕藏叢外銜得芹泥來補窠

送喬民瞻倅武昌

春風未綠江南草春信臘前梅蘂早木村着處是南枝想見君行披花惱如君久合上華途胡爲半刺猶題輿奉引未騎沙苑馬佐藩且食武昌魚頻年欣接

游從樂忽手別書空作惡江干跋馬望行艫日暮山寒雲錯莫往聞南紀百戰場腥風殺氣吹湖湘只今江漢俱練靜棹謳雜發行連檣君從鸚鵡洲邊去歷歷遙看漢陽樹莫言槌碎黃鶴樓準擬書來寄佳句

送徐履之倅南昌

春山罨畫春江平江頭春船椎鼓聲鍾陵別乘喚帆席笑看獵獵風搖旌明朝太末經行處懸愁望斷煙綿樹勞勞檣燕亦留君且共推蓬話情素鍾陵地雄古名都美官況復稱題輿看君逸足展夷路逐電追風萬里餘前知按部勞綏撫算筭行瀛西山而君家

孺子有遺臺試向東湖聊訊古蘭陰新漉酒吹醅更折江花勸引盃聖代與廉訪良吏遲君却抱鶴書回

[illegible]六笑

我笑支道林遠移買山書巢由古達士不聞買山居

我笑賀知章欲乞鑑湖水嚴陵釣淸江何曾問天子

我笑陶靖節自祭眞忘情胡爲托靑鳥乃欲長年齡

我笑王無功琴外無所欲當其戀五斗乃獨不知足

我笑杜子美夙昔具扁舟老大意轉拙欲伴習池遊

我笑韓退之不取萬乘相三黜竟不去觸事得讒謗

客言莫謾笑古人笑人未必不受嗔螳螂襲蟬雀在

後只恐有人還笑君廻頭生愧不能語嘲評菽去從今吞不吐譽堯非桀亦何爲訕周譏禹終無取

讀楊子雲傳

老不曉事楊子雲綴文識訶堅逐貧班生曲筆甚假借謂不戚戚元非眞草玄欲作後人計投閣自速身不利王涯篋中好其書寧復逆知甘露事蠅聲紫色欺昏童義士遠引如冥鴻胡爲顛眩尚執戟美新屈首稱臣雄嵋山沃野蹲鴟大拓落不歸良已過近危竟似井眉瓶虛作反騷嗤楚些詭情懷祿遭嘲評但用筆墨垂聲名文章要亦千古事久矣法言今正行

讀王建射虎行

我讀射虎行感慨興長歎官羌射虎得虎難山下遠
立常空還惜留猛虎著山裏射殺頗恐終身閑有如
邊將圖偷安遵養時賦客其姦翻愁努力盡高鳥良
弓掛壁無由彎君不見劉巨容高千里留賊自資媒
富貴恐賊盡誅身不利坐令巫律裏頭入橫暴九州
狂螢嗟嗟嗟忠臣心不移受刀摩頸甘如飴紛紛血
刃勇不顧一死未謝君王知官軍壯志吞螢夷匈奴
不滅寧家爲相公誓欲平淮西慨言賊在歸無期霍
公裴公今已矣我吟射虎徒歔欷

冬夜有感

宵長倦觀書掩帙起微步徘徊簷隙月點綴竹梢露
寒空頑無風寂歷鴈時度不知何處村尚急野塘厗
哀哉當丙夜取水窮沮洳得無空魚厗一舉不復顧
那知今竭澤無復魚可捕天公仁百物暴殄天所怒
搴裳欲從之告以盡長慮浮雲暗林野恐隨荊棘路
出門還入門此意定誰喻遣興強微吟凄涼不能句

送兄茂贍機宜之官廣東 時年十七

黃蘆覆葭秋風肥鬼雨灑草南山悲長途客子動愁
肺往往捫轍多思歸我兄豈不感時節東床卷席將
何之自言南州有元帥摽鑿本是陽秋皮薦紳奔走
欲定價一見許我奇男兒提撕表奏置戎幕使我坐
握官機宜高生所媿國士知不辭觸熱向武威我今
去路雖千里敢以驅馳負知己南州最盛肩京都昔
人欲語停孟餘地靈孕秀多異産鼉皮蚺蟾如蟲蛆
舊聞民俗螢頑甚蜂屯蟻雜難爬梳聖朝神化與換
骨詎事草薙覓根株我兄智囊載大腹撫俗自應才
有餘腰間長劍生銅吼可膾螢王快屠狗後當歸路
持旌麾六印黃金大如斗

贈青城道人

道人來自青城巔飄飄逸氣凌雲烟青鞋布襪久遊
世踏盡海宇名山川琴心三疊得妙旨華頂一路通
幽禪自言早歲拾瑤草往往鶴上逢眞仙惜哉食服
只半劑猶與人世相周旋曾期汗漫九垓外決去已
復揮驟鞭伊予此生一念誤遂躡塵網嗟拘攣鏡中
華髮已疎索肘後丹經猶弃捐三山銀闕眇何許悵
望碧海波翻天因君告我獨往意使攘竦踊心茫然
其言得道兩塵隔蓬島只在柱杖前定知後會君刮
眼看我玉鍊還頹年

理喻

鄭亭羇客寒無寐夜懷家山情惘然燈前坐感雨蕭瑟浩歎達曉愁無眠鄰翁不出蓬茨裏聽而聽風心似水黃昏鼻息已雷鳴往往簷喧不經耳愁霖一種聲紛紛鄰翁不聞羇客聞是中轉物有妙理起予暗契瞿曇旨

我眠鼻息鄰家驚耳不自聞齁鮯聲我耳忽鳴韻清磬旁人對面那能聽耳鳴如心念鼻息如已過心念潛萌衆莫知已過自遂人看破歷歷眼前皆要理來世何人無鼻耳

雜興四首

水母雖目蝦覓自了無覩如人心苟盲記誦亦何補當須見精義一覽洞千古可效章句徒冥迷自替替乞火固得火不如鑽燧多寄汲非無泉鑿井泉盈科君子貴自得顧豈求之他心焉有餘師奈彼自弃何飢人嗜敗肉渴者甘腐漿一為飢渴害食飲俱失常況茲方寸間邪欲紛難量微哉此心害禍甚飢渴傷昔人稱水淫好潔若無奈居然一日間洗滌十餘過君看七尺軀孰與此心大洗心儻亦爾會絕客塵涴

聽琴

坐人皆聽琴未必知琴音相知紛滿眼未必相知心知音如子期知心如鮑叔比道久寥寥誰其踵高躅古聲勿復彈古心徒自憐知音惟月露知我其惟天君不見只今人情如紙薄只今世路如溪惡咄嗟許事不足論鳥跡微茫度寥廓

寓居寶恵寺喜晴登山

喜霽出招提愛山登叢岌林端已殘照路草猶半濕丹崖斷雲歸翠竇飛泉入長天沒鳥影遠水動虹吸塵襟得必豁爽氣橫來集欲逐野僧還更看空翠立

次韻姪端方過予偕行南村翫月

焚魚共酌田家醴歡酣遞嘯涼風起予詣懶散故相

攜指點村南聊縱屐行林影搖參差柱杖扶我長過眉幽尋極眺不知倦路轉石角時鈎衣泉聲入耳淙琤玉何許泠泠砧杵續悠然發興見南山林巒盤紆如岳麓喧卑迥隔區中緣況復華月升東邊明凝苔露正皎皎淨映石瀨彌娟娟方欣清景多幽事揚輝莫遣浮雲蔽絕憐螢影巧自持却厭蛙譁苦無謂歸來阿朗傍隅趁示我長吟意有餘明宵有月更相就還看玉輪遊舞雲

送四兄茂安之任永嘉

不齊宰單父廩廩德垂久當年誠化洽誰忍輒欺負

能令夜漁人有得棄不取何因政乃儞賢助則多有
東嘉佯洛師雅號士淵藪儒風既純古俗習自忠厚
兄行試牛刀豈復勞決剖鳴弦會多暇遇事無掣肘
懸知著嘉蹟遠與宓生偶匪謂得聲榮期兄富師友

次韻姪端臣雨晴出郊

雨中爛熳睡門徑橫林扉朝暉入窺牖起我聊伸眉
良遊眺江郊攬袂風披披平瀛漲新綠灔漾搖晴陂
雲巒靄空翠煙樹森華滋潭漁下罜罷隴種行樓犁
貪穿康樂屐更杖原思藜阿宜倦遊還心事嗟多違
新功在琢句非復吳下時淵明賦歸來今是知昨非

君看古賢達茹草甘長飢悠悠身外事奠渠胷中奇
因賡喜齋作用代城南詩

送袁上人還銅山

上人眼睛黃游藝出天悟胷中七曜曆掌上九籌數
通醫諳百藥襲氣了三住餘猶窮衆術辨口剸河注
誰云不拘檢心實謹律度提攜木上座白足勤遠步
丁丁豕郊扉起我曳屣履高談翠竹法時見碧雲句
語以正軻書竦踊知詠慕南山古花界可隱玄豹霧
挽使小淹留懷歸錫難駐長途雪浸脛栗烈正寒沍
披披拂風袖笑話巖中趣巾瓶到銅山鐘梵歲云暮

浮雲亦何意南北自來去遲爾青春深過予碧溪路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八

寄題餘姚嚴公堂

漢家蒲車邀客星嚴公高舉鴻冥冥故人作帝且不屈肯復俛首趍羣卿姚江知是公鄉聚鄉人尚敬陳山墓嚴公墓在餘姚縣陳山寧須封叢卧麒麟古隴荒凉名自著徐侯健令聊弦歌草鞠犴圄庭張羅作堂縣圃得面勢正見列岫青峩峩堂名不爲遊觀設標榜嚴公仰前哲今方冰蘖事清修日企陳山思砥節世人慕貴不足論下馬泣拜汾陽墳今但望釣翁塚好尚與俗異蕃薰往聞范公當守睦嚴瀨奉祠初結屋至今壓木杭軒楹高椽層牙映喬木此堂徐侯能始基後來繼者知爲誰聖丹他日儻漫患補理勿廢茲良規

歎旱 時年十八

我行田間歎且驚田間旱塊絲縱横荆榛惡草亦枯瘁雖有稷黍何由生田邊老人爲予語欲語先愁涙如雨老兒百指住山西世業農桑不工賈年年此田收好穀玉粒長腰春百斛公私取給有羸餘作飯爲糜肥口腹今年旱種良辛苦抱甕澆畦寧入土囷傾舊穀已無餘新穀疎蕪復如許年年百指無憂甚今年百指俱憔悴餓死塡溝自不辭只愁逋負官家稅即今官稅催輸入督吏臨門如火急老兒可是樂徵呼其奈黍頭無一粒我感翁言情激烈却笑老翁言太拙爲陳天子有深仁子惠窮民念民切况今官府皆時賢會將租青都蠲捐庶幾儉歲亦得飽且與爾曹圖醉眠

戲贈蜀僧清鑒 六言

西川有一鑒子非銅非鐵非鉛不假江心百鍊自然本體精堅從來無臺可安瑩磨拂拭都捐歷歷森羅萬象宣分胡漢蚩姸旁人不敢窮覷照渠肝膽懸懸東來吳越萬里依舊虛明湛然識者知爲法寶不識酬之幾錢泥塵埋沒不得光透三千大千

讀長門賦

阿嬌負恃顏姝好那知漢帝恩難保一朝秋木落芙蕖幾歲長門閉春草自憐身世等前魚舊寵全移衛子夫獨夜不眠香草枕東箱斜月上金鋪曉鶯永巷車音近失喜疑君枉瑤軫臨風望幸立多時却是輕雷聲隱隱年年織女會牽牛百子池邊侍宴遊自從一落離宮後無復穿針更上樓長記昔年聽時節愛深金屋寧衰歇而今遠學冷如冰不解向人佯暖熱

愁看空樹集珍禽孔翠追飛鸞鳳吟頓步深頻生悵望伊誰一爲迴天心人言消渴臨邛客天下工文卑大冊黄金取酒奉文君願悟君王賜顏色賦成果得大家憐鳳膺煎膠續斷絃不似昭君離漢土一生埋沒犬羊天

上李舍人

李侯半天霞絶俗幾千丈平生有勁氣傲岸力高尚波濤驅筆底萬里一奔放清風凜積眉挺拔舍人樣蚤以鸞鷟姿遣羽通天仗拖綬奉朝請論列卑靡讓言辭刻酸灼貶竄辱傷謗官貧如馬足曾不與怊悵

宴遊長笑傲忠鯁期自諒江山窮賞目搜扶歸吟唱于今富篇章態度難悉況精清極孤高麗雅略談浪乘豪騁雄怪句法時跌宕端如撫良琴杳然變清亮連篇時諷詠殘寝每輒忘我慚語俗下有類牛鳴盎遠耳咸池音吟魂驚沮喪聞之良匠氏侏儒非冗長醫師兼百藥馬勃用或當徽言出堂下挈手煩叔向倘許揖戈鋋願奉詩壇將

送徐彦思倅建安

君不聞詩人一席眠篷窮夜泊建溪微月中猶能即事慰岑寂隔簾朗詠看朣朧今君笑攤算筆去正有紫花明驛路修程百越渺風烟發興自應多麗句知君踔越是名流朱紱聊煩佐上州貳政少安郎罷囝却登要路贊　皇猷西風略略搖征旆遍往題詩樓雖樸武夷鶴膝杖扶羸寄我他時訪松桂

擬李太白笑矣乎

笑矣乎笑矣乎交情貧富古已殊翟公底用門閭書爾眞自爾我自我翛然將奈吾何如笑矣乎笑矣乎世人那得相賢愚是非正用一理毆目光莫著牛背上但付捧腹聊盧胡笑矣乎笑矣乎是生百歲猶蘧廬勿設辛苦愁其軀丁年無事且須醉可恃華髮傷

頭顱笑矣乎笑矣乎馮驩悲歌食無魚少陵老跨東家驢寧如三高飽斫鱠坐嘯一舸凌烟湖笑矣乎笑矣乎相隨出關漢兩疏散貲千萬苟隱居彼皆棄置慕閑逸得閑何乃翻區區君不見向來熱手勢莫俱側肩奚沸權門朱又不見元家胡椒八百斛石家水碓三千區只今人骨久已朽空餘古塚號寒狐

龍游吳宰因勸農過寓居

令君剖劇久推賢人謂賢如百里天最績已優恩已洽訟堂無事日鳴絃夙駕勸民力勸耕肯停車軌訪柴荆誰言爵秩知交

態君似春風不世情、
阡陌東西馴雉鳴陌頭父老望前旌爭言字我今三
歲眞是冰清見底清
雲根仙館駐鳧飛倚閣遐觀笏拄頭但賞春山多勝
事不知桃李被恩私

龍游王丞相過寓居

邑丞族望邁乎韋謙榮能過白板扉應是德門流慶
遠清芬今復繼烏衣
能事知君不負丞况逢令長著賢聲同心坐了公家
事那肯空書紙尾名

君家丞相世豪英字畫文章不朽名盥手何時披墨
妙烏絲欄上看眞行（王丞欲以其祖荊公墨蹟相示）

四月一日偶成三絕句奉勉諸友

麥風澹蕩氣清和又見陰陰夏木多試問社中同志
士經春擧力竟如何
日正舒長好着鞭會須聞早慕高堅君看少壯荒嬉
子多向衰遲却諱年
讀書意緒戒荒蕪要使心清一事無過眼飛光流水
急莫矜頭頷始生鬚

送李國佐還三衢

昔人好與勝己處今世隨學多專愚惜哉計出柏馬
下往往自足令人吁乎今年少且競爽徑拂歸袖眞
良圖人言十步有茂草行矣求益無躊躇

送趙安伯縣丞之任婺源

邑丞清操如臞儒人言帝宗千里駒燃膏夜絕學更
苦下筆欲命騷爲奴往年給札試西省堵墻學士紛
驚呼歸來汀草亂袍色上食日向庭闈趍君家先烈
今誰如江州黃州忠義俱綠林豪客爲蒲伏刲腸洗
胃投戈殳我方三歎揖盛事欲紀勳節慚才蕪君其
努力濟世美倘登要路須捐軀春流起桅花芬敷取

別草草如驚鳧君逢後日南來客莫忘書札貽潛夫

凌霄花

栽松待成陰種漆擬作器人皆笑艱拙往往後得利
君看植凌霄百尺蔓柔翠新花欝煌煌照日吐妍媚
風霜忽搖落大木亦彫瘁視爾托根生枯莖無殘蔕
先榮疾蕭瑟物理固難恃凌霄亟芳華衰歇亦容易

題武康唐伯南掃月軒

竹影掃秋月乃是仙人詩至今幽隱士想像沙塘陂
開軒笑長風坐看山月吐修篁出清姿會作婆娑舞
莫遣兒輩覺此樂無人知誰家復多竹風月同幽期

幸當諸竹弟俗士久睽闊主人倘無嫌爲掃石上月

寄題鄭亭仲可友亭

鄭君坐交窮結柳窮不去無朋長獨立老大荒村住荒村掃人迹取友惟西山富應愛山標可望不可攀牽蘿架風亭巖薜揖高調修蓓入危碧阮眼坐相照嗟今輕薄子對面生九疑寧如友眞山貞質終無移憐君意超超愧我勞勿勿未共結交心漫負心脾骨

四睡次三兄茂載韻

門外啼鴉暗柳濃華堂翠幕度香風流鶯不識夢魂遠自向窻前訴落紅 春

水亭珍簟卧瑠璃日暮凉生小雨催誰刺蓮船過前渚榜歌聲落枕邊來 夏

小窻卧冷聽吟蛩半擁輕衾乍怯風淸夢不成空有恨蕭騷疎雨打梧桐 秋

滿面風霜道上見籍銜口角甲生肌幽人只有高眠興雪擁柴門了不知 冬

暮春病起絶句二首

病起春深白晝閑瓦松花老掩柴關坐調心息無浮念沉水烟銷古博山

老去長閑百不營推書習靜更眞淸西窻日脚籬篩動時有飛虫撲紙聲

浦江華藏寺如勝上人欲募施者開田佐僧供以長老皎公書來求予詩作二十韻奉勉

浮圖謝溯親屏跡藏巖幽多規脫徭賦豈必皆禪流自言佛遺經墾土爲瘉尤不耕徒穀腹何異鼠雀偷告之勿浮食當須力鋤耰前修舉鍬事千載垂風猷奈何啞羊僧百語不頷頭皎公老禪伯雅慕語孔周其徒有如勝用意非常儔欲開千畦田更辦兩具牛率彼枯木衆躬耕食其秋釋門有添丁乃翁坐無憂與國助耘耔疲甿庶其瘳此志良足嘉感之歎綢繆

昔聞白黑衆十萬俱淸修鳩金買千畝給供無時休于今豈無人勝也當尋求長途觸隆冬一衲寒颼飀朱門立雪久歡喜無生愁作詩勸勇往以俟歲晩收

郊行探春得梅林攀玩爲樂因成詩示偕行

公不見白衣居士春風裏浪走尋芳南澗底要見深紅躑躅花不辭辛苦行三里吾人風味復不惡異代幽情敢相擬故穿密竹過山腰却下橫橋度沙觜寧甘著脚踏殘雪正欲搜春訪桃李天寒桃李都未花只有山梅破紅蘂低欹巖石俯倉翠倒影方塘照淸泚臨風三嗅忽迴頭細看長吟聊徙倚牽花及此當

作意歸把疎香泛浮蟻莫令標落亂飛空惆悵殘英
隨隴水

次韻樓仲輝郎中游天王寺登城晚歸三絶句

爟爟城頭五丈旗萬人華土事增陴念當拔白俱登
守恨乏驍雄濟一時

春來物色已爭姸梅柳低昂古道邊放步徑從蓮社
去逃禪要學飮中仙

歸路行吟慘夕風愁煩聊遣酒兵攻也知念國髭鬚
白不忘朝廷醉眼中

次韻姪端臣感興

日車走長天劫劫不容息坐令韶稚子面有涷梨色
崎嶇百年內貴賤俱物役獨往屬幽人膏肓嗜泉石
伊予㝵愛山所向留屐跡遠岑難歷脚望望憐寸碧
阿卿昨遠遊厭俗眼常白歸來對家山隨遇有餘適
哦詩洗窮愁感事念今昔婆娑碧溪上俛仰欣自得
應嗟曩行路萬事等兒劇相期從此始幽賞且連夕

次韻婺守林懿成檢正游赤松絶句四首

寶積峯前霽未香使君行旆照晴陽佳遊會自希高
躅可是空尋叱石羊

黃堂流化古風還夙駕勤民隴畝間已變呻吟作謳

詠山中郡用見還丹

紫烟仙客古祠堂青士蒼官仡道傍想見隼旟穿翠
帳有人迎路曉騎羊

殿邦政蹟茂堂陰着屐題詩寄意深應有高人陪皂
盖烟蘿深處得幽尋

次韻姪端臣喜雨

初弦落微月草宇夜岑寂追凉拂桃笙伸欠聊偃息
檐榮忽飛雨散亂銀竹白避漏起移牀青燈暈空壁
曉看蛙入戶時有燕爲石是節正驕陽鼓煩火雲赤
煩蒸等坐甑百體勞按抑良苗憂槁暴空有庭樹碧

借免抱龜腸猶應困蔬色炎埃今一洗萬井沐甘澤
望歲即交歡寧容須暇隙相逢如得酒醻飮莫餘瀝

送別姚令聲刪定還諸暨

昔嗟九載一相見伊我與君俱賦詩只今又話十年
別襆被可辭同宿期相歡美酒如傾水我歌日暮驚
風起惜君抑塞抱奇才拳踼騂騮垂兩耳漢朝公卿
忌賈生世路古已悲難行如君不入中興用脫帽直
酒來鸜鵒君馬欲東還語別細雨黃花正愁絶一尊
不更苦留君後日空嗟共明月

示姪

華顛老學似秉燭及壯貴在勤書詩男兒不解事文
筆何異婦女留鬚罥字生早已度弱冠攻漁籍素常
嗟遲爾今年纔十八九着力鑽礪誠當時胡爲講道
卒麄滅浪自閑散多盤嬉或時使酒昧檢東怒駡臧
獲驚紛披我旁聞爾作氣勢憐爾放驁如癡兒人生
稟受性不惡鞚馭要使知高低常時見爾亦遜順頓
以狂藥生尤違便當懲艾悼往失痛戒濡首踈尊卮
專心蓄力玩經笥調護氣術循繩規吾言一日可三
復勿謂浪語無資裨

示友

忍過事堪喜斯言良不欺當須去鉗忌佩服西門韋
君看朋徒間契濶多睽離胡不事久要有酒歡樂之
顧於毛髮輕溢惡相嗔嗤平生結情好一旦成乖違
譏可起交攻醜語剝面皮空貽兩不快呀喘如筒吹
吾聞西山翁橐惡怨用希男子固尚氣何以睚眦爲
請君謝犬尾脫略除嫌疑自然鄰曲交耐久歡相持
儻復不自慰君當讀吾詩

送張子經撫幹還臨安幕

一昨睽離五換年相逢道舊各欣然已陪文酒四百
刻更得車斜二十篇君家閣老名能賦蓬萊直遊方

邇主吞曹奪李杜陵翁句律從來付宗武如君才藻
信踰人着幘猶爲入幕賓別去當須自珍寵行看策
足出風塵

送葉彦益縣丞之任江寧

君不聞赤縣詩人書案贖兩衙苦被官拘束自嫌不
辨世間忙猶得吟看縣墻緑今君器度鼎函牛爲丞
烹鮮餘地優更當溧水吳京邑豪士新亭舊勝遊去
追禮樂羣英盛豈復區區勞貳令兩株松下日長哦
會有劉郎五題詠能來取別思依然爲我津頭一繫
船解手看君有知已吹噓高翮上青天

對酒分和杜詩

桃花朱朱李花白高柳花邊出多碧雨中物色更芳
鮮未礙劉郎中一石醲酣裁詩角險麗坐人豪逸俱
勍敵但令得醉復長吟山雲從爾生虛壁

遊赤松觀

靈祠丹井餘真跡祠下老松森百尺仙子騎鯨去不
歸癡人猶問山中石

次韻弟茂通立春四首

物華俱入發生辰喜見花梢刺眼新便好銜盃嚼紅
蘂不須枝上火燒春

青青覆雉麥畦肥柳線輕黃拂面垂擬贈物華無麗
句徒慚口業未抛詩
春生稚戲我難同聊復題詩方絜紅忽得池塘夢中
語知君句律有新功
富人百屋看錢堆不省東風幾日來報答春光須我
輩要當劇飲縱歡咍
贈清鑒上人
川勤直下生馬駒早追奔電越國都至今不肯著韁
嚴蹴踢萬里浮江湖我來古寺長松下邂逅解包達
蓋蘊尚看秀色帶蛾眉墨玉貫珠常在把問今客路

迷風沙得無勞苦行天涯笑言煩惱眞佛事去家千
里猶吾家休公昔生我鄉曲一缾得得遊西蜀鑒今
却自蜀中來好住蘭陰結茅屋
寄題趙叔才秀芝堂
君不見邯鄲邑令昔好奇強指金燈花作芝得非芙
瑞世罕見遂假凡草相漫欺君家開有眞三秀近出
高楹照簷霤不須仙客費耘鋤協氣蒸成自榮茂信
知爲善來嘉祥得此上藥扶年長庭階令子映蘭玉
要使如芝冠衆芳
苦寒行

君不見詩人著布裘願得火裘一萬里又不見詩人
歎茅屋願得廣廈千萬間重堂複宇御狐白今世誰
念人多寒我衣穿空垂百結蓬蘺蓋頭四壁裂却顧
悲號窮獨人露宿牛衣冷如鐵
凄凉行
君不見神羊觸邪世不省舞馬應節披華衣又不見
屈軼指佞沒空草合歡蠲忿生庭墀勳華一去幾千
載神羊屈軼令人悲二物不可見我悲何日忘喧啾
聞反舌炎夏亦凄凉
三月廿六日夜同姪端臣端杲觀異書效李長

吉體
楊花亂落青春暮燕拂簾旌傍人語縹壺買酒洗春
愁迴風落日簷花舞赫蹏斷爛千載書青燈照字驚
蟫魚冬烘老生時自哂安用盤盂學田蚡
四月十六日同弟姪效李長吉體分韻得首字
黃梅雨歇春歸後搏黍哺雛鳩喚婦紅殘小頰蹊上
花翠刷濃眉陌頭柳箨痕半脫煙篁瘦露裛幽香逗
書牖雲容漠漠曉陰愁麥信風前一搔首
偶作二首
晏食聊富肉緩步聊當車身閑貴莫比心足富有餘

時飲一盃酒歷觀千載書正爾良獨難亦復將何須飛花拂簾幌亦有䕶籬墻隨風各偶爾何足較短長富貴眞傳舍易人豈其常寄語窮巷士少安無自傷

狂泉

昔有大荒國水以狂泉名國人皆飲泉狂顚卑無窮一者自穿汲乃獨能常醒國人旣皆狂反見不狂驚顧謂不狂人無乃鬼物憑不然是狂疾救療當痊輕施針灼炷艾膚肉無全平而彼不狂者被虐楚不勝貴然走泉所酌飲不敢停旣飲卽亦狂萬慮皆迸冥其狂與衆一衆始歡相傾世事今亦然嗟哉感詩鳴安得跨鵬背獨往遊天溟寄謝彼狂子酌泉吾不能

次韻六兄茂永論有無之作

磨甎不成鏡畫餅不可食談空如畫餅要匪實消息泥有如磨甎未免見排闢籌量有無中背道費尋覓先天為心祖此事冥太易空毋隨渺茫有勿著聲色勿同半生滅邪見徒役役萬有齊一虛寥廓鳥無跡至虛本非無豈謂滯神識佳哉僧肇論妙意眞的的僧肇云齊萬有於虛豁至虛之非無

己巳十二月廿九日同姪端臣端杲觀王右軍帖并晉書以白藕薦酒成詩

星回景急歲聿除更長燭明坐蓬廬東風夜半欲入律萬木先已爭號呼除夕薦藕阮一清所遺小阮過予足風味共觀古帖披前志秋蛇綰字右軍書朔馬騰風東晉記紛紜萬古浩無涯且談白藕傾流霞分甘恨不如船大空想峰頭十丈花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九

池上晚酌

雨餘池上興悠哉坐蔭蓮花藉石苔白鳥聯拳相對立紅蕖䙫艷一時開吐吞月色雲濃淡經緯水紋風去來幽事稍關心自樂岸巾彌嘯更銜盃

題雙清堂

市合喧華外堂開磊落明大山橫面勢積水帶涔滐野静謹蛙斷林幽獨鳥鳴杜陵詩句在心跡喜雙清

陶潛詠

五箇門前柳千年身後名掛冠眞避俗自祭顔忘情

且進杯中物何勞紘上聲詩篇經李杜猶得擅精清

次韻六兄茂永首夏新晴

燕落雨知節鳩鳴天欲晴行雲飛斷碧斜日漏微明笛上竹三徑苗肥田一成野人知得飽索酒坐班荊

題四兄茂安藏春園

春入名園何處尋劉禹錫春有情篇云春情何處尋東風引步上嶇嶔平凝四面雲嵐合曲折一一互花木深碧草華滋迷絶徑綠蘿陰影護芳林韶光向此知歸處長與先生供醉吟

題四兄茂安秀野亭

山作屏風雲作籬岩晃亭子俯達漪絶知此地風光好直爲主人心跡奇側塞亂花紅被徑檀欒高竹翠緣陂惠連自喜陪幽賞判却歸時倒接羅

次韻弟茂通晚晴

浮雲捲盡綺霞明藜杖扶行稱晚晴斜日水邊鸂鶒影孤煙林外鵓鳩聲且從樂處安心地可向艱時觸志吾幽意欲言言不得因君聊復動詩情

歲暮喜晴

晴山喜見曉巑岏笑出蓬門不暇冠風掃斷雲齊萬弩日融殘雪上三竿早黃楊柳漏春信晚翠枇杷凌

歲寒從此林芳入幽賞凍醪新壓味甘酸

初冬郊行

空闊野雲陳行行思鬱紆露花啼晚菊風葉舞高梧日落牛羊下天寒雁鶩呼却回南澗路暝色擁蓬廬

遊嚴州景德寺

出郭雨初霽到山雲欲無老松看偃蹇幽徑上崎嶇佛屋藏巖曲天花舞坐隅向來愁絶意此地一醒蘇

雨後出郊二首

晴景收林霧春郊勝物華麴塵官道柳粉艷野墻花竹裏茅亭古沙邊苔徑邪道心知有處發興渺無涯

扶輿穿窓竹度彴過前溪霽色煙橫野春聲水繞畦映山行白鷺遷木韻黃鸝客裏貪幽事歸時日已西

登富陽觀山亭

弭棹依寒渚臨亭俯碧川斷雲征海鴈推鼓過風船水闊天低樹山空日暝煙擬題江似練終愧謝公賢

張子經示所得後湖居士詩及書札想見其人寄意短韻

後湖翰墨冥追古前輩風流獨到今二月書題看六紙一篇詩律抵千金周郎酒裏君相得葦九花間我欲尋飯顆山頭如會遇殷勤爲道仰高心

次韻姪端臣晚行南溪

幽草轉溪路瘦藤扶我行翛魚知有樂鷗鳥共忘情律岸望中色韵幹何處聲賞心成朗詠巢鶴不須驚

課畦丁灌園

連筒隔竹度流泉約束畦丁灌小園拔薤自須還種白刈葵輒莫苦傷根爪時准擬貍頭大草徑隄防馬齒繁努力荷鋤當給酒無令萊把乏朝昏

春望二首

岑樓上獨園高檻俯平原野秀風烟合春深草木繁晴山明歷歷遠水去渾渾興出青冥外心隨獨鶴翻眺聽不知暮徘徊聊復吟歸雲迷近谷去鳥度前林長日憑高目傷春望遠心邊方殺氣在天北慘沉陰

讀孔北海傳

歎息東京亂忠推北海豪未容禾女鬼輒代卯金刀義概秋霜勁英名白日高猶應凜生氣遺恨失吞曹

春雪晚晴出西村

步屧尋春犯雪泥村南村北鵓鴣啼隨梅殘白猶明樹着柳暗黃初映堤風景快晴雲擘絮江天未暮日懸規最憐碧漲侵沙尾更傍橫橋一杖藜

送周西美主簿之任祁門

君向祁山去修程幾日期江天梅子雨驛路橘花時知廹循陔養寧辭糾邑卑美才無不適驚翮豈棲遲

次韻陳叔永山居二首

聞君結屋廬幽意枕山隅剡竹開三徑栽桃課百株眼根長寂寥心地不崎嶇試問新詩句能窮勝事無

子方誇小隱我亦愛深居出補登山屐歸攜帶月鋤旋沽新漉酒聊駐故人車有此幽棲樂雖貧亦晏如

西園

路入西園綠縟苔我來倚杖一徘徊霜林有樹葉皆

落風樹無人花自開奴橘甘酸千百顆侯梅蕭薄兩
三栽幽人自是便幽勝終日孤吟只費才
戲效白傅體送姚刪定
倦客長年嗟久客交游此地喜偕遊後溪水接前溪
碧小霅峰連大霅幽千里家山千里夢一春風月一
春愁今朝共話明朝別取醉君無不醉休
遊盜泊舟武康遠光亭下與同行分和杜工部
詩傷秋及宿江邊閣二首
帶郭人烟少通村徑路微水光浮棟宇野色動窻扉
小樹無重數前山不合圍艱危郄虎窟奔迫詭牛衣

白鳥竟何適丹楓看即稀西園小茅屋知復幾時歸
客子舟維岸人家樹作門西風秋慘切南鵲夜飛翻
惻惻驚心折韃韃戍鼓喧若為容足地廣大自乾坤
遊南山晚歸二首
樂事愜幽討閑情便舊遊梳風修竹暝掛日老楓秋
一飽桑門飯百忘塵世憂蕭條茅屋下可以縱冥搜
荒荒日已暮迴首興何長杷稏紛乾穟森疎嘯折篁
水枯山石露風晚野花香歸卧前簷下詩成小雨凉
賀長兄茂寬賜緋
褒功傳紫詔錫服下丹墀朱紱榮書記銀章付拾遺
曷見隨步趾象笏映龐眉更卜異三組它年佩陸離
李修撰哀輓二首
三朝推舊德四海仰高名起起方驚夢嗟嗟忽奠楹
木冰傷達宦薤露寄哀情矯首西山下懸河淚已傾
公欲攀琪樹天令瘞玉棺生前紆白艾身後跨青鸞
令子清規在遺書舊墨乾英靈今已逝千古一長歎
冬日行蘭谿道中六言二首
雲頑欲雪不雪梅凍將花未花荒草狹蹊山路斷橋
流水人家
瑟縮鵶栖古樹聯拳鷺立回塘木際風低白葦隔村

時見牛羊
忘言示曾仲思
范叔初非辯士曾子本同道人歡伯解兩家難忘言
一笑相親
春日行蘭谿道中六言
遠草連雲碧積繁花照日紅酣信馬貪看春意不知
錯過村南
次韻弟茂通郊行見梅
好風催冷蘂上番即芳葩春色獨先得年芳誰復加
日邊看暖艷雪後識真花吟翫歸來晚江村月照沙

次韻姪端臣七夕

萬古東西隔女牛停梭期會豈悠悠蝦蟇輪破青天暮烏鵲橋橫碧漢秋莫放癡兒慵徹曙且容老子強登樓舉瓢更取天漿酌一洗胷中萬斛愁

贈光上人

道人工小筆梅瘦竹嬋娟更學有聲畫不参無眼禪一枰聊復兩七馬獨超然爲足前年句真成續斷弦上人往者詣予出示李伯時所畫七馬仍求予詩嘗坐上口占六句今復來求足前篇因續成四韻故云

張生夜載酒相過

夜卷一鉤簾衣寒覺露霑未驚風割面且看月磨鎌

玉椀鵝兒酒花瓶虎子鹽張公雞黍舊歡笑了無嫌

幽居

幽居長杜户竟日少來人花動蜂兒去簾垂燕子嗔脫巾慵不整得酒醉仍頻養拙風塵外吾寧愧此身

寓龍江次韻六兄茂永見寄

夢想常懷兄弟賢何如合眼到東川客居自幸貧無事歸計猶須大有年一丈席間方隔闊萬金書意要頻傳詩筒更喜如飛鳥願乞去聲清新一百篇

姪端旻示遊浦江花藏寺詩且道皎老相問意因次韻併頌爲簡皎公禪師

子到祗陁舍經行幾屐穿想當吟出月不奈思如泉眞界飛花雨寒山落木天皎公知好在香室夜安禪

次韻三兄茂載偶成二首

自笑踆踆走海邊棲遲已與俗相捐誰憐乞米問盧老懶以無薪告仲連寨上三盃朝不飽膝頭一榻夜驚穿詩人未用生羞澁尚覺囊中有一錢

君看如絓死道邊由來忠讜世人捐劍除佞士朱狂直笏擊姦臣顏少連莫以古人斬薄俗空嗟膏軸運方穿齒牙柱插於菟口見說官家廢料錢

送歐大朝請赴闕

祖道春風外傷懷野水濱親盟丈人行才力棟梁臣好去鞭高足榮期據要津人言宣室召未棄賈生貧

春飲分章字韻

傳盃行美醸擊鉢課名章月借全窻白花分小樹香人情歡不盡道術醉相忘雞黍襟期厚渠論漢范張

次韻富修仲見贈二首

故人欣面欵令我得眉伸意有千金重詩無一字陳清規看後裔賢業想前人會續安邊策何當謁紫宸

幽棲長懶放野性耻浮沈避俗眞成僻居山恨不深感君來辱意契我願交心但愧瓊瑤贈才枯欲嗣音

過嚴州烏龍嶺

何年龍脊破鱗皴應是風雷役鬼神曲折鑿開南北
路去來老盡利名人桼雲楚樹青天外禹穴胥山滄
海濱下視蓑城如掌大市聲啾唧暗紅塵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人情巇險摧車路世事變遷鳴屐廊自分北宮長耦
食懶從東壁借餘光林廬雪後梅含白籬落天寒橘
孕黃幽意只應君共醉何時拂石對傾觴

伊我索居吟雪屋懷君獨夜步風廊語雖尚憶三春
暮共醉曾分一日光忽喜斜封書絹白更傳妙語色

緣黃遥知發興虬松下白眼看天自舉觴

懷曹宗臣併寄

閉關自喜脫愁籠未愧崇桑避俗翁黃墑引人千里
夢青奴借我一窻風綠葵紫蓼園蔬課白葛朱藤野
步供尚想故人懷別久論文安得一罇同

次韻姪伯通歲暮即事

世情分付與東流舍梗徒勞百念浮但使心源長寡
欲便知樂地本無憂處身忌作燕巢幕脫事要如鷹
掣韝節臘好同營一醉幸逢開泰戢戈矛

悼致政樓少師

雅望題輿早已賢高風晚歲更超然笑收劍佩遺榮
路獨往山林事引年行馬正看光梓里卧麟忽歎掩
松阡鄉州耆舊今垂盡忍見山頹重涕漣

身後儲休世或同生前有耀孰踰公班衣五采樞臣
貴寶帶萬釘天眷隆終始哀榮時共羡丕揚寵贈會
追崇遥瞻素旆愁雲外慘憺悲歌立晚風

寓居蘭谿地濕卧病

病怯簾疎雨到床雨餘山霧上衣裳宵擕冷枕強看
月曉傍暖簷貪向陽禦濕要須謀日飲乏資深恨值
年荒所須藥物眞吾事麥麴山鞠穹音今滿囊

次韻姪端臣同遊栽春園

探春着屐犯榛荒更入名園轉曲塘紅認蔬畦辨小
甲白尋梅樸得幽香全同花下逃山簡只欠池頭語
葛強吾土信多行樂地絕勝酒裏到家鄉

詠東山

烟嶂巍巍列翠屏松山高下欝葱青風生萬壑笙竽
觸擬向林閒築小亭

次韻姪端方喜雪

川原恍若白崖天屑玉輕明瑞有年折竹掀轟宵晴
積欺梅艷溢曉相鮮當知破耳衝風出未似蒙頭正

晝眠杲日能憐有貧者不須更作寄天殘

送王大芽

腹藁才名第一流只今偃蹇困吳州牛腰但使詩章富鶴髮寧論歲月遒恥傍朱門隨掉尾獨尋青節釣查頭知君高勝如松竹不遇猶爲蕭洒侯

三兄茂載燕兄弟預者六友宜盡醼詠之樂長兄茂寬有詩因次其韻

南北東西遇合疎偶然良會足歡娛豹胎供饌斥魚婢雀舌試湯分酪奴花萼成詩多共賦竹根有酒不須沽借令六逸無人畫也勝當年九老圖長兄茂寬有寫作蘭汀六腐圖之句故云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策略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以諷近臣盡規親戚補察下至瞽矇百工商旅庶人皆得以進諫傳言非議其上而莫之罪蓋以爲腹誹之憤甚於指斥目語之謗切於面謗與其塞天下之言以自欺不若用天下之言以自治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臣請借秦以言之始皇不道剛愎自用進導諛斥忠諫強直者謂之罔上議論者謂之妖言威之使懼劫之使嘿天下之人不得一申其冤積忍含怒不勝憤鬱不平之心戢目傾耳思一快其憤悶而無由及一夫作難奮臂大呼則靡然響動相與裂憲網壞禁防聚首族談爭誣秦罪搖吻鼓譟而莫之禁蓋其所以壅天下之言者甚固而無所洩則其發也若大川之決齧堤四走奔湧浩蕩遂至於橫潰而不可制此甚可懼也惟人君博詢廣聽來衆言以宣下情使無所閉抑而不通則可以自安於士民之上是用天下之言者人主所以自治也仰惟陛下厲精庶政虛心聽納乃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亟下明詔敷求讜言是將用天下之言以自治故臣於此先陳人主之說已乃

極言其餘惟陛下財察臣聞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心不正於中則過事形於外天下之人因得而議之故用人言以自治其要莫切於正心然而君臨兆人總御萬機事物之日接於前衡於慮者交午不可計欲心之正豈不難哉唐太宗嘗言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嗟夫一心而攻之者如此其衆可不思所以正之乎昔孟軻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說則以謂

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獨在乎格君心之非而時君類以爲迂遠闊於事情不能用漢董仲舒嘗以正心爲武帝言之唐柳公權又嘗以正心爲穆宗言之然皆不能用也是豈人主之心果不可正乎亦曰習與正人居之而已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則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欲其心之不正胡可得耶陛下能正心矣則判忠邪察賢佞如辨黑之與白如觀高山之與深谿於以聽言洞然不惑然後臣之區區得以上達臣抑嘗觀仁宗嘉祐中司馬光建言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爲士

人設此以爲進取之階也因請取制舉所試策擇其言合時務者行之使四方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乃取其實用光意若以謂國家於進士科外復設六科正欲求言儻略其言不加采用則雖制舉猶無益也況今時方多艱陛下又以天變詔求直言使草茅賤士皆得論社稷之至計可不留神審覽哉夫多言繁稱未必雜而寡要略事陳意未必拙而不智道往古未必爲誦說論大計未必爲夸浮質言未必鄙小談未必陋乎於時未必繆忤於衆未必非從宜而言惟歸于當惟陛下擇之而已

應天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密其應甚捷其成敗甚可畏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災祥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猶不知畏有所塞除而輕忽簡誣傷敗迺至是知非天心之所眷顧則無復變異以示戒于下此譬猶父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違糾過丁寧教告惟恐不爲善人之歸若聽其逋蕩隳游肆行不義子不何斥如塗人然是不外而不戚以爲不足復子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乎是以古之興王天所右與必

有妖孽以恐動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桑穀
高宗之雊雉宣王之旱虐皆所以轉禍而爲福易亂
而爲治起衰運而治中興然則災異者誠天之深愛
乎人君也臣觀陛下卽位以來撫艱難之運宵興求
衣旰不暇食憂動至矣而變異時見殆天仁愛陛下
昭示至戒以見右與之深夫人情忽不自知失德遺
行出於戒愼之所不及恐懼之所未至者已或不知
之而天獨知之是故聖人寅畏天戒惕慄震動所以
修省而思愆惟恐不至成湯七年之旱煎炒爛石則
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

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事皆叔世僻王
悖繆之爲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責益懼夫忽不
自知而天獨知之者也夫人之道不可以無畏子無
畏則志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歎不立君無畏
則亂不治人主高居九重蟺蜎蠖濩之中至尊極也
作福作威生殺予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爲不
道如桀紂如幽厲如秦始皇如隋煬帝方其力行無
度長惡勿悛天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于天加
凶罰而下殃禍故國顚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救
使後世之君指前車而思危知上天之可畏也然則

人主所不敢放情縱慾恣爲不道者亦惟畏天而已
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君臣所以動色相戒者未
嘗不以皇天上帝爲言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可考也
人君其可忽哉臣聞仁宗當慶曆間嘗遇旱蔬食禁
中引咎請禱一夕微聞雷聲遽起冠帶露立廷中至
雨沾衣而不倦仁宗畏天憫民祗懼如此故能享國
久長號稱盛治陛下誠畏天戒則宜法仁宗之祗畏
慕成湯之自責歷算周思政教得無僻違刑罰得無
過差擧事得無失當讒言得無未進賢才得無未用
姦邪讒佞欺負之徒得無未去賦斂得無繁重竊民

得無怨咨凡可以引咎而罪己者無所不慮慮而思
所以施置之宜亟正厥事豈不足以弭天變哉昔唐
文皇正觀中妖灾屢見然而躋世太平治幾成康稱
賢君者惟其用人言以應天塞異故不害其爲至治
當時山東淫雨江淮大水虞世南曰宜錄枉繫帝卽
中省寃獄多所原赦星孛虛危歷氐百餘日世南曰
願陛下勿以功高自矜帝卽曰此吾之罪也穀洛溢
漂居人魏徵謂無克終之美帝卽優納廢明德宮元
圃院賜遭水者旱暵不雨徵疏十漸帝卽曰願改之
以終善道今陛下以天變求言苟可用願陛下卽施

用之如唐文皇則雖變異不害夫精祲相感災不徒生動天以誠無事虛文則臣之至願也

遠圖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天下之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之目前乃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度塗計遠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即路遠欲一旦求至于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舉有所不能此智者之獨見愚者之同昧也晉武帝每宴見羣臣不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議者謂非貽厥孫謀之道故西晉中否不克久長自

古英主睿君未嘗不深謀遠慮為子孫千百年不可動搖之計方禍患危機藏於微隱而潛萌於衆人之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為之所後雖不能盡去其所可憂要亦不至浸淫而遂不可救世言漢高祖識吳王濞必為亂於五十年後若聖神然此非有奇術怪道以知之也蓋自秦室土崩海內雲擾如滄海橫流無不昏墊而江東故地受兵獨希其人皆剽勇多奇材劍客且未忘項氏易動而喜禍又有鑄山煮海之利足以富饒高祖計後五十年東南益盛必至於亂而濞適已封拜故因戒之曰慎毋反亦欲子孫聞此言不忘所以備吳嗟夫高祖之為後世深謀遠慮殆不止此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當是時天下未復有患何劉氏之安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呂諸呂擅權高祖微見其漸預為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陳平亦足矣而猶慮其智有餘使少戇重厚者共圖之蓋智有餘則求成速求成速則其舉也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戇之王陵重厚之周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動而諸呂之族赤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

為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下之事固有宜為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斂日益繁財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仕之門日益廣穀日益貴而浮食之人日益衆此數者特為患之細耳故臣得以遠言之抑又有大於此在陛下詳求其故預防而逆為之所務使謀慮如漢高之切至則何後患之有臣聞晉文公將與楚戰謀於咎犯曰彼衆我寡柰何對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而已矣又謀於雍季對曰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乃以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爵則先

雍季後咎犯曰咎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旣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今陛下撥亂用武事出一切便宜者爲多而臣所言亦固有不得已而應變者至若從一時之權又存萬世之利以盡經國遠圖可不念哉

任相

天子以萬機之得失百官之進退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號令之臧否遠而蠻夷之叛服大而陰陽之愆和小而錢穀之衍耗凡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責成於宰相故宰相於天下事無所不

統不以一職名官熙載代工治亂攸繫昏剌之誤或貽患於歷年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相之爲任顧不重哉人君於此貴乎考愼輕用而亟易則不足與共功益嘗聞之孔子相魯三月而政成子產相鄭三年而政成聖如孔子不得而見也賢如子產使之成政猶須三年況子產不時有乎唐明皇相姚崇相宋璟開元之治幾致太平希蹤正觀當時輔相率三考輒去故雖崇璟不能踰使明皇知久任二人不他相則迄天寶治安可也惟不知出此故卒以危亂而不克終然其相李林甫遂至十九年不亟去何哉大抵

君子事上率以正正則君所欽而憚小人事上率以佞佞則君所狎而安欽而憚則易以疎狎而安則易以昵疎故崇璟三年而遂去昵故李林甫十九年而猶處中夫惟惡小人而亟去親君子而久任者非聰明睿知之君有所不能李德裕戒武宗以亟進罷宰相使權在中書誠治本也此言非是觀德裕在相位以秉權日久位重有功向使武宗用德裕言遂亟罷德裕則會昌之功亦莫克有就故臣以謂德裕當勸其君擇宰相不當勸以亟進罷宰相惟能愼擇於其始則無庸亟易於其後此太宗所以用房元齡十有

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也然則何以知其可相而任之曰相固自有體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相之體也偃息談笑而坐折遐衝相之體也隱然鎭靜遭變事而不亂相之體也一言足以折姦辯使撿人奪氣相之體也唐崔祐甫相德宗時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此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者也晉謝安相武帝時苻堅率衆百萬次于淮肥遠近震恐安夷然無懼游奕自如指授諸將遂淸強寇此偃息談笑而坐折遐衝者也漢王

商相成帝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呼長安中大亂商獨排羣議以爲訛言天子壯其固守此隱然鎭靜遺變事而不亂者也唐李石相文宗對延英仇士良等斥李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悉縮不得對搢紳賴以爲強此一言足以折姦辯使憸人奪氣者也即是四者以擇相其有不得人乎得人矣任之久而不移信之專而不貳假之權而不疑此則責成之道也

更化

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

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改夏之政忠忠之失則野救野莫若恭故商人救以恭恭之失鬼救鬼莫若文故周人救以文三王聖人也其救化不免乎失失則不免乎救之天下後世不以其失爲悖道不以其救爲反古蓋久則弊弊則變理之自然非固相戾爲也傳曰爲政不行甚者必解而更化之乃可理也陛下中興王業修正百度天下之人宜渙然洗心易慮以承惟新之休德而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州縣苟簡之政尚多民庶逐末之俗愈甚其故何哉失不更化而已夫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

可守也祖宗之成憲是也事有弊於數法有翫於時可改也臣所謂宜更化者是也是故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由薦舉之法弊也州縣苟簡之政尚多由考課之法弊也民庶逐末之俗愈甚由稅賦之法弊也薦舉之法本以明公道至其弊則薦舉益廣而公道益以不明夫惟士皆求舉舉者初不求士故以朴素爲遲鈍以虛僞爲精強以靜嘿爲拙訥以捷給爲辯慧以守節爲固陋以趨附爲疏通以剛介爲偃蹇以佞媚爲溫良刻章論薦非蟬聯舄奕之緒冑則達官膴仕之姻戚非依藉權門之援地則苞苴賂遺之交

關非詭隨趨和之姦人則脅肩搖尾之諂士不然則雖廉若夷齊政若求由愛惠若子產有聲名若子奇亦未免徒勞州縣誰其稱之用是希遷望進挾岸媢竈之徒離局捨次狂奔疾走望塵俯伏以伺候於公卿權勢之門自非持身秉操毅然不回者孰不伈伈俔俔撓所守而靡從之臣故曰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由薦舉之法弊也考課之法黜幽陟明揚清激濁所以總核名實也國家之制諸道州縣官命漕臣察訪其能否第爲三等歲終以聞以臨事簡慢者爲下職務粗治者爲中政有殊績者爲上吏部給曆書其

勞効愆過秩滿有司詳視而差殿冣法至良也然行之歲久視爲不急漕臣初不精覈州郡據曆書考殆若循常案牘吏摘紙尾至則占字選部銓擬亦不加察在官雖或酷若乳虎或貪若石鼠或冥迷鄙昧不辯菽麥或筋駑肉緩縮手避事或遨遊沈湎不主曹務曆之所書苟無愆犯即以資格緣手注授欲官之不隳窳而勤不贓墨而廉不暴刻而循良不放敖而謹守不罷滅而精詳其可得耶臣故曰州縣苟簡之政尚多由考課之法弊也稅賦之法民因資產而有兩稅因兩稅而有科率軍與以來斂取歲增常產之民日以彫窶州縣索一絲縷市一筋角悉按户等高下差第數入無常產者秋毫不輸蓋有囊金珠東縑素時其低昂取贏貲以自肥者蓋有囷藏廩積乘農人之憔悴賤收貴出坐待穀直之翔踊者蓋有擁高貲行子貸息取倍稱以朘剝貧民者是等皆飲醲餍肥朝歌夜絃笑視編氓之困頟有得色是以溫丁高户剔屋產市犁犢相與捐隴畝而捨本業規脫科斂臣故曰民庶逐末之俗愈甚由稅賦之法弊也此三弊皆風俗之大患宜爲之變通者而未聞所以革之臣故曰失不更化也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廟謨上

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人主議戰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是謂廟謨夫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故爲魚鼈者可以網罟取爲鴻鵠者可以矰繳加惟無形者無可奈何廟謨成算所以先計取勝出萬全而必無敗蓋無形之大者也豈獨使敵人不能窺雖吾士卒雖吾國人不可使知之非吾腹心之臣非吾指授之將不可使知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君臣相與議戰于廟堂之上安危係焉成敗係焉固所以躡足附耳而謀者也愼密不至幾何而不害於成蓋聞用兵者常不愛爵祿百金以求知敵之情間人諜士我固有之而彼亦烏能不用凡彼使之覘我事情伺我動靜察我虛實固有近在門庭而不及知者我非故爲誑事於外令吾民知之以欺於敵間則奇謀至計情實之所在殆未有不密而不害于成者也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曰不可有瓦器而無漏可以盛酒乎曰可也夫瓦器雖甚賤惟無

漏故可以盛酒玉巵雖甚貴惟有漏故不可以盛水此春秋所以戒寺人貂漏師于多魚者也昔之人固有欲發天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者固有居高堂悉去屏障相向坐謀而不言以鐵筯畫灰爲字隨滅去之故其所謀人無得而知者漢高祖以陳平爲腹心或計祕世莫得聞荀攸從魏武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古之君臣於機事愼密如此其至是以決策擧事鮮不有成今廟堂之上沈機祕畫必如漢高之與陳平魏武之與荀攸則何攻之不克何戰之不勝何敵之不摧何

寇之不滅哉儻尚若異時謀未定而計已傳兵未動而敵已知成算未授于將帥而市人行路已宣言吾情實之所生則非臣之所敢知也或曰得萬人兵不如聞一言獨不可以收羣策廣廟謨也曰是不然兼聽而獨斷者大謀之術也收羣策所以兼聽故白屋之士皆得以關其說定廟謨所以獨斷故非腹心之臣非指授之將不可使知魏劉廙言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故博採衆智于下而愼密勝算于上聖王所以出萬全也凡臣所陳或妄議兵形則皆發其端而不敢盡惟畏夫機事之不密而已然猶有不得已而及之者昔唐元萬頃草檄責高麗譏其不知守鴨淥之險莫支離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鴨淥唐軍不得入此又機事之所宜密也

廟謨下

所謂廟謨者討勝于未戰尚謀之道也夫天下無久治亦無久亂不患亂之不治而患所用以治亂者非其人苟得其人不患功之不速而患所以圖功者無其謀昔晉元帝肇基江左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至以漕餉稽期誅督運令史志非不速也然終不能成尅復功者惟無圖功之謀而已當

是時祖逖鎭雍丘數破石勒之鎭戍歸附逖者甚衆黃河以南盡爲晉土又嘗繕虎牢將長驅越河掃清冀朔元帝既得逖宣威于外儻遂能推誠任之俾專分閫且以王導爲腹心引紀瞻戴若思等爲策士倚陶侃以爲屏蔽誅王敦以絕內患因溫嶠忠亮之節復讎之私俾率銳師佐逖進討則剪羣胡如拉枯復輿地如反手元帝謀不及此故元戎屢動不出江畿是雖得人而無圖功之謀猶無功也今王師討伐固將收中原淸大憝以悉復祖宗故地然根本所恃實在江左彼東晉得一祖逖猶能使黃河以南盡爲晉

土況陛下有腹心爪牙之衆乎臣所未知者廟堂所以圖功之謀為知何耳陛下雖有腹心之臣籌於帷幄然引之為策士者誰乎倚以為屏蔽者誰乎俾專分閫可以破虜如祖逖之當石勒者誰乎可使之率銳師佐進討者誰乎陛下當與腹心之臣議於廟堂之上審我徇地闢國者才為如何訓兵總衆者才為如何彼所出者何策我所出者何策彼所固守者何地我所固守者何地吾將所以破彼者何人彼所以當吾將者何人孰賢孰否孰智孰愚孰強孰弱孰勇孰怯彼已洞見則勝負之勢未戰而已分矣兵法曰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漢高祖深明知彼己之術故伐魏而知柏直不能當韓信馮欽不能當灌嬰項它不能當曹參因曰吾無患矣果定魏地是審彼己之將而知必勝也黥布之反高祖召薛公問以布計所從出薛公對以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出下計則可以高枕而卧漢無事矣布果出下計高祖遂破之是審彼己之計而知必勝也陳豨之反高祖自往討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遂破豨是審彼已之地而知必勝也故夫決勝之策在乎察將之才能審敵之強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令廟堂之謀能先審彼己知必勝之道則何患功之不速乎議者或謂唐肅宗以匹馬起靈武合弱旅鉏強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而摧堅銳復兩京悉收河南州縣令中興之功胡為乎不可以日月冀也臣竊以為不計事勢之言夫清內盜者易為力攘外患者難為功安祿山雖劇寇然內盜也當時回紇請和土蕃結附不惟順服又藉其用以復土疆則不踰時而清中原尚為宿留且香積之戰新店之戰唐兵為賊掩幾不能軍使非回紇相與夾攻則雖郭汾陽李嗣業且將再不勝賊

驚曰回紇至矣因大敗遂收東都是肅宗中興用夷狄國家中興攘夷狄也不計事勢而欲以至德之功望今日則過矣然而功不可以速成者事之勢時不可不趁者人之力苟惟玩日弃時而曰功不可以速成則亦何功之有禹之治水非一日而有功也然履遺弗取冠掛弗顧其於趁時未嘗不急則圖天下之功可忘所以趨時哉

用奇

臣言功難以速成謂中興大功也至於兵家之策則又有貴速而不貴久者臣且將言之夫戰久則兵鈍

攻久則力屈暴師久則國用不足此兵所以貴速也敵有可乘之隙我有決勝之機行之有疑反爲彼利此兵所以貴速也欲無鈍兵屈力殫財動敵機會則莫若用奇以求速勝之功而用奇者又莫神於得奇正之變也使夫用兵者以衆敵衆以強敵強戰勝則殺傷猶至於相當不勝則一敗塗地以爲用兵如是而止耳則雖庸人悍夫皆可以將百萬之師以臨大敵惟夫用寡以當衆用弱以當強轉危而安轉敗而勝勝則彼必摧潰而我獨全不勝則不至於甚亂而敵無以乘我是豈庸人悍夫所能知哉蓋有奇正之

變行乎其間因形制勝神張鬼翕變化莫測雖吾士卒猶不能窺吾所以勝况敵人乎兵法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以情求者爲能盡之昔唐兵之破霍邑也建成隋馬右軍少却而宋老生乘之太宗自南原馳下斷其軍引兵奮擊遂敗老生夫建成陣於城北是謂正及其却而致老生則向之正變而爲奇太宗自南原馳下是謂奇及其斷老生軍引兵奮擊則向之奇變而爲正太宗得奇正之變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議者以謂非學而能惟其以

正爲奇以奇爲正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是豈可學而能哉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以情求者也歷觀自古善用兵者未嘗不以奇勝或示羸而用其銳或示怯而用其勇或示緩而用其急或示近而用其遠或示之敗而致其怠或示之退而致其追或示以擊東而實攻其西或示以擊左而實攻其右皆因機應變示敵以可見之形而不示以不可知之計唐李泌請肅宗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

以三地禁其四將也然後命建寧王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肅宗不能用使慶緒思明挺亂不已其後代宗討史朝義長孫全緒請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李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脅從者相疑則賊滅可待代宗用其言遂滅朝義平河北臣嘗謂禁四將而取巢窟張勢綴賊而斷其手足是皆用奇正之微機不可失者惟有用有不用故或有功或無功夫先人有奪人之心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方今討賊之勢得無與李泌全緒所言有近似者乎惟能

出奇正之變示以可見之形不示以不可知之計以成速勝則善矣

擬策上

兵有不可攻有不可不攻不可攻者敵之銳也不可不攻者敵之恃也我以兵進彼以兵逆則猛士精卒悉銳來拒此不可攻也當用奇以擣其虛彼有所恃持重自守則餘軍倚以為強士氣自倍此不可不攻也當用奇以致其敗曰者王師之討賊也數道並進賊悉以銳兵分拒諸將諸將攻之勝負未有此攻所不可攻也法當以大衆謹持其銳選梟勇士少出而

更進時擣壘以撓之備東則擣西備西則擣東使彼奔走不給雖有猛士精卒且將氣竭而力弊我乘其弊而攻之可以必克且彼備我於前者既衆而強則其自備於後者必寡而弱我既弊其強衆於前則可以襲其寡弱於後彼強而衆者既弊則寡而弱者自孤我因以輕兵捷騎投其間而擊其虛倍道疾馳不三日而叩汴城出其不意則叛衆可以笑俘渠首可以坐縛彼強衆之在前者還救則我師夾攻不還救則腹心已奪此彼之銳不可攻當用奇以擣其虛之策也且賊之所恃者胡虜也彼宜推以抗我為兵寇

鋒而方蜂屯蟻結固守不動者蓋彼以為恃則其動不敢輕輕動而小衂則凶威挫而賊衆疑恐我得以測其虛實不若固守不動使其衆賴強胡之虛聲挾以自壯且示所恃以疑我此賊人之情也法當以計動之使彼雖不欲與我戰而不得不戰夫胡虜之性貪惏無厭可以利誘我宜未戰而設伏使一裨將率數千衆鼓行徑進衝其中堅示敗而速去之無愛輜重寶物且走且棄虜輕我軍之易北又耆遺利必驕怠而競為抄掠則吾伏可起掩其不備虜必反走因而乘之向之蜂屯蟻結者必亂則吾示敗之師可還

奮擊破彼所恃則餘賊失氣然後諸將席勝四面攻之大克必矣此彼所恃不可不攻當用奇以致其敗之策也昔唐兵討蔡吳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李光顏故李愬知元濟之隙可乘潛師夜起出文城柵馳入垂瓠城駐元濟外宅而蔡人無知者遂以平蔡時董重質猶守洄曲愬折簡召之重質即棄軍降是擣其虛而銳自摧也李靖討輔公祏公祏以一軍頓當塗一軍據當塗南路皆百戰強兵造柵自固蓄力養銳以抗唐軍蓋公祏所恃也靖苦戰破之二軍悉潰公祏餘衆雖多不復敢戰遂禽公祏是敗其恃而

衆自破也擣其虛而銳自摧敗其恃而衆自破固有古事之効矣豈空言哉

擬策下

甚哉兵久之難也千里饋糧内外騷動老師費財從古患之昔曹操孫權時江淮間不居者數百里或以爲圻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此未得曹孫之情也且操與權才均智敵將佐亦相甲乙使其對壘抗兵各用所長以角逐於江淮之間雖積時累歲徒爲自弊勝負猶未有分也故各虛數百之地堅壁清野以相俟望來則應去則守全力繕兵以伺敵釁此則曹孫之

情也然兵固有不得已而相持者以順討逆以義討不義師出有名士氣自銳彼不敗走我雖自却却則我勢沮彼勢張進不成攻退不成守古人於此雖以弱敵強以寡敵衆猶相持也故以弱而持強者漢高之持項籍是也以寡而持衆者曹操之持袁紹是也漢高與項籍相距滎陽數歲漢義而籍不義故漢雖數困而不爲弱然卒所以勝籍者奇也高祖出軍宛葉綴籍兵而不戰令滎陽成皐間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因復走滎陽使籍備多而力分此高祖之用奇也曹操與袁紹相持官度有餘日

操順而紹逆故操軍雖不敵而不爲寡然卒所以勝紹者奇也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操自將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此曹操之用奇也今王師出征以順討逆以義討不義兵衆將強不寡不弱固有萬全之勢然賊未敗走理必相持不出奇謀未見其利臣所謂擣其虛敗其銳誠爲至計然苟未可圖則宜以諸軍綴賊使不得動别遣奇兵萬人由間道襲取負海諸郡以駭京東賊徹緣淮之備以自救則震擾可擊使其終不敢動則我遂盡取京東此亦漢高之奇也國家得東南漕運故可以都汴京今賊

雖借據而江淮財用皆爲我有策其暴兵既久必至飢虛儲糧大乏當遣間人用火攻燒其積聚或伺其積聚所在以輕兵夜出假賊旗幟設詭道襲而燔之此亦曹操之奇也或謂我以萬人由間道襲取負海諸郡倘道聲援兩皆阻絶奈何曰是又有奇正之變焉奇正之變莫妙於變主爲客變客爲主因糧於敵是變客而爲主也投萬人於死地使自爲戰而後生是變客而爲主也因京東思國家之心復其租而寬其徭使還爲我用是變主而爲客也已得負海諸郡俟彼救至乘其恍駭設伏於險而迎破之是變主而

爲客也何餉道聲援之虞哉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巡幸

王者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故不常厥居黃帝以師兵爲營衛遷徙往來無常處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周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是豈樂於勤動爲哉將以一身之勞易天下之安聖人之心也然臣觀盤庚遷都告其臣民曰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則知古之人君將遷都改邑非徒爲是紛紛益爲長久之慮不得已而議遷而其臣民亦有所憚動也陛下時巡于遠雖

非還都至若鑾輿天行百官羣司千乘萬騎與臣庶之衆從者不謂無煩亦當爲久長之慮有不得已然後移蹕則人有悅心國無徒費故曰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且陛下以決策親征巡幸建康天威所臨諸軍增氣義士激烈孰不用命甚善舉也然臣愚慮以爲有可議者建康王者之宅東晉時溫嶠議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而王導獨以建康爲可遂定都不遷則江左形勝無踰建康者然孫權居之即城石頭又作濡須塢汙江西繼而權以七萬兵却曹操四十萬衆於濡須則地之可以戍守者宜爲之備

也又東晉時巨盜凌援皆自上流奄至變出不虞故王敦盧循之徒伺間竊發則上流之可爲藩屏者宜爲之備也既修戍守又有上流之防然後翠華可駐建康以經略中原然臣愚慮又有可言者自古皇居帝宅未嘗不爲居重馭輕之計其勢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唐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其驗也今雖悉師討賊務揚威武而輦轂之下兵衛亦安可以不強甚非居重馭輕之道也唐肅宗在靈武衆單寡軍容缺然得郭子儀李光弼兵故國威大振德宗時段秀實言禁

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牙爪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此欲強本幹備非常之意也昔漢高祖與楚戰出成皋至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收其軍兵遂大振因令耳備守趙地令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高祖必先取二人兵以自振故能使之俯首聽命維所指使不然則信耳萬有一驕蹇不受約束且無以制之此實將將之術安危之機語之於今宜留聖慮者也陛下誠即日親御六軍張皇武節則戎卒前驅千麾萬旗天威震赫國勢隆矣儻尚觀兵俟時以行天討則環衛禁旅居重馭輕誠不可後

形勢上

厥今中興既有取勝之資矣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何謂取勝之資形勢是矣臣請以三國言之夫孫權劉備皆一時人豪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合此二長共爲脣齒其勢足以患魏人地雖廣兵雖強亦常鰓鰓然恐吳蜀之一合而軋已也故吳蜀和則魏不敢動吳蜀離則魏思間釁以圖之方權備之交相伐也魏劉曄乃欲大興師以襲權及吳蜀之使復通魏賈詡則曰劉備有雄材孫權識虛實據險守要況

舟江湖難卒謀也以是知吳蜀有勝魏之資權備不知相與合力而用之非不知也其心則異而勢則有所不合今吳蜀地皆我有人無異心勢無不合豈非取勝之資乎第顧用之如何耳夫江左與蜀雖猶輔車而川塗回遠聲問往來動以數月或道路壅梗則音郵曠絕故以重師鎮襄陽通川蜀聲援誠今日所宜先也襄陽北接宛許西接益梁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故吳人欲據之以蹴曹操晉人欲鎮之以保上流蕩秦寇唐人又謂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

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洛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是襄陽亦取勝之資而又可以用吳蜀豈非所謂形勢者乎晉人有言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據形勢以經畧中原正急務也然吳蜀襄陽可以為取勝之資而不足以盡天下之形勢今之議者皆曰長江數千里實天下之形勢故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涌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苻宏亦云晉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豈非天下形勢無踰於長江乎臣竊陋之夫吳之所以不能吞曹氏而據中原晉之所以不能滅胡醜而復境土者殆無他焉正以其謀陋而無復遠畧區區恃長江之險以為形勢而止耳吳人之謀則曰取徐州不如全據長江故當時僅能擅有江表成鼎峙之業晉人之謀則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故當時劃淮以北大抵弃之然則為今之計詎可恃長江如吳晉之陋乎必將尅復神州不失舊物則又當縱觀天下形勢為經畧之宏規而臣所陳吳蜀襄陽者取勝之資也

形勢下

吳蜀襄陽臣既言之矣雖并凉幽燕於此有未暇詳至若歷陳中原之形勢內以固藩翰外以謀攻取者臣請參古據今而備論之武昌為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援奔不難故前世都江左者皆以為要地使重將鎮之為內外走援則武昌形勝之地也夏口在荊江之中與沔口對通接雍梁實為要津故周瑜以三萬人據之能破魏武數十萬衆則夏口亦形勝之地也襟江帶湖北連豫壤西接荊州則豫章亦形勝之地也夷陵江東關限昔吳人以為安危之機如其有虞必傾國爭之則夷陵亦形勝之地也睢陽為江淮保鄣唐張巡以千百卒守之能禦劇賊使不得搏噬東南則睢陽亦形勝之地彭城地勢陸通驍騎所騁呂蒙嘗謂孫權今日得徐曹操後旬必爭則彭城亦形勝之地也荀彧謂兖州天下之要以比關中河內則兖州亦形勝之地也魏武之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則許下亦形勝之地也長安據函崤界襃斜帶洪河為古金城則長安亦形勝之地也唐郭子儀以河中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中則兩京可圖則河中亦形勝之地也我既鎮襄陽用吳蜀之資矣又當遣良將勁卒戍

夷陵以控引荆吳川蜀之勢又命大師宿重兵鎮武昌夏口豫章以制上流而備不虞藩翰固矣然後中原爲可圖凡諸軍所臨因利乘便苟可以進取則形勝之地皆所宜知我師得利於西則可以出長安臨河中得利于東則可以出彭城臨兖州得利于宿泗則可以取睢陽得利于陳汝則可以取許下數道並取形勝據之或鼓行勁攻或掎角合勢則太河之北虜必連營固守所以備我者廣而不暇及遠彼汴城僭叛知虜援之不力必爲收兵閉壘之計非得帶甲數十萬且不能守則抗我之衆皆將入汴自保矣此

得形勢之地雖不專於用奇亦可以圖賊也然而形勢固有彼我共之者又成敗之機不可失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我知之彼亦知之我能用之彼亦能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其時故不知形勢之可用者敗呂布是也知形勝之可用而不能用者亦敗烏承恩是也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者亦敗毋丘儉是也曹操曰呂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而布卒爲操所克此非不知形勢之可用以取敗乎有說烏承恩使據常山以扼賊咽者且曰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

安譬猶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疑而不決卒守于信都此非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以取敗乎毋丘儉從項欲爭據南頓發十餘里聞王基先至已據之矣儉遂復還保項卒爲基晉所破此非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以取敗乎今臣所陳形勢固不可不知然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先人又皆非所以取勝也嗟夫天下形勝之地異時皆吾有也有之而不知守失之而不知復失一邑則棄一邑失一郡則棄一郡隨失隨棄以至于今惟異時棄之也甚易故今日收之也甚難昔漢靈帝時以兵亂不解司徒崔烈欲棄

凉州議者不可曰凉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至憂社稷深慮也向令爲國家守土地者以天下至憂社稷深慮爲念必不輕棄郡邑雖力不足而棄去必思即復取之惜其棄而不即復取遂使左衽之虜盗據士勁甲堅之處爲亂迄今而勢尚強嗟夫往者不可悔而可以爲今之戒也

用人

天下之人頑非木石則皆可以意氣動暴非虎狼則皆可以誠心感善用人者知其然故常用其所不可

用或取於讎或取於盜讎與盜宜若不可用也而吾能用之是以得其心而致其力讎者曰吾怨也今釋怨而不吾憾何忍負之盜者曰吾罪也今捨罪而不吾弃何忍負之彼其意氣之所動誠心之所感可使之趍深溪可使之蹈白刃可使之赴湯火而不愛其死昔齊侯念管仲射鉤之讎鮑叔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晉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則亦子之勇也晉戴若思作刼自悔卒能事君盡節唐令狐彰從安史自歸卒能忠

義奮發夫人之情孰不欲自盡其才以見於世不幸而爲管仲爲州綽爲邢蒯爲戴若思爲令狐彰遠以其爲讎爲賊而置不用則弃人多矣惟古人越拘攣之見開誠素而用之往往得其用十倍常人何者彼固有所感動之也臣竊思國家涵養天下仁恩德澤龐洪汪濊浹人肌骨雖髫童乳子皆不忘歸戴之心意彼陷賊生靈思我宋德日夜謳吟而望官軍且將扶擕老弱壺漿載路或殺賊渠酋爲我内應或望旗歸欵挈地來臣不疑也然而逮今猶爲賊用者彼寧誠爲賊用哉蓋亦有疑焉耳且兵興以來豈無士民

自賊中歸我者而未聞有所恤豈無將士自賊中降我者而未聞有所用此吾赤子之陷于盜區所以猶有疑心而爲賊用也陛下雖嘗發德音設賞格開其自新之路使之悔過而效順然人不見利焉能遽勸彼内有疑心外見迫脅使戰則戰使守則守苟欲免死不知其他陛下何不命諸將擇來降及俘獲之人可用者隨才授任命以爵秩一或有功遂加優賞仍以尺檄廣行誘諭能以邑降者即使宰邑以郡降者即使守郡以首級降者以兵衆降者各差勞績大小厚賞之使未効順者望風相告曰某先降而得某賞

不徒釋罪又寵榮焉必相率而俱降此則降者見遇貳者思奮之說也尚寧爲賊用哉漢韓信敗陳餘令軍中無斬李左車有生得者賞千金至則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委心歸討而問攻燕伐齊之策卒用其謀以平燕齊唐李愬伐蔡獲李祐諸將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屏人語至夜艾軍多諫以爲祐不可近愬待益厚卒用祐定襲蔡之謀且韓信李愬皆一時名將於左車祐必欲生之而問以計非以其有用故耶今誠得如左車祐輩用之亦勝算之一助也

朋黨

言朋黨不過曰君子曰小人自昔朋黨之與小人未嘗不得其志以勝取於君子君子不勝而受禍亦未嘗不酷其故何哉小人姦詐而多才雖欲抉朋類以擠君子苟其徒不繁而力不足以必勝則包藏禍心徘徊而不發嘯召挽引多其援助以俟釁隙之可投故發必奇中而未嘗不取勝於君子者直情徑行不顧可否必欲引衆小人力與之角而鮮儔寡與勢常單弱爲難立夫以直情特立之君子抗姦詐羣聚之小人雖庸夫亦知其必危故一陷禍機蕩無遺類而

受禍未嘗不酷此東漢之黨錮可爲流涕者也人主必將慎察朋黨之邪正使小人未衆而亟退君子亟進而益多則不可以不辯於早而戒其漸不辯於早而戒其漸則君子小人朋進而鬩于前將莫明其孰是孰非而無可奈何昔唐文宗恭儉自喜其區區圖治之心初非不切然卒至危弱而不復奮原其所自實猶朋黨亂之每大謀議甲可乙否紛然盈廷迭相侵詆如市人賈夫相與爭言於闤闠天子顧爲軟語解釋其人早朝晏罷日惟朋黨之論至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而唐史言其是非排陷朝昇暮黜

天子亦無如之何是君子小人鬩于前莫明其孰是孰非而無可奈何也臣嘗詳求當時朋黨之患蓋起於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等德裕固賢相然宗閔僧孺初亦奇才有名於時及黨與一分遂相傾軋至爲小人所不爲者而流波浸滋爲縉紳禍幾四十年若楊嗣復陳夷行李珏鄭覃輩豈皆小人哉亦爲黨勢磨軋而已夫其始也皆非小人及爲黨勢磨軋則有至相魚肉之心是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爲黨者禍之大也宗閔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悉逐之及德裕

在相位非其黨者皆不容於會昌中使賢如白居易猶懼斥不自安固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德裕罷相則凡德裕所薦皆不次用之至德裕之與則雖草制不盡言亦且貶黜嗟夫宰相之職固將爲天子求人材而進之士非天子所自識擢則不以宰相進何由登於朝而用於上苟一相去位門生故吏與所親愛無論賢不肖率以其類相次廢黜否則自疑而引去雖天子所自識擢之士於罷相有一日雅亦必見逐曾不得少留於班列之下夫人材由宰相進雖未必皆賢亦未必無奇能異士卓然可以資世者類以朋

黨廢不用則人主雖有顧後之心安得而器使之夫以一相去位士坐朋黨廢者不知幾人而又鼎軸之任未幾輒易則人材之沉滯閑散可勝計耶此人材常患乎乏使之因而牛李所以禍世者也臣故曰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爲黨者禍之大然則人主其可不念而爲臣者可不戒哉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封建

自司馬遷班固曹元首陸士衡迄唐諸儒言建封衆矣予三代分土者以爲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開諸盛衰深根固本不拔之道不予者以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亂常干紀畧無寧歲使哀平威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殺其至當俱非通論臣竊因柳宗元之說而極封建之弊以爲三代不可去後世不可行何以言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黜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勝

商會禹而來臣資湯武而爲用是三代不可去漢鑒秦孤剖列疆土而七國唱和幾危西都晉矯魏失載崇藩翰而八王階厲蕩覆東洛是後世不可行且先王良法歷久而時不便俗不安莫能復行於後世者固亦多矣彼肉刑井田冠婚喪祭射鄉食饗皆上世盛典今其與存者幾何顧獨於封建必泥古以爲可行亦過矣方周之衰絕長補短地僅埒於曹滕以小白重耳撫封疆大威憎殊俗而不敢睥睨九鼎懷窺覦心方且糾合諸侯扶其弱與共守封建其可去乎唐藩鎭本非錫土久則私以傳其子孫田悅朱滔王

武後雖飛揚跋扈然比衆度大不能當唐十之一一旦得逞遽擅相王號如七國故事合從締交旅拒王師天以威文之強而臣于弱周以三叛之微而僭于盛唐是苴茅授瑞行於三代雖大無不庭行於後世雖小無不跳且漢封異姓本以建國屏崇王室而委質下國者卒自王其王因不知有天子貫高趙午相與謀曰帝辱我王因壁人于柏人封建何利於漢哉唐雖時倚鎭兵戡禍亂然擁衆不朝擅賦不貢者相視並起是無寇而失地不戰而失兵微水旱而失穀粟田承嗣盜有兵博魏衛相磁洺七州而未嘗北面

天子蔡帥不廷授者五十年環天下之兵僅能縛一吳元濟藩鎭本非錫土患已如此況以王命命之國則其爲禍將何以制之臣故曰後世不可行且唐以鎭將領兵能作威福而刺史失權故強藩得拒朝命爲僭亂今國家以太帥臨方面而刺史亦得職各主其兵方鎭雖有祿山思明之姦終不能據一州以叛是古今郡國之制莫善於國家而應變則有權取衆則有機此又不可不論也高祖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高祖如良計捐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捐陳以東傅海與韓信使各自爲戰於是信越各引兵來夫高祖視所捐地猶屈產之乘耳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猶垂棘之璧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捐之於一時收之於後日故能應變以濟務驅衆以成功此高祖所以取天下而人莫知者也人君將以應變濟務如高祖之機權誠所宜知則夫廐今醜虜與僭叛所盜據地邑尚皆堅守爲虛空之地臣固欲以守宰爲賞降之資亦權宜也

御將

天下久安兵無素備人不知武卒然一旦有盜賊四

夷之警海內騷動天子與大臣熟視廟堂之上而不知所爲當饋輿歎思得良將用之得一武力鼎士則解衣推食遇之惟恐不厚操斧授柄任之惟恐不專握手臥內結之惟恐不至及夫兵連積歲變故習熟而爲將者寵亦益加權亦益盛金多粟腐錫予盈矣兼印累節品秩崇矣左朱右紫子孫官矣田多膏腴資產豐矣高門華屋第舍侈矣志得意滿偃然自安頡頏而不爲用於是廟堂之上思所以御之而不得其術蓋始也遇之惟恐不厚遽薄其禮則怨始也任之惟恐不專遽奪其權則憤始也結之惟恐不至遽

示以猜則雖怨憤以離則其爲患有不可言者或謂漢高祖與武帝深見此理而早制之故高祖之御將常折其氣於初結其心於後武帝之御將常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黥布歸漢高祖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此折其氣於初而結其心於後也武帝使使者持方寸之印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盡以諸將兵付之然常踞厠見青使青有天子切齒之懼動不敢專以和柔自媚於上此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也然而折其氣所以制於任用

之始苟以偃然頡頏則暴折之又非所以善御人也惟當推赤心置其腹中務以誠感俾之用命賞罰明信並用而必行則御將之長算也臣聞太宗時嘗命將守代州擊虜有功而邊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太宗一切不問封其奏以付守代者太宗之於將帥可謂推赤心矣然當時自牧伯至於士卒稍有愆負無或矜恕則臣所謂務以誠感與夫賞罰明信者眞太宗駕馭之術也李唐用兵有賞厚罰輕之弊戰輒少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至多喪兵士顚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墠之上故兵不脆穀不殫而戰必挫北夫賞重罰輕猶致敗況賞獨厚而罰不行則非御將之道也然人主於將不但駕御之而已又當審其才而用之將固有忠勇可喜者常失於輕敵而寡謀漢李廣才氣無雙與虜确而公孫昆邪慮其自負貫復輕敵而光武不令別將夏侯淵戰雖屢勝魏武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然則忠勇而不知怯者又當戒以輕敵亦使將帥知朝廷知之盡其才也

賞功

爵祿天下之公器非人君所私有也是故古者明君之於爵祿苟不當用則雖微秩輕賜未嘗有所虛授苟不當靳則雖高位大官未嘗有所固惜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甚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所知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漢高祖擊陳豨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

何愛四千户不以為趙子弟故方其不當用則韓昭侯一弊袴猶須藏之必以待有功方其不當靳則漢高祖之四千户雖以封未有功之人於事為宜此古人厲世磨鈍之至術也方今爵祿蓋有不當用而虚授不當靳而固惜者竊以為有厲世磨鈍之具而不能用用而不得其當則人心有所不服欲忠之臣有所未勸爰自軍興以來賞功所司初無稽覈或虚張首虜或增飾勳績或緣世竄名或行賂冒奏斷筋絶骨先登陷陣搴旗折馘之人未必見旌異殞身喪元膏流節離忘私死事之家未必蒙隱卹凡所補授下

而至於校尉上而至於橫行車載斗量不可算數未必皆殊勳異効之人往往僞濫不公十嘗五六彼困無援貧無資者雖績用章著文據顯白吏方邀索賕謝難問百緒彌年累歲終不霑賞莫之告語相與怨歎使義夫節士遲疑於立功顧慮於身後每覩叨名冒級者抵賞憤吒為之不平此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昔唐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面先鋒當矢石狀擢肅政臺中丞及張仁愿問其破敵曲折而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行賞之妄有至於此向非仁愿窮詰則承景為第一功何由知其不實此賞功所以貴

乎精覈也漢趙忠論討黄巾功甄舉謂之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而南容終亦不得封夫以一傅燮之不賞遂使天下失望今有功而見遺亦多矣將何以慰天下之望而服其心謂朝廷於爵祿有所慎用耶則濫賞者不加察有所輕用耶則宜賞者不加恤臣故曰有不當用而虚授而不當靳而固惜者又若四方之士詣闕上封或徒步千里奏書百牘越月踰時客食旅次豈無去故鄉之念豈無懷親愛之心抗直辭觸忌諱豈無干不測之懼徒以感慨憤發思濟時艱心不

忘忠惓惓為此彼其所陳借皆荒唐之狂言屑瑣之常談猶當問一召見時加諮詢損斗升之祿輕束帛之賜以來庶言以通治道況夫愚者有千慮之得負薪有廊廟之言亦豈無一策為可取一事為可効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曾未聞顯賞嘉謀旌甄讜論使天下聞風增厲爭輸厥誠以收羣策而輔中興此復何也三歲任子動以千數諸生由科第進動以百數雜流入仕且不知歲幾何人顧獨於獻言者深吝而不予此又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臣願明詔有司精覈功賞俾無濫被與其濫被無補之人不若以報

有勞而未論有屈而未伸者又不若酬善言以勸策士則厲世磨鈍之至術也

勸武

國家之制武臣自借職即班先文資之六階自餘亦多右武雖中更承平修官制猶不改也此非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乎蓋時方艱難寵用勇力拔距投石揭旗引鼎之士皆得取豐禄揖美官天下既定包戈歸馬則前侯舊將投閑置散與老校退卒等遇之滅然若土梗游塵則非所以勸武功備後患也是以多難之世將士雖或奮身出力往往咸懷後慮而不遂

盡敵謂優游養寇足為已資使寇不滅則已之取重於世不已故常坐甲擁衆安視蛇豕薦食忍而不擊或破賊垂盡不即芟夷因使困獸跆而復起為世大患唐劉巨容敗黄巢于荆門轉鬬一舍捕逐虜獲率十俘八巢力窮兵諸將欲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忌之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諸將謂然而呂用之說高駢亦云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況賊平安所稅駕不如觀釁求福為不朽資也是皆李唐不能右武於平時以備後患故巨容駢等皆縱賊不盡誅使巢得復熾

遂陷兩京毒流天下然則國家官制右武雖更承平猶不之改真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也臣竊惟將士從陛下中興戰伐使間關有年雖出忠義然其計不能無望於安平休息仰事俯育為溫飽計也願陛下明祖宗右武之意詔諭諸軍約尅復中原日應將士有功者已差次行賞外各隨官資增給本俸之半以終其身為武功勸則皆將相謂曰往當無虞時國家已尚武今又約我增俸誠能盡敵當安坐取富貴耳將見人思自奮撫劍慷慨志馳賊庭而心臨之矣又何其養寇哉臣又觀行軍出師老弱隨之為戰士累

似未為得漢李陵提兵入匈奴士卒妻婦隨軍者大匿車中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士卒妻婦匿車中猶鼓不起況連營踵其後兵氣當如何哉唐韓洪以名姝遺李光顔光顔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然戰士皆弃妻子蹈白刃柰何獨以女色為樂以是知昔人用兵將卒皆去室家而即行陣也今不若以諸軍家屬分置江浙諸郡使之安堵是且有四利士卒前戰而後不顧家一利散處就糧省轉餉之費二利家屬留居人有固志三利雖名老弱猶可以彈壓諸郡使鼠竊不敢發四利仍

赦所至州郡優加撫存廩給以時無令匱乏則將士感激思報上賜矣昔唐柳公綽以御史中丞爲鄂岳觀察使詔發卒五千討蔡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死生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今誠使諸州郡盡如公綽則分置諸軍家屬皆將如歸是亦武功之勸也

募兵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故有寓兵無募兵後世兵農兩分則兵不足而募亦其宜也漢高祖與楚相距五歲數失軍已衆而蕭何常從關中遣士卒補其處至發

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耿弇謂光武曰吏士死亡者多願居上谷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因與吳漢北收幽州十部兵從光武擊破銅馬等高光定天下皆益兵以成功今方克復土宇用兵伊始宜廣召募以備戎行之闕則其說有二一曰義勇之士二曰死事之孤且家鶴膝戶犀渠江東之習俗也項羽所以雄諸侯孫權所以破曹公皆東吳兵至於戈船小瀨踏輪鼓水角長技於波濤中又莫如吳人加以閩地山險俗皆趫捷伉健白挺長鎩操以奮呼焰銳莫當又楚人剽輕先登陷陣出入若飛募而教之皆爲勝兵往歲

狂虜乘間犯浙右所過爲鄉社捍格俘斬甚衆此以見江東之士膽勇有餘使當虜入往往得利臣願明詔江淮閩浙募敢勇士願効忠者無拘數額發詣行朝各以路分聚爲一軍勿黥面勿刺手第隨州郡類結火伍日加訓練此義勇之士也漢取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灌夫欲報父仇披甲持戟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鬬志彌厲蓋人有復讎之心雖萬死不顧因而用之必能有功臣願明詔諸道募欲殺賊報仇者所在州縣厚恤其家與之資糧遣詣行朝亦聚爲一軍勿黥面勿刺手其人平居抱

憤欲釋憾于賊而力不能一旦應募必誓捐軀自無逋亡但當教以坐作進退使習熟金鼓此死事之孤也或曰昔吳周祗欲於鄱陽召募陸遜以鄱陽郡民易動難安召之恐致賊寇祗固陳取之而吳遽等果亂今欲召募得無有吳遽之變乎臣謂此殆欲以一噎而廢食也且彼一時此一時安可同哉陸遜料當時召募易動難安之民臣亦策今日召募可以安未難動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傳習妖教舊矣而比年尤盛緣村帶落比屋有之爲渠首者家于窮山僻谷夜則嘯集徒衆以神怪相誑誘遲明散去煙消

鳥沒究之則鬼迹捕之則易以生事根固蔓連勢已潛熾其人類多姦豪拳勇橫猾不及此時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於未萌臣恐異遠未必跳梁於今而張角孫恩決復響動於後也且姦豪橫猾之人居心好動殆非蒔桑秉耒低首安作爲良民者譬之修蛇巨蝎取以備藥物或能已疾蠲病苟弃不用日以滋息則緣墉肖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願因召募而收用之亦巳時病之細術也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節費

理財之要莫先於節費費不節而欲求財之豐是猶因風縱火而望山木之叢茂不可得也臣謂方今財用可省者

以

爲文具未深見其害於事也今與大亂之餘總核名實正所先務設一職猶欲兼數事況存不急之官以蠹無涯之費乎且官不必備惟其人豈惟三公哉唐薛元超爲中書侍郎高宗謂曰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是中書得一薛元超餘可省也孫處約爲中書舍人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是舍人得一孫處約餘可省也北魏汰擇郎官唯辛雄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是郎官得數人如辛雄餘可省也此豈非冗

官可省之明驗耶苟不思愼選其人第欲備官豈徒無益而爲害實大昔人嘗謂天下財賦耗數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是以由漢至唐征戰艱難未嘗不省吏員以救弊今官不少省顧或益增之棲遲閒曹而坐養資考者不知幾人非勳舊大臣而安食祠祿者不知幾人取兵書饋檄游走四方挾券自資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尸素竊位以官稱行呼唱而不釐職務者又不知其幾人也此非冗官爲無益之大費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將以息兩國之患解仇修好而已故有掉三寸舌強於

百萬之師者末世和親之說用乃卑辭重幣奉野心之夷狄

和戎之使益出問遺之貨益多犬羊之貪求索益不知厭封豕長蛇薦食益不知已朝廷何利而猶復遣使乎臣觀漢孝文貽匈奴書其辭不過曰皇帝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其遺不過繡袷綺衣赤綈綠繒黃金犀毗等物耳然而賈誼猶曰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又曰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至爲流涕使誼復生今日見吾中國金繒入虜廷者如此其膄虜人之凌縱如此其甚殆將痛哭而未已也且朝廷於虜人往爲屈辱而今爲怨仇往者遣使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塡廬山之壑而今爲割剝百姓遠行貨賂以奉寇讎此非遣使爲無益之大費乎臣願省冗官之大費以益募兵省遣使之大費以賞戰士則不必商功利而用或幾乎足矣

議錢

錢貨耗乏爲歷世患有救其弊者欲爲重錢而病難用欲爲輕錢而病盜鑄二者皆非可行於今者也思救其弊莫若求錢之所由耗而圖之臣竊惟國家全盛時諸道冶鑄歲供緡錢入中都官帑民家委積累百鉅萬又常平儲貨大郡無慮四五十萬緡次猶半之大邑無慮六七萬緡次亦半之府至貫朽府庫充物時雖四方民財匱不給用然實藏之官概以天下計之錢不乏也方今公帑旣虛私利又寠公私俱匱不知錢何所積而至於此臣嘗求其故知錢之所由

耗者有五說馬運艘買舶絕江浮海濤波覆沒一也通都大邑火所延燒灼爍融液二也閭井習俗送終唅死瘞埋滋多三也錢事不密而泄之疆場者廣四也禁令不嚴而破爲銅器者衆五也五者交耗故不藏之官不積之民而錢日以乏將救其弊則當從其耗之甚者而爲之禁令王師百萬或列戍或進攻皆資錢以爲用則泄之疆場願詔諸軍各加禁察或可以金若銀帛易錢費者量宜易之至若破銅爲器則申嚴禁令當責郡縣力行懲絕昔劉秩謂銅之爲兵不如鐵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

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陸贄亦云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是皆以禁銅爲利太祖時有司請行銅禁于江南詔除寺觀先有遺佛像鐘磬鐸鈸塔輪火珠及民所常用銅鑑自餘銅器限盡一月悉上送官給直市之敢有匿不聞論如律令儻遵用是詔申嚴銅禁得銅必多可以廣鑄又自今無復破錢爲器者錢何患不富乎然臣嘗觀漢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張林言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獻帝末不

鑄錢久貨本不多且無增益故穀賤無已是古以錢少故物賤也今錢貨既乏而百物皆翔貴豈今之錢貨與古之錢貨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東南播殖之利不加於舊而西北之人寓食于東南者益衆此穀之所以甚貴而未平也夫人視食爲命其於穀粟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舊而食者益衆且穀所儲積皆豪民大家乘時徼利閉廩索價價脫不高廩終不發則穀不得不甚貴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飢之人固將量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不甚貴此鑄雖乏而物不爲賤所以與前世異也今

欲百物賤則當平穀直穀直平則民費省矣且官收私銅以廣冶鑄又平穀直以省民費則錢雖乏未爲甚患善乎漢劉陶之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人饑臣亦以爲當今不病錢乏病乎穀直之不平也

平糴

臣所謂平穀直者非欲嚴法密令以抑損之也蓋聞食貨有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失之則姦民得以乘人急而專其利故曰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又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然則將

平穀直使無甚貴則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可不制之乎秦末豪傑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用以起富使當時斂散之權在公上則任氏雖有粟安得取貴直乎今莫若依倣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收斂散之權而制于有司使豪民足穀者欲索高價而不可得則臣所謂平穀直之說也悝爲平糴法觀歲上中下熟而制其收又觀歲大飢中飢小飢而發其斂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强壽昌爲常平法令邊郡皆築倉

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甚便之臣謂宜酌取悝壽昌之說詔州縣各量所部土地廣狹出穀多寡參以往歲和糴斛數制爲定額亦視上中下熟而三分其收每歲西成亟行廣糴必以時價償民無得虧除及來歲春夏穀直騰踴則少損時價而出之亦視所收多寡三分而出其二復儲糴貨以爲當歲糴本其一則以待軍與之須如此則斂散之權盡歸公上豪奪者不得固閉囷廩挾所蓄以邀重利穀直豈復甚貴而不平乎臣此所言其大略也若夫創制作法纖密之條所以周防利病者則在

有司熟講而舉行之或曰官自糴取與民爲市得無擾乎臣曰民無抑糴官無強糴損價以便民得羨以供軍上以豐蓄積濟饋運下以撿姦豪惠貧弱誠見其利未見其擾也方之橫斂不猶愈乎唐德宗時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百餘萬斛可以減轉運又欲以所減米糶江淮水菑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古之人未嘗不以斂散之權與夫平糴以利人爲意孰謂不可復行於今耶臣竊觀世之計利者類以剝下爲言所謂納鑿萬端窮朝抵暮千挍百牘皆取之民者也殊不知

理財之義固自有不害民而利於時者唐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挐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第五琦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國用豐程异使江表調財用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元琇判度支方蝗旱而不增一賦軍與皆濟是數人者皆不取之民而財自足豈天雨鬼輸哉亦得夫斂散之權而已然則臣所陳平穀直之說豈非不害民而利於時者乎

寛惠

民者至愚而神者也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

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効忠薄然則人君
誠欲利民可不加之實惠乎浮文惠之而實不至是
馭以智者也彼烏能無詐是示以疑者也彼烏能無
偷是接不以禮而撫不以情者也彼其徇義烏能不
輕効忠烏能不薄君以浮文罔民民以詐欺應君則
上之澤何由及乎下下之情何由達乎上上下情阻
日以攜貳亂亡之由也昔唐文皇賢主也常自謂以
誠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詐欺裴矩奏民遭突厥侵
暴者請戶給一絹文皇曰朕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
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太宗欲實惠及民用心可謂至矣然而當時詔逋負
官物悉令蠲免既而負秦府國司物者乃復督索如
故又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敕云
已役已輸者以明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追是欲
惠民而實不至雖用心如文皇亦未免爲浮文也臣
嘗伏讀建炎改元赦書所以勤恤民隱者非止一事
凡逋租負錢倚閣折納之類蠲除至多又備言官吏
削刻良民受弊往往破產所以慰安天下甚厚赦令
所至民皆感激流涕以爲陛下惠顧元元周悉如此
丁寧如此非復異時之虛文徒掛墻壁爲也盍有華

顚耆老扶杖立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盛者
然而事多循習吏不奉行前令未及盡施後令已復
更易不一二歲衆弊紛然仍爲虛文初無實惠雖復
詔赦數下德音至深臣恐斯民有至愚而神者固已
生疑於前安可冀其必信於後中興之功尚勤聖慮
未必不由此也凡逋租負錢歲久不能入者皆貧民
窶戶水旱札瘥之餘衣不足以蔽膚食不足以餬口
旣迫於寒飢矣而追胥督吏臨門譴呵責以不可得
之積欠而遂其不可厭之私求攘衣襦掠器具雞栖
豚穽無不奪取大吏未去小吏復來朝索夕須剥膚

椎髓償官之實曾未毛銖而吏之所得車載石量矣
朝廷何忍收毛銖之逋負使民抱無涯之疾苦乎彼
其橫被侵辱怨憤嗟呼之聲朝廷不得而聞也蒙頭
避吏潛山竄谷朝廷不得而見也豐年富歲已困於
追呼矣一有饑饉則操瓢囊流轉爲溝中瘠而已可
勝哀哉臣愚竊謂與其以督欠之虛名爲胥吏漁奪
之因不若捐毛銖之小得爲貧民無窮之利況夫逋
負在十年之外者民顧所責旣多終無可輸破數少
償則懼應盡入因厚以賕謝杵請吏曹雖毛銖無入
官者是又徒爲瘠民以肥吏而公家初無損益者也

臣願申行累下赦詔條列民所逋負可蠲除者自何年爲率明降德音盡削欠籍官吏不即削籍後復責償爲姦者重加寘罰庶幾民霑實惠知朝廷赦令誠以利澤彫瘵非虛文也其爲政効豈不優於唐文皇哉

除盜

歲適旱蝗民不韜生脫死自救摽金奪餉而不知愧甚則羣行爲姦依憑狐丘棲宿兔穴此其爲盜蓋迫不得已耳固宜綏撫安集之而勿窮其誅若夫豪姦巨猾乘危投隙弄兵擁衆大而翱翔轉寇噬螫齊人

小而攻據城邑臨時觀變此其爲盜又可闊略而不誅之耶異時官軍討賊於豪姦巨猾不惟闊略不誅仍每命以爵秩弄兵擁衆者相視踵起驅掠殘暴無所不至金粟子女靡衣豐食鮮車怒馬既飽其志顧得厭兵乃始以降約自通差次酋從坐邀官級褒優者先下爵卑者後服官軍力或不制則屈意順許惟懼賊心之小忤而不即就降至示以告身誘使投兵往往朝黃巾暮紫綬斬木揭竿之徒搢笏曳履雁行于士夫間國威不振無甚於此是以江湖嶺海跳梁猖暴攻劫市邑者至今猶時有也臣觀秦漢而下號中興顯顯爲古今稱詠者三君曰漢光武曰晉元帝曰唐肅宗然而晉自建都江左姦叛時起唐自安史後亦大盜繼作獨漢建武遂無強寇何哉蓋晉元帝時王敦驕恣不臣帝畏之而不能制自亡齊斧故其弊流于後世有遵養時賊之譏唐肅宗時平盧裨將殺節度之子而推立侯希逸肅宗不能正其罪因授以旄節故其弊流于後世有姑息之政晉與唐雖稱中興而威柄撓弱是以強寇不止若光武則不然以英威雄斷總攬權綱羣盜請降未嘗假以辭色況輕與之爵秩乎劉恭曰劉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

待之光武曰待汝以不死耳杜威爲王郎乞降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光武之御羣盜如此故當建武時雖狂狡間作而終無強寇然則以爵秩招慰盜賊誠啓姦之弊政也陛下紹開中興收威柄而隆國體則宜以晉元帝唐肅宗爲戒而以漢光武爲法凡盜賊請降者待以不死足矣俾之全身足矣又烏可復如異時使官軍屈意以踵遵養姑息之陋哉昔唐僖宗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宰相盧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益熾破淮南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

使詔下賊已破潼關矣臣嘗讀唐史竊以搆固不可巢請爲是以時人咎搆爲非又罪搆終不當以節度與巢也何以言之巢雖橫行天下不過爲一劇賊耳寇賊姦宄堯舜之世且不免是歷古所常有也儻以節度遂其請則是寇賊而秉旄鉞豈不異甚矣哉以政體言之以名器言之寧使巢益熾而節度終不可與也且巢之力苟能恣肆則雖得旄鉞猶將轉寇自如又果足以塞賊夫之貪心乎故凡爲遐養姑息之陋者皆啓姦之弊政能革啓姦之弊政則弭盜之先務也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寄上李丞相書

浚聞之昔者東周之衰王道雖微然朝廷公卿大夫表著猶在列爵錫土之柄天子猶得而用之大而齊晉秦楚小而宋衛陳鄭凡得百里而臣其民者亦莫不有卿佐列位臺餽槩粟黃金白璧翹車高旌足以來天下之賢能然而一時豪傑英偉之士類皆褰裳提屨鱗集霧會爭先擁篲于孔氏之門而惟恐獨後若淵騫求由參偃商賜之徒其才皆足以佐天子而立南面彼不之齊之晉之秦楚宋衛陳鄭以干說其

君又不從仕于周以徼一旦之富貴顧獨甘心棲遲乎蒿廬壞室飲水粹茹無監門之養以飽其腹被褐穿結無五兩之綸以華其身菜色當阨困窘顛躓矢死而不悔何哉蓋士非狂惑鄙陋則皆欲有立於時而流聲先於後世彼七十子者有聖人爲之依歸行道守義相與樂其樂而忘其窮舉天下之富貴殆無足與易者故夫七十子之所成就皆足以不朽上焉者窺見聖域仰高鑽堅以窮探乎性命道德之微雖魯喭之資亦皆深造自得終於易簀結纓泰然不動其心以安於死下焉者猶能取休聲垂無窮千載而

下號曰孔門高弟想望風采而不可及嗟乎天下之
富貴曾何足以易此哉其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
戰國干戈之際而告不害公孫丑萬章輩亦皆捨所
謂縱橫捭闔刑名楊墨以求學乎孟氏當是時士之
挾縱橫刑名干說諸侯者無不釋屩而析圭解褐而
懷符一談笑而取客卿封君之貴高門大屋開第康
莊之衢持梁齕肥心慊意得朱輪黃屋從徒駕馭馳
驅乎秦楚齊趙燕魏之郊而不害輩獨去榮華就枯
槁捨衆人之所趍以求學乎孟氏其亦以軻爲道之
所在且足以託乎不朽也嗟乎自戰國以至于今千

數百載雖其間不無豪傑英偉之士出於寒素然不
幸而無聖賢爲之依歸要所成就其能如孔門高弟
孟軻之徒歟然亦幸而時有名人魁士爲一時領袖
者如李膺以節義顯爲世楷模被容接者有登龍之
榮四方翕然莫不奮迅感激波蕩而從之故東漢雖
衰而士多忠義慷慨解衣就鼎鑊摩頸伏刀鑕相牽
連趍死而不懼是雖無益於漢之存亡然振頹風起
衰俗於卑陋委靡之餘於名敎亦不可謂無少助也
唐世人物視秦漢而下爲最盛蓋其始也隋王通以
儒術與於河汾學者戴經抱籍以從之遊如房元齡

杜如晦魏徵薛收李靖溫大雅等舉出其門而皆爲
王佐勳名卓然其後韓愈起文弊於乖微爲諸儒標
的有從愈者號稱韓門弟子於是唐之文章鬱然有
西漢餘風學古之士肩摩跡接繼愈而作爭以所長
焜燿于時此唐世人物所以視秦漢而下爲最盛實
通愈之力也往國家承平久天下無事士得沉潛學
問而又有韓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落落然踵起爲
儒先生各以所學收率天下之士或博約其人使知
所趍向或借之淸談緒論以成其名是以天下之士
得所依歸益自懋勉磨厲以德行文學政術稱者藹

然輩出奮迹立朝咸能侃侃正色以忠節直道遠猷
茂業與夫高文大冊聲詩雅什爲國光華蓋亦有韓
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爲之依歸而已厥今世道艱
棘滄海橫流士之脫于犬羊憑陵豺虎噬食若户賦
口斂誅求魚奪寒飢憔悴之餘其能志氣不衰自期
有立於世者益寡而又公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頬
多簡貴自尊非伊優面柔乞憐諂笑則無以辱流睞
而見甄錄彼耿介尚氣者使之呼吸折節而得萬鍾
且有所不爲其況攝纓束衽介徒隷而徒墻屏俯僂
俟伺以幸貴人一揖一顧彼且以爲殺身不足滅恥

是以浩然鵠舉惟恐足跡見汙於權門而有志濟時強聒自任者亦且為之前卻充豫欲依世撓節則不能欲遺世遠引則不忍欲求所依歸則無有遑遑乎若迷塗冥行而無適從於斯時也士非信道篤自知明行藏自我不因人而作輟則其所成就殆未可知也嗟乎今世之士去孔孟遠矣而曾不得如李膺王通韓愈者為之依歸一何不幸至此極耶然於此有說焉庶幾有以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蓋以為閣下勲德甚高而名塞天壤士之仰英風望餘光者冀一見有輕萬户之心得一言若九鼎大呂之重誰不願遊

閣下之門以自託於不朽閣下所賓接固亦多矣儻復加之意焉而略勢位躬吐握以一變近時公卿簡貴之風均禮寒素開納後來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將見天下之士褰裳提屨爭先奔走以閣下為依歸雖易之以富貴而彼將有所不願士非狂惑鄙陋甚不捨衆人之所趨而委心乎閣下者閣下方將復執大柄佐吾君撥衰戡亂則必有奮忠義立勲名者出為朝廷用閣下貴隆槐鼎為元功宿德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實今宗師握牘秉管者亦得以仰窺標的益其鑽礪之工以收名

於文籙是閣下與一時士大夫皆無媿乎前修也後世且曰吾宋復有閣下為士所依歸蓋韓富歐陽司馬二蘇之續不其休歟浚抑嘗聞侯嬴欲就魏公子之名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使人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漢王生於公卿廷會時使張釋之結韈而曰張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汲黯與大將軍抗禮或說黯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故夫以貴下賤者古人以成名今人以為恥古人以為取重今人以為辱今之士未必賤於侯嬴

貴人其能為之久立車騎市中乎今之士未必不賢於王生貴人其能為之結韈於廷會時乎使今之士與貴人抗禮貴人其能賢之如大將軍之賢汲黯乎必若以謂是非聖賢事為不足算則周公下白屋固有執贄而見還贄而見修禮貌而見與欲言而請畢事者越千人而不倦然則近時公卿簡貴自尊之風不及古人遠甚誠願閣下矯其失曠然大變之也方今強虜鴟峙神州陸沉人墜塗炭骸髗僵暴于原野稚耋流宂于道路聖主嘗膽九重之上卧不安席疆場日駭近以江介為守荷戈挺刃乘鄣望候之士懸

命鋒鏑甲冑孕蟣蝨而不得欠伸于菴廬之下義人志士傷時激烈酸鼻落涕吟嘯扼腕正聖哲馳騖展遺弗取之秋公卿不於此時倒屣走迎國士傾身接納與共謀所以抵患折難廣地強國尊社稷顯宗廟致主庇民之至計顧獨坐養威重留賓滿廡夷侯踞見至有盥頮賓興昧旦守門見辟閽人足趑趄而不得前者悲夫士固蒙耻冒訽極矣而公卿之距人卻客亦已太甚是何足以傾天下之士哉一旦秉成當軸坐廟朝進退百官知所謂棟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求其人而不得則坐誣一世謂無之材如李

吉甫之爲相自謂後進人物罕所接識惜然莫知能否其亦簡貴自尊之過也故曰士不預備而熟講卒然君有問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天子側席竦意注想閣下甚眷而縉紳君子遠于窮穴黎庶莫不引頸傾耳望閣下復相如望歲焉浚故願閣下均禮寒素而加之意益務開納以爲遂歸鵷閣棟下柱石之用伏惟高明察浚之所爲拳拳者皆海内公願而當今主盟吾道之責閣下其實當之又以浚身賤遠不得走伏墻仞再拜下風以控此區區之說也而寓其誠於書進越是懼併祈閣下恕之

寄上富樞密書

浚不肖伏食蓮蔽慕仰閣下盛德願望威重有年矣屬趁行馬之扉僭納里刺屢獲侍伏履而聆謦欬慰釋鄙心殆若所謂受教一言而七日不食如饗太牢者幸甚幸甚雖然浚固有所慕仰而非敢以求知也今閣下乃有意欲以小人姓名塵于薦書聞命悸慄不知所爲既愧淺昧不足以仰承特達知遇又切歎詠閣下大雅宏度其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也浚聞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而士則以自鬻爲醜抑嘗

怪近時公卿大人不俛眉下士類多簡棄寒素莫之省錄狂生賤儒習爲躁競望高門而走謁蘧篨戚施以期一顧一揖而終不可得是先達者未嘗求士於後進而後進者顧獨求知於先達也逆施倒置聞見稔積漸靡成俗視爲當然此浚所以閉關窮閻無足跡於通貴之門雖藿食水飲而猶守愚抱拙不之改也閣下以耆德碩望輔天子中興歷揚華塗入柄斗樞所以薦賢助國者不可指計今茲均佚琳宮以接納寒素爲孜孜愈益不倦士之躡履墻屏欲瞻耀光希獎飾者亦多矣而清談緒論獨見及於守愚抱拙

之小人此非將以厚德鎭浮俗移澆風故歟昔人謂敝漸靡之弊必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幷者揭然建明之閣下於今其薦紳先生德與位幷者也固可以鎭浮俗移澆風則今日蒙被盛意豈惟小人之幸將天下寒素實幸也然顧浚材智梏短有所不能爲者念當仰辭覆旨而惕焉恐懼不敢遽前謹先綫牘粗陳其愚蠻將走伏鈞屛舒敘微臆以祈大君子幸察儻閣下不遺鄙賤終以浚爲可敎則庶幾獲偕賓客後陳時一進見于館下以幸道義之餘誨雖尉薦嘉命不克謹承於今而寒微之蹤固猶出入門下他日

苟可効心畢力以報國士之知者敢不自竭伏惟閣下原其悃愊非詭辭爲解也曲賜昭亮而容允之冒瀆鈞嚴無任皇灼俟命之至不宣

答徐提幹書

浚昨者拜狀過蒙報貺華翰慰誨勤勤見所以眷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浚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于學嘗以爲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爲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爲本眞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鄣窮人穿隙覩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聽說爲朋友言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塵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狃習尚以好修取譽爲極致以辭章記誦爲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說能知而不嘸然陽應者鮮矣以爲是而洒然入焉者又加鮮至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之難知也由

此道而知之者爲難得也昔李翺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翺從韓愈爲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知復性書三篇貫穿羣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翺學文頗有得耳翺亦自謂與人言未有是我者是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翺者至或指復性書爲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翺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

道幾可以傳於時翺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翺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巳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為聖為賢耳浚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于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葢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浚不待數面屢款遂知其愚貽書累紙立論精切非見見明白不及此既深歎仰又自喜相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是遠遠墻序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翹之心居劇傾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厚因有感爲

緊言以瀆左右悚怍惟深

答胡英彥書

英彥足下欽耳妙譽未接委制遠蒙書貺勤懇荷厚意至矣雖過相推稱惶愧不敢當然以足下論學問師友之說求所用心見足下善學與我同志于里相望歡喜無踰足下引夫子問禮樂事及非韓退之皆當夫子聖人道大無我視善之在人與在巳不異其下問乎人猶心口相語無分於爲彼爲此也豈復以禮樂之問爲愧其後答曾子問禮必曰吾聞諸老聃答賓牟賈問樂必曰丘聞諸萇洪終不掠所聞爲巳

有益其大也若是是宜依歸者衆如百川之宗溟渤也抑觀夫子始與賈言及武樂虛心款叩若初未聞者雖知賈言非是猶詳問焉巳而訂賈二失且備論六成皆賈所不知葢聖人不以所巳聞者自足而好問乃爾非以其無我故耶後世學者小識眇然局於巳有敎誕虛張如蝸角自大將以不知爲知其肯下氣諮事于人乎往往髫年抱惑至華髮臨顛而無與祛者是雖若好高而所以自處實甚陋疑退之亦未免此病也退之固大賢欲自比孟軻然終不至焉者患在未能克巳耳軻願學孔子而乃師子思是善學

孔子者也退之則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與所引諭凡物理之見于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者從不善者改由夫子觀之凡可法可鑒者皆吾師也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取諸物理皆可爲吾法能會萬物之理爲巳事之用非得師而何喬梓

俯仰父子之師也棠棣華鄂兄弟之師也鳥嚶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玉之可撓蒲之可卷剛柔之師也推類言之有是物必有是理目見耳聞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而知持後於己身猶得師焉況在人乎使退之明此義必不為前言自處於弟子也彼且自忘其師說所謂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惟道之師與弟子不必不如師之論試以韓之矛攻韓之盾則敗矣豈其答呂生

書時方欲以高談自抗未之思耶足下能知退之失言則自處者必有在故其雖未接姿制而遂知足下之善學與我同志也足下家學有淵源昆仲又皆多聞知親師而求友相與諸磨進乎此道未可涯也時正講寒不審起居何以無階良覿伏冀以時為器業自重人還遽其上狀率略悚仄無已因風幸時寄聲不宣

上婺州周侍郎書

浚聞古之人闔户高枕與被髮救鬬者同道葢君子出處初無二致用則出不用則處其處也學以為己其出也用所以為己者為人此豈二致哉自古人之學不傳士以出處為異道故凡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自以為無用於世莫或知之夫人不已知固守道者所不屑然公卿有位取人失之窮則吾道之不明豈不益甚矣乎浚也至愚身處賤約自視淺陋無以偶世俗未嘗忘意人之已知不謂閤下過聽賜之珍緘獎與問遺禮意甚眷此人必有以浚欺閤下者顧浚詠慕賢德雖久而未有足跡於賓序乃蒙殊知若此信閤下取人之道與世之簡棄寒素者大異矣是用進伏於門墻願望德容以慰區區仰止之心此非

以受知門下為己私悦也以謂閤下取人之道如此則凡幽潛遠隱之士益自信其所守且使世之人知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其所守固自有在未為君子之棄也吾道之明其庶幾乎恭惟閤下以天子從臣殿此名鎮仁行如春威行如秋民安田廬門不施吏席惠化洽矣而又增治學官教育士類且將使浚預講說之末此實閤下力振吾道加意甚厚浚雖不獲承命然益知吾道之明繄閤下是賴則浚之蒙知豈特為己私悦乎此浚所為進見之意也

答姚令聲書

得足下去月尾書辭意良勤矣念雪釋曠然以喜然寒温問外首及妄人假僕姓名和元祐賦鋟板散鬻若欲僕亟圖自辯白者此足下愛之深也僕亦聞諸道路謂僞和賦集頗已流布僕固陋甚妄人又欲以此涴蠖之是支離寢醜而更蒙不潔也然似聞所和賦無一語可讀者審爾則不待家至人諭苟一寓目必洞其妄世言薺苨亂人參蛇床亂蘼蕪蓋惡其似耳使僞賦誠無與鄙文似則恐未能爲我涴也其又何辯足下閱古今名人鉅公所爲書若集多矣僞妄增加者往往有之況僕眇鄙横被涴蠖又胡足多怪

唐元白詩爲時人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甚者至有盜竊姓名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今僞賦自爲一集不以僕文參之則無雜亂間廁之患其爲盜竊姓名甚易見也然傳聞失真翻轉名實古人所歎近亦嘗白官司移文建陽破板矣前散鬻者人得之當即以供瓿覆藥楮有不得其詳者足下以是告之

上潘大著書

孔孟云歿久矣義命之說不見於世故士之持心日益以偷持心以偷則屑焉以富貴爲念故其居窮約則患富貴得富貴則苟富貴有苟富貴之心則必持保寵位若庸商賤賈之守囊槖懍然恐或亡之而弗獲其爲彼其心惟恐君之不昏相之不愚而不已容也苟朝廷以一束草置之巖廊之上被以公袞翼以徒胥命之曰相彼亦將曰此賢相也顧非豪英偉特之士天資鞏固挺然自拔於頹風靡俗之間灼知義命無一分富貴心者詎能犯顏正論歷詆時相以警悟人主之聽耶邇聞閣下進對明天子前指彈柄臣無所回隱音吐鏘屬聳動陛戟雖遭斥黜且甘心而不顧意閣下其安行義命視富貴如泥塵者也四方持忠抱義之士聞風增氣交相互傳所謂豪英偉特

非閣下其誰歟使薦紳君子上自三揖下極九品盡如閣下則孔孟所謂命義之說必復大明於今之世矣惜閣下之道其無與誰助之雖然古之抗直情伸雙論以劇其上者多矣言不用而見黜率爲懟怨狠戾譏非刺詆述書著論以與謗訕否則自放於江國盃酒之間絶口不道世事以示曠達夫以言不用而興謗訕固小丈夫之事至於絶口不道世事亦非君子之心也君子有所謂憂國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之也有言於君不恤其用不用也用固君子之願也如不用特於言弗克伸耳其於憂國愛民之心亦何

禎哉昔者孟軻不用於齊三宿而出晝猶以爲速且曰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又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軻非重去齊也不用而猶諄諄以云者其心不忘乎用王爲善而欲以安齊民是所以爲君子之心也淡固願閤下察孟軻去齊之言以無忘君子之心益思所以憂國愛民者今天子夙夜求治他日必悟閤下數奏之忠翻然起閤下而置諸左右以詢諸政道淡知閤下之黜不久矣敢布謏語閤下其垂覽焉

代上范丞相書

某不肖獲隸幕府下亦既數月矣惟是才朽力綿而僭于及事夙夜怵惕懼使令之不給用速譴誅爲僚列羞然今猶坐曹自如而未以劾去者夫豈自以爲能哉實繄相公厚德宏度包荒容愚不欲以遲鈍之失去士故某亦得靦然濫吹於羣寮衆屬之末相公之恩德不既至矣乎而某於此猶將貢瞽言于鈴下者蓋當可言之時不得而黙也士固恥于自媒淺露以求知不可之大者然當可言而不言要亦未爲得也鬷蔑一言而善叔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使古人率不用言以自見則是語也不當紀於春秋家此某所以不得而黙也厥今薦舉之法至矣然猶有遺才焉何哉居上位者忽不察況下僚者介不求焉耳漢王子師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此其人皆素譽暴著無事于自進而人雅知之者也非此族也而獨介介然自同寒蟬雖王公大人樂人物負鑒裁而猶曰吾弗求吾弗求則固而已矣誰得而知之古之人固有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夫賢之門下者矣至書亟上足跂及門而不愧彼豈甘冒自媒之醜哉以謂仁人在上位而不一告之是果於自棄所以自進而不疑也況如某辱有下吏且

朞走趨望拜光采進不爲無因退不爲自媒又焉得自疑而塞黙乎方今海内騷動烽舉燧燔甲而兵者環宇縣百姓罷弊居者困脅輸而行者勞轉餉嗷然望治益思息肩而未得也則所以佐明主圖中興者非我公其爲誰注意具瞻將於是乎在一日環賜遠至當有天子之命曰丞相其亟來觀遂復相予則潭潭府居若在霄半泥塗賤士曾不得引領矯脰仰望列戟之餘光又安能曲躬布武進瞻威重以幸一流眄乎此其所謂今日爲可言之時也夫以朝夕在門下備指呼幸亦至矣而不獲定價于一言是某之愚

不足以辱品題也人其謂某何且將曰是固為丞相幕府吏得以職事日拜於前者而不見知遇伯樂所以不顧將不為凡馬乎如是則某也終不復受知於人雖殞身不足以滅恥亦相公所宜甚憐也某抑聞之横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乃成焉相公行當遂天朝任棟梁重則標鑒中人物宜柱石者信不乏矣如某瑣瑣或冀得與塊土齒為終身榮雖瞑目可以無憾小人誠願其敢望乎干冒鈞嚴進越是懼無任皇灼之劇

上致政胡待制書

浚聞之君子分定于所性外物莫之能加亦莫之能損故未嘗標出處為二道或三仕三已而了無榮悴之心蓋自有道者言之視千萬世猶俯仰頃豈復於百寒暑間校用舍得喪為區區欣戚哉閣下以卓踔超世之資早聞道於過庭淵源信有自矣所謂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者閣下固已洞達而深造之用能於強年請老屣簪纓其如脫躧然引身騶埃之外非知性純徹養熟而分定不為外物軒輊能若是乎浚竊嘗謂近世士大夫勲名塞天地忠義貫日月學窮千古文高一代者往往踵武相繼或比肩並出至於力行所知以聖賢為度輕蟬冕薄萬鍾遺榮獨往心亨於寂寞之地者蓋幾無而僅有之此浚所以夙夜願望閣下之德容為拳拳者也浚生四十有九年矣顛髮已種種而常自安於窮巷不敢妄懷求進之心夫豈以是為硜硜哉蓋斯道也廣之彌宇宙窮日月約之不出乎身古之人已事未明則不敢以為人自任孔子嘗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大聖其知人也審矣將使開仕必其人有可仕之實而開方自省乃爾豈非鈞致于己者未能窮深極遠

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耶然而曰斯云者果何謂哉以開所能言求其所不能言則其心必有事焉而難以形似道也彼惟用心於内者猶不能無疑方且汲汲於自力而何暇乎求仕是固後學所宜知而浚將終身勉焉者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蓋閉門造車推而之四方轍無不合者禹稷之轍周乎天下而回則造車于陋巷者也豈異道乎夫士雖未必能為回而皆可以為回至以為己之學造車于陋巷則夫人而皆然也閣下之轍固嘗周天下矣今浚以造車之說見其亦有合否乎伏惟閣下察之不宣

答羅駿夫書

浦陽之別俯仰五年動企可知前日遣人以久不聞動靜輒寄意適道書中爲吾友問乃辱專書垂惠愧荷之餘慰浣多矣吾友過來爲况如何旣當門户百爲勤艱良未易處然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至士當以弘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怠居困而心亨自如今人質旣薄學且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以悶苟可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爲也彼不知士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哉是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浮

雲有變滅太虛未嘗動也能明此則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雖臨死生如履坦塗况外物乎駿夫資固穎異然經事尚少鄙意誠恐駿夫習前日裕餘或不能安今日之勤艱也謹以己所固守而自強者奉勉惟古之人率困厄勞苦動心忍性而後能光明成就安知駿夫今日之勤艱不愈於前日之裕餘乎他惟以時自愛是祝

與潘左司書

遠違益誨忽幾兩月瞻仰不可名叙去十二月伏領貺書感激厚意無有窮已因念不肖且賤膚受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劫劫爲世俗趨慕耳執事聞道先達用所以見知者脫略年輩使玷交游中規約挽引欲遂納諸成就許與甚篤有子弟之愛久愈益親每語以林泉終老示論久要伏惟此義銘貫心骨口不能言非若俗中人感恩荷惠喋喋摧謝爲也浚竊嘗恠今世貴人率以勢位自高而窮士亦以貧賤自屈自高者恥下交爲世俗之羞自屈者竊上交爲一旦之榮貴人失其德窮士失其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行亦已久矣起而振之非有當世賢達其將誰能宜乎

執事者之於浚爲是眷眷也浚誠固陋獨未嘗求知於人未嘗求知於人而辱國士之知最厚焉伏惟此義當古人中求之乃今得逢於下執事一何小人之幸歟伏承晉遷司都方且大用矣願調護自重相與一二賢君子主盟吾道於上使世之窮士如浚者相與企瞻餘光樂道而自勉於下則道之行也其庶幾乎區區夙心感於見遇因書如此

答虞夢符書

適便至辱墜書一函發緘疾讀始洒然慰中赧然怍卒之釋然以喜浚惟違闊累久馳仰勤甚忽對誨示

所不如面款者無幾故洒然慰又惟自語離後曾不克裁尺紙爲君子問項歲夢符取名高第宜以書道欣忭多賀之私乏便因循而復不果今當引牘濡筆具答來既負負大難爲辭故赧然作已而三復教簡情義周密則用自慰曰豈其念我如是而以書問不至爲譴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夢符其心知我矣尚我慊故釋然以喜兄夢符與僕相知者皆非世俗之謂宜勿復縷縷云也茂仁兄云夢符瓜戍期在秋抄夢符才高學富志行卓然應即橫翔天衢以趍開泰之會而方將戢翮枳棲側傴乎其不宜也然屈蟄所

以爲伸安知六月息不爲南溟圖歟不卑小官固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者也夢符存問僕委曲甚悉佩謝厚意何時可忘僕昧陋甚與世舛馳放跡先野荆扉蓬屋竹樹蔽翳讀書之餘時綴小文或微吟短歌以舒情抱雖瓶儲屢空可忘也自餘皆不足爲左右道炎暑煩溽伏惟侍次多暇神明相之尊候萬福不宣

與林權縣書

蘭谿地雖小亦萬家邑也徵發期會奉宣詔條與銛簡所受訟記雜然糾紛盡日不暇給官數易事益不治弊積蠹深吏皆上下手索瘢出羽直以賕錢多寡爲罪重輕前令尹孰視袖手無可奈何要非剛健精通令明禁信以紐柅吏奸爲意固亦未易治也執事不鄙此民辱屈臨而撫字之潔已奉公剷耿疾惡私請曲謁不得行于戶庭決事處法務自我出不以委吏繩奸發伏有犯無貸小胥老吏踞足縮氣慄如蹈冰此蓋執事政蹟之懿而與人欣詠以爲幸見者也然尚有小未至者蓋由弊事猥衆玩習積久蕩無條綱堆案相仍叢集坌至故雖以高明處之亦或未暇千慮之一脫有遺智猶勤精思夫以剸裁繁劇而小

有未至固不遽爲善政累然竊譬之結綠夜光朗耀晶瑩有瑕焉若毫芒雖未累其珍要不若無之爲美也頃執事區處曹務俾就程律循類按次剖析無壅則旁明洞燭事至畢見而無或不詳政既即敘彼雁鶩行者且不敢爲譎語敢爲銖兩奸乎退食多餘於以便坐舒紳靜頤神觀不其休歟浚都陋適有名數在部屬通當納謁進勤館人曲蒙謙虛接揖禮意甚備不以編戶民遇之是宜竭愚少佐高明之萬一十餘年來更六七令下邑困于秕政久矣誠有以蘇息之其爲愛仰心當如何若曰吾姑攝是邑也無庸爲

卒職計則宜非執事之心魯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當官而行有不如叔孫之館乎伏惟加惠此民思所未至而終以無倦將見能名顯聞部使者交書薦寵被褒擢不遠矣下邑其何幸如之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賀中書張舍人啓

伏審祇恩宸扆直制掖垣仰宿德之登崇翕輿言之胥協竊以綸闈近密鳳閣清華職分押於六曹任尤嚴於四禁必妙文華國斯稱起草之工惟精識研幾乃盡判花之美克當盛選允屬元儒恭以某官敦裕而剛方高明而肅括偉才名世厚德鎮浮學洞古今龜千年而五總量恢遠大飛百斛而半虛雅高難進之風鬱有老成之望簡在睿眷儀于要塗雖天閽之隱篇正祠曹之缺禮立黜至下旋綴錄於直書壓角

省中遂通班於邇著居獻納論思之地掌典謨訓誥之文豈惟使溫詔雅辭炳若同風於三代將必有嘉猷高韻卓然獨冠於一時注意既隆秉成可待淺夙叨鑒遇遠庇庥光聆紫泥黃紙之除徒知增抃望紅藥蒼苔之省莫遂修容仲慶有虔陳辭靡究

賀婺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啓

疇庸疏寵移鎮宣風惟京輔之剖疆非賢不乂冀帝城之蒙福與國咸休眷求持橐之英誕布出綸之號敵自注意諸于僉言恭以某官學洞聖眞道隆師表以至大至剛之氣濟先知先覺之資夙簡睿衷久儀

禁路邇分重寄來殿名邦惠養編氓道有棫樸之詠
誅鋤宿蠹下無銖兩之姦一方甫籍於承流三月已
覿於報政德風追古治等冠時推名世之期至于今
五百歲矣稽共理之効其惟良二千石乎亟上最書
茂膺殊渥爰陞臨於近屏用益著於遠猷留婺境之
愛棠人思卧轍想稽山之騎竹日徯揚旌荅二天覃
布於恩仁故兩地舉同於慕詠魏相揚州之治已被
深知蕭公馮翊之除姑為詳試既民瞻之積稔知公
望之彌高浚竊庇庥光猥蒙顧遇仰快十行之成命
敢伸三賀之微悰易地班條豈獨慶越人之安越佐

王入相又將觀周旦之歸周朴頌有虔宣陳莫旣

賀婺州吳尚書復職再任啓

伏審奏最劇藩被褒康之懋典叅華延閣聯近從之
通班深注眷衷悉還寵數恩庥所暨喜舞惟均恭以
某官夷粹而剛方高明而敦大德風鎮乎浮競亮節
貫乎險夷久服禁嚴蔚隆公望竹符分寄殿天子之
邦葦杖化情行古人之事至誠不言而信和氣無形
而春令政報成優恩厲勉尊臨千里復借一年兼榮
晉陟於西清共理尚煩於東道帝城并蒙福豈曰小
補哉刺史入為公方且大用矣浚仰山末學蔭宇寒

生會竊幸於登龍猥蒙知於顧馬逖聆新渥快懌微
悰莫遂陽趨徒虔賡賀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伏審報政疇庸祗恩移鎮攀轅塞路惠大洽於朱方
換印班條榮遠踰於白傳冀帝城之蒙福示朝廷之
深知詳試近州將加大用凡居庥覆舉劇懽愉恭以
某官學探聖真望隆師表耆壽俊久在厥服為二朝
之從臣直方大不疑所行推一時之傑德屢分藩寄
每上最書結北固之去思臨中吳之舊治郡人相慶
還依外相之恩光童子來迎爭看細侯之風采深惟

吏道責得人和衆方務草木之知名公獨與陰陽而
合德所居民富易地皆然簡在上心承天寵也既縻
膺於褒策佇即對於賜環入為三公永清四海浚久
叨恩紀遯遠台儀企燕寢之凝香莫遑布武仰置郵
之傳命徒切欣心燕賀有誠魚書靡旣

賀樓樞密啓

伏審柢奉綸書寵還樞柄任舊人共政黎民職有利
哉頌聖主得賢天下喜樂之矣竊惟一人有慶四方
無虞雖時偃五兵不復折衝而決勝然武有七德蓋
欲安民而定功宜用碩臣進司密地恭以某官天付

正氣時推元儒得大學而三月不違乎仁能誠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勇於義果於德蓋自比孟軻以斯道覺斯民則有若伊尹久更夷險曾靡磷緇外雖恂恂而寡言中實堂堂而不撓往當晉擢正屬艱虞掌制北門揮翰應掣鈐之召本兵西府運籌多借箸之奇衆方不知所爲公獨沛若無事旋將使指遠慰邊氓撫秦隴之荒殘致關河之懷赴信是兼資於文武宜膺注意於安危繼丁私艱久鬱公望肆及近衡之日起分共理之符班宣暫倚於維藩眷想彌勤於仄席謂陽城之賢爲刺史美化纔覃於一方使陸公之道

行朝廷大惠可均於四海乃因移鎮載見遠宸遂命留中寧容久外復付機廷之舊兼躋政路之崇惟簡在既深將勤勞是賴必嘉謀入告于內則膏澤益下於民同寅協恭和衷克左右厥辟禁暴戢兵保大以敉寧圖功鎮撫四夷仁壽一世使戰陣之問不至而道德之威自疆中國皆有安居左袵罔不咸賴浚向風景慕積日滋多八行罕貢於微悰萬頃尚容於廣度念遠跡它山之下正邇親承而見公此道之中未嘗違遜茲仰對揚於大冊無遑進旅於下賓第慶治朝載陞耆德夙夜基命宥密方觀佐理之勲疇咨若時登庸佇正儀形之位熙春清淑盛府靖深神其聽於正人天必錫之純嘏願遵六氣加練四經仰承晝接之休下副巖瞻之重系頌增懌數宣莫殫

賀徐江州啓

起殿上府榮分左符成命誕頒羣情均愜恭以某官蘊端凝之器負踔越之才悃愊無華如古循吏疏通知遠爲時聞人累膺重寄於蕃宣所至茂揚於名迹頻年均佚輿論良淹簡在上心久著書屏之治狀眷茲外服聊煩擁節以承流矧九江之名城控千里之勝勢實爲重寄允賴能臣注倚有隆登崇可俟浚雅

蒙知獎遜阻進趨仰慶恩除徒深抃頌

代賀詹中丞啓

論事諫坡奏囊封而悟意持平憲府拜綸命以祗恩一堂肅振於紀綱四海聳瞻於風采恭以某官德符帝賚道覺民彝厚性寬中雖有容而敦大古心勁節自不撓以端凝進逢華旦之紹開驟歷清途而融顯通班兩禁冠列七人有嘉謀嘉猷若王魏之善諫皆正言正事非堯舜則不陳忠實本於愛君志寧期於揚己純誠上達眷注彌隆膺弄印之簡求已聞晉陟披覆甌之考慎行慶登庸某久竊依歸最叨容接仰

聆乎號戴虔賀厦之私倚俟秉成將有在鈞之幸萁
違望拜徒劇欣愉
代賀張帥啓
伏審黑稍臨軍焯著褒戎之伐朱弓錫命懋昭獲狄之功三捷騰聞萬聲歎動某官威宣漠北望出山西攀附龍鱗飛揚燕頷銀章燦煥執干護衛於千廬王節輝華建纛榮兼於四印屬胡人之射月紛虜馬之飲江直度胥山横窺禹穴帝震赫斯而授斧公當率止以乘駢借箸前籌草揆請纓之策擬金徑進遂成喋血之勳力銳拔山勢輕破竹兇醜四分而鼠走我

師一鼓而虜騰掃天狗之妖氛拯人魚於沸鼎凱歌入覲寬九重北顧之憂吉語旁馳扶四海南奔之憤事曠前昔名高斯今某濫竊陰雲嘗叨披霧覩仰七擒之勝算敢忘三賀之歡言
代賀章察院啓
秪奉宸俞晉遷臺察丈夫當敢言地會屬明時聖君用不世臣茲爲盛事贊書誕布歡頌交馳恭以某官夷粹而剛方清明而悖大邁倫奇節凜秋霜崑玉之姿秀世高文挾陣馬風檣之氣歷揚膴仕茂著英聲進當開泰之辰深被簡知之眷謂天子耳目其誰宜爲顧朝廷羽儀惟公懋德膚膺識校光對寵休驟躋松廳增重柏府昌言動寤豈特夜加於三階逮達登崇佇即日超於九級遂陞邇列彌發賢猷某昔奉交承今欣擢拜撫小冠而効職仰大厦以爲庥肅政靖深芳春韶淑祈符人望倍護天和
代上太守謝解啓
右某啓伏覩本州解牓叨與薦名者英遊甚盛俱推試席之高流曲藝何爲亦繆薦書之下列静循忝冒深劇競惭竊以於赫皇家教寧大業治功炳耀文物葳蕤酌千古之豈規踵累朝之故實立太學於國

旣形四方之風論秀士升於鄉又下三歳之詔通經入選能賦分科名藝無或不容得人於茲爲盛矧鄉壤之繁庶爲儒風之熠興遂庠至列於山樊家書或充於棟宇珍羣屬楩集廣圜者數四千人鑒裁提衡預遴擇者纔三十輩宜有茂異來膺採收如某單微寒生苦窳陋麗拾螢自力數馬猶愚字僅識於一丁史寧明於三巳磨丹漬墨徒勤十紙之書對白抽黄未辨八吟之課何圖旅進濫與計偕退省寅緣實爲幸會茲蓋恭遇某官綜百氏之學倡六經之文追古風流爲時師表借從桀路殿是名藩身蹈丘軻若在

唐之韓愈士伻齊魯由化蜀之文翁開納有容陶成無類致兹孱瑣亦被甄掄其敢不加礪頑鉛著鞭下駟儻遂策名之計誓殫酬德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洗手奉公僅免曠瘝之責需頭刻奏過叨論薦之私褒重一言價增十倍勒肌感著翻汗䩄慚竊以人固未易知譽或過其實顧偽者禁而真者寡豈不難哉惟視所以而察所安斷可識矣彼浮躁衒露者寧享爵祿必者厖福文者可成功名心跡既呈人流自辨

如其鈍姿不穎朴學無庸偶綴下科漫從薄宦雖不能蠟言梔貌以欺世而盜名然獨有鐵腸石心每誓身而秉志衆方嗤黠誰復知憐自忝一同曾無三異惟抱勤拳之意不忘占著之民深絕吏姦懼有索錢之蠹故傷農力寧甘屢笏之勞初匪好修姑爲率職詎謂大賢之容衆俯矜小宰之無他賜以品題有存撫嚴明之目使之砥礪竭依歸酬稱之誠荷戴無堪省循莫自兹蓋恭遇某官門承鼎鉉材挺梁楹華國文高霄漢已觀於自致登車望重嵓廊佇副於人期博取羣才將資大用因令樗散亦被甄收某敢不益勉篤行堅持株守自今以始孤蹤遂沾於陶成不顧其生綿力庶殫於報効

代賀富樞密啓

伏審顯躋秘職光輔洪樞渙汗風馳驩聲雷動恭以某官高華大閥赫烜英稱士推韋康之淵宏實偉世器帝謂魏謩之讜切真名臣孫款奏論於閤中執憲剛於轂下亟任本兵之重方膺注意之隆然當猾狄橫驕頻年大入虔劉上國焚剝生人掠地覆軍詎伊攘却絕江並海無或誰何邊圉未有奇勝之兵帷幄靡聞伐謀之論九重北顧仰貽宵旰之勤四海南奔

悵切息肩之念正須疏鑿力挺橫流有能竭忠節以贊皇猷於斯時也將必剛主威而隆王室其在公乎內除飛揚跋扈之姦外翦暴勃凌縱之虜棘戴上聖圖回中興正位鼎司勒勲金冊某甫脫巾而筮仕嘗披霧以修容挺洽既開竊幸三薰之大賜雲龍胥慶欣逢一遇之榮觀

代賀吴尚書知婺州啓

伏審祗奉渙綸起臨名鎮帝城不遠价藩同三輔之區民俗相傳良守應百人之識仁聲先洽懽頌交騰恭惟某官道極中庸器凝方重際興朝之開泰被眷

主之簡知華轍踐揚要途密勿廻翔遺補諫行而澤下於民坐總銓衡吏潔而俗移於下旋聞均佚久鬱具瞻玆分縮於左符實眷求於上意尚書居八座九重舊識於履聲刺史爲三公一節當膺於璟賜始惟詳試即授遄歸某氷氏寒生泥塗孤進名在山公之啓事心馳夫子之宮墻包荒不遺事先生有年矣知恩所自當國士以報之況同編列之民將被帡幪之賜其爲幸會曷勝依歸部曲傳呼遠仰驄車而夙駕道旁伏謁行肩騎竹以前迎三賀惟勤八行莫旣

代賀羅尚書啓

伏審祗膺帝制晋長天官總司典選之三銓冠位佐王之六職士心歸重人論僉諧恭以某官碩德元儒傑材瓌望際開泰之休運驟踐歷於禁塗伏下抗言每獻可而替否殿中執法不吐剛而茹柔爲天子知謂眞宰器曳革履而居八座暫煩藻鑑於九流調玉燭而陟三台佇俟丹青於萬化某登門下客竊庇寒蹤涇渭殊流仰平衡之惟允燕雀相賀欣大厦之有成頌詠惟勤文陳曷旣

代賀趙丞相畫像啓

伏審宸心眷注繪鼎鉉之英姿天語襃崇漉奎鈎之妙畫恩隆當代事掩前聞朝野讙傳華夷詠頌竊稽簡策聞紀明良西平刻圖象之文非時君肆筆馬令拜白書之賜無宿德大勳必逢上聖之有爲斯見元臣之被遇恭惟某官佑時生甫同德暨湯先定成規盡闢異議決驅戎之策登論道之司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凊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棐迪帝庸作歌畫煥麒麟章騰鸑鳳式贊股肱之美示嚴體貌之尊列辟具瞻謂相君之形惟肖脣辭敎奬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皜皜不可尚矣實緊垂休於萬世豈惟示寵於一時

永鎭廟堂敉寧區夏某猥叨知遇久玷鈞陶銜戴恩私獲逢榮盛誦聖言之渾灝竊仰昭回碁眞相之威稜莫違稱慶馳心欣快矯首瞻依

回許丞啓

光膺薦書移宰劇邑仰慶雲之結庇棲倚方深念愛木之留思攀依曷旣貽緘戒別感篆增情尚期布武以請違少控揺心之系戀

代謝循資啓

叨膺多賞濫躐階資覼縷奚堪吹枯有自伏念某三羸蹇質一割微才屈首受書本在諸生之下列折腰

爲米猥從末吏之餘塵初不能突梯以詭隨故每遭圓枘而難合雖迫號寒之念恥求得熱之方迂疎無庸歷落可笑伊誰許與第見邪揄身伏沉泥幾十年而不調心知如水雖萬折而靡迴不逢照膽之明曷吐揚眉之氣此葢某官穀推士類衡評人材大賢無所不容小善卒皆以録顧如羈滯亦被揄揚昧門閭半面之私遽膺齒識蒭堂下一言之美輒辱鞭驅偶收薄效於雞鳴倒得小伸於蠖屈士爲知己者用愚請繼今以言益礪齒而堅修慨捐驅而自誓小人願也國士報之

代賀許右丞啓

顯拜綸絲晉躋管轄仰仁人之在高位慶聖主之得賢臣華戎聳觀朝野歡動恭以某官伊旦事業夔皐才猷龍淵早振於聲華經笥雅推於韜蘊紫鸞意氣自騰超許之姿峻峰文詞兼得中和之美三朝耆碩一節險夷入拜青門論駁斂闢於可否進簪白筆按抨不避於近強簡在帝衷擢登宰貳天欲中興於堂室公實左右於商王紐綱柅輪可但庚宣之規制爲霖作楫會得傅說之彌綸佇正鼎司式符巖望某叨膺奬鑒倒入陶鈞大厦有成敢忘燕雀之賀神龍垂護願同魚鼈之嬉

代謝太守薦舉啓

三歲備員曾蔑割雞之効二天竊廕更叨顧馬之私過賜挈提曲加論薦省力縣而惕悚戴恩紀以銘銜竊考舊聞照垂前志惟善能舉其類於人何所不容擢犀角固貴於精求畜牛溲或聞於適用類多善誘初不遐遺去古寖遠取人大異舉六者用其一耳勢或奪之拔十而至失五馬鑒亦疎矣必既明而且哲又以公而滅私乃能盡紆徐卓犖之才亦不棄寒素畢微之士如某者窮鄉孤進曲學陋生徒懷肝膽之

輪囷乏文詞之婉軟麤官拓落末路衰遲審已行而審已才了無足算非其義而非其道敢妄求知剝以駑姿猥當劇邑民風厖錯簿領沉迷凡黽勉於事爲盡遵循於條教居多逋事已蒙譽策之寬豈有微能復被品題之重椎魯實慚於誠慤迂愚何有於端方其秉心而奉公葢本維藩之流化謂或堪於繁要將有意於生成忝幸惟深寅緣有自茲蓋恭遇某官挺生名世濟美相門爲人物之依歸膺屏翰之分寄洞見長吏治迹不待循行樂成士子聲名每形餘論因令頑鄙曲被采收某敢不勉稱褒言益堅拙守謹

身率職用逃瘝曠之愆効節輸心誓竭糜捐之報

代上太守啓

巾構侍席嘗蒙一日之知銅墨効官將竊二天之庇靜惟幸會深劇依歸敢貢起居併伸悃愊恭以某官清明而剛大洞達而端凝氣塞天淵名高日月言語妙天下根奧學之紛綸出入冠諸公凛英姿之奇傑輟從禁路來殿名邦父母撫綏神明發擿姦吏掃蹤而落膽齊人吐氣而伸眉豈惟草木之知名兼見袴襦之流惠維藩偃息報政推優復借一年已被褒康之寵使宅百揆佇觀考慎之除某卑鄙賤生衰遲孤

進猥叨吏屬行奉教條念方隨牒以前趨尚及賜環之未至天其或者俾將有所遇焉公實收之則宜如何報也瞻黃堂而仰斗傾丹府以搖旌梅著在時麥凉戒序益祈頤衛即慶登崇

代邑宰醮太一青詞

臣聞道雖不宰妙功用以難名神則無方挺精誠而可格輒傾下悃冒叩高靈伏念臣猥以庸才濫當劇邑屬陽盈之愆候繫旱虐之踰時雖徧走於神祠靜無證効蓋率由於秕政積有咎愆㑹微禍罰之加身顧致枯災之及物民將潔腹臣則何心是用祓淨

場虔延真侶齋明歷吉懇款求哀恭聞太乙之尊儼在天神之貴位通帝紀象著極樞豈惟當行次照臨誕敷五福實亦主風雨水旱上躡三階敢對霄穹嚴遵科範披洞經於蘂笥薦芳醑於瓊尊憑藉薰焚用上章而悔罪庶蒙開釋即從欲以流恩伏願聆蠁冥通飆游紛集上真昭答列聖哀矜悼平民之非辜拯多稼之將槁風霆震薄驅左落之神靈青澤滂沱蘇中田之焦卷霮䨴陰霾積靄霿無垠將期爲三日之霖不特被一雷之地稽首重拜馳心九關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讀老子

萬類莫不共由謂之道在我得之謂之德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皆得之在我者也故四者異名總而名之曰道若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類是也亦總而名之曰德若所謂君子行此四德之類是也然則在我得此道矣以止而覺焉者言之則謂之仁以履行而言之則謂之禮以行得其宜而言之則謂之義以知仁義禮之用而察焉者言之則謂之智是特其名異耳豈道與德有二哉豈仁義禮智與道德爲六哉

仁之覺智之知亦非二也智之知知之用也仁之覺兼知之體而爲言也禮也義也智也雖不可謂之仁而仁之覺無不在焉猶元氣之發生謂之春至夏也秋也冬也雖不可謂之春而元氣未嘗不行乎其中物雖彫落於秋終藏於冬而發生之性未嘗不存焉此易所以謂仁爲元也然則道德仁義禮智初非有二也老氏之書乃曰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先義而後禮是豈誠老聃之言乎且以老聃譬之以其姓稱之則曰李氏名稱之則曰耳字稱之則曰伯陽謚稱之則曰老聃然其人實一人耳謂李耳與伯陽爲二人可乎謂先李耳而後爲伯陽先伯陽而後爲聃可乎使老聃誠知道則是言非其言也豈後人附益之辭耶昔者曾子言孝而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孟子言仁義而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以參與軻之言求之仁義禮智初非有二謂先仁而後義先義而後禮異可哉學者讀老書宜慎所擇

讀管子

東周無齊侯東周當如何曰周不國矣齊侯無管仲

齊侯當如何曰將不得與於諸侯之盟管仲相齊侯九合一匡爲霸雄長戚擾夷狄使斯人得不被髮而左其衽是仲之功與稷契敎相上下或曰仲不能王其君而區區佐以霸道故孔子稱其小器蓋不其然齊侯霸則周苟存齊侯王則周必亡齊不亡周復爲得王王則周必亡矣管仲俾其君尊周者也方俾其君尊周又爲得王其君乎天王使宰孔致胙於齊侯命毋下拜齊侯遂欲不下拜而謀於管仲仲進不臣之戒而公猶以三代受命異同爲問仲因詭以三祥要之公因懼而下拜恐隕越于地是仲俾其君尊

周者也仲痛蒼姬無令主可輔以興東周姑卽齊侯而翼戴之使文武不至不祀責不王其君可乎孔子薄仲之三歸反坫以為不先自治故曰小器已而美其功則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是非無取乎仲也仲言強國安民至矣人君苟卽其書擇可用用之猶足以致一匡九合之盛秦漢而下未聞有致君若仲之相齊者而乃高為虛言陋仲不王其君何謂哉

讀周禮

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於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其不盡為古書也周公驅猛獸謂虫蛇惡物為民物

害者而蟈氏云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鼃黽不過鳴聲聒人初不為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牡蘜焚灰大類狡獪戲術豈所以為經乎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於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於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為避稅法沒其貨撻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刻斂之臣如桑羊輩欲興權利故附益是說於周禮託吾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壟斷而罔市利其為周公何如哉

讀曾子

世傳曾參書述孝悌仁義陰陽之說甚著雖不皆底於道要與齊魯論孔子家語禮記等書言相出入亦宏揚姬孔之一助也班生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為何等語而脫亡於何時隋書錄曾子兩卷與今本同意其亡於魏晉之間也

讀鄧析子

劉向校除鄧析中外書定為二篇其言大抵根于刑名蔓于老嚴而茨棘蕪于聖道謂堯舜為不厚子謂周公為不厚弟謂左右結舌為明主謂委任臣下為亡國謂盜跖不可禁為聖人之罪邪誣橫異律之王制可逃誅乎向令駟歂殺析并竹刑而熸滅之則距詖放淫之功與辟闢等矣劫尤遵繆是為子然之讖方之甘宗豈其倫乎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五帝紀辯

范子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以為唐虞而上不可知也聖人去古未遠猶難言之太史公乃欲為黃帝顓頊作紀於千百歲後何耶世傳孔子家語載五帝德帝繫姓等皆非古書使其說誠詳如之則夫子著之於書久矣意遷姑欲攟摭傳記以示洽博非復考其言之當否夫黃帝神農後也阪泉之戰信亦悖妄以臣伐君猶有慚德而況為之後者信或有之則黃帝賊矣尚得為聖人乎

去四凶辯

或曰堯之時四凶猶在舜即位始去之左氏謂堯不能去然則何以為堯乎答曰左氏失言彼四凶惡未稔天下未盡聞則堯不遽誅至舜而四罪章乃誅之耳漢人固云唐堯優游四凶厭服海內唐人亦謂使堯惡四凶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此言是也不然以堯大聖去四惡如掇蟣虱耳不能云乎哉太史公因左氏語而易之曰堯未能去謂未去之可也以謂未能則亦不可然乎抑有疑者洪水方割萬人昏墊使鯀治之歷九載而績弗成則亦子之為魚久且衆矣忍魚其民而不忍乎凶人實忍萬人而不忍一鯀之身豈堯心哉此固予所疑者其亦盡信書不如無書謂乎

孟母三徙辯

劉向傳列女載孟母舍近墓軻戲為墓間事孟母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市旁軻又為賈衒母又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學宮之側軻乃戲設俎豆進退揖讓後世因曰孟母三徙予疑之夫生而神靈聖人也弱不好弄賢者也軻稟亞聖之姿挺命世之才固宜髫年岐嶷與常兒不類寧有戲為墟冢屠肆事耶

使孟母不徙舍軻豈遂為庸人耶且聞母之姙軻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安有知胎教之而不知擇乎初者理必不然子思嘗曰孟孺子言稱堯舜性樂仁義是軻方初歲已卓然絕人遠矣譬之麟角生肉鳳毛成字天與殊異夫豈人為而曰由擇鄰乃賢不亦異乎趙岐知軻生有淑質猶謂幼被三遷之訓蓋因向承誤初弗深考予不可不辯

謝安矯情鎮物辯

苻堅以百萬銳師掃國入寇長蛇縱鱗騰突噬食經亘數千里自謂投鞭大江可使咽流視取東晉如疾

風之掃隳鐸蓋將指期尅也晉之君臣宜當聞聲褫
駭失色奪氣周謀歷筭以爲夙夜之憂而謝安於時
方且燕偃談笑傲然自若遊逸山墅對客劇棊入援
之師却去不用坐示閒暇使議者懷左衽之虞然而
終能敗堅此何故哉抑嘗聞之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又曰師克在和自昔同役而不同心敗者衆矣然則
安之取勝其知彼乎其以符氏之衆不和而必敗乎
方堅之謀南侵也盈庭羣議皆知晉未可圖故諫之
權翼權翼諫之謀之石越石越又諫之符融其弟也
則又諫之符宏符詵皆其子也則又諫之原紹石勒

所親信也則又諫之符氏君臣異議如此而欲勞師
伐遠不敗何待藉令晉以市兒田丁數十百輩折箠
制挺邪揄當其前堅亦北矣況伊琰玄石皆一時奇
材所將亦精卒且八萬指授得宜安固審知堅之必
敗也則以勝算自逸燕偃談笑未戰而却援師不用
既戰而得捷書不喜未爲矯情謂不覺屐齒之折其
野人語哉

琴辯

友人嗜琴范子作琴辯示之曰維神農觀象制樂削
鴻梧而絲之亦既具于五聲實暢天人之和維有周
文王濟厥用益以二弦在後之聖越君子志士罔不
惟琴之尚亦罔不惟正之歸厥今人昧於古聲乃有
不正不極異曲奇弄溺耳而慆心爾曰茲器實古清
角我罔克辯曰不爲鄭衛之濫則不敢知嗚呼古人
即于琴以止淫心今人玩于琴而心以淫心淫而息
用弃于德之修則惟琴爲學之蠹爾有一日之力二
於書一於琴心用不戾十於琴一於書心用大放爾
時惟不智哉嗚呼琴惟其趣不惟其音趣之不知其
能不淫苟趣之知又何爲於琴嗚呼爾有至樂寘於
爾中其樂也天匪絲匪桐借曰未知亦即于爾心之

油然者觀之其幾矣嗚呼尚念之哉

題史記貨殖傳

昔仲尼深防禍原斥喻利者爲小人謂賜貨殖爲不
受命至哉言乎余讀太史公書論魯中習俗盛衰益
知利之能敗人也雖篤行厲志之士猶將狃忕浸淫
日入於沓貪卑鄙而不自知宜聖人憂患後世稽其
弊而絕之深也始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諸儒
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不絕當是時魯之老弱被堅介
父子守危堞飛石流矢而集於譙樓睥睨之間是宜
人人出力鍛甲摩刃矯箭控弦堅守壘闕救死其頭

悖恐之不暇而諸儒乃獨傲然高冠綏帶歌誦古義短步磬立拱揖拜起乎几席俎豆之間沛然如無事時此其於學業可謂信之篤守之固矣逮其後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貫貸行賈徧郡國魯人於是多散棄之遂去文學而趍利嗟乎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方魯諸儒在圍兵中講道益勤阽於危且不奪顧天下何物足以移之哉及一怵於利遽弃其學而趍赴之貪惏冒沒無所不至至使人謂魯國好賈趍利甚於周人嗚呼利之能敗人也如此可不戒哉予聞諸前志曰以義爲利夫惟義之所安然後可以爲利

蓋義即安矣何利如之孔子戹陳蔡自以爲幸而曰庸知吾不得之棄落之下是藜羹不糝者孔子之利也顏子居陋巷聖人正色賢之於德行爲稱首是簞食瓢飲者顏子之利也伊尹非其義繫馬千駟而不視孟子以不辯禮義受萬鍾爲恥千駟萬鍾世以爲利二子以舍千駟萬鍾安於義爲利苟不知此而欲用積貲潤屋曰此爲吾利卒至或不得名一錢以喪其身豈不悖哉

題韓愈原道

韓愈原道以爲堯傳舜舜傳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愈誠知道者而略子思耶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則愚知有子思而不明其傳則誣愚與誣皆君子所不取愈誠知道者耶自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至於孟軻道微久矣軻不得之子思尚誰傳哉夫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又見於孔氏之遺書中庸列於經學者口誦而心惟章章也其至言奧旨精深高妙非得孔子之傳能語是耶孔氏之遺書述子思備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昔者夫子戹於陳蔡天下之至戚也以子貢高弟猶欲夫子少貶焉惟顏淵則曰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而夫子亦歌兩柱之間欣然自喜曰於止其幸乎蓋聖賢方以是知自異於流俗而樂之其寧以不容爲病乎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故困于樂朔不爲病胡毋豹謂之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大以求容吾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以求容病也吾弗改矣從是觀之子思得孔子之傳不疑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子思嘗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對魯穆公亦云臣所記臣祖之言有親聞者故曰

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

書曹參傳後

蕭何佐漢功大矣曹參胡足以擬之而時稱蕭曹至于今無異辭何哉惟參守畫一之法不少變是其所以與何齊名比功者也秦爲亂政虐刑毒屠無辜百姓以目人析死家懼及幸而何輔高帝拯之塗炭僅以蘇息知更生矣使參繼何後創設新令改厥舊章則所以防民者寖密誰不懷畏其異秦虐幾何惟參以爲己之能旣出何下惠帝之明且不逮高祖與其易律改貫過爲草擾孰若習前守舊與民安業坐以

無事已而刑用幾措生人滋殖君高拱臣垂紳而天下晏然計成肇功與何等矣曰蕭曹寧少媿哉

爲周昌對呂后辭

漢高祖旣崩孝惠帝立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如意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卒不遣趙王太后怒使召昌昌至謁太后太后罵曰爾不知我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無應辭爲昌對曰臣之不遣趙王正用太后怨戚氏深也高皇帝之於趙王也有遺慮故不以屬太后而以屬庸臣使臣相之臣今順旨遣王是內王鐵鼎間也臣苟得沒將戴何面目見先帝地下往當戚姬得幸先帝時王幾代太子數矣臣不敢愛身出萬死庭爭之東箱之所聞太后之不忘也（昌庭爭時太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臣其敢誣方臣之爭太子也非有惡於趙王惟社稷是爲今臣固不奉詔也亦非有好於趙王惟託孤之忠是力太后即召王并戚氏殺之臣必以死塞責臣死足以謝先帝矣未知太后廟見何如容耳今皇帝慈仁孝愛遇趙王有恩心亦不願太后與戚氏爲寃獨恐得罪故不敢言今皇帝能忘趙王前日之逼太后顧不能置戚姬於慮外乎太后始與戚姬角爭宮中俱畏後禍太后恐

戚姬圖已故以太子見廢爲憂戚姬亦恐太后圖已故以王之不立爲憂憂雖殊懼患之心等耳今太后一得志遂亡已憂而復措人於憂耶后之能無憂也以臣言今臣之爲戚氏趙王言也亦願使之無憂如太后也誠能釋前恨棄舊惡撫戚氏母子終全活之則天下歸仁高廟懌悅矣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 時年二十一

唐光宅元年柳州司馬李敬業等起兵江都檄數武后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后遣左玉鈴衛大將軍梁郡公李孝逸將兵往擊之時淮陰先生屛居下鄉澤

中閒梁公兵且至仗策謁麾下孝逸上客遇之先生間見曰僕非爲將軍之前馬故來備指呼也竊不自陋願有謁也孝逸曰何以教之先生曰僕聞李敬業起兵維陽將軍以三十萬衆討之有諸乎孝逸曰有之先生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聞敬業起兵矣未聞其何名也孝逸曰敬業開三府檄郡縣以復辟爲名先生曰然則將軍討之何也孝逸曰敬業剌眉州以墨敗旣左授内鞅鞅觖望嘯羣失職盜弄廣陵庫兵實自稱亂名復辟耳天后赫怒鐫其先世官爵破冢基削屬籍命孝逸討之先生曰敬業固亂人然將軍

視敬業罪孰與天后多今武氏貫盈神誘厥衷以三十萬衆畀將軍是天奪之柄而授李氏使復唐赤武族也將軍不以此時亟返兵西問罪于僭臨朝者獨敬業是急僕愚以爲過矣且敬業心雖不然而名爲復辟將軍以國近屬討之沮天下忠義心昔王莽篡漢翟文仲唱義東都劉宏以宗室家子將莽兵討義僕嘗爲漢切齒於宏將軍不幸幾近之恐天下復有切齒如僕者矣孝逸曰如先生言吾亦私念之然吾衆非得素拊循者人人心殊未可以口舌說也今吾欲西脫一夫悍然叫呼不我從則三十萬衆抗手旅拒吾事敗矣先生將奈何先生曰嘻將軍過計甚矣天后盜國柄陰忍戾刻殺人如刈菅芥母姊兄姪魚肉殘之包藏禍心翦剝肺胕耆老元舅身誅族夷羣臣慄然若兵在頸天子始即位未有愆于厥身后思肆其頡頏劫脅幽之雖名立相王實與囚等天下之人推心搤腕抱憤侵骨戴目傾耳思得扶義者輔以興唐若旱之望雨故敬業等席人怨謀起事不旬日兵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應之山東梁宋士披甲蒙冑炊麥爲飯以待敬業此人心戴唐可見矣況將軍親宗藩又擁見衆勢足以圖國苟因民欲

建大義誰不附和將軍盍令于衆曰武氏反易天常禁辱至尊芟薙天枝斲喪王室流毒海内將與士大夫回旗内向崇奬李氏誠殺諸武以成復辟功若等尚克一心其庸有濟則大勳大賞當與士大夫共之如是而衆不從兵不捷諸武不誅神器不正天子不復御僕請斷頭穴腹以謝將軍僕雖至愚亦安能以不肖之身試嘗將軍事哉孝逸曰先生言固善然敬業不可失如先生計姑復圖之先生曰不然智者不縱敵以自災勇者不背時而失利觀事之會間不容髮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天后志革命欲南面而行其

意非一日積也盍及其未作也而先之有如因敬業事遂易副褘製旒衮剗剔唐號坐移鼎鼐必且盡滅景元子孫而後慊將軍又手從族之不暇其及圖之手且將軍不即返兵又助之討敬業是爲賊抗捕自剸刃其腹也將軍獨不聞漢灌嬰事乎昔諸呂擅權危漢齊哀王因之率兵向關以誅祿產爲名祿產遣灌嬰將而擊齊兵嬰至滎陽謀曰破齊還報此益呂氏資也乃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將軍必欲取敬業得無爲武氏資乎誠能幸聽僕計命緩頰士持尺檄諭敬業等告以逆順使受約束倂

兵鼓而西則灌嬰策也且祿產將南北軍時高后旣崩矣朱虛東牟與大臣等猶日夜圖之如坐燒屋之下今天后在世旣擅廢立事又廟其祖而王之武家群兒挾后力日以抗扈謀危社稷勢踰祿產且十倍乃反翫而不戚竊爲將軍惑之孝逸自以天后遇己不能如淮陰言偎曰先生固云云豈以考逸重圖武氏者使孝逸受命于廟而逸賊于野無乃得罪于先帝神靈乎淮陰察孝逸終不入其語因摩劫之曰僕以將軍爲忘先帝遂不念也若猶念之固善往先帝爲天后鉗勒戚戚未嘗一日歡或仰屋切歎晚歲適

憤鬱至氣逆不能乘馬其誰之由將軍不念此而廢命是懼得罪先帝多矣何逸賊如之孝逸竟固謝曰先生姑休吾將思之淮陰遂不揖拂衣去曰是女子而髯其頤者何足語天下計因咋其舌至血流襟曰我失吾言以自譴也旣而孝逸以兵殺敬業武承嗣忌之孝寘死而天后革命號周

壬寅歲余與故友潘龐文虎夜讀唐書李孝逸傳文虎曰孝逸唐王孫不知有唐何也豈無以大義告之者乎余曰是時宗子賢孝逸者不置之地上非孝逸不將也彼方見親遇雖辯口百說且不用

因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以袪文虎意今十八年矣嘗以示李叔易叔易曰何辯若此與子宅文不類余告以爲文虎設辭之由叔易曰固吾所疑也庚申十月三日偶閱舊文念文虎骨朽久矣叔易近亦下世感歎泣數行下因書此寫余悲且以志叔易之知言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馬喻

吳人習水而便舟不熱銜轡事雖畜馬無能名其駑若駿也有得千里驥者縶之廐秣與下乘等驥固不羣騰踔槽櫪有追風篇雲意主人瞻其氣之逸也而狎之他日御以適廣野試加策焉驥久曲跼不自快得騁則半漢而疾馳又輒要駕奔踶(徒計切)主人益以為狎市諸市而微取直焉更得凡馬以歸頑筋弱骨短脅薄髀而儥資五倍于驥效之途則小步緩出鈍不得前主人顧喜曰此眞名馬哉飽以穀粟終其生

范子曰士有庸衆駑散者皆寧餬珍甘斥厭餘以拳妻子而世又貴之則主人之凡馬也至邁往士意象豪逸與世俗相齟齬人每賤視之往往側僻長貧草萊不給其不為主人之驥者幾希可歎也

水旱說

古者聖王之牧天下也以為土地甚大非國家所能盡治又非國家所當盡私故悉天下土地授之於民使播種五穀而什一其稅焉聖王又以五穀不能自實必得天地餘和以滋熟之然後有成而不害故又為之立宰相而調陰陽焉既授以土地又為之調陰陽則上之所以為民者至矣於是而民有不勤田有不治則非歲時之罪也為主吏者從而詰曰爾地肥矣而天時不乖爾田胡不遂乎爾為稼穡之不勤耘耔之不力以至若是其荒也爾責其可逃乎是雖穀不粒登督其稅收之可也是非主吏之虐也其或陰陽失和炎而愆節以水以旱而穀粟不登則非人力之罪蓋歲時之不宜也於是而蠲其水旱所當稅者免之可也主吏又從而詰曰爾之田胡為若是吾不知有水旱但知稅之入也稅不入從而扑之是非主吏之虐耶今國家之法若曰民田有水旱不百稅者

免之官吏不恤罰及無赦嗚呼其無良法耶其無良吏耶

鐵工問 丁未年作

予居香溪一日過旁聚落有鐵之工家窶甚視其廬蓬茨穿漏隘不踰五十弓僅竈而牀焉工手鞴而冶妻燎茅竹以爨試染指其釜則淡無鹺醯特水與莧藿沸相泣也一稚兒卧門旁嗚嗚然若啼飢其人皆黴黧疲曳殆鬼而生者予惘然歎曰人之貧有至此極耶解囊中錢千乞之工叩頭佩謝如得兼金又五年再至其處則高墉華屋朱牖户而藍櫺楣予怪之

以爲工之逢迯移他入矣問諸其鄰曰猶工居也予益怪之款門而見工則充然其形博頤大腹被服鮮好拜揖如禮度延予升堂羅者陳觴如多錢翁昔之鬢茅竹者今釧縷臂釵插髮矣昔之啼門旁者今結帶裹頭厭梨栗矣予愈益怪之問工何遽潤屋及此工曰小人荷惠者也敢不以實始小人貧時無以自業恃炭鐵爲命而世久無事所鍛治必農器適歲荐饑農不得利率逋貰去爲末業耕者日益落吾爲犂銚鎛鋤窮一日力僅得一器輒一月十五日不售故甚窶如昔時已而天下兵興戈戟載路人欲挾利刃

家欲藏銛鋒以刀劍鏃鏑來謁者日塡吾門吾昏曉事鑪鎚不得休未半歲而有此屋既一歲而生生之資大裕今得擁裘纊安坐而飽吾腹無餘憂矣實小人之幸予聞工言面而去之蹙然曰嘻工之幸齊人其眞不幸哉

對秦問

或問秦始皇帝焚詩書以愚天下天下其可愚乎對曰天下不可愚也始皇之愚天下是自愚也愚其子也非愚天下也其焚詩書非焚詩書也焚其國也使始皇既焚詩書矣則今六籍非詩書乎彼散爲寒灰者特枯竹耳至若經之所以爲經固有不因簡策而存者矣況夫出於屋壁傳於老生雜出於名山神物之所守護固自若也其有爲秦焚亡者幾何語哉詩書既焚矣而秦之紀綱日以隳敗天下豪俊圜睨並起皆知擬神器逐走鹿其有爲焚書而愚者幾何人哉詩書不可焚也始皇焚之天下不可愚也始皇愚之徒使帝王之道不漸諸心仁義之言不歷諸耳計能遠築長城以捍邊鄙而不知荊卿匕首接於肘腋博浪之椎近起於屬車之下是非自愚乎始皇既沒胡亥嗣世自幽深宮不分馬鹿之異閻樂之禍已侵

肌骨而猶不自知是非愚其子乎亥之愚趙高劫之高之姦子嬰誅之秦君秦臣內相吞噬而國隨以亡雖有咸陽宮室曾不足以供楚人三月之火是非焚其國乎自愚其身又愚其子又焚其國此始皇所以取譏萬世而不已也天下其何愚之有哉問者悚然悟去所言曰子言然吾今乃知天下之不可愚又知詩書之不爲秦焚亡矣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徐忠壯傳

徐徽言字彦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大略喜談功名事宣和末知石州尋權守晉寧軍時金人大入圍攻大原支兵障嵐石及瀕河要阨處絶我饋援察訪使張灝以徽言嘗統河西軍討夏賊爲知名將因奏使率兵犄虜牽掣太原之圍徽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北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虜再入攻國都陜西制置使范致虚糾合西諸侯兵赴難

檄徽言鎭守河西會詔分遣大臣割兩河地予虜以紓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虜刼脅割河西三州予夏人晉寧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我將不得獨全柰何徽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人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籍令割棄事出詔意猶當中覆且建不可況無尺一書耶尋聞朝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隸陜西徽言遂引兵復三州幷取嵐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鎭往往陷沒徽言能固軍飭備穀甲蒐衆田並塞地備具饒衍士告無衣則潛兵夜絶河斫柵襲虜數得帛以濟又敎戈船卒乘

羊渾脫亂流度掩虜不備虜日廣見襲震愕不能軍乃增兵備克胡寨吳堡津用渠帥爲九州都統結壘對晉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禽之以歸虜衆大懼相謂曰必是人也爲我患者於是以晉寧爲憂建炎二年冬虜自蒲津濟入夏陽澄城趣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迎降虜行無累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虜虜毋坐自困待禍至可求以虜質其子故與之通虜挾可求招徽言城下徽言視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

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虜遂斬婁宿孛堇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境爲盜區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張虜勢相百不亢而徽言堅壁持久撫靡疲傷距傑外攻遣沒人泅河嘯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虜鏖河上大小數十戰輒俘殺過當晉寧地勝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爲游援虜進攻數債負不得志圖之益急爲壅緣城笮隍陣晉寧俗不井飮寄汲

于河虜驅降人載茭石湮壅股流城中水乏絶資廩亦浸罄鎧仗亡弊人人惴憂知殞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捋鈹殘夷之餘裒折槊斷刃矢死固守旣久無援自度不支取硇礮笓格若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挾液蜜書僂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聖君一夕内應者縶帛書飛笴上陰約婁宿啓外郛納虜兵徽言擁帳下士決命戰門中幾百遇所格殺甚衆左右死傷亦略盡退嬰牙城以守虜攻不已衆蟻登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蛾賊手因拔佩刀自擬

左右號救持之急不及對虜兵猥至得挾徽言去然尚憚其威不敢暴婁宿得徽言所親俾說徽言盍具冠敍見虜帥徽言叱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素厚我且華人士類而污左衽官不即愧死顧以爲榮欲誑我且爲虜搖吻作說客耶不亟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答曰吾恨不尸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旁行僞制撼誘徽言曰能小屈當使爾世帥

延安舉關陝地倂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渠爲虜屈耶爾胡酋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覬其懼伏徽言意象自若披衽迎忍無小變虜衆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徽言死怒婁宿曰爾麤很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婁宿亦自恨悔不已城圍凡五月徽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宣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年昌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諡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之人思徽言不忘家繪其象又廟祀之

蘭谿范浚曰徽言死封疆於祭法宜祀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勸忠也惟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仁涵澤濡海内潛然熙又恬逸垂二百載民華顛不目金革戎政垢玩將驕弱不武士卒隋冗耄贖備數伍符戈甲鹽蠹城障夷陊一旦外侮間釁揚埃猾夏鼓行長驅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帥偏裨揖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遲寇至苟幸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徇國伏節不撓蓋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槩魁壘奇傑殆未有如徽言比者方徽言力保晉寧蓋忠虜臨時寰甸日夜腐

心疾首欲疽其脅腋而潰亡之及勢蹙力窮猶自厲作氣齗齘視虜雖見執耿介不少衰彼非不知一屈首可偷活且得大利而勁節挺挺之死不變其所存豈偶然哉予聞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爲鄜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諭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猶前却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予之光世惶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虜侵虐甚愁惋吟嘯企而望官軍覬得合擊虜徽言使人潛結汾晉間土豪有能鳩兵收故地即表功隨

所復郡邑世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千百人衆四十餘萬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即欲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部聚所結土豪并力圖虜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徽言聽鄜延王庶節制議既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取全晉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孤壘以告名哉而卒賚志以歿義士所爲悼歎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敷陷虜中後自拔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稱南朝善戰能堅守惟晉寧徐徽言陝州李彥先

二人道中見汾晉人被驅至晉寧攻城折北創傷歸者係踵也又盛稱徽言數喋血窘虜縛九州都統殺婁宿孛堇子虜方益甲倚粟期必拔晉寧晉寧勢孤阽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諭河西諸郡因詔徽言率所部詣行所使者間關行累月始達鄜延而晉寧城陷徽言歿久矣嗚呼惜哉

漢忠臣翟義傳

漢忠臣曰翟義字文仲永始丞相方進少子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著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爲婚又素名州縣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

行縣至宛時丞相史在宛傳舍立載肴酒過謁丞相史飲未竟而義亦至外吏白立立語自如義內謁徑入立迺下走義既還大怒案立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縛送鄧獄掾夏恢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宛市乃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後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而勁正實過之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莽今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

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斷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璜等結謀舉兵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北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迺遣孫建王

邑等與義會戰義敗見殺嗚呼莽之亂漢酷矣弒君竊國罪貫浮於田闇漢廷羣臣曾無一以忠憤聞者劉歆劉宏皆宗室至為莽國師將軍義兵之西歆反為莽屯宛宏反為莽將兵劉氏若此它姓臣復何望哉莽始聞義起師會漢羣臣宣言周公攝政管蔡挾祿父畔周事以義挾劉信比之漢羣臣皆云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其佞媚乃爾又豈復有以忠憤興者乎於斯時也獨一翟文仲能憑區區東郡建倡大義欲戴漢宗為國誅逆功雖不遂其意象為如何抑又聞義兵初興三輔人霍鴻輩並起應義謀攻長安衆至

十餘萬亦不可謂無人助也莽方惶懼至不能食日夜抱孺子告禱高廟放大誥作策班行天下諭當反政孺子意使義此時得一戰勝則殲元兇如摧枯復明辟如反手功必成矣不幸至於遽敗猶宜錄其忠義大節標表而旌明之班氏作史既不為義特書而附見于方進傳後又譏義不量力以隕其宗春秋襃貶之旨固如是乎義言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情辭慷慨固以隕宗殉國自期矣不量力而死孰與事漢賊而生乎固之評於是為大失因補其遺作漢忠臣翟義傳

蔡孝子傳

蔡定字元應越之會稽人家世微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力使定學身勞苦資之以故定處黌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例在劾中革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竊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隮圄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訴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伍符為兵人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纍徽纆

乎父老耋不應連繫儲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
而無所云訴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國死矣
庶有司哀憐幸而釋父則雖委身重泉於登天為不
殊於是預自誌銘其墓又為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
皆叙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自沒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子也
立命出葦厚為定具棺斂事而撫賙其家蘭谿范浚
曰嗚呼大孝吾不得而見也孝若定者亦今世之所
鮮聞也世之人視親若視其妻子之心切焉者無也
彼惟膚爰在妻子而斯須之愛在親親有勞苦不肯

一勤其手足代之其肯殺身以出父於囚牢中乎今
之為人子者有觴酒豆肉持羞其親則已色然自得
謂為難能之孝况若定之捐軀活父其為孝又可究
乎予得定所為誌銘與狀感其言情哀至至為泣下
念定孝若是是宜見旌於時而事不上聞定將無以
自見故為定作傳冀他日萬一獲私於良史氏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祭姪端受文

維年月日叔浚等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物故四十
五姪之靈嗚呼惟我伯父與先兄沈光匿彩再世不
大爾能克紹前人積銖累寸訖于有成女得所歸男
知學問辛勤以有屋廬則爾之料理家生豈不艱哉
以常人視之宜食息不暇而爾能外交士大夫內睦
宗族至閭里姻舊承上以欽撫下以仁各得其心有
緩急扣門惟力是視無毫髮靳色則爾之才可知矣
余與諸父子姪展維桑之欽歲時節臘弔凶賀福舟

車馬跡經于邑下無問晨夜館于爾穀于爾者凡幾
年意有初終亦難能也謂天假之年享為善之慶而
一病不起子方從學不克俟其有成豈報於身者如
是之淺少而貽其厚於子孫乎我與諸父宗人尚能
撫爾之孤以遂爾之志今爾窆得日率香溪之族祖
奠道周爾其有知庶幾來鑒尚饗

高府君墓誌銘

右修職郎高府君諱廉字清臣年七十卧病卒於家
既問龜以窆得日其子栴書來請銘於香溪范浚者
三義不得辭益栴與予同鄉邑娶予外兄江處州之

女又從予學久故獨求銘於予且其書辭曰栴之積罪不殞泯而俾先人無禄栴將何聊以生惟終事之未衰姑綴餘息改告窆期祈深哀之尚得銘以昭諸幽則其垂無止豈惟不肖之孤賴之將先人實安于藏蔑遺恨矣栴惟哀慕其親至無已也而拳拳於得銘是亦稱親之孝固予他日所以敎夫學子者銘其可辭又栴族兄宗弼狀府君行實以來屬宗弼里中艾儒篤厚無華非貌言者予因摭其事書之按府君婺之蘭谿人曾祖之勝祖全父逢世以貲豪于邑至府君始爲諸生試有司既數不利父諭之曰凡人仕

進非一軌能佐國用如漢卜式不亦可乎府君聽令補太廟齋郎調授右廸功郎主信州弋陽縣簿將赴丁父憂既即吉浙部使者以府君有吏才檄攝台州臨海尉歷五月代歸又辟杭州昌化尉未行會青溪劇賊張甚陷旁郡邑府君慨然曰先人固命我如漢卜式式知憂邊吾顧不能衛鄉壤是死吾父而棄誨言吾不克子矣於是募拳勇合里衆揚兵固壘爲武守盜不敢犯王師復婺府君以功當超進五階適兄之仇與在賞中府君泣言曰吾恨不俾刃其人使吾兄釋憾地下胡顔與共冒榮乎遂不受賞其後防遏

使錄府君他功奏遷右修職郎於時或勸之從仕府君太息曰吾母抱病日益劇吾方侍牀下不可一刻輒去尚何仕母卒不起府君終亦不仕蓋府君資孝謹自髫幼時大父喪明能扶侍不倦長而執子職不遺力親有疾絜藥在膳必躬夜不解衣雖久彌虔再遭閔凶欒棘毀瘠當二兄議析產府君推肥美地取荒頓墝埆者兄歿庀葬具如禮資其孤使妻娶又好施予凡道路乏絕若親故叩門率賙之不靳歲荒作糜饘以活餓人或倒廩賑貸有逋租負錢多析券不責償鄉人稱之暮年優游家居飾園宇日與客銜觴

高會曠懷取適不以利害得失經意惟篤於訓子作齋館架羣書其間厚禮致文儒于師席方使栴從予游身送之予家懇懇謂予栴也材下宜擯不敎幸而辱收之其將何學惟所命弟覩栴或知行身之萬一耳世有挾藝射科速化之術非所敢望夫栴也觀府君責栴之意可謂知本矣而栴亦能持身務學姁姁謹順爲克家者蓋嘗論世人號善治生往往豪暴漁奪以財力役使小弱雖壤長貲積而爲後人怨府亦益深矣惟府君修先業而息之未嘗爭利顧獨行惠赴人艱急使閭里樂其和厚又知以義誨栴則所以

貽厥後者與時俗固殊可尚也已府君卒以紹興十
有七年春三月丁卯窆以十有八年秋九月己酉娶
舒氏先府君九年卒墓在縣之甘泉鄉仁壽原府君
所合葬也有男女四人男長曰才之早夭次即栴女
長適進士徐穀次適右迪功郎江軝孫女二人銘曰
盡力于親　行惠于人　其厚也性　茲惟基之
後人承之　尚嗣其慶

安人胡氏墓誌銘

安人胡氏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公諱惇禮之妻奉議
郎致仕贈朝散大夫諱衎之介婦世家嚴之壽昌大

父楚材爲眞州判官以介直爭事觸部使者怒拂衣
徑歸父彝提筆試有司不偶取夏課裂去著居士服
立義于州閭尚氣豪舉代有令德是生安人節行純
備方髫稚時淑靜儼雅不習游弄不爲嬉笑戲言外
祖太府少卿范公鍔奇之顧謂居士君而女婉懿有
殊姿宜以室良士吾外孫惇禮江氏之秀器度甚偉
行礪而文而女捨是將誰與居士曰唯敢不惟公之
從卒以女于江時婺之蘭谿言令姓者推江范而胡
亦嚴名宗三家族屬各千指舉稱安人賢入門贊見
舅姑上下交賀祗率婦事久益起孝侍疾不脫帶喪

之羸毀類如其夫時節享嘗薦藻納豆必躬視惟謹
承內外尊己者與處敵以下至遇媵侍率中度有宜
稱處州使君歷官久所向號治𤸇瘝蘇枯民以永懷
安人實左右警益助爲寬大宣和初山賊來自婺源
攻陷蘭谿殺官吏以逞窮索不置有逼使君行者使
君方丁大夫公憂纍然麄縗顛慕靈几伏哭不能興
安人攬涕開慰君弟無虞曰君令婺源子其人有留
惠彼雖暴桀非有鳥獸心忍忘恩紀加所天耶既而
如言果不害後使君攝衢州江山丞適叛將苗傅兵
潰涉邑境急王師追之急他官怵迫不知計宜皆輕

遁使君謂義當堅守供億我師去則乏軍興雖即誅
何補安人亦激烈贊勸君抱責于此效死固其所無
以我輩爲私憂將與君俱死使君卒不去人以爲忠
益安人識通悟動見事會於使君克有相云性儉素
不隨俗爲婚華塗澤笄珥襦褐無釆翠襐飾一敝衣
雖屢紉濯猶服之不棄蠶織每身其勞子或諫止則
曰是固婦人事非利之也爾儒家子耕稼勤艱惰不
及知我自力爲此聊亦警而輩耳因命家婦稚婦汝
有婦職其可一日不虔始吾歸爾舅奉沃盥拜堂下
威姑訓以先世勤約之規吾日銘于心今用以誨汝

豈惟汝所宜守當奉之爲世世戒也使君旣沒遂屬其子無以家事關我旦旦取天竺書誦諷沉研不忍翦生物間却葷血爲伊蒲塞食恬默無營若自得者平居未嘗遇病髮秀益康瞻聽瞭聰由其居心樂易致之宜以永年忽得微疾遂不起聞者咨悼實紹興十有九年正月壬辰也年七十有三生子三人男曰軝右廸功郎前虔州瑞金縣西尉曰覩舉進士皆謹謹自持女適進士高栴孫六人咸幼其一男也安人之垂終告軝等吾自視危惙息且不屬幸及爾壯長嗣業爾家惟飭已在不怠庶永有就爾克用我戒則

我爲不死我亦念爾父宦進勤劇將身不緇越旣棄爾藐孤吾周視篋衍曾銖纊之不蓄吾惟攻苦以育爾克至于今彌無餘貲死能葬我稱家率禮俾人無爾非者是爾爲克葳我終事吾見爾父地下靡有憾矣二子遵之使來香溪告少卿之孫浚曰吾母將以十有一月甲申謹安祔于縣之龜坑西原先君之基敢請銘浚惟我妣榮國夫人謂居士君實伯兄合中表言之浚謂處州外兄謂安人外女兄安人且謂浚外弟銘安人莫如浚宜謹諾爲銘曰

芳徽淑行世軌儀　女婦姑母兹其規
我撮懿跡聲于詩　珍珉其藏告無期

吳子琳墓誌銘

君吳姓諱珪字子琳婺之金華人曾祖藻祖善父權世隱約君幼謹順壯滋有立父知可倚俾卜別墅理家生事君亦念世業汩振惕焉遵命度地得靈岳林泉之勝結廬以居爲裕蠱計常鄙世俗嗜利子沓貪無藝以子貸豪取年息倍稱我則不爲第務以信實得人和賑惆單窮率本業之不立券牘或負約將剔田帖屋以償則笑謝曰以逋負利人田廬豈吾心哉卒棄責弗取凡其意氣闓達類此越四十年儲羨甚

富而日積月衍貲亦高矣會睦之劇賊充斥不制四掠比郡婺浸爲盜區君從家集族壁險自固距所居十里餘日嘗支計費恃無仇怨常出歸自如間逢兇衆方屠剔人皆擲刃斂衽疾言開慰我不敢暴其無恐他盜過者亦相戒無窺吳氏每望屋引去兄子昺家烏孝盡室前已歸君久之昺方挺身來自間道爲惡少遮止問爲誰將安往昺對以實惡少愧謝狀黍供待護送歸之君時姻舊逃亂相依倚凡數十族經給貲用藥物均惠有終始鄰曲附賊者持米肉來餉君因以禍福鐫曉其人盍即效順無久迷繆爲此不

祥徒以身膏官軍鋭鋒衆感悟釋柴械而還民伍者十九逮賊平向藉君全濟者多負不知報人謂自是有以緩急告君當戒門以絶矣後成卑挾潰卒攻婺郊郭草擾依君者愈衆君益開納厚相勞苦必於我乎館意顧倍徒於昔人始咨歎以爲難及君性和裕於昴弟友睦方議別籍悉所有均析不名其私一銖於遊從未嘗以貴勝寒品生輕重心於細人務爲并容謾欺玩靳一不之詰至或挾豪佩勢臨之則毅然不受里中人推爲長者皆慕頼或他適往往丁老叢集候門若待哺然有鬪諍君一言曲直各厭悅解去

益其平居立然諾故素信諭乎人如此紹興十有八年六月己未以疾卒年七十有三娶郭氏生男三人曰昶曰昴曰晟女五人長適進士邵汝能次適進士何溟次適左奉議郎湖州州學教授唐尭封次適右廸功郎宜州河池縣主簿俞允恭次適進士何浻孫男八人曰三錫三益三畏三省三思三復三俊三英孫女六人長許嫁唐仲義餘在幼君雅知慕善開館貯書延良師碩友使子姓稟學故昶等皆競爽尅厲昴以藝業登名于薦書士友稱之君方疾劇顧昶等與諸孫戒曰始吾至靈岳未有溫飽計今服食兩餘

非智得也有命焉若等當益殖學無務殖貨力行勤儉謙厚四者如吾平生示訓足矣言既奄然以瞑嗟夫今人愛子男遺之積著恨不百鉅萬失學無教或不能記姓名女嫁之甲門右族無復擇對多與凡子君獨能以詩書儒其子孫將終之言猶婉勉以義其得壻又皆郡邑彦士可謂知所以愛子矣二十年正月丙午葬于縣之東溪古寺山之原前期昶使謁銘于香溪范浚昴且來屬浚顧同鄉壤又得君行實狀稽所聞爲信或益以狀之遺事諉浚曰是宜傳載因知君爲人稱思浚且不忘銘其可辭銘曰

人當畏塗身窘不容君逢艱危克亢厥宗惠于鄉州長者之風恩或我孫我益有終儒其子孫慶則自躬有銘幽墟刻示不窮

右通直郎范公夫人章氏合祔誌

夫人章氏開封人故將仕郎諱發之孫贈朝奉大夫諱志孟之女章氏世爲右姓大夫寛然長者喜以義紓人急方吾祖少卿舉進士客京師大夫相與厚甚吾祖仕既位於朝念大夫雅素不忘而大夫愛夫人亦欲以與范氏吾祖顧我叔父曰爾皆其納幣以爲爾相故夫人歸于我章范用益親其後大夫之子震

官陳留遇虜以忠死三子負其母奔俱來南依夫人夫人除輿室處之供待積年滋有恩意人皆賢夫人成吾祖念舊之志克有終也夫人明悟靖莊承宗事謹奉舅姑孝御下惠而嚴凡佐我叔父率順且有助性素約縮衣嗇食資用無侈長我叔父捐館舍夫人邵家事聽其子曰清心翫西佛書嗜善喜施濟涉以梁杓起病以藥石邮死以葬埋具有孤寠不能嫁者為辦裝擇對使有行姻戚鄉曲多蒙其惠年七十有一得積寒疾臥累日日劇不衰以紹興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卯卒于家遂以十有二月己酉葬自我

叔父墓于勝觀原二十有四年矣於是以夫人治命更卜兆于塋東十步所用遷窆我叔父越三日夫人合祔焉夫人生男五人長曰淇故任右承直郎衢州開化縣令次曰注三舉鄉貢次曰汲學該涉有志氣次曰滂開化令及仲叔季皆先夫人卒其幼曰津女二人長適右承議郎通判洪州徐端禮次早卒孫男九人炳燁煒焯煇光炤燾烜津與諸孫皆力學問燁嘗在國子薦籍中孫女直有二人長適右承直郎張文之次適右承直郎章著次適進士蔡九齡次適右迪功郎晏節餘髫孺曾孫四人坦垍堦埴曾孫女五人夫人之祔既有日津以埋辭屬其從兄浚浚曰叔妣夫人先世令族父克義兄克忠夫人之賢也固宜賢而有傳以示後亦宜也顧雖文字蕪鄙其何敢不力惟我叔父世系爵里與行事自有誌今即蓋石書夫人懿行卒葬月日琢之歸諸墓

張府君墓誌銘

諸暨張龜年卜葬其考府君前事之月以行狀走書謁銘于高平范浚曰龜年無似日獲擁篲墻屏下竊自比數於諸生敢告不弔惟身負釁逆上禍慈考欲養之志終天莫伸顧方當門庀事不敢即死窆有日

矣儻幸而賜之銘使有以告于窀穸是大惆其孤藐而顧覆之先人有知將不憾於地下書至浚一再閱為之悒然如見龜年稽顙觸地而聲其哀也初龜年來蘭谿從予學府君以書先之問可不可辭連累數牘又以予所厚書來言既又以書遺謝懇懇逮龜年踵門禮恭而辭順授之學服習不懈中易直無岐徑同舍生舉稱之因知府君力于誨子非一日積又使之越境來學此其意亦已篤矣今世積居潤屋者所不足非財也而方命其子若孫倚市門坐賈區頻取印拾爭錐刀之末以滋貯儲有讀一紙書則奪取藏

去或擘裂以供覆瓿怒而曰吾將使金柱斗牛馬以谷計何物癡兒敗我家户事顧欲作忍飢面翻故紙耶用是大家子多呰窳不勤卒或無以自業故予於府君謂知以義方字厥子是異乎末俗者也今得其行事狀益見遂知府君果不妄矧龜年以嘗請業故來祈銘而叩叩之悲將得辭乎按府君諱緒字端遠紹興府諸暨人自髫年知勉于學其父居邑屋以氣槩雄諸閭賓禮善士使子姓從之遊故府君益習業當宣和初有籍在州校會盜發青溪亂挻越部府君鳩族屬聚落合力保壁衆悉附服貪丁輕猾無敢去

為椎剽鄉境賴安而貲倚用無遺餘矣繼丁大故生業益落府君得計研心算以治産累歲遂至饒衍然奉身菲約知推分自安有薦之戚里要人奏補承信郎初非其志不求官進乃樊圃沼泉為游亭開館蒔雜花美木置酒流覽以娛客士夫過之嘉其好事自喜平居賙救鄰曲多趣人急或寠且病遺之珍藥不以貴靳歲計食粟斥羨積平糶之有所稱貸率薄其贏里中子錢家因相視為率不得多責息嘗大雨雪寒沍積日府君登樓憑眺有至晡西無炊煙者慨然發囷分贍所全活甚衆大抵設心本夫慕善故近厚

如此府君以紹興十有五年夏六月丁酉卒以明年冬十月甲辰葬于縣之槩浦鄉梅塔原年五十有二曾祖參祖湜父譽皆不仕娶蔣氏生男二人龜年其長也次曰椿年孫男三人孫女一人銘曰

勤以厚其生又知義方惟圖之良後之人勿忘卜
令食西原之岡坎厥中而藏其安無傷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代

紹興五年夏六月癸亥右朝請郎高平范公卒以冬十一月乙酉葬於婺之蘭谿縣北覲後山前事其子使來乞銘于秘書少監潘良貴曰端疑不夭先人倅

鄱陽以疾請老繼即世諸孤念安厝之重姑忍死銜哀奉喪歸卜窆事既得日矣圖所以銘埋石為不朽者敢以勤執事良貴於公同鄉壤且有好舊銘其可辭按公諱洛字茂寬世為蘭谿人始以祖任補郊社齋郎調授將仕郎開德府司理參軍歷洪州左司理濰州士曹左推獄知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官凡九遷至朝請郎章服銀緋公練熟吏事於決獄尤詳明三為州刑官再洽邑皆以平恕稱在澶淵囚有毆婦人傷甚者墨曹以破骨限辜既四十九日而婦人死公曰法破骨限日以五十而創傷辜不踰月今

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得無寃乎生固不容剔肌以辨其人死且腐骨可驗也驗之實止創傷遂以踰月論囚得不死其平反類如是治歷陽有惠政適淮東西歲大侵米騰貴甚所至發廩舉荒政多乏事獨公處畫有條晷飢歲流冗赴如得歸全活數萬計朝廷遣訪使察兩道賑濟首薦公能特郡將喜柔佞且悍刻遇吏屬如束濕一語不合輒文致以罪曹掾輩阿匼趨和猶惕息不自安公日以職事造請恥苟爲隨順常引義固爭將不悅因害公徧捕邑胥史械繫笞楚推詰百緒迄無纖介事及公者公久移病卧不出

吹毛洗垢一聽之旣引日將愧無如公何則使人諷公謝已當置獄公不屑曰我誠有罪謝不可誠不有罪可無謝吾方投牘須劾去將非吾所任事也遂不謝而獄無所歸亦尋寢有盜羣輩跋攘横不制公出奇略縛取之鞫司薄其罪以害公賞公曰是吾心也以職取盜盜釋弗誅責塞而人無殘何賞如之不復辨至武康訪邑父老以疾苦咸訴前令尹定物力溢故數錢千者十餘萬科斂遂煩而輸不前公欲更之吏白版已上郡須三歲可改定公曰是且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告諭父老槩除十之二繼列其

弊白郡追易前版人以爲利而不私錢塘亂卒嬰城以自固距邑不三舍聲欲樵境上民惑荷擔公列夫也扼走集固圉飭備候邏嚴密闔境恃以無恐方諸道會合之師烏雜環賊不用命戰未接輒潰去所過因暴抄有犯邑者來暮夜斫關譟而入公率衆逆之曉謂曰爾討賊者而欲爲賊乎王師行即至毋自取絕頸禍且爾假道不過圖一昔安苟捨仗不吾擾將館爾于市糧芻芟秆惟爾之須不然吾衆銳不可怒也其人皆聳聽慙愧合言曰惟公命則投甲束刃入就館無敢輕出與市人交語者不信宿徑去以故武

康獨無剽掠患及將代邑人安公政再詣行朝借留郡陽號劇繁公以鎮靜佐郡治雖軍書饋餉委沓無間日每支計得宜能不擾以及事會歲旱官平糶以貸餓人公適攝守命吏毋限郊郭隨至畢給又借梟之率人日得二日食賑他州流寓爲多旣而旱愈虐公以爲憂徧走羣祠禱雨甚力因得疾竟以不起人哀之公自蚤歲懇志嗜讀書入官猶不廢間提筆遊舉子場而與賓貢補太學内舍雖不第而學彌篤該涉經史綴文裁詩語皆溫粹有典則性宏厚孝友於兄弟族黨交遊無不善立義甚高喜趨人急比海工

曾元德當改京秩而薦章危及格且代去去則章不可得公以已所得章推與之人稱爲難生平恬介未嘗趨競仕雖累歷而清苦自刻勵又好施予卒而家罄乏無餘貲享年五十有四曾大父中孚故贈左正議大夫大父鍔故任左朝議大夫父錡故任左承議郎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母安定胡氏贈同安郡夫人娶今右朝散大夫廬陵歐陽中之女先公十四年卒贈安人生女一人適今右承議郎林元忠男四人惠州文學端疑其長也次端丞端輔端弼俱力學問孫女一人孫男三人曰武仲文仲牧仲俱在幼公之

歿凡知識大夫士若州邑朋舊至田里細人無不歎悼有泣者銘曰

何中之平不谷不陵而不長厥齡何仕之能又惠且清而不公不卿惟蓄德之羸爲嗣人之承其徵斯銘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范蒙齋先生遺文

先生諱端臣字元卿號蒙齋官右史受學於叔父香溪公人品文章卓然名世已彪炳誌書矣詩集三卷文集二十餘卷世遠無存今輯散見諸書者並附於香溪集後以見一斑云

秀野亭

乞得天公五畝春暫抛手板着綸巾寒花露粉頻沾袖洗竹山光忽傍人金點流鶯田罨罨雪翅幽鷺水粼粼尊前無地棲榮辱秀野亭中自在身

不敢尋詩怕雨催須知挈榼爲春來天公未放陽烏

出坐客何妨笑臉開寒食花光猶照眼亂山雲氣欲侵畧黃昏數點池南雨似惜香塵逐馬回

半山亭

蓊窕轉巖腹劃然見孤亭橫分樹矗矗下枕溪泠泠日暮人跡絕猶聞樵斧聲

藏春園

園徑蕭條草樹荒半山林影淨回塘墻根遶薺春還近亭角舒梅暖自香兩鬢斜知隨節改百憂差喜得身強尋詩問酒追豪勝且送殘年入醉鄉

題密山寺壁

籬落隣林麓江灣應靄煙烏鴉依野屋獨鹿度平田
孤閣高竿隔籃樞緣枷連僧樓心象息游衍亦夤緣

喜智者華藏二禪老到寶惠

雲牕共盥石潭冷雪屋對吟山葉紅我欲徑尋蓮社
去莫將歸目掛飛鴻

冬日寓寶惠教寺

觀書倦棐八理策開蓬門縈紆竹溪步迤邐僧家園
雲容釀密雪煙景收殘暾人語野橋店鳥鳴桑柘村
山深古殿閟澗曲回流喧松桂不改色梅蕊亦已繁
久厭城市卑愈覺山林尊歸途偶成詠所樂非所言

此君軒 叔茂遍所治傍多植竹故有是名

主人結屋清溪側對敞軒扉幽更僻自憐桃李涴塵
泥故植琅玕對叢碧只今俗子紛屋闕銅臭熏天誇
侈極曲眉皓齒宴華堂媛綠妖紅醉春色爭如此處
是瀟洒左右牙籤散圖籍暑風韻玉脫豹胎涼月影
金交兎魄我來登軒同賦詩試問何如嚴武宅

城南塔院

青天寥廓地輪囷雲海蒼茫萬里春渺渺江風吹不
斷塔中人與太虛隣

登釣臺

此地有天險雙臺千仞崗眼寬知世窄皇極便神傷
慘澹諸峰立縈紆一水長振衣懷古罷新句入斜陽

又仙山行

仙山仙山鬱嵳峩紫煙氤氳生綠波飛瓊玉樓不知
處雜佩丁璫隔烟語三青山鳥去不來六龍落日只
御哀呼聲嗷嗷動天地老蛟吹涎海波沸

嶺南鞭春

一辯湖上月三見嶺南春怪鳥呼如鬼凝猿立似人
蠻商通海船漁户雜江濱尚有鞭牛扑紛拏起路塵

題靈洞路

傍溪多立石逕轉特勾衣雲兼曉色至葉帶秋聲飛
孤鷺忽驚去片雲明殘暉

石磴

短策將我影照盡山前溪夤緣入風磴歷覽窮攀躋
不須剪梧桐自倚青冥梯

洞橋

橋邊十丈水折幹餘風霆橋下一泓水冷然照吾纓
世故暫如失茲山得深行

下洞

孤煙靈洞遠末羨三茅山柏子得妙見梅花有奇攀

雖無金碧麗高士昔所關

怪石

人間足安危頃刻異候狀唯應山中石不受客塵障
搜奇貯元龍飛雲勞魯望

天池泉 插貝院後

天然水泓洞不涸亦不涌紛披石苔靜掩翳冥茗擁
徹風不生波金刹影時動

輓龍圖待制徐良能墓

少日蜚聲辣白袍暮年策足上青霄功名略已追前
輩事業真堪托後凋諫草半焚烟寂寂瑣窻一夢夜
冢參古塘原上誰行路只有哀笳引葬簫

新嫁別 隣人納婦夜遣偷兒明日婦出為之作新嫁別

隣家新婦誰家女昨日嫁來今日去徘徊欲去呼問
之何乃遽遭姑舅怒婦欲致詞先淚雨妾在村東年
十五長成只待嫁良人不識人間離別苦妾從五歲
遭亂離頻年況逢年凶饑母躬蠶桑父鉏犁耕無餘
糧織無衣十年辛苦寸粒積倒篋傾囊資女適豈知
薄命嫁良人招得偷兒夜穿壁曉看杳橐無餘遺羅
綺不見空淚垂公姑忌妾遣妾去歡意翻成長別離
公姑遣妾妾難住出門惆失來時路不恨良媒恨妾

身生離不為夫征戍我聞此語長嗟咨誰知賊道人
分離撫人捕賊官乃職縱賊不捕官何為婦言妾去
君莫語偷兒如鼠官如虎

祭叔香溪先生文

嗚呼下古之世人誰百年混混生死夫豈足言惟賢
人君子世不可 則人之愛之欲其齒髮膚體久而
愈堅雖得百年以殁人猶恨其莫贖況中道而奄忽
人惡得而無怨焉彼達人大觀固已齊浩劫於一瞬
彝彭殤於一轍存亡得喪死生禍福曾何足以累乎
其天其所怨思嗟惜而不能自已者實人情之所以
然故顏淵死以夫子之聖猶哭之慟益非哭其短命
以死哭其賢者既死而不能以復還嗚呼今吾叔云
亡凡識面者莫不為之慟哭亦以夫人之至賢者也
觀其道義有宗學問有源英華其文雄辯大篇浩胸
中之萬頃蘊鍾鼎於浮烟跡雖遯於林谷名已塞乎
天淵使吾叔生於闕里則備行絕德必從容乎顏淵
之右使吾叔生於漢代則大書實錄必韡爍于班馬
之前在河汾則文中子不得為獨善在唐室則韓文
公未知其孰先吟哦乎詩章則少陵太白若心法之
授受游戲乎翰墨則鍾顏虞褚同筆勢之清妍有楚

人之騷雅而引義托興不爲湘纍之怨懟有晋人之風度而動靜語默復與禮法而周旋至若馳驅朋執黽勉宗覩贈必固辭求無不應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常盛於賓筵此其方篤於古人者又吾叔孝友仁厚之性行於無事而世俗以爲絕異而甚難者也嗚呼天既文吾叔矣獨不壽吾叔而使大丠軻之所傳也耶豈其搜抉造化雕碟百象出天入神奇怪恍惚天且厭之而故嗇其年耶抑豈追慕前修精進不已苦心極力外腴中乾固自有動其冲氣遂不以久而延耶不然福善禍淫之說何天之報施於

人者有時而或忒也嗚呼吾叔兄姪聚指且千如端臣者曲蒙愛憐謂我之頑可磨可鐫誨我育我若已子然我有一善叔喜見顏我有一失叔愠形言承聆謦咳給事丹鉛文俾見蘽詩俾屬聯夜必促膝朝必分飡道尊而嚴可親莫干餘二十載恩意益綿今吾叔既已往矣我何益於生前虛堂沉沉而樹圍圍研席寔几圖書委駢思之如在尋之已捐每念之至淚如迸泉雖死而不亡者在吾叔固無所憾而九原之不可作顧我族之何寃鬱佳城之既啓皮飛旐其當遝撫行棺而慟絕其永訣于終天哀無窮而詞有極

既殽薄而醪酸

范楊溪先生遺文

先生諱端杲字元章號楊溪官國子監學賓與蒙齋並學於叔父香溪公有文集數卷失傳今輯得數言與蒙齋集並附見焉

明復軒箴

予姪友龍讀書尚志以明復命其軒予聞而喜畀之以箴曰於皇上帝降衷于民民具受之其本也真彼昏罔覺如荒斯屯本真一落日奔以淪惟古聖哲道修於身爰立爾極後學持循

秀野亭

高着春山最蔚藍截然屹立白雲端小亭爲愛依青壁野色當窻指點看

遊寶惠寺山

不到兹山久寒梅又著花白煙藜古木烏鵲倚枯槎路轉衡危石泉流漲淺沙不堪回首處樵唱起嘔啞

香山塔院

招提登覽處野客興偏濃路入千層翠窻涵萬叠峰溪聲來小院雲影落長松幸對老僧榻焚香話苦空